

【當代華語世界人文歷史叢書】

王康紀念文集

主編：鄭 義

責編：一 平 北 明

博登書屋・紐約
Bouden House, New York

【當代華語世界人文歷史叢書】

學術顧問：黎安友

主 編：榮 偉

副 主 編：羅慰年

Academic Adviser: Andrew J. Nathan

Chief Editor: David Rong

Deputy Editor: William Luo

Published by Bouden House, New York

王康紀念文集

主編：鄭 義

責編：一 平、北 明

出版：博登書屋・紐約（Bouden House・New York）

郵箱：boudenhouse@gmail.com

版次：2021年4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字數：289千字

Copyright © 2021 by Bouden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review.

作品內容受國際智慧財產權公約保護，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本文集之編輯是義務勞動，出版屬公益事業，文集是非買品

前 言

亂世的瓦釜雷鳴中，終於完成了這本紀念文集的編輯工作。有足夠跡象顯示：二戰以來美國建立和領導的世界秩序，在巨烈震盪中前途未卜。均勢、平衡、和平、文明為主體的全球人類生存環境，在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原始擴張和共產主義的經年蠶食中，遭到嚴重威脅。其實後冷戰時代已經開啟十數年了，只是遲鈍的人們剛剛開始感知和認可。「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王康先生是在這簇新歲月的雷暴降臨之前撒手人寰的，那時武漢肺炎烏雲壓頂，意識形態風雲已醞釀多時，現實雷暴將臨未臨，世界以驚人的速度，悄然滑入另一個難以言傳的進程。他的離去，在中國思想界留下了一片空白——幾乎沒有人能如他那樣對文明的走向洞若觀火，對歷史的弔詭習以直覺，對人類災難先知先覺。全球一體化中的呼嘯中，世界張開了蓄謀已久的血盆大口，我們卻沒有了味住那喉嚨的武器。這本紀念文集，是在這樣一種遺憾與痛惜中編輯完成的。

面對當今嚴峻到極限的文字獄，需要特別說明：本文集的文章，除極少數外，大都來自對網絡上公開發表的文章的採集，未能經過作者同意。我們保持了原文原貌，只在一些文章中——依然是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隱去了相關的真實姓名。我們期待“不知者免責”這一常識，能夠成為作者人身安全的保障。

以下依次略陳文集各輯主旨。

第一輯「通告祭奠」，呈展王康先生去世前身體、心靈與精神狀態，以及去世後對他的追思和祭悼情況。王康辭世於美國，時逢新冠病毒肆虐，交通阻絕，太平洋對岸的諸多親友失去參加告別與悼念儀式的機會。而美國這裡的悼念活動正逢嚴格居家令時期，聚會不得超過十人。在這人類史上的特殊時期，我們盡可能將幾乎所有喪葬儀式上的發言編輯入輯。

在文集編輯接近尾聲時，王康先生墓地墓碑終於落成並舉行了

他的骨灰墓葬儀式，我們旋即將這一部分情況也編入此輯。

——依然不完整：王康遺囑中，骨灰遵大陸友人建議，在原本漂葬、墓葬兩部分基礎上再分為三，第三部分準備帶回故土安葬，卻因大陸時下淪陷到底的惡政，歸去無門。與中國抗日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棺木無法回歸故土一樣，王康歸正首丘這個句號，只有留待故國文明復興時，才能完成。本文集不可能等到那時才截稿，但是其所肩負的紀念使命唯有那時，才算圓滿。

第二輯「紀念評述」，意在評介王康其人其事其志其行，總結王康的思想與精神遺產，如野夫的文章以寬厚的視角見道見性地呈現出王康的人生價值；一平的文章深刻闡明了王康在中國文明復興大業中無出其右的功德；余世存的文章以敏銳的歷史眼光洞察並描述王康高貴英勇的人格矜式；鄭義的文章貼切真實地揭示出王康的靈魂與精神的終極關懷，等等。

本輯大量文字出自民間，許多作者原本不認識王康，只是他文字的讀者、演講的聽眾、行為的見證人，他們與王康神交，一見傾心，引為知己或兄長或老師或榜樣，他們對王康的評價是「禮失求諸野」的最佳見證，其誠懇真摯，讓我們感動。

編輯組對鄭也夫先生《王康的政治情懷與行為藝術》一文有所保留。也有王康親朋好友對鄭也夫先生的觀點持不同看法，建議撤稿。但是除了王康重慶故交的文章，鄭也夫此文是文集中唯一來自體制內學者的對王康的評價。鄭也夫先生是王康生前好友，我們尊重這一交情，也尊重鄭也夫對王康的解讀。秉持思想自由的理念，我們如約將其原文呈現於當代讀者並留給歷史。

第三輯「生平追憶」，是對王康生平的回憶。這部分文字的作者皆是王康一生各階段各驛站上的相識、相知者，是同窗、學生、友人、同道、同仁，如今他們來自社會各行各業，他們回憶王康的前塵影事，講述王康的故事，記述王康與他們共同經歷，這些自發撰寫的文字，近觀真實生動，遠觀見證王康一生。

有些文章時間跨度覆蓋王康大半生，另一些，則片段性地與其他

文字內容有重疊，為了讀者對王康一生有一個總體的概略的印象，也為留給歷史一個檢索王康人生脈絡的粗略記錄，我們盡量按照王康人生的時序安排文章的順序。有些文章內容與第二輯文章有交叉，只是為了編輯之便，我們按照文章的主旨和重點，編入這一輯。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這一輯文字中，原本缺少對他早年大學時代生活的具體記述，這個時期卻是他人生由自我走向社會的轉折，其所做所為奠定了他後來一生行止的基調，其所思所慮可見他後來一生的言行氣脈。為彌補這個空白，我們破例選用一篇王康這方面內容的自述文字，作為特稿編入。

從這一輯文字可以隱約看見王康從青絲到白髮、從校園到社會、從故土到流亡、從病患到辭世的一生全貌，看見他走過的道路之輪廓。他這一生、這條道路，雖然不比許多人的長，但因其生命精神的維度和知行合一的方式，而卻豐盈充實，絕塵脫俗。

第四輯「哀詞輓聯」，是本文集紀念性質的題中應有之義。伴之以圖片補缺，這一輯收錄的哀辭輓聯和詩歌，主要來自王康遺體告別儀式，以及一些偶爾從網上存留下來的片段。

我們沒有刻意經營與大陸諸方的聯絡渠道，但是即便在聯絡極為有限情況下，在王康最後的日子裡，撞到我們眼簾的哀辭輓聯詩歌，一度多到幾可積羽沉舟，而且絕大部分來自王康並不直接認識的讀者和聽眾。遺憾我們錯過了收集的機會，加之相關信息被刻意封殺、封鎖以及人們相應的恐懼自律心理，這一輯所呈現的不過是中國民間噴湧而出的對王康哀思浪潮中的涓滴而已。

這輯入選的個別篇章，我們做了刪節，以便集中強調對逝者的哀思。

本文集另一特點是插圖。這些圖片少部分是作者原文中附帶的，大部分是編輯時加入的。網絡時代資訊多元化，王康相關的圖片已經不少，我們盡量提供網上沒有的來輔助展示文字的內容，或增加新的相關信息。同時我們也照顧到並保留了有典型意義的圖片。我們打破了文章各自一體、互不相關的封閉格局，採用全集整體佈局的分佈原則，同時也盡量照顧圖片的使用在全集裡的總體平衡。為了編輯的方

便，採納的圖片，除了個別屬於攝影作品或出處明確的標出攝影者姓名，其餘一概省略拍攝者姓名。

人類每個族群在每個時代都不乏代表人物，有無道昏君也有亂世梟雄，有黑世霸主也有正途旗手，有殺人魔王也有懲惡將領，有御用文痞也有思想精英，有觀念捐客也有文化英雄……這些人物之所以叫做「人物」，是因為他們超越芸芸眾生，箝制影響歷史，或留下照亮黑暗、書寫未來的火炬，因此他們需要後世仔細研究，理解。王康正是這樣一個人物，在全球化時代，他是地球版圖上位於東方最大一片紅色疆域中的一個異數，他的存在引發關注、產生期待，甚至因為期待落空而引發諸多遺憾。正統文化花果飄零時代的儒門大將，制度缺陷國體中變革現實的志士，獨立思想能力扼殺時代的學問大家，文學被封喉割管血腥中的中國文學續命人，中國現代詩的典範……，都是他點燃的時代召喚和人們對他的殷切期待。他偏偏一路走來，各處播種，不斷行進，最後認領了軸心時代人類道德先知的門票、提着中國文化命脈、仰望着十字架、眷戀着俄羅斯、凝視著星條旗，接受了另一種生命形式，去到那個只有此生完結之後才能抵達的未知世界去了。

病入膏肓的日子裡，他的頭腦始終罕見地清醒，直到他臨終幾個小時前，最後一次入睡。沒有經過思考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王康知道自己究竟是誰。

英國當代思想家以賽亞·柏林，描述過俄羅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自述，所引的話語是海涅的自述：「作為詩人，我或許不值得被記住，但是作為為人類自由而戰的戰士，我必將被人們永遠銘記。」王康在柏林書中的這句話下面劃了線。我們知道，海涅不僅作為為人類自由而戰的戰士被歷史銘記，他同樣作為一位偉大的德國詩人被銘記。帕斯捷爾納克也一樣，在他用自己的詩歌尤其是小說抵抗斯大林暴政的一生之後，他（與他的文學作品一起）已經被標記為俄羅斯偉大白銀時代文學與精神的最後掌門人，像一顆俄羅斯破曉的啟明星，照耀後世。王康也一樣，未來歷史將會證明，在這個殘酷扭曲的東方大帝國精神文化廢墟上，他無疑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為自由—

—還必須加上文明——而戰的戰士，而他在俄羅斯文學與精神、歐洲思想與文學、中華民國抗戰歷史與文化、中國當代憲政改革與近代文化思想史方面的建樹，他所主持構思而繪製的千米巨卷《浩氣長流》，將與他知行合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格特徵一樣，被未來銘記，而且肯定將歷久彌新。

所有這一切，均可在這本紀念文集中略見端倪。

本文集是我們對自己同時代兄弟王康的深切紀念。人類大劫難中，春天如故，已經準時到來。在這沒有王康的第一個春天，本書即將付梓，是我們今年特別的慰藉。我們在此感謝本文集所有作者——無論您在天涯海角，海內海外，大陸台灣，西方東方，請接受我們真誠的謝意，我們同時請求，鑑於周知的原因，原諒我們對文章斬而不奏的編選方式。

最後申明：本文集之編輯是義務勞動，出版屬公益事業，文集是非買品。我們感謝博登出版社的理解與合作，寸心終成文集，願對王康的紀念自由傳送，浩氣長流。

北 明 謹識

2021年4月復活節、清明節交叉之際於華盛頓郊外

目 錄

前 言 北 明	I
---------------	---

代序 復興中華民族精神之祭奠 ——紀念王康先生 一 平	1
-----------------------------------	---

第一輯 通告祭奠

王康親眷訃告	3
王康治喪委員會訃告	4
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訃告	7
王康病情通報十五則	8
王康治喪委員會第一號通告	21
王康致喪委員會第二號通告	23
王康治喪委員會第三號通告	27
一路走好，康叔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王翌翀	31
馬車從天上下來——悼詞 鄭 義	33
拒絕從簡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北 明	41
悼王康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閔文鼎	45
最可信任的朋友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孫大起、史硯華	47
不食人間煙火的老康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郭恩揚	49
壯志未酬的理想主義者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莫之許	52
告別詞 徐文立 賀信彤	54

我們在天國相會 郭開智	55
悼王康 阮大正	57
又為斯民哭健兒 ——痛別王康先生 趙亞山、劉虹 等	59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在王康墓葬禮上的發言 鄭義	64

第二輯 紀念評述

哲人其萎 王者曰歸 ——王康先生事跡述略 野夫	69
王康：痛苦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表 余世存	96
露從今夜白 陳學梅	112
有道則現，無道則隱 ——為王康先生花甲大壽 及《王康文雜》付梓而賀 野夫	124
布衣孤筆說老康 北明	126
我讀《60》 馬雲龍	132
王康的政治情懷與行為藝術 鄭也夫	137
民間思想家王康 ——叛逆者與邊緣人、孤獨思考 與現實幹預、大歷史畫 與行為藝術 向宏	151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我所讀到的王康其人其文 佚名	164
一江涼月載孤舟——悼王康先生並記風雨陳獨秀 蒼煙空	170
金剛怒目式的人物——記王康 趙亞山	174
浩畫有韻，永無止境——詞六首 韓子渝	176
國士無雙 遺世獨立 ——痛悼王康先生 小民之心	178
王康，重慶的又一座精神堡壘 曾伯炎	183
致思想者王康 陳行之	185
學富中西一代豪——悼王康君 余東海	188
奇人王康 丁東	192

關於王康——一種無奈	李 楠	195
未曾謀面的王康	蔡 楚	199
布衣王康	達 達	201
王康，我們的驕傲！	老幺六六	207
向中國的西南致敬！——贈寄王康先生	崔 晟	213
解讀王康：人世未盡解，天命已略知	飛龍在野	216
剝極復見天地心 ——為王康六十大壽而作	余世存	218
感謝王康	毛喻原	222
神聖的維度 ——《老康秉燭》附筆	鄭 義	225

第三輯 生平追憶

我所認識的王康同學及相關隨想 ——願仁慈與崇高的光輝 溫暖王康永世長存的靈魂	段 焰	237
憶王康	新 地	246
憶泮水之芳芹，懷先生之故里	重慶一中學生群體	250
我的初中體育老師王康	王 巖	260
歸去來兮，吾誰與歸	王康中學大學同窗群體	264
特稿：來路與去向 ——西南師範學院「普通人文學社」 和「民主選舉」記略	王 康	271
嘉江波湧哭斯人——深切懷念王康兄	蔣 慶	310
追憶王康：那個長得像列寧的人	陳破空	313
真人無類——思想家王康	牟 群	319
王康作《俄羅斯的啟示》記	余世存	333
和老康一起工作的日子	劉慶豐	339
送王康遠行	丁 東	354
王康赴美簽證經歷紀實	北 明	356

我和王康及陪都文化人的友誼	唐小毛	367
我與老康	趙四林	374
再見，老康！——回憶王康先生二、三事	晏良為	384
一個畫長卷的川人	蘇曉康	388
與王康的最後一面	程凱	390
送別王康，一個不屈的靈魂		
——兼憶《老康秉燭·卷一》出版	陳弘莘	396
在北美結廬的那段日子——紀念康哥	叢文翠	400
在王康最後的日子裏	傅朝陽	409
民間思想家王康病榻前受贈美國國旗	美國之音	416

第四輯 哀詞挽聯

可憐的小弟	王真	421
為王康祈禱，為中國祈福	王志勇	424
星星——致王康兄	張化	425
永遇樂——寄王康	張寶林	427
送別	余世存	428
悼獨立思想家王康先生	傾城芳華	430
遠飛的大雁——悼王康老師	重慶八中（王康的學生）	431
英雄歸去——憑吊王康	李子	434
悼念王康	劉路	437
祭王康文	張莘如	438
敬輓王康	趙四林	439
悼念王康	吳稱謀、羅慰年	439
拜輓王康	閔文鼎	439

敬輓王康	林安梧	440
敬輓王康	唐 夫	441
悼王康	曾節明	441
王康千古	徐文立、賀信彤	441
敬輓王康	美國二戰浩劫紀念會	442
痛輓王康先生	杜應國	442
你已完成——送康兄	一 平	443

代序

復興中華民族精神之祭奠

——紀念王康先生

一 平（旅美詩人、編輯）

1

我認識王康較晚。2008年他首次來美國，那次他在美國逗留的時間不長。記得，他與鄭義、北明、蘇煒、岳建一等七、八友人來我居住的小城伊薩卡，我們一起參觀康奈爾大學，遊覽卡尤嘎湖、葛蘭峽谷……。以後，大家再次聚首普林斯頓，為王康的紀錄片拍場景，亦曾商議辦流亡文學刊物。

當時，王康率團隊繪制的巨幅畫作《浩氣長流》大致告終。我無緣見原作，但看過圖片，朋友們也再三談及。一幅畫作，長余千米，可謂「瘋癲」。作為藝術，我不贊成「大」，尺幅之作亦可容天地。但《浩氣長流》不可以藝觀之，其是中國國家與民族興亡之祭奠、之鐘鼎。金字塔之宏偉，雅典神廟之壯拔，科隆大教堂之巍峨，非於天地、興亡、神鬼之境，不可語喻。就精神、氣象，《浩》作亦屬此類，其是中華民族、國家祭奠之作。

1949，中華民國亡；再後三十年，中華文明滅。非有家國天下情懷，難以體悟亡國滅魂之哀之痛。仰天而嘆，毛三十年，屠地富戮精英滅商賈焚典籍，掘墳挖墓，封國戕腦……，人類數千年文明未曾有之。顧炎武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說。1949後數十年，中國乃是滅道統而亡天下。正是由此大背景，而有《浩》作。在「新中國」摧毀的廢墟之上，《浩》作乃是為中華民族與文明正名、召魂之鼎。

《浩》作何以如此之巨？當然，抗戰驚天地泣鬼神，壯哉；但此外亦有當世原由：所謂「新中國」乃彌天大謊，中共依暴力，篡改歷

史，偷天換日，將民國 350 多萬抗日殉國英烈沈埋深淵之底。數十年來，其盜名欺世，以馬、毛取代中華文明道統，以致中國民族由走火入魔到魂失魄散，道德淪喪。中共意識統治猶如大山，橫梗國人頭頂心間，非有倒海之勢，拔山之力，不足以顛覆之，震醒國人。中共至今封禁《浩》作，何以？就是懼其為中華民國正名召魂，顛覆「新中國」之偽。

1911，滿清滅，民國立。1911 至 1949 三十八年，民國作為國家甚是失敗，內有內亂，外有外患。按說中國民族很有承難負重之耐力，無奈諸難重疊，終不堪負。近代中國命運多舛，天、地、人皆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然終亡。

民國雖亡，但這三十八年，卻是英雄輩出，民族之志之勇之精神光焰燦爛，乃中國又一春秋之象。二千年前，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至魏晉中國精神文化蔚然一變，至唐儒道釋渾然為一。1840 年後，中國士林始汲學西洋先進，至民國蔚為大觀。蔣介石先生本人即一象征，其是中國道統繼承者，王陽明、曾國藩之傳承；而又是虔誠基督徒；其維護中國道統，而又竭力將中國建設為現代國家。

謝選駿先生將中國文明分為三期，首期是中國本土文明，佛教進入中國之前；二期是佛教進入中國，融佛教為一體；三期是近代，汲融基督教文明。民國呈現了三期中國文明的充沛活力——現代中國文明。彼時，人傑薈萃，各派思想噴薄而出，工商交教文各界事業勃發。其既承繼中國三千年故有傳統，又汲融西洋現代之精神之科技之工教。如無蘇俄之顛覆、日本之入侵，中國即使有內亂，也終將完成中華文明復興之大業。可惜，中國復興之業竟然嘎然夭折。

民國八年抗戰，一洗中國近代百年之恥，乃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集中之體現——其道義、仁德、忠信、勇氣、意志、智慧，抗戰精神即中華民族之精神。誠如王康語「此戰，乃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降，山河破碎、亡國滅種之最後關頭；亦為中國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之神聖抗戰；更是中華民族貞下啟元、旋乾轉坤之偉大新命；此戰，一掃中國積弱積貧、一盤散沙之敗像；一挽中國內憂外患、瓜分豆剖之危局；一新中國之民族意識與天下大義。」（王康《告同胞書》）《浩》作祭抗戰，旨在復興中華民族之精神之文明。

《浩》畫實為中華民族精神、國家復興之祭奠。「新中國」尚「唯物」，祭祀精神於國人已遠，即使清明掃墓，國人大多也忘失神、魂。文明不是一天創造的，而由漫長時間逐漸積累而成；而且文明珍貴而脆弱，必需賦予其神聖之意義——文明即「神話」。因此，在文明的傳承中，祭祀至關重要；文明由此而誕生，依其而傳承。其基於生死存亡，確立「人」之精神與道德，並賦予其神聖之光，由而文明立——有「人」。且，在時間流逝中，祭帶領人不斷回到文明的起點，重領「人」的意義、精神與道德，使之生生不息。基督教每周的禮拜即是面對十字架的祭奠，由此而堅定其信仰，使基督精神活於現世人間，常新常在。

人的存在是生命的存在——肉、感、情、欲、幻、夢、思、知、憶、行以及不可知的神秘之境，知與理性僅是生命中一小枝，而且很有限。生命是小宇宙，其終極無限而不可窺知，那是「鬼」「神」「魂靈」之界。有關「人」之意義，僅僅「知」是不夠的，而需進入人整個生命，以致抵達其「神秘之境」。這就需要祭祀：以血、犧牲、生死震懾，撕開世俗之限，抵達「神」；以神聖的儀式，獲得神的首肯許諾，使「意義」獲有神性，注入生命，成為我們的靈魂。由此人而為「人」。無論知識、理性、科學怎樣「進步」，宗教終歸是人生命的最高儀式；此即「智慧果」與「生命樹」之別。明此，就會理解王康為什麼不去著書，而要弄這麼一幅大畫——主持《浩》作之祭奠。

中國文明的中心是做人，人而求「仁」；「仁」而為「人」。在王康所有著述、演講、筆墨中，其思想或對或錯，或偏或全，都那畢竟只是「思」。而比「思」重要的是他的情懷，他那份赤誠、憂思、悲憫、激情、熱血、大愛——對人、對天下、對中國國家、民族之罹難、眾生之苦痛。作為孔子的門徒，「天」「仁」在他心中。仁者「人」也！

2

雖然中華民國終被顛覆，但其精神則是中華民族正統之精神——以抗戰為代表。但1949年後，民國及其精神則被徹底埋葬了。王康痛言「不虞江山易手，風雲變色，當年英烈，竟罹隳顛。日光即時慘淡，水波刹那凝寒。掘石鏟碑，挖穴撬墓……，悠悠蒼天，彼何故

哉？萬千子弟，成仁取義，血寫春秋，死何慘烈，辱之何咎！同為胞澤，更被其恩，於心何忍！……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唯以鮮花寄絕壁，醇酒酌洪波。它年肅容鐘鼓，頂禮膜拜，血食天下，永祭無替！」（王康《鄂西石牌之戰七十年祭》）《浩》作即此祭奠，王康乃主持祭司。

中華民國雖敗亡，但卻開拓了中國現代文明之大道。所謂復興中華民族與文明，即在回至此大道，回復中華民族道統——民國時代之精神之文化。《浩》的創作作為一悲壯的祭奠，重現與復活民國時代中華民族的氣象與精神，為被扼殺、埋葬的中華民國及民族精神正名、召魂。「一旦為國捐軀爾後又蒙受污垢的抗戰英烈站立成陣，著舊時裝，雄姿英發，浩氣凜冽，義道並立，神形兼俱，就至少在宣告一個精神事實：中國人已開始尋覓自己的現代元年，自己的精神元旦。」（王康《我們的精神元年》）

《浩氣長流》畫冊封裏題辭是「國於天地，必有興立」；封底裏題辭是「周邦雖舊，其命唯新」。其卷首語：「當您開啟這本厚重的圖冊時，您便臨近一座祭壇，一聲招魂，一次升華；當您闔上最後一頁之時，便是您會通天地、往來滄桑而臻於不朽之日。我們曾焚香燃燭、清酒馨肴，願您也有此情懷與儀式……」。王康言「《浩》畫無意闡述 70 年前經緯萬端的歷史，我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為民族先烈寫實造型，樹碑立傳，保留中國的火種和性靈，以敬獻我們卑微的感念與祭祀。」（王康《又見浩氣長流》）

2005 年 1 月 18 日，王康、歐治渝、席慶生等一行七人，驅車前往湖南衡山，祭拜忠烈祠。2005 年 6 月 1 日，《浩》作正式啟動，王康帶領團隊「焚香燃燭，清酒馨肴，躬行敬拜，追遠慎終。祭祀，是《浩氣長流》團隊經常要舉行的儀式。在描繪長卷的八年中，每逢重要的日子——抗戰紀念日、將領們的犧牲日、新畫卷開筆——畫家團隊都要焚香祭奠明志，以莊嚴的儀式來表達其無比虔誠之心。」（吳放《抗日史詩國畫長卷〈浩氣長流〉：國畫的誕生》）

繪制《浩》作，王康的祭祀精神是自覺而明確的。王康在《告同胞書》中記「國於天地，必有興立。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在人類達致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之前，所有國家都必厚葬隆祭為國捐軀之民族

英烈。……以國家名義祭奠抗日陣亡將士至今竟付闕如！民族精神，怎可凝聚，國家意識，緣何共認？」「數字或可商榷，青史傳錄或將補正，甚而先烈碧血白骨亦會湮滅枯朽，惟天地浩氣，不曾瞬斷息絕。後世國人族裔，循流溯源，當知中華復興其來有自，冥冥中天佑中華之歸趨憑依，中華使命悠遠博大莊嚴神聖之寄寓托付，而知所感念，知所傳承，知所垂命。」

祭神，神在；祭亡，神亡，道亡、天下亡；無祭祀，即無文明。南嶽忠烈祠，是現代中國國家、民族、民族大義與精神的莊嚴祭祠，那裏葬有國軍數千抗戰英烈的骸骨——包括數十位殉國將領，祭有「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代表著民國 350 多萬抗戰殉國的將士。然而，「1950 年，新政權一紙批示，忠烈祠連同湖南境內所有‘反動遺址’被斧鑿火毀」，無數殉國英烈遭挫骨揚灰。南嶽忠烈祠毀，即中華民族大義與精神毀、中國民族毀、中國文明毀。故而毛三十年，魔雲籠罩，暴虐盈天下，數百萬人橫遭屠戮，數千萬餓殍拋野，全民焚書毀廟、相殘互害……。道統滅，邪惡行；神亡，而鬼魅猖。

反觀日本，作為戰敗國，其不顧諸國強烈譴責，靖國神社常年香火不斷，年年季季均隆重祭奠，國家政要魚貫前往頂禮膜拜。何以？撇開日本於國際責任與道義，及其日本文明之缺——有國家、民族而無天下；僅就其本國本族而言，靖國神社所代表的祭祀傳統則是日本民族立世之「本」，大和魂靈所在——其精神、道統、禮法，以及民族認同、尊嚴與意志。日本寧可玉碎，也不會放棄祭拜靖國神社。戰後，在戰敗的廢墟上，日本迅速建設為世界頂級發達國家，靠的就是這種精神。

中國文明毀之久矣，國人內心一片廢墟。中華民族真復興，根本所在是精神復興，歸三千年之道統，「天」「仁」為本。「中國欲在東方和平崛起並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開出人類的新路來就必須進行一場民族精神、人間道德和歷史認同的回歸和革新。」（王康《我們的精神元年》）王康以此為使命，帶領其團隊，奮然重建搗毀的「忠烈祠」。《浩》作是南嶽忠烈祠的復生，為民國 350 多萬殉國英烈正名，重現中華民族真精神：天下大義、仁愛悲憫、系億萬黎民苦難、浴血奮戰，慷慨犧牲，忠信寬恕、國際擔當、人類共榮、祈願世

界永久和平……。何為中華民族？其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何為其精神、道統、人格、道德？此在。

王康自命「此生就做大事」。《浩》舉即是天大的事——就其意義其是「國於天地，必有興立」之事；是中國國家、民族祭奠、正名、召魂之事；是中華民族精神、道統復興之事。悲觀些說，即摧毀的中國文明如何走出廢墟？

特別要提示，《浩》作直接祭奠的是中華民國 350 多萬殉國的抗戰英烈；由祭奠 350 多萬殉國英烈，為中華民國正名召魂；由為中華民國正名召魂，而貫通中華民族數千年的道統、精神與文明。這場悲壯祭奠的背景是：無論中國經濟怎樣騰飛，其腳下仍是摧毀的文明廢墟。

《浩》作是立此廢墟之上的莊嚴祭奠。此即《浩》作當今之意義。

3

坊間對王康是否算思想家有爭議，言「偉大」者有之，言算不上者亦有之。王康自名「民間思想家」。鄭義言，「『民間』即『禮失而求諸野』的那個『野』」，其「首先是一種反抗的姿勢：與宮廷、體制劃清界限，自絕於經濟仕途、學院翰林」，有著「戰鬥的渴望和獨傲群雄的孤憤」。（鄭義《神聖的維度——「老康秉燭」附筆》）。再者，如果將眼界拉出當下中國，那麼「民間」二字亦含有王康的自謙。

「思想家」的涵蓋相當廣，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康德是之；《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亦是之；然而前後距離廣闊。如果近現代中國魏源、嚴復、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魯迅等等是思想家，那麼王康亦是。八九年，王康撰寫《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基本構想》——《中國改革憲章》，系統地提出改革中國政體的設想：中國需要再次革命，清理斯大林、毛澤東遺患、革除集權政治、修改憲法、實行民主憲政。此《憲章》是《零八憲章》的先聲，早於後者十七年。四十余年，王康著述、演講甚多，批毛、批共產革命、批極權體制、紅色帝國，加之批左翼、「五四」、魯迅……。王康肯定民國，追隨孔子，主張復興堯、舜、禹、湯、周、孔之道統；希冀「孔子與基督握手」；他的終極理想是世界大同。當然，王康的

思想有局限，但自成體系。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譜系上，王康當屬之。如果言當代，他應是重要的一位；其之所以重要，其中之一即在他走出了「新中國」的文明廢墟，並且也走出了西方價值的局限，繼承了中國近代以來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賢保守主義的傳統，重新提出復興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傳統精神，並將之當作人類文明重要構成。他說「全球化時代為中西文化的對話與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儒學承擔慎終追遠、存亡繼絕的歷史責任，也秉持求同存異、革故鼎新的未來信念，其‘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四海兄弟’的人文理想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倫理原則雖然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但它們正是 21 世紀人類社會亟需的精神資源。」（王康《東去江聲流汨汨，南來山色莽蒼蒼》）

4

其實，王康算不算思想家不重要，「君子不器」，「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中國傳統文明，沒有「思想家」這個詞，古人崇敬的是聖賢。尚聖賢，在於崇道義，中國文明是倫理文明，核心是「仁」，知易行難。國人將「思想家」取代聖賢，以「思」代「道」是近代的事。此變，源於歐洲啟蒙運動，以理性取代上帝。

所謂「啟蒙」即是挑戰中世紀基督教信仰。在特定的時代，啟蒙思想有重要意義，其是個人與理性的解放，沖破中世紀宗教精神統治。在當時，啟蒙思想與基督信仰激烈沖突、對立；但是著眼歐美國文明整體，二者實是一體，相輔相成。如果說中世紀是歐洲文明這棵大樹的根與軀幹；那麼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則是其花束、果實。歐洲精神文化是二元的——包括笛卡爾、牛頓本人：基督教信仰與人文理性並行——兩希之平衡，至今如此。

西方近代思想由笛卡爾始，「啟蒙思想」有三要點：1、個人意識；2、普遍懷疑；3、理性至上。由此歐洲思想家輩出，爭相創造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們的思想取代了《聖經》，成為近代精神權威。個人精神獨立，理性解放，思想繁榮當然是好事；但其利必有其弊。思想家們的自負帶來諸多負效應：1、個人中心；2、懷疑、否定既往傳統；

3、以理性取代上帝——崇拜知識、思想、科學。「個人」「懷疑」「理性」三者的突顯，既推動了近代歐洲巨大「進步」；卻也留下了後患。

花、果當好；但根、幹為本。康德呼應笛卡爾，終結了啟蒙思想，他規範了理性，劃出了理性的邊界。終其一生的思考，康德的終點——理性的歸宿——是：「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1、「頭頂的星空」：神聖的、無限的、不可知的絕對之境，即「天」或「神」；對之唯有敬畏——彼界、宗教精神。2、「心中的道德律」：「人」之道德——此界，「人」的界定。其既是先驗的——道德內在於人心性，來於神；又是人理性之自覺。上帝存在與否超越理性，不可言；但對上帝的信仰則是必需的——公設上帝，因為那是經人的存在經驗驗證的。

「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是文明的終極命題。它們的的具體內容是什麼？《聖經》數十萬言，中心是：敬畏神；遵從「愛」與「十戒」。中國道統三千年，其核心二字即「天」與「仁」。佛教的核心是涅槃與慈悲。伊斯蘭文明是「信仰真主」與「行善」、「愛人」。凡人類文明莫不如此。此兩點是文明之起始，也是其最終歸宿，其不可動搖，亦不可逾越，「天不變，道亦不變」。無論科技怎樣發展，「星空」之無限並不由此而收縮半毫；無論社會怎樣風雲變幻，「心中的道德」也終是為「人」之本。如果現代文明舍本，而崇拜科技、主義（思想）、物與幻象（藝術），最終將使人類走向毀滅。

5

王康豪爽俠義，各界朋友諸多；但在知識界卻頗孤立。由於孤傲，他自外於體制，行思於江湖，自然被歸屬另類。再，他雖然反中共極權、批毛、批共產革命，乃至因參與「八九」運動，遭當局多年通緝，但由於他肯定民國，尊儒家道統，希冀復興中華民族精神與文明；而遭至知識界許多「自由人士」的鄙薄。

毛三十年，中國思想、文化慘遭滅頂之災。上世紀八十年代，自由思想重回中國知識界，氣象一新。當時主要是反毛、文革、反極權專制，要求思想、言論自由，實行民主；經十年，最終導致「八九」運動。由政治，這沒的說；但眼界尚淺短。在中國當代「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中，仍沿襲「五四」激進之見，將中國傳統文明、孔孟之道視

為「封建」糟粕，甚至認為毛是封建帝王，中共極權統治是封建專制復辟，是由於「五四」反封建反專制不徹底。這實在是誤見。

王康直言「‘五四’的教訓是沈重的，‘五四’的遺產是需批判的」。他批評「五四」新文化反中國傳統文明，其激進思想為共產革命進入中國敞開了大門；他指出：十月革命後，蘇俄遭到西方國家的圍剿，第三國際轉向東方擴張，於是聯絡《新青年》領袖陳獨秀、李大釗，在中國建立蘇共分支——中國共產黨。早期中共成員多是「五四」激進新青年，包括毛澤東。其後，《新青年》改為中共機關刊物。

中共奪得政權有諸多原因，其中有二：一是保守中國傳統的力量過弱；二、受「五四」激進思想「啟蒙」，有大批新青年——包括其領袖，投身共產革命，成為其狂熱信徒。由「五四」新文化到共產革命，乃至到文革，其間有內在的精神關聯，即現代激進「進步觀」：叛逆、反傳統，否定文明的連續性，烏托邦虛幻。中共革命的精神骨幹，包括其領袖們，大多是「五四」新青年，他們成就了「新中國」。這就是王康所說的「‘五四’沈重教訓」。他說「‘五四’遺產需要批判」，就是指其妄自否定中國傳統文明，鄙薄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精神、文化，趨炎附勢，自輕自賤，「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不要上他們的當！》）是的，「不要上他們的當」，人不能被嚇唬住，「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自由派否定中國傳統，中共利用孔孟，在此雙重夾擊中，王康慷慨捍衛中國傳統文明，他將孔子列於與基督、佛陀同等地位；孔子不僅是其個人，更是中國文明的象征，其精神與道德鑄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與人格。「孔子開創了中國獨有的人格世界，君子、仁人志士、豪傑、大丈夫、聖賢，構成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頂天立地的中流砥柱。」（王康《滄桑不易聖賢心—紀念盧作孚先生誕辰 120 周年》）對梁漱溟、吳宓、曹慕樊、譚優學、秦效侃等篤守中國傳統「舊學」的老先生們，王康滿懷敬意：「中國老先生們曾經遭遇的那份遠甚屈原、司馬遷們的苦難，那份從孔子以來未曾改易的聖賢氣象，那份君子情

懷，志士風骨，書生本色，其中無量數的顛沛、磨難、苦情、隱痛、寂寥、蒼茫，無盡藏的堅忍、困守、撐持、超絕、曠達、懸望，我們只能永遠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王康《來路與去向》）

王康鄙薄自由派於歷史、民族的虛無態度，他說「第二次中日戰爭給後世最大的啟示之一是，像中國這樣一個民族，歸根結蒂，只能憑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強。企圖仰仗任何一個國家（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調解、援助、恩賜，都幾乎無一例外地使中國飽嘗失望和挫折。」（《南方周末：王康專訪》）「秉承天意，踐行天命：1949年以來的中國，是近代以來中、外若干歷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結果，並非中國常態，更非中國終極形態；中國必將再次回到它的傳統和正道去尋找存在的連續性和動源，只有將中國現代的空前變局與曠古浩劫置於東、西方歷史與文化的正面遇合，見證之，轉化之，升華之，接通中國的來路與去向，中國的演變才將擁有偉大的前程，所謂‘物極必反’、‘貞下啟元’是也。五分之一人類的生存與安頓，造化的有情無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備於此。」（王康《來路與去向》）

王康絕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誠篤地秉持儒家天下精神：天下之義，天下之仁，天下之大同。他之所以苦苦追溯中國文明三千年之道統，實乃是因中國苦難之甚，敗而又敗，毀而又毀，荒茫無路，他是為中國尋正途。他感慨「中國也許是最無奈、最勉強、最痛苦，又是最虔誠、最執著、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導，最後走向歷史破曉時分的東方國家。沒有任何非西方國家，在近十代人一百六十餘年時間裏，成為西方各種主義、學說、思潮、運動、制度的巨大實驗場。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北伐東征到國共內戰到改革開放……。在地緣上離西方最遠，文明類型上最與西方互為異類，最後被西方染指的中國，卻成為代價最高、規模最大、地震海嘯般文明再造的東方國家，稱之為中國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過的大變局，實不為過。」（王康《走向歷史破曉時分》）

回歸中國文明，回歸堯舜禹湯文孔三千年之道統，復興中華民族之精神，實在不是由於偏狹自大，而是經近兩百年東西跌撞、國破家

亡、血殍遍野之教訓。「一旦中國回到了它的正道，找著了它的力量，復活了它的精神，它就會給自己和世界同時帶來福音。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遵從自己善良、純樸的本性，掃除一切狂熱和野心。」（王康《超越歷史宿命？——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斷想》）

王康視野開闊，對歐美文明、俄羅斯文明及中國文明，均有充分的理悟，他對中國文明的信心，不在其「古老」、「輝煌」、「博大淵深」等等，而是基與中華民族幾千年於艱辛、苦難的擔當。他說「西方的天命意識可望自然而然地為中國認同，包括西方歷史破曉的歷史哲學，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所謂‘天何言哉’，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中國在坦然面對時代黑暗、堅定走向歷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撐和道德期許，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所謂‘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所謂‘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純正的人生哲學是一切歷史哲學的基石，在‘上帝缺席’的蒼涼寂寥天間，中國人甚至將苦難看成一種天意的垂顧。」（王康《走向歷史破曉時分》）

中國文明之復興最終要回到「天」「仁」之本，回到由此形成的三千年文明之道統，此非涉文明之高下優劣，而是歷史之宿命、文明之命運。如果你處身其中，它也是你的命運。人有人的命運，民族有民族之命運，文明亦有文明之命運。命運無可選擇，那就是天意。

文明宿命，並非可由意而擇。雖然諸文明相通，終極都是絕對的天與人之內心，但由於不地域、氣候、種族、語言不同，尤其是其生態、歷史不同，而生成其特有的形式和傳統。文明非開天辟地，一蹴而就，它們是在漫長的時間中，由世世代代具體的經驗逐漸積累凝結而成，滲透於民族日常生活細節及生命的潛意識——文明基因。各民族的生態不同，生命經驗不同；其意識、道德、文化、傳統也必不同。

古羅馬以戰爭、征服立國，其民族由此生成的榮譽、團隊、紀律、爭勝之精神，那是中國小戶農家永遠懂不了，且也學不來的。未曾經歷過封建制、貴族等級、世代農奴、宗教迫害、海外殖民與征服、美國西部開發，怎麼能有歐美的自由精神呢？近代前，中國沒有「自由」一詞；「五四」之「自由」，不過是知識青年叛家庭，反父權，爭性與婚姻自主；這與前者天差地別。民族生存生成文明傳統；而文明

傳統也塑造其民族；二者一體。故文明各成系統，可相互借鑒學習，卻無法互換取代；否則就是民族、文明自戕自毀。文明首先是繼承傳統，守住體才談得上，據實情而「進」、而「變」、而「新」。中國自由派所謂「全盤西化」實是妄念，是二版升級的「全盤蘇化」。

6

王康於中國重要的貢獻不僅在於他的思想，更在於他的祭祀精神。他有天賦，大才；全然可成為了不起的學者，著作等身。但他沒走此路，而要做「大事」。何謂「大事」？當代中國首要大事就是存亡繼絕，復興中國文明，復興「天」「仁」之道統——復中華民族之本，為中華民族正名召魂。

《浩》舉，由衡山忠烈堂祭拜，到數年持續的激昂創作，到台灣《國父紀念館》首展，再於美國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聖疊戈、舊金山巡展。乃是一場復興中華民族道統與精神的莊嚴悲壯之祭奠。其間，年青畫家婁山殞命，他「獨在昆明繪此巨卷（《風雨同舟》），突罹沈疴，咳血不止，步履踉蹌，仍每日作畫六小時以上，終至不治。昊天不憫，忍奪兄弟。」（《浩氣長流》特別誌記）畫家歐治淪畫瞎了一只眼睛——他本打算死在畫布前。王康本人因在美國巡展，被禁止歸國，最終客死他鄉。「為什麼偏偏是婁山「死」在這畫上，什麼力量作法，非得要獻出一個生命，才能證實我們的誠意！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我們嘔心瀝血、夙興夜寐都遠不能滿足那神秘的意旨。獻出生命，而且是最年輕最潔淨的生命。直到婁山躺在重慶南岸殯儀館，我才猛然明白，原來這是一次獻祭。」（王康《懷念婁山》）是的，這是一次獻祭，一場中華民族真復興的大祭奠。這是 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首次為中華民國之亡，為中華民族道統、精神、文明之亡，為 350 多萬殉國英烈，為了中國與民族復興大業，而進行的莊嚴祭奠。重要的是，它祭於民間。而王康則是這場祭奠的主持祭司。

祭祀是人類最古老最重要的文明儀式，其標誌文明的誕生。祭祀通過生命之獻祭，打開生死之門，通達神（天），獲得其稱許，換回逝去的魂靈；並獻上祭辭，使人界的詔誓、祈願獲得神界之質，由此而成為人界的共同的生之命名、意義。反向言之，也就是通過生命的

獻祭，讓人的信約、詔誓、意義上升至「頭頂的星空」，神聖化。

在人類以往的文明中，持掌文明命脈的是祭司——僧侶階級，他們獻祭自己，通達神，以保障文明道統的神聖性，及其在時間中的延續。

撇開種族之爭，當代以色列國的誕生乃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奇跡。當今沒有人可以否定猶太民族之優秀，他們貢獻了那麼多頂級的科學家、思想家、藝術家、學者……。然而其國家卻已滅亡了兩千多年，猶太人流落世界，到處遭歧視、驅逐、迫害，不斷地遭到集體屠殺。然而猶太民族是怎樣在兩千年的苦難中存活下來，並保存了他們的文明——信仰、語言、文化、民族認同？其間最重要的就是有拉比階級——祭司階級，是他們世世代代懷抱《舊約》，堅韌地守護猶太民族的信仰、道德、語言、文化；有他們才有猶太民族在兩千年滅國與苦難中的延續、有猶太文明的保存、有以色列的復生；有他們才有斯賓諾莎、愛因斯坦、玻爾、伯格森、以賽亞·伯林、伯恩斯坦、卡夫卡、普魯斯特、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對於猶太民族及其文明，阿吉巴·本·約瑟拉比（公元 45—135）遠遠比愛因斯坦重要的多；即使當代大拉比施坦澤茲（公元 1937—2020）也遠比年年獲得諾獎的猶太科學家、文學家更重要。

二戰，600 萬猶太人殘遭屠戮，他們是戰後猶太民族、以色列得以輝煌復興的犧牲。看看猶太民族是怎樣祭奠這 600 萬犧牲的，可以說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祭奠此 600 萬人的殉難，已是戰後 70 多年全人類一大中心話語。我們不要只盯著諾獎、華爾街、矽谷、常春藤，認識猶太民族，更要去耶路撒冷哭牆，看看猶太人是怎樣麻衣黑服捧著《舊約》流淚禱告的，那是他們的「根」。猶太民族比任何民族更值得中華民族學習，學習其如何在動蕩、變幻、苦難、失敗、遭拋棄、踐踏、歧視中，堅韌不拔、自尊自重持守自己的古老文明——其信仰、道統、德行、語言、文化，這也就是持守民族的靈魂、命脈、尊嚴與意志；於此之上，進而與時俱進，廣泛地學汲融匯，「周邦雖舊，其命唯新」。

當今，人類在高科技、GDP、數字金融的快車道上狂奔，以致「現代」、「進步」、「發展」之類的詞都跟不上趟了。人類以眼花繚亂的新

方式在重復二戰、納粹、共產革命、大躍進、文革的瘋狂，虛妄、急功近利、僭神之念驅趕人類奔向毀滅。這個時代，人類的微渺希望所在，不是比賽向前狂奔；而是回身向後，也就是由華爾街、矽谷回到哭牆，回到「頭頂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守住人類起始的元點：人與神之「約」，「天」與「仁」。

7

中國文明數千年，其間數次亡國遭異族統治，至於戰亂、改朝換代更是周而復始，但中國文明能延續下來，乃在有「士」階級。中國的「士」兼有治世與衛道雙重職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孔子是中國道統的大祭司，「士」階級的開創者。與春秋諸家不同，孔子的思想不是個人性的，他繼承的是堯舜禹湯周之道統，講的都是「天」與「人」之常倫，其中心是「仁」與「禮」——「仁」的形式。孔子奔走一生，存亡繼絕，力求復興毀壞棄絕的周之道統與禮儀，實現仁德天下——「天下歸仁焉」。「士志於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儒道于中國相當於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其為中華文明之道統，貫通中國兩千多年，不是沒有原因的。基督教滅，西方文明滅；孔孟滅，中華文明滅。

1949年後，毛誅「士」林，滅孔孟，焚書經，鏟「四舊」，毀廟宇，改文字；而毛自封為「神」，以黨幹取代「士」，以「革命」為道統，以「小紅書」為聖經；致使災禍滔滔，民如蟲蟻，天罰地懲。中國歷朝歷代，由帝王到士林到百姓都要按時令祭天祀孔奠祖，然而當今中國卻於中心廣場展供僵屍；何其兇兆，悖天逆理；不幸吾族吾國為之將再遭天譴。明此，方可知王康《浩》舉重建忠烈堂，祭奠中華民國350多萬殉國將士之意義。

王康作為儒門後人，自覺繼承中國傳統精神，以復興中國道統為使命。他本可以作為學人，傾心著述；然而他滿腔熱血，欲濟天下。求道、問道、明道，終在於行道，知行合一。文天祥就義遺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王康撰寫《中國改革憲章》、拍攝《大道》、促兩岸簽署《和平協

議》等等是「行」，目的是促中國實現共和憲政，和平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其主持《浩》舉也是「行」——包括繪制、台灣首展、美國巡展、《浩》畫冊發行等等，為中華民族正名召魂、復興道統之祭祀，而王康是之主祭司。這是在中國文明一片廢墟上的大祭奠，更重要的是：其全然是民間之祭奠，王康是以一介布衣主持了這場祭奠。為此，他最終祭獻了生命——為美國巡展，而不得歸國，終客死異鄉。

中國文明之道統非一人之思想，世世代代都會有學人反反復復地講述註釋之。然而《浩》舉這場民間悲壯祭奠，則是中國這個特殊時代、境況下——中國命運之路口的特殊之祭奠，其是一個精神奇跡，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價值。王康以非凡的膽識創造了這個奇跡，自覺卻也意外地擔負了這場中華民族存亡繼絕祭奠的大祭司。他做了他人不可取代之事：他的命運、他的使命。人的一生成此一事即不朽。王康自命是孔子的門徒，他繼承了孔子的事業，為復興中國文明的道統而殉命。幸哉、悲哉、壯哉！

2020年6-8月 於伊薩卡

第一輯 通告祭奠



王康肖像。任國慶 2013 年 12 月 7 日攝影

王康親眷訃告

我們的親人王康於美國東部時間 2020 年 5 月 27 日清晨 4 點 20 分因癌症醫治無效去世。在患病期間，王康以頑強的毅力和達觀的態度配合治療，他的家人、朋友也盡了最大努力為他尋求醫療救治。尊重王康生前的意願和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儘可能不給大家增添麻煩，會在最小範圍內處理他的後事。

我們萬分悲痛親人王康的逝世，在此和那些熱愛他的人們一起哀悼。我們全家為王康的一生深感驕傲和自豪，王康永遠活在我們心裡！

王康全體家人
2020 年 5 月 27 日



王康治喪委員會訃告

著名中國人文學者王康先生於 2020 年 5 月 27 日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病逝，享年 70 歲。

王康先生辭世，是當代中國的一樁精神事件。作為一位民間思想家，這是中國思想界的損失；作為一位儒學傳人，這是花果飄零的華夏儒門之殤；作為一位晚年皈依耶穌的基督徒，他終於榮膺主恩，獲得了救贖。

王康誕生於公元 1949 年，時值中國國運轉捩點。冥冥之中的他，命定被拋入風雨如晦之邦：禮崩樂壞，民生多艱；黃鐘毀棄，瓦釜轟鳴。早年王康，插隊落戶於巫山，目睹民間苦難，了解真實中國，雖歷經磨難，仍不甘沉淪，並起而自救。公元 1978 年，他進入重慶西南師範大學並創建學生文學社，飽學善讀，博聞強記；高標而立，直言而行。

王康身處江湖，心憂天下。他遍訪時賢，問學論道；鄙虛名浮利，承先賢之志，知行合一，身體力行，救國興民；興獨立之精神，揚自由之思想。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他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聲溢巴蜀，名動京華。

「八九」之後，王康橫遭通緝，流亡隱匿，藏名埋姓，漂泊多年。

上世紀九十年代，王康出山論道，一發而不可收：拍攝大型政論片《大道》，展示中國憲政改革藍圖；拍攝政論、紀錄片《抗戰陪都》，《盧作孚》，《中美西部開發啟示錄》，《重慶大轟炸》《山河歲月》諸種，昭明史事，流布民間。

身處風雲歲月，王康意氣風發；口才無礙，風塵僕僕，雄辯滔滔，巡迴演講：《俄羅斯的道路》《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烏托邦與公開信》《世界圖景中的五四運動》《帝國的教訓與啟示》《高貴與美麗：俄國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們》，莘莘名篇，聲震神州，直擊人心。

自 2004 年，王康先生率十數名畫家，歷經數載，殫精竭慮，夙

夜難眠，繪制巨幅畫作《浩氣長流》。畫作高兩餘米，長一千餘米，以迴天倒日之力，驚天地泣鬼神，彰顯民國時代中華民族之精神之氣魄之勇毅。此乃中國復興之寶鼎、祭奠。該畫作 2010 年在台灣國父紀念館公展，嗣后在首府華盛頓作美國首展，再在紐約、洛杉磯巡展。浩浩正氣，穿越海峽，橫跨大洋，氣勢如虹，世代長流。中國近代以來之熱血、之犧牲、之英魂，躍然天顯，千古永存！

2013 年，王康先生應邀訪美，同時攜手鄭義先生，共同創立劉賓雁良知獎，以表彰諸守護並踐行良知的中國人。

王康先生訪美期間，傳布真相，驚動大陸當局。他因峻拒官方停止華府畫展之求，而被迫自我放逐。流亡期間，於自由亞洲(RFA)、美國之音(VOA)、縱覽中國等漢語媒體重鎮開議時政、臧否人物、直筆春秋、清理故國文化。

2017 年王康經查罹患晚期癌症。他深感來日無多，遂爭日奪月，開始創作巨幅歷史畫作：人類往聖賢達《百人圖》肖像，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肖像，展示近代殘酷歷史和災難現狀《審判幽靈》，呈現中國文革苦難《乘風歸去》，描繪俄羅斯精神之《俄羅斯破曉》諸種，終至累臥病榻。

王康先生出身儒道世家，在中國文明凋敝之際，他以孔子門徒自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及至暮年，王康又深受神聖信仰之感召，臨終受洗為基督徒。念茲在茲，他的畢生願景是貫通中西文明，孔子與基督握手，儒學與耶教相融。此乃世界大同化境，此乃王康之夢鄉。

王康先生，當代中國士子也，飄蕩孤魂，逢時不祥；蘭摧玉折，蒲草輕狂。面對亂世，創深痛巨，不敢稍退；慷慨高歌，無意低嗓；大道直行，不肯稍讓。惜乎出師未捷，天不假年。其一生行藏，無愧儒門之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是中華道統的傳薪者，他是基督聖光的沐浴者。

當神州陰霾散盡，人們不會忘記王康，這位當代中國人受難與奮爭的縮影及典範。他的靈魂將歸返祖邦，安息故土。他的精神遺產將惠及後世，流布芬芳。

安息吧，王康先生！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王康先生治喪委員會
2020年5月27日於維吉尼亞

王康先生治喪委員會名單

親眷（王康家族提供）：

Charles Li（子，原名王大迟）、唐安仁、王清瑞、王真、唐小宁、张培生、唐育仁、许固平、唐思齐、苟文级、胥一帆、唐晓帆、胥远帆、胥可帆、冯映梅、王翌翀、钱卫忠、王泽锦、钱东来、王忆南、吴芳、张琳、苗博芳、唐林深、盛丽、唐霏云、钱定镞、施欣燕、哈桑。

同仁友人（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阿木、北明、蔡楚、陳奎德、陳弘莘、陳破空、陳維明、陳壯飛、程凱、丁一夫、傅朝陽、傅中、高健、郭恩揚、韓連潮、賀信彤、胡平、賴安智、李恒青、黎瑾、李進進、李勇、廖天琪、林紫洪、彭麗娃、秦新地、齊家貞、饒宇、沈芳敏、施慶新、石霄、史硯華、孫大起、譚松、萬潤南、王安娜、王志勇、吳頌先、吳朝陽、夏業良、徐文立、雪笠、晏良為、楊建利、楊子立、閔文鼎、一平、余世新、張伯笠、張化、張郎郎、張學海、鄭義、哲嘉、周孝正。（編註：因眾所周知的原因，省略中國大陸名單）

民間團體：

《浩氣長流》繪制團隊、西南師範學院同窗群體、重慶一中校友群體、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二戰浩劫紀念會。

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訃告

劉賓雁良知獎創建人王康先生於 2020 年 5 月 27 日逝世。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全體成員為之感到萬分悲痛！我們失去了一位好兄弟，好同仁！我們沈痛哀悼他的逝世！

2013 年，王康與鄭義先生作為召集人，攜手眾友創立劉賓雁良知獎，以之紀念劉賓雁先生，弘揚良知，復興中國民族精神與道德。

至今，劉賓雁良知獎已頒發七屆，一路筆路藍縷，十分不易，於中王康先生起到重要作用。劉賓雁良知獎是民間獎項，其大部分資金都是由王康先生募集的，並且其中有些是他個人的捐獻。

王康先生是當代中國少有的獨立知識人，他思想睿智，人格高尚，才華卓拔。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思想、歷史、文學、藝術等等。作為中國儒家道統的傳人，他身體力行，全心投入了中國當代改革運動。他為中華民族立傳，倡導中國民族良知之精神。他的理想家園是孔子與基督握手相聚。他最終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此理想，臨終前受洗成為基督徒。王康先生的一生是良知的一生，以良知為導向，以良知為目的，以良知為人生。

失去這樣一位好兄弟，我們深感悲痛！我們將永遠紀念他！他是我們的榜樣，永久的激勵者！

王康先生千古！

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
2020 年 5 月 27 日 於華盛頓

王康病情通報十五則

華盛頓王康護理小組

編按：2020年4月12日晚，王康乘醫療專機從休斯頓返回維吉尼亞居所，按照醫療部門安排並經王康先生本人同意，進入「臨終關懷」階段，三日後因呼吸困難進入醫院急救監護病房。消息傳出，外間探詢不斷。為及時回覆王康家人及各界友人關切，並記錄王康生命最後的時日，王康護理小組開始不定時發佈「病情通報」。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1號（2020年4月18日）

我們的老康4月16日受洗為基督徒當晚，因呼吸困難送進當地急診中心。目前已經轉到創傷部重症監護室，正在等候新冠肺炎檢測的確診報告。他今天早晨告訴友人北明說：他「當然非常想回家，但如果感染上了，恐怕就不能回來了，我不能感染大家。」王康表達了他的願望：「能不能到父母墓前去磕頭？再做決定吧。」此外他請友人代為感謝身邊照顧他的兩位朋友。護理小組的朋友們已經決定並告知王康：由於王康4月初脊椎摔裂，雙腿失控行動不便，只要王康出院，先奔他父母的墓地了卻他祭拜父母的願望，再回家安頓，以免二次出入折騰。

今晨，王康不止一位大陸友人接到他發的信息，稱今日是他自己的生日，想吃些甜食。消息輾轉傳到北美，王康的護理友人立即送去，三個小時等待之後，終因目前新冠肺炎的特殊規定，無法送入。幾分鐘前（中午12點45分），收到王康從ICU來電，並直接與在場護士溝通獲悉：檢查報告下午出爐，如果確診為陰性，王康明日出院回家。護士說：「這也是我們的計劃」。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2 號（2020 年 4 月 18 日）

截止傍晚 8 點，尚未收到重症監護室醫生的電話通報王康新冠肺炎檢查結果。但是老康 6 時許自行告知，他檢查結果「是陰性的，是好消息」，是普通肺炎。他因此要立即出院。出院需要醫生病例報告、護送服務、交接手續、與臨終關懷機構的交接以及攜帶藥物等，因尚未接到醫生電話正式通報，時間也不合適直接去父母墓地祭拜，故可憐的老康必須隱忍到明日。肺炎仍然在，今晨他說（也聽得出來），咳嗽和氣喘更加嚴重了，但是護士說他不發燒了。



病榻上熟睡的王康。半牆家國圖，一念到巴蜀。疫情期間不許任何人探視，王康拒絕住院治療，最後的日子是在自己的宅邸「結廬」朋友們的照料中度過的。攝於 2020 年 4 月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3 號（2020 年 4 月 19 日）

老康的執意要求起了作用，今天下午三時許，他如願以償從重症監護室被送回「結廬」家中。日前新冠病毒檢查結果為陰性，但是醫

生們似乎不大相信這個結果，立即再度做了檢查，二次檢查結果明日出來。醫院為他抽取了肺部積水，還為他做了超聲波檢查，確認他的下肢沒有血栓形成。醫生理解這位病人的心情，准許他提前回家。老康訴說「很累」，故原定出院後即赴墓園祭拜父母、再返回家中安頓的計劃推遲。家中友人趁老康住院，已將他的故交親朋不少圖片重新貼上他床位對面壁上。這已經成為他的習慣：思念故國，流亡中的老康樂於創造一個有故國溫度的居室，把書法、字畫、圖選、親友圖片等奉在牆上，並行臥起坐於其間。

王康先生病情通报第 4 號（2020 年 4 月 20 日）

華盛頓郊外上空密布的陰雲，在下午四時許開始退卻，正是老康友人約定要帶他去祭拜父母的時辰。今日老康如願以償：台海兩岸友人一行七人，包括八九高齡的鍾聞老先生，以臨終關懷中心提供的可折躺輪椅，將老康連帶輪椅整個抬上卸去後排座椅的旅行車，一路緩行 35 分鐘，來到坐落在美國國家保護地、內戰古戰場中間的一片墓地「石牆花園」。5 時許，層雲盡逝，碧空一洗，墓園陽光燦爛。輪椅上的老康來到父母墓前，獻花奉祭，焚香燃燭。他手持三柱點燃的百年老檀香，對父母說：「……人類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災難。……我跟人類的命運是高度一致的，1949 年一直到現在。我為此感謝您們。你們這個兒子，是世界上最難伺候的一個名病人了。但是我已盡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辜負你們的養育之恩，栽培之恩，幾十年的，言傳身教。」他接著告慰父母關於他身後遺體和精神的具體抉擇，並再次感謝親朋好友對他病體的關照和缺點的寬宥。（詳情請關注自由亞洲電台中文部近期「華盛頓手記·老康秉燭」節目）

老康今日答复說：接受大陸友人建議，身後骨灰的一部分將留待日後回歸故國。

今天上午，從重症監護室執意歸來後，老康回歸臨終關懷服務。護士前來查看情況後回答說：血氧正常，血壓正常，體溫正常，但是老康已開始肝腹水，肺炎日漸深重，加之嚴重的噁心嘔吐，幾乎無法

進食。他的生命力正在急速消耗中……。

陽光是金色的，照在老康蒼白的面容和碩大的額頭，卻把濃鬱陰雲追攆進了友人們心裡。



2020年4月20日華盛頓王康護理小組部分成員如約護送沈病中的王康前往他父母墓園，並陪同他祭拜尊堂大人。左起齊大同、吳朝陽、王康、鐘聞、北明、鄭義、閔文鼎。

王康先生病情通报第5號（2020年4月21日）

老康今日幾乎沒有進食。18日清晨在重症監護室時，他曾給大陸友人發信說：「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吃點甜食。」三天后的今天，他已經沒有了任何食慾。照顧他的朋友只能相機行事：時而把一顆葡萄放在他嘴裡，讓他慢慢咀嚼下嚥。過一會兒，再試一次。今天他說想吃排骨面，友人做好後，他依然沒有胃口，總共吃了兩根麵條，喝了幾小口排骨湯。

鼓勇再三，還是忍痛通報大家：昨天臨終關懷機構的護士再度回答說：按照目前情況，老康在此一世俗世界逗留的時間實在不多了。

感謝朋友們對他的問候，我們盡量在適當的時機轉達給他。希望關心老康的各方友人盡量到這裡查看相關信息¹。

並請大家恆久為他禱告：願神蹟降臨，或減少痛苦，讓這位中國赤子平安歸回天上結廬。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6 號（2020 年 4 月 23 日）

好消息！今日老康情況較昨日有明顯逆轉：1，排毒正常；2，腹水減少；3，咳嗽多痰現象明顯改善；4，有食慾了！5，睡眠平穩。今日醒來感覺相對輕鬆。

昨日臨終關懷中心護士到訪例行檢查，護理老康的朋友提出吸痰器備用之需，護士走後不到兩小時，快遞公司將吸痰器送上了門。

另一個好消息是，老康今日收到故鄉重慶他主持創作的、還原抗戰歷史真相的千米史詩國畫長卷《浩氣長流》主創團隊及核心成員（包括代表已故成員之親屬）致他的書信。全文如下：

《浩氣長流》團隊致老康書

老康：拱手！如晤。

別後挂念，盡在不言；北美巡展，都在望中；結廬之畫，亦有轉發。休斯敦疔疾，疫期繽紛，團隊弟兄姊妹互傳音問，更多挂懷！今日臥床受洗，眾人感佩；拜謁父母塋墓，緬盡孝心！舊情新緒，都在回眸。祈盼老康好好保重、好好保重！我們共同送走庚子，擁抱新歲！老康，叩首！

浩畫主創團隊及核心成員全體（實名，略）

2020 年 4 月 23 日嘉陵江邊。

日頭從舊大陸落下，自新大陸升起，在這個星球晝夜交替之際，讓我們一起領略神意，感謝神恩！

1 網址 <https://www.ipkmedia.com/category/people/wangkang/situation-wangkang/>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7 號（2020 年 4 月 26 日）

三天來，王康咳嗽未有加劇，睡眠尚可，其餘情況平穩。由於止痛藥物的作用，王康多眠。

昨日，為他施洗的王志勇牧師和好友鄭義前去探望，為他查經佈道。經文是基督耶穌降生伯利恆馬槽，幾位東方哲人前來朝拜一段。牧師指出，這幾位「東方博士」後來在聖經的任何章節未有再現。牧師說，「上帝有他隱藏的人，有世人所不知道的，但也是上帝選民……他們是隱藏的基督徒。」牧師認為，儒家創始人孔子孟子，就可能是上帝隱藏的東方博士。王康的舅舅唐君毅是民國末期新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康是其家族國學的傳人。這樣的佈道，相信對畢生探索中國文化復興之路的王康意味深長。

佈道結束時，王康伸出雙臂、雙手合十、舉上頭頂，王牧師為王康做了特別的按手禱告，其情境之雋永、情意之深沉、禱告之懇切，令人動容。



2020 年 4 月 25 日，王志勇牧師（右）到結廬為王康讀聖經並為他做按手禱告。（視頻截圖）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8 號（2020 年 5 月 3 日）

經過三天針灸治療，王康疼痛減輕，止痛藥量減少近半，食慾增加，少食但多餐；咳痰症候基本消失，睡眠質量多有改善。排泄依然停滯狀態。紐約遠道而來的針灸醫師診治療效顯著。昨天，經過針灸醫師和護理友人通力合作，七天以來的排泄問題得以解決。

護理友人之一是前專職護士和藥劑師，其夜以繼日的精心護理至關重要；廚師友人均衡營養亦功不可沒。護理友人不時活動王康腿部關節並為他翻身、熱水擦身，輕撫肌膚，使他感受溫暖。數日來，王康多數時間在輕鬆優雅的音樂聲中休息。

今日（5 月 3 日）消息：昨夜整宿王康噁心反胃，幾未成眠，今天依然不能進食。今天是王康從休士頓歸來第 22 天，但願明日再度恢復平穩狀態。無論神意如何，祈願我們的朋友平靜安寧。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9 號（2020 年 5 月 5 日）

昨天到今天，幾乎不能進食。噁心、多痰、咳嗽。為他針灸的中醫師說，脈象微弱，日漸衰亡中。可是就在昨天，康兄突然告訴身邊友人，他希望在每天面對的窗外綠蔭前，看見星條旗飄揚；他希望加入美國籍，成為美國公民；他願意在這面旗幟下宣誓，認同這片偉大的土地和國家。身體沉淪中，星條旗可否升起？這消息傳來，今日鄭義帶著旗幟和工具箱，閆文鼎帶著梯子，從兩個方向奔往結廬。繼而在康兄窗外登高、釘桿、插旗，把這面旗幟懸掛在了窗外的玫瑰花叢之上。沉睡中的王康睜眼看見了星條旗，問：有音樂嗎？會有的！朋友說，明天，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會來為你面對這面旗幟宣誓入籍見證。這是泣血蛻變。近兩百面主權國家旗幟中的這面旗，是上帝做主、自由意志的標誌。美國是一片偉大的土地，承載着五月花號的勇氣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堅守清教倫理，成為了所有愛好自由和平公義人類的家園。

友人北明對另一位友人講述了這個意味深長的故事，請他得空

告訴國會議員：有一位中國流亡者一生挑戰強權，流寓美國，卻在生命的終端希望結結實實把雙腳踏在這片土地上。友人的回答不止於轉達這個故事，他說：「我會打移民局官員的電話試試，雖然破例入籍希望不大，還是試試。」友人沒食言，八點半來了短信：與美國移民官員聯繫了，等回復。——無論答复如何，外在形式和法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康在世俗社會自我認同、自我歸屬的更新。報告這一更新，也可算是一種特殊的病情通報吧。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10 號（2020 年 5 月 8 日）

昨天到今天，食慾偶現，但基本不能進食了。喝水反應也很大。多數時候處於安睡狀態，面部表情上看，夢中愉悅。

按照臨終關懷的相關知識手冊，這是病人身體準備進入另一個世界的徵兆。有經驗的針灸醫師告訴說，很多病人此前痛苦難受不斷折騰，也有些安詳寧靜。王康顯然屬於後者，從休士頓歸來時的疼痛、噁心、嘔吐、咳嗽等均已漸漸遠去。而他也日益衰弱，說話成了很費力的事情。

大約十天前，他曾經告訴身邊看護的朋友：他做了一個夢，一個八百年歷史的大夢。今日下午 5 時，迷迷糊糊中他的話語是：「這是猶太人幹的事兒，基督……我要睡了。」耶穌基督是被自己的族人猶太人釘上十字架的，這確實「是猶太人幹的事兒」。王康 4 月 16 日受洗為基督徒，今天是他受洗第 21 天，象徵救贖的十字架似乎已經在他靈命中。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11 號（2020 年 5 月 8 日）

續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9 號。美國立法機構國會今日下午傳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經王康好友北明情況介紹、韓連潮努力，國會議員昨日獲悉了一位中國流亡知識人（王康）病入膏肓之際渴望看到

窗外星條旗飄揚，希望在旗下宣誓加入美國籍，並確認這片自由的土地為自己的精神家園的消息，為此即刻做兩個決定：第一，將一面曾在美國國會大廈裏懸掛過的星條旗贈送給這位中國流亡者，以便飄揚在他的窗前；第二，議員將致信這位習近平時代被放逐的獨立知識人，表達美國接納他為精神上的公民之意，以彌補無他來不及按照法律程序加入美國籍的遺憾。星條旗將於明日寄往王康好友北明、鄭義居所。信也將盡快寄出。

北明在第一時間將此訊通過電話傳達王康。電話另一端照顧王康的友人描述說：王康仰臥於病榻，仔細聆聽消息，頷首微笑、舉臂鼓掌，最後他把自己的右手長久地放在左前胸。

歸去來兮——祭拜父母、受洗稱義、摯友環繞、臨星條旗、確認自我，接納神意與自由……。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家國悲劇一生如影隨形，但王康命運軌跡在舊大陸和新大陸接軌之際，蘊含深遠意味，需要未來解讀。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12 號（2020 年 5 月 12 日）

今天是王康休士頓歸來第 31 天，也是三位護士分別估計「可能不出一個月」之後的第一天。4 月 11 日王康休士頓歸來，前來辦理手續並檢查情況的臨終關懷機構的護士曾經回答說：這位病人如果能有一個月生命，她會感到驚訝。另兩位作出估計的醫護人員是維州急診中心和臨終關懷的另一位護士，他們分別在 4 月 18 日和 22 日回答說，這位病人可能還有兩週生命。無論哪種估計，王康已經超越極限了。

按照醫學的估計，從今天開始，王康生命的每一天都是一個奇蹟。這是王康身邊友人悉心照料的結果，也是王康頑強生命力的象徵。

他已經不能進食，少量進水。頭腦清醒一如既往：昨天紐約上州友人一平夫婦長途驅車前來探望，他艱難出語，囑咐一平「把你的作品一件一件完成，堅定不移地完成。」經一平提議，北明為王康唱

那首他喜愛的《馬車從天下來》時，他仔細聆聽，眼角滲出淚珠。他還邀請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王康和眾友人依然在等候美國國會贈送他的那面象徵自由的星條旗，那面曾經在國會大廈飄揚過的旗幟。據悉星條旗已於昨天快遞寄出。昨天傍晚，UPS 郵車在收件地址宅前停留，郵遞員在車上翻找郵件，最終沒有留下任何郵件而離去。也許此旗今日抵達，一經奉獲，友人將立即送往結廬，並在舉行簡單儀式後，撤換先前那面，讓它在飄揚在王康病榻窗前。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13 號（2020 年 5 月 16 日）

美國華府近郊陽光燦爛，一個奉接、懸掛美國國旗的小型儀式 5 月 15 日下午在王康維州居所「結廬」舉行。這面旗幟曾經在美國國會大廈內懸掛，由猶他州眾議員匡希恆（John R. Curtis）贈與王康，以滿足他希望在病榻上看到星條旗在自己窗前飄揚並在旗下宣誓成為美國公民的願望，以彌補他無法履行正常入籍法律程序之憾，以接納他為精神上的美國公民。¹

王康先生當日整裝臥床，體能孱弱但精神矍鑠，全程參加了友人為他舉辦的儀式。友人鄭義、北明、陳奎德、吳朝陽和為這一贈旗事件作出重要努力的韓連潮先生等一行到場見證。縱覽中國主編陳奎德先生受朋友委託主持儀式；北明首先為王康宣讀與這面旗幟一同抵達的、這面旗幟的認證書；隨後韓連潮先生代領王康和到場全體誦讀向美國國旗和美利堅合眾國表達忠誠的誓詞，介紹獲贈旗幟的經過並對這一事件的意義發表感言；旋即鄭義和北明分別將在自己宅邸奉接的這面旗幟和旗幟認證書，鄭重奉交王康；在星條旗永不落的樂曲聲中，王康和全體在場友人對這面代表自由與文明的美國國旗

1 王康奉接美國國旗相關報導請見本文集第三輯「民間思想家王康病榻前受贈美國國旗」一文和美國之音網同名視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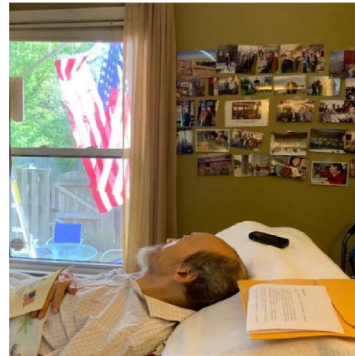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ZNUi4G8td4>;

王康奉接美國國旗實況請見光傳媒：「王康獲贈美國國旗奉接儀式全過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LW9JvymFc>

致敬；接下來，王康請鄭義將這面旗幟懸掛在他的病榻窗前。當這面旗幟在窗外飄揚起來的時候，王康發表感言，表達此一事件在他命懸生死之間的重要意義，他還興致所至，高聲唱出那首他最喜愛的基督教歌曲《馬車從上下來》，力有不逮未能唱完，他請求北明為他接續唱完。小型儀式最後一個議程是王康與見證者們在窗外星條旗背景下合影留念。

這一天，是王康超越護士斷言其一個月生命的第四天，繼祭拜父母、受洗為基督徒之後，一生以精神維度為命運旨歸的王康，再度如願以償，幾近完滿。遠在大洋彼岸的王康的姐姐唐小寧聞訊感慨說：「王康總是創造奇蹟」。現場採錄這一事件並見證王康情況的光傳媒董事長王安娜女士，比較大陸良心人士的種種可怕境遇，感慨說：「王康享有的這一切，若在中國，絕無可能發生。」儀式全程 26 分鐘，氣氛莊嚴、肅穆、溫馨。當沉緩、恢弘、寬廣的《兄弟連》主題音樂響起來的時候，王康合目安臥，窗外陽光裡的星條旗幟映照下，汗珠在他寬大額頭熠熠生輝。



與這面美國國旗一同寄來的是一份國旗認證書：「茲證明，所附之國旗曾於 2019 年 1 月 5 日懸掛於美國國會大廈。……認證號碼 2019-008888-01。認證落款：高級工程師、認證建築經理、美國國會代理設計師克里斯丁·莫頓 (Christine A. Merdon)。」這面旗幟作為接納王康先生為美國精神公民的象徵，當日懸掛在王康先生居所的後院窗外。攝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



韓連潮（左二）帶領，病榻上的王康在友人陪同下誓效忠美國國旗。
左起：吳朝陽、韓連潮、鄭義、王康、北明、傅朝陽、陳奎德。攝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14 號（2020 年 5 月 19 日）

王康先生目前情況尚屬穩定。然幾天來關於王康病故之錯誤信息突然出現並不脛而走，友朋之間屢屢闢謠，竟不能終止其誤傳。為正視聽，請諸位務以本小組（華盛頓護理小組）發布的消息為準。請在下列網站查詢本小組發布的相關消息：

《縱覽中國》：<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

《光傳媒》：<https://www.ipkmedia.com/>

日前（5 月 18 日）中午，臨終關懷部門護士瑞貝卡到王康家做例行體檢，心臟、肺部、血壓、心跳、呼吸、體溫等數據均為正常，胸腔聽診和腹部按診結果均正常，唯兩週以來未見排便，當即處理，幾小時見效。目前除了只在需要時繼續服用嗎啡，增加了一種化痰藥物。鑑於病人已經多日不能吞嚥進食，飲水量小，飲後開始出現腸胃反彈反應。為減緩他體力日漸衰弱的情況，護理友人曾再三問詢能否鼓勵進食。瑞貝卡護士（及其他巡診護士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說：強行進食，會導致病人痛苦，適當的方法是，病人需要就給，不需要不勉強。關於是否應當打吊針補充營養的問題，護士回答：不需要，

由於他的正常細胞已經不再代謝，打吊針將引起病人肺水腫等更大麻煩。

另，鄭義先生日前向王康轉達了藏人朋友、達賴喇嘛前駐北美代表貢噶扎西（Kunga Tashi）的問候。貢噶先生並告訴北明，念及王康對西藏自由事業的一貫支持，出於人道關懷，他已經以佛教徒和王康友人身份，捐贈1000印度盧比供養金給尊者在達蘭薩拉的辦公室，正式請求尊者為王康先生祈禱。此訊業已先後轉告王康，王康對此表示感激。

由於王康體能極度衰竭，須臾不能離人，為減輕兩位護理友人長期積勞、體力難支、護理人手告急之困境，經多方努力，昨晚終於得以再增加一位護理人手。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第 15 號（2020 年 5 月 27 日）

痛告：

我們親敬的友人、師長、兄弟王康，於美國東部時間 2020 年 5 月 27 日時凌晨 4 點 20 分，在美國維吉尼亞州他的居所結廬安然辭世。

有幸全程照顧王康此生最後一程，並陪同他最後一次祭拜自己父母、見證他受洗為基督徒、見證他獲贈星條旗儀式，這一切經歷彌足珍貴，將長久地留存在我們記憶中。

斯人遠行，護理小組的使命至此結束。風雨同悲，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通告。有關王康後事消息，請關注「王康治喪委員會」相關通告。

王康華盛頓護理同仁傅朝陽、齊大同、
林志寬、閔文鼎、吳朝陽、鄭義、北明

王康治喪委員會第一號通告

茲定於 2020 年 6 月 1 日上午 10 點 30 分至下午 12 點 30 分在王康生前結廬附近的一個殯儀館舉行旨在告別王康的儀式。儀式由為王康施洗的王志勇牧師主導。疫情期間，本地社會隔離令和殯儀館規定公眾聚會不得超過 10 人。鑑於此，又考慮到旅行不便，故參與者僅為家人代表和本地友人。王康先生生前希望喪事從簡，此項告別追思儀式出於友人們對王康的敬意，並遵從一般習俗規範。

王康治喪委員會
2020 年 5 月 30 日



王康先生遺容。



2020年6月1日，好友親朋在結廬附近殯儀館告別王康。左起：吳朝陽、朱素雲（師母）、傅朝陽、戴安娜、鄭義、王志勇（牧師）、陳奎德、齊大同、王翌翀、北明、閔文鼎。王康親屬、美國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美國二戰浩劫紀念會、王康紀念館網站同仁、大陸各界友人、美國各地友人和澳洲友人分別敬獻了花園、花籃或輓聯。

王康致喪委員會第二號通告

——王康葬禮並國會議員致謝信函

繼王康先生追思禮拜在殯儀館舉行之後，他的骨灰漂葬儀式於本月 7 日在他的居所結廬和附近的林中小河邊完成。¹



王康靈台設在他病故的宅邸「結廬」廳室。遺像下方兩叢花束間的淺藍色瓷甕，裝載着他的骨灰。遺像兩邊牆壁上，是浩氣長流畫冊頁。下方青天白日圖標象徵他認同的中華民國。

葬禮按照王康生前遺囑，由王康友人北明主持。友人們點燃紅燭、默哀、上香；播放逝者生前表達人生願望的語音；鄭義作為王康生前指定的悼詞作者致悼詞；接下來，幾位與會者分別為因疫情不能到場的家人王翌翀、友人徐文立賀信彤夫婦、友人一平宣讀了致辭或

1 王康骨灰漂葬儀式視頻請見這裡：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mk5ia-Eu2A&feature=emb_title 或到王康紀念館網站：wangkang.us 搜索關鍵字。

詩歌；閔文鼎先生代表中華民國台灣友人和「二戰浩劫委員會」致辭；若干友人以及王康先生最早的「精神弟子」莫之許先生相繼致辭，回顧王康生平，追憶王康往事，表達惜別與追思。儀式在莊嚴、曠遠、沉鬱、肅穆的俄羅斯葬禮進行曲中進行。窗外，那面美國國會議員贈送的象徵自由的星條旗在微風中飄動。

室內追思與祭奠結束後，葬禮進入第二部分：由遺囑執行人閔文鼎先生奉攜王康部分骨灰，眾人攜帶紅白兩色玫瑰和白釀旨酒，一路步行走上王康生前走過的大路小路、泊油路石子路，來到他生前無數次路過的橋下叢林深處熊叉河畔。這裡薇草茂密如織，清幽靜謐，有拒食周粟，采薇為生，循善取義的伯夷、叔齊之氣象。按王康遺願，在這裡將他的骨灰撒入河水，紅白兩色玫瑰花瓣與紅酒同時從眾人手中傾灑，歌聲如約呼喚《馬車從天上下來》。鳥鳴啾啾，清流汨汨，倒影幽幽，掌聲響起，斯人從這裡踏上天路。

葬禮在正午時分完滿結束，「奇異恩典」歌聲伴隨送別王康的一眾友人，沿河水逆行走出薇草之林，從詩經時代回到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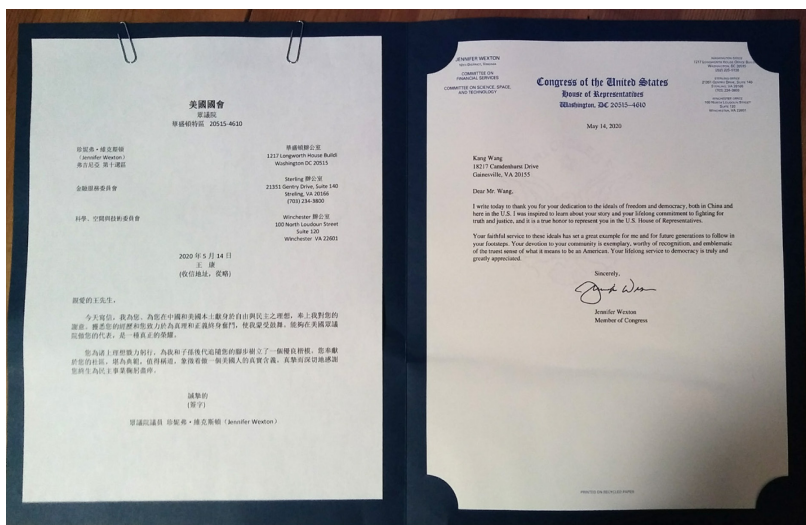
綠水有幸漂忠骨，紅花如血伴孤臣。這是王康生前無數次走步路過的橋下叢林深處熊叉河，他部分骨灰由此漂葬歸大海。林志寬 2020 年 6 月 7 日骨灰漂葬現場拍攝。



薇草憶首陽，白花殉故人。王康遠行前，友人們簇擁王康骨灰向王康最後一次道別。左起：沈芳敏、孫大起、史硯華、施慶新、莫之許、林志寬、齊森、閔文鼎、黎瑾、北明、吳朝陽、郭恩陽、鄭義。林志寬 2020 年 6 月 7 日骨灰漂葬現場自拍。

另一個重要卻成為永久遺憾的消息是：就在葬禮結束的次日，6 月 8 日，逝者友人鄭義、北明收到一封來自國會的給王康先生的信。寫信人是弗吉尼亞州眾議員珍妮弗·維克斯頓（Jennifer Wexton），落款日期是 5 月 14 日。此信內容表彰並感謝王康先生對自由民主事業的終生效力，遺憾它卻如此姍姍來遲，錯過了王康生命的最後時刻，錯過了她的追思禮拜，錯過了她的葬禮，此信如此來遲，據推測，可能如國會議員贈送王康的星條旗姍姍來遲一樣，是新冠病毒導致郵政業務不正常之故，更不能排除近來美國首都華盛頓市區捲入全國抗議騷亂之故。作為彌補的方式：一，我們將在王康靈前為他宣讀此信全文；二，將在北京王康友人舉行的追思會上宣讀此信；三，在本通告全文刊載此信，以告慰王康天上之靈。

此信标注來自「美國國會眾議院華盛頓特區」，日期是「2020 年 5 月 14 日」。發信人：「珍妮弗·維克斯頓（Jennifer Wexton）」。



國會議員珍妮弗·維克斯頓 (Jennifer Wexton) 寄給王康的表彰信。右邊是原件，左邊是譯文。

以下是該信全文：

親愛的王康，

今天寫信，我為您、為您在中國和美國本土獻身於自由與民主之理想，奉上我對您的謝意。獲悉您的經歷和您致力於為真理和正義終身奮鬥，使我蒙受鼓舞。能夠在美國眾議院做您的代表，是一種真正的榮耀。

您為諸上理想戮力躬行，為我和子孫後代追隨您的腳步樹立了一個優良楷模。您奉獻於您的社區，堪為典範，值得稱道，象徵着做一個美國人的真實含義。真摯而深切地感謝您終生為民主事業鞠躬盡瘁。

誠摯的

珍妮弗·維克斯頓 (Jennifer Wexton)

(簽字) 眾議院議員

此通告

王康治喪委員會，2020年6月9日

王康治喪委員會第三號通告

——王康骨灰安葬完畢

2021年3月13日上午，王康骨灰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石牆紀念花園」(Stonewall Memorial Gardens，地址：12004 Lee Highway • Manassas, VA 20109 USA)安葬完畢。

即日多雲。上午安葬儀式開始前，風揭天幕，層雲盡散，陽光普照。二十位來自加州、維州、賓州和華府的王康好友出席了安葬儀式。王康侄女王翌翀特從洛杉磯趕來參加安葬儀式。葬禮由王康好友北明主持。

上午十點四十分，恢弘深沉、哀而不傷的俄羅斯葬禮進行曲響起，音樂聲中，王康生前友人一一在王康墓前上香、燃燭。燭火閃動、檀香繚繞中，鄭義代禱，全體默哀，王康侄女傳達王康大陸兄姐寄語並首先發言。王康遺囑執行人閆文鼎隨後簡介墓地位置選擇和墓碑雕刻情況。在接下來的自由發言中，周孝正、鍾聞、王安娜、史硯華、陳奎德、吳朝陽、巫一毛、黎瑾、北明等先後表達對王康的深切懷念，回顧逝去歲月斯人行止言思，祝願王康靈魂天堂安然。鄭義在儀式結束前最後發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將王康一生與使徒保羅做一比較：王康有諸多事功未能完成，但是他與保羅同享公義與榮耀的冠冕，因為他們都信靠上帝，懷抱信仰、希望和愛。

石牆紀念花園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市中心以西30餘英里處的森林原野間，是著名的美國南北戰爭麻納薩斯國家戰場(Manassas National Battlefield)遺址，也是國家永久保護地。墓園丘陵起伏、地勢開闊，大樹環繞、環境優雅，除了安葬平民，也安葬著南北戰爭時期的軍事將領。

王康的墓地在他父母墓正面左側，墓園最顯要處一座祈禱方尖碑下。墓碑是黑色大理石，正面鑲嵌王康遺照，刻有姓名、生卒年，背面是以中英文雙語雕刻的墓誌銘——聖經詩句：「那美好的仗我已

經打過了……」。

王康生前遺願將骨灰部分於生前散步小溪漂葬，部分於父母墓側安葬。漂葬儀式早已完成，但因疫情影響，該墓園從中國買進石料耗時長久，日前剛運抵並刻製完畢。遵循入土為安之傳統，治喪委員會幾位友人決定盡快安葬。王康骨灰由代為保管九個半月的北明親自放入墓碑，並和王康侄女一起將其他隨葬物品一一陳入。隨葬物品有王康生前珍視的他的阿婆陳卓仙（唐君毅之母）的詩集《思復堂遺詩》一本、王康最後歲月無限懷念的父母遺像一幅、王康胞兄王真先生繪製的王康肖像一幀、王康主持的史詩畫卷《浩氣長流》在美國華府展出的印刷精品一套、抗日戰爭掛歷一套。王康生前一直奉帶左右的父母的一小捧骨灰，也一併裝入骨灰甕，以共存永垂。

利天下，名萬世，這是王康一生不計成敗、不過江東的原因，也是他必然在天上安息的理由。

王康安息。

王康治喪委員會 2021 年 3 月 13 日



美國維州石牆紀念花園（Stonewell Memorial Gardens）王康墓正面。北明攝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



王康墓背面，中英文鐫刻的銘文選自《聖經》：「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北明攝於2021年3月26日。



王康之墓在他父母墓近側。右前是王康父母之墓，正前方是王康骨灰安葬儀式現場。北明攝於2021年3月13日。王康治喪委員會供圖。



永久的紀念：王康骨灰墓葬儀式結束，置放骨灰前，來賓合影。前排左起：周航、施慶新、巫一毛、郭恩陽、王翌翀、北明、孫大起、閔文鼎；後排左起：王安娜、石膏、周孝正、陳奎德、吳朝陽、齊森、黎瑾、鄭義、史硯華、林志寬、鍾聞。2021年3月13日林志寬自拍，王康治喪委員會供圖。

一路走好，康叔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王翌翀（王康侄女）

康叔，世人給你的定義太多，我始終以一個最樸素的稱呼叫你：王康叔叔。

若干年前，當你被活活地拒絕在故國之外，被終身取消了返程機票，被剝奪了一切時，在異鄉，你仍然堅守著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盡管「中國」已讓你身心疲憊，把你推到了絕境，你依然用純粹的方式表達著你最深的愛。

今生成為你的家人，是我累世修來的福分。

感謝上天的眷顧，讓我在疫情封航兩個月後，竟然能順利趕到DC，見到你，親耳聽到你的叮囑。愚笨的我，並不太理解你的思想，也未曾和你多聊，直到你走了，才感到深深的遺憾。

你的書，我帶了一些走，會慢慢讀，也會讓我的兒子一一讀。你在天之靈不要嫌我不夠聰慧。

我的心中，始終無法用一個簡單的「儒學」、「基督徒」來看你，因為你是大全的，作為一個人，「萬法歸一」在你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東西方文化，思想，宗教，對你而言是一不是二。愛、尊重、自由、信任、這些是人類共同的，不單單歸於任何國家、民族、信仰。

自知時日不多，已無力再為心中的理想而奮力拼搏，身體已無法再回到一生摯愛的故土，但是靈魂從來都屬於自由的世界。這是你奮鬥一生，藐視一切桎梏、脅迫，永遠不變的初心。

隨心隨性，來去自如，無相自在。不受地域、時空、國度的制約，不受世俗、狹隘、違心的挾持。

你用了一生的時間、心力、感情，書寫了三個字「中國人」。當你說出要成為另一國的公民，許多人目瞪口呆，無法理解。懂你的人

為你鼓掌。你為自己的靈魂、身份做了最後的選擇，就是成為自由之邦的一員。你就是你，是永遠看不懂、遙不可及的康叔！很少有人像你一樣的寬廣無礙，來去自如，真性真情。在你生命最後的階段，你把這一生的愛、怨、無奈、期待、失望統統放下了。你的思想升騰到九霄雲外，你的靈魂冲破黑暗飛向光明，你的生命跨越了生死，延續著你一生的超然脫俗。

就像是窗前的那片畫上的葉子，你在最後的時間裏，為自己的靈魂，一生的夢想也畫了一個美麗的句號，不留遺憾。世間除生死無大事，你把一個生命的句號劃得這麼圓滿，世間少有，為你點贊！

夕陽的余暉，是最溫和最詩意的，許多不朽的作品，美麗的畫面都是出自夕陽。康叔，相信你已去向光明自在的地方。希望若干年後再見時，我可以好好和你擺龍門陣。

一路走好，康叔！



2020年5月20日，王康侄女王翌翀（左）在王康病榻前。

永遠愛你的毛毛

2020年6月7日

（郭恩揚在漂葬禮上代讀）

馬車從天上下來——悼詞

鄭義（流亡作家）

今天，在瘟疫流行的日子裏，遵照維吉尼亞州「居家令」，只有我們十來個人來為王康送行。這裏有王康的舊雨新知，都是他思想、藝術上的知音，都是他流亡歲月中盡力相助的朋友。都是些很普通的人，教師、醫生、節目主持人、機械師、退役軍人、計程車司機、學者、木匠等等。我把自己歸入木匠，這裏有兩個老木匠，江西木匠老黎和我這個山西木匠老鄭。

回想起來，我們為《浩氣長流》畫展和王康借居的老房子真是幹了不少活兒，主要是老黎幹的，我打下手。瘟疫期間，就只能由我們，並代表王康的家人、重慶老鄉和散布全球的眾多友人，來給他送行。回憶起他活生生的音容笑貌、他的激情與笑話與缺點、酒酣時縱論天下的風采與壞脾氣，實難抑惜別之情。我們曾駕車橫互美國，在「西進之門」下遊訪馬克吐溫與福克納故居，順浩蕩密西西比河一路南下，行到無路可走的入海口；我們曾遠赴佛蒙特州卡文迪什小鎮，拜謁索爾仁尼琴流亡之地；我們曾在南達科他州總統雕像山前徜徉，在紅石峽谷中紮營露宿，看穹頂的繁星；我們曾多次去伊薩卡——荷馬史詩中奧德賽的故鄉，和詩人一平在葡萄園的熏風中暢飲，在深不可測的五指湖泛舟，有次翻船落水，爬上岸晾曬衣衫……往事清晰如昨，令人悵惘。

我們今天在這裏懷念王康，人很少，不顯赫，有些冷落，或許是天意。和一個人類史上罕有的野蠻帝國誓死對抗，其結局理當如此，其結局怎能不如此！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戈揚等老流亡者不正是這樣客死異鄉的嗎？今天王康也如此追隨先賢而去，並更為決絕孤獨。



藍脊山是阿巴拉契亞山脈位於弗吉尼亞州境內的餘脈，藍脊天際路（Blue Ridge Skyline）位於其山脊之上，全長 105 英里。在這裡露營，遠近風景無限。左起鄭義、北明、王康。攝於 2013 年 8 月。



北美最大水系，世界第四長河密西西比河岸，左起鄭義、北明、王康、一平。2014 年夏季一行四人長途開車，沿河南下直到前方無路可走的入海口。攝於 2014 年 6 月。



參訪福克納故居。左起鄭義、王康、一平。攝於2014年6月。



此酒曾經醉古人。這是荷馬史詩中奧德賽的故鄉，也是胡適當年遊學之地：伊薩卡（Ithaca），卡優伽湖（Cayuga Lake）畔的飢渴的貓頭鷹（The Thirsty Owl）葡萄酒莊。每到此地飲酒，老康就樂不可支地歌唱。左起趙四林、一平、王康、鄭義、北明。攝於2018年7月。

在所有的中國流亡者中，王康是最艱難的。在喝酒談心的時候，他不止一次流露過「虎落平陽」的孤憤。在國內他是呼風喚雨的人物，在異國他鄉則孤身一人，沒有收入，不會開車，連語言交流也成了問題。六十壽誕在北京，高朋二百，風光到了極點。七十大壽在這裏，在朋友的地下室，賓客少了十倍，拼接的折疊條桌加雜湊起來的椅子。這種困窘，在流亡者中也是僅見的。為了熱愛祖國追求理想而走到這步田地，以世俗眼光觀之，確實悲慘到了極點，失敗到了極點，但在上帝的眼中卻是全然的完美、榮耀。使徒保羅曾如是說：「……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這一段話常被輕易引用，但誰有資格真正當得起呢？王康是無愧的，至少在字面的意義上。

我心中有感傷，也有喜悅。因為殉道者之死都是這樣的，都是這樣孤獨而榮耀。我想在場的朋友們都有同感。大道至簡。也只有這樣至簡的葬禮，才配得上他求仁得仁死於流亡的志節，才沒有遮掩住他生命中的英雄氣和詩意。

我今天不想多談思想、政治，也不想進行全面評價，因為我們大家到這裏來是為一位朋友送行。但很難，有些事總繞不過去。王康的生命總是與政治纏繞不休。

王康生於 1949 年，卒於 2020 年，一生一死，都與一場紅色瘟疫大爆發相關，而且，有意味的是，「瘟疫」這個詞居然從比喻修辭變成了物理的現實。王康在遺言中寫道：「中國病毒的源頭，出自共產主義幽靈和東方大帝國的匯集。傾覆中華紅色帝國，是中國人唯一免於萬劫不復之路。」他曾經以卓越的洞察力如是預言：「1949 年以後的中國，令人想起一種曾經滅絕了的、侏羅紀時代的、在黑暗中癱瘓甚至窒息了億萬年的怪物。它孕育著某種神秘、兇險、巨大無比的毀滅性力量，它隱藏在那層巒疊嶂般的紅牆和長城後面，一旦時機成熟，就會讓西方和東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在共產主義全球性退潮，冷戰結束之後，這種預言很難令人信服。好了，今天預言終於應驗，紅色瘟疫席卷全球，幾乎沒有幾個國家可以幸免。在出中國之前，這位真正的愛國者便勇敢宣告：「如果在這片土地上終於迎來

大帝國的旭日，我作為它的預言者和目擊者，將不會省卻言辭去正視和面對它，而我卻首先要詛咒它，首先預告它的崩潰。」作為預言者，王康是幸運的。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親眼看見了「中華紅色帝國」崩潰的前兆。



2020年4月16日，王康在病榻上受洗為基督徒。施洗者是王志勇牧師（中），見證人是他的友人鄭義（右）。還有朱素雲（師母）吳朝陽、傅朝陽以及王康的大陸友人等。現場視頻截圖。

王康的深刻與廣博、激情與詩意，部分得自天性和幼年家庭熏陶，部分來自於俄羅斯文學、藝術、思想之啟示感召，其背後之精神來源還是基督教。十多年前，在一次訪談中，王康指認索爾仁尼琴「以其一生的受難和創作證明，上帝不是抽象的教條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療救人類靈魂的源頭活水。……靈性之物高於任何物質狀態，永恆之光終可徹照黑暗時代……」流亡美國之後，他多次和幾個親近的友人談論過受洗的事，我為他高興卻不便催促。朋霍費爾牧師，那位因刺殺希特勒而殉道的聖徒說過：基督徒沒有權力把福音強加於人，窮追不舍，利用自己個人的智慧去安排他人的救贖之途。果然，不久前（四月十六日），他終於回應了上帝的呼召，領受了洗禮。在場的人，看見他伸向天空的雙手和滿面淚水，無不動容。使徒保羅說：受

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就是受洗歸入他的死。藉著洗禮歸入死，就是和他一同埋葬，然後一同藉著上帝的榮耀從死裏復活。王康身體朽壞，但沒有被死亡的黑暗吞噬。神為他解除了種種罪錯過犯的綁縛，賜予他自由與永生，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有了安慰。

今天，我們走進這片美麗的森林，來完成王康的遺願。他生前每日來林間小徑散步，留下孤獨衰老的足跡。

請各位留意：我們腳下這種茂盛的鋪滿林地的野草，葉子象羽毛的，叫「薇」。《詩經》裏有一首詩就叫《采薇》。關於采薇，最著名的故事是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采薇而食」。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伯夷、叔齊是古代孤竹國兩位王子，既反對暴君又反對以暴易暴，為堅守自己毫不妥協的道德立場，不食周國的糧食，逃到首陽山上挖薇菜充饑，終致餓死。我們曾帶王康在我家附近的牛奔山采白薇，炒上自己熏的臘肉，舉杯紀念伯夷、叔齊。他們是流亡者、殉道者的始祖。孔子贊譽他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得仁」；司馬遷推崇他們，將《伯夷列傳》冠於列傳之首。夷齊因持守信念而放棄生命，由此成為中華傳統倫理之源頭。

我們將按照王康的遺囑，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入這條小小的溪流，沒料到這溪邊竟長滿永生的薇菜。沒料到的事情還有一些：我在地圖上看到，這條小溪就發源於費爾法克斯郡本地，名叫熊汊（Bear Branch），流過王康寄居的「結廬」，並入阿科亭克溪（Accotink Creek）。阿科亭克是印第安語，意為「山腳下的小河」。這「山腳下的小河」蜿蜒流淌四十公里，匯入著名的波托馬克河。波托馬克是什麼意思？是印第安語「天鵝河」。——這些富於詩意的名字王康都不了解，他只是想沿他散步的小溪漂流而下。他順從他的直覺，這直覺將他引入冥冥中的前定：他將從清澈見底的「熊汊」和「山腳下的小河」起身，經一個湖泊（Lake Accotink）一個河灣（Accotink Bay），流入天鵝之河（Potomac River）。附帶說一句，直到今天，那裏仍然是白天鵝棲息的地方——最後，在天鵝的歌聲中，他將從壯闊的河口進入浩瀚無涯的海洋。再往前，在水天相連的遠方，那就是彼岸。

有一天，見王康精神稍好，我給他講解了從熊汊到大海的歷程。他驚奇地睜大眼睛，靜靜地聽。在講到天鵝之河、天鵝之歌時，他眼

睛忽然一亮。我們都熟知蘇格拉底的名篇《斐多篇》，就是他服毒就義前最後的談話記錄，天鵝之歌的典故就出自這裏。蘇格拉底以天鵝自況，說天鵝臨死時會唱出平生最響亮動聽的歌，「可是人只為自己怕死，就誤解了天鵝，以為天鵝為死而悲傷，唱自己的哀歌。」不，不是的，殉道者蘇格拉底說：天鵝是快樂地引吭高歌，因為它知道就要去見它的神了。蘇格拉底是思想史上發現個人良知第一人，被尊為西方倫理之源頭。這樣，我們這個至簡至美的葬禮就獲得了一個神奇的巧合或者象征、暗喻：從公元前 11 世紀的「義不食周粟」到公元前 5 世紀的「天鵝之歌」，王康的生命匯入了一條源遠流長的人類精神之流——為信念而不惜獻身。



這是王康駐足他經常散步的林中小路。腳下這條小河是他的骨灰回歸大海的起點。北明攝於 2017 年春。

等會兒北明將按照王康最後的願望唱一首《馬車從天上下來》，作為葬禮的結束。這是一首美國黑人安魂曲，歌詞大意是：馬車從天上下來，把我帶回我的家鄉。我有時歡樂也有時悲傷，我的靈魂仍向往著天堂。你若能先一步回到那地方，請告訴朋友們我也就要到來……說起來又有點神奇，這首歌竟然在世界上轉了一個首尾相接的圓圈：王康第一次聽到這首歌不是在美國，而是半個世紀之前在巫山。那陣兒他是插隊落戶的知青，不滿二十歲，遇到一個看磨坊的老師傅。抗戰時期，這位磨坊師傅參加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印度與美軍

並肩作戰，一名黑人士兵把這首歌教了他。他把這首歌帶回家鄉四川，又教給了一位陌生的青年。半個世紀後，這位青年終老於美國，真的就坐上這天上下來的馬車，在歌聲中回到我們永恒的家鄉。

這首安魂曲中的馬車可不是普通的馬車，而是聖經所描述的由天使駕馭的「火馬車」：車下奔騰著熊熊大火，神馬嘴鼻中噴發出輝煌烈焰。由這樣的馬車接上天去，是一個靈魂所能被賜予的至高榮耀。他已經動身了。他在人世間的靈魂之旅完成了。

還想補充一句：在小路邊的遊覽地圖上，我發現這條小溪僅附近一段就有 7 座老磨坊。這真叫人大吃一驚，40 公里的沿岸會有多少呢！——又一個神奇的巧合出現：半世紀前，王康在巫山的一座磨坊學會了《馬車從天上下來》。半世紀後，竟然有這麼多阿科亭克的磨坊唱著歌為他送行。

就這些了。我已經講得太多了。

讓我們用掌聲送王康上路！

2020 年 6 月 7 日

拒絕從簡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北明（流亡作家、記者）

王康從休斯頓回來之後，我們就開始發他的病情通報，一直發到第十五號，傳遍了華人世界，引起廣泛關注。在最後那些日子裡，如果通告有一天沒發，就會有許多問詢。連續發病情通報，就是希望給我們這位流亡的兄弟一個盛大的哀榮，鄭義說其後事之規格應該跟劉賓雁先生一樣。劉賓雁也是有國不能歸，天字第一號中國大記者，客死他鄉。他想回到中國，哪怕就是在北京的馬路牙子上坐一坐，不行。他去世之後，骨灰拿回去，不行。後來骨灰悄悄帶回去，墓碑上希望刻上他的一段話，不行，只能刻一座無字碑。在我們這一代流亡者中，老康是最後一名，站在我們長長的流亡隊伍最後，卻是先我們而去。我們拒絕從簡。

我們的兄弟「來自塵土，歸於塵土」。生於大陸淪陷，歿於紅色病毒席捲世界之亂象。在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戰爭時期的動盪歲月和困厄時代，他的七十載人生曾經率性寫意，脫俗超邁，如今他竟化作一甕骨灰，任人擺放，聽憑祭奠，默不作聲，猶如一個虛幻的夢，醒不過來。

照顧他的友人已經一一離去。兩天前那個暴雨如注、雷聲大作，閃電刺眼的時節，我來到屋瓦透濕、台階積水的他的居所「結廬」，為我們這位兄弟守靈。間或有友人送來鮮花。靈台花叢上，他眼睛望著窗外。窗外，那面來自國會、象徵自由的旗幟還在！唯有在這時，盯住照片裡那兩隻閃爍光亮的眼睛，才能意識到，那個飄走的靈魂，是真的。

王康生前的自我定位完全忤逆現代世俗價值，與他的骨灰一樣驚心動魄：

我在第一時刻到達，幾乎與死神一齊降臨現場。我是十字架背負人的追隨者，我是幽明兩界黃泉道上的獨行俠，我是三星堆長眼凸出的先知傳人，我是天堂地獄接引發配的揀選者，我是祭師，我是鐵幕時代唯一不退休不告老不懈怠的義工，我是骷髏帝國無人加冕無人放逐的使臣，永遠的不速之客，我是穿行子夜的秉燭者，曠野裡終身相許的通緝犯，我是不眨眼的酷刑旁觀者，我記錄嚴禁記錄的細節，我那繁星般浩瀚的名冊裡，鐫刻每一個犧牲者臨終的目光。我收藏每一個劊子手衣領背後的編號和前額上的姓氏，我通曉超度、祈禱、審判，我獨自譜寫安魂曲、彌撒詞，我是自封的大法官，我是掌管天下人生死大權者的生死官，我主持八寶山以外所有的安息、喪葬、追思與祭祀，我禁止絕望、呻吟、哀求、痙攣、痛苦，動物般的顫栗與恐懼進入永恆，我禁止暴君、惡棍、歹徒、兇手們的驕狂、邪惡、殘忍和凶狠進入永恆。（王康：《春天安魂曲》）

他堅決與當局做歷史的、精神的、現實的、政治的和道德層面的全面對峙。八九年他因為支持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在六四後被取締教職、收回住房、驅逐出「單位」，褫奪基本生存權利，並遭到通緝。被迫地下流亡十年之後不久，他就以拒不合作、也不尋求「平反」的態度，炒了官方的魷魚，他自覺地「出局」了，再也沒有回頭。

在苛政肆虐的年頭，他因為正本清源，找還人間正義，被褫奪歸去的權利而加入我們的流亡行列，我們因此責無旁貸，唯有拉住他的手，相互守望，並肩前行；在貧病交加的歲月，他終於倒下，我們必須抬起他的身體，通告天地，標注他的靈魂，哀告救主。在大陸鼎革後的最大一次流亡潮中，他最後到來，竟先我們離去。他是我們這一代人，是這一代的為理想亡命、為文明價值殉道、為抵抗奴役捨棄安逸、為傳播真相失去家園的人。得道者多助，我們執意要為他鋪排盛大的哀榮，他用盡全力打過了那美好的仗，天經地義要「有公義的冠冕」為他留存。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拒絕「從簡」，亦無簡可從。他生前，每一次他的病情通報，每一段簡要描述和情況介紹，都是護理小組友人對關注他的人們的呼應；他身後，每一片花瓣，每一苗燭火，每一縷香

飄，每一筆輓聯墨跡，每一寸追思空間，都凝聚友人們勞動的汗水；葬禮期間，每一個音符，每一句話語，每一次鞠躬，每一次凝望，每一秒沉默，都是友人深切的祝福和祈禱。

「從簡」是腐敗者的咒語，是奴役者的懺悔，是暴殄天物者的改邪歸正。而我們，是一群鹽鹼地翻耕者，

希望把污染的廢土變成可以耕種的荒原；我們是弗拉基米爾大道跋涉者，唯真理是求，不會為「擦邊」的勝利沾沾自喜；我們是自我放逐的「孤臣孽子」，為存亡繼絕要退守高地，向歷史上那些從墳墓裡統治人類的文化英雄和道德往聖看齊。我們曾經四顧茫然，如今後無來者，我們的孤絕超過俄羅斯白銀時代那些被驅逐到歐洲的先賢們，我查過他們的歷史，他們大都是貴族或官宦家庭後裔，像別爾杰耶夫、阿赫瑪托娃、吉皮烏斯、曼德爾施塔姆等等，被流放出去之前在歐洲已經有房產，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巴黎甚至擁有自己的秘書。還有，他們通曉多種語言，意第緒語、拉丁語、法語、德語、英語。阿赫瑪托娃在翻譯詩作時，桌子邊上放着一摞各種語言的字典。他們沒有精神上物質上的孤獨，所以，我們這些中國流亡者的孤絕遠勝於他們，我們的弗拉爾基米大道比他們的長。因此，作為本世紀最頑固的



北明（左）遵王康遺囑主持他的追思會。這是在懸掛國旗之後仔細聆聽王康話語。攝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

紅色大帝國直接詆毀和仇視的人，我們的光榮也超過了我們東歐和俄羅斯的同行和兄弟。我們是這個荒謬、邪惡時代公然的對立面，在這個銅臭充塞，權力至上，利益詮釋一切，平庸之惡氾濫，缺乏能力理解聖潔事物的時代，我們有資格當仁不讓，為我們的先行一步的兄弟舉起信仰、希望和愛的旗幟，飄揚自由意志和公義信念。

康兄，我們盡力，按照你的身份給你一個盛大的哀榮！

2020年6月7日於華盛頓郊外 結廬

悼王康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閔文鼎（台灣旅美電腦工程師）

各位好！

我是閔文鼎。

我今天我與我的學長沈芳敏，我們都來自中華民國台灣省，僅代表二戰浩劫紀念會以及中華民國人，來送王康大哥最後一程。

跟王康大哥的結緣，是驚佩他籌劃了《浩氣長流》曠世巨作的驚天之舉。之後，二戰浩劫紀念會與陪都文化中心攜手完成了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首展。

王康大哥的生平與豐功偉績可能大家都比我清楚。而當我越認識康兄，在他偉岸與宏大的思想下，我就越顯得淺陋與渺小。但他不見棄，也許是他朋友中少數來自中華民國與國軍的後人，他對我一向疼愛有加，被這麼一位思想巨擘的接納，無疑使我淺白人生，增加了肯定與重量。謝謝大哥！

與康兄合作完成了《浩氣長流》的海外首展，與有榮焉。此畫為中華民族完成的一個為先賢先烈豎碑立傳的神聖使命。也成了我人生值得紀念與稱道的一件大事。為此，感謝大哥給我這個機會，

王康大哥是儒家思想仁義忠恕，孝悌忠信，親民愛物的支持者與實踐者。無異於我的信念與教育。為此，就與大哥更加親近。王康大哥在病痛中，念茲在茲，要去父母墳上上香。拚著孱弱的身軀，臨終前去父母墓前拜辭，我也替他執人子禮，叩首答謝父母養育之恩。

王康大哥的離去，無疑我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中華民國更失去一位巨大影響力支持者，而儒家更失去了一位重量級的思想捍衛者。這是我的損失，中華民國與民族的損失，更是世界的損失。

自從大哥走後，我就愈發後悔沒有在他有生之年跟他更多親近，

向他請益。

我想唱一首歌，李商隱的《錦瑟》，送給大哥。義山的詩詞向來隱晦，我且不管其始意與對向，我想映照在友情上，也未嘗不可。對我而言，「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2020年6月7日



前國軍海軍陸戰隊少尉閔文鼎（右）是王康流亡美國後的新知，因千米國畫長卷《浩氣長流》華盛頓展覽結緣。這是他在王康休士頓治療回到結廬後前往探視。攝於2020年4月13日。

最可信任的朋友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孫大起（旅美畫家）
史硯華（馬里蘭大學物理學教授）

孫大起：沒有準備，剛才聽鄭義在講，裡面有很多的巧合。好像冥冥之中有一條線，把我們和老康聯繫起來。其實我們認識老康，是鄭義和北明說要帶一個客人來我們家，就是王康。後來交談中發現我們是同年，都是1949年出生的，所以我們的經歷很相似。記得在一次談話中忽然說起：什麼時候覺醒的？當時回憶起文革、插隊。文革的動亂和共產黨的暴行讓我們開始覺醒，而到了農村開始思考。王康是佼佼者，他從一個思考者走向一個思想者。我對王康的思想了解不深，但是當我看到《浩氣長流》的時候，非常震撼。八年的抗戰，那種浩大的、宏大的場面，以及中國人民那種艱苦卓絕的鬥爭和抗戰的精神，老康用了比八年還長的時間，完成了。

我的兩個叔叔都是空軍，他們也是在抗戰中犧牲了。我都沒時間和老康好好聊一下，當時蔣公知道這些（年輕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就說，你們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一定會厚待他們。我爺爺奶奶去世後埋在空軍公墓，他們是抗戰之後去接受一個機場而到的台灣。我們在這個《浩氣長流》裡看到表面的東西，了解得並不多，但可以感受到王康有怎樣的感召力、凝聚力，以至多強的意志力，克服多少困難才能完成，尤其是在中國的那種條件下，我們對老康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所以，今天我們在這兒紀念他……（哽咽，史硯華走上前並肩而立。）讓我們永遠懷念他……

史硯華繼續：我知道老康比我太太稍微早一點，那是有一次在鄭義家地下室看《金棕櫚》，非常震撼。一個愛國的流亡者，那種心情，寫得好，朗誦得好，拍得好。後來我問鄭義，這是誰拍的？他說是王

康。在此之前我對他一無所知。後來，鄭義、北明說帶一個客人來，來了之後說這就是王康，才面對面地有了交流。從第一次的交流，我們就感覺這是一個可以信任的朋友。一方面像我太太所說，我們有共同的經歷。那次談到文化革命後期，在學生中開始傳閱一些禁書，我提到我讀到的第一本禁書叫《新階級》。老康就說，把人們帶入地獄的，往往正是美好的理想。這正是《新階級》的一個重要思想，當時就引起一種共鳴。我們有共同的經歷，我們對過去，對我們所處的那個年代，有一個共同的理解。後來在交往的過程中，感到老康確實是一個……，那天我給鄭義打電話，說蓋棺論定，希望你能有個重量級的紀念文章。今天聽到他的發言，確實很震撼，雖然是一個朋友的娓娓道來，寫出了一個愛國的流亡思想家、哲學家的人生價值。我們跟老康認識較晚，接觸的不是特別多，但是我們感覺老康是一個可信任的朋友，是上了戰場可以把後背交給他的，這種感覺是非常……

還有一點要特別回憶一下：他在治療過程中，曾經有一段，北明介紹了另一種療法，曾經治好了鄭義的癌症。我太太特別支持，因為特別符合中國傳統醫學的思想。王康好像是有很長一段在堅持這種治療，有了很大的成效，去檢查的時候，指標幾乎都正常了，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很可惜呀，就是說有些干擾吧，沒有能繼續進行下去。如果能夠進行下去的話，我相信坐在我們旁邊的不會少了一個人，他還會和我們在一起。所以在緬懷老康時，我特別想提到北明鄭義替我們大家做的事情。好，希望我們大家都珍惜自己的健康，能夠一起走下去……可信任的朋友不多了。

不食人間煙火的老康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郭恩揚（米勒斯維爾大學金融學教授）

我講幾件小事情，你們都講的是大事情。我因為幫老康管錢，有些小事的接觸。開始我對老康的印象是，這個人不食人間煙火，很多的想法不切合實際。我就總是要給他講講，事情這樣做結果會是怎樣。

有一次老康跟我說，他很愛狗，他在重慶的時候養了兩條狗，養了十幾年，一直到老死。然後他就把狗埋在江邊，對岸的江邊。我也搞不清楚具體的位置，對重慶不熟悉。他經常到狗的墓地去，探望他的「狗狗」（老康對他的狗的稱呼）。在美國這裡，他一個人就會想起他的狗。我就建議他養條狗，他說現在事情太多了。

他後來治病到休斯頓，我收到不少的捐款。這些錢全是中國來的，知道了來源也很令人感動。有一次他打電話告訴我，一個重慶的書店老闆，老康他並不熟悉，也許曾到他的店裡去過一兩次，那位老闆知道老康生病了，就捐了100萬人民幣。換成美元大概是十四、五萬，錢已經匯出來了，馬上就會到了。他很多的捐款，都是他過去的學生，89年之後他就被學校開除了，還有他大學的同學。這些人的捐款，都是三百、五百，人民幣啊，了不起一千塊錢，這樣湊起來的100萬，匯過來。真是大家的辛苦錢，患難之中的老百姓！我跟黎瑾說，重慶人的情誼真是令人感動，都不是大老闆什麼的，是很多的普通百姓。老康看到這麼多人捐了錢，他要謝謝，他就寫字。他有一照片，牆上地上到處都是他寫的字，給所有捐錢的學生、朋友、同學等等，每個人寫了一幅字。

老康還總想著要幫別人，這種事我常常要跟他講清楚。我說：我是你的倉庫保管員，一般來講，從道理上講，倉庫保管員，接到老闆

說出倉，我就出倉。我不問出到哪裡去，我也不應該問。但有時候我不得不說一兩句，他常常會幫一些跟他沒有深交的人。人家需要錢，他就跟我講，給某某人匯三萬，給某某人匯兩萬。我要這「某某人」的家庭住址、開戶銀行，不然我無法執行，他也不知道，要去找。他開始吃中藥，知道有些中藥的診所難以為繼，他也想幫助。特別是處於危難中的人，他更是想幫助……經常有這樣的事，我就寫了一個挺長的條子，我說老康我這個倉庫保管員本來不應該干涉，你要把錢匯哪裡我就匯，你要匯錢的地方都有道理，都是應該做的，但是，這些錢都是點點滴滴很少很少的匯在一起，希望能為你匯成生命之河，幫助你恢復健康。你和他們之間（實際上）有契約，就是錢要花在治病。當然這樣不很高尚，但這是有契約的。希望你能再想一想，我提出意見供你參考。他回覆說：你說得很對，那咱們改成一萬好不好？我這個人就見不得人家跟我哭。老康不食人間煙火，平常人也許不會這樣做。



濱州友人遠道而來探望病重的王康。左起：理療醫師施慶新、金融學教授郭恩陽、王康、作家鄭義、飛行機械師石膏、建築師黎瑾。攝於2020年4月23日。

上次一月份我們去休斯頓，他最後託付我一件事情：如果有錢，他希望給當年飛越駝峰的老兵在賓州的國家公墓建一座塑像，他說

這個事情我們現在的中國人記得的也不多了，也沒有多少人會去想這個事。在賓州國家公墓有一座中緬印戰區紀念碑，（是一塊自然的花崗石，）他想再塑造一個士兵的形象，他已經跟過去畫《浩氣長流》的團隊討論了，由他們設計。我就很為難，因為這是國家公墓（規矩很多），我就請飛虎隊老兵文達爾的兒子去了解，結果這件事最後沒有成功。

大家講了許多，我就講幾件很小的事情。

壯志未酬的理想主義者 ——在王康漂葬禮上的發言

莫之許（獨立學人）

我認識王康的時候大學剛畢業，參加了六四。那是王康創造力和精神狀態最好的時候，人那，困境當中反而最好。你看他的《俄羅斯啟示錄》是九一年寫的，《大道》是九二年寫的。我認識他的時候是九〇年九月份十月份的樣子，那個時候他還到處……那時候通緝嘛，主要是在重慶，然後他在自貢有一個老朋友，給他一個躲藏的地方。我能認識他，那個時候他到處跑，希望能推動中國的民主化，而且還非常有信心。因為那個時候冷戰剛結束，海灣戰爭，美國非常強大，中共顯得比較軟弱。所以他那個時候非常努力，後來又去接觸了一些朋友，就搞《大道》，到北京去。那段時間是他精神氣最好的時候，後來鄧南巡之後，整個社會的氣衰下來了。中美戰略接觸之後，整個中國，知識分子也好，民間也好，慢慢就被經濟浪潮帶走了。王康也沒辦法，就慢慢開始搞文化。

很多人看他在民間搞了很多，像民間思想家呀、文化大家呀、包括《浩氣長流》這些東西呀，當然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東西，但是我覺得他實際上真正想幹的事情沒幹成。他的那個英雄抱負更大，他想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希望自己在當中發揮比較大的作用。我至今還清晰記得他這句話：「我相信，二十年後中國必然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希望自己能在這當中起到一點作用，最好是關鍵性的作用。」典型的王康式語言，宏大但又帶著某種謙遜，可以想象這話對於六四後苦悶徬徨的我會是多麼地震撼。這個事情其實是壯志未酬，所以我覺得王康這一生是比較遺憾的。當然他也做了很多大的事情，但是我想他最想幹的事情，就是他說要擺脫共產主義，要讓中國走上一種……讓中國人過上更好的日子，不要讓共產主義這樣繼續下去，這種沒有權

利，人不像人的生活。他真正的志向是很大的，也曾經非常地投入去做。……他現在看著中美關係也好，中國內部情況也好，這是一個輪迴嘛，這是人的一個命運，剛好趕上了這三十年。這個一接觸，然後再一脫鉤，這三十年，你裹在這裡頭，再有凌雲萬丈才，你還是不能施展抱負。王康他這三十年，剛好是處於這麼一個大的國際、國內背景……像他這種理想主義者又不談錢，就等於說在這三十年當中，是在某種意義上，是有所浪費了。但是他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還做了那麼多大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作為學生來說，我主要是從他身上學到的東西，就是一個人要大，要有大的眼光。像他那個時候做電視片，我們嘲笑他：《大道》《大統一》、然後還有什麼抗戰大陪都，都要起個大字。他理想主義，從大處著眼，這一點對我影響是非常大的，直到現在。

我就說這些。

老康，你安息吧！

告別詞

徐文立（中國民主運動先驅）

賀信彤（徐文立之妻，作家）

老康，你的老友文立、信彤的心來為你送行了！

為你引領國人的純粹、高貴而來！

為你引領國人真正認識當代文明而來！

為你引領世人容納華夏的精髓而來！

東西融合，世界大同！

安息吧！老康！

全世界初步認清了中共的實質，紅色帝國已經窮途末路！

正常化後的祖國一定會盛情迎接你回去！我們的老康！

（吳朝陽在漂葬禮上代讀）

我們在天國相會

郭開智（台灣旅美作家）

阮大正先生請我為王康寫悼詞。經過禱告之後，成文如下：

第一次與王康先生見面是 2012 年 9 月 21 日，（編著：疑為筆誤，2012 年王康人在大陸，他是 2013 年首次抵達洛杉磯的。）去 LA 《世界日報》參觀「浩氣長流」抗日戰爭巨型史畫、聆聽他的演講。第二次見面是 2013 年 9 月 22 日於同一地點，聆聽王康先生「兩岸合辦國葬」的演講。會後，我們夫婦與他合影，留下了珍貴的照片。



本文作者郭開智（右）和她的丈夫（左）在洛杉磯浩氣長流展覽會上與王康合影。

王康一出生，就注定了他一生在中共邪惡政權下受苦受難的命運。

1949年以來，中國人受到了馬列意識形態的虐殺、吃盡了人為災害的苦果、陷入了人與人之間自相殘殺的局面。在苦難軟弱中，他開始仰望上帝、在虛空無奈下，才曉得追求永恆。這過程，王康經受了撕心裂肺的疼痛。

苦難拓寬了他的心胸。王康經過肉體、精神、環境多重壓力後，在最後的時刻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他的生命除去了渣滓、餘下了甘美的葡萄汁和純潔的橄欖油。

王康弟兄，我們在天國相會！

悼王康

阮大正（台灣旅美報人、美西華人學會會長）



2017年9月18日還原抗戰歷史的史詩國畫「浩氣長流」複製版在洛杉磯展出。王康（台上，中）在開幕式演講中說：「在到現在為止，中國還沒有一場具有國家意義的祭祀，沒有一個國家級的忠烈祠，這幅畫不僅是一段過去的歷史……。」

與川人王康相知、相交於美西，肇因於其善用畫筆，在混沌中勾畫出中國對日抗戰歷史真相。

王康先生，費時多載，無畏天候變遷，在物質困難下，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抗日戰事犧牲將領，感同上百畫家，競相獻心、獻力，將一幅描繪真實歷史、真人等高尺寸的歷史巨著獻於世人前，以慰中國戰魂。

當一二八淞滬戰役、長城戰役、堅守四行倉庫、南京保衛戰、台兒莊大捷、虎門海戰、上高會戰、長沙會戰、梁山空戰、鄂西會戰、常德戰役、血戰崑崙關、血戰緬甸、反攻滇西、獨山戰役等等，躍然

紙上，不僅留下中國魂，也使中華民國軍人對日抗戰中「征衣每帶朔風寒」鳴金殺敵的偉烈，長留於世。

洛杉磯僑社曾於 2013 年 9 月 18 日至 21 日在世界日報四樓展示此抗戰巨卷史詩國畫，並請王康先生專題演講。接觸之下，深覺畫如其名，稱之為浩氣長流實不為過，中華民族的悲愴盡現畫中，借蘇曉康先生一言，構成了所謂「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當然也連接了中國歷史和未來，是一幅干戈裏「盡是丹心報國魂」的最佳寫照。

謹以此短文書念中國當代傑出思想家、學者、歷史學家又虛懷若谷、自我淡薄名利，正直的川人——王康先生！

從古哲人生離亂，
八年胡虜靖烽煙。
長懷正氣憂國心，
夢裡培陵猶未歸。

阮大正敬悼於洛杉磯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30 日

又為斯民哭健兒 ——痛別王康先生

趙亞山（作家）、劉虹（詩人）、康哲（微信講座主持人）、
賀澤紅（微信講座主持人）、鄭兢業（文革史學人）、劉真
（獨立網刊編輯）、叢文萃（電視節目主持人）

剛剛驚悉：王康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離開了愛他敬他追隨他的朋友們！

一位光明磊落的聖者走了！一位聰明絕頂的智者走了！一位襟懷坦蕩的君子走了！一位剛剛洗禮過的基督徒走了！一位罕見的天才人物走了！一位勇敢的自由戰士走了！一位牽掛天下事的布衣學者走了！一位著名的民間思想家走了！一位思想先驅走了！一位撰寫經典的著作家走了！一位出口成章的演說家走了！一位傑出的大詩人走了！一位為聖徒立像、同為聖徒的畫家走了！一位力透紙背的書法家走了！一位藝術巨匠走了！一位「為真理而鬥爭」一生的人走了！一位高潔的大寫的人走了！一位非凡人物走了！

他浩瀚海洋似的碩大頭腦，終於第一次停止了深沉的思索……

棟梁驟折！國寶粉碎！黃鐘啞啞！

盡管我們早有思想準備，仍然忍不住悲傷慟哭！

此時此刻，面向太平洋彼岸那片美麗的新大陸，面向王康先生的長眠之地，我們肅立，我們默哀，我們垂首泣別，我們長歌當哭……

您的深邃思想、您的精辟見解、您的堅韌性格、您的堅強意志，您的堅定立場，您的宏闊視野，您的高遠境界，您的人文情懷，您的橫溢才華、您的淵博學識，您的累累碩果——當今中國思想界罕有匹敵者；您的厚重著作、您的深沉詩歌、您的遒勁書法、您的精美繪畫，您的精彩演講——掃蕩多個領域，幾乎無人比肩。

您有大視野、大胸襟、大格局、大境界！

您當年意氣風發，雄心萬丈。

您在大學期間，就以「不合時宜」的思想、特立獨行的個性，嶄露卓爾不群之頭角！您以獨具風采、過人才華，成為西南最高師範學府自 1957 年以來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掀起了狂飆式的校園公民行動，脫穎而出，初露鋒芒！並因此自絕於中國式經濟仕途、學院翰林之外。更不屑和恥於作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家丁打手，或作圈養的御用犬馬，或作沆瀣一氣、搖尾乞憐的哈巴狗！

我們從來不缺乏享受津貼錢的「文人」，而極其缺少有「自由精神、獨立人格」的思想家、踐行者！

早在您的《民主的嘗試》力作裡，您就呼喊出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在今天，最有價值的一種事物就是現代民主！民主的種子已經播下，火炬高舉的日子不會太長久！人類文明的接力棒要永久傳遞下去。悲劇應該收場了，美好的事物雖然總是姍姍來遲，但她總會來的，而且總是笑著來的」！

您一身布衣，兩袖清風；
您兩手干淨，靈魂高潔；
您胸中有火，眼裡有光；
您身無分文，心憂天下！
您浩然正氣，博大精深！

您在 1993 年的漂泊途中，出手不凡，完成的《大道》，是 1990 年代唯一究詰中國道路如何走的、鋪展一條民主憲政的陽光通衢道的政論片，曾經引起中國最高層和思想界以及海外媒體的強烈關注；您的《大轟炸》，再現了中國衛國戰爭氣壯山河、可歌可泣、艱苦卓絕的非凡歲月；您在「陽光衛視」上的「子夜漫談《俄羅斯興亡》」，讓我們進一步全面、深入、深刻地認識了具有彌賽亞精神的俄羅斯，以及慘絕人寰、不堪回首的悲慘的歷史真相；您嘔心瀝血組織創作的 1100 米長的史詩般國畫巨卷《浩氣長流》，謳歌了抗戰先烈們的豐功偉績，驚天動地！

您到了「自由女神」的國度，仍然通過演講等，繼續傳播真理的聲音、民主的種子！仍然繪畫，為俄羅斯文化巨人樹碑立傳……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啊！

顛沛流離，不改初心壯志；蹉跎坎坷，堅持人生信念！

您一生就這樣著書立說、演講縱論、制作政論片、繪制國畫……孜孜不倦，辛苦勞累，一次次破天荒，一次次闖禁區，真正做到了「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三年來，在與病魔搏鬥中，您以驚人毅力，頑強地著述、演講。辛苦勞累之余，您見縫插針，又完成了系列畫作，其中的群英薈萃、大氣磅礴的《俄羅斯破曉》，更是穿雲破霧、震撼心魄的大手筆！它無疑給仍被奴役的民族，有著啟示錄般的昭示、警示作用！

「老康秉燭」，通宵達旦。您日日夜夜，象普羅米修斯一樣，高擎現代文明的天火，燭照人心，啟蒙民智，喚醒國人……您的黃鐘大呂般的力作，包括您的凌厲檄文、性靈辭章、華美詩詞，讓人贊嘆不已，洛陽紙貴，惠澤今人，留傳後世——《中國精神元年：抗戰陪都》《我的精神麥加》《科學家的選擇與責任》《戈爾巴喬夫大帝》《劉賓雁與當代中國》《劉賓雁的遺產》《中國的十字架》《溫的軛》《沉思西部》《俄羅斯啟示》《他們的悲劇 我們的宿命》《我們的精神坎陷》《「一錢不值 使我厭惡的東西」》《俄羅斯破曉》……一篇篇文章，一首首詩歌，一幅幅繪畫，橫空出世，離經叛道，驚世駭俗，真知灼見，厚重深邃，宛如巨石擊水，激起五湖四海陣陣波瀾……

王康先生，您大隱隱於市。您經歷了從「中華道統」——「俄羅斯啟示」——「基督救贖」的思想嬗變、質的飛躍！您是飛蛾撲火，是蠟燭照明，是聖徒般的殉道者！您選擇的是一條荊棘之路、坎坷之路、曲折之路，且至死不悔！

多少次，您寧肯化緣慕道者，也不肯向世俗低下高貴的頭顱，而保持真正知識分子的尊嚴，不吃嗟來之食，拒絕「肉食者」的賞賜！正象著名女詩人劉虹寫道的：「他精神氣質上迥別於許多思想界同行的『動』人之處還在於，無論多麼艱窘險峻，其談吐和為人作派，都始終一身貴族氣質——優雅從容，多情悲憫，榮辱不驚，尊嚴執信，身心潔癖，以及，使命擔當！」正象劉虹女士在她的《與王康書》長文裡寫道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國內思想界無非『秦王』——體制內秦暉，民間王康。暫不論其思維能力和語言才華，無出其右者，先談情懷與境界，包括殉道者的赤誠加詩人的純粹——多少浪

得聲名的思想知識界的大腕大伽，其內裡殘缺的正是這種赤誠與純粹」。

您是腳踏實地、又仰望星空的人！

您是難能可貴「知行合一」的人！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臧克家詩《有的人》）。王康先生，您就是這樣一位「情願作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的人，一位「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的人，一位「給人民作牛馬的，人民永遠記住他的人」！一位給芸芸眾生敲響警鐘、挺立船頭指引航向的先知先覺者！您一生寂寞又輝煌，孤獨又悲壯！您節操高潔、品德高尚、人品高貴！您是深邃、悲憫、純潔的人！您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人！您是「立功立德立言」三界成功的人！您可謂出類拔萃！鳳毛麟角！頂天立地！光耀神州！且終將彪炳青史！

您的一生，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國士無雙！

「博聞強記 會通百家 古今中西 恣肆汪洋 浪跡天涯 行者激越 大道浩氣 縱橫高翔」——這是同道史宗偉先生，特意為王康先生精心撰寫的對聯，也是對您的蓋棺論定。

此時此刻，我們懷著虔誠的心，把台灣中央研究院為胡適先生墓碑撰寫的碑文，獻在您的靈前——「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容，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灰，陵谷可以變易，但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聖經·羅馬書》。

是的，黎明即將來臨，旭日即將東升——您，卻走了！您走之前，還堅強地支撐著重病身體，躺在輪椅上，拜謁父母塋墓，償還夙願，緬盡孝心，感天動地！

您離開了這片既酷愛又憂愁的苦難大地！您帶著壯志未酬的遺憾走了！您真的「不帶走一片雲彩」，一無所有，兩手空空——您沒有家庭，沒有金錢，沒有住宅，沒有轎車……但您留下了您的思想、精神、情懷，還有眾多熱愛您的朋友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您這一生，殫精竭慮，上下求索，渡己渡人，已是功德圓滿！

願您的靈魂，在流淌著奶和蜜的迦南美地——永生！

繼承王康先生的遺志，弘揚王康先生的精神，實現王康先生的心願，這是對王康先生最好的緬懷紀念。我們將沿著王康先生認定的大道，砥礪前行！

主啊！萬能的主，神聖的主！我們祈禱受過洗禮、成為基督徒的王康先生，於主懷安眠，在天堂安息！王康先生永遠與上帝同在，與自由同在，與真理同在，與歷史同在！

2020. 5. 28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在王康墓葬禮上的發言

鄭義（流亡作家）

各位朋友好！

在王康的墓碑上，我選擇了一句至高無上的評價：「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這是使徒保羅所言。全文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這是保羅在回顧自己一生時的自我評價。

保羅在人類文明史上是一位太了不起的人物。從成就上講，《聖經·新約》有一半的篇幅是保羅寫的，或者與他相關。保羅把基督教從耶路撒冷傳到小亞細亞、歐洲，由此而發端，最終傳遍世界。從人生經歷來講，被鞭打五次，棍打三次，石頭打一次，船壞三次，遇到過種種危險，最後砍頭殉道。

我在選用保羅這句話時，曾反復問自己：王康可以跟保羅相提並論嗎？我從來不願說過頭的話。王康反抗暴政，死於流亡，但跟保羅的苦難還是無法相比的。在事功上也無法相比，一件一件事情，都未能完成。《浩氣長流》在大陸沒有獲得一次展出機會；晚年耗盡心血的大畫《審判幽靈》也沒完成；接下來又畫了兩幅大畫《俄羅斯的破曉》《波蘭的破曉》還是沒完成。其人博聞強記、文思如湧，卻又堅持述而不作，沒有留下系統的著作。總而言之，有點常人所說的「失敗者」的意思。王康病重後，也意識到自己人生的諸多遺憾，但死亡已經逼近，未完成只能是未完成了。他在休斯敦寫了個遺囑，說「全部文稿、日記、書信、畫作請鄭義、北明處理，最好付之一炬。」當然我們不能這樣做，但那種未完成的遺恨是顯而易見的。那末，王康當得起保羅的這句話嗎？也會有榮耀的冠冕為他存留嗎？

我思之再三，覺得他當得起。因為保羅給我們每個人留下了希望：在這句話末尾，保羅還說：這冠冕「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這句話太重要了，幾乎把偉大的事功成就與卓越的人生經歷一筆勾銷。這公義的榮耀的冠冕將賜給誰呢？只有一個標準，信靠上帝的人，懷抱信仰、希望和愛的人。也就是說，我們在場的人都有盼望。無論我們在世人眼中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是名利雙收者還是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如此看來，王康自然當得起，他無論生無論死，都可以坦然無愧地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我還想講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的墨西哥，第19屆奧運會馬拉松比賽跑了不到一半，一位叫約翰什麼的選手被擠倒在地又被踩傷，肩膀脫臼，要命的是膝蓋受了傷。他沒有放棄，綁扎起傷口堅持跑下去。比賽完了，頒獎儀式也結束了，體育場和沿途的觀眾散了，天也黑了，但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傳來：有一位選手還在路上跑。在比賽結束3小時後，在警車的護送下，這位約翰終於緩緩跑到終點。體育場特地為他打開了所有的燈，迎接這位最後一名。他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我的祖國把我從5000英里外送到這裡，不是讓我開始比賽，而是要我完成比賽。」就是說，結尾比開始重要，過程比勝利重要。這跟保羅的意思是有交匯的。我們中國的傳統也是這樣。在過去，兒女離家遠行，父母送到村口，最後的一句囑咐多半是「好好做人」，很少有說「榮華富貴」的。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請注意，他沒有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贏了。

如果保羅是對的，那麼今天的主流思潮就是錯的。至少從黑格爾、馬克思以來，歷史的目的論、什麼歷史螺旋形上升的進步論全然是錯的。在這種歷史的目的論、進步論看來，個人不過是目的與進步的工具或手段。我們知道，這正是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共產極權主義的來源。在中共的詞典上有一個血腥的詞匯叫「反動」——反歷史潮流而動。誰被認定為「反動派」，下場極為可怕。我越來越懷疑是否存在一個指向未來的具有確定目標的世界歷史。我們可以確信的只有一個歷史，即個人史，即英文「history」——「他的故事」——一個具體的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個人的故事、過去的事。在保羅

看來，就是個人的救贖史，就是個人與道路、真理、生命的關係。這個問題我無法展開，幾句話講不清，就此打住。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點很個人化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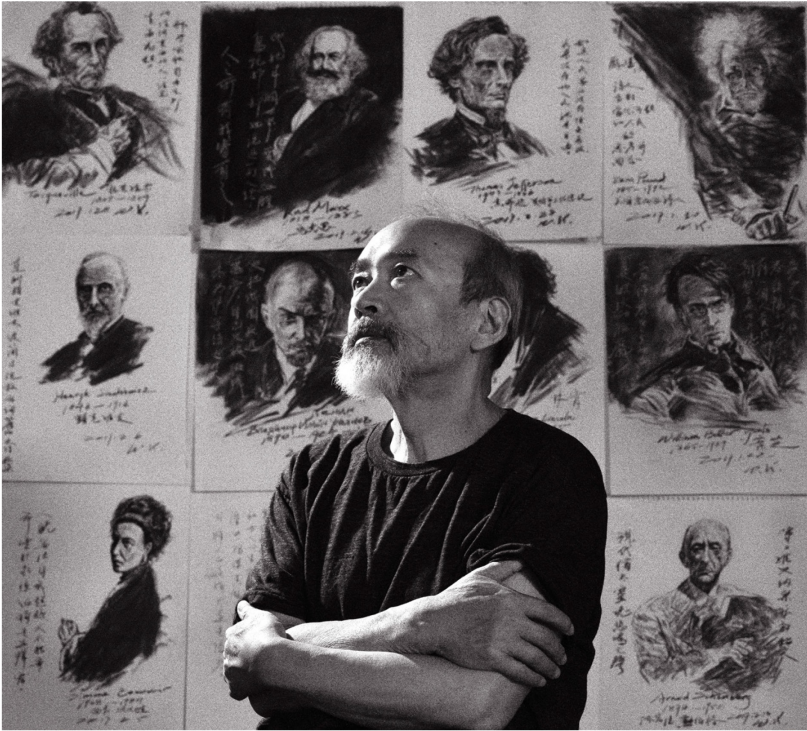
王康停止呼吸後，我們在他身上鋪滿了剛剪來的紅色薔薇花，沒有悲傷，在場的每個人都感受到一種新奇的寧靜的美麗。我忙著做事，不時會回望他一眼，心說一個熟悉而全新的王康回來了。重病之後的種種苦痛、無奈、不堪消失了，代之以安詳與純淨。我想，他已經跑完了當跑的路，可以休息了。對於我們活著的人，他的死帶給我們安慰。因為這樣的死就是永生。

願上帝接收他的靈魂。

願我們大家都可以無愧地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2021年3月13日於弗吉尼亞州石牆墓園

第二輯 紀念評述



王康在美國華盛頓郊外居所「結廬」地下畫室。
攝於2017年7月18日

哲人其萎 王者曰歸 ——王康先生事跡述略

野夫（自由作家）

一

2020年5月27日下午四點半，得到確認消息——王康兄終於走了。

我點燃一支煙，吞吞吐吐，魔怔一般面無表情。我似乎沒有太大的悲傷，又仿佛陪他一起如釋重負。他在這塵世活得太辛苦，又已經在彌留期好些日，前些時整個世界還誤傳過他的死訊。這一次，他是真的撒手塵寰了；我認為我們終有一別，更覺得其實我們，早已完成了訣別之禮。到此刻，物傷其類的哀痛，大抵都徒余默默了。

王康長我十三歲，我們一直叫他老康。其實，六年前的現在，我們已經有過最後一面的握別。那是在華盛頓機場，他和鄭義夫婦驅車前來，送行我和幾個朋友。他和鄭義都是鬚髮雜霜了，我們很稀有的各自擁抱。我對他們說——流放者終將歸來，到那一天，我定會在某個機場，列隊迎接你們。

那一刻，幾個老男人，彼此忽然眼酸泛紅，鄭義兄動容地背身哽咽。我並不知道再見何日，權當縈懷一個信念耳。而心底其實更多絕望——也許重逢無期了。那一年，我所處的世界已呈兇相；我深知此後不僅他們欲歸無計，恐怕還有更多的橫議處士，將不得不乘槎浮海，背井離鄉……

二

那時的鄭義兄已經去國24年，這位1980年代初就已名滿天下的作家，再也未曾踏上故土一尺。而老康，當時還只是合法出境，延

期滯留而已。那幾天的朝夕相處，我們像一群頑童般開心，似乎從未有過這種樂土上的自由燕聚。我們一起自駕去葛底斯堡古戰場憑吊，去阿靈頓烈士墓園致哀，去陳納德將軍墳前獻花……一望無垠的死亡啊，我仿佛在其中看見了未來的我們。

那時的重慶有司，遠觀他在彼岸的各種活躍和訪談，似乎還是想要打斷他的遊興的。他們托他的故交密友帶話——現在回鄉還來得及，大抵還能免罪於當局。當然朋友中，慰留和勸返者皆有，我則是不置一詞。乃因我深信，他這一生，生死殺伐，都是他自行決斷的。事實上還沒有一個人，真能影響他的抉擇。他那奇特的腦容量，足以供他做出對自己的刑判——流亡還是流配——對他都不是一個需要太多困惑糾結的問題。

果然，那一別未久，我因參與甲午祭奠而被邊控和禁書，再也未曾去過彼處。而他，則因不聽有司反復警告，堅持要操辦抗戰勝利七十年《浩氣長流》的畫展，而再也不能回來。辦完這一件大事之後，他仿佛完成了他一生的使命。就像長途跋涉的行者，遙望終點之後的松懈。他的身體開始出現故障，癌細胞悄然攻陷他一直堅挺的軀體。之後是漫長無涯的手術，放化療，直至擴散。在養病的間隙，那些無人分擔的疼痛背後，他獨自開始了地下室的美術創作。

這期間，我們有過一些問候和對話。他對死亡的超然態度，早已不是我要擔心的話題。正如他言，他是不留退路的人。也絕無所謂塵俗的後事，需要向朋儕吩咐。我們都是涸轍之鮒，更無相濡以沫的能力，甚至也沒有時間了。我只能遙望著他一天天老去，直到老進塵埃。

三

一個畫展，何以如此重大，重大到需要動用國器的力量來幹預？乃至於將決定他路斷人孤的暮年。

那我先從巨幅國畫《浩氣長流》講起。老康的一生非常複雜，他生長於重慶的書香世家，對這個城市有著異於常人的深情。他註冊成立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就在沙坪壩一個高層破爛大廈的狹窄蝸居裏。除開幾個同輩志願者之外，幾乎沒有一個員工。大約是2005年

前後，他已經完成了《重慶大轟炸》《抗戰陪都》《盧作孚》《中美西部開發啟示錄》等專題片，還搜集整理出版了五冊《抗戰歌曲集成》。而這些原本應該由政府操辦的事，卻一直是他這夥「老操哥」自費完成的。

他們突發奇想，要用一組巨幅國畫，來還原中國抗戰的真實歷史——這意味著要基本顛覆當局關於這段歷史的虛假敘事。老康原非畫家，但他是重慶文藝界的民間大哥，只有他擔綱，才可能找到人與資金，來完成這一盛舉。果然，他振臂一呼，重慶美術界的國畫名師，無不景從。

他們最初只是想要創作一幅兩米高三百米長的作品，所有的畫家沒有潤筆，自帶幹糧參與。老康要負責整體策劃，命題及分配任務，以及最後審稿，還要租借巨大畫室和籌措宣紙及顏料。這件事有多難呢？簡單說吧——僅僅特制的兩米寬的宣紙，反復修改到定稿，都要幾十噸。

老康幾乎是個一文不名的人，但他的同學故舊及門生，多有一擲千金者。聽說他要做這件大事，許多義人紛紛解囊相助。哪知道他親自帶領的歷史考據小組，挖掘扒梳出來的抗戰人物和故事越來越多，畫幅也只好越來越長了。這意味著，資金的缺口也越來越大，兩三百萬已經無法打住。

某日，一朋友來說，有一位企業家很想跟老康吃一餐飯，然後捐助四十萬。於是擇日坐下，相談甚歡，錢袋子就放在桌邊。企業家大約微醺放言——從現在中國的發展來看，那一年的鎮壓還是很有必要的。老康趕緊打斷，哪知一會那人又放厥詞，但見老康直接掀翻酒桌，怒目裂眶，指著那人鼻子說：拿起你的錢，滾出去。一場好事就這樣不歡而散，連帶中間的朋友都十分難堪。

這就是王康，那正是他真正發愁的時候。我常捫心自問，我能如此決絕嗎？換成我，也許微諷一笑，糾正幾句。看在其人還有向善的意願，收下這筆贊助。但老康是絕不苟且的，尤其在「六月」的話題上，他的孤耿如初，孤憤也是恒久的。

四

2009年之前，這幅巨畫已經基本成型，獲得彼岸連戰主席的親筆題簽——浩氣長流。而且已經有包含陳香梅等在內的各路名流，前來觀瞻和壓印——每一方篆刻印章，都是巨大砂石刻就。最重的兩噸有余，最輕的也得四個大漢抬著，請貴賓跪下扶正蓋上。那時，這幅畫早已接近九百米長，還需購買特定的裝裱機，才能完成竣工。老康邀請多名畫家，費時五年，畫了一千多個人物。他們第一次發掘出抗日陣亡的國軍將領240人，共軍將領2人。可以說，僅憑這個畫作，就足以一目了然地對抗戰史正本清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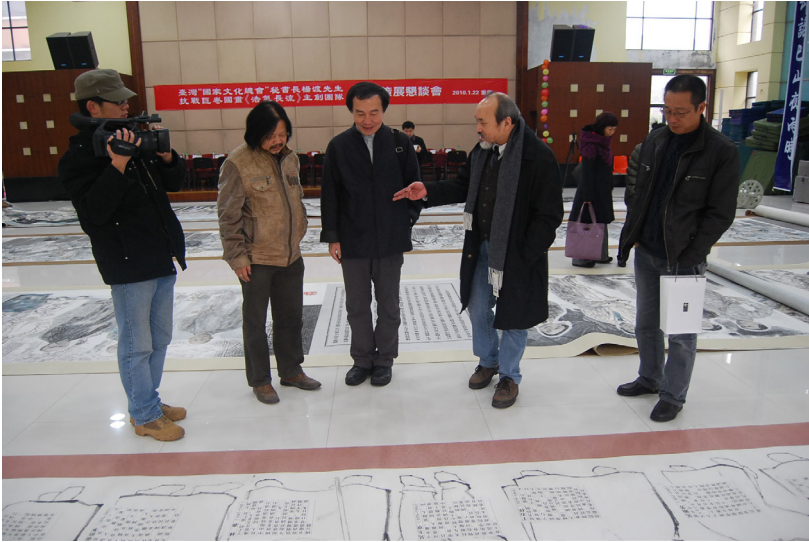
可以想象，這樣的作品還能在中國正式展出嗎？老康是那種一意孤行的人，很少有人真正清楚——他為什麼要搭盡自己的年華血汗和財力人情，來費力不討好地做這件大事。連那些參與的藝術家們，也都不一定明晰這件作品，將來究竟有何作用，誰來收藏。老康對陪都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制作出那些政論片專題片，再創造這一空前絕後的巨畫，難道僅僅是一些家鄉情結嗎？

他對這幅巨畫的題簽，可以窺見他的心跡——「東方西方，人性攸同；中國世界，希望未絕。史魂畫材，一體無間；天道好還，世運可期。本畫向天地立項，待歷史審閱。經冬越春，歷夏入秋。沈潛磨洗，靜繪默制。藝術與良知款通，性靈與汗青遇合。心緒浩茫，動心忍性；勞苦困頓，夙夜匪懈。相忍為國，自我變法；既靠人助，又獲神啟。恒兀兀身形憔悴映長卷，倏忽忽心香慷慨起鴻圖。聊傾赤子寸心，終成史詩國畫，又見浩氣長流。」

我最初也不明白，他何以非要兩手空空地組織這一行為——這更像是一個行為藝術作品。其中的苦澀艱難，詳見韓子渝先生大著《巨畫的誕生》。我見他躊躇滿志而又走投無路，如此巨作若不能展出，則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我給他提議說，可以運到台灣去首展。台灣中華文化總會的秘書長楊渡，是我多年的好友，我想請他玉成此事。老康一聽大喜過望，說這正是他深心所在，最願成就的夢想。

於是我把阿渡伉儷請去了重慶，與老康的團隊全部見面，瞻仰部分畫作。他們也是一見如故，當即談妥，阿渡回去稟報劉兆玄會長和

馬英九總統，爭取 2010 年十月在中山紀念堂首展。老康這邊負責運達，阿渡那邊負責當地的一切布展，以及邀請嘉賓和文宣事宜。阿渡還提出，抗戰史不能沒有台灣內容，從台灣被清朝割讓開始，台灣民間的抗日就不可忽視。老康又再請畫家，日夜加班近半年，急補上幾十米的「碧海青天」台灣抗戰長卷。



本文作者野夫（右）、畫家馬一丹（左二）和王康（右二）陪同楊渡（中）看畫。攝於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五

裝裱完成的畫作，重達十幾噸，兩米多高的卷軸都是幾十個。要想運抵台灣，需要陸運海運的大型貨櫃，這又不是可以走私完成的事情。而且如此涉及兩岸意識形態和歷史觀的作品，沒有當局的正式批准，怎麼可能出關。我問老康如何解決，他說他只能求助於他的那位「神秘朋友」了。

這是一位公開身份乃商人的中年人，來自於北方，在薄熙來時代的重慶，確實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但他為人處世又極為低調，談吐不俗，溫文爾雅。我不便多談他，老康身邊不少朋友，也是熟悉此君的。

他隨薄熙來而出現在山城，就托人要結識老康。一見如故，彼此晤談甚深，他對老康十分服膺。他多次表示，只要老康有困難，沒有他在重慶不能擺平的問題。

薄時代的重慶，老康全部心力傾註於此畫作，對於身邊的唱紅打黑，不是沒有看法，但確實也未公開發聲。他是山城的公知領袖，他的缺席批評，必也有人詬病。他曾經托此君上書，建言休止這種有害運動，而應該重視重慶的陪都歷史文化，重視保護國共二次合作的歷史遺跡等等。但那時的薄，也許正在覬覦大位，哪裏還能俯聽民間清流的微議。

此君確實不負老康，很快幫他拿到了重慶官方的批文，以及呈送國務院台辦的報告。更為離奇的是，他親自帶著老康及其主創人員，直接闖進了台辦主任的辦公室。主任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一行，表示完全支持，給予放行手續。並直接問老康——如果資金不夠，他們可以提供。

事實上，裝裱費運輸費以及整個團隊出席首展的差旅費，老康都還一籌莫展。但是他卻非常堅定地拒絕了該主任的提議——我們屬於純民間的文化藝術交流，我如果收取了官方一文錢，就變成了貴黨的統戰工具，而這正是我們所忌諱的。他義正辭嚴的當面謝絕，也還獲得了該主任的諒解。我每每想到老康的這些氣節，這些凡人實難達到的高度，就忍不住舉手加額。甚至也能理解他很多不拘小節，甚或不近人情的一些毛病。

六

2010年台北市中山紀念堂的首展，應該用極為成功來形容。除開馬英九先生因為顧慮綠營感受而未出席之外，藍營大佬幾乎集體現身。連戰致賀，郝柏村帶領殘存的抗戰將士合唱當年的抗日歌曲，無數老兵在畫前下跪痛哭失聲，拜祭著畫上那些陣亡的老長官。台灣媒體傾巢出動，大陸方面僅只有鳳凰衛視和南周報業派員參加。

客觀上說，雖然這只是一次民間文化交流，但實際所能達成的兩岸民間連心的效果，卻是超出了大陸官方所有的統戰工作的。因為在此前的陳水扁時代，民進黨一直致力於「去中國化」的努力——也就

是讓台灣民眾淡忘與大陸中國的一切關係。事實上，台灣本省人出於對國民黨的歷史怨恨，也盡量不提國軍曾經的抗日勳績。

而這幅巨畫，則讓絡繹不絕的台灣百姓，重新發現了被省略和忽視的血史。這些栩栩如生的畫作，是「血濃於水」這些政治概念，最動情的藝術詮釋。甚至藍營也沒想到，這幅作品對國民黨先輩的歷史定位，遠勝於他們自己的評功擺好。甚至為他們至今立足台灣，給出了合乎道統的歷史依據。

老康為什麼要枉拋心力做這件事？答案漸次浮出水面——他多次跟我談到他的政治理想，就是期以布衣之身，來促成國共的第三次合作，借以重啟 1945 年夭折的重慶談判。他多少有些妄念地期冀，通過民間的牽線搭橋，讓當年的兩黨後人，重返重慶，開辟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新型路徑。他甚至多次通過胡錦濤的一位親戚給胡帶話，如在馬英九時代，與馬府簽訂「胡馬協議」——也即兩岸永久停戰協定。那麼他們兩人必將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自當成為永垂不朽的偉大政治家，也必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手創未來。

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老康，終歸是人微言輕的。胡總只想守成，無意偉大。老康轉而多少有些竊望重慶——那位看上去正野心勃勃的太子，能夠響應他的設計。於是，在連戰邀請他們的私宴上，他請國民黨主席連戰去重慶，連戰則請他向薄某發出訪台邀請。按他的設想，薄以政治局委員和重慶書記之身訪台，至少開辟了兩黨互訪的破冰之旅。而重返重慶談判的廣續歷史之行，也終有一線可能。

老康回國後，將畫展的記錄光碟，以及連戰的邀請，委托那位神秘朋友轉交其老大。然而泥牛入海，消息杳然。薄督是否看到或者思慮及此，皆不可考也。關於統獨問題，兩岸各路精英皆有自己的思考。或有論者認為保持現狀亦佳，我所理解的老康，乃是想借台灣之鑰，重啟此岸民主建國銹蝕之鎖。

七

古人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又何以間焉。也因此，自古以來的民間清流一脈，堅守的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立場。何謂清流？德行高潔負有名望的士大夫是也。這一票人，借滄浪之水，濯纓洗足，

一般來說是要遠離權力場的。但後來，世道每況愈下，潔身遠引不足以救世憫人，於是這些古老節烈的不合作者，又派生出遊俠道和縱橫術兩類人物。而這兩路人物，則是要走狂者生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提著頭顱也要幹預世事的。

那麼老康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為什麼會以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的身份，去如此憂懷天下分合和世道興亡。不從他的過往歷史來分析，實在無法解釋清楚他的思想和行為邏輯，更無從理解他的牛逼或者狂放。

他於1949年出生於重慶，新政在他未及一歲時，便抓捕了他那民國川大畢業的父親。他的母親是著名哲學家唐君毅的親妹妹，外婆更是能詩會畫的大家閨秀。七歲時，他的父親才戴罪歸來；他的少年和青年時光，則如多數書香子弟一樣身懷奇恥大辱。文革爆發時，初中生的他也曾成為第二代紅衛兵——也就是以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孩子為主，成立的革命造反組織。這批年輕人很快被時代拋棄，他被下放到我家鄉邊上的巫山縣務農。

文革後期，他被提前招工回到重慶，飽讀詩書的他因為沒有文憑，成為了一所中學的體育老師。那時的他脾氣暴烈，精力過剩，口若懸河，比文科老師還能縱論天下，贏得了很多學生的愛戴。文革結束後，他和他的學生一起參加高考，他進入了西南師大中文系。

那可以說是中國大學唯一開放的一個時段，他的風骨才華，使之成為該校第一個文學社社長。並在接下來的學生參選地方人大代表風潮中，作為幕後推手，聯絡重慶各高校學生組織，奔走於民運前沿。他的組織能力、演講天賦和個人魅力，當仁不讓地被視為那個時代的學領翹楚。

當然如此優秀的學生，從來都是體制所忌憚的。他不會被留校，亦無意考研，依舊被分配到某個中學，再作馮婦，重執教鞭。從此他自絕於中國式仕途和學院派經生之路，閉門磨劍，述而不作，等待著脫穎而出三計安蜀的機緣。

八

八十年代中葉，左右道路的交鋒日趨激烈。無數懷抱利器的書生

應運出山，紛紛開始要以天下為己任，去策動中國的政改路徑。文革之後的又一次民間申聯活動開始，早已不甘腐儒生涯的老康，留職停薪，應邀只身北上，成為了文壇自由派領袖劉賓雁的助理。

應該說，此前的老康，主要繼承的還是家學淵源。他是文革後的中國，最先接觸和閱讀「新儒家」的學子。他的舅舅唐君毅作為「新儒家」的開山領袖，那時早已蜚聲中外。每出新著，便寄給他先睹為快。唐氏以宏揚孔道為己任，行合於禮，學宗於儒。一生致力打通中西文化哲學的融匯之門，以期重整衰頹的華夏人文，將華族帶入人類文明之林。

傳統儒家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夢想，依舊是新儒家傳承的衣鉢。這一點，在他們舅甥兩代身上，可謂深入骨血的印記。這種「四為主義」承接的是修齊治平的古典情懷和志向，註定要讓代復一代的讀書人，自我賦予並枷上這種憂國憂民的重軛。

老康這種家學和家風，我們只要看他外婆代表他母親幾姊妹，寫給他大舅唐君毅的祝壽詩，即可明白，書香名門根深葉茂的來歷：「一樹五枝，一枝獨秀。花葉紛披，掩映長流。長流伊始，發源亞洲。洲次伊何，五洲之首。我有長兄，同胞足手。浴德仁考，高蹈前修。薰然仁慈，物我無咎。上蒼之德，無聲無臭。平地之德，曰寬曰厚。巍巍五嶽，漠漠五洲。世界大同，責在華胄。溫溫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實宇宙。敬斯良辰，祝兄萬壽。」

當他們家一個垂暮的老太太，還在跟子孫叮嚀「世界大同，責在華胄。溫溫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實宇宙」之時，我們就可以想象，老康青春壯遊，北叩京華時，原已抱有怎樣的狂想異志。後來的他，雖然幾乎放棄了儒門的家傳，但我知道八年前的他，還在撰寫一部《孔子》的長篇專題片，惜乎終究未能完篇問世。

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北京，那正是各種思潮風起雲湧的漩渦中心。與劉賓雁長期相處的老康，很快步入了激進改革的思想前線。他註定不是蓬蒿中人，他的使命感和凌厲思想，都像錐處囊中，早就磨礪以須，必將及鋒而試。果然那一年，他拋出了他的謀國大略——《中國改革憲章》。

九

那是1989年3月底，老康赴合肥中國科技大學，與著名改革派溫元凱先生晤面。他們交流後，由老康兩天內拉出一份初稿，交由溫元凱在4月初，參加北京「改革十年研討會」時宣讀此文。這份史稱《中國改革憲章》，又名《八九憲章》的文件，被譽為中國知識界第二次公車上書。

參與討論者有：溫元凱、萬潤南、嚴家祺、潘維明、曹思源、包遵信等，曾邀下列人士連署簽名：於光遠、於浩成、萬潤南、戈揚、方勵之、王元化、王若水、王若望、貝兆漢、鄧偉志、包遵信、許良英、李慎之、李澤厚、劉賓雁、何家棟、蘇紹智、蘇曉康、厲以寧、嚴家祺、劉再復、何博搏、吳祖光、邵燕祥、張顯揚、張宗厚、金觀濤、欽本立、高爾泰、童大林、黎明、戴晴等。

1989年4月10日，此文以《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基本構想》為題，發表於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立刻名動天下，朝野震驚。那時的中國，真是走到了方生方死的關鍵時刻。久已滯後的政治體制改革，看似呼之欲出。保守的反動派也正在暗中集結，準備與改革力量殊死一搏。不幸的是，五天後，胡耀邦逝世，一場毫無計劃的學生運動開始。接踵而至的殘酷鎮壓，徹底扭曲了中國社會的走向。

在老康之前，雖然也有來自知識界思想界的各種獻策，流傳民間。但是，敢於發起一場中國式的「憲章運動」者，海內尚無一人。他作為牽頭執筆的主犯，勢必被通緝。而那些列名參與者的多數，要麼流亡要麼入獄，要麼從此被批判被打入另冊，至今同樣難以翻身。

兵荒馬亂的歲月，他從北京逃往四川 LS。與老兄弟毛哥一起化裝擺渡時，忽然聽到同船的某單位一人，在那裏和他們一群同事議論——北京開槍好啊，不然這些學生還不把國家搞垮啊。那一刻，老康忽然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只身撲向那人，揪住衣領老拳相向。須知對方乃同一單位的度假者，且他還是需要隱姓埋名的通緝犯。他的瘋狂叱罵和拼命打法，竟然令同船之人無一敢動。要不是毛哥力勸，他將與那人同赴波濤。

山中流離，望門投止，恐怖的歲月看似無涯無期。最後他輾轉回

到重慶，在一個單身師妹的蝸居裏，躲過了漫長的幾年。大約正是在這一段隱身時光裏，他開始埋首系統研究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因為那時，蘇聯的紅色帝國終於瞬間崩潰，俄羅斯又重新恢復國號。俄羅斯的啟示，也許正是未來中國的方向……

十

《八九憲章》這一歷史文獻，現在的人知之甚少。在那十九年之後，曉波兄推出的《零八憲章》，從思路到組織方式，都可謂是前者的一脈相承。曉波兄因此系獄，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最後以身殉志。而老康也因此終身顛沛，孤貧到死；其為中國改革所作的開山擘畫，迄今猶淹沒於歷史風塵之中。

他究竟設計了怎樣的道路，我這裏只能撮要介紹。

他在前言中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又一次徘徊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總體性解決日趨臨近。停滯倒退、誤入歧途還是沖出困境，不僅關係到改革命運，而且關係到 1840 年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啟蒙偉大運動的現代繼承，關係到 1949 年以來代價高昂的共和國歷程的公正總結，也關係到 1917 年以來社會主義實踐的科學反思，關係到二次大戰以來，世界從對抗分裂走向對話合作的基本前景。

他的第一章是：中國改革的歷史啟示與國際參照。首先歷數了四十年來各種失敗和悲劇，指出我國經濟瀕於崩潰邊緣，整個社會融奴隸制殘余、封建主義和法西斯專政於一爐，權力極度異化，億萬人民在憲法和法律意義上的社會主體地位和權益蕩然無存，道德價值空前敗壞，善惡是非徹底顛倒，中國歷史全面倒退。他得出一個偉大而悲壯的結論——中國必須進行第二次革命。

他的第二章是對十年改革的整體評價：認可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但指出最大失誤在於，單純經濟改革的孤軍深入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滯後。這使封建特權和現代經濟相結合的權力經濟結構得以膨脹，不僅吞噬經濟改革的成果，而且釀成嚴重的腐敗現象，敗壞改革，動搖了人民對改革的信心，給舊勢力提供了復辟的機會。

第三章是對目前形勢的基本看法：經濟的長足發展造成社會基

本結構的嚴重失衡。社會面臨人口危機、教育危機、道德危機、逃離意識、腐敗現象、通貨膨脹、社會治安、社會公平等一系列問題。舊體制舊秩序和舊意識形態，正在否定改革。我們沒有激發人民捍衛改革、共度危難的魄力和勇氣，更沒有防止復辟倒退的思想準備和得力措施。

第四章是如何走出改革困境的構想與建議：他指出 中國改革開放的根本目標是，整個社會要全方位達到人類文明在當代的最高水準。一切借口國情特殊，拒斥或曲解現代化的作法，都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必須以世界公認的現代文明準則，來審查和規範我國的改革思路和舉措。

這一章極為詳細地建言：反思歷史，要嚴肅清算斯大林模式與毛澤東個人專制的災難，把歷史真相告訴人民。要增強政治生活一切社會領域的公開性與透明度，在重大決策上實行全民公開與全民公決。要推進民主與憲政，修改憲法，革除集權政治，推行民主政治，實現憲政。必須多黨政治合作與政治多元化，才能提高和改善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和合法性。對於不同政見，應堅決廢棄以政治運動和專政手段，來解決政治分歧與思想派別的惡劣作法。關於執政黨的自身改革，他首次提議要黨理黨務、黨籌黨費、黨正黨風和黨容黨派。

在後面的建構中，他涉獵廣泛的中國問題，指出必須理論重建，突破人權禁區，改善國際形象。必須進行所有制改革，大力發展私營民營經濟。打破精神枷鎖，進一步解放思想。增強社會活力，切實解決教育危機。並明確宣示知識分子的當代使命，就是成為思想啟蒙、價值認同、理論創新、道德重建的群體先驅。

最後，他在結語中宣告：改革，二十世紀末的中國波洶浪湧，正與世界現代化主流風雲際會。我們生逢其時，任重而道遠。除了改革，我們無路可走；除了現代化，我們沒有未來可言。

這篇六千字左右的《憲章》，在 1989 年的春天，可謂石破天驚地為中國的未來揭示了方向。迄今三十年過去，中共所做的些微改革，仍舊沒有超出他當年的思路。而此際社會所存在的全部問題和困境，依舊還是他當年早已敏感並首次撕開的。包含至今公知界的多數話語和話風，還在使用著他當初的概念和詞匯。為什麼說老康是民間思

想家，這一文本的歷史地位，足以證明他的存在。

十一

《八九憲章》是老康儒家救世意識和西方憲政思想的復雜結合，放在此刻的中國再來重讀這一文獻，依舊觸目驚心，依舊毫不過時。那時的他正好四十歲，他的視野和識見，早已超越了他的許多同代人。乃至於讓我們這些後學，至今相對還是汗顏。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那時的他，也算是改良主義的「補天派」。心懷極為良善之目的，還比較看好這個政黨的脫胎換骨。哪知道與虎謀皮，最後自己卻不得不亡命天涯。

二十幾年後，他給當年參與其事同樣流亡的萬潤南兄寫信感嘆——中國沒有按我們的願望演變。89 之後，你們流亡海外，我們則滯留國內，直接目睹一個大有希望的國家，滑向腐化而邪惡的紅色利維坦的可悲歷程。中國還在十字路口，更為世界矚目。我們不是算命先生，但亦知道，無論興衰進退，歷史終有一種去向，中國不能例外。若執意倒行逆施，就是另外一種結局：墮入地獄。如此而已。

即便在最艱危的通緝隱居歲月裏，晝伏夜出且需要易容改裝的老康，依舊在思考中國的道路問題，以及知識分子在極權社會的使命。1991 年 8.19 事變之後，蘇聯這個龐大帝國轟然脆斷。老康看到了他們當年打壓的偉大詩人帕斯捷爾納克，重新開始被本族和世界紀念，看見傑出作家索爾仁尼琴終於流亡歸來……他從這一巨變中，重新獲得了信念的力量。數日之間，一氣呵成了他十幾萬字的著名篇章——《俄羅斯的啟示》。

這種詩體政論文，是老康特別得心應手的一種文體，也可以說在當代中國，他是運用得最好的學者之一。他那一代人，從小深受俄羅斯文學藝術的浸淫，從少年的膜拜到青春的反思，再到八九之後對極權主義的批判——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民族，如此深刻地影響過中國人的現實生活。老康認為，厘清了俄羅斯的問題和道路，不難為中國的未來方向，找到最有價值的啟示。

他在本文中說：20 世紀選擇了帕斯捷爾納克，用以解決詩人與帝國、權力與精神獨立這永恒的俄羅斯矛盾。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

「詩人」一詞，泛指以語言文字創造精神價值的勞動者；「帝國」一詞，指對精神自由採取鎮壓方式的國家。這次世紀性和世界性的詩人聚會，及其對帝國首都的精神入侵，標誌著詩歌意志的歷史性勝利——詩人與帝國、精神獨立與權力的永恆矛盾，第一次由前者來判定關係規則，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詞語來判別善惡是非。

老康從蘇聯的瓦解，從俄羅斯人對本族詩人的重新紀念中發現：一個民族的歷史永遠取決於那個民族對自己處境的正確認識，對自己命運有想象力、有勇氣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和命運最終是民族主觀精神自我顯示的結果。而詩人作為民族意識、記憶和靈魂的最敏慧的觸角，負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惡泛濫、普遍沈淪的時代，詩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擔用藝術拯救世界的天職。

他用索爾仁尼琴《致蘇聯領導人的信》警告統治者們——全部世界歷史證明：建立帝國的人永遠是要遭殃的；大帝國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

老康自我鼓勵地說：詩人從根本上說是人類生命和精神的紐帶，是人類在苦難和困境中如何辨識和尋找希望的候鳥，是見證、回音、安慰和預告的使徒。

老康在幽居避難的自我流放之途中，深刻地研究鄰國的歷史，思索著本國的道路。一個從未去過俄羅斯的人，竟然對他們每個歷史人名，事件和時間，地點和思想的來龍去脈，無不如數家珍。十多年後，他被鳳凰衛視邀請在北大，作《俄羅斯的道路》《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這些精妙的演講時，幾乎所有的觀眾都為他的記憶力和深邃思想所折服。

他和我曾去拜訪百歲老人周有光先生，周老問他，何以對俄羅斯問題情有獨鐘。老康回答——九十年前，我們以俄為師，乃至於走成今天這樣一個如此怪胎的國家。那麼我們現在，何不繼續以俄為師呢？他們在彌賽亞精神的感召下，所能打碎和鄙棄的烏托邦理想，難道不是我們未來的方向嗎？

周老默然點頭，似乎理解了老康的深心所在……

十二

在江氏最初當國的三年裏，中國曾經差點重返文革前的閉關鎖國。連決定其大位的大佬們也看不下去，這才有了1992年的南巡示警。這艘傾危的巨輪才得以撥正一點方向，再次攫取將近三十年的改革紅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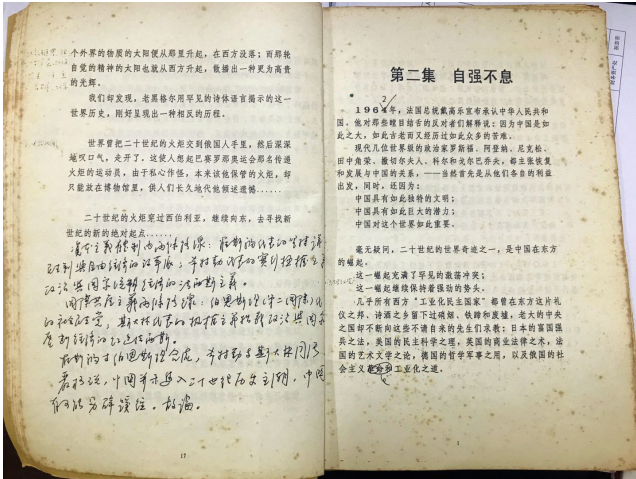
被流行歌曲頌為「那是一個春天」的年份，各地對兩年前的那次大逮捕的行動開始松弛。至於通緝還未歸案的分子，基本不再刻意追究，除非你還在繼續為敵。各省市的宣傳部門，都開始渲染「東方風來滿眼春」的主題，急需大量文宣作品，推進改革開放的步伐。

老康的同學張魯，那時已經是重慶電視台的部門負責人。他找到蟄居的老康，請他低調出山，策劃並撰寫政論片《大道》。老康厚積薄發，洋洋灑灑揮筆立就八集，只能以兒子的名字署名。1993年，五集版《大道》很快完成，在重慶台播出。這是繼《河殤》之後中國最好的政論片，重新喚起人們八九之前的思考。

因為電視台邀請薄一波題名，薄在看過文本之後要求召見作者，老康這才不得不浮出水面。這是他唯一一次進入中南海，四個小時的晤談裏，薄家的三個公子當時還只是旁聽者。而另一位大佬汪道涵，在看過該片之後，也曾專程請老康赴京對話。汪那時是負責兩岸工作的，聽了老康對台海問題的看法，立即邀請他將《大道》被刪除的三集，重新要央視制作為《大統一》播出。

在坊間傳聞裏，汪道涵一直是作為江氏的帝師存在的。他算是識材之人，能於風塵之中辨物色。他對老康的高看，算是能超越體制之藩籬的。後來他聽秘書說，老康還在通緝名單上。他立刻給重慶領導電話，最後總算是在1995年，暫時解除了老康的頭頂之劍。我在老康的書房，也曾見過汪的書法題贈；在那個年代，大抵還能起到一點門神驅邪的作用。

《大道》的化名出爐，確實一定程度改變了老康的環境，為他贏得了他創作的黃金十年。評論界認為該片——氣象恢弘，思想深邃，探討中華民族何去何從，極富歷史縱深與世界格局。堪為冷戰結束後，對中國道路運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至今仍未過時。



王康 1992 年 12 月完成的《大道》打印稿影印圖

也正是在此之後，他帶著身邊的幾個老兄弟，與數家電視台合作。先後拍攝了前述許多著名電視系列專題片，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矚目。老康本人，也才開始重新躍入媒體和公共視野，為知識精英界敬重。

我一直認為，王康是當代康梁一類人物，他的文章我亦譽之為「康梁體」的再傳。可惜他一輩子撰文幾百萬字，卻至今沒有正式出版一部。除開長期打壓的原因之外，也由於他太過熱心社會活動，很難真正沈心下來專注於著書立說。

他的文風和話鋒都非常凌厲，高屋建瓴，大氣磅礴。其文字功夫古雅華麗，勢若怒海，滔滔不絕。各種話題涉獵極廣，揮手立就。直到他六十大壽時，哥們老毛才幫他選編一冊《俄羅斯啟示》，私刻行世，他讓我和余世存、北明弁言於前。算是給這涼薄的人間，留下了一份溫酒的紀念。

十三

老康成為公共人物之後，難免會收到各種會議的邀請。他是那種任何時候都橫來直去的人，堅守自己的思考，絕不迎合主辦方的喜好。哪怕是曾經的好友，組織的關於新儒學——王道政治的研討會。

他作為唐君毅的外甥，人皆以為他會是這種所謂「儒家憲政論」的呼應者。然而他卻大放橫炮，基本否定儒學對現代政治的可能價值，其政治立場已經是西化的自由憲政派。

2011年，是錢學森誕生一百周年的慶典，有關方面饒有興趣地邀請他來北京與會。義憤填膺的老康不僅不給面子，還專門撰寫了一篇長文，發給召集者，狠狠地批判了錢氏的所謂道德學問。

他首先從錢氏的同行——愛因斯坦說起。他說：愛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是他對人類文明事業與世界和平的終身關切。1932年，愛因斯坦致信墨索裏尼政府教育部長羅各，告誡「墨索裏尼先生不要對意大利知識界的優秀人物進行侮辱」。我不知道錢學森先生1955年回國被重用時，正是毛澤東將成百上千無辜中國文人投入監獄的歲月，他是否知道並規勸。

愛因斯坦因為參加過研制原子彈，而終身被責任感所苦惱。我不知道錢學森先生被稱為「中國導彈之父」，作何感想。1957年毛澤東召見錢氏時，他稟報了有關「工程控制論」後，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論「十分淺薄」，請毛指正。很難設想，愛因斯坦會以這樣的自辱之辭向羅斯福表示謙遜。錢對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學的毛澤東作如此卑賤的表態，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國和意大利也不會發生。

毛澤東曾在不同場合聲稱中國不僅不怕、而且歡迎第三次世界大戰，六億中國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錢學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類似主張，我不知道他贊成還是反對。但從其工作和行為看，他絕無反對可能性。在1949年以後，西方一切理論，包括物理學都只能淪為權力的工具，錢學森及其工作，證明此論不虛。

中國舉國之力發展原子彈氫彈同時，四千余萬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死於饑饉。錢學森對此慘劇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獻身於導彈核武器豐功偉業時，錢學森如何平衡他的愛國心。制造幾枚要麼永遠不使用，要麼一旦使用就意味著包括全體中國人在內的人類共同毀滅的核導彈，與幾千萬同胞活活餓死之間，孰重孰輕？

一切把世界作為祖國，把人類命運和全球文明與和平，內化為生命體驗的偉大科學家，是人類共同的驕傲。但對錢學森副主席，我沒有這種感受。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在我很小時

候，他們在報上看到錢學森那篇關於糧食高產的文章時，我父親輕聲說了兩個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們都是某種大人物，高高在上，與毛澤東周恩來有特殊關係而已。我的爺爺奶奶都在大饑荒的 1960 年餓死。後來我知道無數老人婦孺死於那個年頭，那正是錢學森大力施展其科學才幹的時代。我從個人家庭出發，對他不存在任何敬意。

這就是老康的錚錚鐵骨，以及對錢氏一類人物的史官之論。或許有此觀點的也不乏其人，但能如此擲地有聲地公然寫出者，當世罕聞。

十四

2012 年的老康，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當代中國的一場大風波。

2 月 1 號的黃昏，他突然接到了那位「神秘朋友」的電話，要他速去他那裏。他們在小區的花園漫步，此君極為緊張地給老康預言：重慶很快要出天大的事情……他像是來和老康做最後告別的，他把他所知道的薄王沖突，谷開來殺人等所有內幕，完全告訴了老康，要老康在未來見證他的預言。

在此君匆匆揮別後的 2 月 6 號，重慶公安局長逃入成都美領館。重慶醜聞大爆發，一連串顛覆人們想象的汙穢黑暗，被一點點挖掘出來。當然各種謠言謊言和流言，也一時蜂起。一家著名外媒，經人指點前來重慶，找到了老康採訪內幕。老康傾其所知，將整個事件的真實來龍去脈和盤托出，頓時天下駭然。

那時薄還在位，有關方面尚在懵逼狀態。他們只能警告老康，不要再接受外媒訪談。哪知老康一氣之下，直接跑到北京，住在黃哥家裏，每天接受多個外媒錄像錄音。由於他的資訊確非演義，並在之後一一印證，海外一些媒體稱之為「爆料人」。重慶有司在電話警告無效之後，直接派人來北京將他請回了山城。

這件事，當時乃至迄今，仍有很多人，包含老康的一些老友，都不是很理解——他為什麼非要在此刻站出來，披露這些原本與他八不相幹的秘聞。這些甚至涉及奪嫡之爭的宮闈爛汗，一般來說書生都該避席畏聞最好，以免惹禍上身。但是老康卻像身負使命一般「老子到處說」，直至整個事件穿包流膿為止。

我因最早從老康那裏與聞此事，曾經為之擔驚受怕而詰問過他。他對我的解釋是，如果不將內中黑幕公之於眾，則此事按彼黨慣例，亦可能當做「家務」處理。所謂家奴叛主，按家規而不動國法，黨國督撫皆能保住顏面，所有人事皆可暗箱處置。而一旦公之於眾，則不僅主仆追責，更重要的是可以徹底終結那時甚囂塵上的「重慶模式」。

坦率地說，老康當時有些高估了這一事件的歷史作用。他甚至將之比擬為林彪出逃的再版。林彪事件確實給了寡頭以重擊，一定程度上斷送了文革的瘋狂持續，也喚醒了相當多的人。然而王立軍的私奔，雖然置黨國於某種尷尬，可能改變了一點十八大後的人事格局，但絕對未能動搖唱紅打黑的深厚根基。

在胡溫時代落幕的最後一節，薄督在兩會時被拿下。然而，老康所期冀的「重慶模式」的終結卻並未如願以償。溫相在最後一次答記者問時，憂心忡忡意味深長地說——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文革還可能死灰復燃。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切，或者正好算是前總理預言的最好腳註……

十五

十八大之後，老康漸漸看出世道走向的端倪，他決定接受鄭義、北明的邀請，先去美國看看。那是 2013 年，老康還認為當前中國有兩條路的可能性：一個是向民主憲政轉型，一個是向極權帝國轉型。中國似乎完全具備建立一個大帝國的條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工業系統和官僚體系強大，反復被強化的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事實上，中國從來都是大帝國的溫床，從秦到清都是帝國形態。毛澤東政權也是個現代帝國的形態，甚至當代中國帝國形態的基本元素仍然存在。

當新左和戰狼開始流行時，老康很早就嗅出了其中的危險。他說：現在全球化的時代，西方世界包括美國、歐洲、日本，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和危機。這從另一方面刺激中國的領導者們，想要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帝國的心理需求。21 世紀以來，中國公開興起的一種新的國家主義學說，或者叫國家主義利維坦。我非常擔憂，這種新左思潮融入到我們的國家權力機構裏面去了。這使我想起了上個世紀

30年代，徘徊在第三帝國上空的那些理論大師們，那些偏執癡狂的天才們的言論。因為帝國的教訓，尤其是第三帝國的教訓，實在可以作為我們中國的殷鑒。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斯大林主義的蘇聯解體了，蘇聯七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歷史過去了，但是斯大林主義在東方最大的一個變種，第二個軸心時代最邪惡最怪異也最強悍的版本——毛主義遠遠還沒有成為歷史僵屍。「冷戰」甚至「內戰」，從思維到制度，在中國都還有很深的土壤。

關於對兩岸華族內戰的憂思，老康是貫之始終的。他大舅的墳塋還在台北，他對民國的惋惜以及對此岸無底線的提防，都促使他期冀和平統一。這可以說是他書生情懷的大夢，也可以視為是他對儒學大一統的執念。他也許並未深入了解彼島的民心，因此也才有這一局限。他平生念茲在茲的國共重返談判的幽夢，雖有習馬會的新加坡初聚；但歷史最終或將揭示，這一切都是枉拋心力……

但老康對此岸先知般的動向判斷，可謂是洞若觀火的。近年來的帝國夢，死灰復燃於這焦灼的大地上。我們不知道那些狂悖的人民，今夜將被帶向哪裏。不知道老康們曾經如此深愛的文化江山，最終要被怎樣塗炭。老康只能拂袖而去了，在他一直敬重的國土上，老眼淚枯地坐視這無可挽救的淪陷。當年孔夫子曾浩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最後垂老投荒的絕望中，老康也許在這一步上，實現了老宗師的遺夢。

十六

在我看來，老康是那種天生自賦使命的人。他的家學和異秉，使他少年開始就博聞強識，不與人群。他對社會和政治的全部興趣，來自於他切身的痛感。他具備領導者的器質，卻並非革命家的主張。他曾經心心念念謀求的是對惡世的改造，但他的清高傲慢，又驅使他遠離體制，不屑於俯首當朝。

前文所敘他的那些鴻圖謀劃，有書齋型學者目之為癡心妄念，有動機論閑人嘲之為想當國師。其實，這些非議都是低看了老康的志趣。老康不是坐而論道的人，對自己權力和生榮更視為糞土。他內心

深處，是懷揣著莊子所謂的「素王之道」的。何謂素王，郭象註解曰「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用今天的話來說，他是想要做一個馴服君王霸主的人。

他在評價余英時先生時說：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有一種基本的衝突和矛盾，或者一種基本分野，即世俗的專制權力和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衝突。具體而言，即是從秦始皇到毛澤東所代表的世俗專制權力，和孔子到現在一直延續到余英時先生，所代表的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衝突。

他認為余先生是這個精神譜系最新一名托命人。這個譜系無疑是從孔孟老莊開始，其基本使命就是維護這個民族的精神價值，代表這個社會的基本良知。他們就是「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要澄清天下，要明道救世。而事實上，老康這番話，也是一種夫子自道，或者說是自我期許。

他眼中的陳寅恪先生：不是普通的文化遺民，也不是附著強烈政治色素的前朝遺老；而是中國三千年大變局中，最大意外和最深浩劫裏，以身殉道的偉大文化護法者。千載以後，典型猶存。我理解的老康，也正是這樣的狂士，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也。至於身後是非，那就任由歷史評說吧。

我為老康六十壽所撰文，其中亦說道：「王朝如鼎，乃有形之禮器；文化如谷，乃形上之道法。鼎覆則禮失，子曰求諸野，乃因道藏於野。野有遺賢，傳承大道；如燧如薪，燭照長夜。古之巢由夷齊，老莊墨屈，皆負命懷道而不苟合於當世者。若輩或處或奔，髡首跣足於棘野荊谷；日暮途窮而不棄，斧鉞加身而無悔；以一生蕭條而延吾族千秋道脈，誠萬古聖賢耳。」

老康特別心儀的俄羅斯作家別爾嘉耶夫曾說：我名氣非常大，但是只有一個國家不了解我，那就是我的祖國——俄國。

老康說：這位俄國二十世紀的赫爾岑，雖然熾烈地愛俄國，但他絕不能接受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更不能接受俄羅斯共產極權主義和帝國意識。他認為他自己和俄羅斯的唯一出路，就是渴望真理。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把自己的事業「奠基於自由之上」，用愛對抗恨，以自由對抗暴政。

老康談到的這些人物，無一不是對他自己心志的表達。他在給拙著一書的序言中強調：「中國不是沒有追求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從而為天下最大生命—文明共同體，保留一線生機的志士仁人。在通往歷史破曉時分的漫長路途上，劉賓雁、方勵之、李慎之、顧準、何家棟們，以及來自民國時代的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們，都竭盡心力於中國精神的再造重建。」

當此頹世，精神重建，是信念也是狂念。若吾土吾族，連最後一代狂士也不能容留；只剩下鄉願犬儒，那它也真是亡有余辜了。

十七

我與老康相交甚晚，然亦相知甚深。他筆下我們的不期而遇是這樣：「那是一個黯淡蕭索的秋夜。如同赫爾岑當年在彼得堡沙龍打量恰達耶夫一樣，我也在北京著名的黃門宴上發現了野夫。」

他說我在精英雲集的京城顯得與眾不同，像一個憂郁的感嘆號。——這個比喻讓我啞然失笑。他接著寫我：「他時常把激情深藏於冷峻面孔之下，像天空收斂在黑夜後面，接著敘述只有他才能敘述的故事，然後再度沈默。他那面無表情的臉龐，直射過來的目光，他那略帶嘲諷的憂郁神情，使所有在場者都在心裏告訴自己，這就是野夫，可以調侃不可冒犯的男子漢。野夫蜷偎冷牆憑欄鐵窗之際，我也望門投止於亡途。那場輻輳九洲並波及寰球的風雨，一代人的命運為之改觀；我和野夫與有榮焉。……野夫絕非輕狂之士，他的性格偏於沈郁孤高，人生意趣趨於逍遙隱逸和詩性。」

作為真正的男人，都是私心渴慕真正的知己的。他對我的評點，既有同病相憐，也有惺惺相惜。杯酒訂交之後，我們很快莫逆於心。我曾經兩個大年初一和他共度，在他那逼仄的書房兼公司，他破衣爛衫端著被狗咬傷的一只手，給我親烹酒菜。我們幾乎是無話不說的，對於歷史與時局，對於公共人物和事件，他浩如煙海的知識量，讓我頓覺雲泥之隔。

他是大都會的書香子，我是鄉野間的紈袴兒。雖有同年入科之舊，但歲齒上則差一輪。我視之亦師亦友，他對我則是寄望甚多。他是那種百科全書派的民間學人，學問之外，美術音樂書法影像的修

為，也是不同凡響。他為鄭義兄《金棕櫚》一文所制作的影像音樂史詩，每次放映，那真是滿座重聞皆掩泣。

他的生活簡單之極，簞食瓢飲，蓬首囚面。但做事之時，卻又極為講究儀式感。論語所說的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他是一直守著這樣的古風的。他之所以在很多大事上實操實幹，乃因他一直樂觀勇毅。

他堅信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他提示我：布哈林曾指出，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任何個人、政黨、民族、國家，都必須經受世界法庭的審判。野夫，在你通向中國歷史破曉的大荒之途上，砂礫要變成金玉，鐵蒺藜會綻放成鮮花。腐惡不堪的大地，必將出落成一個萬象更新的世界……



野夫（右）、王康合影。攝於2012年10月王康抗戰陪都重慶文化公司辦公室。

十八

站在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王康是當代民間思想界不可或缺的主將之一。但放在世俗生活中來評價，借用迅翁的話說，他當然是——有缺點的戰士。我不是那種為逝者諱的朋友，秉著友直友諒的古訓，我願藉此悼祭的機會，前來求全責備於他的亡魂。

我過去在寫他的一篇文章中說他「身負奇氣，天然耿介；面帶霸相，近乎猙獰。首如飛蓬，不掩鷹目之犀利；須似秋茅，凸顯鐵齒之

辛辣。擬古則虬髯公復出，譬外則布哈林再世。曾文正公論相云——少年兩道眉，臨老一副須。康公兩者占盡，確確乎須眉大丈夫也。」

何謂大丈夫？《孟子·文公下》云：「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亞聖制定的這三項標準，自古對士夫學子來說，都是知易行難的大節。老康一生與富貴無緣，單說貧賤不移武不屈，他可謂遠勝於大多數人。

但凡要做大丈夫的人，內則愧不能挈婦將雛，外則必不會盡如人意。古人有聯曰「君子利人利己，大丈夫多友多敵」。至少後一句，可算是老康平生寫照。他是那種不怕得罪敵人，有時也不吝於開罪朋友的人。特立孤憤，白眼率直，放在書中說是美德；放在生活中看，不免會覺得有違人情。我知道有不少對他傾力相助的義人，事後亦難涵容他的瑕疵。最為遺憾者，一些多年追隨他的兄弟，竟不乏從此陌路者。

準確地說，他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一個領軍人物，但他確實沒做好一個江湖大哥。真正的大老，是要更能體諒兄弟們的艱難，更要兌現與子同袍的然諾。老康心性孤傲，脾氣暴烈，對多年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多少是有些簡慢的。不少跟他指東打西的老哥們，都因為他的一些個性而受傷疏遠，我對此深為惋惜。

我見過多次，他一言不合就拍案相向，弄得舉座不安。有時若非我按住，幾乎要流血五步。難免有同陣營輩嘲之：子若當道，專橫必不亞於彼黨。老康息怒反省後，他亦是知錯之人。他會私信或當眾道歉，相逢一笑，各釋老懷。

他給一位老友寫信自審「我們身上何嘗不是帶著很多共產黨文化。在我看來，李慎之確有豪傑和聖賢氣，知識界罕見。劉賓雁也有，更憨厚更天真，類俄國‘聖愚’型。……我們都難逃客觀世界，留點自我不易。都是政治動物，重慶不能比（北京）；但也有不少性情人物，山川河流則北京不能比（重慶）。」

老康骨子裏是一個詩性的士子，豪雄的袍哥。才情和霸氣融於一體，使他無法不魅力洋溢。郁達夫寫的「生怕情多累美人」，借以嘆息我輩，原是一樣的惆悵和愧怍。愛老康的好女子很多，他一介孤貧

之士，贏得世間如許的無怨無悔。只能說是鐘情者正在吾輩，知己人或多紅顏。應該來說，老康骨子裏是一個浪漫深情的人。多少男女最後都還念叨他的好，便也能原諒他的負心或粗疏。

人生在世，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很多時候，兄弟和愛侶多是拿來辜負的。許多人慣將公德私德、公義私誼混而論人，似乎要修到閱盡滄桑，才懂得對歷史對人物，都要學會體諒。老康最後的時光裏，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卻從未缺少一群朋友。曾經失和的兄弟聯名問候，海內外無數人為之傷悼。作為一個男人這樣走完自己的古稀一生，幸或不幸，唯有遠在天國的老康自己知道。

十九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時，這邊的核心要大閱兵，要對世人再次宣稱，是彼黨領導了那一場艱苦卓絕的戰爭。老康在美國，邀請了許多碩果僅存的援華老兵，也要在華盛頓隆重展出《浩氣長流》的復制品。這是對真實歷史解釋權的公然對抗，是千秋史官精神的喋血堅守。如此添堵的事，這邊的有司當然不許。他們托人致電老康，堅決要求取消，否則就再別想重歸故裏了。

老康從小受的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教育，他認定的真理和道路，生死尚且不顧，況乎去國懷鄉之虞。於是，他照常舉辦，從此也就真的一去不歸了。

他最後幾年的異國索居，我是略知其千古艱難的。他遠觀著他真正愛惜的故國，每天上演的各種可恥鬧劇，無法不憂心如焚肝腸寸斷。他給朋友寫信說：「從秦始皇到毛澤東，一以貫之兩千多年不易不移的亞細亞專制傳統，仍然具有深厚的血統和法統基礎。中國轉向一個前所未有的紅色黃種人羅馬帝國的前景，一個前所未有的東方巨型國家利維坦，正在成為 21 世紀的世界性可能。自由與專制在中國的較量，還停留在歐洲中世紀和俄國十九世紀初的歷史水準。」

他甚至也不理解「中國本來完全可能走上真正中國式亞洲式的憲政之路。問題在於，1989 到 1991 年兩三年間，蘇聯解體，柏林墻坍塌、冷戰終結，為何同為斯大林模式的中國，不僅沒有順乎世界潮流而動，其專制制度反而起死回生？到 2009 年竟然重新祭起‘毛澤

東思想萬歲’的旗幟，蘇聯帝國在現代中國又借屍還魂了。這恐怕是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回避的最大歷史叩問。」

他最後還想指出：「無數教訓表明，任何外來文明，即使對中國充滿善意，其價值確實為中國所亟需，也應該適合於中國人的道德生命與歷史願望。我最擔心的是，俄國專制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大斯拉夫主義重新結盟，並借助中國二十年間聚斂的世界性紅利，重建歐亞共產極權主義，這將是特別令人不寒而栗的噩夢。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建立的金帳汗帝國，曾在近兩個半世紀間大大強化了俄羅斯專制主義。斯大林主義就深深地帶有韃靼軍事專制主義的烙印，這一沉重歷史遺產，在 20 世紀可悲而分外詭異地回饋給中國。‘走俄國人的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魂靈。」

他在重病中，非常冷靜明晰地望見恐懼的未來——全球化普世倫理和國家制度乃至文明交流遠未形成之際，世界重新陷入又一輪意識形態冷戰的現實危險性已然浮出。中國正在顯示並推銷的模式、道路、旗幟，以巨大財富為後盾，一旦投合俄國專制傳統和大俄羅斯主義的歷史需求，甚至將十月革命的遺產重新奉送給其發源地，地球上最大的軸心同盟就會以某種形態出現於世。

這些先知般的預言，我們當然誰也不願成真。但是對照今日之世界，正在一步一步滑向的深淵，許多人都絕望地感到束手無策，只能分擔其最後的惡果。

二十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老康並非真正「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的人，他當然對故國是愛恨倍增的。他說流亡者為鄉愁折磨，少數人認他鄉為故土。個別好漢則把整個現實世界看成廢墟，寧與亡靈為伍。

那一年我和幾個朋友去看他，同時也見到心儀已久的鄭義、孔捷生、陳奎德幾位流亡多年的老哥。這些早在八十年代就揚名立萬的人，獨守著他鄉的清貧和志節，依舊義不食周粟。鄭義兄去山邊采回大把的蕨菜——這就是古詩中的薇啊，用自制的臘肉為我們煎炒。老康在一邊背誦詩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

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後來他給我寫信說「還有比這更優美的《詩經》教學嗎？不流亡者，打死也做不出這道菜來。那是我唯一一次赴美，他們帶著我們去了很多紀念地。老康後來給我寫了一首長詩，其中一些詩句是這樣哀傷而樂觀：

通體潔白的賓夕法尼亞紀念碑，勝利女神，
這是極樂與深悲的青銅，誰為你熱淚長流？
上帝選民，猶太人，你的迦南在何處？
應許永難實現，20世紀的回答是奧斯威辛！
無言的屈辱，我們的劫難沒有對稱，它們沒有姓名。
把金棕櫚獻給自由，我們今天都是你的一員。
自由女神舉起火炬宣告：自由高於一切！
於是我們以自由的名義自由行動。
分手的時刻到了，我們堅持自由的流亡，
你們繼續不流亡的自由，直到自由君臨，如春風凱旋……

但是只有我知道，當日英雄漸白頭，剩下的只是逐一的送別了。而我近年來更深的絕望是——此族不值得獲救，深罪奇恥，也永難救贖。老康在最後一刻，選擇了受洗，帶著儒學與基督的共榮大同之夢，還想為吾土推開一扇窗戶。我願他結束塵世的磨難，最終在神懷獲得安寧。

而我輩，還將在他預告的災年裏，繼續無望地掙紮於泥途。我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重洋遠隔，我無能送他最後一程。這篇兩萬字的祭文，借以解釋世間對他的一些誤會，以全我和他苦海共渡的道義。當一切都歸於塵土之後，我唯相信，這世上還有關於我輩的耳語，會一直在民間隱約傳說……

王康兄歸天 20 日，2020 年 6 月 17 日於清邁

王康：痛苦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表

余世存（獨立學人）

王康，文化學者、民間著名思想家。他對中美關係、台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台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一、王康是說不盡的

2001年5月，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公告了首屆當代漢語貢獻獎，王康是首屆得主之一。學術委員會公布的授獎辭是：王康先生懷抱理想主義，他以布衣之身憂國憂民，對於俄羅斯民族的啟示，對於中國的統一前景的展望，在小範圍內流傳，影響了年輕一代學人。近來寫作的「詠而歸」，借用我們詩國的聖者杜甫先生的贊辭「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樣光耀日月的作品，「千載以下，猶令人嘆息」，在那裏，有著對於我們文明中道德文章的擔當。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認為，王康先生直面漢語的人權經驗，豐富了當代漢語的表達空間。

儘管首屆當代漢語貢獻獎的授獎辭較之後來顯得簡單，但對王康的頒獎仍透露了足夠多的內容：王康是一個小眾範圍內的漢語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響周圍，成全自身，進而推動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個關懷悠遠的中國布衣，他的存在直接漢語的歷史、世界的當下經驗，並有著極為人性的願景。在王康那裏，連接了漢語世界的歷史和未來。

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積極健康的一面而言，王康是傳統文化在當代的人格象征。

二、兩眼清明，靈魂高潔

傳統文化在轉型的當代中國已被割裂。對大多數生長在大陸中國的同胞來說，他們身受這種割裂而不自知，他們站在生存和一種叫做真理的碎片上，彼此對立、割傷、侮辱或損害。少數先知般的聖賢，幾乎是無望地守望著道為天下裂的漢語世界。

1949年，經過四年內戰，兄弟般合作兩次、共存了28年之久的國共兩黨強弱易勢，並修改了自處並共處的依存法則：國民黨訓政的國民政府成為弱者，弱者幾無葬身之地，最後棲身於海島，強者則統一了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統中國文化信仰的陰陽生成之道、傳統中國王朝奉行的忠奸名實對立統一之平衡、傳統中國人遵從的因果邏輯，在國共兩黨爭霸的過程中，喪失殆盡。轉型年代的中國人信奉了一個黨、一個領袖、一種強勢的順勢勢利思維。

1949年，王康出生於重慶。王父曾在四川大學物理學讀書，因愛情轉入化學系，天性超脫，習自然科學，對中國式的政治了無興趣，畢業後做了一個小職員。國共易勢之後，前政權的小職員也成為另類。1950年，王康的父親被捕入獄，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讀書時跟蹤某地下黨員同學，1957年出獄。1982年，父親在灘子口木材加工廠「退休」後，其工齡僅有四年，問題也得以「改正」。其檔案中歷史反革命罪狀竟無任何證據。所屬單位政工人員說，可能是弄錯了。王康後來回憶說他父親在臨終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斷斷續續地說，人是最不好的動物，最不好的動物也比人好。吸了兩口水，艱難地咽下，又說生為一個中國人，實在太慘了。余無所思，但求早死，這是他最後的念頭。」

王康的母親研習化學，新中國成立後，她註定只能做一個普通的中學化學教師，「像所有中國女性一樣，作為女兒、妹妹、姐姐、妻子、母親、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媽、舅媽、兒媳、弟媳、岳母……，母親在中國發明的所有加諸女性的角色中，都拼命地盡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有著極好國學修養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寫下了一百多萬字的日記，當她的兄長、中共元帥陳毅的同窗唐君毅拒不回大

陸，最後在香港去世時，她為早已名聞中外的大哲學家兄長寫下了感人的短詩：

悼 兄

- 一、一樹五枝，頂枝摧折，四枝徬徨，何所仰息。
-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為芻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奪走。
- 三、昔日夢裏驚，醒來暗慶幸。今日夢裏驚，醒來淚濕衾。
- 四、落月滿屋梁，音容何處尋，追思成往事，不覺淚縱橫。

這樣的家庭給予了王康足夠的屈辱和悲情。以至於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後謝世之後，王康感慨說：性靈中國、悲情中國、道義中國正在解體，中國老一代知識人正在徹底離開。對這個時代，他們兩手幹淨，兩眼清明，靈魂高潔。他們是這個「大時代」最無辜的苦難承受人，罪惡見證人。他們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與這最荒唐的人生訣別時，後來人能體驗其中滋味於萬一嗎？

這樣的家庭也給予了王康足夠的靈性、道義和才思。大舅唐君毅去世後，王康開始接觸港台「新儒家」。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他在西師組建了一個哲學小組。小組雖然沒有堅持下去，但王康個人已經深信不疑，他們正在上天註目之中，秉承天意，踐行天意：1949年以來的中國，是近代以來中、外若干歷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結果，並非中國常態，更非中國終極形態；中國必將再次回到它的傳統和大道去尋找存在的連續性和動源，只有將中國現代的空前變局與曠古浩劫置於東、西方歷史與文化的正面遇合，見證之，轉化之，升華之，接通中國的來路與去向，中國的演變才將擁有偉大的前程，所謂「物極必返」、「否極泰來」是也。五分之一人類的生存與安頓，造化的有情無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備於此。他後來跟西師的才子們組建了「普通人文學社」，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陸文化啟蒙運動中，啟蒙的參與者四五一代，既是受益者，又是自我教養者。王康算得上西南地區啟蒙和自我啟蒙的一個中心。王康為文學社寫的宗旨是：

人性是檢驗一切的價值標準，社會民主是實現人性的重要保證。我們的文學要高舉人性和民主的旗幟。人道的原則是聯系歷史和現實、心靈和社會的串珠，是現代化進程的精髓，也是我們文學的神聖原則。文學不應當僅僅是生活現象和社會意識簡單的摹擬，更不應當是政治教條和權力意志生硬的傳聲。文學應當永遠自覺承擔描寫人民心聲的責任，摒棄一切虛飾、消沈和放任的自我發泄；成為現實生活冷靜而熱情的見證者，成為人類心靈、人類情感、人類痛苦，人類友愛的忠實記錄者和歌頌者；成為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勇敢衛士，成為人類美好理想堅韌的開拓者。

這樣的王康當然是被關注的對象，畢業後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學教體育。理想、才華、詩書滿腹的王康不滿於做一個體育老師，他的目光盯上了當時中國啟蒙的先驅者們，他在假期自費到北京做了《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先生的助手，他在當時中國一流的先驅、聖賢們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雖然一開始他就遠離了「第二種忠誠」，無論他的行藏如何，他只是忠誠於人性、歷史和中國文化。



1986年劉賓雁(右)夫婦到訪重慶與當地青年作家會面，王康座陪。這是王康(左)與劉賓雁當時的合影。

這個年輕人在運動不斷的大陸中國當然只有顛沛流離的命運。他離開了體制，在大陸流亡，顛沛於是，造次於是。但他沒有忘記他的夢想，「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為了夢想，他做過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齡人一樣去學習做局、講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只是他的夢。他實在生就了思想家的頭腦，卻沒有半點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濟，他的公司員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筆。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卻舍不得開除員工，員工們在公司裏有心無力，無所事事。王康不開除員工，就只有拼命給人寫稿子掙錢來給員工發薪水。這樣的情況以至於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後的結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還在，只是他一人和三四員工撐著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計中養育了生命的元氣，一種充塞天地歷史之間的浩然之氣。

三、鄉願犬儒的年代裏自由的人格

蔡元培說：「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說，王康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王康跟陳獨秀屬於同一個家族，這個神聖家族有著至大至剛之氣，其個體生命的存在一直處於不止息的燃燒之中。這種燃燒既源於天命，近於神性，又來自於人格的自我期許，基於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這種極富於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放蕩人格在歷史上一再被祛魅，又一再為歷史和後來所紀念。它最終被納入中國文化，成為我們文化中極具悲劇性的美。因為它一再被一種世俗力量、樂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毀滅。這種自由人格很少能夠得到寬松的生存環境，它一再被打壓毀滅的命運使得人性之美成為東土子民最罕見最神秘的要素。由精神、氣魄等為元素的自由人格跟欲望、理性為元素的依附人格因此成為中國文化對立而不能統一的兩極，搖蕩著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這種神秘或現實之謎為高爾泰洞明，他說：美是自由的象征。

事實上，中國文化早就承認二元對立統一的造化參贊之道。王國維在研究後確認，中國歷史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因為當時的殷周

革代，使得初民思維從順天應人的自我中心主義，第一次接受了異質人群及其生活模式的存在事實，並將其銘記下來。九州從天邑商到西周鎬京，到東方夷，東西之別成為重要的生存背景。春秋戰國，齊秦之別、晉楚之分、華夷之辯也成為各國諸侯貴族和士大夫們承認的現實。孔子說過，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秦漢以後，陰陽、王道霸道、大同小康、儒術刑名、政統道統等等是人們不得不面對的現象。

我們先人的生存在漫長的沿革中也有了族類的特征。《漢書·地理誌》記秦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巴蜀民食稻魚，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偏陋。周人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意為商賈，不好仁宦。燕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吳民好用劍，輕死易發。鄭土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其俗淫。等等，即使經過書同文、車同軌的大統一，也仍沿襲下來。由山水地貌地理等因素影響的生存格局經過歷史的強化，再難被消滅。晉室衣冠南渡，與北方胡華政權南北分治，數百年間，南文北學一時各放異彩，牢牢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南北差異。當時人即看到了南北之間的和而不同。《世說新語·文學》云：「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看書如牖中窺日。’」《北史·儒林列傳》云：「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唐初的大政治家魏徵則在《隋書·文學傳序》中說：「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

千年以後，在崇尚個性解放的時代，劉師培認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魯迅則說：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

但厚重之弊在愚，機靈之弊在狡，從相貌上看，北人長南相或南人長北相者為佳。王國維對南人和北人的評價是：「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熱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實行。」幽默的林語堂寫道：「北方的中國人，習慣於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喜歡吃大蔥，愛開玩笑。他們是自然之子。從各方面來講更像蒙古人，與上海浙江一帶人相比則更為保守，他們沒有失掉自己種族的活力。他們致使中國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據王國。他們也為描寫中國戰爭與冒險的小說提供了人物素材。在東南邊疆，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習慣於安逸，勤於修養，老於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喜愛詩歌，喜歡舒適。他們是圓滑但發育不全的男人，苗條但神經衰弱的女人。他們喝燕窩湯，吃蓮子。他們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戰場上的膽小鬼，隨時準備在伸出的拳頭落在自己頭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他們是晉代末年帶著自己的書籍和畫卷渡江南下的有教養的中國大家族的後代。那時，中國北方被野蠻部落所侵犯。」

但是，由上層精英主導的中國文化沒能厘清有教無類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類的猜想裏強化了獨裁專橫，無論政統還是道統都讓道於正統，夷夏變異、漢賊不兩立的正統意識，體制生存或正統中心主義因此成為超乎生命存在之上的絕對命令。二元多元之間的對立依存很少得到倫理共識和制度化的保證，反之，其此消彼長之勢是中國文化認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過於文化心智中喪失了平等意識，對他者不是承認其自性，而是征用、管制、毀滅，並給自己美化、雄起化、神聖化。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得出痛苦的結論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後來的錢鐘書和費孝通在漫長的治學生涯裏獲得了文化自覺，錢鐘書承認：「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費孝通則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只是這種文化自覺只有少數人領略，歷史進程中的事實更多地表現為文化的不自覺。

這種近於偏執的心理到了唐宋帝國之際就顯得捉襟見肘了。唐以西北地帶的「關隴集團」為核心開國，二三世之後即出現了「南朝化」傾向，統一的帝國即以強力毀掉了文化的多樣性，經學統一於南

學，雖北人亦習南學，「江左余風」一時稱盛。到宋代，面對民間佛道的高揚，士大夫階層以理學強行收編佛道，以「存天理滅人欲」來約束百姓。從此，在世俗欲望理性之上，我華夏文化一步步走向衰亡。天下黎民百姓士子或為鄉願，或為犬儒。民眾的多元崇信因此成為文化的暗流，民眾的生存歧異因此不上制度文化的大雅之堂。久而久之，傳統文化滋養的青春少年失去了人性的頭腦，他們像一個生來被拋入形格勢禁般的江湖宗派裏的俠客，為劍宗氣宗的正統之爭奉獻了熱血和無知的一生。他們站在人性的碎片上，或以物質挑戰精神，或以神秘蔑視日常，或以欲望解構人格，或以性靈損害理性。最為經常的，是以世俗的欲望或實踐理性遮蔽了人性的自由。

當李贄喊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者也」時，他實際上是在死氣沈沈的大明季世要求人性的至上權利，在老氣橫秋的城市中回歸生命的源頭；當龔自珍喊出「亦狂亦俠亦溫文」時，他實際上是在為老大的中國文化送行，而勸天公重新抖擻；當高爾泰喊出「美是自由的象征」時，他實際上是在依附深重的大陸中國撕破生存的真相。

中國的現代轉型，是一個祛魅的矛盾因而艱難的過程。它需要英雄、聖賢、先知們的自由人格，它需要美育引領走向世俗，一元專制的力量又會借世俗來打壓神性和人性的自由，來扼殺人性之美；專制生



2007年初夏，王康（右二）陪同到訪的本文作者、中國獨立學人余存參觀陳獨秀故居。攝於2007年6月22日。

活的「三幫分子」（幫忙幫閑幫兇）則會不斷地跟風，不斷地論證維護現實的合理性，不斷地論證今天的進步和明天的美好。德性和道學、學問突顯思想淡出、學人治人與專家治國、技術知識分子人文知識分子的朝野布局、人文精神與世俗理性、主義與問題、宏大敘事與微觀關懷，等等，都曾為三幫分子們追隨，他們在不同時期與時俱進地追隨並論證一元的正當性，最終毀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處依存的效用，他們最終打壓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

由此導致的精神危機在社會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眾患上「冷漠癥」。全社會對自由獨立人格的避而遠之、視而不見和冷漠，使得民族最優秀的個體總是得不到回應、聲援，得不到展開的可能。時過境遷，犬儒者們又會百倍熱情地給予前賢以懷念。現實對龔自珍、陳獨秀、高爾泰們的態度即是如此，儘管歷史已經還給了龔自珍、陳獨秀、高爾泰們以無上的榮譽。

王康即是鄉願犬儒的年代裏又一個自由的人格。

四、獨立特行 最有味道的人

歷史給予王康成全大命的機遇幸又不幸。

不幸的是，歷史沒有給予他上述歷史人物那樣的因緣際會，沒有提供給他施展的舞台。歷史只是給予了他和他的同學、朋友、同齡人們自我教養的可能。幸運的是，社會給予他的生存的縫隙，使得他能夠自我成全，並影響周圍。社會同樣冷漠地對待王康，這種冷漠跟經濟決定論的號召，跟悶聲發財、一夜暴富、沒事偷著樂的「幸福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參照，反證出社會之惡。英國人蕭伯納認定：「對同胞最大之惡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無人性的本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猶太作家威塞爾說：「對我而言，冷漠是惡的集中體現。」他還說：「愛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醜，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異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亞辛斯基的箴言是：「不要恐懼你的敵人，他們頂多殺死你；不要恐懼你的朋友，他們頂多出賣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只有在他們不作聲的默許下，這個世界才會有殺戮和背叛。」

東方的思想也說：「一人成佛，千佛相扶。」但我國社會最經常的現象是：孤立無援；一人欲立，千人推倒。王康經歷了這種社會冷漠，他在沙漠中奔走又在幽閉中獨處，他盡最大的努力向自己認定的人性、人道、人情和中國文化致意。他不假借任何外在的力量，在他那裏沒有權宜，如我國社會流行的「先富起來再說」、「先下海，再上岸」、「安身立命」、「成家立業」；對王康來說，他從來不會想到先安身再立命，先成家再立業，先做學問再談思想，……他也許想過掙一大筆錢，但從來沒有想到先富起來：他的身與命、家與業統一在一起，他在哪裏，哪裏就是岸。

王康身邊有過很多理想主義者，他們來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懸置理想而務實，很多人做了高官、發了大財，只有王康還在堅持他自己的夢想。然後富貴起來的人們多作壁上觀，看王康一人折騰，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窮處就給他一點兒幫助，看他獨自前行。

在這樣奇特又孤苦的生活中，王康幾乎沒有遷就過什麼人。他跟老板們的關係為很多人津津樂道，因為他在飯桌上、在會議室裏得罪過無數的老板，經常一言不合，王康把桌子掀了，拂袖而去，或者要跟人決鬥。這在全國全民傍大款的年代裏是罕見的。這種經歷得罪最深或傷害最深的是王康自己，他想「為老板者謀」，卻痛苦地發現先富起來的人沒有任何自身以外的關懷，他發現有錢的人多有「銅臭味」。

王康其實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他更是一個非常好的傾聽者。他的要求並不高，只要傾訴者能夠平易地講述個人的喜怒哀樂或一得之見，他就可以一直聽下去。但他不能容忍一個傾訴者在人性上的背叛、在人權上的勢利、在人道上的無行。為此經常給朋友或傾訴者不愉快，「你們忙吧，我要休息了。」這樣的話還是最輕的，絕交、飽以老拳是經常的事。他生活的軌跡就是重慶北京兩地，一年來北京一兩次，見見老朋友足矣，然後他就窩在重慶，做他的夢。在北京，他幾乎是絕對的傾聽者，北京朋友們海量的信息要密集地灌輸給他，聽來聽去，聽多了，他只能得出結論：垃圾。他就像一個受傷受騙多次的野獸，寧願呆在自己的窩裏；又像一個武功蓋世的高手，不願行走江湖。

年過半百，知天命而望耳順。但在王康卻更為隨性。隨著電視、網絡等傳媒手段的介入，王康為更多的人認識，借助於口耳相傳，王康成了精英權貴、仁人志士、熱血青年們遊歷重慶的一個旅遊景點。有人也專門坐飛機去重慶去看王康。於是，王康在重慶的生活，也多了一種傾聽。他的時間多半在陪客人傾訴了，他是最好的聽眾，那些野狐禪式的年輕人，滔滔不絕地跟他說上五六個鐘頭，他可以一言不發。但他絲毫不給人安慰，他不吝惜最真實的言辭。當一個讀書極富的年輕記者飛到重慶，到王康的小公司採訪他，第一句話就是「我對政治沒有興趣」，王康的回應是「那你現在就給我滾！」當來訪者在王康的辦公室裏高談闊論半天，輪到王康表示，他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不喜歡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者，相由心生。長期專注於自己的內心世界，王康甚至獲得了相面的能力，「我一看你的長相就不喜歡你！」「不要把知道讀書當寶！」

王康不喜歡金庸，他自己卻像金庸小說裏的絕頂高手風清揚，如同風清揚超越了劍宗氣宗的分別，王康的自由人格近於人文卻超越了人文。他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顛峰狀態打量了所有來向他傾訴的人，他從來沒有因知不足而矮化自己的心靈。

這個極為高貴的人卻有著同樣極為謙卑的心。他放浪形骸，卻對女性給予最完美的體貼。一個打字員的喜怒哀樂會讓他縈懷；一個一面之緣的女孩向他傾訴，他事後會再寫上一封長信來安慰人家。畫家王建稱道老康，「有著不可思議的體貼心。」他不喜歡精英權貴，卻跟重慶的普通民眾交上了朋友，他當仁不讓地教育他們，又極為謙卑、慈悲地布施、擔當、同事。劉慰榮，跟王康的朋友做了一年車夫的出租司機，與老康接觸了幾次，就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從前的所有，而做了老康的司機，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席慶生，一個退休的生活得小康的工人，孩子在上海立業，他一人呆在重慶：因為重慶有老康。

王康的生存姿態甚至感動了媒體，鳳凰電視台的眾多編輯記者們關心他，不少人成為他的粉絲。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編輯們在策劃「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時，仍然把重慶的王康列入候選人名單，王康是入選中唯一的布衣。

王康因此給了他的朋友們最大的人生安慰。王康小傳在網上流

傳，有人在前面上一句：「吾友，深邃、悲憫、純潔，大隱於市的思想者與文學癡漢，讀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濃焉。」這個小傳中的王康是——「生於中國現代歷史一個最關鍵的年頭：1949年。這個年頭使他成為一個宿命論者和天生的理想主義者。大學期間以獨具的風骨和才華成為西南最高師範學府自1957年來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並因此自決於中國式經濟仕途、學院翰林之外。耿於沈思，疏於著述，不求聞達，不意被封‘民間思想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為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之五集政論片，論者稱為‘冷戰結束後對中國道路運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長篇詩評《俄羅斯啟示》傳布四方。抗戰勝利50周年以九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傾服眾多業內人士；60周年又組織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尚未問世，已臻不朽。對中美關係、台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台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五、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

「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為人續家譜，痛煞後來人。」

這是王康在江津陳獨秀舊居留言簿上的即興之作。他對一切真正的個人、真正的民族之子從來不吝惜熱情。

王康熟知唐德剛、黃仁宇們的中國現代史觀：在一個二百年的三峽論中，個人的存在幾乎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歷史文本借以書寫的手段；即使按照傳統王朝的史觀，如果我們生活在大明季世，生活在同治光緒之際，生活在民國，我們能把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帶出三峽或埃及嗎？如果不能，我們生存的正當有效性有何依據呢？

王康身體力行的是唐、黃們忽視的現代轉型中的個體價值。他從陳獨秀先生的生平中看到了一種遠高於歷史目的、未來願景更大的信仰情懷，一種植根於民族文化的人性之美，一種活在當下的大道和人生正義。西人說，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用王康的朋友毛喻原先生的話：做一個人，是中國國民最偉大的成就。

2006年底，余英時先生獲美國「克魯格人文獎」，奠定「西方學界繼胡適之後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國知識精英大師」地位。余英時是錢穆、唐君毅等人合力創辦的新亞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在王康和余英時之間有著不小的距離，兩人是不同氣象的峰巒、大海。余英時是道問學的，王康是道成肉身、身為度、尊德性的。但才思超邁的王康仍給了嚴謹的余英時最高的敬意。

在王康看來，新亞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復興精神，五十多年後，終於由它的第一屆畢業生余英時先生帶到了西方，發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存亡繼絕、返本開新」的艱難文化使命，終於取得了一次歷史性、世界性的突破。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有一種基本的沖突和矛盾，或者一種基本分野，即世俗的專制權力和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沖突。余先生可以說是這個精神譜系最新一名托命人，這個譜系無疑是從孔孟老莊開始，其基本使命就是維護這個民族的精神價值，代表這個社會的基本良知，他們就是以「天下為己任」，「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要「澄清天下」、要「明道救世」。

王康說，對中國歷史的基本態度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分野。一個是1949年以來，愈演愈烈的歷史虛無主義，另一個是要接通歷史，存亡繼絕，這對中國來說太重要。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宗教、歷史就是中國的宗教。割斷歷史，我們已經嘗到夠深的苦果了。如果繼續把歷史虛無主義延續下去，一代兩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將不僅僅是中國。現在中國，一方面是官方史學界集體的道德淪喪，他們既愧對中國孔子、左丘明、司馬遷以來偉大的古代史學傳統，更愧對中國現當代歷史。面對如此苦難、復雜、豐富的現當代中國，他們交出的幾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為虎作倀，粉飾太平，淪為專制和獨裁的奴婢。同時，整個中國民族，尤其民間社會，對歷史記憶的復活，正在匯聚成一股股湍急的潮流。這兩種傾向同時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余先生獲得人文和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毫無疑問，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意識的重建，也是一個非常正面、非常積極的鼓勵、認同。王康說，孔子到余英時的精神譜系頑強地存在於中國。在此意義上，余先生所繼承的，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悠久、最英勇的精神救世的傳統。

很多人表達了對余英時先生的祝賀和敬意。但偏居重慶一隅的

王康做得格外獨特，他想方設法找到一塊真正的漢磚，在鑲嵌的青銅銀盾上寫下四個大字：存亡繼絕。



左圖是設計圖案之一；右圖王康手持的青銅字牌。分別攝於2007年2月和3月。



王康在美國的友人把越洋而來的漢磚銀盾送到余英時先生府，並安裝完畢。左起蘇煒、北明、余英時、鄭義、陳奎德、林培瑞(Perry Link)。攝於2007年8月。

六、最有美感的生存

因此，談論王康的學術思想貢獻也許需要共識，需要時間的論定，但他的生存本身卻已經是中國文化最可寶貴的表现。談論他的生存本身遠比談論他的思想更有美感，更有意義。因為他的存在挑戰我們的心智。

有幸接近王康的朋友獲得了更大的安慰。作家魏真記得她有一次「來到了老康的辦公室」，當時老康還在跟歐治渝等畫家一起組織人創作史詩國畫。「老歐的畫室從隔壁搬過來了，偌大一個房間突然顯得緊湊起來。書成了這個房間的主人。整堵牆壁都是《山河歲月》的未完畫稿。老歐坐在高高的架子上專心地工作。老康踱來踱去，寬大的 T 恤空空蕩蕩，高溫夏日的寫作使他看起來有些消瘦。消瘦的老康更像列寧，無論臉，還是神態。我們相視一笑，沒有特別的打招呼。我在沙發上坐下來，打量著這個擁擠的空間，並沒有覺得局促，反而從擁擠中找到一絲溫馨的感覺。」

重慶的學者、沙磁教育研究會會長韓子渝說：「讀老康的文章是想更深入地了解老康。」但他們這些老康的朋友更多把跟老康接觸當作人生意義的尺度，老康像一個氣場磁場，牢牢地吸引住了朋友。魏真把老康的辦公室「看成自己精神的家園，或者一個類似於教堂一樣的聖潔之地」。她知道，如此看的「不僅僅是我一人」。在他們的心中，老康就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記得老湯說過，他會定期到老康辦公室，讓自己的靈魂得到淨化。老韓用了一個幽默的比喻：過組織生活。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組織。仿佛烏托邦。」

王康是寡言的，他的言詞像水墨畫上的文字，恰到好處。他自成風景，與人相處又如詩如畫。魏真記下了一次她在王康辦公室吃工作餐的情景：「擺好菜肴，老康、老歐、兩個老韓、小戴等圍坐一張條幾，老康舉起酒杯說，‘為秋天乾杯！’此時，雨淅淅瀝瀝敲打著 11 樓的窗櫺。樓下建築工地施工的聲音和雨聲混雜一起。風一陣陣吹進來，天真的有些涼了。」

2007 年初夏

附：本文作者 2020 年 4 月 1 日給王康的信：天地有正氣，
江山不夕陽

老康：

過去的一二十年中，您一直是我人生中的標桿。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亦是。您以您人生的行止證實了自己不僅是您家族中的一員，亦是我國人、我胞與、我人類神聖家族中的一員。時世病矣，我亦病矣。在承擔時代業力之際，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我無數次地想過死亡，只是您真的會比我先行一步。相信您跟太史公一樣，就極刑而無慍色。我們相信，天地有正氣，江山不夕陽。

不能到您病床旁駐留，為您送行，是我莫大的遺憾。在我們養生送死的經驗中，人類精神從未有如您此次辭世之象，在生者、方生方死、逝者之間建立如此規模而又特別的鏈接。您的方生方死是此次疫情期間罕見的精神個案，您駐世的每一天於我們而言都意味著精神的完整，對我們都是不小的安慰。借用歌德的話說，那專屬您個人的東西，正在傳遍人群。您像行將隕滅的彗星，光華四射，把無限的光芒同您的光芒永相結合。借用我們東方人的話說，願您在這最後的時光，安然當然；更願您能一窺極樂，乘願再來，再做人子，再做我的益友良師。

天意難問，但我和很多朋友一樣，祈願在您身上有奇跡神跡的發生，祈願自性圓滿，生之意志本來就無懼不敗，生之意志能莊嚴國土。謝謝您！

2020 年 4 月 1 日 余世存

露從今夜白

陳學梅（園林建築設計師）

天盡頭海澹萬頃秋風舒卷畢竟嘆無還
水窮處雲飛千仞春暉蒸蔚終究詠而歸

這是老康十年前哀悼故友張魯的文字，謹以此聯恭呈於老康的靈台之前。十位摯友陪他走完此生！他的詩意高貴，他的志存高遠，他的激情悲嘆，他的一無憑藉，他的浪漫任性，都隨他而逝了。四十九天以來，我幾乎每天拾掇一點點老康的文字，又記下一點點感慨，如撥亮祭台上微弱的燭火，燭光裡浮現的被淚水模糊的畫面，與嘆息和思念交織在一起，作為對老康孑然一身在美辭世的紀念。

逝者如斯

老康的執意要走，要孤身一人離開重慶這個有山有水的城市，要離開這片魂牽夢縈的中土之地，要離開這個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是我們一直都知道的。總覺得像一個賭氣的孩子，沒有把它當回事。他舉僅存之力以若即若離的筆墨，提筆寫下上百幅書法環垂四壁，留下蹣跚的腳步和感念的聲音圖像，感謝最後幫助過他的學生、摯友和素昧平生的仰慕者，不惜重金從佛州快遞給我，是四月三號，我仍嫌他性急。十六號他受洗的第二天早上還留下他最後的一條語音，口齒不清地讓我轉告北明帶點甜點給他。可是昨天下午，在美國東部時間五月二十七號的凌晨四點，當得悉他真的撒手人寰的時候，我感覺時空坍塌，淚如泉湧。

老康永遠是不可企及的。從二十年前見面的第一天起，我思考的防線和蒼白的積學就瞬間潰敗了！他的宏大架構和氣勢磅礴，他信手拈來的華美辭章，他口中不經意間滑落出來一連串的思想家、科學

家、文學家、藝術家的名字，和數不清的時間、地點、數字以及山脈河流高原沙漠的名字，是我的前世今生晝夜不止的累讀積學也難以消化的。他是馳騁在東西方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匹野馬，無所羈絆，莫可追趕。他仿佛是我喜歡凝望的獵戶星座腰間的那把寶劍，在，理所當然，雖然有時候出現在天空的不同位置，有時候被密布的烏雲遮蔽，但我知道每當我仰望蒼穹的時候，他會一直在那裡。等它漸漸暗淡，有一天突然隕落的時候，讓我感覺驚惶失措無所寄望了！

他帶著無邊的孤獨和沉重的使命走了！留給摯友親朋無限的悲痛和惋惜，還有來自塵俗的不解、猜疑、怨恨甚至憤怒，留給人類的是數不清的文字、讀不完의思想和從未實現的世界大同的烏托邦理想。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他仿佛來自遠古時空，不食人間煙火，不問人間囉嗦事，他的字典裡面從來就沒有阿諛奉承、插科打諢和圓滑世故。他崇高的人生是用來改寫歷史的，是用來赴湯蹈火的，是永不留後路的。他歷經千辛萬苦，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寧戰而死，不默而生！他的一生無愧於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一無憑籍，是老康最後的題字裡用得最多的一枚閒章，是他的人生態度，也是他一生來去匆匆無所牽掛的寫照。他沒有憑借大舅唐君毅的威名儒門流芳，沒有憑借父母的理科專業問學從教，反而選擇了一條荊棘叢生、危機四伏的人生道路。他可以在大學畢業的時候繼續深造，他可以在八中教書的時候耕種杏壇，他可以在重慶直轄的時候發家致富，還可以在浩畫八年的時候名利雙收。相反，每一次世俗的舒適與安定，榮耀與誘惑，金錢與地位，從來沒有動搖過他一無憑籍的士大夫本性，還搭進去數不清的誤解嘲笑謾罵絕交，乃至患難之誼。他確如一匹脫韁的野馬，跟隨狂放不羈的心性，憑籍超凡脫俗的智慧和驚世駭俗的勇力，浪跡天涯，無怨無悔！

老康之國際視野和深諳西方思想文化歷史，以及翻譯兩本原著（《匈牙利在哭泣》和《寫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一封信》）的經歷，並沒有令他的漂洋過海落戶自由之土如願所安，卻是無盡的失落與嘆息！他一反常態拒絕異國的語言社交和完全可以駕馭的社區生活，一門心思將浩畫巡展呈現在美利堅大陸，一意孤行將父母的墳墓遷到

華盛頓，臨終前一心一意接受耶和華的洗禮，停止呼吸時看見窗外飄揚的是美國國會議員特贈的星條旗。他用奄奄一息的肉身鑄就了他此生夢寐以求的中國儒家文化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聯姻，續演了一場自二戰以來中美互助交流的行為藝術，根本不在乎思想的火焰是否灼傷了仰望他的那些迷茫質疑的目光，也不管行為的激越是否怠慢了人情世故與宗教文化的禮數。他戰鬥的無畏與擔當讓任何襖子底下的小無所遁形，他無根的流浪和率性的托付更讓人覺得難以揣摩。



2015年春節作者（右）攜家人到訪美國結廬探望王康。攝於2015年2月11日。

他的使命太超前，他的思想太活躍，行動太激越，語言太豪放，文字太華美，連作品的尺度也往往超出人們的想象。一旦一個創意閃過腦海，他就把它激活、把它放大、把它升華、把它付諸行動、把它發揚光大，把它凝固成永恆的完美的作品，一刻也不能停歇。浩畫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但是現實總是如此骨感，囊中總是空空如洗，隊友們的行動總是跟不上他的思想。他高舉著無私無畏的理想火炬沖鋒向前，弄得得百鳥引吭、飛蛾撲光，也激活了沉默的大多數的

理想和勇氣。

他帶著他稱為烏合之眾的團隊，在聲名顯赫的政客、商人、畫家、教授面前侃侃而談、莫名憤怒、破口大罵乃至拂袖而去，在無數次草圖、電腦視頻、文字聲音面前推敲琢磨反復修改，日夜兼程，竟然鑄就了具有歷史性影響力波及海內外的千米畫卷，和數部影響深遠的政論片史詩片，還曾經不惜代價精心策劃過重慶直轄的大型公演，和雖未實現卻一直心心念念的黃山抗戰博物館、重慶大轟炸、抗戰英烈祠，以至遷美後的鳳凰文化音樂廳等等等等。他的思想與行動之間沒有距離。唯有心外無物之人，方可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陽明先生五百年前也曾以文官之身帥烏合之眾戰無不勝平匪安民，概出此理。

天下大同

老康的陪都文化公司，簞食瓢飲，在嘉陵江畔浮華塵世燈紅酒綠風起雲湧的中心地帶，慘淡經營數十年，人不堪其憂，康卻不改其樂，其意在社稷，在天下，在人間悲苦，在古往今來，在世界大同。其間有政論片大道之誕生，有千米長卷浩畫之運籌，有史詩片金棕櫚之輝映，有文集《俄羅斯啟示錄》的成書，有思想盛宴《老康秉燭》的濫觴。

老康胸存浩然正氣，可謂洋洋乎充塞寰宇！自稱以布衣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懷東坡醉翁之詩情畫意，接孟子之忘死諫言和養浩然正氣之功，推宋儒理心不二、萬物一體之論，而致力於物我同心、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真實，是致良知的第一步。從老康清澈的雙眼，大步流星的步伐，聲如洪鐘的愛恨之言，氣勢磅礴廣征博引的文字，大快朵頤麻辣甜香的紅燒牛肉面，就可以看出，老康是一個真實不虛光明磊落的人。心外無物，良知致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他此生樂此不疲的使命。老康正是以三皇五帝以降聖賢士大夫敢為天下先的膽魄和萬死不辭的擔當精神而立於思想領域之不朽！

勝日尋芳泗水濱 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閒識得東風面 萬紫千紅總是春

他常掛張載之言於口，常落朱熹詩文於筆端案頭，卻不諳易理玄學，更不屑理學之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事故，最最痛恨的是言及養生長壽之道。卻愛東坡先生的曠達率真，正直無畏，文高節重，就苦為樂！他口吐真言，文如熏風，行不思止，知行合一，又不愧陽明先生之此生光明，亦復何言！

老康雖出儒門，終於還是把思想的天平傾斜到黑格爾與馬克思，奧威爾與索爾仁尼琴，愛因斯坦與陳納德，羅斯福與哈維爾，把激情和希望托付給俄羅斯西伯利亞的曠野，把命運的終點鎖定在弗吉尼亞鄉村的土地上，把靈魂交給了耶和華，把星條旗蓋在自己自由的身軀之上，把骨灰灑向詩意的天鵝之河，匯入浩浩蕩蕩的大西洋。老康是世界的公民，是文明的嬌子，是人類大同的先驅！他的文字詩情畫意，感情深沉熱烈，月光是隱約的背景，戰爭和政治是永恆的主題。

2001年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公告了首屆當代漢語貢獻獎，老康是首屆得主之一，余世存先生的授獎辭是：「王康先生懷抱理想主義，他以布衣之身憂國憂民，對於俄羅斯民族的啟示，對於中國的統一前景的展望，在小範圍內流傳，影響了年輕一代學人。」老康確實是以俄羅斯帝國命運的啟示，來比對、思考和展望中華民族的歷史當下與未來，在不小的華夏土地和歷史長河裡傳承並影響了從帝王將相到黎民百姓的理想主義者，其深其遠，實難估量。

戰爭是陽剛者的遊戲，政治是思想者的棋局。理想與正義的大旗高高飄揚，掩蓋了暴虐的野心、狡猾的欺詐和征服的幻想。殘暴的現實裡沒有輸贏，只有利益與權謀。沒有對錯，只有文字與歷史。沒有永恆，只有生存與死亡。沒有桂冠，只有天才的浪漫和理想被踐踏蹂躪在強暴與血污、淒寒與孤寂之中。

八千里路

少年老康家境的悲戚與超人的稟賦，在混亂癡狂的年代裡，在世

界觀價值觀建立的人生階段，理想被殘酷的現實一次次粉碎，人格被冷漠的人性一次次撕裂。從理想主義一步一步走向悲觀主義，從奮起抗爭一步步走向無所托付，從古老的東方一步步走向年輕的西方，是老康此生的宿命。

烏托邦的二十世紀注定是個戰火紛飛、格局動蕩、東西薈萃、精彩紛呈的百年，古典主義和理想國轟然坍塌，群雄逐鹿世界版圖重新瓜分資源，戰火飢荒瘟疫此起彼伏，科學如日中天幾欲踐踏人倫，城市在飛速膨脹中吞噬鄉村向空中向宇宙延伸，理想主義、極端主義與虛無主義充斥著文化藝術的殿堂，思想的碎片不斷裂變異化，宗教沖突與國家矛盾愈演愈烈，消費主義與透支未來的文明弄得地球垃圾遍野，生態環境空前惡化。

老康曾經小游歐羅巴，旅途中以嫻熟的鋼筆速寫勾畫出盧塞恩灰白的崖壁上那塊被馬克吐溫稱為最悲慘最動人的石頭，那頭淚光裡寫著忠誠和勇敢的垂死的雄獅。我幾乎在他把畫遞過來的瞬間看見了他自己，那個傷痕累累、奄奄一息、為了捍衛理想而至死不渝的戰士。

2015年，對於老康的流亡生活來說，是充滿寄望的一年。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他站在華盛頓的講堂之上，隆重推介他的憨小子——以完全獨立的民間立場，以充塞寰宇的浩然正氣，率領畫家十余人助手數十人，四處化緣歷時八年，在無數個夜以繼日的思考交流爭吵和解中，在一幅長度逾千米的宣紙畫卷上潑墨丹青，祭奠那個三千萬同胞罹難、三百萬官兵陣亡、被中學歷史書輕描淡寫的抗戰歲月。

當年歲首的載欣載奔翹首以望（《你好，2015》），到歲末生日寫下自諭，已是滿目蒼涼。

六十六年誰撐船，解纜回望彼岸遠。
欲隨雲飛千嶂外，卻看平地起波瀾。
開軒木落水隱隱，啟程雞鳴聲漸漸。
沉舟盡頭無限路，但數寒星夢月邊。

一個五百年必有王者出的東方古老文明，面臨一個三千年未有

之大變局，一個東西方在巨大劫難面前都翹首以待巨人降臨的時代，人頭攢動聚光燈閃爍中主唱缺席！老康一邊嘆息，一邊掐掉過濾嘴的煙頭，燃燒著自己的生命。歐洲的復興、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命運才是他生命走向盡頭之時念茲在茲的事情。

他在華盛頓郊外寫下的《一個悲觀主義者的年終預言》中，以宏大敘事、華美詞章和痛苦感傷，反思與總結二十世紀「以其巨大的悖論、空前的能量和末世般的危局區隔於前此一切時代。它以終極審判性裁決，指控人類的最重世俗原罪：自我毀棄。造物主淪為無可奈何的旁觀者，人類及其文明的歇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從意羅巴人本主義的光輝，到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命運，工業文明的巨大魅影，信仰的坍塌、文明的動搖和生態的惡化，老康絕望至極發出最後的吶喊，「人類耗盡其非凡生命、力量、才華、意志和理想，寫下的卻是歷史上最慘烈的屠殺與滅絕。」

老康一介布衣，笑稱自己為有點頭腦的家伙，自鳳凰衛視和世紀大講堂做節目以來被媒體公眾稱為民間思想家。所謂民間，乃擁有自由之人格獨立之思想者，乃不隨大流不計寵辱者，乃心正意誠不謀私利者，乃先天下之憂而憂者，既是老康對自己人生立場自我審視的榮譽之稱，也是老康若干年來經營天下孜孜以求寧貧不屈的人生境界。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從這個角度來說，老康直承儒家要義，雖生長於動蕩年代，高扛德賽大旗，深讀俄羅斯歷史文化，幸擁儒家學養與天才稟賦，大學時代又得舊老新賢金聲玉振之點撥，拜學熊十力、梁漱溟，求道李慎之、徐家棟、劉賓雁，交友鄭義、北明、余世存、野夫，於顛沛流離與堅守懸望之中，知行一而動山河，致良知以垂青史，六十歲在重慶西西弗書店的生日慶典上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繪畫是老康生而知之的學問。中學時代老康就開始大量臨摹名著插圖，作為思考人生挑戰權威的主要消遣。從學校讀書到巫山插隊，從游歷歐美到浩畫八年，從提起炭筆勾畫英靈到俄羅斯的破曉，繪畫總是在他最孤獨最苦悶的時候給他以無限的慰藉和力量，成為他赤手空拳思考世界對抗權威的武器。

老康晚年漂泊，乘桴浮於海，深居華府郊外的結廬，與鄉土一別

成永別！正如波西米亞的行吟詩人，孤獨是幸福的擁有，悲憤是凝固的表情，流亡是光輝的道路，離別是永恆的主題。生命如燭，悲慨如炬，燃燒，燃燒，燃燒，直到此生此身化作灰燼。在生命的終點，雖無雅典學院的高談闊論，卻以碳為筆，用垂危的生命日以繼夜創作《我將歸來》和《俄羅斯破曉》的巨作，作為生命最後的挽歌。「唯有鐘聲，燭火，星光，唯有傾聽，撫慰，仰望……」以曼德施塔姆的勇力，拒絕苟活，再次告別生命，拂袖而去！

老康曾打算由西向東橫穿整個俄羅斯亞歐大陸，最後以拜訪垂暮之年的索翁結束行程。俄羅斯是他夢中的戀人，是那個不期而至熟悉又陌生的囚徒，是被神聖的思想光輝籠罩卻敢於懺悔的思想先驅，是搬起烏托邦的石頭砸向自己的雙腳然後轟然坍塌的巨人，是一個影響了整個中國二十世紀命運和他本人思想鏈條及人生軌跡的國家。他一直期待在某個寒風凜冽的清晨，從西伯利亞荒無人煙的曠野，登上轟隆隆的火車，沿著索爾仁尼琴回家的道路親吻那片讓他魂牽夢縈的土地，古拉格群島的苦役犯，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們，還有無數改變了人類科學文學藝術歷史的巨匠，他們的故裡，伏爾加河畔的樹林，普希金的大海，帕斯捷爾納克冷杉林的墓地，是老康的裡程日志裡必經的地方。

物我同心

老康心中最柔軟也最不能觸碰的地方是他的父母。他的父親是一個沉默理性的人，五十年代因莫須有的政治罪名枉受七年牢獄之災，難當為夫為父之責，終身愧疚寡言。母親滿腹經綸，自小與唐君毅大哥和兄妹們繞膝聆聽阿婆陳卓仙的詩書禮樂之教，終以大別於東方思辨的化學教學在重慶一中傲居魁首。世紀初的那個中秋月圓時分，與譚老師老康漫步沙坪公園墓園與碧湖，老康突然詩興大發，含情深唱，思憶父母臨別斷腸時刻，淚流不止。

初識老康，是在三峽廣場的中心十樓的望岳軒，陋室一套四房也是拜友人所賜。書桌正對窗戶，朝向被高層建築切得支離破碎的歌樂山脈。桌上分類放滿書與文稿，兩邊的書架上、茶几上、窗台上甚至

地板上都堆滿了書，牆上掛滿了照片、圖片和長聯。一把藤椅後面貼著「正寫作，勿相擾」。聽老康聲若洪鐘、滔滔不絕的鴻篇大論，不假思索地說到時間、數字和西方聖哲、科學家、文學家的一長串如連珠炮般的名字，如醍醐灌頂，雖有囫圇吞棗之感，卻完全沉浸其中難以自拔。



「他坐在樹林中的石階上，眼神疲憊而堅定。」攝於2010年6月。

自此，望岳軒便是我們隔周一聚傾聽老康思想的盛宴之處，他也樂得偷閒，陳姐在便有好菜好飯，若他一人，也停下筆來走進廚房，搬出大鐵鍋，煮上幾碗香噴噴的牛肉面。其余的時空都是他的舞台，他的世界，他的喜怒哀樂，他的愛恨情仇。

突然間翻出了一張照片，那是十年前的梅雨季節，也是浩畫台灣巡展的那個夏天。老康在埋葬了流浪狗亮亮之後，著一身白衣——那是他的當家衣服，只有在出席正式的宴會和採訪時才穿上。他坐在樹林中的石階上，眼神疲憊而堅定。狗是他永遠的朋友，它們真實熱情，任性頑固，誓死捍衛自己的方寸之地和一捧狗糧。老康每天的焦慮困窘在小狗溫暖的問候和無盡的等待中得以慰藉。

嘟嘟是他的另一條大狗，老沉嚴肅，甚至有幾分凶悍，一度被師大禁止出門。老康在它被囚禁的生活裡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它同吃同睡如同兄弟，而嘟嘟的嘆息亦長亦緩酷似主人。我們在他重師一樓的小院裡吃飯，嘟嘟總是要上席的。小院的牆上掛著一幅長聯：

古往今來人神共創 天長地久物我同心



「小院的牆上掛著一幅長聯：古往今來人神共創，天長地久物我同心。」攝於2006年3月。

浩畫八年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老康天天深夜回家的時候總惦記著給樓下新生的一窩叫花小狗帶點肉和骨頭，他給它們用厚紙盒子做了一個狗窩。有一次快過年的時候，老康竟然把它們全部帶上樓來痛痛快地洗了個澡。他在它們熱盼的眼神裡找到的溫暖，是童年的家庭沒能給到他的。他的孤獨，他的真實，他的浪漫，他的善良，都在與狗的交流中，填補到他內心最軟弱最溫柔的空間。

始知天命的老康印堂飽滿發亮，目光如炬，大步流星，文辭華美犀利，氣吞山河，出入於各種論壇講堂之間，尤其是浩畫台展期間正

裝致辭於各種儀式會堂，圈內人仰稱其為中國的列寧。晚年漂泊異鄉，獨居結廬，深夜秉燭，講學華府，致力完成浩畫美展。近年身患癌症，形容枯槁，拄杖漫步在老兵的墓園和華府郊外的林間，又頗似晚年索翁。老康就是列寧與索爾仁尼琴的結合，就是強權與反強權抗爭的產物，就是雷，就是風，就是華美破碎跌宕起伏的民族剪影，就是溫文爾雅的詩人與深仇大恨的復仇者的疊合體。

老康以羸弱病身單手拄杖顛巍巍爬上木架，以每一天都是最後一天的悲壯，完成大畫「俄羅斯的破曉」，把自己枯槁的身容定格在阿赫瑪托娃的身側仰望蒼穹。臨終回弗吉尼亞療病，年近七十歲某晨寄「七十孤臥，萬念蹉跎；死生一瞬，悲贊從我」數言，我心感傷復文如下，借以再拜老康，並致哀悼，黃泉之下，來日共飲！

老康吾師，相識廿年，孤臥弗州，悲思良多。
遙憶當年，意氣風發，西師振臂，八中解惑。
文以載道，詩以詠懷，歌以助興，片以記史。
構想華夏，政論大道，撰稿統一，拍攝陪都。
鳳凰講堂，山河歲月，俄土啟示，西部沉思。
八年圖治，浩畫乃成，嘉陵江上，三峽廣場。
民族大義，相忍為國，自我變法，不辱使命。
文化先賢，思想前鋒，殉國將士，罹難同胞。
簞食瓢飲，昏定晨省，江山社稷，聖戰衷腸。
千米畫卷，水墨登場，青天碧海，千鶴同堂。
戰爭和平，巨畫誕生，人間正義，歷史真相。
台島初展，美陸再揚，日月星辰，共鑿脊梁。
殷憂啟聖，返本開新，前承舅志，後立人極。
俯首成舟，彼岸結廬，華府秉燭，弗州回首。
搭架鋪紙，揮墨吟詠，晝晝夜思，而至破曉。
形單影孤，舉步維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頑石難化，舊病不移，死生一瞬，此生光明。
宗教紛爭，文化碰撞，東西並進，和而不同。
儒道與佛，派系雜陳，知行合一，度己救人。

文字不滅，大道不死，此消彼長，成住壞空。
星瀚燦爛，文明同輝，意極高明，道法中庸。
天長地久，物我同心，亦唱亦詠，聖徒以歸！

十日並出，生靈塗炭。老康如後羿臨危受命，高舉弓弩，踏浪於凶水之上，孤戰於青邱之澤。卻日不落，焦禾稼，殺草木，民不聊生。老康捶胸頓足，殫精竭慮，不計安危，以敢把皇帝拉下馬之氣勢，孤軍奮戰，沖鋒陷陣，其愛之深其情之切，在當代知識精英中難有出其右者！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致古往今來良知以垂青史
存上下四方浩氣而立人極
橫批：此心光明。
梅凌攜全家痛挽。

庚子五月渝州陳學梅記

昨天晚上適逢蓉城楊師賢水來渝，邀康友三五人共度隆冬小雪，始得良機將老康臨終托付又聯邦快遞過來之遺墨絕筆交與其髮小、摯友與患難之交，恩怨釋懷。甘蘭神清氣爽健步如飛，馬一丹一頭白髮恍若隔世，戴前鋒一望無牙精神健碩。老康一去已是半載，又臨七十又一冥誕，若黃泉有知，必感歡喜再加上一聲長長的嘆息吧！

庚子小雪補記

有道則現，無道則隱

——為王康先生花甲大壽及《王康文雜》付梓而賀

野夫（自由作家）

古語曰天下有道則現，天下無道則隱。蓋因三千年中國，王朝輪替，江山鼎革，時商時周時秦，或漢或蒙或滿，實非一族一朝所能鳩占長遠者。故朝綱敗壞，傾覆者僅一家之私廟；道統無害，則國家仍賡續不絕。當代史學家劉剛李冬君伉儷謂——自古即有兩個中國，一曰王朝中國，一曰文化中國。唯後者越百世而不亡，默然貫穿千秋江山以始終。

王朝如鼎，乃有形之禮器；文化如谷，乃形上之道法。鼎覆則禮失，子曰求諸野，乃因道藏於野。野有遺賢，傳承大道；如燧如薪，燭照長夜。古之巢由夷齊，老莊墨屈，皆負命懷道而不苟合於當世者。若輩或處或奔，髡首跣足於棘野荊谷；日暮途窮而不棄，斧鉞加身而無悔；以一生蕭條而延吾族千秋道脈，誠萬古聖賢耳。

渝州王康，亦當世賢哲也。其人乃民國名門苗裔，托胎於家國板蕩之際，誕育於紅朝開元之時。身負奇氣，天然耿介；面帶霸相，近乎猙獰。首如飛蓬，不掩鷹目之犀利；須似秋茅，凸顯鐵齒之辛辣。擬古則虬髯公復出，譬外則布哈林再世。曾文正公論相云——少年兩道眉，臨老一副須。康公兩者占盡，確確乎須眉大丈夫也。

公年少磨劍，利器在懷卓爾不群久矣。負笈西師已然學領，為民主自由奔走凡卅余年。其間風起雲湧，公挺身求法於前，浪跡江湖於後；草野埋名，望門投止，酸辛悲烈，孰能盡知。後市隱山城，超然物外，私學研究陪都抗戰之血史，以刊前朝前史之汗言。還青簡以白，雪覆盆之冤，居功厥偉，幾人曾堪。

年來漸有識者，三顧蝸廬，延公於港地講筵，幾談俄羅斯，始驚天下客。所謂高天不言，言則動世；冰山露角，必翻江海；其是之謂乎。

仆與康公神交既久，親聆警咳亦有年矣。公腹笥之富，思辨之深，記憶之精，立場之正，幾可獨步當世。陌路相逢，樽酒締交，每遇必高論恢宏，一席勝讀十年耳。公特立孤憤，不輕與人交，白眼諷世，鄉願犬儒望之則匿跡。仆何幸歟，幾過桂室，承公茶蔬親烹，黍酒夜話，彼此壯懷激蕩悲心零落，亦盡在杯中矣。

俗語謂當日英雄漸白頭。流光如駛，花甲忽度。康公對此口口家國似水年華，昨日酒闌竟浩嘆——與之同生，願與之同死。遙想古歌之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此中之艱難肝膽磊落胸懷，豈不令吾輩仰天噴血哉？唯仆所信者，公必壽於惡朝，公之道必弘於後世，公之文必藏諸名山。杜詩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謹以此為公人文俱壽。

2009年12月3日

布衣孤筆說老康

北明（流亡作家、記者）

在一個不大的餐廳里，毛喻原突然從書包里拿出一大摞稿件，說這是即將出版的王康文集。當然跟《漢箴》一樣，是「內部交流」。沒有什麼比在瓦釜雷鳴的時代發掘亙古石經更浪漫的事情了。當時掂著那厚厚的一摞，我就想：無論漢語世界在49年王康出生之後有多少出版家，無論毛喻原開掘了多少讓人矚目的其他文化項目，只出版此書一本，毛喻原這個名字就將浮出這個喧囂時代，刻於中國近、當代文化復興的絕壁上。

幾乎在所有方面，王康都是中國的異數。

他此前在文壇不著一字，卻已受人之托，為十數種著述作序——他師出無名，含金量沈厚的言談行止，已經勝過等身著作，折服友朋當中的弄墨人。古今中外，世上似乎找不見這樣的先例。

他不屬於任何官方大學或機構，卻學識淵博，令教授學者私下汗顏——他比麥基·布朗更合適充當知名學者們的談話對手。

他沒有專家頭銜，卻對俄羅斯、抗戰史、中國儒教、西方思想史、古希臘哲學如數家珍。那些關於俄羅斯的電視演說和文章，只是他碩大頭腦里諸多神經中一根神經上的分解符號，如果願意，他可以在一兩個月甚至數天時間內，超越一個專家終生「吃飯」的那些勞作，成為任何文化學術領域的專家——他是中國的伏爾泰，耕耘在一個文藝沒有復興的絕地。

他曾經述而不作，決意避免為60年專制的文化荒漠留下任何可疑的綠洲。但他終於忍不住臨堂拍案，率性落筆，而且每每出華章，讓人耳目一新。比如他那《科學家的選擇與責任·錢學森之死有感》，動筆前後，他分明焦灼於一幅二戰史詩畫卷的構思，卻在錢學森逝後第三天，一氣呵成這篇近三萬字的長文——作為思想家，他比以賽

亞·柏林更具有詩人氣質和寫意人生。

他是當代極少數通讀過二十四史的讀書人之一，但他絕非象牙塔里的教師爺。大道偏廢，覆巢之下，他「束帶立於朝」，聞雞即起舞，從不按捺入世熱情。他寫過近百個文化、影視、繪畫、歷史、城建、音樂、舞台藝術「策劃案」，大都轉眼沒為閣樓塵章，少數一旦成品落地，則巨大而沈重。如他組織人馬繪制的八百公尺長的巨幅畫作「浩氣長流」，還原中國抗戰歷史，成為這個時代燙手的山芋，迄今無人敢於接納——他被迫成為當代的李贄，為這個民族刻下一部又一部等待未來發掘的石經。

易幟六十年，雖然各行各業狀元層出不窮，中國萬里千戶之內已無孔丘傳人。王康是中國當代絕無僅有的大氣象者。生於長江沿岸龍隱路，長於讀書教書人家，他繼承了唐君毅一脈深厚的家學和道德，倚憑從天而落的超群記憶力和分析綜合能力，獨得中國抗戰首都重慶貞下啟元的氣脈和靈運。然而，最令我驚訝的，還是這五百年不遇之才同時具有超世者的良善、聖徒的擔當、殉道者的悲憫、獨往危世的義勇、徹底棄絕周食的原則。

因為拒絕與黨國合作，他的生活充滿傳奇故事。為了良知，他可以夜以繼日地勞作，只要能不食人間煙火，他就不食人間煙火；為了公義，他曾經為街頭被警察欺凌的農家女孩打出拳腳；為了維護「八九」榮耀，他曾經在洽談時，憤然掀翻了盛宴滿備的餐桌，同時廢棄了翹首以待的 260 萬援助資金；為了保證獨立的民間立場，他曾經於經費極度匱乏中謝絕了重慶財政部門登門資助抗戰大畫一百萬資金的意向；他期待兩岸關係正常化，以便促進中國民主，思想不脛而走傳到官方，他被中國高層官員私下要求赴台灣考察，言辭懇切。他謝絕了。只要官方出資，哪怕允諾來去默不開言，他也敬謝不敏，絕不從命。他可以為中國前途運出謀劃策，但絕不為此失去民間立場和獨立身份。也因此，他還謝絕過出任重慶市政協委員的請求。自從「八九」後被革除教職，他就自覺地站在這個喧嘩黨國的對立面，視其對他的長久剝奪為正常、對他的偶爾青睞為異像。他謝絕任何索求合法福利待遇的忠告，用全然獨立的行動，踐行別爾嘉耶夫的自我確證：「我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我是這個國家的囚徒」。他知行合一，

就像德國的朋霍費爾、內莫勒、巴特，波蘭的艾仁娜·辛德勒，匈牙利的閔德森蒂和梵蒂岡的約翰·保羅，恪守心中信念，腳下寸毫不讓。

自從劉賓雁、李慎之、何家棟等老輩人過世，他日益將「繼絕存亡」當作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生命樂章。他獨自踏上了俄羅斯貴族們走過的道路。那是一條殉道之路，荒野接著荒野，陰霾連著陰霾，荊棘貫穿荊棘。有時候，他「布滿血絲的眼睛充滿痛苦、迷茫，但是仍然放射光芒」（王康《我的精神麥加》）。

三年前，老康一次跟我談起他的寫作計劃。一口氣，他列出了長而又長的書單，其中有劇本《萬象師表》《孔子》《幽靈的聚會·馬克思與他的弟子們》；有專著《俄羅斯的啟示》《中國的宿命·中國近現代思潮與歷史》《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統一》《人類的黎明》，還有長篇小說三部曲《詠而歸》等。這個集子匯聚的篇章都是計劃之外的邊角料，率性潑墨之作。不過，這些文字，幾乎每一篇，從思想到信息，從語言到思維，從立意到境界，從情感到知識，足以令當代漢字汗顏。

還記得第一次讀到這個署名「王康」的人寫的《俄羅斯的啟示》的文字，如同寒夜中的赤身裸體突然裹上了赫爾岑那件「農民的老棉襖」，激勵的不僅是精神，重要的是恢復了體能：冰冷的肌膚開始溫暖，脈管凝結的血栓開始融化，僵硬的肌肉開始恢復彈性，活力突然注滿軀體。我看見前方出現道路，行進中的背影都是我走失的兄弟姐妹的背影。那是我多年徘徊於精神荒漠中的一次洗禮。陰暗濕地上纏繞的毒蛇，黑暗原野上世襲的嘲笑、兩手空空、一無憑藉的孤獨統統在閱讀中被消解了。我曾經懷疑這是一篇譯作，因為這等血色心聲，中國的鹽鹼地生長不出來。老康說，「八九」流亡中，他從美國之音聽到薩哈羅夫的存在，深感震驚。我猜想，在後來漫長孤獨的逃亡中，他從薩哈羅夫身邊看見了更多的聖徒和先知、哲人和戰士、詩人和作家。他克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第一次拿起了筆，把這種感受，準確地傳達給了他的讀者。從那時起，在我們流浪的荒原上，就有了自己的弗拉基米爾大道，我們胼手胝足，扛起了自己的十字架，追尋著往聖先賢的足跡。

「出源便遇打頭風，不與尋常逝水同；浩浩狂瀾翻到底，更無涓滴肯朝東」。

宋朝和尚這則揭語是王康的自我認同。他母親因為戰亂不肯將他生下來，吞服大量奎寧卻不得墮胎要領，他不受歡迎地降生。此後靠廉價米湯喂大。大學期間因為辦文學社引起官方嚴重關注，畢業後不久趕上「八九」學潮，並未刻意叛逆，卻被開褫奪體育教員的教職。這揭語，是高爾泰先生書法的字幅，多年來掛在他自我放逐之後經營的「抗戰陪讀抗戰文化公司」辦公室牆上。



不知道是否命運作祟，也許注定他大器晚成，自從他從牆上摘下這幅字聯裝進心底，他的文字思想和人格精神就開始通過互聯網迅速在中文世界傳播。

越來越多的讀者讀罷一篇愛重頓至，聞風而動，四處搜尋他的文字，放在自己的博客上、網站上、文集里，深受震撼的讀後感從四面八方匯聚成為動人的陣勢。這個時代無論如何墮落和愚昧，仍然期待啟蒙和拯救。

我們的時代不缺少天才，老康這個天才可以改變我們關於天才的概念；我們的時代多產物質貴族，耿介拔俗的布衣老康作為典型的精神貴族，讓玩味形下器物的「貴族」落入極為寒酸的境地；我們的時代，哪怕最知識的精英，都難免把自己的利益擺放在人權的公約數中，老康代表另一種精英，在讀書人魚貫而入的迦南地，他必定高揚道德與精神的旗幟，因為正是在那里，這個民族穿上了華麗的行頭、倒在了污穢的陰溝；我們的時代厚今薄古，老康總是回溯到史，振弊起廢，讓今天無地自容；我們的時代正從物質主義、民族主義走向帝

國主義，而老康已經走出個人苦難，奮力抗起四分之一人類的十字架，前往他的精神麥加。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我必須說說老康的文字，雖然比起他的種種異象，這是他最不重要的特征。關於這一點最出色的表述，是他的一位中學同學、插隊同農的老友做的。這位老朋友在給另一位友人寫的信中這樣介紹王康及其文字：

王康自來天資聰穎，國畫、油畫、小提琴、英語、體育面面出色。但我最想的還是介紹他的文章。八九（1989）年始，他幾乎在西北流亡了十年。十年歸來，其文章已如利劍出鞘。他有詩人般氣質，語言古拙、秀美、坦誠、真誠，其文章之勢，浩蕩起伏、豪邁激越、純出自然，徜徉如白雲出岫，奔騰如江河下山。卻又如血如淚，如歌如泣，如皓月蒼涼。以天造地設鬼斧神工褒之不為過，我沒有虛誇。

這正是我對王康文字的感受。他天然質樸、高古雍容、真力瀰漫、氣象萬千的文字，使我不斷懷疑一個多年的體驗：大江湧流，只能是筆墨被迫中斷後的心象；音樂的故鄉，文字永遠不能抵達。讀老康文字，我不斷告訴自己，沒有什麼樣式的情感、思想、意念、以及微妙的感受漢語不能完美表達。只要你如老康那樣博古通今，把大部中外經典下載到肌膚，同時具有他那樣敏銳的感知、超強的記憶、非凡的心性。

老康六十年的存在，挑戰我的認知力、道德觀和生存方式。對此人，我一直感覺目不暇接，逮不從心，神秘感始終不能消弭。他今日卻突然要我寫一篇有關文字放在這本野生文集里。他又一次出格了：言微如我，豈是導讀人！何況這是在幾乎任何方面都不能望其項背的兄長。我多年被綁在自由世界的新聞戰車上，大雅久不做，卻廟堂內外、坊間官場，不經意間閱人無數。不少光環都在近距離接觸或遠距離觀察中，無可奈何地消失了。老康這個光體，本不在我的色譜內，他的光環不期然奪目之後卻不再消失，我力圖找到原因而不得。今夜，我誠惶誠恐又相當匆忙地寫下這篇短文，依舊只能看見這個人因為過於純粹而魅力非凡，斷非俗世中人。他的文字里外、上下、前

後，實在找不到這個時代的絲毫腐朽之氣，而像是出自另一個陌生而高貴的世界。我希望讀者讀罷文集，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個人生極限，一種理性挑戰，一次精神洗禮和一番審美享受。或更進一步，如包括我在內的他那些激動的讀者，開始看見自己腳下的道路。

2009年11月21日

我讀《60》

馬雲龍（報業編輯、記者）

編按：《60》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教授章明於 200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第五十九個年頭、王康出生第五十九個年頭——拍攝的一部王康自述記錄片。

這簡直是個奇跡。三個多小時的記錄片，鏡頭只是對準一個人，全部內容只是鏡頭中的這個人在或坐或立地在講述，沒有任何其他場景和背景資料的穿插。可效果卻是驚人的：任何一個觀者都會被影片吸引住，著魔般地一直看到最後一個鏡頭。據報道，在放映廳中不時爆發出掌聲、笑聲和贊嘆聲……

導演章明冒了一個大險，用最簡單——簡單到幾乎沒有任何技巧的使用，最真實——真實到你似乎是在和鏡頭中的人在對面談心的方式，拍了一部絕對要進入經典的重要作品。

全部秘密就在於，他所選的對象與眾不同——他是老康；也在於他所講述的題目是個能牽動千萬人心思的數字「60」。

不要把成功的原因簡單地歸結到老康那超群的個人魅力和罕見的語言表述才能上來（這些都是無人能否認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所講述的內容的真實、重大和歷史因子含量的豐富，以及他獨特而深刻的思想光芒和他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

老康的講述從他出生說起。他生於 1949 年 12 月 2 日，比這個號稱共和國的政權誕生日晚了兩個月零一天。他和這個政權今年都要過 60 歲的生日。這個開頭，再加上影片的片名《60》，一下子就將觀眾帶進了宏大的歷史場景中。

任何歷史的宏大敘事是由一個個的個人敘事組成的。每個人的

歷史中或多或少都包含著宏大歷史的一些片段和影子。區別在於，不同的人，由於在大歷史中所處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對歷史進程參與的自覺程度不同（被動地卷入或主動地介入），他的個人史中所包含大歷史的因子的分量及價值也有所不同。



中國易幟那一年那個月王康降生，他在重慶他的陪都文化公司局促的書房兼會客室接受採訪，一人從頭說到尾，片子次年成型時取名《60》，是這個國家和他的生日。攝於2008年10月。

而老康恰恰是個以極大的熱情和主動精神自覺參與歷史的思想者和行動者，而他又恰好能在一些重大的歷史關頭顯身發聲於時代漩渦的中心，這就注定了他的講述必然要具有超出個人敘事的意義，而融入了大歷史的宏大敘事之中，從而具有了時代標本的特殊價值。

據說章明先生用同樣的方法、同樣的片名，共拍了8部紀錄片的素材，但經過反復對比、篩選，最後拿出來面世的只有這一部。這就說明了影片成功的關鍵不應到創作方法、導演技巧等純技術的方面去尋找。

有一個判斷個人和歷史的關係的方法：歷史的進程可以用一個高低起伏的正弦曲線來標示，個人的命運也可以顯示為一個跌宕升沈的曲線，如果這兩個曲線能大致吻合，就說明這個人基本是與人民、國家和民族同俯仰共命運的，而如果這兩條曲線嚴重背離，反差

巨大，則此人的品格、行為和功過是非就大可懷疑了。比如，在國家遭難，人民受苦，社會黑暗，歷史的曲線降到低點時，此人卻飛黃騰達，春風得意，那他在歷史上扮演了什麼角色就不難判斷了。

老康所講述的 60 年個人史，與這個「共和國」的歷史高度吻合。從他誕生之日起，這片土地上連綿不斷、越演越烈的政治大折騰及其所帶來的惡果，幾乎都投射到他和他的家庭中。60 年的歷史成了一部災難史，但老康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僅像千百萬人一樣是這段血腥歷史的犧牲者和受害者，而且是個在災難和逆境中不倦思索，較早徹悟的思想者，還是個將思想付諸實踐，以理性和激情投入歷史正流的抗爭者和行動者。在 10 的被通緝後，他近年的思想火山噴發以華麗的光彩引起了海內外的矚目，成了中國思想界還存在獨立精神和陽剛之氣的生動證明。

老康認可的頭銜是「民間思想家」。這個似乎並不顯赫的頭銜，在這個時代卻有著特殊的光彩。「民間」二字自豪地宣示著不屑與權貴體制勾連的傲骨，而「思想家」一詞則透著對那些禦用的文奴和象牙塔中的書蠹的輕蔑。如果你搜索一下老康近年來以各種形式（電視片、訪談錄，演講錄以及一大批發在海內外雜誌和網絡上的文章）所推出的力作，就不能不為他的思考之深刻和宏大而驚訝。

迄今為止，他已經推出了一個「三室一廳」式的輝煌思想構架：以俄羅斯文學和思想史為切入口的研究為第一室。這一研究從對俄國民主主義啟蒙運動的歷史分析出發，檢點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俄國後所發生的流變，導出了對列寧—斯大林極權主義制度的形成、演變、衰落和破產的歷史總結，最終直指俄國式的共產主義理論和運動的社會法西斯本質，並雄辯地證明了蘇聯解體和失敗的歷史必然性。

以中國抗日戰爭真相為切入口的研究為第二室。這一研究一掃籠罩大陸史學界幾十年用謊言捏造的偽抗戰史，真實地恢復了這場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勝利結束的反侵略戰爭的原貌，為抗戰的真正「中流砥柱」們築起了高聳的「凌煙閣」，並為支撐抗戰直到勝利的中華民族精神和中華文化傳統正了名。更重要的是他以世界大戰中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為二戰後在冷戰的格局下中國之巨變提供了清晰的背景圖。

對中華民族生存幾千年而不滅的精神文化傳統進行重新梳理和再發現，是他研究的第三室。這是他觀察和研究世界問題和中國問題的立足點和終極目標。在《60》中他說自己最關心的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這應是肺腑之言。這位在與極權專制主義鬥爭中毫不妥協的鬥士，在文化上則高揭文化保守主義的大旗，這不禁讓人想起了索爾仁尼琴。他們的共同點是，在以海納百川的胸懷接受作為人類共同財富的普世價值的同時，還堅信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都不可能完全斬斷自己的文化血脈，僅靠從外來的文化中嫁接移植別人的基因而生存。他們應該從自己所立足的大地和所傳承的古老文明中找到生命力。從他 1993 年創作的電視政論片《大道》開始，他就正式宣告了自己對新儒學信心，認為從中能找到更高的價值或終極價值。

老康不是一個書齋中的冬烘學者，他這三個「研究室」都指向一個恢弘的「大廳」——改造中國的偉大實踐。三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在這裡融會貫通，聚為一體，形成了老康獨特的思想大廈。對二十世紀俄國共產主義血腥試驗追根溯源的拷問，不僅說明了蘇聯崩潰的原因，也找到了中國陷入曠世災難的罪惡源頭，那些今天在振振有詞地批判「全盤西化」的人，其實就是上個世紀搞了場徹底的「全盤俄化」的罪人。在抗戰史真相被重新發現的同時，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雖屢衰而不絕的偉大精神也被重新發現，並被老康領導的一批仁人志士以空前的 805 米畫卷《浩氣長流》隆重褒揚。在經歷了二十年前的「鐵血之夜」後，中國知識界曾一度頹風彌漫，犬儒主義盛行，而在這時，老康以被通緝之身攘臂而起，朗聲而呼，又何其壯哉！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士」的風骨，俄羅斯貴族知識分子的彌賽亞救世悲情，成了老康最吸引人目光的人格特色。

這樣一個人的講述，能征服眾多觀眾的心，並不奇怪和意外。

我注意到，對《60》的第一篇評論是崔衛平女士的《距離，距離》。她對影片的成功給予了高度評價。但又從電影專業的角度指出，導演似乎沒有拉開與講述者的距離，即沒有實現布莱希特所主張的「間離效果」和「第四堵牆」，從而減低了觀眾對講述內容的懷疑、思考和判斷能力，乃至會令觀眾失去判斷的「座標」，被老康牽著鼻子走。

我對電影理論是門外漢，無權置喙。但關於老康是否有需要剝離

的「光環」，是否需要「請下神壇」，則想說幾句話。

老康是個平民，是個一生未涉足所謂「體制內」大門的獨立的人，是個多年在社會底層靠自我奮鬥而生存的微賤者，與眾不同的是幾十年來，他沒有放棄思想的權利，一直捍衛著主宰自己大腦的天賦人權。從文革時期的「民間思想者」到如今的「民間思想家」，他走了一條與絕大多數學界人士不同的成長道路。應該說，他是當年曾廣泛分布於民間，如今大多已被剪除和消磨淨盡而「失蹤」的「民間思想者」的難得了遺。對如此人物在當今思想界的異軍突起，關注是應該的，尊敬是必然的，歡迎也是真誠的，而用語刻薄則是太輕佻了。

過去只聽說老康經常受到打壓，聲音屢遭封鎖，已被權力者視為異類。而「光環」、「神壇」之說則是第一次聽說，這大概出自一些出身「正途」的學者對老康這種「行不由徑」的「山寨學者」的不信任感和失落感。其實，這種來自象牙塔中的優越感倒是值得反思的。

至於文中提到的老康思想的「大可商榷之處」，本是見仁見智，大可各抒己見的。例如老康所主張的新儒學是否可提供「更高價值」或「終極價值」，人們會有長期的爭論。但有一點需要指出：這一討論應該在「清理場地」的前提下進行。從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的「打到孔老二」，這個在「革命」的名義下已經綿延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奧吉亞斯牛圈」至今還沒有人徹底地打掃，否定文革只是在政治上匆匆走了個過場，根本沒涉及這個理論問題，幾代學人對儒學的一知半解還停留在「評法批儒」的水平上。在這個基礎上怎能開展有理論價值的討論？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老康在世紀大講堂作了題為《世界圖景中的五四》的演講，開始對這個臭氣沖天的大牛圈掄起了掃把。不管你是否能同意他的觀點，但這總應該是個值得重視和歡迎的進展。

對老康和他的思想，先不忙築起「第四堵牆」，還是先聽聽吧。

（寫於 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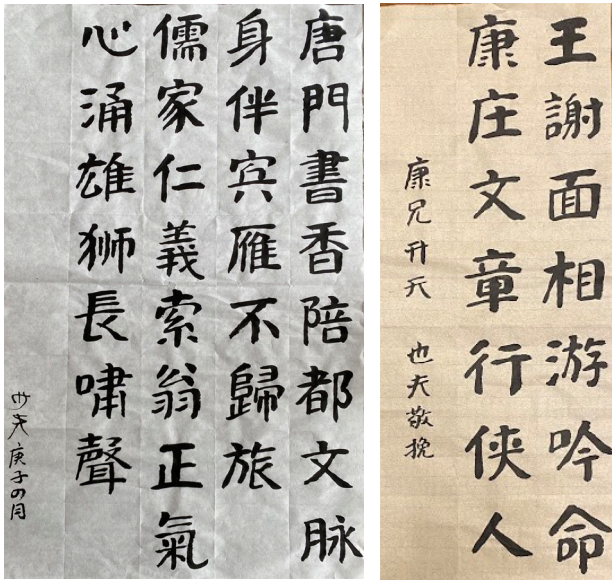
王康的政治情懷與行為藝術

鄭也夫（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

獲悉王康離世一個小時內，我將兩副毛筆字挽聯的照片掛到朋友圈。

陪都文脈，唐門書香，魂追賓雁不歸旅；
孟子浩氣，索氏東正，心湧雄獅長嘯聲。

王謝面相遊吟命，康莊文章行俠人。



鄭也夫書字悼王康。

如此快速是因為有準備。王康被大夫宣布不治已有太長時間。從

他轉到私人醫院開始籌款，我們就一直在溝通。我叫在美國的親屬給他匯過錢。在籌款方式上給他提過建議。以後我們頻繁通話，相互為對方唱歌，他為我唱「馬車從天上下來」，我為他唱「The Old Old Mississippi」。再以後他來電少了，終於不來了。打聽後得知他已無力說話。於是我單向發語音，給他唱歌，並開始措辭挽聯。他生命力超強，大大超過出大夫判斷的命限。

好朋友要互盡義務，而最後的義務肯定屬於晚走的那位。其內容之一是禮儀，挽聯和追思也在其中。其二是回憶、研討、遺作整理。前者是面子，後者是裏子。面子是做給今人的，以哀榮安慰親屬，激勵同志仍需努力。裏子除了做給今人還是留給後人的，它憑借具體入微的講述和評價，幫助人們知道他，理解他。做好面子手段不一。做好裏子則靠大家對往事的細心打撈，對亡友思想行為的研討辨析。

敝人在第一時間行過禮儀，是做第二件事情的時候了。以下講述，一些是我親見，另一些是王康或目睹王康行為的朋友直接說給我的，絕少輾轉聽聞。

一、中國行為藝術家第一人

1987年，我受中國文化書院邀請做該院一個暑期講師團的導師兼領隊。領隊要先踩點，即親赴該城市，選定演講會場和七位教師的旅館。到重慶後訂好當晚的旅館，就去找離京前朋友向我介紹過的王康。我倆一見如故，他當即帶我去找他的一幫朋友吹牛。吹過子夜，他說不去旅館，就住我家。旅館錢白交了。我二人又做徹夜談。第二天早晨離家時他不鎖門，回答我：有什麼好丟的。我知道遇到了比我更異類的人。一個月後講師團來重慶，我們相處數日。

我倆都是六六屆初中畢業生，他是1949年生人，我是50年。此時他是重慶八中教師，離婚不久。七八級畢業生很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深造的機會，但這些不屬於在校入了另冊的學生。他說，團中央曾來西南師範學院視察，讓校方安排座談會。會上王康率先發言說，請校領導離場，你們在學校歷次運動中表現惡劣。校領導大怒說：王康，你一直逃避政治學習。王康打斷說：比學馬列嗎，請團中

央同志給我倆出題，考不過你判我十年徒刑。這是 1988 年王康對我講述 1979 年他在西師。

我恍惚 89 六四之前，我們又見過面沒有。只記得六四後不久他被重慶通緝，跑到北京。對我講在長江輪渡上聽到三個青年吹牛，一個得意洋洋地講：我洗完澡就沒熱水了，別人活該。這話已令王康厭惡，這廝又說：六四那幫暴徒就該鎮壓。王康猛地上前，一拳將他打倒，掉頭闊步而去，心裏做好了挨頓暴打的準備。不期那廝被其夥伴追問：你怎麼得罪人家了，竟無人追打王康。我分析可能是那廝估計到自己的言語沖撞了六四暴徒，邪不壓正，認慫吧。從重慶出走後，他基本住在北京亞運村正在經商的重慶師範同學的寓所中。

有個小段子我記憶猶新。一次我與王康吃飯，中途一個哥們兒匆匆跑來向王康告辭，說剛剛得知外地的父親重病，今日不能如約坐陪了。王康一掏兜，往桌上拍出亂糟糟的一把錢，說帶上。那位推辭。王康正色道：這是兄弟情誼。那兄弟忙點頭稱是，收起亂七八糟的一把錢。此酷像戲中情節，而這真情釋放曝露的東西蠻多：他不用錢包，兜裏的錢是亂糟糟的，幫助朋友時不計算。

2009 年王康的朋友黃珂等人為他操辦 60 壽宴。到場二百多人。放映了一個小時特制的王康專輯後，王康講話，朋友致辭。這當然是精心準備的了。我以為這次宴會是個轉折點。之前是言行特異且有美感和視聽衝擊力的率性行為。之後，這些特征越來越有主觀策劃的成分，甚至就是策劃的產物。遂使王康成為行為藝術家。

北京的王康追思會上，他重慶多年的老友向宏（八八年見到王康的第一天，就見到了向宏）向與會者介紹王康時說：他是行為藝術家。我倆獨立地完成了同一判斷，且其多年好友的共識讓我感到這判斷有被更多人接受的可能。

行為藝術家的判斷，在道德上非褒非貶。希特勒、丘吉爾、孫中山、甘地、胡志明都在此列。行為藝術家們有一個極可能獨一無二的特征。其他門類的一流藝術家都是職業的。唯獨職業的行為藝術家都是本行中的二流。而一流的行為藝術家均非職業藝術家，其職業多為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

一流行為藝術家的道路很可能有相當大的共性。我所知有限，單

說王康。當其性情讓他釋放出那些特異的言行：離家不鎖門，座談會上的厲言，船上出手後從容信步，飯桌前解囊無度，這些行為的效果沖擊了別人，也反饋給他自己。那反饋必定助長了他日後如法炮制。以前不是表演，以後有需求也有準備，是真情也是表演。朋友都知道他籌款能力超強，將之歸結為他的個人魅力：額頭酷像列寧，表情極為誠懇。早年他籌集第一筆大款時特邀周孝正、梁平陪他去廣東。周、梁分別告訴我同一情節。在推開金主王健公司的大門時，王康突然停住說等一等。他調整了心態和表情數分鐘後才推門。這情節讓周、梁吃驚。我聽後當即想到，即便是大演員出場前也要定定神。與金主見面時的言行，怎麼可能沒有行為藝術的成分呢？

一流行為藝術家們深知行為藝術的功效，於是每每為之排大用場。我以為長卷繪畫《浩氣長存》實為行為藝術之大作。十幾個藝人，勞作數年，完成了1012米的長卷，行為藝術的成分恐怕高於畫卷本身的美學含量。

我對王康一直在認可與不認可之間。在追思會上我說：我倆相識三分之一世紀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一直相互欣賞，一次沖突和不快都沒有過，堪稱奇跡。我不喜歡他滿篇大言美辭的文字。他曾對我說要寫劉賓雁傳。我說一定要有細節。他說，放心也夫，我是學文學出身啊。我覺得微觀的作品不可能出自王康之手，因為他選擇了誇張。誇張幾乎就是行為藝術本身呀。我一直以為我的文字比王康細緻精準。以後越來越明白，他最初不乏這個天分，只是早就不想做「細活」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政壇人才輩出，是好為大言的「孫大炮」贏得了更多的擁護者。王康一定是本能地感到：他要這樣出場。

我曾經毛遂自薦競選中國社會學會主席。此時王康已在美國。周孝正轉告我，王康得知後脫口而出：這有什麼意思，也夫該自薦競選國家主席。這話驚呆了我。細想想二者哪個都選不上的，這是我倆當然都具備的判斷。而二者沖擊力之高下無需贅言。社會影響小的事情他根本不去想。

王康告訴我，蔣慶曾經送他一聯，聯首四字「好大喜功」。我同意這一判斷，以為這可以不含褒貶。

在任何場合王康的打扮都絕對「布衣」，在多數場合還是唯一。

早期應該是不經意的，後來則一定是刻意的。但想到他浪跡天涯，沒有一箱子行頭，更不要說化妝師，你就不得不佩服他的裝扮。我以為他勝出於兩點。其一對時尚之深惡痛絕。其二將樸素做到極點。我一向認為，任何事情做到極致都是藝術。

二、解析「民間思想家」

一流的行為藝術家基本上都不是職業藝術家。那麼王康的社會角色是什麼呢？

2009年，王康六十壽辰的聚會上，看罷宣傳王康的專題片，主持人宣布下面將點名王康的好友上來發言。我急忙打腹稿，因為北京的朋友中我是認識他最早、關係最密切的。沒想到點名周孝正，乃至張三、李四後，楞是沒叫我。我猜想名單是王康給主持人的，他知道我的積習，這場合還是回避面折吧。而我覺得上台的人說得太庸俗，乾脆就不像文化人。我腹稿的第一句是：康兄是我今生認識的人中天分最高的，但他從來沒有達到我的期待。自以為這話將很高的誇獎與期待融於一體，卻只好爛在肚子裏了。我確實認為他天賦極高，在亞運村如此不適合讀書的地方，還有滿腹學識。我期待他做明智的選擇，期待他更努力，成為大學者。

但其實王康在八九之後，甚至更早，選擇了不做學者，做更有社會影響的事情時，就不大可能成為思想家了。

六四以後他來到北京。我介紹他認識的一個朋友是某大學系主任，邀請王康去該系下面的一個研究所，王康沒有回應。很長時間中我都大為不解。因為我以為憑他的天分，有望成為思想家和學問家。經過這些天的思考我似乎越來越明白王康。他不接受邀請最直接，當然遠非全部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藏身北京是為躲避重慶通緝。進入大學，雖不在編制，還是太顯眼。

更重要的應該是以下幾個原因。其一性情。他喜歡熱鬧，很難長久獨處。他一直被重慶小圈子的朋友尊為領袖，他也有領袖欲，二者剛好互動。做個優秀學者的苛刻要求，與其說是智力，不如說在性情。王康性情上遠離學者。

其二，他一來北京就住在亞運村重慶商人的圈子中。那裏的生活舒適，熱鬧，舊雨新朋頻繁會晤，飯局麻將接二連三。趙國君說他稱贊王康博學，王康回答自己很晚才認真讀書，以前都在打麻雀。趙與我都不解什麼是麻雀。我猜可能是麻將。王康對我和孝正感慨過中國人不守遊戲規則。由頭是，前幾天晚上他和了一把極特殊的牌，理當贏太多的錢，大家以玩笑的方式賴帳。他講得很投入。我不知他進入牌局的深淺，但知道他在那個商人群體中生活的愜意。我想他大概不想置身在單調的學院派環境中。

這些年我才漸漸明白一個常識。不做學者是比較自然的選擇，即使有作學者的天分。一個稱職的學者的生存狀態是遠離常人的。優秀學者中怪物甚多。中國社會中一方面真做學問的人極少，另一方面俗人們一直在誇大學者的貢獻。學者對社會的貢獻是基礎性的，不是直接的，不會立竿見影。很多學術當下只是智力遊戲，社會不該缺少它，也不該誇大它。王康清楚學術緩不濟急，對中國社會和他個人都是如此。故不認同王康選擇的生存方式，其實是我的主觀偏執。

王康曾經對周孝正說：也夫是學問家，我是思想家。我聽後啞然失笑。李慎之逝世後仲維光單槍匹馬挑戰其眾多粉絲。我同意維光的看法，李有骨氣和良知，但夠不上思想家。思想家必須提出過若干新的思想，或為命題，或為概念，或為深刻的分析。我以為王康也不是思想家。我在「《無快樂經濟》中譯本序言」中說過：「思想家有兩種，一種是率先提出了一個大思想，比如剩餘價值，比如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另一種則在似乎並不宏大的表述中展示了一番又一番精彩的、出人意表的小道理。前者高屋建瓴，一俊遮百醜。後者卻更有思想家的味道。因為我總以為，有卓越的思想能力方為思想家，如是他們就應該時時處處顯示他們思維上的卓爾不群。」而王康幾乎放棄了對具體問題的微觀分析。宏觀思想家一向更稀少，與他們的宏論相比，王康的宏大敘事多為常識。表達的氣勢和生動不是思想層面的東西。有成就的學者分為兩類：思想家、學問家。我是職業學者，偏向思想而非學問，這是智力類型所致。當代思想家中鮮有不是學者的。而政治家、活動家、媒體人中很少有思想家。因為思想活動需要更多獨處、沈思的時間。而在性情和注意力上，思想家與行為藝術家的不兼容可

能更大。我懷疑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一個人，既是思想家，又是行為藝術家。

王康不是思想家，但他在社會上最流行的名號是「民間思想家」。這稱號是王康自撰，以應對媒體的要求。因為他們要為文章作者或電視出鏡人標出單位和角色（常常就是職業）。措辭恰當與否在於它同語境的關係。民間思想家在其語境中是恰當的。王康無職業，稱「民間」恰當且頗有俠氣。社會角色則較難措辭。他自知遠離學者的特征，他不寫小說劇本，從不以文學家自居。其實「政論家」的稱號靠譜，但媒體是不敢接受的。「活動家」也對路，但多數人的觀念中活動家無專長、無學識，乃至不夠名譽。故民間思想家是難得的選項。但其恰當只在應對特殊的需求中。離開特殊的語境則可以看出這名稱中內在的毛病。絕大多數漢語詞匯都有對偶，對偶雙方互證對方詞義的存在，若沒有對偶倒值得特別思考了。與民間思想家對應的似乎是「官方思想家」，但這角色是不存在的。思想家統統是獨立思考的。因此不好稱呼一個思想獨立的教授，比如敝人，是官方思想家。宣講官方思想是官媒，是刀筆吏，他們高攀不上思想家。進一步說，思想家從來都是稀缺的，在當代中國尤其是這樣。乃至我們可以說「北京學者」「上海學者」，你聽過「北京思想家」「上海思想家」的叫法嗎？諾大的中國，半個世紀中有幾個思想家？「也夫是學問家，我是思想家」，這話充分顯示出王康喜歡思想家的稱號。但「自命」不是蓋棺定論的依據，因為個性是偏頗的，有自卑的也有自戀的。我相信，像看待李慎之一樣，認為王康是思想家的人很多。我同樣相信，像敝人這樣，不認為他是思想家的人也不在少數。筆者以為，亡者的幸事不是獲取一項冠冕，而是圍繞他有種種爭論，這會幫助更多人清晰地認識他。

人們喜歡簡化。一個人的職業、職稱每每成為他的標籤，其實常常不能說明他。王康社會角色上的不確定，既因為他無職業，又在於這個變幻不定卻又缺乏自由的社會。他成為一個遊俠，一個行吟詩人，卻不能做自己最願意做的事情。

我認為王康有作政治家的強烈沖動，但六四以後的中國大陸絕然沒有扮演這種角色的條件。陳子明刑滿釋放後幾乎成了地道的學

者，不能投身政治他是死不瞑目的。尚未踏上政治家道路的王康便只能做一個有強烈政治傾向的活動家和演說家了。他是活動家中最有思想的人，但不是思想家。他是博學多才、文采斐然的演講家和電視專題片作者，但不是史學家，不是文學家。

三、癡思國共合作

我最初對王康重大選擇中的第二個不認同，是他一生中投入最多時間和最大心力的大型畫作《浩氣長存》。不解有兩個層面。其一，一個自詡為思想家的，以文字為生的人，為什麼要走入自己不熟悉的視覺藝術領地呢？後者不具備文字表達中的精準和深刻。在明白了他日益強化的行為藝術傾向後，這個疑問可以解釋為：他要打動中國，哪個手段最能打動就選取哪個，理念的清晰與深刻都在其次了。

但是我還有過第二個，卻絕非次要的不解：作這事的意義是什麼，符合你的政治理念嗎？這直接牽扯到他此前策劃和寫作的電視專題片《大統一》。

89 六四後他跑到北京，漸漸產生了做《大統一》電視專題片的想法。我是他這個想法的最早的聆聽者。他到南方籌款時邀請周孝正、梁平陪同，沒找相交更深的敵人。為什麼？我已經記不清有沒有旗幟鮮明地反對他這個思路，但起碼含蓄地透露出我的不認可，他完全清楚。我認為統一是中共一貫的追求，我不認同，也不認為這是當下中國最重要的目標。我記得投資人王建來京時去了亞運村王康住所。王康精心策劃這次會面，請來了央視負責人和時任《人民日報》主編的範敬宜。我在場。合同上最終寫著：王康方對投資方承諾，片子要在央視播出。日後王康坐蠟了。他企圖往片子中注入私貨，即他自己的若干非正統思想，落空了。他給央視的的文本框架不被接受，可以想見他即將寫作的文本的下場。宣講統一的電視片只能是地道的主旋律。如何向投資方交差，王康去伺候主旋律不成麼？無奈之下，他將這個大活及其資金轉包給一個紅二代朋友秦曉英。片子在央視播出時，片頭的撰稿人是秦曉英。片子中王康的頭銜好像是「兼制」之類。片子播出不久我與王康見面，本想不客氣地罵他幾句，不

期他劈頭一句：也夫，我無地自容，我和老共徹頭徹尾地合作了一把。我還能說什麼？

《大統一》與《浩氣長存》，一個是電視片，一個是畫卷，一個講兩岸關係，一個講抗戰歷史，似乎是相互獨立的兩樁事情，其實內中貫穿著策劃者的一個心思。王康希望以最大的社會影響促成國共的第三次合作，並期待在合作中大陸的政體發生良性的轉變。這動機他以後和一些朋友明確表達過。

兩個作品制作過程有異，但結局相似。《大統一》還在起步階段，王康的思想就退場了。《浩氣長存》不借助官媒，創造過程是完全自由的。它以畫面取代文字或話語，希望避開觀念上的正面沖突，但竣工後無法在中國大陸展出。好在作品畢竟完成了，日後在台北和美國展出。

該怎麼評價王康的第二次失算呢？我認為，《浩氣長存》想法萌生時與完成後，中共是有變化的。這可以從大小兩個方面來看，就畫作展出的小博弈看，畫作完工之際已經能夠比較清楚的預判，當局不會允許展出。但在其萌芽時判斷，還看不出絕對不可能展出。就推動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大事體看，畫作創作前後中共政策與台海關係都有大變化。從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到反送中的激烈沖突，再到安全法的一錘定音，隔岸觀火後，台灣選情已成一邊倒，政局定格了。中共幾乎幫助民進黨打垮了國民黨，即使國共合作也無大戲可唱了。雖然有些是新近發生的。但直接導致這些變數的中共決策者的心思和政策，應該在幾年前就定型了。

筆者當初不認可王康的選擇，長考很久以後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理解王康。王康的謀劃完全失算。但請問誰能拿出一個保證不失算的方案來推動中共良性轉型。世間沒有這樣的人和方案。有心者只剩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大家盡可以拿出各自的方案，只要方案不助長專制，不幹預自由，端出來，失敗何妨？商場上每天都有胎死腹中的商業策劃和賣不動的試銷商品，正是這生生死死的策劃與試銷造就了生機勃勃的商海。中國政局本已僵死，大道不存要尋小徑，正題受阻筆走偏鋒。《大統一》與《浩氣長存》的謀劃，是王康如此時空下的苦心孤詣。並且《浩氣長存》與《大統一》之命運有本質的不同。前

者實現了創作者們獨立的意志。它雖未在大陸展出，仍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從上述兩個作品的策劃來看，六四以後出國之前，王康是誘發中共轉型，期待和平演變。他反共的公開言論爆發於出國之後。

四、胡不歸乎

我的第三個不認同，或曰不理解，是王康赴美不歸。他去美國是為了畫展，行前他對很多朋友說很快就回來。我不相信他很快就回來，因為去一趟不容易，可看的東西甚多，要見的朋友無數。但我曾經認定他會回來。不錯這中間有個插曲。中國相關部門曾通知王康不要辦畫展，若一意孤行你回來將有麻煩。我當然同意王康堅持展出。跨越太平洋負重而來，哪能被爾等嚇住。並且敝人以為辦了畫展回國後出不了大事。畫抗戰英烈還能坐牢嗎？拘留幾天無異於幫助畫作擴大影響。閣下本來就是行為藝術家啊。不期王康在首展的致辭中公布了當局叫停畫展的來信，並強烈抨擊。我真的不理解，你辦你的畫展好了，理他們作甚。其後王康開始頻繁地接受媒體採訪，火力全開地攻擊中共，導致回國的風險激增。乃至令我這樣的老朋友懷疑，他是否走時就有不歸的想法。

就此與王康在美國的好友北明有過爭論。她努力講述王康的性格與心思，一點也沒有說服我，但她不經意說到的兩個事實扭轉了我的判斷。其一，鄭義北明夫婦兩次的邀請王康赴美，第一次王康先答應後延宕辦理。第二次在他們幾次催促下才辦理和成行的。其二，王康重慶電腦中的重要材料及其它一些必要的東西都沒有帶到美國，對他影響甚大。聽後我認可他走時沒打算留在美國。那該如何理解他日後不留後路的言行呢？我以不久前的經歷幫助自己去理解，或者說部分地理解了王康。我發出中共淡出的文章後，家兄勸我：既然話已經說到極致，就不要再寫了。我說：還會寫。二人的問答陡然提速。他問：你覺得你的文章有作用嗎？我說：大概率上是沒有作用的。問：那你為什麼還要寫，這是什麼性質的行為？答：感情用事。他聽後沈默了半分鐘說：感情用事也不壞啊。我想，他不是同意了我繼續

寫，並認可也不壞。而完全是在評價感情用事。他在官場幾十年，滿目皆是絕對理性的行為，浸透著私利之盤算。已成稀缺並坦白承認的「感情用事」，令他陌生，乃至沈思良久，給出「不壞」的定論。

我認為王康最初是打算回來的，當局的信激怒了。他感情用事，並一發不止。故我倆行為的屬性有相似之處。

但我想，若是我還是不會這麼做的。他顯然比我更感性，也可以說缺少定力。赴美不歸極不明智。我以為，堅持畫展而後回國，將是與當局博弈的正招。有朋友說，回不回來是當事者的權利，別人無權議論。孝正多次勸我移居美國，說再不走就是傻逼，我說那我就傻逼吧。可見在這個問題上我不是霸道和強勢的。判定王康不明智，是認為他回國的初衷源自其一貫的政治態度，堵死了回國之路源自偶然的一次沖動。我是將王康看作「死磕派」的，不排除我看走眼了。如果沒看錯，就是他錯招了。毅然回國，而不是在美國大罵中共，才是死磕派的選擇。

他臨終前申請加入美國國籍的舉動我是斷然不會做出的。與國籍掛鉤的是生存的便利，它與政治價值觀無涉。不加入美國國籍一點也不影響你認同美國政體，感謝你深切體驗到的美國社會中的人道主義。一個垂死之人申請國籍當然不是利益上的圖謀。那該如何判斷這行為呢？這是一個行為藝術家可以做出的最後表演。行為藝術家們不在乎邏輯，在乎沖擊力。

五、交友結朋

熱衷交友，是活動家們的天性。細說下來，第一要有不衰竭的熱情。第二善於發現對方的優長，此乃吸引力之來源。第三廣交三教九流，這意味著性格上的寬容廣納。王康有此天性，且有過人的魅力，故朋友多。

在北京經商的重慶老同學們的住所是王康在北京的落腳地。最初是他們幫助王康，後來靠著超強的活動能力，王康對他們的幫助也很多。朱服兵曾對我們說：他不想繼續贊助王康的項目，因為王康做事有始無終，大塊文章開頭寫得極好，但很快就沒了下文。後朱服兵

出事，出來後說：朋友遇難時，老康絕對是不惜力不吝財。除了偶一為之的救急，王康幫助重慶商人們結識了大批的北京文化人。黃珂住所每日的流水席享譽京城，其最初的人脈來自王康。後來王康的籌款已經走出了重慶圈子，就是說經濟上也獨立於老朋友了。但他始終是北京重慶朋友圈的核心。王康在北京亞運村住了不短的時間，但最終還是回了重慶，因為他喜歡重慶的氛圍，離不開他重慶的朋友們。孝正日後去重慶，王康帶他們去周邊某個景點。車開到中途一個縣城，王康說副縣長是我老同學去看看。人家一見王康高興壞了，奉為上賓。途中再到一處，還是這樣。孝正說，王康在重慶是領袖級人物，人脈太寬，北京朋友中沒有可比者。我的理解，這是首都與外省的差異。外省大學的同學多來自周邊，多留在本地，校友之情成為日後豐富的資源，況且王康念書時就是領袖。北京高校的同學來自全國，日後散布各地，不可能這麼抱團。或許還應該考慮到袍哥文化在四川何以產生，及其深遠影響。我心裏一直覺得王康就像重慶文化界的袍哥，雖然真正的袍哥我根本沒有見過。他在京渝兩地的重慶朋友圈裏的故事，當由重慶的朋友們細說。

他在北京的最初的朋友是我介紹給他的。其中與他長期關係密切的首推周孝正。孝正與王康的差距大過我與王康。但他倆均有超強的接納力。

今年年初去世的國家級侃爺劉力群是我介紹給王康的。那晚吃過紅油火鍋，從八點開始聽力群主侃，侃到十二點。用力群自己的話說：他只批發不零售。聽完後王康慨嘆：中國還有救。進電梯後力群對我說：他說中國有救是什麼意思，讓我佩服了？說完得意地一笑。而力群不覺得自己能救中國。

我雖然早就認識李慎之，卻是王康帶我走進李家的。可能是應王康來前的要求，慎之那次重點講台海關係，要點是只能維持現狀，不獨不統，而維持現狀的關鍵是美國。還有一個小段子我記憶猶新。他說，他見過的人中兩個人最聰明，費孝通和班禪。當時沒讓他舉例細說班禪，已成永遠的遺憾。出門後王康對我說：中共如果有十個李慎之就不會垮台。王康對劉、李的評價都過譽了，但我認為像他這樣誇大一個人，是特點不是缺點。這特點促進他走近各路豪傑，成全了他

的巨大的朋友圈。在美國與他交往的朋友說，王康批評的人很多，誇獎的人甚少。我的印象，去美國之前，至少在北京其間他不是這樣。

雖然客居北京，但交往方式很快發生逆轉，王康居住的亞運村，居然成了他的北京朋友們主要的聚會地。原因中包含社會風氣的轉變。清代和民國時期的交往方式是「行客訪坐客」，因為坐客有接待能力。共和國前四十年經濟雕敝，大家住所逼仄，還不如旅館寬敞。乃至坐客訪行客開始流行。當然也有王康的原因。他的好客與交往能力都是超一流。亞運村他朋友多，場所多且寬敞。並且他已經不是純牌「行客」，是半個東道主了。

他去國多年以後孝正也去了美國。有一日王康忽然來了電話，說想同孝正絕交。他說，其一，孝正多次說中國的局面是讓六四的學生搞壞的，甚至有些濫話：八九運動我沒參加，我參加就勝利了。其二，他厭惡孝正到美國後的表現：私下交往中屢屢對流亡的朋友吹噓自己在美國的豪宅，讓人家情何以堪；電視或視頻的談話空洞平庸無聊。我聽後力勸：多年的朋友了，談不來就少通話，不見面，萬勿提出絕交。幾天後，他來電感謝我的規勸，說險些邁出那一步。其實我心裏頗有不解。孝正演講的高度重復是老朋友包括你王康都領教過的，年歲越大越嚴重，但我們可以回避啊。講話分寸不對可能與孝正此時身心失調有很大關係。以後我去美國在孝正家住了一周，震驚他的變化。他以前說話文明，現在頻爆粗口，動輒訓人。我認為，很可能是患病導致其大腦中司職分寸感的部件不靈了。而孝正對六四學生的批評一以貫之，或許王康過去沒聽見。我聽說六四過後不久他與老朋友老潘騎車同行時，他罵學生，老潘說，你下來，我想揍你。其實這裏有孝正的問題，也有王、潘政治正確的問題。我以為這裏不該有禁區，我們有敞開討論的前提，就是我們對老共的看法極為接近。難道反對派成員之間不可以批評彼此的策略？馬克思說理論要說服人就要徹底。孝正的問題是不徹底。不久我和王康在電話中論及此事。我說中年知識分子對六四悲劇要負很大的責任，我們長期不站在抗議運動的潮頭，我們的膽怯導致毫無政治與社會經驗的年輕學生填補了這一真空。當年齡如爺孫的兩撥人激烈沖突時，處在邊緣的中年人哪邊也說不動。如果中年人較早地作為民運主體面對當局，情況

會大不同。電話那邊王康表示同意。這是我和王康的最後一次涉及政治的對話。

很快他病情惡化。我不清楚詳情，佛吉尼亞、休斯頓兩地必有很多朋友在幫助他，從籌款、料理，到掃墓、受洗、贈送國旗，一場繁復的臨終關懷。疫情期間，雖喪事從簡，卻頗有詩意。

王康生死都在朋友中。

敝人並不奢望諸位認同我上述之種種，只希望大家在行過告別禮後，可以平實地面對亡友，深入他的遭遇，他的選擇，他的思考，他的作為。做好「裏子」是我們對亡友的最大尊重。

民間思想家王康 ——叛逆者與邊緣人、孤獨思考與現實幹預、大歷史畫 與行為藝術

向宏（企業家）

我與老康的朋友關係及悼文選題的斟酌

從 80 年代，我們在重慶創辦「文化與現代化研究會」算起，到今天 40 多年過去了。儘管最近 10 多年來往少了些，當從各路朋友的悼文中提到的王康生平往事，又把我拉回到過去的記憶中。是的，作為王康的老朋友、好朋友，確實有義務把一個更完整的王康告訴給大家。於是選了《民間思想家王康》這個題目，這是大家都注意到的一個核心問題，一天來的悼文，提到他是思想家的就已經不少了，也許真正知道這位民間思想家心路歷程的朋友可能並不多。他的確是一位叛逆者，這個稱謂對他來講貨真價實，但更真實的他應該是作為有強烈終極人生觀訴求的人對積極投入世俗生活的叛逆，哪怕是對大學學生生活所無法避免的有限社會參與的叛逆。早期王康的文化叛逆性，大大超越後期在政治上的走遠，這也許源於他大舅唐君毅先生堅守中華傳統文化使命的基因傳承，也許源於我和他共同拜訪梁漱溟所談到的「這個世界會好嗎？」的終極之問。他希望以一種超然的姿態回答這些形而上學的種種疑問，叛逆是成為思想家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種種原因，他成了邊緣人，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的叛逆性和早熟的思想天賦。如果他大舅還在，他父母也是拿著高工資的大學教授，讓他衣食無憂，他的這種自我放逐的邊緣化，肯定會讓他成為傳承中國文化的光大其大舅學問的思想家。他運氣不好，偏偏又碰上了熱熱鬧鬧的世俗化商業運動，天馬行空的高談闊論讓他與財務自

由相行漸遠。邊緣人對他來講，不僅僅是主觀性的概念化，更多的是捉襟見肘的生活困難。

如果王康的直接生活苦難經受得更多一些，如果朋友們對思想家的崇敬不是表現為支持他稍顯沖動的非思想性創作，他老兄也能按捺得住寂寞並堅守書房，王康絕對有可能成為孤獨思考的偉大思想者，我們看到的，將不僅僅是他送給我們的大舅唐君毅的 20 卷的思想文集，還應該包括 30 卷的王康思想文集。

朋友們對他的崇愛、絡繹不絕的登門尋師問道者，加上內心依然懷有激情，他時不時的轉身投入現實干預。誰都知道，身份不對，這種干預肯定是徒勞無獲。自然也是無功而返，但回過頭來的王康，年紀已經大了，精力也不濟了。我們看到了一個畫家的歸來，而失去了一個思想家的王者歸來！

我不認為這是王康的問題，恰恰應該是我們今天一群像我這樣給他寫悼文的朋友們的過錯。我們沒有及時打斷他好於針砭時弊的民間政治評論，而是縱容了他作為邊緣人采信不充分的情況下，所采取的堂吉柯德式的勇猛與執拗。

中國問題研究需要學問深厚的大歷史縱深，所謂讀萬卷書，這是王康所長；還需要橫向的大視野比較，所謂行萬里路，這是王康所短，這也是邊緣人所勉為其難的尷尬。

盡管他後來去了台灣、去了美國，已經稍微晚了點。老年的體力不支，加上財務上的窘境，讓他失去了在華盛頓這樣一個思想者社交最方便的大舞台，「擺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縱論世界變化的機會。

癌癥的過早襲來，打斷了他《孔子傳》《馬克思傳》《中美文明辯識與戰略關係重建》《中國文化的現代復興》、新《未來 10 年中國改革的基本設想》、小說《北碚與華盛頓》的創作。好在他及時調整，以患病之軀拿起了少年時代的畫筆，以《浩氣長流》的氣概，以大歷史學家的眼光，畫了一大堆當代世界史重大題材的炭精畫和素描畫。這是康兄在生命盡頭留給我們的偉大作品，這個動作本身也是他留給我們的偉大的行為藝術作品。

前一個作品需要我們去推廣與收藏；後一個作品更需要我們寫好文章，讓更多的人讀懂他的行為藝術作品所傳達的價值。

哪怕是為了民間學者的境況也要好好紀念王康

對王康的紀念從家庭角度講，是傳揚他對父母的非常方式的孝敬；從中小學同學角度講，是講述他少年時代特立獨行的故事；從大學同學角度講，是評論他參與校園民主選舉時就有的列寧式的偉人風範，當然也少不了評論幾句女同學投去的青睞眼光；從近距離朋友角色講，是滔滔不絕的講述與他朝夕相處，共同幹革命事業的一個又一個故事；從社會朋友角度講，是傳頌他影視作品、文字作品、繪畫作品留下的思想價值與學術價值。

還有一個角度，一定不能忘記，那就是民間思想家的民間概念，這是王康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王康的贊譽不絕於耳，但更多的民間學人都成了默默無聞的生計邊緣人，他們的艱困也許不遜色於老康。不管怎麼講，王康總是有粉絲和崇拜者簇擁、也有不斷的贊助人，而他們幾乎什麼都沒有，如果有，也只是淒風苦雨，而他們才真正有可能是王康思想的傳人。我們更多的可能是他藝術作品的收藏者，行為藝術作品的傳揚者。

LS的毛喻原也是一位民間學者，20年前他就寫了《永恆的孤島》，重慶到北京火車上的播音室主任是他的粉絲，於是他讓我和王康坐了很多趟免費火車，並且是與播音員擠於一室。廣播裏聽著絕對形而上的美文朗誦，不知不覺就到了帝都。

什麼時候民間學者的話語權與影響力，得到了朋友、社會、官家的共同認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那一天離我們就不遠了。

叛逆者：思想天賦的使然與朋友的「驅離」

王康成為叛逆者肯定是他的自主選擇，這主要源於他思想的天賦，也是理性的自覺，更是外力沒法阻擋的。今天，他給我們留下的思想遺產，完美的畫上了叛逆者的句號。

有一句話必須得講，也許從上大學開始，同學們就給已經與他們之間拉開了認知差距的王康戴上了思想家的帽子，這在某種意義上算得上是最早把他從朋友社群中的「驅離」。朋友們成全他以叛逆者、邊緣人的心態去品味孤獨，品味艱辛，品味妻兒離別的苦痛，最終升

華為精神思變的思想碩果。

久而久之這種善意的「驅離」變成了一種行為邏輯力量，推動著王康攀登得更高、看得更遠。應該說他沒有辜負大家的期待。

不斷的思想成果，讓更多的人加盟到了「驅離」王康的隊伍，讓我們的老康最終走到了太平洋的彼岸，事實上也走到了遙遠的西方世界，便於他更超然的審視他的母國社會的變化。

我們沒有必要為王康缺少了世俗的生活樂趣而遺憾，這是任何的孤獨思想者不覺其苦反覺其樂的與凡人差異地方。粉絲的崇拜，尤其是女性崇拜者的眷顧，讓老康也收獲了一份——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們所無法體會到的來自才女的關切，即便去了天國，也會有天使追尋而去。

邊緣人：中學老師的不安心與「俗路」的放棄

叛逆者並不一定是邊緣人，但邊緣人可不是都能成為叛逆者。大學時代的叛逆，使他被分配去了中學，況且只讓他成為了體育老師，你可以想象這是多麼的滑稽和嘲諷。好不容易轉到了差一點的學校成了主流語文課老師，但他傳授給學生的，按校方訓導的說法，更多的也是離經叛道的奇談怪論。如果那個時候他忍受一下，他可能就跟他母親一樣成了中學的特級語文老師，享受大學教授一樣的待遇。

如果他再忍受一下，像他的同學一樣考個碩士、博士讀讀，他少說也是母校的著名教授，甚至於不排除成為北大、哈佛的教授；他兒子就是哈佛的博士，老爸絕對不遜色於兒子的。聽他的大學同學講，每次考試王康只花三分之一的時間，總是獲得班上第一名的成績，這沒點天賦能行嗎？即便是他以本科畢業的文憑，80年代就進入一所重慶的大學，今天依然可以是著名教授。這一切統統都被他自己放棄了，在他心目中都是俗套的。朋友們所看到的王康，真好像一路走來，絕不向世俗低頭。

民間學者的榮耀與尷尬

王康的榮耀，是給我們留下了諸多貢獻，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

於他民間學者的獨立身份。今天的大學教授，教科書式的學問和引經據典也是少不了，但思想的貢獻要與王康式的民間學者來比，真沒幾個人談得上。民間學者真正的尷尬是少了資料的方便，少了一大群學生的助理，更是由於財力不濟，有橫向觀察與行動的不便。

王康與常態意義上的民間學者還有所差別，就是始終有人對他進行資助，但這種資助往往都聚焦於項目，王康很難拿它投入作為社會觀察之用。各類項目的參與，客觀上也分散了王康作為思想者所必須要的聚焦和注意力。

孤獨思考者：思想家與學問家、文學家間的徘徊與建構

盡管王康在思想、學問、文學方面，給我們留下了不少好東西。但了解他的人都為他在思想家與學問家、文學家之間的徘徊而感到遺憾。

從本人與王康認識的40多年來，就發現這種徘徊貫穿了他一生。用一句歷史上的老話「徘徊在救亡與啟蒙雙重變奏間的中國」來不恰當的比喻王康，多少能讓我們看到他行為上的徘徊，實則是受這個問題的困擾。

道德理性決定了要干預現實，因此要具備干預現實的學問；人文理性決定了要關注人間苦樂，因此要有文學積累；價值理性決定了要關注形而上的精神問題，因此要有孤獨的思辨。

老康，三者都有，選擇任何一個聚焦都會成為大家。今天的王康事實已經成為社會公允的民間思想家、諸多領域的學問家、筆鋒犀利的作家。也許是他本人的目標太高，他提供給朋友的參照人物都太偉大，尤其是他的大舅，超越唐君毅、完成他的夙願成了大家共同的期許。

新儒學、民族認同與國家理念等思想建設的貢獻者

老康在思想層面的貢獻可謂不少，新儒學他有獨到的見解，記得當初在重慶的時候，我們就時常與蔣慶辯論，後來蔣慶成了陽明心學的新傳人，我們也還去深圳找他辯論，老康也沒有輸給他；對俄羅斯

思想史的研究更是老康的長項，估計寫了幾十上百篇文章，也有部分集結成書內部出版；對於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寫的文章也非常的多；他對兩岸問題的研究更多的偏重於文化溯源，民族認同與國家理念；如果再給他幾年的時間，相信他會在華盛頓感悟到更多的問題，也許能為中美戰略合作做出特殊的貢獻。

熱切的現實關注：「國是會議」從重慶八中開到北京匯苑公寓

記得我們都還在重慶的時候，他的八中宿舍樓，就成了一幫重慶文人的「國是會議」室，一碗小面就可以侃侃而談一個通宵，甚至是周末的一個整天。估計今天寫悼文的朋友，很多就是當年「國是會議」的「常委」或參會次數少一點的「委員」，那是 80 年代留給一幫重慶人的難忘的記憶。他們有的去了日本成為了推動中日友好的著名教授，有的當了官，有的成了官方智庫的負責人，有的依然還在大學當教授，有的堅守民間學者有可能明天成為著名思想家，更多的都已經退休。

這樣的會議後來伴隨他來北京，也開到了他與黃珂共住的亞運村匯苑公寓 N 座。黃珂能成為永不落幕的黃門宴開創者，並贏得當今孟嘗君的美譽，在相當程度上應該算一份老康的功勞。當然，黃珂也給王康提供了一個獨特觀察平台，參與黃門宴的京都名流、達官顯貴、學界翹楚、演藝明星、北漂分子都可能成為王康小說的人物原型。黃珂的敦厚包容了老康的名士不拘，深藏不露的價值觀追求，又給老康提供了情緒受傷的回旋空間。

積極投入的現實干預與《未來十年中國改革基本設想》《大道》 《俄羅斯啟示錄》等作品

王康與本人加上另一位名氣更大的學者，我們共同的文章被後來的十年改革所驗證，甚至有好幾位著名學者建議，我們也應該得一份諸如孫冶方經濟學獎之類的大獎——如果我們是體制內的這肯定少不了。民間學者與官方評價體系的疏離是太自然不過的事情，不是

很多紀念文章都提到此事，這段歷史也應該就伴隨王康的離去而封塵了。

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都記得 80 年代的電視專題片《河殤》，其更多秉持胡適之先生的觀點，比較傾向於接受現代化正源西方世界的全部東西。王康的《大道》更傾向於傳統文化的現代復興。現在把兩個片子拿出來看一看作一番比較，也許王康的東西更接近於今天主流，也更經得起時間的沈澱。王康的美國之行也許應該完成《河殤》與《大道》的二度對話，找到東西方價值觀更為深層次的互動與融合。現在想起來，本人 20 多年前就是用傳統文化的價值復興與西方文化交流這一套說詞，說服了當時的深交所總經理夏斌，爭取到了《大道》的贊助。

由此看來，對思想者尤其是他的立場堅守，不一定要冠以政治意義上的叛逆者的說法，而應該用時間去檢驗他思考問題的價值所在。我們有些詞語，已經在習慣性詞典中打上了牢牢的政治烙印，其實大可不必。

從媒體上看到，老康有過一段介入重慶地方政治的干預行為，我感覺這不應該是王康的價值取向所為，即便是有些長短是非，也應該一筆帶過，不足掛齒。

離開了北京的老康

是什麼原因讓老康離開北京，回到他熟悉的老家重慶，本人不得而知。悼念活動期間，可以問一問他在北京的其他朋友。記得他 60 歲生日的時候，幾百號朋友參加他的生日活動，說明他在北京的朋友圈也是蠻大的，他為什麼要離開北京呢？真還是個疑問。如果他堅守北京，可能對他的學問也好，還是思想交流也好，都要方便一些。

80 年代中期我們曾一起拜訪京都名流，當時在世的文化學者不說全部都走到，至少也十之八、九。隨後在中青年思想圈與學術圈來往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時常碰到他們第一句話就問道怎麼沒見到王康。他們中好幾位都離開了著名高校選擇了跟他一樣成為民間學者，也正是這樣的選擇使他們的思考更加深邃、更加逼近問題的本質。

種種原因，北京聚集了中國思想界為數不多人群中大多數人，

王康留在北京有可能成為他們問題聚焦的關鍵性人物，甚至是靈魂性人物。果真如此，中國思想界可能會有新氣象。



1987年到1988年間，王康（左）四次拜訪定居北京的中國一代哲學家和新儒學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右）先生，聆聽教誨並議談東西方文明因緣際會中的孔子與耶穌、儒學與現代化等重大文化話題。圖為他在梁漱溟府上請教問題。

過人的史學功底與抗戰陪都史研究的投入

老康的史學功底確是非常紮實，真沒有想到他一猛子紮入抗戰史研究走得這麼遠。他希望透過抗戰史的研究，推動國共兩黨的和解，在這一目的上給老康記上一功也不為過，我記得陪同汪道涵老先生去重慶的時候，我們深談過這個問題，重慶話題至少是國共兩黨解開心結的一個重要談資。至於今天的國民黨爭不爭氣，那是另外一碼事了。

陪都歷史源於抗戰，又絕不僅僅等於抗戰。一個民族的百萬精英近十年的時間聚集在一個城市，你可以想象要發生多少事情：那個時候的電影，據說是一周一部；那個時候的話劇，據說是三天一場；那個時候的小說，平均算下來一天一部。王康辦陪都文化公司，應該有這方面的深義。

陪都文化公司與《浩氣長流》史詩巨畫

一群重慶畫家鼓動老康一起來畫一幅與真人等比例大的巨幅抗戰主題國畫，他們人馬組織好了，贊助也找到了，樣稿已經啟動了，考慮到巨畫的權威性，老康給本人出了一個難題，希望本人務必找到連戰題詞。那個時候的連先生還是國民黨主席、總統候選人。

我真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僅僅靠嘴巴描述，他就能為還在設想中的一幅畫題詞，真是沒有把握。這裡要特別感謝胡定吾先生的鼎力相助，沒有他的信用擔保，本人是沒法完成王康這個任務的。更沒有想到的是，王康為這幅畫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也是這幅畫把晚年的王康也拉進了畫家的圈子，也是這幅畫讓他去美國展覽就滯留不歸。

「浩畫」展出的尷尬與台灣、美國行走

按正常順序，這幅畫應該是首先在重慶、北京展覽，然後是台北展覽，然後才是世界巡展。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們第一站先去了台北，受到國民黨的禮遇是可想而知的。認識了這麼多國民黨高層的人士，一大幫台灣著名學者，王康的台灣研究完全可以由此深入，據我所知他已經在這方面著手準備，台灣中華文化總會為王康準備了一龐大的研究計劃，後來我從多位台灣朋友處聽到他們也接受了邀約。題目從大文化、生活方式、民主轉型、台灣產業全球分工、兩岸合作與和平統一都涉及到了。

為什麼沒有繼續北京辦展覽？而是轉去了美國，本人不得而知了，今後也可以問問其他朋友。

因史詩巨畫而成就了「行為藝術家」

記得他們在畫這幅巨畫的時候，一幫又一幫的來自於世界各地的朋友紛紛到重慶去看這幅歷史巨畫，他們中不少的人父輩都與重慶有淵源。於是王康想了很多方式，來增加儀式感。比如，用石頭做超大超重的印章，四人抬著才能印上。從那個時候開始，老康多了一個頭銜「現代行為藝術家」。



2005年夏，王康在重慶機場迎接向宏和他送來的連戰手書「浩氣長流」



這是作為標題印上《浩氣長流》畫卷的連戰手書的四個字。

重慶的幾十位畫家們為《浩氣長流》付出了幾年的時間，有的現在還在期待重慶展出和北京展出。一位畫家用眼過度，一個眼睛瞎掉了；一位畫家消耗太大英年早逝。這些都是浩氣回蕩的行為藝術，我們為重慶有這麼一群在功利濃厚的畫界不計報酬數年堅持的犧牲精神而驕傲！也為王康領導創作了這樣一幅藝術性與主題性都極為突出的偉大作品而驕傲！

王康的大學同學四川美術學院的牟教授一直堅持到現在，另一位席先生也一直堅守到現在，他們在等待「浩畫」的國內展出，也在等待老康歸來。一群人的等待也成為了「浩畫」行為藝術的一部分。

新加入的同樣有現實距離感的「流亡政論家」

川普當選後，本人去美國研究中美民間外交課題，從電視上看到了老康的節目，他算得上是這檔節目的新人，也的確帶去了不少新觀點。換句話說，這種政論節目的風格不是老康的長項所在，沒有大量的資訊掌握，這種節目就很難有新意，搞不好就是老生常談。

況且沒過多久，中美之間就有了海湖莊園「一千個理由要搞好」理念下的戰略合作，以及後來的北京紫禁城超級大單。隨後的王康加盟了促進中美建設性關係的電視節目之中，也開始了這方面的思考。如果他沒有病患，他完全有可能在電視與廣播中開辟一檔全新的節目，用理性思辨而不是現實資訊來研究討論中國問題與中美關係。

感性的力量：拿起畫筆開始大歷史書寫

的確是沒有想到身體本來不錯的老康，突然遭遇癌癥的襲擊。他放下寫書之筆，改用畫筆，按照他所理解的世界大歷史書畫人物大歷史畫。本人不懂畫，但在現場受到的震撼，也是非常強大，你不得不佩服王康的天賦。

不止一次聽老康談到過他要寫小說，他構思了涉及幾十上百個人物。無論是主角還是相關人物，坦率講，都談不上是什麼偉大人物，沒有什麼改變歷史意義上的政治人物，也沒有像樣的科學家、商人和藝術家。即便是很多早期出國的人物，大多也是基於私人動機，而並不是所謂的事業動機，也都沒有幹出什麼像樣的事情來，就是一群普通人非常別扭的人生故事。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尤其是 80 年代也曾有過強烈的沖動，追尋文化意義上的正常社會與人生價值，沒想到文化熱、文化思潮戛然而止。其中也不乏像他這樣有相當天賦的人，但是種種原因都幾乎無一例外的被時代潮流所裹挾，主動或被動的被金錢社會所纏繞，被開放與消費社會的沖動所劫持。

今天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是權力場的中心人物，但他們不一定出現在文化人、科學家、藝術家的名單裏，即便是商人名單中有他們，也都不是那種高大上的優質公司老板。

王康如果埋頭於小說，寫出當下的《圍城》和《茶館》應該是不

吃力的。黃珂的黃門宴，不就是另外一種意義的茶館嗎？與王康散聊這個話題，常常興奮得夜不能寐。遺憾的是，小說的想法，他時常提起，但又每每放下。

偉大的母親與同樣偉大但更悲壯的父親

王康的母親一輩子安於重慶一中教書，成了桃李滿天下的特級化學老師。他的學生中有美國的大教授，有兩院院士，也有公司科學家。他的父親作為他母親的大學同學，理應同樣優秀，僅僅因為出身的原因，早早成了右派，當了一輩子的工人。記得當年在重慶的時候，每每見到他的父母，都有一種隨時有可能熱淚盈眶的激動，是的，他們身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由衷敬佩的。為了在天國陪伴父母，老康把他父母也遷葬在了美國，一家三口在異國重逢，看到他病榻上懷抱父母的照片真是感嘆萬端。

受限於精力不支：老康對美國的思考成為了永久的遺憾

去美國的老康，逐漸開始了對美國的研究，如果不是癌癥過早奪去了他的生命，我相信他在這方面會有豐碩成果。不可否認，他熱愛美國，但更熱愛中國。他希望中美之間能夠有深度的理解，真正實現戰略合作。記得在與他最後溝通的時候，我們還談到，也許今天的世界在看到中美之間經歷一輪矛盾、摩擦甚至衝突之後，不排除猛然發現，中美關係事實上已經成為了世界的底層邏輯。

的確如此，你想想，中美摩擦付出的全是成本，中美關係不穩定，世界秩序能穩定嗎？答案肯定是不可能。為什麼非得要去兜一個大圈子，認認真真吵一輪架，甚至認認真真來一輪衝突。歷史有時候走到死胡同裏去了，短時間就轉不出來。如果老康這樣的思想者還在，也許我們就不必走這麼一趟彎路。

生的偉大死的光榮：讓王康的殉道精神永存

當王康用他生命中留存的最後幾口氣，面對著從國會山取下安

放在他窗前的美國國旗，輕輕地唱著美利堅合眾國國歌的時候，在場的人都眼含熱淚。看到這段視頻的萬里之外的王康朋友們心情更為複雜，不少人同樣也熱淚盈眶。

為什麼到了今天，像王康這樣的一群人，還得以流亡者的身份表述自己的心情，真讓人既遺憾又想不明白？自由交流、自由說話這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居然還在折磨著一個 70 多歲，即將離開人世的耄耋老人。

彌留之際的他，為什麼希望是這樣一個宣誓意念加入美國的場景留下來呢？難道他們不知道此時此刻的國內，正在爆發或者說正在醞釀一場極富「創新」色彩的反美浪潮嗎？他可能是用最後的一點力氣，在告訴我們不能選擇與美國對抗。他也是用最後的行為藝術的方式在向能夠傳達到的中國人，發出警示！

人類世界，在經濟上有可能靠攏西方人均水平，而又唯一不相同的東方大國的中國，此時此刻，是保留這種生活方式的根本差異繼續走下去，還是擁抱世界，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走向世界大家庭，這可能是王康彌留之際，在思考的問題？

最讓人擔憂的是，如果此時此刻選擇遠離，你能估計後來的結果嗎？你即便是想回來，還回得去嗎？王康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了，看他的朋友們，能回答這個問題嗎？

流亡者的傷感情緒，壓抑了他們的理性思考，也因此讓他們失去了可能為這個國家多做一點建設性貢獻的機會，他們的主觀願望無時不刻地在對此進行著種種強烈的表達。現代流亡者、老年流亡者，發生在此時的中國，實在是不應該。王康的流亡也許是自己選擇的放逐，這更讓人迷惑不解，一個對中華文化懷有強烈憧憬，對祖國懷有深厚情感的人，在老來選擇背井離鄉，給人留下太多的疑問了！

王康離我們而去了！作為殉道者，他的身影留在我們心中！他留給我們的大歷史畫等待我們去解讀，他留下的行為藝術等待我們和我們的後人們去品鑒！

老康，一路走好！天國還有孔子和馬克思在等你！也有剛剛給你受洗的上帝在等你！

2020 年 5 月 28 日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我所讀到的王康其人其文

佚名

題記：此文是應年輕朋友雪堂兄弟所寫，也借此向中國的民間思想家王康表達自己的敬意。因為是介紹性的文字，文中直接引用了他人的資料。

2003年正是網絡言論在中國開始興盛的時候。一位喜歡詩歌的朋友有一天向我推薦一篇「詩歌評論」，說那是中國真正的「詩論」。於是在網上找到了王康寫於1990年的《俄羅斯的啟示》。對一位沒有公開出版過其著作的作者而言，這時候的王康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不獨我們這些普通的讀書愛好者，就是在中國的文化思想界也是在極小的圈子內被人所知。《俄羅斯的啟示》的閱讀，給我的體驗用「震撼」一詞不足形容。

這樣的閱讀愉悅難以言表在於，一是俄羅斯思想，俄羅斯精神以及它的創造者，詮釋者的俄羅斯知識分子一直在中國的傳統和當下難以找到等量齊觀的對照，特別的它的知識分子群體，其人格、性情、宗教情懷、精神品質和個體承擔在整體上與中國知識分子絕少可比性。二是上世紀以來沒有任何國家，民族比俄羅斯這個國家、民族對中國政治文化影響之深。它曾經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共產專制也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直到今天中國統治者們所繼承的不二法門。就是在這種的相似與相背情境之下，剛剛經歷過血腥鎮壓而成為道義無存，孤鮮廉恥的一黨專制之下的中國，開始進入它在二十世紀最無所作為、最平庸的最後十年。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在行為上表現為正義感和道德意識的淡化，在思想和寫作層面上表現為人們的責任感和批

判意識蕩然無存。因為中國專制暴政的長久生命力之強大，也因為中國人自身的道德退化與精神淪喪，所有那些能影響人類民族命運、啟發心智、推動歷史進步的觀念和聲音只能從遙遠的異域傳到中國人的耳際。俄羅斯知識分子們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不管自身經歷過何等酷烈的人生際遇，付出任何難以想象的代價，他們在寫作中所表達的對人民的同情、對苦難的抗議、對專制暴政的痛恨和蔑視，都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最直白的一面鏡子。在歷史當中的自我比較，在儒家文化的自我稱義裏，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沈溺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虛蹈理想和道德想象中無法自拔，自我觀照和極端自義成為互為因果的緣由。唯有作為中國知識分子鏡子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才能使我們明白什麼是健全的人生本性。王康在他的《俄羅斯的啟示》中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也借著他這樣的言說看到了王康的精神，信念和思想才華。

王康所作《俄羅斯的啟示》成為我唯一復印下來放在床頭、辦公場所的讀物，在過去的幾年裏，我每年都要讀上幾遍。作為一個思想文本，閱讀所引起的不同反應也是正常的。就如我的那位喜歡詩歌的朋友，僅僅把它當作優秀的「文學評論」也未嘗不可，但他確實「誤讀」了王康。余世存在談到自己閱讀《俄羅斯的啟示》時說「梁啟超談論自己讀龔自珍詩文的感受，說‘如受電擊’，後人評說梁啟超的文章，也說‘如受電擊’，我那時就一直在想那樣的文字是怎樣的奇文，天地間真有那樣的文字嗎？」我不妨引余世存的描述看他怎樣「如受電擊」的：「數天後的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讀他的近6萬字的長文《俄羅斯的啟示》，據說這只是部分，全文則有14萬之多。我讀了不到兩頁就從床上跳了起來，渾身像通了電一樣不由自主，又像受寒流襲擊一樣顫抖不已。我停下來，生怕是幻覺，我從頭讀起。就是這樣的文字！她原來真的存在，而且就在眼前。我激動不已地一口氣讀完，我確認這就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文字，是我少年時期的夢想，王康圓了我的夢，那一夜，我仿佛進入了佛家所謂的鈞天大樂的境界裏。」余世存在談到自己的閱讀體驗時用了「對於沒有音樂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這些詞句，但他還是遺憾於「一些年輕的朋友們的無動於衷」。

2001 王康被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授予首屆漢語貢獻獎 公告說 王康先生懷抱理想主義，他以布衣之身憂國憂民，對於俄羅斯民族的啟示，對於中國的統一前景的展望，在小範圍內流傳，影響了年輕一代學人。近來寫作的「詠而歸」，借用我們詩國的聖者杜甫先生的贊辭「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樣光耀日月的作品，「千載以下，猶令人嘆息」，在那裏，有著對於我們文明中道德文章的擔當。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認為，王康先生直面漢語的人權經驗，豐富了當代漢語的表達空間。

這裏提到的《詠而歸》是王康在 1998 年所寫的記述自己的父母先後在百天之內相繼去世悲情故事。王康作為儒教世家的後嗣，雖然描寫的是一對老人的歸程，記述的是個人雙親的臨終記憶，但那是對一個被中斷了的歷史文化命脈的時代的哭泣。王康說：「性靈中國、悲情中國、道義中國正在解體，中國老一代知識人正在徹底離開。對這個時代，他們兩手乾淨，兩眼清明，靈魂高潔。他們是這個‘大時代’最無辜的苦難承受人，罪惡見證人。他們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與這最荒唐的人生訣別時，後來人能體驗其中滋味於萬一嗎？」有人評論道：「這些文字不象這個時代的手筆，象是半個世紀以來文化斷層那一端的傳世之作。作者的敘述，一洗時下哪怕是出色的中文中的纖巧奸猾與空靈貧瘠，將一百多天之內，雙親相繼離去其間其後，心中沈郁悲涼、闊莽浩瀚的大江大流，沈入質樸、高古凝重的中國祖先文脈，呈現給了我們。」¹ 這樣的評論，也讓我想起了帕斯捷爾納克生前對一個美國詩人所說的話：「當我寫作《日瓦格醫生》時，我感覺對同代人欠有一筆巨債。我寫這部小說正是為了還債——我有責任通過小說評述我們的時代——遙遠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時間不饒人，我想將過去的事情記錄下來，通過《日瓦格醫生》這部小說，贊頌那時的俄國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歲月一去不復返。我們的父輩和祖先也已長眠不醒。但在百花盛開的時候，我可以預見，他們的價值觀一定會復蘇。」和《俄羅斯的啟示》一樣，王康沒有想到要將《詠而歸》拿出來示人，不料由友人流傳到網上。北京

1 這是作家、記者北明 2006 年 5 月為王康此文在海外發表時所寫的編者按中的一段。

漢語研究所將首屆漢語貢獻獎授予王康，也引起網上相當多的不解，但大多數的疑問是，王康是誰呢？

1949年，王康出生於重慶。父親曾在四川大學物理學讀書，後轉入化學系，畢業後做了一個小職員。新中國成立後，前政權的小職員也成為另類。王康的母親研習化學，新中國成立後，她註定只能做一個普通的中學化學教師。有著極好國學修養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寫下了一百多萬字的日記，她的兄長是名聞中外的大哲學家唐君毅。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後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學教體育，在假期曾自費到北京做了《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先生的助手。後來，王康離開體制，開文化公司，由於才情俱佳和電視網絡媒體介入，王康被更多的人所認識。網上有王康小傳云：「吾友，深邃、悲憫、純潔，大隱於市的思想者與文學癡漢，讀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濃焉。生於中國現代歷史一個最關鍵的年頭：1949年。這個年頭使他成為一個宿論者和天生的理想主義者。大學期間以獨具的風骨和才華成為西南最高師範學府自1957年來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並因此自決於中國式經濟仕途、學院翰林之外。耽於沈思，疏於著述，不求聞達，不意被封‘民間思想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為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之五集政論片，論者稱為‘冷戰結束後對中國道路運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長篇詩評《俄羅斯啟示》傳布四方。抗戰勝利50周年以九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傾服眾多業內人士；60周年又組織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尚未問世，已臻不朽。對中美關係、台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台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近幾年，王康逐漸「浮出水面」，數次做客鳳凰衛視，2006年4月7日王康應香港鳳凰衛視之邀，赴北京大學「四季演講廳」，以「俄羅斯道路」為題，就俄羅斯地理、政治、歷史、宗教、文學和民族性等話題發表演說。鳳凰衛視在大陸、香港兩度易地審稿，謹慎權衡刪減後，於6月24日，在「世紀大講堂」欄目對大陸和全球播出。演講雖然作了大量刪減，播出後仍然引起強烈反響。2007年，王康的

身影在各種媒體上頻繁出現，演講和文章猶如重磅，在國內思想界引起強烈反響。



王康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準備開講「重慶談判」，攝於2011年9月。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王康的著述和演講尚未公開出版，但其重要的文字作品依然有跡可尋。上世紀八十年代，著述有《劉賓雁與當代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有十余萬字的《蒼黃不易聖賢心——紀念李慎之先生八十誕辰》《中國問題——王康與劉賓雁通信錄》《劉賓雁的遺產》《超越宿命，領受天意——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斷想》等。其中《珍貴的遺產》成為這個時期王康最重要的作品。

《劉賓雁的遺產》是王康為《劉賓雁紀念文集》而作，被毛喻原稱之為「註定要傳世的光輝檄文」。對「中國的良心」劉賓雁一生思想和道德人格的評價以及與蘇俄知識分子的比較，使王康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劉賓雁的八十人生，是現代中國命運神喻式的投射，像一個縮影，一次結晶，一線穿透烏雲的閃電，使沈默的中國有了一次代言，在反復出現的歷史退潮中，成為礁石和航標燈。把劉賓雁與西方和蘇俄的精神巨人作簡單比較，決不是對後者的辱沒，——一道神聖使命垂降在他們共同的天空：使人類不朽，使自由永存。」劉賓雁

悲劇色彩的一生，是因為「他們在茫茫大荒和漫漫長夜中，自願為沒有墓碑的死者舉行祭禮，不讓暴君和惡人‘太舒服了’；因為他們雖然憂端無限，壯懷激烈，卻隨時準備俯就和撫慰每一個孤苦無告的靈魂，為每一個嬰兒的啼哭欣喜莫名。」王康認為，對新中國專制統治者的道德審判和清算，是中國人獲得自我更新與自我解放的必要前提。他說：「如果中國人不能獨立完成自我認識和審判的工作，不能正視自己的慘痛教訓，不能把自己的罪惡和荒誕記錄在檔，不能完成必須的清算和審判，不能產生應有的懺悔和寬恕，不能對自己的危機和兇兆敲響最後的警鐘，這個民族就必定要墜入完全失控徹底崩潰的深淵，並禍及全世界。」王康關於《劉賓雁的遺產》的寫作，實際上使自己也成為具有一種人類意義的中國命運的個人承擔狀態，從而與歷史和俄羅斯以及其它民族那些深刻的寫作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

王康在《大器晚成的一代》一文中說：「有一種鳥，常年不飛，常年不鳴；有一種獸，百年不遇，千年一出；有一代人，大方無隅，大器晚成。時限將至，扭轉乾坤，有時只需要一聲長嘯，一腔豪飲，一道會心的目光，一句久違的詩章……。

讓我們期待！

一江涼月載孤舟 ——悼王康先生並記風雨陳獨秀

蒼煙空

一周前，網上盛傳王康先生去世的消息，朋友們已經提前哀悼了一回，今天再傳，已是確認，必得再哀悼一次，而我看到每一個故人的離去都勉勵自己和親朋，要好好活下去，是好好地活下去。

九年前，可能剛剛有些秋意的時候，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康老。他應鳳凰大講堂邀請來做一個講座，央視的主持人阿憶是那次講座的主持。

野夫是康老多年的朋友，聽說康老來京講座，就邀請我們一幹朋友去捧場，我從後來的截屏中看出來，那次講座的題目是：冷戰結束德國統一加速了全球化進程。如今再看這個題目，有些百感交集。康老在一個多小時的講座中更多的是講到前蘇聯和俄羅斯，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記憶力超群，俄羅斯那些無比難記的名字巨長的波波娃和斯基他隨口就來，我給野哥感嘆了好幾次，天啦，這些名字他怎麼記住的，都不帶草稿。我還記住了一點，是康老講前蘇聯解體不是某一個領導人的審時度勢，而是若干世紀來深深地植根於俄羅斯人民靈魂中的彌賽亞精神成就了兵不血刃的改革。

有朋友送了我一本康老的《俄羅斯啟示》，通常我的書我母親也會順手拿過去翻閱。後來我打開書頁，我母親的字赫然寫在目錄上：「此人的文章如野獸般嚎叫，令人毛骨悚然。」母親多有驚恐，許與年齡和歲月甚至多年的運動有關。那本書的序言裏，余世存說王康是「分子原子材料般的中國命運的少數例外」，說他是一個「有敬畏之心和謙卑之心的人」，由王康先生可以想到愛因斯坦和普朗格，羅曼羅蘭和高爾基，也想到朱熹、陳亮、辛棄疾，這些不同時空的人物，其爭執、其印證、其欣賞，都讓人感到天地間的溫暖。世存也說，王

康為我們示範了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的中國人格。世存這段話似乎一語成讖地預言了康老後來的顛沛流離，客死他鄉，但我相信他寫這段話的時候並未有過這樣的假定。

野夫的《六十年必有王者興》中也說：

渝州王康，亦當世賢哲也。其人乃民國名門苗裔，托胎於家國板蕩之際，誕育於紅朝開元之時。身負奇氣，天然耿介；面帶霸相，近乎猙獰。首如飛蓬，不掩鷹目之犀利；須似秋茅，凸顯鐵齒之辛辣。擬古則虬髯公復出，譬外則布哈林再世。曾文正公論相云——少年兩道眉，臨老一副須。康公兩者占盡，確確乎須眉大丈夫也。

仆與康公神交既久，親聆謦咳亦有年矣。公腹笥之富，思辨之深，記憶之精，立場之正，幾可獨步當世。陌路相逢，樽酒締交，每遇必高論恢宏，一席勝讀十年耳。公特立孤憤，不輕與人交，白眼諷世，鄉願犬儒望之則匿跡。仆何幸歟，幾過桂室，承公茶蔬親烹，黍酒夜話，彼此壯懷激蕩悲心零落，亦盡在杯中矣。

俗語謂當日英雄漸白頭。流光如駛，花甲忽度。康公對此口口家國似水年華，昨日酒闌竟浩嘆——與之同生，願與之同死。遙想古歌之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此中之艱難肝膽磊落胸懷，豈不令吾輩仰天噴血哉？唯仆所信者，公必壽於惡朝，公之道必弘於後世，公之文必藏諸名山。杜詩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謹以此為公人文俱壽。

余世存和野夫與康老相交甚深，也頗多同氣連枝，而我與康老僅一面之緣，而已。聽完講座後，大家相約去了一家餐館吃飯，席間有一位從俄羅斯藝術學院回來的畫家，因此，飯桌上聊繪畫的時候多，聊俄羅斯的時候多，康老一聊俄羅斯，滿座皆驚，眾人屏息。

2013年，少安兄曾說起康老夏天要在北京做一次《浩氣長流》畫展，那幅還原抗戰歷史真相的千米史詩國畫長卷《浩氣長流》實在是震撼人心，但這事兒後來無疾而終了，再聽到康老的消息，他已然身在海外。有一次我去黃門珂爺家吃飯，珂爺給我發了一些視頻，看上去康老身體不太好，但精氣神還很充沛。前些年我還隔三差五收到康老在美國的繪畫，多是人物，文學人物居多，作家或文學作品中的

典型人物，因為那個號屍骨不存，所以康老發給我的那些作品也煙消雲散。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多年以後，再聞康老音訊，已是天人永隔。人到中年，漸漸習慣了送別，只是康老還不太老，說起來不滿71歲，比起昨天去世的澳門賭王何鴻燊，足足年輕了28歲。人生無常，惟願活著的朋友們愛惜自己，也願魂歸天國的康老靈魂安息。

今天是王康先生離開人世的日子，也是陳獨秀先生的祭日。前些日子我是有去一趟徽州的計劃的，那裏有胡適、陳獨秀、孫家鼐，這些人都與北大息息相關，但臨時換了重慶，就有網友留言問我，去江津嗎？去看陳獨秀嗎？我說江津陳獨秀的墓碑是從農民豬圈裏淘回來的，那個地方是陳獨秀的終老之處，也是傷心之處，最要命的是，你已經看不到當時的丁點痕跡。

想想王康，再想想陳獨秀，冥冥中覺得這兩顆靈魂在同一天離開人世實則有相似之處。我早些年讀了一堆與陳獨秀有關的書籍，對他還是同情的多。「青史古人多故友，傳中事實半非真」，歷史的原因，陳獨秀被醜化的多，被批判的多，原本屬於他的位置在後世記載中赫然用其他名字替代了，仿佛替代者更應該有歷史地位。一說陳獨秀，人們就說他去八大胡同逛窯子，要麼是娶了自己的小姨妹，仿佛男女關係汙糟就把陳獨秀蓋了棺，而我在把各種作品讀完後來分析這個人，覺得還是悲劇的多。

我不是研究現代史革命史的專家，也無心考據原本隨心所欲的歷史編撰，我喜歡讀各種傳記，原因在於我更願意關注在波譎雲詭的歷史變革中沈浮吊詭的人物命運，至於權力鬥爭政權奪取中的相互傾軋，彼此攻擊，沒有新意，不必驚嘆。然而多年來，我總是因各種原因莫名其妙聯想到陳獨秀的風雨人生，並為之感慨感嘆唏噓不已。

中國近代史上找不到第二個陳獨秀這樣的革命家，他的六十四年的人生極富象征意義，他從康黨轉為亂黨，從亂黨轉為共產黨，從共產黨的斯大林派轉為托洛茨基派，具體地說，他積極參加辛亥革命，他是五四運動的主帥，中國啟蒙的導師，他轉移文化運動的方向，他領導這個運動的左翼走上社會主義思想，他發動和領導中國初期工人運動，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他又主動辭去總書記職位不再做馮

婦，他拋棄斯大林主義而接受托洛茨基主義，他成了統一的中國左派反對派的領袖，他因此被國民黨政府監禁，也因此成為斯大林攻擊的對象，更因此成了共產黨的敵人，他因此在晚年「臥病山中生事難」，客死他鄉，「東風吹淚落孤墳」。這就是一個有著絕頂聰明、敏銳直覺、剛強意志，不屈服於任何偶像和陳規的不平庸的革命者最終沒能免於平庸的命運軌跡。

1988年，蘇聯最高法院正式宣告過去所控托洛茨基和托派的種種罪名不成立，但陳獨秀除去摘掉日本漢奸的帽子而外，至今仍不能清白無辜地站在歷史面前。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陳獨秀寡有真正行動上的鬥爭，除了在日本求學期間剪過同學辮子，不過是寫寫文章發發傳單，身為共產黨的總書記，他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一方面不得不因早年共產黨的畸形而妥協屈從於共產國際的指揮棒，並為共產國際的錯誤買單。

縱觀陳獨秀多次被監禁的原因，蓋因言論不討當局歡欣，而且經常觸及一黨獨大的根本。最不可思議的是，耄曾說，陳獨秀的危害比日本鬼子還大。但我後來慢慢理解了，除了與耄共和日本的关系有關，我想最重要的是沒有誰能容忍背叛自己的那個人，換句話說，背叛者比敵人更可恨。

1932年國民政府審判陳獨秀的那場滑稽劇特別值得一記，當局宣判陳獨秀為叛國罪，監禁13年，陳獨秀當庭辯訴：你們可以指控我背叛政府，但不可指控我背叛國家，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推翻了滿清政府，又推翻了北洋政府，豈不是犯了兩次叛國罪。辯訴無果，陳獨秀坐牢近5年，直到抗戰開始才獲得減刑。

出獄後的陳獨秀貧困潦倒，寄人籬下，在江津度過了她的余生，在那些寄人籬下的日子裏，他飽受農婦辱罵而忍氣吞聲老淚縱橫，潛心寫他的《小學識字教本》，當時國民黨中組部長朱家驊送他5000塊錢，他沒有要，轉托張國燾再送去，還是不要，他在江津的時候，各方勢力去拉攏他，都無功而返。1942年5月，陳獨秀因為服食蠶豆花湯中毒後纏綿病榻，於5月27日身亡。多年以後，後人去江津鶴坪山尋訪老頭子墓碑，發現殘破的墓碑已被當地農人挪做豬圈圍欄。

唏噓！

（寫於2020年5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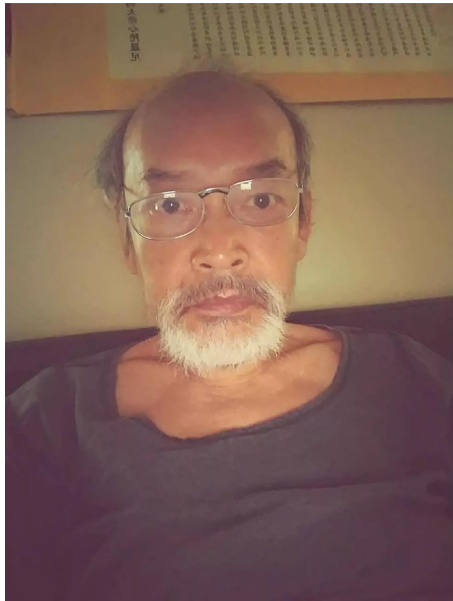
金剛怒目式的人物——記王康

趙亞山（作家）

這是 2020 年 3 月 19 日凌晨 00:42 分，遠在美國休斯頓治病康復的王康先生，在病榻上，特意給我發送的他的一張「橫眉冷對」「金剛怒目」式的照片！

照片上，王康先生雖然容貌清瘦，憔悴，但精神矍鑠，雙目炯炯有神，一副剛毅決斷、正氣凜然的角鬥士神態！

隨後，王康先生給我發送來他的「語音」：「亞山，我這張‘橫眉冷對’的照片，你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放在你文字的最前面。我就是這個樣子——金剛怒目的樣子！生病了，生命垂危了，還是那個鬼樣子。好，多謝！」

是的！王康先生，自始至終有著至剛至尊至強至介石的耿直、倔強性格！

他這大半生，就是橫眉冷對的大半生，金剛怒目的大半生！

君不見，上世紀 80 年代末，他在大學求學時，就「冒天下之大不韙」，敢為天下先，以一個布衣之身，勇敢地撰文鼓吹深化改革，名動京畿，轟動一時！

君不見，他因為自己的精辟、深刻、犀利之政見及其檄文，而屢遭挫折，被封殺，被驅逐，被打入「另冊」，仍然屢敗屢戰、愈挫愈

勇、鍥而不舍，不屈不撓、矢志不渝！

君不見，受挫之後，他毅然不改初衷，仍以「改革家」、「批判者」的身份，發出自己獨特的最強音、自己的真知灼見。1990年代初，他以《大道》為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之5集政論片，被譽為「冷戰結束後，對中國道路運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

緊接著，抗戰勝利50周年之際，他以9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傾倒眾多業內人士。抗戰勝利60周年時，他組織的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一舉聞名天下知，海峽兩岸皆撼動！

在艱苦卓絕創作《浩氣長流》時，幾十人的團隊，經濟相當拮据，甚至到了揭不開鍋的邊緣。官方願意資助，王康謝絕，不吃「嗟來之食」！這恰是一位真正獨立的知識分子應有的高尚情懷、可貴節操、錚錚鐵骨、挺拔脊梁！

君不見，被迫出走美國的王康先生。在他國異鄉，他沒有住房，沒有金錢，沒有家眷，舉目無親，形影相吊，孤身一人！是他的摯友，兩肋插刀，傾力相助，雪中送炭，解決了他的棲身之所、一日三餐等等燃眉之急！

盡管如此，王康先生像漢代的蘇武一樣，對自己祖國，不改忠心赤膽之稟性；對自己事業，不改孜孜不倦之韌性！他作視頻、寫文章、繪畫作、練書法……不知老之已至，不知年事已高！

「猛虎一聲山月高」！這是他的一副書法作品：

「猛虎一聲山月高」也是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雄心萬丈之寫照，更彰顯了他老當益壯、銳氣不衰的偉岸氣度和大丈夫風範！

不為帝王唱贊歌，只為社稷獻良策的王康先生！

寧折不彎、寧死不屈的王康先生！

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以我血薦軒轅」之執著信念，頗有魯迅風骨、胡適精神的王康先生！

王康先生，大哉！壯哉！偉哉！！

2020. 4. 10

浩畫有韻，永無止境——詞六首

韓子渝（獨立學人、作家）

其一 融信

望嶽軒倚融信，陪都相枕。長流浩氣指衡山，忠烈影、獅碑印。
數載百余英俊，生宣敷潤。畫成千古水連雲，人之品、山之境！

（注：「融信」即重慶融信大廈，浩畫畫場設於九層。）

其二 暗香

數載畫場燈盞，暗香瀰漫。戰時聲歌浸悠悠，旋激烈，旋和婉。
巨卷豈能無憾，參差留判。莫將曠古記心頭，傳畫史，風雲喚！

其三 登臨

白发擎旗雙手，人寰不朽。斧鑿墜地裹春秋，都指望、登臨後。
長夜何人廝守？風狂雨驟。百年夢醒望飛花，曙光透，凱歌奏！

其四 結廬

北美結廬留住，筆隨心度。經年一夢畫題中，吟冷月、衷情訴。
破曉嵐縈曦露，牽今帶古。旗迷三色舞關山，應不負、千秋譜！

（注：「結廬」，王康流亡北美於華盛頓居所。）



本系列詞作者韓子渝（右）是重慶知名文化人，也是《浩氣長流——國畫的誕生》一書的作者。這是他在浩氣長流畫作重慶拍攝場地的工作間歇，趁便為當時雙腿浮腫的王康做按摩。攝於2007年2月。

其五 黃鐘

往事隨風飄杳，情倚春草。天涯倦客不言歸，心疊唱、黃鐘調。
好景如斯佳妙，燈明光耀！求之不得又相期，久縈抱、基督教。

（注：此詩喻在「結廬」地下室作畫。）

其六 揭幕

揭幕驚腔雷動，人潮似湧。歸來異國認同胞，覓忠勇、聲猶慟。
一畫高峰如聳，廣場圍拱。老兵獨唱舊情濃，史之痛、風之詠！

2020年4月23日

國士無雙 遺世獨立 ——痛悼王康先生

小民之心

著名的民間思想家、布衣學者王康先生在今天去世了，享年 71 歲。王康先生出生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最關鍵的時間點，1949 年，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出生了。令人無比遺憾的是，黨國沒有終結，而王康先生的生命卻結束了。黨國已經搖搖欲墜、隨時有可能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垮，可惜，王康先生沒有能夠親眼看到這個邪惡政權的終結，沒有看到中國的重生，真是遺恨千古。

王康的父母都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的大學生，他們的一生先後經歷了抗戰、內戰和中共的殘暴統治，他們的才華完全被這個不幸的時代所埋沒、所消磨。王康的父親尤其不幸，中共占領四川後不久，就被中共投入監獄。此後，他的父親一生都被這場無妄之災所折磨。這位一生飽受苦難的父親留給王康的最後一句話：生為一個中國人，實在太慘了。余無所思，但求早死。這句話，深切而沈痛，它實際上是無數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的精神和生命的體驗，無數的中國人帶著這種痛苦和絕望離開人世。王康就是承受著家庭的不幸和國家的苦難而成長的，王康的生命，既是他父母生命的延續，又是父母生命的更新。儘管經歷了無數的磨難和壓迫，在王康的生命中，看不到一絲的落拓，相反，是壓抑不住的豪氣。

王康先生天賦極高而又刻苦勤奮，讀書之多，涉獵之廣，在當今這個時代，罕有匹敵。家國的不幸，更是培養了王康憂國憂民的情懷。他經歷過「文化大革命」，親眼目睹了武鬥中自己同學的死亡。作為「知青」下過鄉，親眼看到了中國農民的貧困。王康下鄉的地方，一個農民壯勞力幹一天活，只掙四分錢。辛苦幹一年活，反而還要欠

生產隊的賬。殘酷的現實，讓王康對中共的制度深惡痛絕。文革結束後，王康做為第一批大學生開始了新的學習和探索過程，並且以獨具的風骨和才華成為西南高師範學府自從 1957 年以來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王康為文學社寫的宗旨是：「人性是檢驗一切的價值標準，社會民主是實現人性的重要保證。我們的文學要高舉人性和民主的旗幟。文學應當成為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勇敢衛士，成為人類美好理想堅韌的開拓者。」王康先生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姿態，走向布滿荊棘的荒原。

實際上，在近來這 70 多年當中，中國該向何處去，就一直是一個問題。青年時代的王康，就以天下為己任，開始考慮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這些問題。說王康先生乃當世的國士絕不為過。1988 年，年屆不惑的王康，在短短的幾天時間裏，寫下了被譽為「中國改革憲章」的文章，《關於中國未來十年改革的初步構想》，因而名動京畿。這篇文章雖然是在幾天內寫成的，但是，其中深刻的思想卻是他長期觀察和思考中國問題的結果。當時，中共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 10 年，在表面的繁榮之下，隱藏著極大的危機。王康在這篇文章中寫道：「當前，最令人憂慮的是，在人們對改革逐漸喪失信心的同時，舊體制、舊秩序和舊意識形態卻正在卓有成效地否定改革，改革優勢在許多領域正在失去，我國社會某些勢力表現出收拾殘局的態勢，懷舊復舊思潮正在泛濫，我們至今沒有充分認識到嚴重的改革危機，沒有激發人民捍衛改革、共度危難的魄力和勇氣，更沒有防止復辟倒退的思想準備和得力措施，這是中國改革面臨最為嚴峻的現實。」可以說，王康先生在乎 30 年前就已經看到了形勢的嚴重，而後來近 30 年的情況，不幸被王康先生所言中。

九十年代初，王康又撰寫了五集政論片《大道》的文稿，探尋中國道路和命運，關心「中國往何處去」。王康先生是這個時代為數不多的理想主義者，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並把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信條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王康先生非常關注中國的社會，更加關注中國人的心靈。中共統治中國這些年，不僅山河破碎，更可怕的是心靈的蒙垢。時至今日，中共的滅亡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然而，中華民族的道德重建，可能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王康一直希望中國能有一次

道德回升，然後有一次文藝的復興，在這兩個基礎上來實現堅實地、不可逆轉的制度的轉型。王康曾經多次提到俄羅斯的那些傑出的人物，他們把俄羅斯民族引向高貴，提升了整個俄羅斯。王康先生仰慕俄國十二月黨人和一大批傑出的俄羅斯知識分子，他實際上也期待著中國有一次文藝復興，中華民族能夠整體得到提升。王康認為，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中國急需一場和政治制度改革並肩而行的文藝復興，為十幾億中國人奠定一個精神和道德基礎。中國的文藝復興到來的那一天，那就是中國的得救之日。為中華民族的道德重建，王康先生做出了極大的努力。

王康先生曾經在「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的序言」中，這樣稱贊這位著名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的人格學問，極富宗教底色與道德熱忱。其上千萬文字，無不滲透強烈的救世熱忱。在同時呈顯著罕見的殉道者的悲慨。」王康先生的這段話，其實，也完全是他自身的寫照。王康先生的道德文章，確實洋溢著強烈的救世熱忱。王康先生對古希臘文化、基督教文化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是，王康先生一直鐘情於中華傳統文化。十分尊崇儒家思想，他認為孔子的仁愛仁善教育，及孔子宏揚的敬天愛民等天道仁愛思想，那是中華善道部分。王康先生說，我們跟中共極權主義最後的分歧是人格之間的高低較量，我們不僅在政治上要比中共正確，而且在道義上、在人格上也要比中共高尚。

王康先生這一生都在努力促使中國的轉型，走上民主繁榮的道路。王康曾經說過，他的一生，就是一個巨大的宿命，命中註定了要跟這個國家生死與共，直到最後。王康說的這個國家，是中國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億萬同胞。王康先生一直都不願意離開祖國。只是沒有想到，一次偶然的出行，卻徹底改變了王康的生活軌跡。早些年，王康耗費大約 10 年的心血，組織和策劃了鴻篇巨制國畫長卷《浩氣長流》，全景式再現了中國抗戰的悲壯歷程。這幅長達 1 千米的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巨作在台灣展出之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後來，王康先生又組織這幅宣傳民族大義的巨作在美國進行展出，此時，遭到了中共當局的忌恨和阻撓，他們在威逼利誘無效的情況下，剝奪了王康先生回國的權力。逼迫王康先生成為一位流亡者，

並且終老美國。王康先生十分敬仰俄國的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特別是對於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英雄們，表現出了極大的敬意，對他們所遭受的苦難流露出了無限的同情和傷感，多位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死在了嚴酷的西伯利亞。對於王康先生這樣一位充滿家國情懷的國士來說，中共當局對他的流放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傷害，遠遠超過了西伯利亞嚴酷的天氣。

王康先生所處的環境是不自由的，但是王康先生的精神是自由的。這註定了王康先生不會步入仕途以及官學。有道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嚴酷的環境反而成就王康先生的獨立思想，在犬儒遍地的時代，王康先生以布衣學者的身份而遺世獨立，在苦難中展現了傳統知識分子的傲骨和氣節。在這個渾濁的世界，王康先生是一位少有的智者，在這個苟且的世界，王康先生是一位罕見的勇士。王康先生卓爾不群，像聖徒一樣，在逆境中堅持著自己崇高的理想，王康先生又像仗劍而行的俠客，可以為街頭被警察欺凌的農家女孩一揮拳腳。

王康這樣的氣象，絕對不是光靠知識與思想就能夠養成的。很多年前就有人說，王康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王康的浪漫我想是來自思想的自由和秉性中的天真，王康的華美則是源自他品格的高潔。即使我們沒有親自和他接觸，也能夠從從他的流芳四溢的作品中感受到這種浪漫和華美。王康簡單而質樸，率真而正值、年老而不失童趣。在王康身上，你可以看到孔子的博大，你也可以看到子路的粗獷。

王康先生的曠世才情曾經感染了無數的人，他那文采斐然的篇章，氣勢磅礴的演講，無不令人嚮往和陶醉。而王康先生高貴的品格、廣博的學識更是令人欽佩不已。非常可惜，天不假年，未能讓這位曠世之才，留下更多輝煌的作品。王康先生在他生命的晚期曾談到自己沒有財產，沒有住房，沒有汽車，什麼也沒有，然而，王康為這個時代，留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王康先生一生都在追求光明，不幸卻一生都在黑暗中度過。黑夜無論怎樣漫長，終究擋不住黎明的到來。王康先生的生命終止在黎明之前，沒能親自目睹光明的到來，但是他如同光明的信使，鼓勵我們

更加堅定地追求光明。

我個人對王康先生的了解，主要是來自他的那些文章和演講，以及一些學者談到王康的文字。我也曾經與他通過幾次電子郵件，那時，他已經重病在身。當年，司馬遷在寫完《孔子世家》之後，不禁感慨道：《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我讀了王康先生的文章，也非常想見到王康先生，非常遺憾，此生再也沒有機會和王康先生見面了。

（寫於王康病故日，2020年5月27日）

王康，重慶的又一座精神堡壘

曾伯炎（自由作家）

每天上網，首先看「縱覽中國」上王康命懸一線之危的公報，多麼盼望有回天之力，能轉危為安。他是今日可貴的仁人志士，他是敢「頭顱擲出血斑斑」的文人，他是當今知識人犬儒化的真儒，他是淺薄讀書人中難得的學富學者。我讀他，便聯想到重慶那解放碑，曾經是抗日勝利紀念碑，又稱精神堡壘。而王康一生的人格示範，正是樹出又一座精神堡壘！何況，他還有千多米長的《浩氣長流》紀錄抗日歷史的豐碑，還原了我中華民族那一座血肉長城，是怎樣的豐采與勇毅，豈不正是對那些為做穩奴隸而奴顏媚膝者的鞭撻嗎？

王康尤可貴的是，當重慶人又如祖先巴人為周滅朝歌做工具，再為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復辟文革充小卒時，朝裏有溫家寶抵制，在野，有王康站出來勇敢揭露。薄熙來吃肥了血汗資本，撒點殘剩小錢，人們便顯出卑躬奴性；而王康不仍挺起脊梁，盡顯浩氣與烈性嗎？

去年，有重慶文人吹捧一個畢生以反美為榮的老文人為漢子時，我就著文告訴他說：今天，真正的好漢，非藏在權力腋窩下去為虎作倀的佞類，而是王康這種任專制暴力重壓而威武不屈的豪傑。

遺憾，他剛 70 歲，就走了，這年齡，今天應是成熟的壯年，還可做好多事呵！我這 88 歲老漢，還活著哩！也還在憑自己閱歷，把真話與真歷史留給後代，去揭穿專制的瞞和騙與壓和殺哩！你這大才英才應更有作為呵！

王康與我，雖未謀面，應是相知相識。10 年前，他的成都親戚要到重慶，我是常讀其文且慕其人，便將自己網上博文與冉雲飛「日拱一卒」帖子輯成冊付印，取名《思想者余墨》托帶去重慶贈他，沒想到他回贈我一部他的《俄羅斯的啟示》。我驚奇他對俄羅斯文化與文學的深透，而今日某重慶文人還以年輕時拾過列寧吹車爾尼雪夫

斯基的那些牙慧，視為經典哩！便想到王康自稱的民間學者，不正是與那些官方豢養的偽學者，是天淵之別嗎？

王康的一身浩氣、正氣兼雅氣，恰不容於那些鄙氣、粗氣與俗氣，在那以範哈兒與棒棒軍作文化招牌之境，很容易受到排斥。畢竟他父母皆川大畢業的文化精英，舅父唐君毅為著名新儒家，助錢穆辦好香港新亞書院，擴大成今日中文大學，當大陸大學全面黨化時，留下文化之種。王康寫過許多弘揚唐門儒學的文章，對新儒家有較深的闡述，確乎，他又是繼承張載的哲學思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見到王康于此人生之實踐。

他在重慶不受某些文人敬重，我很能理解，因這種文人面貌存我心底。當我讀到王康書卷氣與文化氣十分濃郁的著作，便也理解他在重慶一受官方排斥，亦受某些勢利眼的孤立了。

王康在此困難環境，仍以不屈不撓和百折不回的頑強意志，尋資金、訪人才，完成了記錄血肉長城抗日的千米長卷《浩氣長流》。這是用圖畫代替文字著述的史記，還原了歷史真相，揭穿了所謂「中流砥柱」的偽史——不抗日卻盜竊抗日勝利果實，甚至窃取聯合國常務理事國的位置。

王康是難得的有深厚學養與文化素養很全面的人文學者。蘇聯文化糟粕毒化了中國幾代人，王康卻吸取了俄羅斯文化精華，由別爾嘉耶夫、拉赫瑪托娃到赫爾仁尼琴，他以文明去抗禦粗鄙與野蠻。他發掘儒文化，對抗中國的痞子流氓化。他的這一生追求，我理解為：以人類文明戰勝野蠻。他對中國文化與精神的建設，更顯大氣磅礴。

從王康的文化基因的傳承，我認為他既受家學遺傳——深受唐門儒學浸染，又具太炎先生所贊賞的鄒容的膽略，還有盧作孚先生的高風亮節。因此，他堪稱重慶的一座精神堡壘。

儘管重慶那座抗日紀念碑，篡改為解放碑，1949年後出生的重慶人，已不知其曾叫精神堡壘了。但王康如碑屹立的高大身影與人格，終會是中國人心中的一座不滅的精神堡壘！

（寫於2020年5月）

致思想者王康

陳行之（自由作家、出版編輯）

我不是你的朋友，我跟你從未謀面，你當然不知道我是誰。

人與人之間最近的距離並非是熟識，並非是面對面的交談；人與人最近的距離是靈魂的相互感知，是精神行走中彼此間的相遇、相知和交融。反過來說，人與人最遠的距離並非由於陌生，而是精神在晦暗未明的旅途中相遇卻形同陌路；人與人最遠的距離是孤獨與孤獨並在，卻咫尺天涯，或是在漫長的精神孤旅中永遠遇不到同類。

這一切都因為被稱之為「思想」的東西被改變了。經由思想，我們彼此靠近了，就像被星際間無形的引力牽引一樣，我感覺到了你的存在。從此，在這冷寂的星空中，至少在面向你的一面，我感受到光的照耀，感受到冰冷的宇宙中罕有的溫潤。我面朝著你，期待著你的光波再一次到達，期待著你再給這個晦暗未明的世界帶來哪怕是一絲絲光明。

在你睿智的頭顱中，思想的風暴從未有哪怕是一秒鐘的停歇，它驅動著你在孤寂的旅程中，永遠像驍勇的戰士一樣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你說：「我的人生不留後路。」你甚至很少回過頭審視一下自己的足跡，你為自己邁出的每一個腳步負責。你在精神家園的阡陌間留下的每一個腳印，都是母親頒賜給你的勳章，她一直為有你這樣的兒子感到無限驕傲與自豪。這一枚枚帶著母愛的勳章是那樣沈重，它讓所有人模狗樣的苟活者都失去了分量。

當你談論俄羅斯貴族精神的時候，我看到你對崇高的無限尊敬和無限艷羨，這種尊敬與艷羨與其說是來自於對異族的精神欣賞，毋寧說是來自於你對身邊令人作嘔的墮落的義憤。卑劣以卑劣的手段讓自己愈加卑劣，沈淪以沈淪的方式讓自己愈加沈淪。「貴族精神」成為了你的一種精神寄望，你當然知道，那只是一種寄望，在如此墮

落的人群中哪裏就會有它的位置？！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從你對俄羅斯貴族精神的贊賞與遙想中感受到的竟是悲愴，一種巨大的讓人熱淚盈眶的悲愴。

你欣賞老索，你期待著那個身形高大的老人對國內尤其是知識分子精英哪怕有一分鐘的瞻顧，哪怕是說上一句簡單的話語。沒有，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一個擁有凝重厚重歷史的民族、一個擁有也許是世界上最聰明大腦的人群，竟然輕薄到了讓這位有內在靈魂質量的異族人不屑一顧、不值一談的境地，這究竟是誰的悲劇？！我知道你談論的老索並非真實的老索，那是你用靈魂寄望的錦繡羅織而成的美好幻象。越是聰明的人越需要麻痹自己，我知道你是想用這個麻痹著自己，讓自己以為一潭死水還有活起來的可能，豈知它活不起來了，它腐臭得太久了，那裏爬滿了蛆蟲，除非有一場也許會毀滅一切的風暴，它永遠活不起來了。

你目光如炬，穿越數千年時空，把歷史化為一幕幕似曾相識而又決然迥異的畫面，你就像博物館講解員一樣，孜孜不倦地向人們解說著畫面中的細節。你徜徉在歷史風雲之中，沐浴著陽光與星光，你比任何人都更敏銳地感知到冷暖。你聽得到任何音響，哪怕是遙遠時空之中極為暗弱的心弦發出的輕微顫動，也足以在你的靈魂世界中掀起一場風暴。狼煙和花海的味道是不一樣的，你聞得出它們之間的重大區別。你閉著眼睛就可以辨析這個世界的黑暗與輝煌。你說出了你的觀感。所有讓你感動、讓你絕望、讓你驕傲、讓你沮喪的東西，也同樣能夠讓聽者感動、讓聽者絕望、讓聽者驕傲、讓聽者沮喪。你做到了，我想，這大概是你最聊以為自慰的東西。

人，作為天地之靈最可寶貴的是思想，是思想把人提高到了與上帝並在的地位。思想是高貴的，古往今來從來都是高貴的。為思想犧牲與為上帝犧牲具有同等價值同等意義。亞伯拉罕就是這樣看眼前這個世界的。這最高境界的「蒙昧」，把「人」大寫到了宇宙的幕布上，從此以後，任何形式的天文存在都不能無視人類這種無比倫比的高貴了。你身上所具有的思想氣質何嘗不是一種貴族氣質？正是這種氣質，把你從晦暗空間中如大理石浮雕一般凸顯了出來。（略有刪節）這是時代的顛倒。在這種顛倒中，也許一切都會相應地發生位

移，但是有一種東西，卻永遠無法被移動，這就是作為一種精神存在方式的思想。它就站在那裏。它也許形單影只，但它並不孤獨。它是以超物理的形式在宇宙空間中擁有自己位置的。這是一種令人炫目的高貴存在，它超越時空，成為永恆，儘管它不得不承受苦難，然而沒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夠動搖它，更不要說替代它在宇宙空間中所擁有的這個高貴位置。

你沒有財產，沒有汽車，沒有房子，然而你擁有整個世界，擁有整個宇宙，你是天底下最富足的人。在擁有無限豐饒的精神財富上面，沒有任何人的富足程度可以與你相比。

你，一個在我看來有貴金屬品質的人，是不受年輪困擾不被病患折磨的。當我得知你成為癌癥晚期病人的時候，我仰望著天空這樣呼喊：造物，難道你也睡著了嗎？你為何如此不公？！（略有刪節）你為什麼不讓這個不為自己留後路的人在他所選擇並前行的路上看到他所希望看到的，聽到他所希望聽到的？！這當然是一種感性的悲憤，在你深邃強大的理性之中，你在笑那個貌似無比堅固的大廈竟然如此脆弱，你在笑那些宣稱代表永恆的人不過是一些朝不知夕的蛆蟲……是的，你有一萬條理由笑對著你目前面對的一切。

儘管這樣，我也仍然在為你祈禱，我相信上帝將惠顧你，他會幫助你戰勝病魔，讓你以你一貫的樣子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原因僅僅是：我們需要你，需要你的存在，需要你的站立，需要你的行走。這個世界是因為有你而讓人迷戀，否則我們將缺少一個愛它的理由。我相信上帝一定能夠聽到我的祈禱，他不會對人世間的這個誠懇的祈求保持靜默。

你不知道我是誰，然而你一定知道，所有聽到過你布道的人，都會像我這樣有如此多的話語要向你說。你聽到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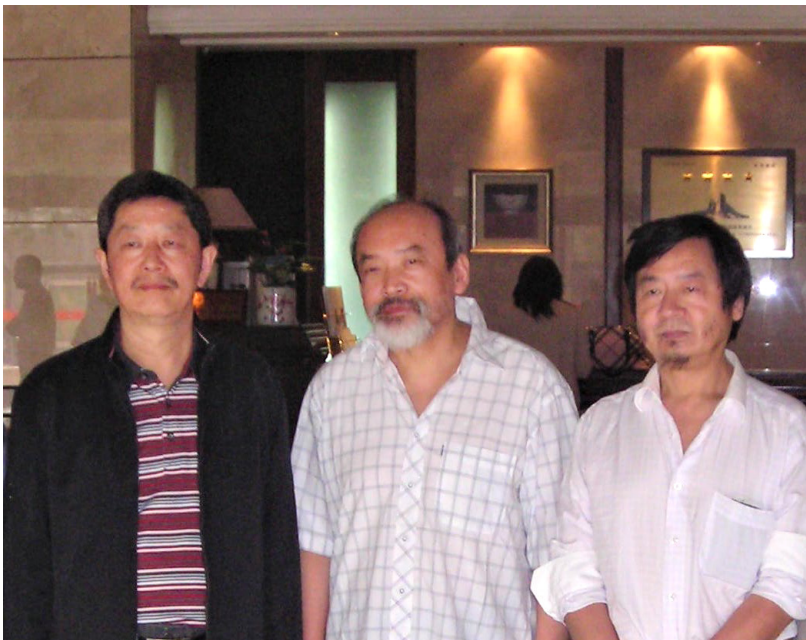
2020年5月29日

學富中西一代豪——悼王康君

余東海（獨立學人）

驚悉王康君仙逝，不勝哀悼。

對王康不曾識面早相知而有前緣。我是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筆會第一人會長是劉賓雁先生，王康曾是劉先生秘書。2013年5月，河南鄭州朋友召集「中原論道」雅會，蔣慶、王康兩位和我與會，得以相見，大慰平生。



左起蔣慶、王康、本文作者余東海。攝於2013年5月鄭州〈中原論道〉會議期間。

三人就中華文化現實政治諸問題作了交流和碰撞。主辦方曾根

據錄音整理出《儒家與當代中國——「中原論儒」座談會記錄》發表。蔣和王，性格特征、思想傾向和文化根基各不相同。與蔣慶是重逢，與王康是新識。他交遊廣泛言談直爽學識淵博，對俄羅斯文學和歷史研究精深，對蘇俄帝國崩潰原因的分析甚為獨到，連容貌和鬍鬚都頗有俄味。但略微出我意料的是，他對俄羅斯、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推崇，仍高於對儒家文化和文明的尊重，如其自己所說，是「偏右派」。

王康對紅色回潮和紅色帝國重現充滿憂慮，我認為，局部的風險仍然存在，王康的提醒不無意義，但也毋庸過慮，現時代的國際環境、國內土壤和歷史大勢已經大異，已不具備極左崛起、文革再現的條件。

會議主持者邵老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儒家與各種學說之間最大的區別是什麼？東海回答是仁本主義三觀特別是世界觀，與眾不同。王康認為這個說法可笑，認為儒家沒有世界觀，但對這個話題並未展開，轉而談中西文化的區別。他認為西方文化陽性，中方則陰性，充滿女性的特征。東海不以為然。

很遺憾會議沒有完成原計劃要形成的共識。要取得儒家意義上的文化共識頗為不易，東海在交談中提出，以儒經為中華最高經典，聖德為人類最高道德，道統為國家最高指導思想等，王康就不認可。但取得泛共識則不難，如承認儒家經典為偉大經典，儒家聖人為偉大人物，儒家道統為偉大思想等等。

鄭州雅會結束，我與王康應朋友吳總之邀同遊三門峽。與王康一起遊玩了參觀了召公祠、甘棠苑、虢國博物館、三門峽大壩和一位農民辦的「胡耀邦紀念館」，進一步討論、商榷了一些問題。對於我們之間的觀點分歧，專門從靈寶過來的儒生格筠有一篇《寫史之心》有所記錄。略摘一段，可見一斑：

在年齡上，王康先生長東海師十餘年。東海師是儒者，王康先生通達中華傳統文化，但思想更偏向於西方；東海師同情自由人士，但認為儒家是解決中西問題的根本。王康先生質疑儒者陷於學究，不能與時俱進；東海師認為儒釋道、自由民主可取長補短，與時偕宜正是儒家精神；王康先生痛斥道家誤國害人，激賞基督教；王康先生自嘲

是一個「流浪漢」，東海師認為儒家是天下最大最好的「家」……於是飯桌上、茶几間二人言談不時碰撞，雖然溫和，但顯見存異。在動用思想時，王先生抽煙兇猛，藏否間痛快淋漓，東海師則安然小酌，靜氣聽說，平和辯駁。當王康先生談到，儒家應該學習西方思想，援儒入自由民主時，東海師認為，應是援西（自由民主）入儒。儒家講究日日新又日新，不會固步自封。

在甘棠苑，王康播放了一個演講。在演講中，他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第三帝國、日本帝國、列寧斯大林建立的蘇聯紅色帝國做了比較，指出其國家制度和國家哲學都基本相同或者相似。

東海以為，在國家哲學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列寧斯大林建立的蘇聯紅色帝國相同，都是馬主義；德意志第三帝國是民族社會主義，與馬主義同中有異：共和國倡導「民族劣根性」，第三帝國鼓吹「民族優越性」。日本帝國信奉中華文化，只是由於民族主義作怪而產生了變異。三種帝國類型，性質大不同，不可混也。

王康曾談到中國存在兩種轉型的可能性，大意是，中國有一個民主憲政轉型的可能性，但同時存在另外一種相反的可能性，他稱之為帝國轉型的可能性。他認為，中國從來都是大帝國的溫床，從秦到清都是帝國形態。毛政權也是個現代帝國的形態，甚至當代中國仍然存在帝國形態的基本元素云云。

東海以為，帝國形態多種多樣，不可一概而論。如有君主制、教主制、僭主制、黨主制等等區別，依據的意識形態因之有異。如秦王朝依據法家，斯毛依據馬家，堯舜禹夏商周漢唐宋元明清依據儒家。儒家君主制，又有公天下、家天下之分，有封建制、郡縣制之別。

臨別前夕，王康總結說，在對待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態度上，自己為偏右派，蔣慶為極端保守派，東海為中間派。他的自我定位很準確。對中華文化充滿溫情但偏重西方。與儒家不同，與自由派和西方中心主義也不同。也喜歡他對我的定位。中者中正、中道也。然對於道統，我與蔣慶一樣以「極端保守」為榮。

臨別前，王康贈以書法「八風不動定如山」，融儒佛兩家精神於一言，深愜我懷。

別後不久，我寄贈一副嵌名聯給他：歷劫更新王道夢，回天依舊老康心。王康回贈：樹靜風動夢如煙，祛魅復性東海情。

後來偶爾電郵聯系，知悉王康已離鄉去國。去年底聞其病重，電郵聯系失敗。前不久聞其皈依耶教，並不感到意外。我覺得在王康心目中的文化地位，道家高於儒家，俄羅斯文化和西方文化又高於中華文化，歸宗耶教是遲早的事。甚感遺憾，可以理解。在我心目中，王康不是儒者，卻是一個優秀的儒家學者，更是一代豪傑，值得我、值得所有有志之士尊重和懷念。謹悼以小詩曰：

辟毛破馬語如刀，
學富中西一代豪。
精爽歸天留我在，
臨風遙祭痛三號。

2020年5月18日於南寧

（編注：此文落款這個日期時，王康尚在世，文章起始一句應為誤傳。）

奇人王康

丁 東（獨立學人）

王康是個奇人，今年將滿 70 歲。十年前，北京電影學院章明教授找他拍了一部三個小時的紀錄片，從頭到尾就是他一人用四川話擺自己的龍門陣。試映時不分男女老少，都看得津津有味，可見他口才之奇。

王康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幼年時父親就蒙冤入獄，母親是一位深受學生敬重的中學教師，舅舅唐君毅給了他深刻的精神影響。恢復高考，他考入西南師範大學，發起普通人文學社，並任社長，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小試身手。畢業後任中學教師多年。1980 年代末又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城。後風雲突變，只好放棄教職，浪跡天涯。十年後得汪道涵等人幫助，才重歸正常生活。

我第一次與王康見面大約在二十年前。當時余世存主持《戰略與管理》雜誌，在國家圖書館舉辦了一次沙龍，主講人就是王康。他表達的主要觀點是以兩岸和平統一，促進中國的政治文明。當時，台灣由陳水扁當政，大陸主張武力統一的聲音分貝很高，在沙龍中亦如此。我記得為沙龍壓軸的是主張兩岸和平的朱澤厚先生，他的發言讓人大開腦筋。王康當時已經完成了五集電視政論片《大道》。他對第三次國共合作寄予很高的期望，當時人們還看不到它的現實性。不曾想幾年後，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終於握手。

以後和王康的接觸多了起來。2003 年，我到重慶參加盧作孚誕辰 110 周年學術討論會。會上發言精彩者首推王康。又過了幾個月，王康來到北京，約我到何家棟先生家中一聚，然後一起看望李慎之的夫人和女兒，促進李慎之遺著行世。王康一向心高氣盛。中國學界能被 he 看得上的並不多。李慎之、何家棟卻是他真心敬重的兩位。他不

只在他們逝世後分別撰寫長文表達懷念之情，還為傳播他們的思想身體力行。

不久他投入了一項有關抗日戰爭的國畫工程。最早提出動議的是重慶畫家歐治渝。2004年，歐治渝從重慶出版社的編輯室主任崗位上退下來，找到王康，提出2005年是抗戰勝利60周年，應當為200多名抗日戰爭的陣亡將領畫像，當即得到了王康的支持。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死傷軍民3500余萬，為同盟國死傷總和之半；陣亡將士340余萬，居盟軍各國之首。因為陣亡將領絕大多數屬於國軍，多年來被遮蔽，親屬不敢聲張，公眾幾乎茫然無知。恢復真相相關民族大義和歷史正義。王康此前已經擔任《抗戰陪都》《重慶大轟炸》《抗戰》等大型電視專題片的總撰稿，對重慶作為抗戰陪都的意義，民國政府、民國軍隊和蔣介石等領導人在抗戰中的作用，中國抗戰在二戰中的地位，都有讓人耳目一新的挖掘，使歐治渝感到了一種精神的高度。歐治渝請王康參與。王康本非畫家，卻成為這項工程不二的主角，畫卷也從最初設想的三米長的陣亡將領圖，擴展到一千多米長全球視野的抗日戰爭全景圖。連戰為之題名《浩氣長流》。

支撐這個浩大的文化工程，需要不小的投資。王康雖然註冊了一個陪都文化公司，其實手裏沒錢，也不熱心掙錢，有時送上門來的錢也不收。當地政府曾經主動表示願意投入資金，他謝絕了；台灣方面願意承擔展覽費用，他也婉拒了。整個創作過程，一是靠畫家的志願者精神，無償奉獻，二是靠理想主義對企業家的感召，讓他們自願捐助。王康是個牛人，絕不低聲下氣，請求施舍。其間發生了很多令人感慨的故事，和當下的社會拜金的潮流背道而馳。有人說，《浩氣長流》的出現，是中國文藝復興的起點。我覺得，中國的文藝復興，還需要民間高遠的精神追求能夠得到適宜的環境與土壤。

王康不論寫文章，還是搞策劃，都喜歡宏大敘事。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下筆汪洋恣肆，開口濤濤不絕。他為《浩氣長流》撰寫的引言，也是楚辭漢賦風格：「東方西方，人性攸同；中國世界，希望未絕。史魂畫材，一體無間：天道好還，世運可期。本畫向天地立項，待歷史審閱。經冬越春，歷夏入秋。沈潛磨洗，靜繪默制。藝術與良知款通，性靈與汗青遇合。心緒浩茫，動心忍性，勞苦困頓，夙夜匪

解。相忍為國，自我變法；既靠人助，又獲神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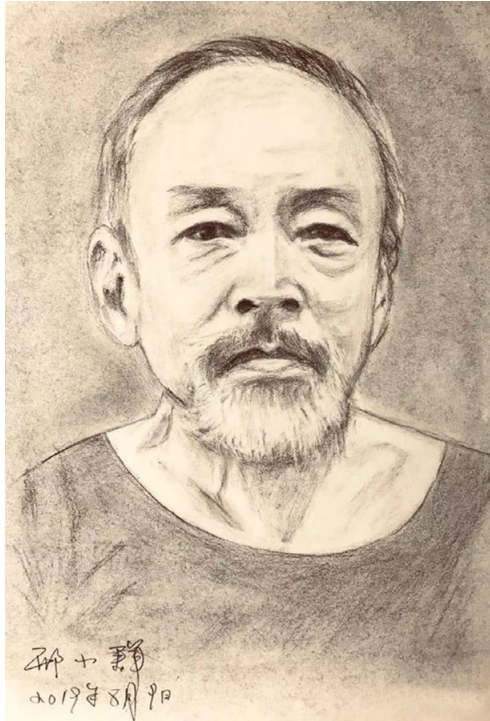
《浩氣長流》於2007年在台北展出，十分轟動。但在大陸尚未展出。公眾一睹真容，多是通過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畫冊。我也曾遇到幾位從事美術展

覽的專業人士，建議他們與王康聯繫，展出《浩氣長流》。有人與王康進行了認真的溝通，最後因種種原因未能展成。

後來，王康又攜《浩氣長流》到大洋彼岸展出。他自己也突然產生了繪畫興趣，投入中外名人肖像素描，一畫就是上百幅，頗有個性。

近年王康身體欠佳，要動大手術。朋友們正在為他籌措治病費用。聽說一些畫家將為他義賣作品。

小群初涉丹青，也趕畫一幅王康的肖像，願他能早日恢復健康。



關於王康——一種無奈

李 楠（法學學人、社會學學人）

這篇文，寫有十餘日，未完：得消息，言：「王康於庚子孟夏廿六日上午九時二十四分辭世」，遂收筆。後，知傳聞不確，王康仍在。

我知道，我的好友王康在彌留中。

我看到別人傳來的照片，王康依舊炯炯有神。而他領洗時的那張照片，雙手伸向空中，此刻，在他那堪稱神奇的大腦中，想見的，執著的，追尋的，倘佯往復的，又是些什麼呢？

王小波說過：「曾以為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但除橫死、猝死外，生命還可能會緩慢地，以至是在我們不再能支配自己的軀體，不再能思維中走向終結。」

意識到這一點，真是無奈。

在這蒼涼時刻，我們審視生命的不同狀態，於情感和經驗中感悟生命最一般的意義。

正是一種宿命，使我們難有一般的人生。

王康有個心願，面對與自己同齡的制度（一種相當多的人都認為是需要改革的制度），希望自己的壽數比它長。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妻子訪美，我請她代我去看望劉賓雁。賓雁說：「想來真可怕，我已經六十七了。我又想到一次江平先生在蔡定劍憲法學教育基金優秀論文頒獎典禮上說：『法治，我這輩子是看不見了』。」

這，也是一種無奈。

我們這一代人中不多的部分，被今天的年輕人稱作是「改革余孽」的一些人的無奈。

在一種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殘酷的境遇中，王康的人生是悲壯的；獨立，在孤獨中有所持守，憎愛分明，在孤獨中與先賢，與宇宙，與神對話——固因其本性所致，但一步步走來，有太多的變數，並非

都是「既定」的「必然」。倘若生命於時間的長河中只是瞬間；而有不朽者，是不斷的思維、追尋，改變。思想，是有生命的。我想，在王康的大腦中，思潮，或洶湧澎湃，或歧路徘徊。想出、說出、寫出、畫出的那些，其實是極其有限的。留下的就已經凝滯了。而「想」，如天岸馬，無羈束，任行遊。我想，人的所想、所說、所寫、所畫，正是如此。而使人疑惑和無奈的，是這思想竟會隨了軀體的衰竭，從此不再馳騁。

2018年，我去美國，有幾件事，其中第二件事，就是想去看看王康——我知道王康病了，其實，王康早已病了，只是這時我知道我們能見面的機會不多了，也可能就是最後的一次了。

我們到了王康家，在王康家的附近吃飯，十幾人，我特地要坐在王康身邊，說和他有話要說。我們再談天下大勢，把我在此前寫的《李楯自述》和《七十述學》送給他。飯後，我們又回到他家，看了他的畫。他說：如果還能活到明年，兩幅畫應能完成。臨別，他寫了「繼絕存亡」四字送我。

我以為這就是最後的見面了。不想，兩日後，他和鄭義夫婦又到了孝正家，又見面了。他說，「繼絕存亡」四字又寫了一幅送我，在這裏（美國）沒有名章，用了一方閑章。我想，回去後，請人為他鐫方名章，不想我太拖延了，現在他已用不上了。

那日，他說：兩個小冊子（《李楯自述》和《七十述學》）他已看了，簡短、自省，講得透徹。又說：你作劉賓雁的律師，我怎麼不知道。我說：過去，不想讓太多人知道，現在老了，故寫出來。

認識王康，因也夫。王康是一方領袖。三十年前遭通緝，通緝撤銷後，來北京，制作政論片《大道》。

此後，在北京、在四川，每有機會必見。三峽大壩動工，移民成難題，我和李強為移民總局做調查。在重慶，見王康，又經王康見重慶副市長，見地質學家雷先生。

在北京，一次，在美國使館的艾先生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丁寧寧說到「六四」開槍是有原因的，王康站起，說：「我從小地方來，到了北京，才知道殺人還是有道理的。」怒而走出。

我總覺得和王康有問題要討論。但他總是來去匆匆。一次，說見

面，王康與也夫、子明同來，在我家對面的飯館裏邊吃邊談。說到歷史往往事出偶然。我問王康：「何以中國屢失機會？後發而走向發達的，何以在東亞是日本、韓國，在中國是香港、台灣？」王康想了想，說：「我們運氣不好。」

一次，在重慶，見王康，在他的辦公室裏。辦公室中的人說：這裏吵得很，旁邊是工地，幾年了，一直在施工。又說：王康已經習慣了這噪音，如果沒了這噪音，他可能反倒不習慣了。

王康論天下事，侃侃而談，厚積薄發，才情俊茂，臧否有據，憎愛分明。且胸有甲兵，非常人也。

劉賓雁去世，王康為他設靈堂、身著重孝；錢學森去世，王康怒斥邀他參加「紀念」之人，於是乃撰長文。

王康在鳳凰衛視有諸多演講，或有播出，或有不能播出。王康又有諸多講話視頻，常有光盤送我。一段時間，又常有文章發我，現存有 40 余篇，包括：《科學家的選擇與責任——錢學森之死有感》《重新拷貝，重新解讀，重新起步——重慶談判六十周年紀念》，以及《我們的精神坎陷》。

不斷地探尋、思索，於是王康有陪都研究，誠憂國而為民，考慮的是「中國往何處去」？

王康從俄羅斯得啟示，譴責「帝國」對自由的否定，並斥責一些人對「帝國」的屈服。

認同漢文化傳統，認同普世價值，以為「中國必須重歸其大統，再由此出發，與西方主流遇合，才可走入正道」。這，就是王康。

即系巴人，巴楚相連，秉承騷人氣質，又敬效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之為人，心存救世、救贖；上下求索，自疏濯淖，在重壓下持守理想和良知，不管在何時都是一種自我放逐。這，就是王康。

王康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領洗，他為他的同胞背負十字架。

王康所追尋的，是人類共通的，接續漢文化傳承的，和靈魂得以寄放的。

王康自述：訪美辦簽證，簽證官問：收入證明？答：沒有。問：房產？答：沒有。問：那你靠什麼去美國？王康一拍自己碩大頭顱，說：靠這個。

「六四」後，被通緝，王康沿江而下，在甲板上，遇四人閑談，其一譏諷學運，王康惡從心起，不顧身在難中，上前抓住那人就打，然後轉身揚長而去。只聽得身後三人問被打之人：這人是誰，你什麼時候得罪了他？

人世間，我們不知道等待著自己的會是什麼；我們並不從來正確，但我們步步向前。

當年少時，我們輕生死，其實不解生命的意義。生命，就是這樣，如花開花落，也如日出日落。我們可不知其它，但我們知道死亡就等在前面，對每個人都如是——但太多的人不察，或只貪生懼死。唯有識者，如王康，在步入老境後，「心中充滿感念，祝福，卻憂患日重，宿命彌深」。

當生命謝去時，是那樣的絢爛、慘烈，使人悲欣交集。
為王康，為作為王康的朋友的我們，濁酒以獻。

（寫於 2021 年 4 月）

未曾謀面的王康

蔡 楚（旅美詩人、雜誌編輯）

人生有不少相知而未曾謀面的筆友，這在當代地球村里，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我知道王康在 2001 年，他被余世存的「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公告了首屆當代漢語貢獻獎。這顯然有些閉塞，因為我在文革前後，去過重慶幾十次，也沒有聽朋友們提過王康，可見那時的中國多麼封閉。

後來，中國社會逐漸寬松，才有了網絡通信討論。

2004 年 4 月 24 日，還是余世存來信中提起王康：「諸位師友，家父不幸於本月 20 日過世，享年 73 歲……此次料理家事，多虧重慶王康先生……在此願與諸位分享我的感恩。」

余世存說王康是「痛苦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表」，此事說明王康把他人的痛苦當作了自己的痛苦。

2005 年 11 月，我在《民主中國》主持「三聲鶻」欄目。當時，該欄目主要是四川的蕭雪慧、譚作人及丁香在寫稿。後來，王怡、王康也開始供稿。王怡的文章《我們正在失去自己的鹽味》中說：「王康先生也講到了苦難。鹽若失了味，就是苦難。我非常同意王康先生的說法……」那時，劉曉波也參與了網絡通信討論。

王康的文章和書畫都有一種直面人性的宏大雄健風格，而我的詩卻更喜歡沈郁的追問。這並不妨礙我對他的相知相惜，因為，我們所處的社會對人性的壓抑，就是我們痛苦的共同根源。文學的價值之一就是要深刻地表現出人間苦。

王康善於表達俄羅斯民族的啟示，而我更喜歡世界各國的民歌，雖然俄羅斯的民歌伴隨過我的青年時代。

2008 年王康獲簽證來美，2013 年因不能回國，所以仍僑居美國。由於各自忙於生存，我至今無緣與王康見面。昨天，我接到北明來

函：「我們的朋友王康久病不愈，休斯敦歸來已經進入臨終關懷階段，即將遠行。」

我不禁感到人生的一份蒼涼。

告別了，王康筆友！美是自由的象征和歸宿。彼岸沒有世上那些醜惡的人。

2020年5月9日

布衣王康

達達

叫賣聲和音樂聲嘶吼在耳邊，汽車尾氣和食物的熱氣撲面而來，就這麼穿過喧鬧的街市，從一條巷子拐進一個電梯，直上到8樓，打開了，那裏果然符合想象地鎖住一個安靜的天地。10米長寬，環抱在書中間。那先生走出來了，穿著肥大的白色襯衫，外面套著一件格子馬甲，襯衫口袋果然還如鳳凰衛視記者曾在文章裏所說的那樣，有個撕破的小洞——他至今依舊沒有縫補。

他突然轉過頭來，像在問我，又似乎在自己言語：有人說我長得像孔子還有人說像列寧。然後自己笑開了：他們共同的特點，窮了大半輩子，還有頭髮都快禿光了。這幾點，他也都有。

王康先生的狂放不狷倒不是個秘密。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說，王康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學者余世存寫過另一篇文章作了註解：「有著至大至剛之氣，其個體生命的存在一直處於不止息的燃燒之中。這種燃燒既源於天命，近於神性，又來自於人格的自我期許，基於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或許生於這個時代，能生根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得需要這種超然的自信，用王康自己的話：這曾是個民間空間狹窄的年代，需要格外的信心——關於他此前道路的波折，知道的信息是他曾經是個尋找不到出路的體育老師，還曾被開除公職，而全家陷入困頓。

2001年5月，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公布了首屆當代漢語貢獻獎，王康是首屆得主之一。學術委員會公布的授獎辭是：王康先生懷抱理想主義，他以布衣之身憂國憂民，對於俄羅斯民族的啟示，對於中國的統一前景的展望，在小範圍內流傳，影響了年輕一代學人。

盡管授獎辭確實顯得簡單，但對王康的頒獎仍透露了足夠多的

內容。他在 1989 年離開公職後，「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上世紀 90 年代初再以《大道》為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之五集政論片，論者稱為‘冷戰結束後對中國道路運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長篇詩評《俄羅斯啟示》傳布四方。抗戰勝利 50 周年以九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傾服眾多業內人士；60 周年又組織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

王康就這樣憑口耳相傳，一點點為世人所知。直到中央電視台《重慶大轟炸》專題片播出後引爆的強烈反響，7、8、9 月連續三次做客鳳凰衛視，大話中國抗戰，讓王康——這個在山城的鬧市中隱逸了 10 多年的文化人，突然開始受到關注。

在這個過程中，王康身邊有過很多理想主義者，他們來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懸置理想而務實，很多人做了高官、發了大財，只有王康還在堅持他自己的夢想。然後富貴起來的人們多作壁上觀，看王康一人折騰，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窮處就給他一點兒幫助，看他獨自前行。

現在的王康成了精英權貴、仁人志士、熱血青年們遊歷重慶的一個旅遊景點，許多人專門坐飛機去重慶去看王康。於是，王康在重慶的生活，也多了一些野狐禪式的造訪。白天被千山萬水的來者簇擁，夜晚沈浸於筆下的煌煌歷史——在他看來這多麼像古代的那些慷慨騷客。有些俠氣還有些傲氣——這或許就是民間的土氣和靈氣。

民間就是江湖

達達：如果要介紹自己，您會怎麼稱謂呢？

王康：民間思想家。

達達：怎麼理解您加在思想家前面那個定語「民間」呢？您自己怎麼定義民間這個詞語的呢？

王康：民間有很多重含義。民間是底層，民間是絕大部分人，民間是你從飛機上看下來的這深邃的一切。事實上這個名詞是西方理論視野中的詞語，是相對於占據著資源和統治權的那些少數人之外的，另外那些人。

我使用這個詞，於今天的語境來說，有另外的標準：政府體制外的所有都可以稱為民間。雖然現在政府體制越發擴大，滲入每個領域，但還是可以用這個標準。

實際上這也是純粹以中國傳統的習慣——統治的權力體系——劃分的。用傳統的語言方式來說，民間就是相對於廟堂的江湖。

達達：您似乎很喜歡江湖這個詞語。

王康：江湖這個詞語很好地解釋和還原了我們文化和文明的特質。我們的文化和歐洲不太一樣，我們文化的架構奠定於華北。那裏的西邊是山、南邊也是山、北邊是大漠、東邊是海，而在華北平原我們又有足夠自己生長的空間，不需要爭奪也不應該爭奪。

正是這種地理的特性，讓我們的文化比較閉塞，比較不開放。但也因此有了自己的特點——比較有體系的完整性，發展比較細膩。

事實上江湖這個詞語很好地概括了我們的文化。我們文化的這個體系不是以海洋為意象的，而是以山川河流為意象的，是江與湖的，是有溝通有循環的。我們的文化講究的是平衡、循環，是二元結構的。

達達：怎麼理解您所說的二元結構呢？

王康：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沒有獨大的東西，沒有海一樣不可覆滅的東西，一切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是非、大小、強弱，即使是皇權，李世民自己都說，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這就是我們文化生生不息的發展模式。

達達：這種模式下，我們的民間，或者說江湖有什麼特點呢？

王康：我們的民間與非民間的對立並沒有像西方那麼強烈。在中國的傳統中，廟堂和江湖是可以、也必須相互轉換的。

我們以前實行科舉制度，是面向江湖的廟堂選拔，一考上就直接從江湖進入廟堂。而在廟堂中如果受挫了，無法得到自己精神的舒展了，那些廟堂中人又會從廟堂出來，隱秘到江湖中去。而且這種隱秘或許也只是暫時的，隨時又可能再次出山。

實際上這是我們文化的優點，不斷循環，不斷交換。廟堂和江湖是階層之分，但更是狀態之分。

中國曾有最好的民間

達達：在這種理解下，似乎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沒有應該民間化或者應該精英化的問題了。

王康：是的，事實上我們有比較好的民間傳統和民間空間，正因為我們的江湖和廟堂是貫通的、流動的，在歷史上，我們的江湖一直比較龐大，而且富有活力。

也恰恰是這樣貫通的形態，給我們的知識分子非常好的生存空間。你看我們的歷史以來的文人們，窮則獨善，達則兼具。廟堂和江湖間沒有隔閡，給了知識分子很多方便，他可以到民間去汲取思想的營養，又可以找到平台舒展自己所學。

達達：您是覺得，這樣的民間很適合知識分子生存？

王康：這樣的結構確實對知識分子有著天然的好處，我想這和中國的小農經濟有很大的關係。小農經濟的特征是各個地方自成體系，這讓知識分子有充分的生存空間和選擇。

大方向上來說，是出世、入世。出世有足夠的空間讓你隱逸，比如廟宇。入世又有兩種選擇，一是處民間，比如私塾；二是居廟堂，靠近權力。這對知識分子來說，可以進也可以退，是個比較舒服的狀態。我覺得士大夫的出現就是建立在這江湖和廟堂二元的循環上。進以自己的抱負報國，退可以以山林怡情。

達達：事實上中國的知識分子關於應不應該靠近權力，好像也從來沒有很激烈的爭論。

王康：有的，儒家與道家曾有爭論，道家認為：天下人都在爭名奪利，根本改造不了，「不可為」；而孔子卻回答說，「不可為而為之」。

我是一個文化正統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服膺儒家思想。我曾深受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現代港台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的影響。儒家的精彩、儒家的精神，就在「不可為而為之」裏。我是認為，每一代人、每一個人，都要對生命對時代作出回答。或許是受這種傳統的影響，我並不簡單地否定向權力靠近。為時所用，為知己者所用，所遇「知遇」，也是一種責任和道德擔待。知識分子要改造社會、幹預社會，通過權力可能順當些，如諸葛亮、王安石、蘇東坡、

康有為等。當然，這裏不能逃避價值判斷，「有道則顯，無道則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等等。

民間在近代曾消失過

達達：怎麼定義自己所處的狀態呢？

王康：我處於兩者之間，但更傾向於入世。還是一句老話「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擔當。」我給自己留下的就是華山一條道：一個獨立的、至少內心自由的民間思想者。這種人不多，不必多，也多不起來。

達達：您為什麼處於這麼樣的狀態，是現在的環境決定的嗎？現在中國的民間，也就是江湖空間大嗎？

王康：現在中國的江湖空間，應該說是比起剛建國時擴大許多。在我理解中，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民間甚至消失了。當時的公社制度，就是把權力體系深化到每個角落，我年輕的時候，連我在插隊的山區小地方，都是這種權力的痕跡，你看，社會組織是以生產隊進行的，商品方式也是權力統一下的供銷社，在這種情下，人離開了權力沒法過。

不過小農經濟已經瓦解了，不應該也不可能再回到傳統的那種模式上了，現在的民間空間，是建立在民間經濟系統上，有了民營經濟，才可以不用和體制內的關係打交道而可以生存，才有民間。

達達：您覺得現在的民間空間能催生、容納多少類似您的民間知識分子呢？

王康：我覺得還是很有空間的，而且越來越有空間了，其實我本身就是個例子就是標本。我能生存下來這個事情也表明，已經有空間了。我在 1989 年離開公職，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離開體制後我曾顛沛流離過一段時間，後來我自己寫文章、辦影視公司，我非但生活下來了，而且竟然越發有發展的空間，不斷會有更多的便利提供給我，不斷會有人支持我。

我說空間大了，是有實證的。比如抗戰 60 周年，我能以一個民間人士的方式，組織好多個畫家作畫，並獲得正式出版，比如前段時間，廣東省委宣傳部直屬的報社會邀請我這麼一個沒有任何體制頭

銜的人去演講，比如再過幾天要召開一個研討會，我作為一個唯一的沒有任何頭銜的人，和茅於軾等教授一起列席討論，這些不都說明，給民間知識分子的空間越來越大了嗎？

作為一個民間知識分子需要做的

達達：您覺得這種民間存在方式對知識分子很重要嗎？

王康：正因為民間，不太依賴體制，身處在體制有體制的思維方式和學問研究方法，在民間，就有自己的立場和方法。這個很重要。比如有許多人好奇，我為什麼說俄羅斯的東西和其他體制內的學者說得不一樣，似乎新穎許多，那是因為立場和方法的不同。

事實上他們的材料比我多，掌握的資源也比我好，但正因為我在民間，有些他們不能做或者做不到的，我恰好可以做。

達達：進一步發問，您覺得民間知識分子對中國重要嗎？

王康：身在歷史漩渦中的李鴻章曾感慨說，中國正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西方強勢文明，中國何以處之，鴉片戰爭以來，一代代人都在面對這個問題。這裏面充滿各種歷史性悖論。民間知識分子多一些，對這個問題會有多一種回答，而這些都是提供給人們判斷的參考。

達達：所以看到的，您一直在研究俄羅斯、台海、中美、中日等問題，您是在嘗試做出能給國人參考的判斷？

王康：我想無論是廟堂還是江湖，中國知識分子有兩大任務，第一，推進中國的現代轉型，促成中國的現代統一，實現中國的現代復興，為中國的現代重造提供精神和價值基礎。第二，作為中華文化的托命人，作為現代中國的精神代言人，為東、西文明的對話與融合，按新儒家的說法叫「東西文化的偉大遇合」，為世界的和平與人類共同的使命，作出自己的貢獻。

我判斷這些問題是在未來最會影響我們國家走向的幾個問題，我希望通過自己民間的立場提供另一種理解。借用宋儒的一句老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2007年12月14日

王康，我們的驕傲！

老幺六六

剛才看了一個視頻：《民間思想家王康病榻前受贈美國國旗》。視頻說「流亡中國民間思想家王康罹患癌癥已到晚期，他走在生命的最後一程。上個周末王康位於華盛頓郊區的寓所升起了星條旗。這面旗幟是國會議員匡希恒（John Ream Curtis）寄來，特意滿足他能在病榻上看到美國國旗的願望。」這位議員說：「王康先生追求民主自由一生，寄上這面國旗表示把他當成我們的精神公民，當成我們的一員。」

2020年4月16日，王康先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他的居所「結廬」病榻上受洗為基督徒，至此，「他將一生的追求和感動都交給了上帝。為自己的一生劃上完美的句號。」此後有一天，病榻上的王康突然說，他很想看見窗外有面飄揚的美國國旗。如今他終於如願以償。

當《縱覽中國》的主編陳奎德先生宣布：「王康先生奉接美國國會的美國國旗的儀式現在開始。」我們看到王康先生的臉龐浮現出笑容，朋友們先是把國旗覆蓋他的身上，隨後又掛在窗外。王先生甚是歡喜，滿懷深情用微弱的聲音說：「在我受洗之前，我只能說我的感恩是有限的，因為我當時遠遠沒有感受到今天這個陽光燦爛的、無限的恩典。生死有別，但是對一個我這種年齡受洗的人，居然能夠蒙受神聖的美利堅合眾國國旗，生死無限。」王康先生對星條旗如此崇敬和熱愛，表現了他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執著追求，而美國政府對於他這樣一位沒有職業並且身患重病的流亡知識分子的全力幫助——為他提供了世界一流的醫療條件——也反映出這個國家把民主自由和人權視為人類至高無上的目標。

躺在病榻上的王康先生似乎是在用僅存的力氣唱起了《馬車從

天上下來》：「馬車從天上下來，把我帶回我的家鄉……」這是一首基督教信仰的歌曲，也是美國黑人基督徒的靈歌，他們希望死後回到上帝的身邊。

這首歌是王康年輕時學會的，力不可支的王康先生唱了幾句後，然後請朋友幫他唱完了這首歌。

「向約旦河那邊你看見了什麼？把我帶回我的家鄉……」在悲壯激越的歌聲中，王康深情地望著窗外飄揚的星條旗，表情顯得激動而從容。

他的同道鄭義先生說，王康作為一名流亡的知識分子，也許在年輕人的眼中他是個失敗者，其實不然，他是一位真正的勝利者。他的一生為民主自由而不懈奮鬥，做了很多實事大事。

作為一個重慶人，早在30年前我就知道王康這個人。說起來離得很近很近，但從未曾謀面。

1989年的「6.4」前後，常常聽我的同學老卓提起王康，說這個人如何有智慧、如何有思想、如何仗義執言云云。當時他和王康都在重慶第八中學教書，兩人志同道合，都是學生運動支持者。有一段時間我和老卓等幾位同學每周三晚上在一起練習書畫，大家是彼此趣味相投、觀點一致的好朋友，所以老卓在單位有個知音叫王康，我們幾位朋友全都知曉。

「6.4」以後，王康被學校解聘成為無業人員，老卓到了沿海城市教書。很多年以後，我無意中打開電視看到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壇》邀請王康先生在北大演講，於是我趕緊打了個電話告訴老卓這個好消息。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王康，印象中這位博學多才的先生，既有名士風流大不拘的灑脫，也有平和低調的實在。

後來王先生不時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壇》露面，我一直跟進他的節目，並且極力向朋友們推薦。2005年以後《世紀大講壇》先後推出了王康的《俄羅斯的道路》《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解讀蘇聯解體》等精彩演講。聆聽他的講話，從深層次和新視覺去解讀俄羅斯文化的精髓與靈魂，由此得知俄羅斯是一個具有彌賽亞情結的有罪的神聖的民族。

印象比較深的是《解讀蘇聯解體》這場演講，聽的時候我記錄了

幾個要點，並在括號裏隨意寫了點滴聯想：

〔A 馬克思認為自己提倡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沒有社會基礎，因為俄國沒有發生資本主義工業革命，連真正的封建主義都沒有到來，它是個封建農奴制國家。巴枯寧認為如果把馬克思主張的社會主義引入俄國，那麼俄國會陷入成吉思汗統治那樣的封建農奴的泥沼中。（中國在搞社會主義之前也沒有經歷工業革命……）

〔B 斯大林阻止了‘烏托邦’的實現，建立了個人專斷的獨裁體系，俄國革命實際上恢復了封建專制制度。俄國革命的目標是解放全人類，但又不具備解放全人類的條件。（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個人崇拜與斯大林一脈相承）

〔C 為什麼蘇聯解體的時候，在 223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沒有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軍人一個老百姓肯挺身而出，去為保衛這個的偉大國家流一滴血？王康認為這是道德在起作用。蘇聯人民從來沒有卷入斯大林的血腥的罪惡中去，他們的手是乾淨的（這是否與中國文革中的老百姓不同？文革中黨內鬥爭擴大到群眾鬥爭，形成群眾鬥群眾、群眾鬥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政治互害）。在斯大林逝世之後，俄國人知道了更多的真相，他們內心的道德標準和這個國家制度完全相悖，他們決定維護內心的道德而推翻形式上的國家。俄國人內心對共產主義的期待原本是這樣的：人與人之間像弟兄姐妹一樣相親相愛；擁有高質量的人權水平的社會制度；每一個國民都擁有貴族精神，即在戰場上身先士卒，忠於女人、忠於愛情、忠於良心和榮譽、忠於祖國。十月革命和蘇聯解體都是道德問題。（中國文革以後道德淪喪，所以王康說中國最需要的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

〔D 俄羅斯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和脊梁，這個民族有的作家早在 19 世紀就發出過警示：‘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中國近代和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擔當可歌可泣，然而現代知識分子不敢恭維，向王康這樣的知識分子太少太少）

〔E 蘇共黨中央的一些首腦人物發出了呼籲：‘我們的報紙充滿了謊言。’‘我們必須拯救人民，必須通過改革開放拯救人民的內心來達到目的。’‘我們頒發獎杯，互相吹捧……’戈爾巴喬夫開始和裏根頻繁交往，限制核武器，結束了冷戰，同時在戈爾巴喬夫的促

成下柏林牆在 1989 年坍塌。(中共中央也有這樣的改良或改革派如胡耀邦、趙紫陽等，但終沒有成氣候)

王康認為俄羅斯是一個有罪的神聖的國家。但罪孽深重的俄國人始終向往天堂，而且在它的歷史上總是有人提醒人們「向往天堂」。一個國家哪怕有一個聲音提醒也好，何況在俄羅斯有許多這樣的知識分子和一些政治人物，包括戈爾巴喬夫這樣的最高統治者……蘇聯給予人類的並不僅僅是負面的教訓，也有一些啟示：人類在選擇命運時，要把理想與現實結合起來，把自身的能力及可能性與目標結合起來。面對現實，保衛理想。

「面對現實，保衛理想。」我覺得這句話也是王先生個人努力奮鬥的真實寫照。正如他的同道人北明女士說的那樣：他最主要的優點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也就是說無論有多少人反對，但他一個人都努力去做，去行動。無論以前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他都在「面對現實，保衛理想。」

「6.4」以後，他開始了在國內的流亡生活，但從來沒有放棄對信念的追求。他博覽群書，思考社會問題，撰寫政論文章，為政壇朋友獻計獻策。1993 年，在「流亡」途中，他寫下中國九十年代惟一一部究詰中國道路的政論片，曾引起中國最高層和思想界以及海外媒體強烈關注。1994 年，又成立了重慶陪都文化有限公司。在 1996 年和 1999 年，兩度參予有關台灣問題和國家統一的國家級專題片，並任總撰稿。多年來，他引領著重慶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與數家電視台合作，先後拍攝了五集電視政論片《大道》《抗戰陪都》《盧作孚》《中美西部開發啟示錄》《重慶大轟炸》等著名電視政論片。

2000 年王康在重慶邀請 50 多名畫家，歷時 5 年半時間創作了一幅全卷長 1077 米（原 870 米）高 2 米的抗戰巨幅國畫，裝裱面積 18558 平方尺，特定購進了一台 10 多萬元的大裝裱機。創作過程非常之艱辛，他和工作人員都沒有報酬，懷揣的是「民族大義，相忍為國，不辱使命」的擔當。有人曾小心翼翼地問王康，你有沒有立項？有沒有審批？王康回答：「歷史立項，天地審批。」

2010 年 7 月 1 日，一個承載 4 千斤重貨物的神秘集裝箱，悄然運至台北國父紀念館門口，當起重機把這個集裝箱打開的那一剎，沈

潛 70 年的悲壯歷史和 1016 個抗戰亡靈終於釋放了出來。7 月 7 日，冠名為《抗戰巨卷史詩國畫》的畫展拉開了帷幕。國民黨主席連戰親筆為這幅巨型長卷史詩國畫題名：《浩氣長流》。畫展期間台灣政要，抗戰將領和老兵及其家眷、台灣各界人士懷著激動感恩的心情紛紛前來參觀，合計達十萬人次。

王康認為：「抗日戰爭是全民參與而取得勝利的戰爭，不能因維護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而不擇手段來扭曲歷史和埋沒英雄，在抗戰期間，中國有 200 多名戰死沙場的將領，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的姓名，黨派之爭不能把民族英雄作為犧牲品。」

在這幅史詩般的巨幅畫卷裏，抗日軍人英烈、中外政治風雲人物、文人黔首等具有代表性的 1000 多個人物躍然紙上；且有序、跋、傳文、標語、詩詞、文獻、說明、歌曲等 12 萬字，鐫刻石制獅印 168 枚，卷帙之巨，氣勢之宏，以藝術存歷史，可謂中國及世界美術史上的空前傑作。總策劃王康題簽道：「東方西方，人性攸同；中國世界，希望未絕。史魂畫材，一體無間；天道好還，世運可期。本畫向天地立項，待歷史審閱。經冬越春，歷夏入秋。沈潛磨洗，靜繪默制。藝術與良知款通，性靈與汗青遇合。心緒浩茫，動心忍性；勞苦困頓，夙夜匪解。相忍為國，自我變法；既靠人助，又獲神啟。恒兀兀身形憔悴映長卷，倏忽忽心香慷慨起鴻圖，聊傾赤子寸心，終成史詩國畫，又見浩氣長流。」讀來無不令人驚魂動魄。

據悉王康及藝術家團隊 5 年創作和到台灣展出耗資幾百萬人民幣，皆由民間企業家支持和相關志願者墊付，王康謝絕了海峽兩岸國共雙方政府的資助，體現出獨立文化人和民間思想家的人格及骨氣。

2015 年 8 月 15 日上午，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與台灣光復 70 周年，由亞太二戰浩劫紀念會與重慶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浩氣長流》巨型國畫展開幕典禮在美國大華府地區舉行。當被記者問及在《浩氣長流》創作過程中是否遇到過危險時，王康先是輕鬆地表示：沒有太多危險，之後說：「但是呢，心裏面的這種幾十年的恐懼還是有，那種政治上的高壓，無形的阻力都有。」當時他還提到 4 天前重慶市有關部門要求他立即停止此次畫展馬上回國，並警告否則就永遠不能回國。而王康表示此畫展是眾多熱愛中華的同仁共同

的心血：「它（畫展）是天經地義的，任何力量不能阻止的。」

這就是王康，每臨大事有靜氣，猶如民國大師那樣把民族大義和人格尊嚴放在首位。這就是中國社會的良心，一個獨立的乾淨的文化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是那麼愛自己的國家，卻被迫流亡他鄉。不過，上帝很眷顧他，讓他找到了很好的歸宿。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讓我們虔誠地為王康兄弟祈禱，祈願上帝醫治他的病痛，讓他度過這道難關。這個世界太需要王康這樣的仁人志士了。

事實上，上帝一直在保護並將永遠保護這位用一生來榮耀祂的子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康先生這一生，太值了！他是重慶的驕傲，中國的驕傲，人類的驕傲！

2020年5月20日

向中國的西南致敬！

——贈寄王康先生

崔 晟（教師、環保活動人士）

對於先生的名字，因我身在中學，孤陋淺拙，困於人際，囚於鐵室，甚是疏陌。在今天的荒漠中原，突然得到劉真女士贈借的光碟，賞閱到《重慶大轟炸》和《浩氣長流》兩片之後，豁然明白，原來這些巨制，竟然就是先生所為。

對先生的這兩部驚世之作，以前我曾留意過相關的一些零碎信息，隱隱感受到這是中國全面抗日戰爭史的一面，正是我們忽視和回避的一面，這是對民眾進行全面抗戰史的再次晦澀的啟蒙。第一次的抗日戰爭史對大陸國人的啟蒙，我認為是電影《台兒莊》的問世。那時，國人才知道，國民黨原來抗日，而且國民黨軍隊抗戰犧牲尤為慘重，事跡尤為慘烈，國民黨軍隊抗戰精神尤其感人，歷史尤其輝煌！但是，因我沒有看過這兩部大作的影像等資料，具體的內容知之甚少，先生的名字我也就疏忽而淡忘了。

今年的初春似乎格外明媚。對於台灣的大選，先生有預測和寄望，讀劉真老師轉發的先生短信郵件，這是我第一次了解先生。深為先生的恢宏文辭吸引，深為先生的凝重寄托感染，深為先生的明晰睿解擊案。但是，也許因為我受大陸片面新聞解讀和引導的弊痛，對於先生預測馬英九即刻勝選，我不認同。當時，我判斷台灣的民眾有眼光能夠看透當今在野的台灣國民黨和執政的大陸共產黨之間有背後的交易和苟合，我認為這是未來中華民主建設的障礙。我判定，即使馬氏將來勝選主政，對於近來中華的統一和民主，仍有諸多的坎坷曲折，我對於兩黨兩府的歷史作用悲切多於寄托，失望多於希望！所以，當時就寫信回復，信剛寫就擱筆，那邊大選結果已出來，就如先生所料。加之，對於該選舉結果，官方隱隱竊喜，民間肆意高歌，仿

佛中華的統一和民主社會的到來轉眼間就能實現。我對自己的判斷錯誤，有些失落，有些慚愧，對於眾人的盲目，有些痛切，有些憂思，所以這封信一直沒有轉發給先生。這次，作為真誠的坦露，作為交流的質證，仍附後贈寄先生。見笑！

在隨後的幾天，我看了《抗戰陪都》《九一八》《山河歲月》專題片，幾乎都是在深夜觀賞，這樣便於我記錄，便於我靜心，更是為一種肅穆氛圍，為一種莊重情懷！看得我神思如龍翔夜空，激情如春夜霹靂，看得我血湧如春風沐野！滴淚灑祭於紙，砥志沖天於胸！

對於《重慶談判》一片披露的兩黨和解失敗和民主建國無望的史實，我尤其痛切。我曾有這樣的看法，清帝國崩潰之後，中華民族失去統一和民主的機遇：第一次是袁世凱背叛民國，要做皇帝，從此南北兩個政權分裂。第二次是蔣介石國民革命統一中國之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第三次是國共抗戰勝利以後，兩黨談判破裂。此後時光已經流轉整整一甲子，海峽兩岸的統一不見曙光；中華民主建國，歷經百年，不見正果。我的某些粗淺的點滴隨思，雖然和先生的某些見解大致相合，但都是散亂的閃念，斷續的感嘆。看完先生執筆指導和精心制作的影片，認識到先生才是大陸真正的治史大家！是大陸研究抗戰史和國共史的第一人！先生的史膽讓社科院的諸種善於看風使舵的權威們威風盡掃；先生的史識讓大陸大學裏的諸群善於抄襲巧取的教授們授業無容；先生的史才讓社會上諸多善於人雲亦雲的學者們無地自容！先生於二十一世紀初，借歷史開口，借歷史訓示，實際對於萋萋數億炎黃淒苦子孫：不啻警鐘！不啻預言！不啻昭旨！

看完《俄羅斯的啟示》《俄羅斯的精神》《俄羅斯的道路》《公開信》諸聲像資料感悟甚多，打開了我北望神州和亞歐鄰邦的大門，啟迪了我審視百年共運和中俄脈絡的凝思。孫中山一語「以俄為師」，幾乎成為中華近百年來的讖語和秘機，也是我解讀中華百年滄桑的談資和笑料，更是我為之憂患的國家積垢和歷史參照。中華何去？殷鑒不遠，中華後塵再望！我常戲語，百年中華，竟似兩個兒子，一個如國民黨取了美國媳婦，誕生了台灣的中華民國；一個共產黨取了蘇聯媳婦，誕生了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品評優劣，孰一時強壯為次，孰健康成長是首。中華民族文明的氣脈在哪裏？不可不正視！未

來中國的發展，大陸和俄羅斯的血脈關係，不可不梳理！先生一語破學術之囚籠，啟時代之標航。

一千年來，華夏神州的威龍和北國歐亞的上帝，皆有靈異，皆有哀榮。但是兩國兩族每遇險境絕途，皇家的真龍多不振飛而是潛伏，帝國的上帝多不感召而是沈寂。我認為，千年中華史，龍起於民間，生於民眾；千年沙皇業，上帝呼之於蒼生，寄托於百姓。三百年來，中華雄獅和俄羅斯北極熊有血的較量，更有血的融合。一面鐮刀錘子的旗幟，畢竟牽連著不同膚色下的靈魂信仰；一首《國際歌》的旋律，畢竟侵染著不同文明中的追求向往。鮮紅的旗子下，塗浴著自我殘殺的同志的肝腦，兩個民族誰在反思，誰就是真正的旗手！莊嚴的旋律裏，混淆著自我醒悟的清醒者的吶喊，兩個國家誰去鑒別，誰就是真正的歌手！先生暗示，今天俄羅斯的道路，仍舊是中國未來的方向！我認為這是在現實大陸的一種無奈的吐白，變相的聲明。天下湯湯，大勢所趨，世人將明。我這樣理解，這是先生對於中華的統一和民主，即如先生所謂「人事之未盡，天命已略知」的一種婉轉寓喻嗎？

先生《浩氣長流》的解說詞：書之，鬼驚神嘆；聽之，天哀地淒，讀之，淚湧心碎！這是中華子孫敬獻給抗戰英靈的犧牲祭奠，這是中華兒女譜寫給抗戰英雄的史詩頌歌，這是中華列祖列宗寄語給當代英傑的哀誄悼詞。

賞先生網絡上的行文，有李白的放達灑脫，有杜甫的凝重恢宏，有蘇軾的飄逸激越；觀先生電視裏的談吐，如成渝山水的柔韌明秀，如霧城辣香的明快酣暢，如大佛目光的致遠深邃。先生熏巴山蓉城風采，身得古蜀陪都積蘊，文承中華文脈氣運，神思似滔滔三峽之水磅礴，功德即蕩蕩長江之流浩渺，風華是崢嶸新世紀之文壇楷模。中原教壇一學子，敬慕先生人格，私淑先生才學，如能相逢，比當邀嵩嶽之霧，攜黃河之雲，踏汴洛黃土，恭迎先生；必將敬雲霧清茶，尋鄭衛遺風，走列國之路，奉陪先生。近來，有雪域高原法唄念響，可助話興；有奧運聖火傳遞，可添酒意；有台海風雲波濤，可驅疲困。春風爛漫，會傳誠摯問候；春天明媚，當成天人之美！

佇立中原，致敬西南！

2008年4月27日 夜 於鄭州

解讀王康：人世未盡解，天命已略知

飛龍在野

王康，民間思想家。這是他對自己的定位。自言「人世未盡解，天命已略知」。只是，我沒讀到他關於儒家修行方面的心得體會。不知道是由於新聞沒夠自由或者是他出於厚積薄發的原因，本著對歷史和自己負責的緣故。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民間思想家。

前幾天看了他在鳳凰台《世紀大講堂》的演講，《俄羅斯的道路》《解讀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據說因此而引起了高層的「關注」，不知是否真的？並且看了一些學者對他的評價以及新聞記者的採訪。從而點滴地讀到了他的思想。

王康先生對儒家遭遇幾次文明的見解，令我頗為佩服。而一些學者主張將心性學的儒家與政治儒家切割開來，我記得王先生並沒有贊同這種觀點，其客觀、公允的程度讓我也服膺其中。

而王康先生挾唐君毅（王康大舅）、余時中、錢穆等先生的最新成果而對中國歷史文明進行梳理，其全球性的視野、對中國歷史的深刻見解令官方史學界、唯物民主派黯然失色。成為大陸能與西方對話的少數知識分子之一。

同時王康先生也發出了與基督教對話的信息，我想如果沒有相當的儒學功底、對歷史的深刻洞察、以及現代民主意識，是不敢輕易如此的。由此而成為繼梁漱溟、李慎之之後大陸儒學界一個新的亮點。並在知識界重提橫渠四句教，頗有震耳發聵之聲。並且由此而凸顯了儒學復興的大致輪廓。而對歷史上儒家文明的梳理，頗有王學歸來的跡象。華蓋兄，或許對你來說，是個利好消息（王非俗言之王，反儒民主派不必過分緊張）。

而事實上，愚以為，儒家復興的道路應該實質上應當是走當年孔

子所走過的路子，回歸民間。而如果王康所說的「人世未盡解，天命已略知」成立的話，則再次實證了「入世」的價值和意義。王康今年才 59 歲，即便按古代的算法，也才 60 歲，依然大有可為。

與慎之先生晚年掛的「已知諸相皆非相，欲待無情還有情。」正好相映。他們所做的為儒家開辟的道路，也讓我省去不少麻煩，正好「享受」他們關於文化現代性的成果。因為，每件事情都需要有人去做，聖賢之事無大小，不能因為修行解脫證道的因素而忽略了當前儒家所遭遇的困境，而指責他們「研究」「不修行」，況且儒家迥異於別教。當然，應該是道並行而不悖的。如果能互相幫助則更好。

當然，修行的還是非常重要的，我想重要的是兩者兼而行之。古德雲：聖王不二。（愚以為，夫孔子尋師訪道非為參禪而已也，所以為明明德於天下也。此所以聖人為聖人矣夫！）

另外，愚對於王康先生的個別觀點亦非完全贊同，（在此不論，余更欣賞的是他在儒家與現代文明融合方面的貢獻）。

子曰：當仁（則）不讓於師！

原註：

1、關於王康的觀點，鑒於個別方面的原因，未展開明說。有興趣可參閱他的文章、演講。關於儒家合法性的問題，愚以為，是為天授民擇。子曰：知我者天乎！《中庸》雲：大德必受天命。……等等。皆已說明，是為天授。關於民擇，即是民的選擇，百姓有選擇信或者不信、支持或者反對的自由，正如有選擇善或者向惡、可以選擇天堂或者地獄、做人或者做禽獸的自由一樣。天已授於我們選擇的權利，如何選擇，則看各人的了。如斯而已夫？子曰：天何言哉？

2、本文僅供參考，不作嚴格嚴密意義上的辯析。《中庸》雲：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2008-05-08

剝極復見天地心 ——為王康六十大壽而作

余世存（獨立學人）

我們這些終要一死的中國人的當代命運是如此奇特。即使那些最富有反叛精神的同胞，那些在各領域都交好運的投機商，那些敬業或絞盡腦汁、皓首窮經的學者，那些試圖影響中國和世界格局的政治家，都沒能超越當代世界的中國命運。我們註定做了中國命運的材料。儘管更有機會、歷史的縱深感，但我們跟近代以來的仁人志士、勞苦大眾一樣，仍只能以自己的血肉之軀築成了「新的長城」，最新的說法兒，叫「方陣」。

我國家民族的當代命運，是在經歷近現代的坎陷之後，終於自覺不自覺地迎來了某種反彈、新生。這新的長城或方陣，一時舉世矚目。最隱逸的詩人、最高蹈的戲子、最具個性的行為藝術、最有真理的道德象征、最能欲望的人格，都無能自外於長城或方陣。在長城或方陣的悲喜劇命運面前，吾人中最狂妄者也低下頭來。謙卑者可稱，吾輩傻人有傻福，能遇上這樣一個空前的時代。鄉願犬儒者則見利惜命，以為過了此村再無此店。志者仁者痛心疾首，人欲橫流了，世風日下了，天理不在了。

積貧積弱的國家終於鬧起來了，度過短缺經濟之後的社會也日益豐滿起來了。一百多年來委屈卑服的國家民族終於有了某種底氣。以至於站在中國肩頭的虛妄者，以為可以較前人更有效地叫板了。直到今天，當巨國規模或帝國的超經濟發展到了這一階段，即不僅該給世界提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且應該提供價值觀念、人格象征時，我們仍局限在跟異域他族相比較相爭的思維框架裏。（即使唐宋帝國，在和親或給化外貢獻子女玉帛時，仍貢獻了宋五子以及歐陽

修、蘇東坡一流的大家；在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人才時，仍貢獻了惠能、馬祖一類的精神巨子）說到底，今日吾人仍屬於一百多年的文明碰撞格局裏的材料。

到目前為止，這種碰撞的三階段，已經不止於傳統的經驗。我曾經提及此類經驗：我國族與印度文明的碰撞，就經歷了秦漢帝國時期的參證、南北朝至大唐帝國的沖突反復、宋明帝國時期的取用自新等階段，其結果符合中國文明善待天下的意志，「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生而不相害」。這種碰撞過程，北京人共識為套瓷、叫板、投桃報李或有來有往，學者則謂「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最難者，是第三階段的拿來主義或和合現象，何謂來而不往非禮也？何謂投桃報李也？吾人幸運的是，在有生之年已經見證並仍將見證中西之間、現代與傳統之間、司馬光王安石之間、天理人欲之間、魯迅胡適之間、正義寬恕之間……等等的和合過程。

在這樣的冬天為王康先生的六十大壽而說這樣的話，因為王康先生是分子原子材料般的中國命運的少數例外。事情當然都有例外，甚至在中西文明碰撞的前兩個階段，仍有可數的中國聖賢、作家詩人們成為了這種例外。雖然這些例外無一例外地謙虛。聶紺弩說過，此六十年無限事，最難詩要自家刪！穆旦說，這才知道我的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王康先生同樣是一個有敬畏之心和謙卑之心的人。記得九年前，王康先生獲得當代漢語貢獻獎；當時，他引用馬克思的話感慨地說，成為當代漢語貢獻獎的首屆得主，是給了他更多的榮譽，也給了他更多的恥辱。顯然，王康先生和歷史上的聖賢志者們一樣，有著來此世走一遭的責任感。

這樣的人並不是直到五十、六十以後才知天命並耳順的。自王康離開單位、體制，學習自立以來，他就代表了吾人心中的某種願景，不僅要成為材料，而且要為我國家民族和個人尋找安身立命的新形式。這種尋找本身成就了形式。在二三十年的尋找中，王康先生為我們示範了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的中國人格。這種中國人格跟中國經濟的世界貢獻同樣重要。

我們確實「不差錢」了，我們人多，我們有中國制造，我們有傳統文化、天人合一、孔孟之道、帝國臣民之心，我們也有世界知識和

科學主義。但我們給予當代文明世界的，還有王康先生持自家言說的人生和近乎不朽的人格。

要精準全面介紹王康先生的道德文章不是此時切要的任務，因為在王康先生的示範和帶動下，我們也開始在深沈和開心之間、在道理和人欲之間獲得了某種平衡、從容的可能性。王康不僅是我們生活中的安慰，也是我們跟天地、自然聯誼的橋梁，是一貫三通達天地人的王者。用愛因斯坦慶祝普朗克六十歲生日的話說，王康是留在天地「廟堂」裏的人，這就是我們所以愛戴他的原因。確實，我們在不斷坎陷盤剝的中國命運裏，已經壓抑得太久了，剝極必復，我們在王康先生那裏見證了天地之心。此時，是我們莊重的時候；此時，是我們王者的時候！此時，是我們喜樂的時候！

我是個人成長年代有幸受益於王康先生的人，盡管我們的言路思路並不相同，甚至在各自獨立生存的命運展開裏，我和王康先生仍都在經受考驗、遭遇危機、經歷誘惑，但我相信跟王康先生生活在同一時代有著不尋常的意義。我們今天能相約一起祝賀王康先生的生日，不僅是文化中國的盛事，而且是文明中國的盛事。

由王康先生的六十歲生日展開，不僅可以讓人想到愛因斯坦和普朗克，茨威格、羅曼、羅蘭和高爾基，而且也讓人想到了朱熹、陳亮和辛棄疾。無論如何，這些不同時空的人物，其爭執、其印證、其欣賞，都能讓我們感受到天地間的溫暖。歷史往往給予我們某種機遇，讓我們創造一種回饋天地的意境。歷史上的那些人物已經證實了這一點，現在祝賀王康先生的六十誕辰同樣在證明這一點。

今年八月，在臨安鄉下，我在近乎孤絕的狀態下寫作《老子猶龍》，一個全世界都不陌生的中國人的傳記。那時，我就想到要用這部作品來取悅王康先生的生日，一個我心目中的中國英雄，一個蘇東坡、朱熹意義上的中國豪傑。據說陳亮也曾稱道朱熹是「人中之龍」。人以龍稱，最早則源自孔子，孔子問禮於老子後對弟子們說：「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在王康先生身上，正義、天理、人欲、市井、傳統、現代、才人、

聖哲，等等，都不足以規範他；套瓷、叫板、拿來、印證，等等，都不足以說明他。這是一個行藏在我的大智慧德人，是一個吾人文化為不同時空貢獻的文明的靈馨兒，是一個從風從雨的龍象。

老康，六十大壽，恭賀了！

2009年11月20日夜急就於中華民族園

感謝王康

毛喻原（自由作家）

給王康出文集一直是我的宿願，總覺得不把他的文章匯集成冊是我們這個時代莫大的損失，是眾多粉絲們耿耿於懷的遺憾。我認為，在這個「集體舞」、「團體操」瘋演狂秀的時代，太需要王康式的思索、言說與聲音了。之前向他呼籲過多次出書，他都不回應。仿佛他總是那麼忙，總是有更火急的事情要做，有更重要的問題要想。

這次恰逢王康六十大壽慶典在京舉行之際，黃珂提議給王康出本文集，以表慶賀，以示紀念。我十二萬分讚同，並主動承擔了有關編務的所有工作（包括木刻封面頭像、裝幀、版式設計）。儘管任務不輕，時間緊迫，從提議到生日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但我還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編得很高興，很激動，很了然。

書倒是編出來了，但留下了許多不滿，王康的好幾篇精彩文章（比如寫李慎之的，寫劉賓雁的，寫西師競選的）都沒有來得及錄入，就只有等下次再版時補上了。

當有人說「一個像五腥谷這樣的地方居然能與文明世界與時俱進，與時共存，馬里蘭的芬代爾居然能和金口河的黑竹溝共享一個大氣層，華盛頓的方尖碑居然能和五腥谷的紀念堂共沐一顆大太陽，真是匪夷所思」時，當有人說：「如果五腥谷存在，那麼西方就是個傳說；反之，如果五腥谷不存在，那麼，也只有在那時，西方才是真正存在的」時，當有人說：「五腥谷幾乎所有的人都是趴著、躬著，很少有蹲勢、坐姿，更不要說什麼站態了。五腥谷沒有站立的想法，沒有關於人伸展站立的概念」時，當有人說：「五腥谷好像是個敵占區，淪陷區，是被一個巨大的公共疫情封鎖線包圍著似的。要麼你留在麻風病人的隔離區里，要麼你就沖出去，沖到外面的大世界里去，說不定與此同時還試著要把你的病毒傳染給別人」時，王康——至少對我

來說——是一種安慰，是黑暗鐵屋的一條縫，萬丈深淵的一道光，是無希望時代的一種希望，無存在時代的一個證明。希望什麼？證明什麼？希望萬劫不覆中仍存一種救贖的可能，證明七倒八歪的慘狀中仍有一種堅持的站立。

王康是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是我最尊重的人。他是以「實本」證明，而不僅僅以「文本」書寫人生的人。二十年前，我在《永恆的孤島》種寫過一段話：「在一個反義的時代，一個人的德性是由他所得財物的少來衡量的，一個人的價值是由他所付心血的多來標定的。在這樣的時代，真正有福的是那些把身放在最低的地方，把心置於最高所在的人。這樣的人值得我們尊重並愛戴，因為他們主動使自己處於一種物質的相對貧困之中，而為了公平與人道，把自己的心靈引向一種純正的激情。」這段話實際上正是由於想到王康，想到像他那樣的存在格式、生存意向而寫。今年六月李治中到我家做客，向我問起一個問題：「你生活中有沒有你非常欽佩與敬重的人？」「有啊，王康。」我脫口而出。「理由？」「既聰明又善良。」我對他說，「咱們中國不乏聰明的人，甚至不乏極端聰明的人，但缺乏既聰明又善良的人。既善良又聰明，少之又少，鳳毛麟角，而王康正是兩者皆備。」在我看來，王康是兩個人本的典型：付多得少的典型，既聰明又善良的典型。

這麼多年來，王康不僅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的兄長、師長、榜樣。我慶幸我的生活中有像他這樣的朋友，因為有了他的在前和示範，我就知道：在這個極易墮落和腐朽的國度里，我的墮落與腐朽就不致於沒完沒了，不致於沒有節制，沒有底線，尤其在專制體制下，他的存在無疑已成為某種重要的尺度、珍貴的參照、無價的啟示。我認為，王康是屬於這樣一類人：「他愛，不遺留一涓滴精神於己，卻想為其德性的整個精神；他猶如精靈走過橋梁；他愛心靈非常奢費的人，不欲人謝，不為報償，因其時時贈與，不願自己有余留；他愛羞於擲骰子中注的人，因為他想失敗；他愛在行動以前吐出箴言的人，因其所行優於其所許；他愛診斷來者且救贖往者的人，因為他想在今者之前毀滅；他愛因愛他的上帝而責備上帝的人，因為他必將毀於他的上帝的憤怒；他愛即使在創傷中靈魂也深沈的人，他可因小損傷而

毀滅，但卻因大損傷而存在；他愛靈魂過於充實而忘其自己的人，萬物皆備於其人；他愛自由精神自由心意的人，愛如大雨點降至人類之上的黑雲，預言雷電的來臨，亦如預言者一樣誠然毀滅而永生。」

最後，我想說：我感謝王康。要是沒有他的精神給我以鞭策，沒有他的生存方式給我以勵志，沒有他的文章給我壯膽、提神，恐怕我早已癩癩病、憂郁癥了，早已丟絕千分之一的信心，早已喪盡萬分之一的希冀。

2009年11月22日於北京

神聖的維度

——《老康秉燭》附筆

鄭義（流亡作家）

打開信箱，見王康電郵，稱有澳洲友人為他編輯出版文集，請我作序，以壯文行。我大感詫異，早勸過他編輯文集，他卻不以為然，是堅持述而不作的。是學孔夫子，還是膠著於貼身近戰，沒有心思整理出版？記得他患病後在大陸群裏演講，要一分鐘按一次鍵，一小時60次，每次長篇談話都按得手指痙攣。有許多仰慕者願意為他整理成文，自己卻拿不出精力校閱。他鋪的攤子太大，生命不夠用了。他只能往前走，不敢稍有停留。另外，思路湧動如奔流的江河，使他身不由己、只能隨波逐浪而去。現在願意出版文集，這是我所高興的。略有猶豫的是，王康以民間思想家名世，我無非一寫小說的，有何資格為思想家寫序？想想還是接受下來，都是流亡者，又漸入白頭，所謂涸轍之鮒，相濡以沫也。為難的是時間倉促，我不是他那種文思敏捷、倚馬可待的快手。那就隨文思而行，寫到哪兒算哪兒罷了。不算序言，就算是隨感、附筆罷。

王康與我並無淵源。知其人，是從文字開始的。多年前偶然讀到一篇長文《俄羅斯的啟示》，看得我心潮澎湃，感動莫名。翻回篇首去看，作者「老康」。簡短的卷首詞裏有這幾句話：「……只有我，念著祭文和悼詞，既為昨日，更為明天。我是死者，死而復生的行吟死者。戳破所有伎倆，心懷最大的耐心和善意，在無數次的淪落中為每次哪怕是轉瞬即逝的信、望、愛鼓舞。」。

接續而來的驚詫，來自於王康策劃並組織數十位畫家創作的抗日戰爭史詩國畫《浩氣長流》。數年之艱辛，高2米，長千余米，可謂前無古人的思想史、美術史傑作。其體量之龐大，創作時間之漫

長，都不能不令人覺出某種充彌天地的神聖的使命感。這是真正的存亡繼絕之作。這是一位中華文明的托命人。——就這樣，他成了我的鼓舞者，或者我們成為彼此的鼓舞者。

王康自我定位於「民間思想家」。「民間」二字，首先是一種反抗的姿勢：與宮廷、體制劃清界限，自絕於經濟仕途、學院翰林。王康在自己的街壘上豎起了這面閃亮的旗幟，在其自詡自得背後，可以隱約感覺到一種戰鬥的渴望和獨傲群雄的孤憤。某次，他的一位聽眾向演講主持者曾子墨提議道：「可否今後在介紹王康時冠以‘學者’二字即可，因為思想家當然在民間，難道官方有思想家嗎？」——笑噴！斜刺裏殺來一槍！我以為，在更深一層意義上，「民間」即「禮失而求諸野」的那個「野」。只不過王康比古人的眼界更開闊，把這個「野」劃出了中國。他對思想史廣有涉獵，但主要關注點在俄羅斯。凡聽過他俄羅斯演講的人，無不為他的思想、激情與非凡的記憶力所打動。思想史、文學史、宗教史上那麼多人物、著作，信口拈來，如數家珍，甚至記得流亡者在歐洲的門牌號碼，記得殉難者的墓號。他可以從任何一個細節講起，比如小白樺樹梢上的白嘴鴉、絞刑架下最後的親吻、女人頭上的一朵小黃花。他可以從荒野上一個小小的十字架、或是伏爾加河上少年織夫迷惘的眼神、甚至一聲嘆息一片落葉開始，一直講到俄羅斯社會史、宗教史、精神史，涵蓋無數的事件和人物。這種能力，就不僅僅是記憶力、學問智慧可完全解釋的了。——感情，這裏面傾注了深深的感情。

有作家從俄國回來，用異常華美、詩意盎然的詞語盛贊俄羅斯，那個遼遠寒冷剛獲自由的眼神迷離的國度，叮囑道：康兄，你可得去一趟！在《我的精神麥加》裏，王康答道：

不知去過多少次了，早已是他們的常客。在莫斯科大學恢宏的廊柱下，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宅第的角落，在通往弗拉基米爾大道的驛站口，在近衛兵臨刑的早上，在茨維塔耶娃走向上帝的那個小鎮，在只有俄國才有的那些秘密、私下和公開的精神集市中……這些俄國人的眼光多麼奇妙！充滿憂傷但決不黯淡，耽於深思又如冰凝雪積，他

們似乎看到世界的盡頭，卻一代接一代攙扶著走進骷髏地¹，穿越無邊無際的苦難「瀚海」。我多麼熟悉他們的表情、手勢、用語：萊蒙托夫、帕斯捷爾納克們額角的轉折面直接閃爍著從古代希臘神廟放射出的光輝，別林斯基、索爾仁尼琴瘦削的臉頰比黑格爾、謝林還適宜登台宣講，托爾斯泰如果願意，他足有三十年時間走遍俄羅斯，創立一個新的教派。我洞悉列賓創作《伏爾加織夫》、克拉斯科伊為「荒漠中的基督」抹上「第一道晨曦」時手指顫抖的心情，我甚至感受到俄國天才、先知和聖徒們心臟收緊，血脈貫張，瞳孔擴大時的速度、力量……不過我承認，越在意向上臨近俄羅斯，這個橫跨歐亞的斯芬克斯就越加遙遠、陌生、神秘。

有人譏諷：此人從未去過俄國，不懂俄語，他那點關於俄羅斯的知識全靠剽竊俄文翻譯界。「此言不虛。」王康如是答復，「何止於王康，多少中國人迷上俄國，甚而當作自己的迦南之地，不都通過他人的譯筆、眼光和尺度？」但王康絕非「二道販子」，他有獨到的深刻，這深刻感動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他不是翻譯家但是思想家，也不是旅行家或旅遊散文作家。或可稱導遊，那也是精神的向導，如但丁漫遊地獄、煉獄時的向導維吉爾，又如他最後在伊甸園裏的引導者、救贖者貝緹麗彩。

作為一個不懂俄語，至今無緣踏上俄國大地的人，對十九世紀俄國十二月黨人、斯拉夫派與西歐派、民粹主義、民意黨人，對赫爾岑、巴枯寧、索羅維約夫、托爾斯泰等，我比以賽亞、柏林等人更矚意於俄羅斯彌賽亞主義關於真理、自由和救贖精神的求索；對二十世紀別爾嘉耶夫、舍斯托夫、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人的悲劇人生和自由吶喊，我由衷地贊頌和向往。我已盡其所能地對俄國蒙受的苦難、罪孽和不幸深致過同情、譴責和祈禱。我還提醒我的同胞，關注俄國兩百年間體現的偉大歷史法則：保持自由與專制之間的對峙和抗衡。其中最可給中國以啟示者，是俄國自由運動史詩般的救贖精神、犧牲意志和浪漫情懷，對於日益世俗化、功利至

1 作者註：耶穌釘十字架之地。

上和褻瀆神聖的中國，俄國的啟示甚至高過西方。（王康：《並非俄羅斯的經典思維》）

王康對俄羅斯情有獨鐘。

為什麼是俄羅斯？因為「俄國總是面對自己的黑暗、愚昧、專制、不幸、苦難、罪惡，只有俄羅斯，才以一代又一代的鮮血、悲傷、迷惘和祈禱走向救贖。」

為什麼只有俄羅斯？對於與「新中國」大致同齡的那一代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問題。俄羅斯以她少女般的文學、繪畫、音樂神秘地誘惑了我們，成為我們初戀的情人。而在王康，則成了永恒的情人：除了為她在文學藝術思想宗教中所滲透的「救贖精神、犧牲意志和浪漫情懷」所感動，所召喚，還有另一個因素、一個塵世的使命——破解一個秘密，即蘇俄帝國的崛起和崩潰。王康出生於 1949 年，是中華紅色帝國的同齡人。毛澤東曾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多年之後，在忍受了無盡的苦役、饑餓、殺戮之後，中國人終於過遲地明白，蘇俄所送來的是一個幽靈，是一場巨大而漫長的紅色瘟疫。在一次訪談中，王康尖銳指出：「1949 年以後的中國，令人想起一種曾經滅絕了的、侏羅紀時代的、在黑暗中癱瘓甚至窒息了億萬年的怪物。它孕育著某種神秘、兇險、巨大無比的毀滅性力量，它隱藏在那層巒疊嶂般的紅牆和長城後面，一旦時機成熟，就會讓西方和東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在《俄羅斯的啟示》卷首語中，他開門見山地寫道：

「帝國」是最有力、最危險、最無恥的誘惑。……從羅馬帝國到拜占廷帝國到第三帝國到蘇俄帝國，這些一度如日中天又轟然坍塌的龐然大物，已如煙逝去。……現在輪到東方這塊土地這夥人君了。一個大帝國正在籠罩，它可利用的物事太多，它的借口，它的創傷，它的劫難，它的經歷、智慧、危難……都足以建造一個新的帝國……

大約是從 1989 年那些血腥的日子後，「帝國」成為王康思考中國和人類命運的關鍵詞、核心。他不斷地，一次又一次地公開呼籲：抵禦「帝國」的誘惑！他指出：從秦始皇到毛澤東一以貫之兩千多年

不易不移的亞細亞專制傳統仍然具有深厚的血統和法統基礎，中國轉向一個前所未有的紅色黃種人羅馬帝國的前景，一個前所未有的東方巨型國家利維坦，正在成為 21 世紀的世界性可能，成為世界危機的淵藪。

……最需自我警惕和抵禦的，是建立大帝國的誘惑，軍國主義是建立大帝國的必由之路。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內最深陷最大危機，就是建立一個現代中華紅色帝國。剛才我提到德國和日本的前車之鑒，一定要成為我們中國的前車之鑒。中國現在成為一個大帝國的緣由、理據和條件已遠遠超過當年的德國和日本，這個誘惑極其巨大……（王康：《我們時代的歷史》）

當他尚身處帝國的恐怖陰影中時，便無畏地宣稱：「如果在這片土地上終於迎來大帝國的旭日，我作為它的預言者和目擊者，將不會省卻言辭去正視和面對它，而我卻首先要詛咒它，首先預告它的崩潰。」

在抗拒紅色大帝國的奮鬥中，王康找到了一位偉大的先行者、鼓舞者——索爾仁尼琴。可以說，索爾仁尼琴的一生，就是與紅色大帝國浴血奮戰的一生。他經歷了地獄般的苦難，隨時準備獻出自己的生命。他那「牛犢頂橡樹」式的無與倫比的英勇與深刻已成為人類追求自由的里程碑。在他的生活與思想中，王康感覺到了一個與自己的契合點——靈魂——一切苦難皆源自於人類心靈的深處。在無神論、人類中心主義席卷世界的時代，索爾仁尼琴真誠地、絕不媚俗地提及上帝。

半個多世紀前，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記得聽到很多老人提供他們對俄羅斯陷入巨大災難之原因的解釋：人們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的起因。

從那時起，我花了近五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們革命史；在這個過程中，我讀了數百部書，收集了數百人的個人見證（經歷），也已出版了自己的八部著述，清理動亂之後的廢墟。但如果我今天被要求盡量簡練地總結吞沒了約 6000 萬我們人民的那場破壞性革命的主要

原因，除了重復，我無法說得更準確：人們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的起因。」（索爾仁尼琴獲坦普爾頓獎答辭：《忘記上帝：走向古拉格的第一步》）

在王康生命的宏大畫面上，儒學無疑是濃重底色。其舅父是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唐先生認為儒學具有宗教性，甚至可稱為「儒教」，其超越智慧涵蓋了西方的宗教智慧。王康家學淵源，是如何看待「儒教」與基督教、上帝呢？——有傳承又加入了自己的新體會：「儒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當程度上，完全可以和西方基督教以及現代文明對話，實現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東西文明遇合。」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中國被馬列主義征服，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難脫干係。「在反對納粹和共產兩大極權主義之鬥爭中，西方基督教與人道—自由—民主世界的貢獻居功厥偉，遠在中國之上」。（中原論儒期間致友人信）在這一認知之上，當代儒者「存亡繼絕」之神聖使命與基督教彌賽亞救世精神找到了一個契合點，即：堅守人類基本價值，摧毀及阻止紅色大帝國。

索爾仁尼琴在王康這裏得到了最深刻的理解和呼應：

關於俄國 20 世紀的特殊噩運，向來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歷史唯物主義、生產力、社會環境，一種是精神、信仰、人性。前者固然能從「外部」解釋俄國的命運，而只有後者才能真實地從「內部」揭示俄國的悲劇。

老索堅持，人類應該也真實地擁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它關於善、公義、憐憫、慈悲和愛的訓誡具有絕對而永恆的性質。在老索心裏，那就是《聖經》和耶穌。

老索以其一生的受難和創作證明，上帝不是抽象的教條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療救人類靈魂的源頭活水。至少，在無神論和唯物主義被奉為國家哲學的前蘇聯和今天的中國，人性的蛻變和墮落呈現出遠比西方社會更加可悲的狀態。20 世紀發生在蘇俄和中國等否棄神靈的國家的巨大禍亂，從根本上說，皆源於 20 世紀人類的特殊罪孽：現代迷狂。套用現代術語，一個至高的元邏輯已經宣告了 20 世紀現

代迷狂的荒唐和破產；靈性之物高於任何物質狀態，永恒之光終可徹照黑暗時代，天國臨近的審判即一切專制帝國的覆滅。

至於老索對西方的批評，對自由、民主、多元、憲政的某種程度的漠視，其實從來只是「索爾仁尼琴局限」的偽命題。……老索在獨自面對人類歷史上最龐大兇殘的專制帝國時，對人的命運、自由、尊嚴、價值、意義的紀錄、見證、珍藏、揭示，祭奠和頌揚，遠在任何西方自由鬥士和現代作家之上。……他與托爾斯泰一樣，最終信奉的是「哪裏有愛，哪裏就有上帝」這一古老而彌久長新的真理。」（《王康訪談錄：紀念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

由此，王康的思想獲得了神聖的維度。在民族和個人的痛苦中，把思想史升華為精神史、心靈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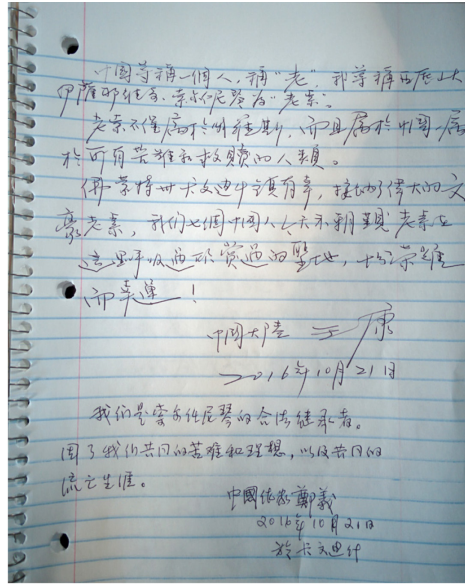
整整三年前，正是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這幾天，我們一行七人遠赴美國東北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拜謁索爾仁尼琴流亡時期的故居。小鎮很小，居民僅 1400 上下，散居於 100 多平方公里的山林田野，250 年歷史，真是很寧靜。索爾仁尼琴一家在這裏買了一處農莊，居住了 17 年。在鎮中的一座小教堂裏，當地歷史學會的負責人瑪爾格·考菲爾德接待了我們。這座顯然已經閑置的老教堂裏擺滿了當地的各種歷史文物，其中相當部分是與索爾仁尼琴相關的書籍和照片。瑪爾格說我們是來卡文迪什的第一批中國人，俄國人來的很多，但其中也有仇視索翁的，所以卡文迪什人總是很小心。最自然的問題是：索爾仁尼琴為什麼選擇在此定居？回答是：偏僻、可隱居、氣候環境接近俄國。（在途中，同行的郭教授曾提及卡文迪什距佛蒙特大學不遠，雖是常春藤大學中最小的，但收藏了最完整的俄國資料。我當即理解了，——索翁是沖佛蒙特大學來的。寫《紅輪》這種歷史小說巨著，離開資料庫是萬萬不能的。）在一次居民會議上，索翁解釋說道：他選擇此地是因為他不喜歡大城市而喜歡簡單的生活，喜歡鄉村，喜歡漫長的冬季氣候和下雪的天氣，這讓我想起了俄羅斯。他還為自己在宅地周圍設置圍欄而道歉，說他只想隱居寫作，「我一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寫作。」樸實的卡文迪什人立即理解了，並成為索爾仁尼琴隱

居之地最忠誠的守護者：每當記者和遊客們來此尋覓時，他們不是坦誠拒絕，就是指出相反的方向。這樣，此地榮獲了另一稱號——「卡文迪什要塞」。

在瑪爾格女士的介紹中，我們想捕捉一切細節。索翁很熱情，並非外間傳說的那個板著臉的威嚴的先知。一次鄰居火災，他邀請他們全家到自己莊園來住，甚至準備讓出他的寫作房（主宅旁一座孤立的三層小樓）。他英文口語不如閱讀，口音濃重，曾與一位當地人長談一夜。有一間屬於他專用的祈禱室，掛有東正教聖像。——這就對了。寫作《古拉格群島》和《紅輪》的作

家，怎可能沒有熱情與信仰！我們看到了那張著名的照片：三個童稚的男孩兒騎在一塊黑色大石上，索爾仁尼琴居後，俯下身軀以雙臂扶持。背景是池塘水面、草地和遠處的雜樹林。這是一個騎馬遊戲，父親一遍遍告訴兒子們：這是一匹有魔力的神馬，當俄羅斯真正自由時它會醒過來，展開如風的羽翼載他們回家。

神話變真，當自由降臨俄羅斯大地時，索爾仁尼琴返回了祖國。75歲的索爾仁尼琴和鄰居們告別時說，流亡永遠是辛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象會有一個比卡文迪什鎮更美好的地方。老流亡者已歸去，但這塊溫情脈脈的土地上，「卡文迪什要塞」的神話仍在延續：小鎮居民還是堅守著索氏莊園的秘密。瑪爾格為我們的虔誠感動，破例帶我們駕車「經過」。記得那時節木葉如火，微雨中一條鄉間土路，天



這是王康和鄭義在卡文迪什小鎮索爾仁尼琴舊居博物館留言簿上的留言，詳情請見本文集第二輯鄭義文章《神聖的維度（《老康秉燭》附筆）》。（注：他們的留言落款的日期有誤，應為2016年10月22日。）攝於2016年10月22日。

上是封了頂的金色樹冠，地上是同樣輝煌的落葉。路左的林子裏，有連綿的鐵絲網，不時可見懸掛其上的「私人領地，禁止擅闖」牌子。領路車連續閃了幾下剎車燈，減緩了車速。就是這裏了：兩棵粗壯的白樺樹之間是緊閉的鐵絲網大門，門後，有土路彎曲著通往樹林深處……

遙遠地，我們窺見了索爾仁尼琴的背影。



探訪老索故居之路。攝於 2016 年 10 月。

既然是隨感，就還想說幾句遭人詬病的「宏大敘事」、「宏詞大句」。「宏大敘事」是有的，如《浩氣長流》巨畫和《孔子》電視劇系列，那是題材所要求的，非如此不可。而且，在王康看來，「元敘事」、「宏大敘事」盡為帝國霸占，所謂「微敘事」、「個人化敘事」，早已泛濫下賤不堪，不過「現代奴性敘事」而已。《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神曲》和《古拉格群島》式的敘事不出，中國就剩腐敗邪惡一途。至於「宏詞大句」，在我看來卻是沒有的，更沒有故意制造新奇的概念、範疇、詞匯以顯高深莫測，只不過不懼怕使用人類古已有之，如今國人因躲避崇高而丟棄了的那些詞匯，諸如信仰、虔敬、聖

潔、本質、不朽、永恒、拯救、復活、高貴、靈魂、聖地、信念、史詩、懺悔、神性、啟示、祈禱、道德、崇高等等。這些詞匯所環繞所指稱的那個實存體，正是人類思維無法追憶的遙遠而永恒的精神原點。王康贈我一幅索爾仁尼琴炭筆肖像，他自己畫的。空白處題寫了一句索氏語錄：「作家，就需要洞悉人類心靈和良知的秘密，洞悉生與死的沖突，洞悉戰勝精神苦楚的通道，洞悉那些全人類通用的法則，這些法則產生於數千年前無法追憶的深處，只有當太陽殞滅時才會消亡。」——正是這樣，在王康思想的蒼穹下，所有這些光華熠熠的詞匯都圍繞著永恒的太陽旋轉，使渴望者迷醉震撼，使久已習慣黑暗的人們頭暈目眩。

大儒張載有「四不朽」傳世，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竊以為前兩句不宜評價人事，否則就僭越了。那是創世者的事，無人能擔當起。但後兩句，王康當之無愧。

我把普希金《致恰達耶夫》改了兩個字，轉致王康：

朋友，請相信，
即將上升
迷人的幸福之星，
中國
會從沈睡中蘇醒，
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人們會記下我們的姓名。

——當然，還會有另一種可能：在暴政的廢墟上，被吊起來焚燒。在卡文迪什那座小教堂裏，我們看到一張照片：一群年輕的俄國人在古拉格紀念館前焚燒索爾仁尼琴偶像，怪罪他摧毀了偉大的蘇聯。我以為這是索翁的榮耀。能分享這種榮耀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2019年10月27日於維吉尼亞

第三輯 生平追憶



王康（左四）大學畢業後與同窗在重慶西郊公園。攝於1983年。

我所認識的王康同學及相關隨想 ——願仁慈與崇高的光輝溫暖王康永世長存的靈魂

段 焰（王康中學同窗）

寫在前面

王康這個響亮而震撼人心的名字，不僅在他就讀過的一中或是西師（現在的西南大學）和他從事過教學的八中等地令人敬佩，而且還極為深刻地影響了故鄉重慶和北京，甚至全國及港台地區的文化思考，乃至海外對中華文化的重新認識。

大智大勇，大仁大慈，大愛無邊的王康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也永遠走在陽光閃耀的大道上，這是一條通往人類文明和光明的大道。也是王康堅守的珍貴的人生大道。

逝者已去，痛定思痛，夜不能眠的我終於懷揣巨大悲痛，提筆抒寫王康了，不僅他作為民間思想家的豐功偉績和大無畏精神，也因為他的博學多才和文化成就無人出其右，更因為王康是我最為珍惜的重慶一中的同學和西南大學的同學。同學們，朋友們及崇拜者們已對王康同學做了多方面的總結與研究，我相信，王康同學是不朽的。對他的研究也會幫助我們開拓眼界，在精神文化層面受益良多。為了紀念這位我們引以為傲的老同學，我今天只想從他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同學和朋友，講述一些有關王康的故事和由於他的超前思想所引發的故事。我想，這樣的寫法更文藝，也能更豐滿王康全貌。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思想有故事的王康同學，會在我們的心頭激起什麼樣的震動與遐想，讓我們慢慢努力靠近這位偉人吧。相信他會為此在天上對著昔日的同學及友人微笑，我也就能稍微平息他的離去帶來的悲痛與惋惜之情吧！

一

說來奇怪，我和王康是同時考入重慶一中的，雖然不在一個班，然而，由於我們倆人都出生在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所以我們都屬牛，比同年級屬虎的同學要大半歲多。

當時的我們是要分男女界限的，就是一個班的同學，男生和女生也是不講話的。更何況不在一個班，根本不可能有認識的可能。

一中的「上操場」很大，有一支由男生組成的足球隊經常在那裏練習和比賽。更加奇怪的是，做為女生我幾乎是唯一癡迷足球的看客了。只要有空，我就會獨自一人默然無語的站在操場旁，饒有興趣地觀看這些生龍活虎的男同學們的球技表演。其中最另我註目和喜歡的男同學便是足球隊中踢球最勇猛的中後衛王康同學。他經常跑得大汗淋漓，臉上還留有弄臟的痕跡，但他絲毫也不注意自己的外表，總是奔跑不停，像是永遠不知疲倦的勇士。

有好幾次，足球被踢到了我的腳下，王康同學跑到了我的面前，撿起了足球，虎頭虎腦的沖著我笑，那是一種特別真摯而溫暖的笑。被感動得不知所以的我回報了王康一個淺淺的微笑。

「你喜歡足球？」

「嗯……」

「太好了！」

王康說完抱著足球重又跑回了操場。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和王康盡管對話極少，但雙方卻記住了對方。我也知道了他在一班，而他當然也曉得我是四班的。有一次，當足球又一次被踢到了我的腳下，王康跑過來撿起球，有些害羞地輕聲問我，「弓舞和洗衣歌都是你跳的領舞嗎？跳得真好！」

我有些驚奇地回道，「你看出來了？我們可是化了濃妝，很不容易認出來的呀。」

王康笑了笑，有點神秘地說，「我還看過你寫的作文，貼在過道上的，寫的好呀……」

「……」我真地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從此，我更加積極地抽時間去看王康他們踢球。

光陰似箭，轉眼我們已快畢業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場莫名其妙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我們所有上高中甚至以後上北大清華的夢想瞬間全部破滅。憂心忡忡的我，再也看不到下操場上的足球隊，更看不到一直期待的光明未來。我的父母在解放前都念過民國政府的著名大學，還都參加了國民黨，所以我自然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我回到了家中，開始自己復習和學習，我太愛學習了。只是我又為什麼那麼熱愛足球呢，說實話，連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唯一的，我很慶幸自己從小喜歡足球的結果便是，我到底還是認識了更加熱愛足球的王康同學。



王康（後排左一）中學時代。攝於1966年前後。

二

從離開一中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王康同學，更無法知道他的遭遇。歷經坎坷和磨難的我，終於在恢復高考以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當年的西南師大外語系。繁忙而緊張的學習生活壓得我喘不過氣，我每天三點一線，背誦那些難記的俄文單詞和鉅研最為繁復的俄語語法。

有一天，我去中文系旁聽了課以後，背著沈重的書包，疲累地走在校園的林蔭道上，忽然，一個熟悉身影朝我走來，「王康」……我激動又詫異地站了下來，王康也有些詫異地站到了我的對面，我們相互端詳了一會兒，幾乎同時笑了起來，「你好」！我和王康高興地握了握手，然後王康提議到他的住所去聊聊。我又有點詫異地答應了。跟著王康走在綠樹成蔭的道路上，心中有一種特別踏實而安穩的感覺。

「到啦！」王康推開了大門，我跟著他一起跨進了小院裏，我怎麼也沒想到。王康可以在校園裏單獨住在這麼幽靜的地方。「他是怎麼做到的呢？」「他果真不是個凡人啦！」我像個小學生一樣，怯生生地回答著王康的問話。他大致了解了我的情況以後，話鋒一轉，一本正經的遞給我一本《聖經》，然後就開始對我耐心地解說為什麼《聖經》是這個世上最為重要和珍貴的書。那時候，我仿佛進入了另一個完全嶄新而明亮的新世界。

直到今時今日我才恍然明白，王康同學作為一代大思想家和大大文豪為什麼會在生命終結前，毅然選擇了受洗，成為基督徒，因為從他開始接觸《聖經》的那一刻起，他早已受了洗。他的靈魂早已歸屬萬能的上帝。只是在他將要去見上帝之時，他需要名正言順，堂堂正正以一個教徒的身份去到他的終極天堂。

王康同學不僅是思想家和民主鬥士，也是勇敢的踐行者。他在進校不久便組織了「普通人文學社」，成為西南師範學府五十七年以來，第一位學生文學社社長。後來，到了大三的時候，因為搞民主選舉，全校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學生民主運動，王康做為領袖，聲名鶴起，他的思想深刻，講演感人，有膽識有擔當的獨立人格為他樹立了極高的威信。我們外語系的學生崇拜王康者不在少數。

幸運的是，作為一中的老同學，我可以不時到王康的住所去領教。有一次，我在王康的書桌上看到了一份他寫的作業文稿，是寫一個窮困而樂觀的老鞋匠，我看了以後很感動，便向王康提出要求，希望能保留這份草稿。

「你要是喜歡就拿去吧，只是隨便寫寫而已。」王康說的時候笑了笑，跟當時在一中操場邊上笑得一樣，真摯而溫暖。

那份作文草稿一直保留了很久，直到我去俄羅斯之前，才和我的那些寶貴的文稿一起留給了我的好友保存，希望能夠永遠保留這份珍貴的文稿。那也是卓爾不群的王康同學大學時代的思想印記啊！

三

大學畢業後，原本可以考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我，因為全國只招收一名俄蘇文學研究生，早已內定，盡管我的成績很突出，專業考了98分，但未如願，最終憑著這個成績，我進入了剛剛初建的社科所，成了光榮的第一期「元老成員」。我已經沒有了王康的消息和聯絡方式，本以為這輩子都見不到他了我的我，慢慢地走在通往市委大院的道路上，因為當年的社科所就設在市委辦公廳旁邊的一幢樓裏。當時的地方史研究室也在這樓裏，大家既熟悉又友好。

有一天，所裏通知我去地方史研究室開會，興沖沖的我，聽了半天才鬧明白，我們是要研究有關陪都重慶「大爆炸」的議題。而這個議題是由一介教書的布衣，也就是王康提出並主持的。大吃一驚的我，既激動又高興，到底又能見到老同學和老朋友了。過了一段時間，聽說王康正在北京，要過一些時候才能回來，他那時候是作家劉賓雁的特別助理，據說在京城是名聲大燥，影響巨大的「神人」。同仁們都對王康充滿敬意，傳說很多。我對此緘口不語，沒有對任何人說起王康是我的同學和故友，我知道沒有人有權利讓王康的大名給自己貼金，何況我對這些身外之物完全不感興趣，更何況王康的心是聖潔的，絕不可以影響他用靈魂和生命築起的高壇。

後來，我終於見到了久違的王康同學。關於他對陪都重慶「大轟炸」的研究成果眾人知曉，無不感佩。已經有很多人對這方面做了祥盡的介紹和評價，我就不再重復了。

我想講一件大家不太知曉的事，那就是王康在威名遠揚的同時，如何對待自己的老同學和老朋友。張魯先生是重慶電視台的著名編劇，名氣也很大，他是王康在西師中文系的同學和密友。我從王康那裏不止一次聽到過他，所以影響深刻，天不遂人願。就在張魯事業和愛情登上高峰的時候，一場車禍將張魯的生活徹底打亂，他的雙腿高

位截肢，只好癱在床上，不能動彈。

我已不太記得清楚，王康是怎麼找到我，並請我和他一起去看望張魯的了。我只記得自己跟著王康走了很久，終於爬上了樓梯，在張魯家門口停了下來。王康嚴肅的臉上露出了溫暖的愁思。隔了一會兒，王康輕輕敲了敲門，門被打開了，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子見到王康後，眼淚一下子溢滿了眼眶，她朝著我禮貌的點了點頭。三個人進了屋，坐到了一個幹淨的方桌前。沈默許久，王康站起身，用低沈而憂傷的口吻輕聲說，「我去看看他……」

不知過了多久，屋間裏靜得出奇，我和那位令人尊敬和驚訝的美麗妻子誰也沒有講話，張魯的臥房門虛掩，王康和張魯的對話聲完全聽不到，我們安靜地等著，等了又等，王康終於跨出臥房，隨著將房門關死了。

三個人又一次默不作聲地在方桌前坐了下來。

「她是張魯的妻子，叫錢紅，醫學院畢業的研究生……」

王康轉向了我，「她是我的老同學，在社科所工作……」

錢紅對我笑了笑，同樣真摯而溫暖。

過了許多年，錢紅那份難見的美麗與優雅，可說是聰慧與高貴，我一直忘不了。

「還是考慮去新疆嗎……」

錢紅輕聲問王康。

「最好請新疆的專家到重慶來，他折騰不起啊！」

王康邊說邊站了起來，雙手背在背後，在房裏慢慢踱步，沈思的臉上飽含憂傷。

「好吧！我盡最大努力去請，我聽你的。」

錢紅說著淚水到底還是流了下來。

從張魯家裏出來，天色已經完全黑了，夜空中沒有星星也看不到月亮，我的心沈到了海底，莫名的悲傷籠罩了我，我相信也籠罩了勇士般堅強的王康同學。

我們在回家的路上再也沒有說話，我知道王康心裏很痛很痛，有幾點晶瑩的淚光在他的眼裏閃動。

張魯去世後，王康不遠千山萬水趕了回來，親筆替張魯手書了悼

詞，其心也痛，其淚也真，其言也善啊！

這也是我所認識的王康同學，相信同學和朋友也會喜愛這樣的王康！

四

遺憾的是，從那以後我便很少見到王康同學了，我聽電視台的朋友說，王康同學搞了幾個大型節目，反響極好，其中之最當屬《大道》。他們都很驚訝王康的頭腦、思維及豐厚的知識底蘊，所以一致稱王康為百年不遇的「奇才」。

我雖然比較了解王康同學，但依然為他的思想和才學感到震驚不已。在我的腦海裏，我很難將寫出如此宏篇巨制的王康和一中操場上往來飛奔的王康，還有西師書房裏談笑風生、溫情單純的王康聯系到一起。一個可敬可愛且栩栩如生的王康在我的腦海裏反復浮現，直到有一天，我在鳳凰台的「世紀大講台」裏聽到了王康的講演，我才明白，其實我們還都不那麼了解一個真實而天才的王康！

王康同學的講演及重要的文章大家都可能看到了，具體內容就不必多講了，然而有關他對俄羅斯的研究和預示，我就不能夠不講了。儘管王康常年在美國，對美國的自由體制和民主意識充分肯定，然而他卻並沒有發表過系統的對美國的研究。他之所以選擇了截然不同的俄國絕非偶然，無論在一中還是西師，王康學習的都是英語，他並不會俄語，也無法研讀艱深的俄文原著。

然而，當我聽完了王康對俄國東正教的講演之後，與東正教關係非淺的我卻大跌眼鏡，我長時間回不過神來，我不敢相信，完全不懂俄語，與俄國教廷幾乎沒有什麼接觸的王康同學怎麼可能比那些專門研究東正教的俄國專家還要清楚這個嚴重影響了俄國歷史進程和俄國思想界及文學界的特殊宗教呢？

關於東正教的分析和結論，我與王康同學並無異議，我只是感到自己在王康面前真的汗顏啊，我不得不由衷地敬佩王康治學的嚴謹與超乎常人的洞察力與分析能力，我個人以為就是中國社科院東歐研究所和宗教研究所也無人能夠與從未進過社科院的王康比肩啊！

一介布衣被稱之為「民間思想家」絕非偶然，的確實至名歸。嚴格講，王康不僅是思想家更是一名具有國際水平的哲人。王康的研究成果實在是一筆寶貴的人類精神財富，我們真的該為他的付出與貢獻深深鞠躬！

更為重要也是更為令我震驚的是王康幾次對「十月革命」的分析和最新解讀。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莫斯科和平大街上的「戈爾巴喬夫和平基金會」，出席了由戈爾巴喬夫親自主持的「十月革命研討會」。會上爭論激烈，有幾個前白俄貴族後裔曾經提出必須全盤否定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說這場殘酷的所謂革命只是一場「痞子革命」和土匪暴亂而已。我第一次聽到這樣大膽的「顛覆」，完全嚇蒙圈了的我，趕緊用俄語同坐在我旁邊的戈爾巴喬夫的密友「薩沙」交談。他毫不在乎地笑著回答了我，「這又不是新鮮的事，早就有不少人這樣認為，用不著大驚小怪……」會間休息時，本來我想去同那幾位貴族後裔交談，不想，薩沙把我拉到了戈爾巴喬夫身邊，我只好拿出剛出版的我的俄文版詩集《小傘》送給了戈爾巴喬夫，他露出非常和善的笑容與我交談了起來。就在這時，那幾位驕傲而帥氣的貴族後裔離開了會場，因為他們要趕回芬蘭去處理自己公司的大事。仍舊有些迷糊的我，回去以後還是如實撰寫了這次研討會的報道，登在了由著名俄國專家國玉奇老師主辦的《中俄信息報》上。

沒曾想，過了幾年回到家鄉的我，卻在電視上看到了久違多年的王康同學，聽到了比當年那些貴族後裔還要尖銳和透徹的否定「十月革命」的言辭，這些正是作為思想家，勇敢直言的王康同學的講演啊！再度被震撼到的我，看到已經蒼老了的王康不禁心痛得流下了淚水。

王康同學從否定「十月革命」到否定「列寧」，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是通過常年的研究，通過深思熟慮的獨立思考之後提出的這些，很多人至今疑惑不解的所謂異端之說。事實上，那場改變人類進程的無產階級「十月革命」，其真相遠不是近百年來所宣傳的那樣「光榮」。而所謂「殘暴」的沙皇，被列寧批准槍殺全家的尼古拉二世是一位真正仁慈、正直，俄國人民深深愛戴和尊敬的大好人。關於

這點，我閱讀過大量的俄文版書籍資料，也親眼見證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隆重接回尼古拉沙皇遺骨的盛況。在全國成千上萬輝煌的教堂裏，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到處都是，當下他已被教廷公認為是一位東正教的神了。

歷史往往會開一些讓公眾意外甚至是困惑的政治玩笑。從童年起便接受傳統教育的我們，真的不太懂得獨立思考和反向思考。王康同學之所以傑出，正是他能飽覽群書，博古通今，獨立思考，所以他雖然並未去過俄羅斯，卻能對之了如指掌，確非易事。

正如王康同學預言過的那樣，「十月革命」終於被俄羅斯徹底否定了，推倒過斯大林銅像的鋼繩又套到了神一般的領袖列寧的銅像上。俄國再也沒有了列寧，取而代之的是民眾可以去哭泣和悼念的紀念牆。我不知道，那些成千上萬的死者會不會在天上微笑？但我知道，預言過這一切的王康同學會在天上微笑……

結束語

任何悲痛都可以在人的心靈深處收藏，任何悼念也會在人的傷心處結束。

文章結束了，並不等於一切都結束了。

王康同學既然還活在同學及眾親友、家人和追隨者的心上，那麼他就會依然如故的活著！

我個人認為，要給王康同學蓋棺定論還為時過早，因為對他的研究還沒結束，也不會結束。

請大家重新認識和慢慢研究我們深切懷念的王康同學吧！請記住，他是不給自己留退路的英雄。在這個缺少英雄的物化時代，希望有更多的人追隨王康的腳步，勇敢而堅定地走向光明的未來。未來會更加好嗎？這是每個人必須認真思考和努力的大事。也是王康同學用生命留給我們的希望。

王康同學不僅作為國際性思想家為我們留下了寶貴財富，同時才氣過人的他也是不同凡響的藝術家、畫家、書法家，這樣的人離世實在令人痛心疾首。在他生命垂危之際，留下了最後一個作品，便是

他除了中國，同樣關心的俄國。所以他在垂危之際還畫出了令人震撼的油畫「俄羅斯破曉」。這幅畫完全不像自學者的畫，那種宏大的場面，不同表情的人物肖像令人咋舌。

我知道，我有責任關心和介紹俄國，也有義務在中國和俄國之間架起交流橋梁，不負王康同學的厚望。

在他病危後，我曾通過我們一中的才女，王康的老同學 XYD 給王康同學轉去了一段問候的話，又一次讓我意外和不得不深思自己肩負的重大責任的是王康同學拖著病體給我回復了最後的話：「苟延殘喘如我，遙謝段焰老同學，過了此節，又是荒野一片……猛回首，滿天星斗！王康致意」。

是啊，王康同學最後的遺願是「猛回首」，那時定會是一片光明的「滿天星斗」。

老同學段焰泣筆，庚子年六月於渝

憶王康

新地（旅美醫師）

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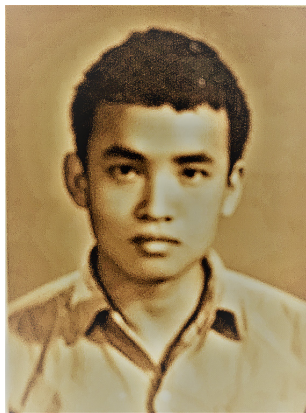
那是一九七零年初夏的事。

王康和我沿著太平山東側的石板小道去璧山縣肖家嘴趕集。山路陡峭，天澳熱，石板路又歪七倒八。走了十幾裏山路，到了肖家嘴，已經熱汗氣喘。街市狹窄而又擁擠，時時都聞到趕集農人身上的泥汗味。盡管如此，看見山下綠色的稻田，微風送過來的清芬，還能看見

電燈，就覺得太平山偏僻荒涼，下山來逛逛，也換了個心境。

石板街旁的小餐館人聲嘈雜，擔筐提籃的進出，劃拳行酒的喧囂，坐凳的赤膊裸臂，狗在桌下鉅來鉅去尋找殘食剩骨。

我們要了兩個土碗的紅薯粉蒸肉，方坐定，就看見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衣襟半解，齜著大板兒黃牙，咋咋唬唬地跨進門來。



「哎喲，我到處找你，你怎麼鑽到桌子下面去了！」

對面坐著一人，單腿翹在長凳上，衣衫搭肩，在那裡喝寡酒，乜斜著眼睛說道：「我又不是一塊兒骨頭，你到桌子下面來找我做啥子？」

「看，他們罵人都帶暗語。」王康回話說：「這些都是低劣的鄉痞。」接著說：「我看集外不遠有一條河，天熱，不妨到河邊去走走。」

那河不過兩條馬路寬，水淺，兩岸樹木，綠蔭垂岸。一株柗樹下泊有一隻打漁的小木船。船上有一捕魚人，灰蔴布衫，草帽，四五十歲上下。船上有舢板，正無坐處，王康便問：「可以上船來坐坐嗎？」捕魚人倒也爽快，連說：「來，來，來！」

我們坐在小船的橫木板上，船上放著零亂的小漁網，木桶水裏有三、四條小魚。捕魚人見王康氣宇不凡，就問：「你們是城裏的讀書人？下鄉來？」

王康說：「讀書人談不上，下鄉倒是真的。」

「那，你讀過古文沒有？」捕魚人又問。

「一點點。」王康答。

「讀過《左傳》沒有？」

「一點點。」

捕魚人說：「你讀過《左傳》算什麼？我連《右傳》都讀過。」

王康臉上露出一點謙卑而又有一點無奈的微笑。說道：「哦，不

簡單。‘六億神州盡舜堯！’」

捕魚人又糾正王康說：「不是舜堯是堯舜。」捕魚人滔滔不絕，接著說。

王康又謙卑了，說：「敢問這堯舜是一個人呢還是兩個人？」

我心想，這是在船上，王康這是要當小和尚，擺弄起《夜航船》了。

那人果然說，那堯舜自然是一個人啦，姓堯名舜，古之聖人！」

王康說：「如此說來，還是你的學問大。」

「所以啦，毛主席叫你們下鄉來接受再教育。」

打魚人說：「毛主席雖為主席也是當今皇上。鄉壩裏人也不是都象我一樣醒豁，落後的還是多得很。」他繼續教育我們說：「現在批判劉、鄧。有些人，還是貧農，說什麼‘劉鄧、劉鄧，還給我們留一頓，現在一頓都不留了。’這一陣喊我們貧下中農學哲學，毛主席的哲學。公社開學習班，他們都不去，反正拿工分，我就去了。毛主席哲學說到我們農民心頭。毛主席說，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也可以變成物質。對頭。物質，比如說糧食，我們吃了糧食這種物質，就有力氣，就有精神。物質就變成了精神。有了精神，有了力氣，就去挖地，挖深挖深，塹細塹細，種出了糧食，精神又變成了物質。現在關鍵的是沒有糧食，沒有物質，所以我們沒有精神。」

我們聽完他這番高論就告辭了。然後攀山回太平鄉。王康說：「鄉村文化原來如此，我們沒有物質，可能爬山都沒有精神了。」

之二

幾年前（一三年暮春），王康說他苦查很久，終於通過朋友查到我的電子郵件。

來電郵相詢，大喜。電郵發來《詩經》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遂與朋友共車駕，行一百六十多公里，從弗吉尼亞州來訪我們鄉村小居。

麗娃汲山泉，擺家宴迎之。

王康以六尺宣紙書法贈之。

王康、朋友更抬進幾十斤重的箱，內裝巨幅抗戰國畫《浩氣長留》畫冊為禮品相贈，朋友再以各人所著書相贈。我們以英文版《萬物簡史》回贈。晚間，還邀請了在聯合國工作的朋友崔京瑞共餐，共酒飲。

而後相敘於湖池林邊星月之下。

夜晚放映朋友朗頌的音樂散文《金棕櫚》。

次日，至海岸，浪白風清，天藍海碧。

濯足清波，舞於風，歌詠而歸。

與少年朋友異鄉重逢，晝夜同輪，共頂日月之輝，知心知情，仿佛回到友誼的本來故鄉。

憶泮水之芳芹，懷先生之故里

重慶一中學生群體（王康的學生們）

編按：王康先生 1972 年—1978 年重慶一中任教六年，廣受學生愛戴。2018 年 12 月 2 日王康先生生日，經由一位學生牽線，失去聯繫四十年的重慶一中王康當年學生群體獲悉消息，同時獲悉他們的老師身患重症，反應熱烈，遂在微信中建立「迎霞湖畔同學群」，表達對他們自己初中老師的懷念和問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本組文字由這個群體中的一位收集整理而成，標題後加，由於眾所周知的原由，大部分作者姓名以字母替代，

學生 T：

王康老師，你好！我是你的學生 T。從 WYJ 老師處知悉你病了，一方面我對你的身體狀況既擔憂又充滿信心和期待；另一方面我真摯地祝願和祈禱：王康老師，早日康復！

這祝願和祈禱不僅是一種師生情誼，而且也是發自內心的對你的需要和尊敬。因為，心地善良而又向往民主、自由的人需要你，追求真理、淡泊名利的人需要你，漠視身邊稼禾小事、追求在精神世界弛騁的人需要你，並且效仿你。

自 2003 年在三峽廣場你的工作室一別已有十五年了。這十五年中，無論是你的電視節目還是網上你的文章，無論是談前蘇聯、俄羅斯，還是中日關係等等，我都認真細致地讀。雖然我並非完全贊同你的認識和觀點，但每次都受益匪淺，收獲良多。在讀完關上電腦的時候，心中總是默默地說：此生有你為師，乃一幸事。

我十分期待這之後的不久，能在電視裏看到你的侃侃而談，能在博客中看到你的洋洋灑灑……。一個身體健康長壽的思想者，這是我

發自心底對你的期待。

學生 F:

請 XX 老師把這幾張像轉給王康。看到當年的我，他應該能想起來。知道他病了，真的很難過，腦海裏出現的都是他當年英姿颯爽的形象，和我們一起打籃球，我在他的寢室看他的畫。希望上帝能保佑他早日康復。

學生 F:

太高興了，我剛才和王康老師通了電話，他願意加到我們這個群裏來！

他說還有兩天，就是他 70 歲的生日了，他好希望能夠收到同學們的祝福，他現在到美國已經六年了，很想家，但是回不來。他知道我的消息，非常非常高興，他說這是他 70 歲最大的生日禮物。

他說到了我當年的一些狀況，還特別說到我爸爸滿頭白髮的樣子，真高興。他對我還那麼記得清楚。

學生 C:

王康老師以前是俺們的偶像。今天仍然是偶像。在家鄉有一群不老少年遙祝你生日快樂平安健康順利：pray! pray! pray! 玫瑰！玫瑰！玫瑰！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學生 W:

四十年前的王康老師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青春陽剛，籃球打得好，黑板報十幾分鐘就辦好了，書寫也漂亮，讓我看得目瞪口呆。

學生 Y:

歌聲裏有高興，
幾十年後師生遠渡重洋的見面。
歌聲裏有回憶，
那是幾十年前一中球場上的一年輕老師。
歌聲裏有感慨，

那是歲月如歌的點點滴滴。
歌聲裏有希望，
那是期盼我們師生何日重逢！

學生 T:

剛剛拿起手機，見王康老師入群了，甚是高興。一下子使我回想起 74 年夏天的一個早晨，我在學校法國梧桐樹下看書，王康老師走了過來問我看的什麼書，我把書遞給了王康老師。王老師看了看、翻了翻說：「《紅樓夢研究》，我更喜歡托爾斯泰。」這是我與王老師的第一次交談。至今歷歷在目，猶如昨天。這之後，與王老師又有多次交談。再之後，從各個方面了解了王老師。近幾年，通過媒體又進一步認識了王老師。歲月在我心裏留下了一個概念：有你為師，乃此生一大幸事。這或許是一中給我的最大財富。

學生 C:

王老師好。你在一中時，我等小輩把你比做阿爾巴尼亞，因你有一頭卷髮，身穿皮夾克。用今天的話說是帥到爆。後來聽你講俄羅斯，浩氣長存。後來又看到你在某個追思會上講話及朗誦：《中國的十字架》。對你了解就多了起來。遙祝平安健康！

學生 H:

剛散步回來，看見群裏這麼熱鬧，原來是一中尊敬的王康老師來了，好高興！您在我們心裏，以前是帥哥偶像，現在是思想導師。您的加入真讓我們開心和自豪。剛才聽了王康老師唱歌，很感動，也很感慨！幾十年彈指一揮間，在此我恭祝王康老師 70 大壽生日快樂，戰勝病魔心想事成！我們都期待您康復後的精彩演講和對時事的理性點評。

學生 W:

我現在才看見，歡迎王老師！像在做夢，沒想到我們崇拜的王老師居然近在咫尺了，還聽到了一段這麼動聽的歌曲，完全不像個病人唱的。王老師，多多保重，願幸福開心永遠伴隨您！

W：康，

我的兄弟，聽到你的聲音，眼淚控制不住，我真他媽沒用，像個娘們……。康，生日快樂，養好身體，盼在一起笑、鬧、哭、吃西瓜、打球。願主給你力量，給你愛，給你健康，阿門！

學生 F：

我整夜無法入睡，我也想哭！

學生 Q：

王老師好！一睜開眼睛就看到幾幅素描作品，緊接著又聽到您親切的聲音，您清晰的回憶和真誠的祝福讓我們感到非常激動、非常高興、非常感動！您今天 45 秒語音中用略帶柔弱的聲音說出的字字句句和 45 年前您在一中鏗鏘有力、活力四射的語言同樣激勵著、感染著、鼓舞著我們！非常感謝王康老師！您的聲音也讓我們感到一絲酸楚，希望您好好休息、保重身體、盡早康復！

學生 R：

王康老師您好！我是 R，此時我在遙遠的地方祝福您生日快樂！四十多年沒見面了，您從一個生機勃勃的體育老師成長為閱歷豐富、追求獨立的思想者，令我膜拜！如今我也已過花甲之年，在此，讓我們一起敲響希望的鐘，在心裏祈禱：健康、快樂、幸福與我們同在！

學生 W：

太有才了！我對你的關注，可能就是你的畫作。記得你曾經把自己的一幅畫，好像是《乘風破浪》的油畫掛在了你的辦公室，那幅畫給我印象很深刻，沒想到一個體育老師還有如此的修養。再後來就是你的雄文，劉+斌*雁那篇悼詞，洋洋灑灑，氣勢恢宏地傾訴了遊子對友人對正義對家國無盡的感情和吶喊！這篇傑作好像還有一個配樂的版本，以前我的微信號還有收藏，可惜現在沒有了。再後來，就是你在 YouTube 許多的視頻節目，還有你幾次在微信群裏面的音頻講座的文件，我都是認真聽講並及時作了轉發。謝謝你帶給我們這麼多

的高品質的思想大餐，與你在一起甚感榮耀！

學生 F:

王康老師致力於喚醒大眾為我民族光明之未來不懈奮鬥之精神，非常欣佩！

學生 T:

無論道路多麼曲折，無論有多少艱難險阻，我堅信：民主、自由之光，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普照我中華大地！

學生 W:

康，今天才是你的生日，祝生日快樂！還記得你畫的汲水的小女孩那張畫嗎？還記得那個星期天下午，我們抱了西瓜，在你的寢室邊吃邊擺龍門陣，兩個小時沒到，兩個西瓜就下肚了，看著西瓜皮，那爽、那高興真不擺了，那事只有二十多歲沒結婚的大孩子才幹得出來……。康好好養病，早日康復！來日相見讓我緊緊擁抱你！為你高興！最後願主保守康永遠安康！

學生 Q:

王老師好！這兩天看到您的很多朋友、同學為您寫的祝壽詞，非常棒！作為您的學生，工科男，也想稚嫩的文筆為寫點生日的祝福。

1972年9月，我轉學到重慶一中上初三，我們705班的班主任是體育老師梁訓澤，我喜歡打籃球，籃球場占據了我的大部分課余時間，同時學校籃球場上的人和事我也比較關注。到一中不久，王康老師進入我的視線，那時一中老師經常和學生打籃球、搞比賽，而教工隊中有位老師「鶴立雞群」，一是因為他的個子相對較高，二是因為他的球技不錯，三是因為他的相貌有點歐化，頭髮有點卷，體格健壯。他身穿著黑色皮夾克，非常酷。用今天的話說是帥到爆，他就是體育老師王康。

不久之後，聽說他是我們唐恂季老師的兒子，所以對他又多了一些關注，要知道唐老師可是我們一中乃至重慶市的金牌化學老師，大家都稱唐老師是「化學大王」。因我們化學賈季歐老師生小孩，唐老

師代過我們班一段時間化學課。唐老師嚴謹慈祥、博學多才、品德高尚、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恩師形象永遠難忘。非常榮幸唐老師為我啟蒙，並為我打下堅實的化學基礎，讓我終身受益。特別是看王康老師的《詠而歸》後，讓我們深深感受到有唐老師這樣偉大母親，並在充滿智慧、品格高尚、精神富有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王康老師，在一中的體育教師裏自然會那樣的與眾不同。

他隨和睿智、才華橫溢、陽剛的外表中有著很細膩的內心世界。王老師不光籃球打得很好，繪畫、唱歌、拉小提琴也很在行。印象中，王老師只給我們代過一兩次體育課，而在中學教育中唯一在室外的課程裏王老師也會為我們傳授一些體育理論的內容，讓我印象深刻。課外王老師常常是和學生打成一片，從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到柴可夫斯基、貝多芬，到美聲民歌、素描油畫、中國古典作品、西方名著、詩歌散文，再到體育世界的名人軼事……在知識文化匱乏的時代，猶如一縷春風吹進一中校園，豐富了我們的課外生活，給同學們帶來了思想上的思考和精神上的愉悅，他是女生的偶像、男生的榜樣！

我升高中後不久，王康老師擔任學校男籃主教練。75年臨近畢業前，我和班上的歐陽松同學一起被王康招入麾下，跟隨著他帶領的一中男籃去建設廠等地打過兩場球，雖然正式比賽時間我沒有上過場，但能成為王康老師的籃球弟子，覺得十分榮幸！幾年後，我考入建院並成為建院男籃的一員，離不開王老師的培養和鼓勵。

82年我代表建院參加重慶市大學生「三好杯」賽，有一場比賽是去西師，迎戰西師，打這場比賽之前我心裏有些激動和不安，其原因就是因為王康老師。當時知道王康老師正就讀西師，想到和西師比賽時我們一中男籃主教練王康老師會不會上場？如果他在的話我怎麼跟「師傅動手」？直到比賽結束未見王老師的身影，這場比賽我們勝了西師，不過我想如果王老師看了這場比賽的話心裏一定也會有點高興，因為對手主力陣容中的組織後衛是他曾經的弟子……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這幾天「迎霞湖畔」裏聽到王老師優美的歌聲和熟悉的聲音，看到了王老師非常棒的素描作品，得到王老師真誠的問候和祝福，勾起許多青春的回憶，四十多年前王康老師的形象突然清晰的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仿佛一切就在昨天！王康老師即將迎

來七十大壽，可在我們心目中王康老師永遠是活力四射的17歲青年。即使馬上步入古稀之年，王康老師會定格在才華橫溢的年輕教師的形象。如果說四十多年前的王老師給了我們很多音體美的啟蒙，那今天的王老師給了我們很多精神上的啟迪。祝王老師生日快樂！永遠年輕！

學生傅朝陽：王康老師，生日快樂！

那一年，
一群如花的少女，
在綠茵場上嬉戲，
輕風吹來，
帶走一片歡聲笑語。

操場的另一邊，
忽隱忽現，
一位白衣青年，
身材魁梧，濃眉大眼。
微微的卷髮下，
略帶靦腆的笑容，
像閃電，
猛地觸碰到神經元！

我，被凝固了，
心，砰砰的跳個不停。
再無心思與夥伴們跳躍了，
不由自主的，
悄悄的向他走去。

在他的寢室裏，
我看到一個本子，



本文作者，王康當年的教過的學生傅朝陽在校期間。

裏面畫滿了鉛筆的素描，
桌上到處是，
我不太能懂的書。
房間的一角
堆放著體育器材，
哦，別忘了，
我是來借藍球的。

他，雖然是我的老師，
但只比我大幾歲，
就是一個哥哥！
血熱了！
眼睛不敢抬起。

學校的廣播，
傳來刺耳的聲音：
「消滅封，資，修，
將革命進行到底！」

是啊！這是封資修的東西，
想被革掉性命嗎？
快走吧！
念頭閃一閃都是有罪的！

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
我又聽到了他的聲音。
還是那麼的充滿磁性，
還是那麼的攪人心靈！

今天，他踏入 70 了，
我也走過了花甲，
不能沈默了，

怕沒有了機會！

王康老師：我愛您！

雖然這句話珊珊來遲！

您的學生

同學 T:

吾師王康先生七十壽序

巴國雲遙，時捐夢寐；渝州峽險，代起風波。憶泮水之芳芹，懷先生之故里。生則鎌斧建元，灑然春秋希古。克岐克嶷，載飛載鳴。出庭樹於郗家，襲神姿於列氏。荆山之璞玉，奄冉連城；合浦之珍珠，淙琤貫耳。環林已遂，投西席而自怡；靈瑣空留，渡南冠而何怨。關河萬里，想見彌賽亞之輝光；晦雨廿年，爭傳俄羅斯之啟示。

昔屈平之流落江濱，罹憂難訴；子山之飄零異域，辭句見哀。則有憲章名動，大道風行。說陪都故事，聞者足憐；主世紀講堂，民間尤重。庶其問地叩天，先憂後樂。昭昭本君子之心，諤諤乃布衣之語。自絕簪纓，多成文論。豈人世之未盡解，而天命之略可知也。爾乃墳籍尤耽，高談諸子；綈緇所涉，雅愛西弦。江文通之筆底皆花，顧長康之畫中維肖。沙俄之神髓，孔孟之精誠。溶於一體，井然成篇。相約丹青妙手，存浩氣於古今；來尋寂寞幽人，描自由於家國。足可播之於無疆，而傳之於不朽者也。

二流堂之風雅，遠近無聞；萬人坑之魂靈，淒涼欲斷。猶有三幫分子，更聽萬歲呼聲。豈得太平絕學，托之於子弟；亮節高風，抱之於芝蘭。而其堯莫代謝，禹跡往來。會吉日於今日，聚新顏及舊顏。定使椿壽能期，鵬搏可待。望煙霞礙礙，會天邊鷗鳥之盟；逢歲月羈遊，報海上布帆之喜。

「迎霞湖畔」群友敬上

王康的回覆：

銀霞湖畔的群友們，我是王康，我雖然上氣不接下氣，但是呢，

我還是準備把明天的生日過好，就像一項嚴肅的工作一樣。你們的出現讓我的生日增加了一抹青春的光芒，我非常珍惜！中國的嚴冬恐怕真的到來了。政治的嚴冬也在到來，沒關係，年終到了，老話就說了，冬天就很快到來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互相尊重！（2018年12月初）

我的初中體育老師王康

王 巖（王康的學生）

1972年我在重慶一中上初三。春季開學後上體育課，由原來的老體育老師王世琦，換成了一個年輕人。臉形五官有點像外國人，頭髮微卷，深陷的眼眶裏，一雙眼睛亮閃閃的，如同春日的陽光，熱情撲面而來。他就是王康。

那天，我們在一中校園靠近那排法國梧桐邊上的「上操場」，可以俯瞰下面更大的四百米跑道的「下操場」，王康老師穿著一身天藍色的運球衣，帶著我們做各種準備活動，然後沿著操場跑步。

他對我們說他是剛從農村知青調回，分到學校教體育的。在68、69年那場規模空前的上山下鄉運動去到農村的知青們，有一部分在1972年有幸被調回到城裏。王康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從農村回來就到一中直接教初中，這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聽說他父母都是一中知名的老教師，可能是開了一點後門吧。

文革前的中學生水平可是不差。那年和王康一起進到一中的，還有好幾位年青老師，都只有中學畢業。初三開學後上數學課，以前教我們303班數學的都是陳紹華肖康莊這樣較資深的老師，那天走上台的卻是一個年輕的毛頭小夥。他顯得有些緊張，對我們說自己只是高中生，剛從農村調回來。面對全班同學懷疑的眼光，他轉身拿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了他的名字，劉金渝。一手漂亮的粉筆字，立刻就震住了大家。第一堂的講課，條理清楚，板書整齊，雖然一口四川話口齒還有點不清，但講的三角幾何我們都聽懂了，認為他是個夠格的老師。

王康老師上的是體育課，沒有機會展現他後來為人所知的噴薄的才華，但在校園操場上經常可以見到他的身影。1973年春季的全校運動會上，四千多名初中高中的同學中，出現了許多的體育明星，

大放光彩，如百米跑的向遠明（11.5 秒），長跑的王先峰（外號王麻子）與代生和，女子短跑的陳良英（13.3 秒）與李偉，等等。兩天運動會的最後一個項目是 4×100 米接力，學校的老師還單獨組成了一隊，與學生們同場競技。

教師隊跑第一棒的就是王康，他還是一身長袖長褲的運動衣，站在起跑線，右手拿著接力棒，甩了兩下胳膊，向操場邊上的人們微笑著打著招呼。發令槍響，王康和頭一棒幾個選手沖了出去。因為有彎道誤差，看不出誰明顯領先，他跑完一百米，把棒交到瘦高個戴眼鏡的黃老師手中。第三棒是年輕精壯的陳煉成老師，優勢逐漸明顯，已經到了排頭的位置。最後一棒是矮個子尖臉戴眼鏡的劉志忠老師，背心短褲，好象還光著腳，速度極快，以較大優勢奪得頭名。

接下來，是我們這批學生離開一中上山下鄉了。等到 77 年底恢復高考，我這些一中學生和當年的青年老師們，又一起進入考場。當我從鄉下進到重大後，聽說王康老師進了西師，劉金渝老師進了川大，教化學為保護同學被硫酸燒傷的王用劍老師進了川師。師生同級入校再當同學，想想都有趣。那真是個給人人帶來希望的好年代。

在大學期間，中國大地風起雲湧，社會開放，思想高度活躍。當時在重慶，西師學生文學社的影響較大，王康是創社主力，深度介入了七九年的地區人民代表選舉，各種西方哲學藝術流派的傳播，中國未來前途命運大討論，等等。我這樣的學生比王康老師要小八九歲，更多時間埋頭於數理化中，雖知道也有重大徐軍等同學經常會去西師川外等學校串連交流，自己卻從來沒有參加過。和王康老師本人，也一直無緣再見。

王康老師後來那些驚天動地的故事，我只是從其他人口中和網上信息中，去間接了解。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好幾次見到他。我相信，如果沒有王康，重慶抗戰的真實歷史，可能不會那樣令人震撼地還原；俄羅斯文化對中國幾代人的影響，可能沒有那樣生動而富有沖擊力地展現；人們也不一定真能真切了解到，一代中國人還有如此鮮活如此富有個性的代表。

我曾經看過一個王康的視頻《守望青春》，鏡頭中的他，當年卷卷的頭髮不見了，已經變成了一個列寧式的大腦門；當年俊俏的臉

盤，已經被濃密的大胡子所覆蓋。但他對著鏡頭講話時，那高亢的聲音，那飽滿的激情，仍一如當年。王康非常會講故事，講到當年在巫山下鄉時的大山下那座磨房，講到那位曾經是抗戰時青年軍的「老王」給他們知青唱歌時場景，所有的人都會被他動情的講述所感動。他唱起那首在《外國民歌》上有的美國黑人歌曲「馬車從天上下來」，熟悉的旋律經他唱出來，極為浪漫動人。

王康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母親是一中的特級教師，舅舅是近代著名哲學家思想家唐君毅。從精神血緣上，他絕對是屬於前朝民國的，特別是他多次提到的在鄉下大山裏那位國軍軍官，對他的影響極大，使得他最後自然而然成為一個反體制的思想者和行動者。王康組織拍攝的紀錄片《抗戰陪都》《盧作孚》《重慶大轟炸》，策劃組織完成的《抗戰巨卷史詩國畫》，都在台灣引起轟動，獲得國民黨主席連戰接見。在今天看來，朝代更疊與黨派之爭，遠不如民族統一對延續一個古老文明來得重要，王康的成就絕對會載入史冊。但放低一個層級來看，他的所作所為顯然沖擊了當朝執政的正當性，這樣一個有影響力有個性並有反骨的人，最終一定不會被見容。

王康後來的結局果然如此。他在大陸的存在空間越來越窄，處境越來越困難，後來因赴美展出《浩氣長流》，便再也不被允許回來。他經濟上窮困，孑然一身，有個兒子也已多年不認他。他靠朋友接濟幫助生活在異國他鄉，父母皆亡（他懷念父母的《詠而歸》是動人之作），已是無家可歸。

王康病重後完全靠美國當地華人幫助治療，在德州住院期，我同學鮑歌的二姐就是實際組織者之一。他後來放棄治療，回到家中，進入生命倒計時已經有好些日子了。昨天，收到美國那邊的一個信息說，王康已經離世，後又證實不實。在他身邊陪護的幾個朋友中，有一個是一中高中我隔壁班的一位大個子女生，輾轉獲得她發的信息，應該是準確的。

網上說王康的美國公民身份已經獲批，證書已經快遞到他身邊。¹ 如今大陸與美國的差異與沖突，顯然已是文明層面的大國博弈

1 編註：王康並未加入美國籍，但是作為美國精神公民，美國國會議員贈送了他一面美國國旗，另一位國會議員則給他寫了信，表彰他為自由而奮鬥的精神。

難以調和，這樣的事情又可能會被上升到政治層面，授人以口實。

但我相信這倒可能是真的。對於他這樣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深受蘇聯影響的一代人來說，他屬於受到良好教育長大後更多了解世事真相的少數人之一，那種幻想破滅，精神陷入真空，從頭再來的經歷，完全可以想象。他骨子裏的中華文化基因，他接受的家族傳承，他受到的西方文化的滲入，使他最後成為一個徹底的反體制的人。這是他的宿命。

我見過太多優秀的無神論者，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都皈依了基督。王康老師最後皈依什麼我已無從知道。身邊陪護的人說，他一直非常安詳。

為我中學時的王康老師祈福！

2020年5月19日

歸去來兮，吾誰與歸

王康中學大學同窗群體

編按：王康青少年時代在重慶一中就讀，其中有些中學同學後來也是他的大學同窗。這篇系列文字出自王康這些中學和（或）大學同窗，是根據2020年微信上「重慶一中同學群」的相關信息整理的。整理人是王康大學同窗好友杜顯怡等。杜顯怡在編語中寫道：「2020年4月16日晚，重慶一中同學群信息湧動，同學們在為異國病榻上的同學王康祈願，來至四面八方的發言、發帖相互補充、印證，讓每個同學對王康都有進一步的了解：王康，你是詩人，畫家，更是一個自由的民間思想家，是一個一生為真理而奮鬥的戰士。一中同學的驕傲！此時此刻，大洋彼岸的你也許看到了，聽到了家鄉親人和同學們來自心底的關心，問候和祈禱！願這飄洋過海，千山萬水隔不斷的深情厚誼，這比山高，比海深的溫暖，促使你轉危為安，浩氣長存！同學們希望你健在！永在。」我們將這些珍貴文字收錄結集，以作紀念。

冉隆貴：大寫的人——獻給王康

你是重慶一中的驕傲
你是同學們心中的偶像
你是詩人，畫家，理論家，演說家
民間思想家
是同學對你的評價
你學富五車，著作等身

卻兩袖清風，一身布衣
你一篇篇驚世佳作
在大地上激起一次又一次震蕩
《大轟炸》——
再現了東方堡壘不屈的艱難歲月
八百米《浩氣長流》——
展現了史詩般抗戰英雄畫卷
子夜漫談《俄羅斯的啟示》
讓我們認識了
具有彌賽亞精神的俄羅斯
流亡中完成的《大道》
闡釋了一條寬廣的陽光大道
走普世的路
再造中華千年輝煌
一個人一生完成一件事足矣
你睿智的才華
如井噴一般汗牛充棟

有些人活著
他的靈魂已經死了
有的人站著
他的靈魂已經跪下了
而你永遠是頂天立地
大寫的人

王康是上帝撫摸的天才少年
永遠的古典理想主義情懷

俊哥：隔海望——轉寄王康

你是幸運的，你在美國；
你是愛家的，可惜無法返回故裏。
你是英雄，是男人，
是頂天立地的國家脊梁。

求真求善求美的每個人，
都在受著煎熬，
向往海邊的女神，
只有你最堅決，最執著。

願你知道，
我們都以你為傲。
前年底我們在玉峰山，
幾十人為你歌唱，

心中有你，你有歷史，
星星之光必定滿銀河。
苦難會隨風飄去，
這就是信念。

力挺：鐫刻的難以磨滅

該有的一定會有，
該留的一定會留。
能鐫刻的難以磨滅，
可屹立的絕不倒下。
世事瀚渺塵海蒼茫精神固恒駐，

河山綿延星漢燦爛浩氣永長流。

祝王康健在，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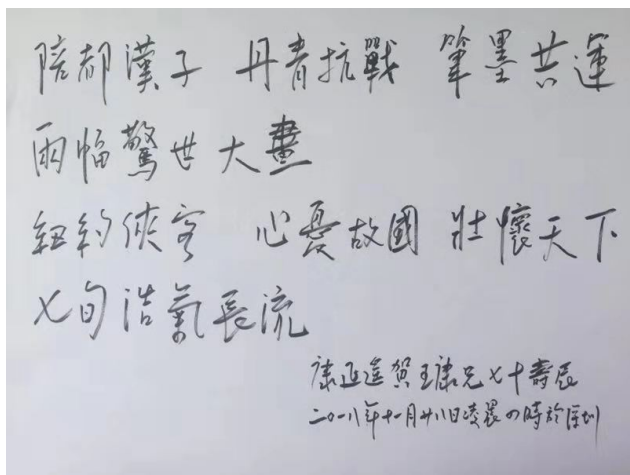
於2020年4月15日

西南民族學院教授陳筱芳：

為大學同窗中有王康這樣的志士仁人而驕傲。可能我是對王康的個人生活和其他經歷了解最少的人。雖然我並非贊成他的所有觀點，例如他對列寧的一些評價，但欽佩他為中國民主自由做出的傑出貢獻。有幸看了《浩氣長流》的紀錄片，非常感動，震撼。還有他為劉賓雁寫的詩文，也令人動容，難以忘卻。

重慶師範大學教授趙石屏：

老王：不到最後，總是有奇跡的。我們都有絕世才華的父母在那邊，我父親帶我去過，所以即便前往，也是極好的水天激盪。我們這個年齡，前後不遠都要去的。更何況，走的、留下的，誰更好真的不好說。



西師教授李達五：

老康，我為你朗誦徐志摩的詩：《偶然》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跡。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老康，我們怎能忘記你，倘若你真的走了，這本來就已經夠灰暗的天空會少了你的光亮。歸去來兮，吾誰與歸？

重慶師範大學教授張育仁：

王康兄，在這神聖而悲愴的時刻，我的內心充滿憂傷，然而和您一樣同時也充滿高昂的歷史樂觀主義豪情——因為從青年時代起，我們就始終堅信：歷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文明的方向是不可逆轉的！

作為您的同學、朋友和同道，此時此刻，可以說是百感交集、感懷不已。遙想四十年前，您作為西南師範學院和重慶地區大學生校園行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和推動者，曾掀動了狂飆突進的校園行動，其影響堪稱深遠。在我的記憶中，永遠留下了您英勇睿智和無畏前行的青年領袖和自由思想者、行動者的感人形象。至今，我還記得，您當年在《民主的嘗試》這篇歷史文獻中呼喊出的那些鏗鏘作響、擲地有聲的話語。

您告訴我們：「在今天，最有價值的一種事物就是現代民主！民

主的種子已經播下，火炬高舉的日子不會太久遠，人類文明的接力棒要永遠傳遞下去！中國的悲劇應該收場了，美好的事物雖然總是姍姍來遲，但她總是會來的，而且總是笑著來的！」

我想，這無疑是蘊含著神聖而堅定的歷史確信的預言，更是您作為一個自由戰士、思想旗手和真理殉道者一生奮鬥不息的真實寫照！

您永遠一一

與上帝同在！與自由同在！與歷史同在！



重慶西南師範大學王康同窗一行，在故鄉重慶隔洋為王康生日聚餐慶賀。攝於2018年12月2日。

西師學友賀信：

王康學兄：

入校40年聚會，學兄頓足海外，仍不忘傳遞視頻，遙寄思念。眼見貴體單薄蒼老，昔日虎背熊腰之軀，江河日下，我等深感時局艱難，人生淒涼慘淡。念老兄一腔熱血，為抗戰英烈招魂正名，卻慘遭流放，阻隔天涯。思國內同仁朋友，舉世皆濁，堅持操守，豈非與學兄同舟共濟，自我放逐。

常憶西師四年，學兄心系天下，急流勇進。我等或攜手同行，或暗中相助，或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離校數十年，學兄壯志高遠，奮鬥不息，我等雖多為家庭所累，生計所困，亦始終關注學兄之言行，關注學兄之價值理念。今學兄流亡海外，我等亦不敢忘卻同窗之誼，關心學兄之健康，學兄之事業，學兄之命運。

今借學兄七十大壽之夕，送上真誠美好祝願：一則早日康復，二則堅持理想，三則揮筆勤耕，四則心平氣靜。待陰霾盡散，中華燦然之日，我等當重聚桃園，舉杯狂歌，升華同窗情誼，共享平生之快。

戊戌癸亥



王康病榻起身，看屏幕上老同學傳來的慰問視頻，不勝欣慰。攝於2018年12月2日。

特稿：來路與去向

——西南師範學院「普通人文學社」和「民主選舉」記略

王康

編按：這是王康 2011 年 7 月應他的大學同窗之約寫的一篇回憶，內容是他大學生涯的重要篇章。本文集作為特稿收錄在此，以彌補這一輯「生平追憶」中，王康大學生涯具體內容之空白。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文中提及的諸多姓名虛化了。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子

一

近三十年前，1982 年春夏之交，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 78 級 200 余名同學正面臨畢業分配。

我對中國高等教育、尤其文科教育，早已不抱希望，對考試、分配之類早已不感興趣了。

中文系在兩年前的 1980 年成立了一個文學社，取名「普通人」。這是 1957 年後這所西南地區最高師範學府第一個學生文學社，從社名到社長一律投票選擇，從成立到解散沒有任何官方背景。

我被選為首任（也是末任）社長，因為我曾獲得中文系小說創作一等獎（一篇杜撰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短篇，借題描寫國民黨老兵的愛國精神），全院英語競賽第二名。此外，我忝列藐視現行教育制度、長期曠課的學生之列。每次考試，一到法定離場時限（據說是 30 分鐘），我就把答卷扔到監考教師面前，揚長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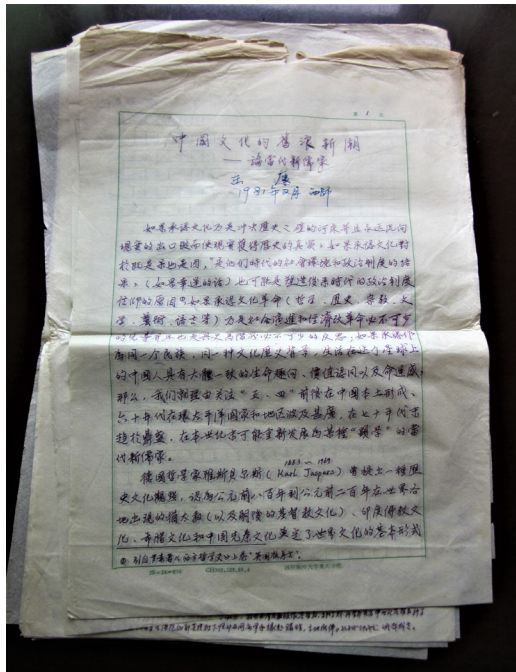
我已年屆三十，考進西師，不是來補習古文和拼音，也無絲毫「天之驕子」「時代幸運兒」和其他「遲來的好運感」。

1978年2月大舅唐君毅在香港病逝後，我開始接觸港台「新儒家」，並在西師組建了一個哲學小組（可能算中國大陸第一個研究當代新儒家小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方（東美）、錢（穆）等人對中國文化、東西文化的運思和對話如源源頭活水，使我對中國命運和使命有豁然開朗的領悟和視野。小組雖然沒有堅持下去，但我個人已經深信不疑，我們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踐行天命：1949年以來的中國，是近代以來中、外若干歷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結果，並非中國常態，更非中國終極形態；中國必將再次回到它的傳統和正道去尋找存在的連續性和動源，只有將中國現代的空前變局與曠古浩劫置於東、西方歷史與文化的正面遇合，見證之，轉化之，升華之，接通中國的來路與去向，中國的演變才將擁有偉大的前程，所謂「物極必返」、「貞下啟元」是也。五分之一人類的生存與安頓，造化的有情無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備於此。

大學四年，上蒼賜予的機緣，系統地讀書、思考，結交賢達之士，這便是我走進西師大門的目的。

進大學不到一個月，我就發現了一種強烈的反差。

1949年以後，尤其是1957、1966年以後「新中國」培養的「知識分子」，大都狹隘、僵化，談不上什麼學問。他們的講課，從板書到用語，從眼神到手勢，都很乏味。有幾位前「工農兵學員」還停留在病句別字階段。這些「中



王康在大學就讀時期(1981年)針對「當代新儒家」撰寫文章的影印圖。

年知識分子」更談不上什麼操守、道德、魅力，其中不少是「反右運動」、「文革」及其他政治運動的打手或積極分子。這是潮流使然，時代的造次。

幸有「舊中國」、「舊社會」過來的幾位老先生尚在，他們幾乎全都領受過文化專制和政治迫害的漫長苦難，卻奇跡般地葆有中國知識人獨有的古道熱腸，他們的國學根底和西學造詣，令我折服。

曹慕樊先生，號遲庵，曾師從熊十力、梁漱溟兩先生。從孔（丘）、孟（軻）到耶穌基督，從老（聃）、莊（周）到釋迦佛陀，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從《春秋》《史記》到《昭明文選》《資治通鑑》，從關漢卿到莎士比亞、從曹雪芹到托爾斯泰，從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到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再到王（國維）、陳（寅恪）、錢（鐘書），曹先生都早已自存胸臆，能率性拈來。他為我們開講「杜詩選修」時，已年逾古稀。「學術之宮，千門萬戶，但總得經由一門進入。唯有深入學習一大家，大開眼界，大拓心靈，然後才可以到達一四通八達之境……」（曹慕樊：《杜詩選讀·小序》，1980年6月）。曹師講授，可以他最心儀的莊周和杜甫「汪洋恣肆」、「沉郁頓挫」形容，是極凝煉的詩章，透人心脾的精神遠行；廣大精微，勝境迭現；或哀音促情至性動人，或悲天憫人而不礙樂天知命，或憤嫉長嘆而終悲嘆復贊嘆，或屏息閉目，俯仰之間，天德流行……。曹先生又諳熟西洋思想史，尤對黑格爾、康德頗有心得。對郭爾凱戈爾、克羅齊、胡塞爾、羅素、維特根斯坦輩也不陌生。1957年曹先生因言獲罪，在一次批斗會上威武不屈，直面邪惡，竟遭皮帶面擊，左眼幾近失明。曹先生數百萬字學術著作，便是在雙目微明中寫就的。

「文革」中，吳宓往中文系請求退還存款未果，曹先生路遇流淚而返的吳宓，當下便以同樣的「牛鬼」之身，面見中文系負責人，仗義執言，懾服群小，竟為吳宓索回全部存款4,500元。

1980、81年兩度秋冬，曹先生曾陪我往數十位前「右派」處，搜尋那段歷史。他那柱杖緩步，瘦削的身影，沉潛的緘默，深長的嘆息，永在目前。

曹先生付梓刊印的著述甚少，名山之作卻宏富驚人。他曾將梁漱

溟晚年所撰《人生與人心》原稿示我，又將辯折中西文化遇合之《砧木喻》交我細讀。其引據之廣，識見之深，至今罕見。曹先生弟子鄧小軍，曾在《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邏輯結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8月第1版）的後記中寫道：「遲師一生學行，壁立千仞，不愧為中國文化托命之人」，並有《哭遲師》七律一首，茲再引於此：

儒者昂頭天地外，胸中日月與春風；
直言讜論同溟老，俠骨柔腸感宓翁。
傳付壁書宛如昨，再聞絕學已成空。
重深欲度今無路，此恨綿綿何有終！

譚優學先生青年時追求進步，早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後遭政治迫害多年，晚年才得以重返教壇，講授古文。譚師每堂課都是全幅精神，全幅性情，喜笑怒罵，所寄深廣，經常令學子或一片哽咽，或滿室唏噓，或哄堂大笑。

譚先生還我行我素，不顧譏嘲、反對，堅持所有學生每學期必須熟背古文二十篇。春夏秋冬，或皓月當空，或暮色如墨，二百余名學生逐一登上譚先生的「夫子堂」，接受嚴格檢驗。先生閉目凝神，吞雲吐霧，慈祥萬種。但只要背誦有誤或偶有中斷，老先生立即圓睜雙眼，白髮抖動，一點馬虎不得。畢業20周年聚會上，所有同學都領會到譚先生當年的苦心孤詣。可以毫不誇張地宣稱，在中國全部考試中，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譚優學教授私塾先生式的「面誦」，肯定是最嚴格最公正的一次。感謝譚先生，讓從小只知踐踏古人，誹謗傳統的我們這一代，對前賢往哲多了幾分敬意，幾十年蔓延浮囂的現代狂妄有所收斂。

秦效侃先生幼承庭訓，轉移多師，與曹、譚二師一樣，數十年徜徉於中國文化精神世界。他的教學，可謂金聲玉振，每堂課都是一次融匯性靈、才情、學識和睿智的藝術創作。秦師幾十年臨池不輟，碑、篆及晉唐以降諸法貼，皆造詣精深，他那飄逸峻峭的板書，松壑壁立，滿壁煙雲，每臨課終，秦師返身去後，學子們都要駐足欣賞，流連低回，不忍遽拭。

曹、譚、秦諸先生平日皆愉愉如，坦蕩蕩，一片純摯性情，所有學子前往拜訪，無人不有「如坐春風」之慨。誰能想到，一代道德文章楷模，老先生們無人不有不堪回首之往事。茲將秦師《未花集·煉獄》七律二首恭錄於此，後人可見從 1949 到 1976 年專制邪惡之無道無仁無義無情，中國現代士大夫浩然正氣之一斑：

煉獄 有序

1968 年夏歷 4 月尾，余於役田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與聞他事。本少親故，更鮮接觸。詎料突遭扳誣，為造反派逮去，系於其所謂「五一八野戰部隊」私設秘密牢獄之中。凡轉移他處皆在夜半，懼為人知也。半年內與家中音訊斷絕，謠傳余已不在人世矣。至於身經目睹之酷刑慘事，有不敢言不忍言者，信乎「史無前例」也！

詩二首，皆當日獄中吟成，不復計工拙及韻，今憶錄未更一字，以存故實。

午夜「轉移」

月黑風高到酉溪， 注一
如磬夜氣不聞雞。
彌天大罪難尋死， 注二
遍體鱗傷苦忍飢。
憐爾文章魂侘傺，
憫吾妻孥夢依稀。
悠悠四月音塵絕，
弱骨單寒只敝衣。 注三

注一：酉溪距岳池縣城四十里。

注二：余被囚時，其所羅織罪名至多，不容誅矣。而獄卒暴橫，晝夜防閑，自殺未遂。

注三：冬十一月矣，獄五月初入獄時單衣一件，晝夜唯擁敗絮坐爛草間。

獄中生日

生不易兮死太難，
因風墮溷豈非天！
妻兒惴惴勞懸望，
日月依依費省參；
亦有酒漿傾北斗， 注
可無詩賦草南冠？
深宵起坐頻呵壁，
七氣憑陵一寸丹。

注：幽幽土室夜望北斗，何能有酒？

曹師於 1993 年以八四高齡仙逝，譚師於 2007 年以八八長壽辭世，秦師也至耄耋之年。中國老先生們曾經遭遇的那份遠甚屈原一司馬遷們的苦難，那份從孔子以來未曾改易的聖賢氣象，那份君子情懷，志士風骨，書生本色，其中無量數的顛沛、磨難、苦情、隱痛、寂寥、蒼茫，無盡藏的堅忍、困守、撐持、超絕、曠達、懸望，我們只能永遠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二

我母親一位老朋友在西師任教，提供了一間屋子，我因此享有特權，大學四年一直離群索居。適逢中文系幾位對大學教育開始失望的才子商量組織一個文學小組，邀我參加。

一個秋天晚上，按照一種古老風俗，我和 LTJ、張魯站到了籃球場邊的樹蔭下。LTJ，國民黨軍人之後，LS 人，高高的個子，有形的連腮鬍鬚，詭秘地微笑著，一雙眼睛卻在兩條閃電般的劍眉下憂郁得深不可測。有一剎那間，我強烈地感覺到，我面前這位臉色蒼白，留著唇鬚，手背上長著細長汗毛的 LS 人，有可能成為一位傑出的詩人，他的詩句將被無數人朗誦。張魯，父母都是「革命軍人」，從小卻與哥哥弟弟獨自長大。同樣挺拔的身材，帥氣的明眸，幽默而深情，每句話都是伊索寓言式的一語雙關，LTJ 後來屢屢在張魯發言之後立即

追問：什麼意思？

我們都是老三屆中的初 66 級（1966 年「文革」時初中畢業），「該看的書基本都看完了」，「文革」，上山下鄉，返城，高考。現在站在秋天夜空下，心裡洋溢著陌生而堅定的信念，強烈而曖昧的沖動，冥冥之中有一種共同的意緒：我們已經荒廢了寶貴的青年時光，如此乏味的大學生活，絕不屬於我們，我們得做點什麼。

於是，沒有任何儀式，文學小組成立了，我那僻靜的寓所成為小組活動的自由飛地。

小組每周活動一次，有作品討論，有主題發言，有時局分析。那時譚先生正講《詩經》：「桑之末落，其葉沃若，於嗟鳩兮，無食桑椹。」每次活動都「打平伙」，先打開兩瓶桑椹酒，就如同把全部古典文學喝了進去，劣質香煙在我們頭上盤桓。

小組帶著半地下性質，每次活動，都有偷嘗禁果的刺激。張魯可以把日本電影《追捕》從頭到尾繪聲繪色表演一遍，那神情逼似青年高倉健；LTJ 的詩作證明他的眼睛和靈魂都是被「繆司」吻過的，雖然是從地獄裡飛出的苦難的「繆司」（提到父親「軍人！國軍軍人！」直到 LTJ 長成一名堂堂男子，那為人父的國軍軍官才從共軍監牢裡出來）；ZY 是百科全書派的人物，曾在文革中四下張貼反動小報，都逍遙法外，對中國現實有著持久的敏感和洞見；靦腆的 BQ，比 LTJ 和張魯還高半個頭，成都市少年籃球隊隊員，維特式的微笑著，對老大哥們抱以徹底謙恭的沉默；XYD，共產黨員，班長，慨然與我們這班異端分子為伍，讓自己從此杜絕了逐鹿官場的「康莊大道」；TZW 三姊妹都是女才子（大姐 TJW 後在京與我成至交，可惜英年早逝），在這個男權社會裡，守著東方才女的寂寞，始終維持著苦澀的笑容和寬宥的眼光；DNS 的父親曾是陶行之的同事摯友，育才學校重要創立人，在五十年代成為政治賤民，全家逐出城市，以致書香門第出身的 DNS 從外表到性格都漾溢著鄉下女子的純朴和熱情；川南鄉音濃重的 GMP，生怕被大城市的同學笑話，每次拿出來的手稿，卻令大家吃驚；北方小伙子 XGY，身材高大，一笑一對酒窩，能寫細膩纏綿的小詩，文學小組沉默的小兄弟；SJZ，一頭卷發，熱烈的爭辯好手；從成都、重慶兩所重點中學畢業直接考進大學的 LY 和 LF（她們的名字被張

魯以「攻擊之利器、少女之芳名」和「幾何形的花」重新詮釋了一次），則永遠安嫻地擠在一起，羞澀地聆聽，小聲地發問。

文學小組是一種濃縮，也是一種放大。

卡夫卡、海明威、貝婁等歐美現代作家成為文學小組的當然話題；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斗士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為我們打開了反思斯大林—毛澤東牌號社會主義現行模式的西方之窗；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麥德維傑夫兄弟，以及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等俄蘇知識人、詩人、使徒和先驅，比弗洛伊德、里爾克、普魯斯特等西方智者和才子，離我們更近，更熟悉，更是我們精神上苦難而偉大的父兄。

通過他們，我們重新走近十九世紀的俄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尤其是四十年代莫斯科大學的「斯坦凱維奇—別林斯基—萊蒙托夫小組」，「赫爾岑—奧加遼夫—恰達涅夫小組」和「孫古羅夫小組」，就直接成為我們的前驅。

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們所想的，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是個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們的整個生命，他們的一切努力，全都貢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共同事業；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財富，另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貧窮，為了解決理論上的問題，前進不息。真理、科學、藝術和人道的利益壓倒了一切。

試問，在現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們會見到這麼一群思想界的隱修士，科學界的苦行僧，這種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髮皓首的狂熱信徒嗎？（原注：[俄]赫爾岑：《往事與隨想》第四卷《莫斯科、彼得堡和諾夫哥羅德（1840—1847）》）

赫爾岑這段文字，像箴言和經文一樣，格外親切，——似乎也是我們的寫照。

這些俄國貴族青年大學生的詩歌、小說、藝術、歷史、哲學作品，他們對俄國命運和道路的沉思和辯論，是真正令我們神往的教材和課堂。他們對俄國專制與愚昧的批判，對人生意義和世界前途的信

念，包括他們的憂郁、傷感、陰沉、痛苦、憤怒和絕望，都會喚起我們從西方學術著作中難於遭遇的同感和震撼。索洛維約夫、弗蘭克、別爾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俄國宗教思想家也開始引起我們某種特殊興趣。我們與俄國苦難先驅和拯救先知同屬一個精神帝國，在西方映襯下，我們有驚人的命運歸宿感。更直接的背景是，我們都經受了同出一源的苦難，這種苦難並不全是我們傳統的罪孽，而是第一次以悲劇形式出現於歐亞大陸和世界範圍的人類命運的一部分。我們承受的是若干世紀以來人類文明惡性積累、交叉、疊加和綜合影響的後果，是真實不虛的世界性十字架。

波德萊爾、艾略特、薩特一類西方作家關於世界荒誕、虛無的說教，不能消解幾乎一半人類承受的苦難。這種苦難是全部歷史形而上學惡性終結前的啟示錄，我們是見證和最終消解它的一代人。這是我們的變形記，我們的宿命式的天命。

剛剛經歷了文革的中國，有兩種基本選擇。一種是官方反復表達的（於今猶然）：忘掉從前吧，我們都是受害者，最高的智慧是忘卻，不要再糾纏歷史恩怨是非，一團和氣地發財吧。另一種是由民間和知識界真誠表達的：必須徹底反省從 1957 年（甚至更早！）到 1976 年間中國社會的苦難和罪惡。血腥「烏托邦」的草草收場，決不意味自由解放的理想主義的終結。歷史虛無主義不僅罔顧無數幽怨亡靈，而且抽掉了民族道德重建和精神復興的基石，中國將不僅不能把深刻巨大的悲劇轉化為現代化亟需的歷史與道義資源，並且隨時可能走回頭路。中國必須進行一場被反復中斷的思想、文化、精神、道德和國家基本制度的深刻變革，以確保我們和子孫後代永遠擺脫新老專制制度的禁錮，埋葬夢魘和恐怖，在廣泛參考和借鑑西方並保留東方特性和魅力的基礎上，重建中國。

不時有激動人心的消息。波蘭格但斯克造船廠工人走上碼頭，瓦文薩這名普通工人和科拉柯夫斯基這名《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作者成了我們遙遠的英雄；蘇聯一批黨政權貴、軍界首腦、工業界代表、警察頭子和御用文人準備在斯大林 100 周年誕辰為專制暴君恢復名譽，以薩哈羅夫和卡波查為首的蘇聯科學院院士，以康斯坦丁·帕烏斯多夫斯基（他的《金薔薇》寫得多麼好啊！）、涅克拉索夫（《在俄

羅斯誰能快樂與幸福》作者的後代)為首的蘇聯作家,以普里謝茨夫卡婭、葉弗列莫夫為首的蘇聯藝術家等蘇聯第一流的知識分子聯合簽名,硬是擊退了新斯大林分子復辟暴政來勢洶洶的惡浪……,北京寄來民間刊物《今天》《北京之春》,小說《波動》馬上成為小組討論的話題;南斯拉夫共產黨前領導人吉拉斯的《新階級》、蘇聯馬列主義紅色教授學院阿夫托爾哈諾夫的《權力學》,斯大林女兒斯維特拉娜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集》,1956年「匈牙利事變」、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各種回憶和評論文字,從不同的渠道傳到我們手上。我的一篇十萬余字的長文《現代的中國和中國的現代化》也從小組傳出,與北京大學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湖南師院梁衡的民主選舉綱領一樣,都是那個時代中國人開始重新思考自身處境和命運的產物,也是我被選為文學社社長的背景原因。

三

1980年,這個國家縣級以下人民代表的差額選舉破天荒開始了(後來我從胡德平口中知道,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胡耀邦等黨內改革派整體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年歲參差不齊、經歷各異的77、78級大學生立即把它變成一場民主運動。文學小組也迅速擴充,經過與中文系77級LZR、YRZ、XFZ、MC、M.C、雷飛志、XL、熊郁等才華出眾的同學的頻繁接觸,「普通人文學社」很快成立了。

那天,我們坐在中文系大樓前草坪上,陽光格外絢麗。定下社名,選舉了社長和評論、詩歌、小說以及課間文學、文學社社刊編委會負責人。

我幾乎不假思索地隨手寫下文學社的宗旨:

《普通人文學社》宗旨

人性是檢驗一切的價值標準,社會民主是實現人性的重要保證。我們的文學要高舉人性和民主的旗幟。

人道的原則是聯系歷史和現實、心靈和社會的串珠,是現代化進程的精髓,也是我們文學的神聖原則。

文學不應當僅僅是生活現象和社會意識簡單的摹擬，更不應當是政治教條和權力意志生硬的傳聲。文學應當永遠自覺承擔描寫人民心聲的責任，摒棄一切虛飾、消沉和放任的自我發洩；成為現實生活冷靜而熱情的見證者，成為人類心靈、人類情感、人類痛苦，人類友愛的忠實記錄者和歌頌者；成為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勇敢衛士，成為人類美好理想堅韌的開拓者。

任何藝術上的墮落都是生活虛偽的必然。人性和民主的原則本身便規定了真正的藝術原則，那就是：真實、本質、超越和多樣化。要努力去探索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創作方法和藝術思維。

我們要強調普通人的文學地位。為人性的普通形態及其價值立法，這就是普通人的文學原則。

今天，各種精神危機、虛無主義、懷疑狂、不可知論，唯我主義，各種陳腐的人生哲學和混雜的價值觀念四處蔓延，而人類美好心靈和進步力量的聚合也在加快；在歷史的廢墟和現實的土壤上，人性和民主的花崗正在重建。

中國的未來既光輝，又陰霾重重，劫後重生的我們絕不氣餒。一切希望中國自由光明的人們，讓我們攜手向前，用我們的筆，我們青年的熱血和我們不願過早衰老的心，去建造一個更人性，更民主的世界！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於西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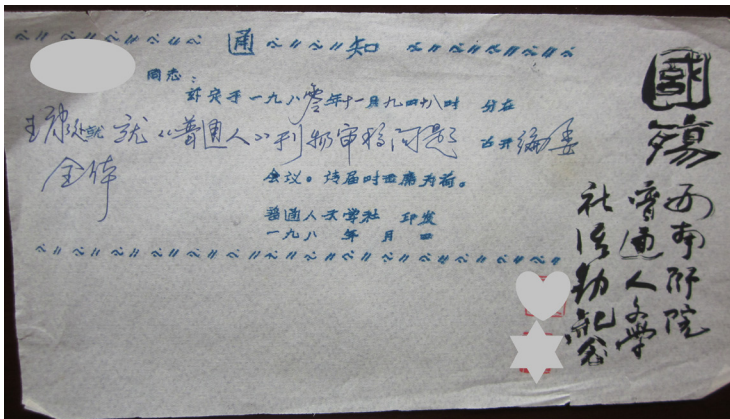
完全是一種巧合，文學社與民主選舉幾乎同時開始，同時結束。

1957年，西師被打右派的師生人數達700多人，據說僅次於北大（著名大右派，外文系老師董世光，1945年在華盛頓街頭散發他自己翻譯的《論聯合政府》，拼死拼活回到「新中國」。1957年被構陷羅網，後神經崩潰，死於四川峨邊勞改集中營）；二十三年後西師的民主選舉在有關機構的記錄，據說也僅次於北大。將近三個月時間內，各種競選綱領、材料、演說、辯論、投票，使許多人走了神，變了臉，心跳不已。但沒有一個人遭到1957年式的命運，這是歷史最無形的進步。

我至今不同意1980年在全國高校出現的民主選舉是一場鬧劇的

說法。比起此前此後 1966 年「文革」、1975 年「天安門事件」和 1989 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1980 年的民主運動雖然有官方發動的背景，卻有同樣深廣的歷史背景和時代訴求：對「文革」的反思（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控訴專制主義罪惡）；關於真理標準和思想解放運動的討論；蘇聯東歐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對斯大林主義的起源、進程、後果和影響的批判；波蘭團結工會史詩式的崛起；某種共識已開始出現：對「文革」和「四人幫」的清算和審判，不能停留在政治權力和派別鬥爭上，中國人有權從歷史、法律、道德、國際共運、國家制度上，重新審視和選擇自己的道路……。

77、78 級大學生，是噩夢初醒的一代。「文革」的結束和「四人幫」的倒台，標志著宰制中國近三十年的專制極權勢力的式微，也標志著新的精神生命和歷史進程的開始。我們畢竟還年輕，我們之中許多人帶著父輩、甚至祖輩和整個民族的創痛和苦難，帶著對社會和生活的強烈質疑，帶著對外部世界不可遏止的好奇和向往，帶著迥然不同又驚人一致的人生哲學和目的，成為同窗。這批大學生的精神世界遠遠超出了西師這一潭死水的閉塞空間，盡管這所土圍子式的「神學院」完全不能理解，更不願接受這群「逆經叛道」的異端，但生活的辯證法已顧不得他們的驚愕、抱怨和抵抗了。



重慶西南師範大學〈普通人文學社〉1980 年 11 月 9 日通知一則（抬頭姓名和圖章做了處理）：「某某同志：茲定於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九日十八時（分）在王康處就《普通人》刊物審稿問題召開編委會會議。請屆時出席為荷。普通人文學社。印發。一九八 年 月 日」

我那間陋室很快成為全院民主選舉的臨時中心，各色人等來來往往，交流動態，分析局勢，切磋觀點，討論策略。誰都明白，有一道無形的界限不可逾越，畢業分配將使一切努力和成果終結。中國不可能出現 1968 年巴黎「紅五月」那樣的學生運動，不可能產生我們的薩特（那時，我們還缺少辯識西方社會浪潮和左翼知識界的眼光）。77、78 級大學生本是社會演變的獲益者，長期禁錮的歷史堂奧已初露端倪，個人生存的發展空間將迅速擴充。很少有人能同時在道義和理智上透識中國的走向，中國將接受實用哲學和機會主義，直到新的沖動和願望再次來臨。同時，兩種人生道路與國家命運的選擇也已開始發生分化，維護並從中獲益與深刻變革現行制度之間的分歧，或明或暗地貫穿於全部大學階段。

什麼事物沒有邊界呢？民主選舉作為 1919、1949、1976 年以來中國現代社會艱難變遷的內在歷程，始終躍動著民族生命的脈搏，既不是泛濫咆哮的滔天洪水，也不是轉瞬即逝的漣漪泡沫。至少，對於我們的個體生命，它更像羅曼·羅蘭那個著名的比喻：

約翰·克裡斯朵夫的生命像一條河：——那條河在某些地段看上去似乎睡著了，只映出周圍的山野與天色。但它照舊在那裡流動，變化；有時這種表面上的靜止藏著一道湍激的急流，猛烈的氣勢要以後遇到阻遏的時候才會顯現出來……等到這條河積聚了長時期的力量，把兩岸的思想吸收了以後，它將繼續它的行程，——向汪洋大海進發，向我們大家歸宿的地方進發。

北京大學 ZYF、JF 寄來油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印刷發行法》，院選舉委員會公布了《選舉法》，校園裡到處貼滿海報、個人簡歷、競選綱領，各種文章。張魯說，康兄，你懂理論，文筆大氣，天生的「憲章派」，現在需要啟蒙，你不能旁觀。我於是寫了《民主是主流》一文，四處張貼：

民主是主流。這是現代世界政治的本質。

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佛朗哥式的一人政府早已為人不齒；霍梅尼的宗教狂熱、阿明的民族偏激、波爾布特的屠殺政策也再不能得到時

代的容忍，就連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中國「林彪四人幫」慘淡經營的「造神運動」也同樣令人厭惡。它們再也不能統治時代精神。而民主已經越過國界和時代，成為當代進步力量的象征。

波蘭工人運動就是現代民主的一例。它的巨大意義可以歸結為一點：新的社會現實的發展，在任何國家內都使民主的政治改革成為可能，而且成為必要。

在我國國內，在民主被完全剝奪的十年惡夢後，民主開始成為政治生活中主要的因素。（「五·四」以來這個「德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以及「德先生」自身的涵義，本文不欲討論。）這次民主選舉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稱得上「選舉」的選舉，不用多說，它是人民意志的產物，是民主力量的顯示。

中國的前途系於現代化，這上上下下中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了。現代化的最大障礙，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修正主義和各種機會主義，而是封建主義。現實生活中怵目驚心而又比比皆是的踐踏人性、主奴分治、官僚特權、裙帶關係……除了歸結到封建主義這面大舊旗下，還能放到何處！而反封建主義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民主。

現代相對於古代而言。如果說古代意味著神權、奴役、愚從、禁錮，現代則意味著民主、人權、文明和進步。時代確實在變，不僅秦始皇的「朕即天下」、「萬世一系」的帝王哲學至袁世凱時截止了，一直到七六年十月前的「人民救星」、「人民之主」的現代神道也不吃香了，甚至為中國人民幾千年來最易接受的官僚政治也越來越不適合時代精神了。

我們可愛的西師也響起「民主」這個陳舊而又簇新的口號。M. C、YKH 兩位同學已經肩負著廣大同學的重托首先站了出來，兩張「告選民書」各具特色，兩張小傳，朴實平凡。諾大的校園似乎立即有了一種新的東西，它在食堂、教室、寢室，到處被人談論著，各種看法，不一而足。

這就是所謂的民主嗎？

姑且這樣看吧，真正的新生事物總是幼小的、民主也是一樣。到處亂轟轟的，頗有「人心不古」的陣勢。C、H 二位候選人已經為一部分選民所認識，對他們本人自然也有種種評定，而大家對這二位候

選人有一種共同的興趣，那就是，他們是「自願出來的普通的同學」，對長期受人支配的群眾來說，這已經夠了，當然，人們對他們或多或少也寄予了一點希望。

M.C 穩重踏實，信心頗足，YKH 熱情肯幹，不乏獻身精神。自從他們站出來後，已有一千多同學前往拜識。兩位候選人也在「百忙之中」主動到各系了解民情，聯絡感情，集中群眾意見。筆者曾有幸會見二位候選人，他們皆表現出誠懇、熱情、切實幹一點事情的精神，對選舉前景，二位也是樂觀的。筆者認為最可貴的是：這二位同學再三表示自己只是極為普通的一名學生，離開選民的信任，他們實在寸步難行，這與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風雲人物顯然迥乎不同。

這並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

由於種種原因共聚於西師的廣大師生，實在不可能不關心這裡的事件。歷次政治運動中，西師所發生的事路人皆知，官僚主義遠遠說不上根除，民主的政治也說不上實現。YKH 同學告選民書中引用了「國際歌」中的一句最有生命力的話：「全靠我們自己」。這也可以說是對民主所作的最好的注腳。

對民主也可能有其他的注腳，比如鞭子和皇帝的新衣，這既不由我們決定，也不可悲，真理總是尾隨在謬誤之後。我們不想去預計前景，從本質意義上看，這次選舉是無所謂失敗的。

在筆者正斗膽把這篇東西交到院選舉辦公室去「備案」時，又聽說歷史系頗受學生贊揚的鄧堪老師也將出來參加選舉。勿庸諱言，作為一位中年教師，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可喜可賀，讓我們向他表示敬意！

選舉剛剛開始，拙文不過一磚石而已，當民主的大廈在西師校園內築成時，它就會埋進黃土中去了。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一日

從一開始，民主選舉就是一場思想的啟蒙和精神的解放。至少在西師，基本沒有 1957—1976 年間充斥中國的鬥爭、對抗和仇恨的言論，沒有土匪痞子式的打、砸、搶行徑，沒有政治污陷、圍剿和迫害，甚至沒有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沒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至少

在西師，政治生活從來沒有那麼健康，幾千師生的政治熱情和期盼，從來沒有那麼高漲而理性。哪裡僅僅在選舉人民代表！我請一名書法造詣深湛的同學狂草一幅東林黨人的不朽對聯，在大劇院門口瀑布般垂下（可惜那時沒有相機，我們有多少苦難和光榮隨風散去！）；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我作為幾次重要辯論的主持人和投票選舉的總監票人（我至今不知，院方出於何種考慮，委我以這個角色，卻是我在官方得到的最高名位），深為我的同胞和同齡人潛具的政治素養和歷史責任心所震撼。我深知這是幾千年儒家傳統熏陶的結果，是我們一代對西方現代民主思想的天然回應，更是人們唾棄專制主義，向往自由、民主和美好未來的時代精神。我常兀自感慨，為守住這份最可寶貴的精神和道德財富，中國人繳付了多麼高昂的代價。有了它，中國固有的仁愛、謙遜、禮讓、寬恕…就可能進行一次現代普適精神的積極轉化。西方的博愛、正義、公理、自由…也有了與中國相互匯合、融通的時空，中國就大有希望，並有可能回報世界以東方的靈性、道德、經驗和智慧。但我也悲哀地意識到，中國社會亟需的現代精神，無論怎樣來之不易，無論怎樣彌足珍貴，卻總是那樣零散、孱弱，總難長成歐美社會那樣的參天大樹。

四

1980年一個深秋之夜，文學社舉行了第一次公開集會。我們在校園四處張貼了海報——「普通人文學社首次集會」。西南農學院、重慶大學、西南政法學院、四川外語學院、渝大高師中文班、市一師高師班也有人聞訊趕來。

在3318教室，五百余人擠得水洩不通。窗外秋風蕭瑟，暮色濃黑，室內燈火通明。我首先代表文學社致辭。我宣讀了《普通人文學社宗旨》，看著幾百張興奮而緊張的臉，我突然被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罩住：「昨天，薩特辭世了，人們將他比作雨果和伏爾泰。他的去世驚呆了世界——除了我們。在今天，不時有動人的死亡刺激著充滿疑團的心靈，面對死亡這種絕對的自由和平等，人們會更深刻地感受到

人生的莊嚴和世界的神妙。」

「中國目前最大的危機是瀰漫全社會的虛無主義，企圖消除終極關懷、遏制價值判斷的歷史性陰謀。當我們還遠未掙到人的基本權利時，虛無主義卻在貶低人類，解構人性，對於無數承受了深重苦難、向往人性之美的人，這不啻是雙重的凌辱。」

「各種公開和潛藏的力量隨時準備加害我們。誠然，我們兩手空空，充滿書卷氣，當青春還沒有被生活銷蝕為市儈氣、犬儒哲學還沒有玷污我們的大腦和心靈時，青春總是不切實際的，但正像十九世紀赫爾岑一代人和二十世紀魯迅一代人一樣，我們服膺的是不妥協地挑戰黑暗，獻身未來的事業。」

「歷史上有各種被人稱頌的關係和聯盟，我不奢望文學社能在歷史上留下一筆，但我想它將在我們個人生命中佔據適當的位置。大學四年不過是我們短暫的人生中的一個驛站，我們在這裡歇息、打點，為的是精力充沛地重新啟程。」

「我無法、也不願預測文學社的未來，當整個民族剛剛從漫長的噩夢中醒來時，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新時代來臨最初的證據。在各種人物匆匆來去的世界舞台上，在宇航員看到的這個茫茫寰宇中微末如塵的地球上，我們這些普通的青年要對這個世界做點什麼呢？」

評論組組長張魯站起來，開口就問：

「毛澤東是人嗎？是的，現在正反對把他尊為神。但同時又有一種傾向，似乎毛澤東犯了錯誤不可理解，不可饒恕。不，他也是一個人而已，也有七情六欲。不錯，他犯了錯誤，但只是犯了一個人能犯的錯誤。」

「工人農民是人，英雄豪傑是人，大學生是人，小朋友是人，說到底，壞人也是人——是壞的人，謂予不信，請注意特別法庭開庭時，將會喊『帶被告人——江青。』」

「我們非並偉人、先知，更不是貴族。我們的文學社取名為『普通人』，這決不是我們自作多情，也不是紆尊屈貴，降格以求。不是，我們的目標是恢復普通人在文學中的地位！」

「請問，張志新是誰殺的？人們痛心、憤怒、追查！詩人作詩，作家立文。是誰？是四人幫？不錯，是他們，但決不只是他們！還有

我，還有大家！請問，如果當時張志新在你面前游街示眾，你能保證自己不說：『反革命，該殺！』」

「我常常痛苦地問自己：四人幫上了台，你會不會去游行歡呼！想來想去，我得到的回到是，我會去歡呼的。因為——那時，我根本沒有獨立思考過！」

「一個年長的朋友曾經問過我，別人的口水吐在你臉上，你怎麼辦？我琢磨了很久，說：『我自己揩干。』他卻說：『不，讓它陰干！』同學們，這就是我們過去的生活，這就是四人幫上台作亂得以通行的重要原因！」

「我們常說，官僚主義可恨，封建專制可惡，應該鏟除，現在我要加上一句，先鏟除自己身上的毒素吧！最可怕的敵人是你自己！」

這番發言，差點沒讓張魯分回電視台。如是，張魯將沒有那麼多余暇去沿街晨跑，就不會撞上那輛汽車，不會在輪椅上一坐近二十三年（「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當然也不會有那麼多獎項，不會有他對佛門莊嚴世界那麼深遂的體悟。

渝大中文班的 HXZ 突然站起來，這位老大哥曾獲得重慶市圍棋比賽冠軍，以穩健著稱：

「我是渝州大學中文班的同學。今年三十四歲了。我一想到這年齡，心中便湧出一陣慚愧。我不由想到了六十年前的一個歷史畫面，想到了南湖江船上的那群人，他們當時的年歲小我十歲，獲得知識的條件不及我們，但他們那時已在探討人生，關懷天下！」

「我曾認為自己是死了的人，一切都不再回復。但是，前幾天，我參加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今天，我又感到了民主的召喚、文學的召喚——真正的文學在召喚！我死了，但死去的只是過去的我，不是今天的我，更不是將來的我！」

HXZ 後來留校任教數年，1989 年春夏之交，大家都貧窮的時節，他曾雪中送炭，資助我 500 元。後又下海經商數年，可算商業成功人士，但人生熱情如故，只是平添了許多感慨。

L TJ 像一塊岩石一樣站起來，用他那濃厚的 LS 鄉音代表詩歌組發言：

「在藝術形式上，我們的態度是尊重一切傳統，也批判一切傳

統，尊重一切流派，也批判一切流派。在所有對准社會的藝術鏡頭中，我們的焦距也許是特殊的。但是，我們願意和能夠與不同焦距的鏡頭一起，共同拍攝人的靈魂和生活的宏偉畫面。」

LTJ 最終沒有如我所料，成為名滿天下的詩人。他也下海浮游，終一無所獲，但他那高大聰明的兒子已到大洋彼岸深造。LTJ 本人則隱居式地栖居在 LSMM 對岸的寓所裡，任憑青衣江、大渡河在窗下奔流。

DFZ（君子 DF！他母親與我父母是川大同學，他父親去了美國，避免了 1949 年後的所有苦難）的父親從美國寄來手提式錄放機，鄧麗君和台灣校園歌曲回蕩在會場，一種前所未有的氛圍籠罩著，——西師三十年歷史裡，肯定沒有出現過這樣富於現代感的自由場面。

「我和幾位年屆三十的高齡同學，不約而同地穿上黑皮夾克，神情凝重……」。

我最後提議，幾百人一齊起立，同聲朗誦匈牙利詩人斐多菲的著名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教室裡瀰漫著一種悲壯的氣氛，久久不散。

我和幾位年屆三十的高齡同學，不約而同地穿上黑皮夾克，神情凝重地坐在雪白的日光燈下。我和 LTJ 已開始謝頂，我們的半禿頂泛著高光，深凹的眼眶散發出密謀分子和哲人的光影。

這次聚會，從頭到尾都被人記錄下來，交到學院有關部門。

文學社有兩種刊物，一種是油印小報《課間文學》，主要由七七級 YRZ 編輯刻印（前幾年，他曾率先撰文指斥



八十年代重慶西南師範大學〈普通人文學社〉社長王康在嘉陵江畔。攝於約 1980 年秋。

余秋雨的文革陋行，完成了四十五萬字的《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邀我作序。我最初擬定的序文題目是「大器晚成的一代」。後來否定了這個浪漫的題目。生活已經表明，如果沒有警覺，缺少自知，我們不僅是沒有青春的一代，也是被歷史忽略和抹煞的一代，甚至是殉葬的一代。當我看到 YRZ 這本厚厚的書上我那篇序文《守住我們的精神譜系》時，我突然意識到，作為一代人，我們的使命剛剛開始就終結了。不知道年輕的學子們，看到它時，能否多少理解我們這一代的命運，——正像我們不能完全抵達曹、譚、秦諸老先生們的心境一樣。這份油印小報共出五期，大都是文字犀利洗練的小說、散文、評論和詩歌。最後一期，我以「低衢」為化名寫了一篇時評，莫名其妙地取名《即將過時的話》，我已看到民主選舉很快要收場，文學社也即將解散。這篇文章後來竟然被收到一本叫《跨世紀對話》中，我是十四年後的 1996 年，在北京公主墳街心花園地攤隨手翻書時發現的，不知是哪位有心人弄上去的。

即將過時的話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廿五日

……歷史上沒有哪一種偉大的文明不具有批判精神。批判，它是思想的思想。每一種進步，都必須表現為對某一種神聖事物的褻瀆。批判，是真理和知識的起點和終點。人，只有在對整個世界開始進行批判的時候，才不再是物類。伯羅奔尼撒山上一塊石碑上刻著三個希臘字母「oxi」，英語「NO」，中文「不」，——批判。納粹上校曾企圖把它們抹掉，結果他們失敗了。「不」——批判，這是人類特有的天賦，不可褫奪的權利。時代精神在本質上永遠是批判的。懷疑一切，這使人類文明的火炬代代延續。不妨重復恩格斯的一段話：「辯證哲學推翻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人類絕對狀態的說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絕對的、神聖的東西，它指出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發生和消滅，發展和衰亡，什麼都不存在。」思想永遠生動，真理永遠清新，運動變化是世界最本質的屬性。中世紀結束——神權完蛋的鮮明標志，就是批判的出現。作為奴隸社會自然基礎的奴隸的最大特征是：服從；而作為現代社會自然基礎的人的

最大特征是：批判。批判，永遠是一種積極的感情，它深刻地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對未來的渴望以及由於思慮焦灼而產生的有別於悲觀的憂郁。

批判絕不等於簡單地摒棄，它不是形式上表面上的離異，而是本質上內容上的更新。高爾基在《一月九日》裡寫道：「一個濃黑的可怕的問題終於尋著了答案：虛構的道德源泉，沙皇的形象毀壞了。最初，只有少數人才敢於承認，這不容易，因為這等於使自己喪失了一個虛妄的希望來做自己生活的支柱。但人民的神經畢竟是健康的。」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就宣揚一個以上帝為終極目的的等級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一切事物都以工具對目的、奴僕對主人、下屬對上司的關係統攝於全能的主宰。但是，人類最了不起的喜劇力量卻表現為：人，不能在天堂和塵世、現代和過去同駐。批判的精神導向緊緊擁抱未來的熱情。只有公正地清算過去，才能明確地面向未來，才不會為了預支天國的光明而繳付了今生的幸福。昨天的概念再不能充分闡釋今天的生活，而大多數古代文明之所以在僵死的柵欄裡枯萎，就在於崇古、留戀往昔。中國就是這樣一個總是和過去拴在一起的酒精瓶。「先王之道不能更，祖宗之法不得變」，就是中國政治的基石，中國政治文化從來不敢越出封建經緯一寸，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民族的悲劇。

歷史反復表明：生活中總有某些東西在消亡，但它們並不願意離去，在腐朽日益加重的結局過程中變得頑固而凶殘；生活中也總有新的東西在生長，這種生長也不容易。那些竭力阻撓進步摧殘革新的人，如汪東興之流，盡管手揮靈杖，口吐符咒，實際上並沒一點理想。他們沒有信仰，絕不忠於什麼，除了個人的權利和欲望。因此，他們無法守住一個營壘作戰；他們頑固，守舊，只是憑借權位和為了權位，這是最卑鄙的不義和不可寬恕的反動，也是完全可以戰勝的。在辯證法看來，主要的，最有希望的是生長著的事物。《淮南子》中說：「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故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若處競爭之世而行三代之法，比如已夏尤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

變革的真諦就在於使腐朽過時的東西讓位於新事物。

啊，批判！——辯證發展過程中的強大武器，它把人們從宗教裁判所引向曠野，人們正是靠著它來發現和判斷生活中的一切。批判，是對權威和舊秩序的挑戰，卻是對真理和新世界的追求。批判的出現是新的社會生活和思想生活具有啟蒙意味的象徵。別林斯基指出：「當我們前面已經出現終點的時候，怎麼還不從頭開始呢？」

常識告訴我們，任何時代中，真正有價值的文學藝術總是富於批判意味的，對真理的追求總是比對真理的佔有更為可貴。文學藝術作為歷史的記錄者、仲裁者、預言者，它總是持著批判的盾牌去清除歷史的廢墟，撫慰心靈的創痛，搜集失散的文明，召喚異化了的人性，並預告明天的進程。

常識還告訴我們，批判者從來是要付出代價的。一切歷史的酷刑總是最先加在他們身上，這恰能證明他們作為歷史先驅的意義。批判者個人的悲劇是對舊世界最有力的控告。從屈原、司馬遷到秋瑾、譚嗣同、瞿秋白；從哥白尼、布魯諾到伏契克……，在流放途中，在絞刑架下，就預告了兩個時代的交接。新世界的綠洲得靠鮮血來澆灌，這沒有什麼可悲，一個十字架吸引了千百萬警省者，普羅米修斯便是他們傑出的代表。他們是偉大的時代明燈、歷史候鳥！

為批判舊世界而付出的代價決不會白費，反對邪惡和專制，沒有一樣是枉然。因為，所有這一切，包括犧牲，都賦予未來一代以力量。批判者們的災禍，是人類進步的祭禮，他們所承擔和表達的，絕非個人的苦痛，而是一代人的願望，這種願望常常是一個行將崩潰的世界中的方舟。

那篇文章和著另外幾十篇東西，被院方搜集成冊，在畢業前夕一起交還給我（當然已有復印或打印件存放在我不知曉的某個機構），上面用紅筆勾劃了道道痕印。

其中有一篇，是為美術系人民代表競選人 YKH（他曾資助文學社近 200 元，美術系同學已開始外出畫廣告，是西師學生中最早的富人）寫的競選綱領。

五

某天晚上，歷史系 SYZ（1965 年老知青，長期無正式工作，代課糊口。從中國古典文學到俄羅斯文學，從《第三帝國的興亡》到《選擇的必要》，SYZ 與我一樣，囫圇吞棗看了幾乎全部值得看的書。我們上大學前就已經認識近十年。他後來考上華東師大比較教育研究生，又返回西師任教育科學學院院長，旗下走出一百余名博士生）帶來一位小個子。一進門，像日本人那樣深深鞠躬，抬起頭來，是一臉鬍鬚和一頭長發（後來到深圳時應官員和商人要求，憤怒地剪去了），然後用低沉的嗓音自我介紹：「YKH，……。」YKH15 歲便打成反革命，遣送下鄉勞動改造，家中有十個兄弟姐妹，他排行第 N，人稱「H 老 N」。這位與鄧小平身量接近的內江人極富機智，每次演說，都有數千人聆聽，其尖刻、幽默的風格，至今為眾多同學津津樂道。他不僅說服美術系增開了人體素描課，組織了西師第一次現代派作品展（展出地點就在院黨委辦公大樓緊鄰的葡萄架下），而且當選了全院學生會主席，還在武漢大學學生刊物《這一代》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成為唯一從警方手中成功溜走的漏網之魚。最近十數年，他南下海南，北上北京，見識各色人等，飽經世態炎涼，幾乎戳破紅塵，常年息交絕游，閉門作畫寫字，逍遙於丹青世界。……在天倫之樂中沉思人生。當年的激烈、鋒芒，早已為圓融、老道取代；骨子裡對時流變遷的關注，卻從來沒有停止。我把國際歌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作為他的競選口號。「全靠我們自己！」那張油印傳單一貼出去，就立即成為最搶眼的競選綱領。在一個憲法、黨章都寫著「馬列主義」字樣的國度，越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現存制度的批判意味就越強。川籍才子 SXS 曾蒐集《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幾十篇社論，編為《歷史的先聲——五十年前的莊嚴承諾》，庚即被列為禁書，便是近例。西方資本主義辯護士們的理論，不管古典還是現代，反而顯得隔靴搔癢，缺乏激情和力量。歷史的吊詭和玄妙，只有我們這代中國人才能真切領會。

一天，西南政法學院 QJ、四川外語學院 EGC 來訪。QJ 曾置疑雷鋒型人格的虛偽與奴性，並寫了《回到馬克思》一文，批判現行制度

對馬克思主義的疏離和悖逆，遭院方批判。幸該院……系 1957 年右派，盡力保護，未予深究。QJ 正傾心陽明先生，深得宋明儒真傳。他又引用托爾斯泰說，一切社會變革者之謬，首在立身不正，譬如一張不潔之抹桌布，無論如何不能拭淨桌子，反使更污耳。EGC 則正從格勞秀斯、盧梭之民主觀，推論專制主義的另一根源。他們認為民主、自由皆「不見道」，當今中國之急務絕非倡言與推行民主，而是從頭開始，矯正人心，澆溉道德，重新啟蒙。

有好事者欲聯系四川大學中文系錦江文學社《錦江》雜誌諸君（龔巧明、YZW、DS 等）前來論劍，因故未果。與重慶民間理論家 XLM 等人晤面，討論美學，電影創作和蘇俄文學。

一牆之隔的西南農業學院傳來消息，幾名學生競選人發生內訌。我即與 H 老 N、張魯、LZR 十數人應邀前往，有 LTJLS 老友 YYM 陪同（他天生哲思飄逸，富於宗教情懷，早有《永恆的孤島》油印本流布四方），與農經系 KL 等晤談。曉以大義，顧全大局雲雲。KL 後來分別做了綦江、長壽和巴南縣委書記，是重慶直轄前後資歷最老的七品芝麻官，卻始終不諳官場之道。——恐怕受了大學時代民主選舉的理想主義之累。

為避免西農學生民主力量分裂的教訓在西師出現，我以三名學生競選人共同名義寫了一篇總結性文字：

民主的嘗試

——回顧民主選舉

YKH M. C LWL

漢民族並非生性與民主無緣。孟老夫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主思想。但是直到一九一九年，近代民主的涵意才為中國最覺悟的人們所認識。以由西方輸入的「科學」「民主」思想和由俄國傳來的社會主義理論為重要內容的「五四」運動，本來可以成為一場偉大的啟蒙運動。可惜，它很快被以土地為中心、以政權為目標的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所完全取代而居於次要地位。這種先天不足，使今天的中國人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一切有

良知的中國人，一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切現代共產黨人都痛感到政治生活中民主的貧乏是多麼嚴酷的現實。

有人曾經把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民主觀念未能深入人心」。現在我們仍然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仰賴於民主的取舍。因此有了「四人幫」的倒台、有了這次民主選舉，有了一種僅可察覺而委實新穎的局面。

不言而喻，民主選舉在各高等院校引起的反響為其他地方所難及。就我西師而言，到目前為止，由於選舉帶來的變化已經開始在各方面表現出來。有些是微妙的，有些則是意義深長的。

在某種意義上，對民主的態度成為人們生活選擇的價值尺度，我們可以不無自豪地說，小小的民主選舉發生的影響已經遠遠地超越了它自身的範圍。廣大選民所寄予的希望基本上得到實現，這是民主的勝利！是民主力量和民主精神簡短的序歌！

西師的選舉是成功的。我們認為它表現在這幾個方面：

一、選舉過程成為一次宣傳民主、傳播改革精神、增進人們交往和團結、開辟民主陣地、設置民主基石的過程。

二、選舉過程中大量政治、社會、人生、經濟、學術、生活等問題破天荒地在公開場合中，在公共集會中提了出來。人們對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表示關注和諮詢的權利終於找到了一個合法的講壇得到認可。

三、選舉過程使人們更深刻地認識了我們生活的世界，或多或少地增強了人們作為國家主人的自信心和責任感。在對許多敏感而尖銳的問題的切磋和砥礪中，人們開拓了許多新的認識領域，精神和思想探索的幼芽到處在破土萌發。

四、選舉過程中，要求革新、要求民主的願望和力量佔絕對優勢，致使選舉結果基本上體現了民意。

這次民主選舉成功的原因，首先在於西師廣大師生員工對民主的強烈願望。這種願望是盡情領略了專制統治滋味之後產生的。「不能再有爬行的人，人要以自由的手扯下繩子和荊冠。」從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到稚氣未脫的小同學，人們心裡都有一團火。這是普羅米修斯的光明之火，這是對幾千年專制魔王的憤激之火。正是這種無形的內

心激情和潛在的精神能量排演了民主選舉威武雄壯的風雲。我們到處看到，有可敬的前輩知識分子、有直率的工友、有真心相待的干部、親屬、更有廣大命運與共、好惡相投的同齡人，正是他們操縱了民主選舉之舵，正是他們，對民主選舉有著非常精辟明確的見解。他們提出的所有問題，從領導班子改建和學生會改選，從伙食團到洗澡堂，從教工晉級到學生畢業分配，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迅速改變西師現狀。正是這種十分明確、十分強烈的改革願望賦予民主選舉以充實的內容並確保了它的成功。

其次，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尤其是兄弟院校民主熱潮的高漲對選舉發生了直接的影響。今天的中國不再是一盤散沙。在中國，人與人的紐帶比任何國家都更緊密、更複雜，中國的現實不允許任何個人置身於民族憂患之外。中國的事情常常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有人說：年輕人的心總是相通的，我們要加上一句：渴求民主，希望變革的人們的心總是相通的。通過各種渠道，人們感受到時代的民主本質是何等鮮明！它是由遠及近行將來到的春汛。君不見民主進程勢如潮湧，變革圖強的趨勢不可逆轉！

赫爾岑說過，一個民族的年輕一代如果沒有青春，那就是這個民族最大的不幸。我們民族的大不幸的時代正在退到歷史的陰影之中，精衛鳥正振翮起翔，民主選舉就是它起飛的基地之一。

民主選舉馬上要結束了。當我們回首這短暫的歷程時，心中感慨萬千。師長和同學們對我們提出了很多忠告。我們深知求索於修遠之路並非月下漫步。為民主，為生民，從來要付出代價。

今天的中國誠然勿需像譚嗣同那樣引頸就戮，但也遠不是花團錦簇，一派田園牧歌！

吉斯卡爾·德斯坦最近對復旦的人們說：面對可能出現的災難，二十世紀末葉正是發揚勇氣和毅力的時代，因而，也是青年人的時代。他指出，無論從東方到西方，還是從南半球到北半球，當代青年可以比他們的前輩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並發展構成人類共同財富的各種有價值的事物。

今天，最有價值的一種事物就是現代民主。民主的種子已經播下，火炬高舉的日子將不會太遠，人類文明的接力棒要永遠傳遞下

去，在我們的時代，它的傳遞方式就是民主。

老師們、工友們、親愛的同學們：讓我們珍愛這幼小的民主之苗，澆灌它，保護它。一位歷史巨人曾經高瞻遠矚地指出：一切巨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以悲劇的形式，第二次是以笑劇的形式。

中國的悲劇應當收場了！美好的事物雖然總是姍姍來遲，但她總是會來的，而且總是笑著來的。

一九八零年十月三十日西南師範學院



西南師範大學〈普通人文學社〉雜誌殘片之一，1980年12月9日第三期影印件。

文學社社刊《普通人》一直在北碚郊區一家農村公社印刷廠秘密地排印。文學社核心成員（即帶薪學員）湊了400元，我與張魯合寫了一篇八萬余字的報導，採訪了近百名教師學生和干部，取名《初痕——西南師範大學民主選舉側記》。那家印刷廠，平日只能印刷最簡單實用的如「三聯單」、收據、合同一類，我們文章中所用字句，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刷廠不是沒有，而是根本沒有見過。中國古典那些

冷僻用語與西洋、俄國長長的譯名，真是害苦了兩位排字師傅（其實是沒有文化的老實農民）。我們每次去拿校對稿，他們都愁眉苦臉。77級才子XL的中篇小說《一年只有12天》，記述父子兩代人天相隔式的異化命運，選入《普通人》。那篇打印稿，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錯、漏、缺字，那幾乎等於重寫一遍的校對稿，肯定是畢升發明印刷術以來最離奇的印刷品，有極高的文物價值。我們最後一次去取樣時，只剩那位啞巴般的廠長站在空空如也的排字機前。不僅我們的原稿，所有排好的字模字釘都被搜走了。

多少年後，我才被告知，文學社有「內奸」，我們的所有言論，私下的文字言談，都有人及時稟報上去。據說有關人員在西師住了整整一個月，收集、分析各種材料，最後認定，夠不上某種標準。現在想來，真是沒有少花納稅人的錢。

美術系少年天才MZ（後來考進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研究生院，前年來重慶為我拍了近四小時的紀錄片，名之「60」。）自願設計了封面，一大堆奇形怪狀的人頭上，是一個巨大的人頭（顯然是毛澤東，變形後顯得像埃及大金字塔上的胡弗。）這期夭折（我們夭折了多少東西啊）的《普通人》有十餘首詩（詩稿都保存到今天，唯有那篇《初痕》未留手稿。那可是一篇有歷史文獻價值的報告文學，我相信它至今還珍藏在某機構的某檔案裡，我還相信有朝一日它被刊諸於世時，讀者將評論道：不就是呼喚民主罷了！

LTJ以「上澤」為筆名的《嚴師》，穿過二十幾年隧道，幾天前又出現在我眼前：

嚴師

上澤

緊貼時間的軌道

用發燙的耳朵捕捉他的腳步

日歷飄落似一聲聲轟響……來了

八一年！……一陣驚喜的耳語

使人鳥雀一般地跳開，就像

一位嚴師，走進了紛亂的課堂

帶著深深的崇敬，我迎接
許多年頭。天真的微笑，有時
倏忽綻成火紅的花朵。他帶來
幸福，希望，遙遠的城市，
也嘆息，憂慮，甚至攥緊
可怕的拳頭……歷史的書頁上
我成熟了，每篇斑駁的論文
都由他輕輕開讀。為無數眼淚
挖掘好疏浚的河道，迷惘過後
仍緊緊拉著他的衣角。一個個年頭
生活的嚴師，用微風與閃電同時講授
蘭花煙裹著粗壯的呼吸，咒罵與親吻
同樣使人發抖。經霜的小草
它不再怕寒冬的洗劫，而當春天走近
又昂然抬起光明的額頭。跟著他
穿過一處又一處村鎮，把失望與希望
織成嘹亮的歌。俯下身去
在深深的車轍裡做一個夢，夢中
我們正在高速公路上疾走……把昨天
嚴密的括號打開，再由明天
推出可靠的結果。生活的方程式
伴隨著信心演算，他在一旁
頻頻扳動計數的指頭。嚴格的訓練
使我懂得了生活的奧秘——
一個波谷後面，總有一個雄奇的波峰，
一次又一次地被舉到峰頂，拋掉
冷淡冰涼的記憶，疑心的微笑
也從唇邊悄悄失落。一千個浪頭的譁笑
為高高揚起的手臂祝禱，只要緊握槳柄
就能追逐天邊的雲朵……而此刻
一個神聖的時間正在走近，八一年

帶著懷表，課本和永不熄滅的潮頭……
啊，嚴師！我羞怯地呈報一個平凡的姓氏
以勤讀的學生，熱血的青年，未來航道上
忠誠的水手……

六

這樣到了1982年夏天。考試，鑑定，分配。

文學社成員必須通過某些關口。

學院請來了張黎群（時任中國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抗戰時期曾在周恩來麾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曾任「中國青年報」總編輯，「文革」被打倒，後又復出，一個正直、熱情的四川人）和四川省、重慶市宣傳教育新聞部門二、三十人，召集會議，把我和另外五、六名「普通人文學社」主要成員叫去，聽取我們對中央精神（正傳達中共中央1981年1、4、7號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文件）的理解，當然要結合民主選舉和文學社，結合自己的言行。

會場上，一種似曾相識的氣氛，那是曹先生、譚先生、秦先生們老一代讀書人教書人非常熟悉的氣氛：提問，交待，再提問，再交待，然後是批判，審訊，作出結論，——當然不一定限於一次會議，相反，經常是曠日持久、沒完沒了。伴隨這一切的是無聲的記錄，決定一個人或一群人命運的文字，在神秘的檔案袋中像蛆蟲一樣繁殖。

我沒有配合這種氣氛。中國的人性—民主事業，既取決於順乎天意、合於人情的史詩式突變，也取決於在無數當下場合迎擊一切專制邪惡勢力的微觀較量。

張黎群發表開場白，受中央委派，到南方有關高等院校了解大學生思想動態，尤其是學習中央幾個文件的情況。他強調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讓大家暢所欲言，點名要我第一個發言。中文系正在進行政治鑑定，我的小組長劉某很犯難：系裡定你王康對四項基本原則懷疑動搖。我說沒事，你就寫，王康從來就沒有相信那幾條原則，說不上懷疑動搖。於是我開始發言，重申四項原則使人想起林彪四個「念念不忘」，對才從文革噩夢中過來的中國，可悲而危險，對青年

一代更是新的精神桎梏。我接著說，這幾個文件是短視的政治倒退，我不能接受。這時坐在張黎群旁邊的一個人（時任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劉××，此人曾是1957年團市委反右運動中的重要角色，八十年代初「清污」中曾把《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和《紅與黑》等作為「精神污染」來批判，後來又在黨內某次選舉中下台，可算是重慶的鄧力群）甩著二郎腿問：「你就是那個從來不參加政治學習的王康嗎？」本性和經驗告訴我，必須在這種公開場合粉碎他們玩慣的遊戲規則，矯正邏輯關係，把一切意識形態的高壓變成個人之間直接較量。我立即反問：「你是誰？我不喜歡隨便被人打斷，你要聽就聽，不聽請便！」

主持會議的張黎群顯然並不欣賞劉××的作派，會議草草收場。當天晚上，張約我單獨談話，語重心長，心懷善意。後來西師民主選舉和普通人文學社骨干人員沒有遭到過分的批判迫害，張黎群先生起了關鍵作用。

同是共產黨人，張黎群令我尊敬（看來挫折會讓人明理，——也不盡然，近日就不斷有文革受害蒙難者的後人公開鼓吹暴力和專制，讓人大開眼界。在缺少宗教傳統和貴族精神的國度，連苦難和死亡都不能喚發仁德天良！），劉××讓我厭惡。1995年，為拍攝《抗戰陪都》電視片，我赴京到張黎群家中採訪，仍然對他懷有敬意。他在一瞬間認出了我，並特別強調，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下的重慶南方局與延安不同，沒有開展整風運動，像一個大家庭一樣。「那是因為重慶沒有黨同伐異的土壤，」他對我的補充不置可否。他是個好人，願他在天之靈安息。

1981年冬，張魯和我每天清晨沿文星灣、團山堡、金剛坡一線長跑（抗戰時期熊十力、梁漱溟創設「勉仁書院」在此）。一路風光旖麗，縉雲山松濤盈耳，嘉陵江濤聲微茫（西師中文系三十年聚會，我受命撰詞：縉雲蕭森風雅頌，嘉陵沉潛元明清）。某晨，我倆大汗淋漓氣喘籲籲剛跑回西師側門口，張魯大聲問道：康兄，民主會來嗎？「不曉得！跑進去就曉得了！」

不久，院黨委宣傳部部長王××和鄧姓副部長找我談話。我在那張烙有「西南師範學院黨委宣傳部」字樣的老式辦公桌前坐下時，這

兩位專營政治思想的男人，居然半天不開腔。王××長著鷹鉤鼻子，梳著背頭，戴一幅黑邊眼鏡，一直用陰沉的眼睛盯著我。這可正是我的長項，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一直還以眼色，並輕而易舉地從心頭提煉出鄙夷和嘲諷的光芒，直到那對鏡片後面的瞳孔散神。

有何貴干？我問。他們開始囁嚅，他們不過要求了解文學社的如下情況：為何、怎麼成立，哪些活動，刊物，資金何來，組織結構，等等；然後是民主選舉、內幕、後台、與外界聯系，等等。這好辦，我說。

眼神已經潰散的王××，一直避免再與我對視，最後說出一句有點莫點其妙的成語：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不禁笑出聲來。我一不偷雞摸狗，二不謀財害命，何來「失足」？我一名普通學生，再怎麼也說不上有什麼千古之恨。

他多半想起了與他同齡的右派同學們當年的下場（他肯定沒有少看那些同齡人的慘狀），或許覺得，對面前這個桀驁不馴的家伙，非得用不尋常的語言不可。我想對他說，我一點不欣賞你對祖國語言的濫用，你怎麼不使用「滅頂之災」一類更刺激的詞兒？我沒有說，只是再次送給他一個眼神。

當我轉身離去時，分明感到那兩位男人正盯著我那著名的黑皮夾克的背影發呆。

我答應提交一份書面材料，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西師中文系黨總支轉院黨委：

近來關於西師普通人文學社傳聞甚多，為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根據文學社部分同學的希望和院系領導的要求，茲將文學社基本情況介紹如次：

成立過程：

文學社初由中文系七八、七七級部分同學組成。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八日在院圖書館外草坪處召開籌備會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公民有結社的權利」之憲法條文，結合文學專業需要，為提高文學創作和文藝理論水平，決定成立文學社。社名從二十幾個預定名中選定為「普通人」。會議決定以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性為文學社之宗旨，

反對唯美主義、唯我主義、抽象主義，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以普通人，尤其以青年和大學生為主要描寫對象，會議選舉七八級王康為社長，並成立小說、詩歌、理論、評論四個小組，決定籌辦一文學刊物，文學社以小組活動為主。

第一次會議：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在 3318 教室舉行。事前曾在理科食堂和文立科食堂各貼海報一張。除本社同學外，尚有本系和外系同學約 600 多人參加，此外，市一師中文班，渝大高師中文班以及西南農學院的幾位文學愛好者也聞訊前來。會議先由王康代表文學社簡短致詞，然後各組發言提計劃，接著自由發言，最後詩歌朗誦。

（發言情況因未作記錄整理，無法詳述）

第二次會議：

十二月九日（待查）仍在 3318 教室舉行。

會議首先進行重點發言：

從《一個冬天的神話》所想到的

《對「公開的情書」之批評》的批評

普通文學與非英雄化

人性、生產力、社會

接著進行討論，最後歸為文學與政治關係的討論。

刊物：《普通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公民有出版權利」之憲法條文，為開辟大學中文系學生的文學創作園地，文學社決定籌辦文學刊物《普通人》（初刊名為「我們」，後改為「大學生」，為與社名一致，又改為「普通人」）。文學社於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底與就近的金鋼印刷廠進行了聯系。關於所需手續諸問題，該廠負責人答復說他們可代為辦理。（該廠也是首次印刷文學刊物，對有關手續也不甚了了。）刊物稿件絕大部分由文學社同學提供，其中重要文章《初痕——西南師範學院民生選舉側記》（共八萬六千字），由王康撰寫。文學社預支給印刷廠的 400 元概由文學社同學自籌。後根據中文系黨總支要求，文學社即告知印刷廠停止排印。因臨近期終，議定其他事宜開學再解決。本期開學後，文學社再次告知印刷廠要求拆版，停止一切排印工

作。考慮到金剛印刷廠屬自付盈虧單位，且建廠不久，文學社主動承擔了400元的經濟損失費。

《普通人》創刊號所有稿件及已排字模，已被有關機關取走。

《課間文學》為文學社文學副刊。旨在以小小說、雜文、散文、詩歌、小評論等形式反映大學生活，以刊登文學社成員習作為主，為中文系同學提供一個練筆的機會。共出五期。

外校同學加入文學社情況：

文學社自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成立以來，曾得到許多文學愛好者的鼓勵支持，也曾收到部分同學願意加入文學社的口頭表示。因文學社一直以出版刊物為其主要工作，因此未對口頭申請加入者作任何明確的答復；又，文學社系一文學團體，並非一政治組織，不存在「專管組織發展」的機構；實際上，文學社一切活動概由中文系最初組建者決定和組織，因此，外校同學加入文學社之謂，在事實上不能成立。

文學社資金：

印刷刊物所需之400元，由文學社同學自願籌借，並無所謂文學社每個成員皆須繳納「活動經費」若干一事：因《課間文學》紙張等費用無人可代為提供，每人規定交費一角。

根據院、系要求，文學社於本期停止活動，並於上期末和本期初接受中文系黨總支和院黨委宣傳部的調查、詢問。

以上文學社概況，謹請查實為盼。

順致 禮！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普通人文學社」社長王康

附：說明兩點：

①文學社之主要活動一直是公開的。兩次正式會議事先皆貼出海報。文學社刊物和課間文學皆公開征稿。

②文學社除王康被選為社長外，並無諸如「副社長」或其他職稱的「核心成員」。

王康 又及

臨近分配某一天，中文系總支書記張××（女，57年積極分子之一，講授當代文學，我聽了一節課，再也未去。她給我的考試分數好像是61分，並對人說，王康那樣自命不凡，連《三里灣》的作者是誰都不曉得！確實，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張××們曉得的很多東西我都不知道，反之亦然。這也算一種生態平衡）把我叫去。將近兩個小時，她一直在貶斥西方，好像我就是杜勒斯們在中國的代理人，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敵；又好像我是伏爾泰、盧梭和雨果們的中國傳人。我當時惟一的感受是，她和劉××、王××們，多麼懷念1957、1966年啊！在他們仍然大權在握的1982年，對我這名毫無悔改之意的學生，他們竟無計可施，只能通過批判西方來間接地警告一下，含沙射影的功夫現在需要他們來操練了。我心裡一直在笑，臉上也毫不掩飾地掛著譏嘲。眼看著眼前這位「馬列主義老太婆」，懷著不知哪裡來的不共戴天的怨恨，控訴、咒罵西方，而她（這種人在西師，在中國還不少）卻從未看過西方大師和天才們的任何原著，連他們譯成中文的文字都幾乎看不懂。很難想象，那些西方先哲地下有靈，會作何感想。有一剎那，我竭力想象，如果卡爾·馬克思、弗裡德利希·恩格斯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一朝醒來，來到中國，面對那位把他們的學說簡化為「造反有理」的湖南人和這位以他們的大名作定語形容詞冠在自己頭上的老太婆，會如何地哭笑不得，——這些中國人多麼幽默啊！

盡管當年的我們還年輕，兩手干淨，學識不淺，理想純正，但似乎真理在那位老太婆一邊。直到我們畢業三十周年後聚會時，這位佝僂的老太婆又奇跡般地出現了。她抬起那已經混濁的眼珠，依稀認出了我，仍然有一絲警惕的光芒。有一瞬間，那眼光甚至出現了幾分同情：年輕人哪！

真理當然在我們這邊，——並不僅僅因為我們比他們更年輕。蘇聯不是崩潰東歐不是易幟了麼？連北非中東那些穆斯林國家不是也越來越難有獨裁者們存身的空間了麼？馬恩列斯幾位外國人的畫像不是早已從天安門廣場悄悄消失了麼？所有的西方和中國經典原著不是再三重印了麼？中國不是宣稱實行市場經濟和法制社會，不是加入WTO了麼？中國共產黨不是莊嚴承諾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麼？「反革命」一罪不是從一切刑法詞典上消失了麼？互聯網上，不是讓從天堂到地獄的所有信息一覽無遺，讓古往今來的善惡是非一目了然了麼？……

幾天後，中文系請來政教系一位馬姓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與曹庭華老師等跟文學社幾名骨干成員「談心」。「你們叫普通人文學社？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難道我們、包括大學生還沒有取得普通人的地位嗎？」這位馬教授，我現在還記得他那裝模作樣的神態，我很想沖著他那雙乜斜的近視眼說，你真令我惡心。只冷冷回敬到：收起你這一套，現在不是 1957 年。2008 年秋，西師中文系七八級畢業三十周年，徐仲旭（官至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長，清正廉潔得令人難以置信）手書「雨我」（語出《詩經-小雅-大田》「有漙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刻石塊然。曹庭華代表老師講話，竟然提到，當年中文系追求的普通人精神……，還與我交換了一個會意的眼色。——算是對那次談心會遲來三十年的交代。

吳宓，學衡派中堅人物，中國現代保守主義一代宗師，曾在西師度過斯文掃地的歲月。誰也想不到，這名被肖小無知之徒們任意羞辱迫害的老人，竟然把所有事情人物逐日記下，幾十年後竟然公開出版。莫謂惡竹壓松針，瑞雪初飄化腐條。吳宓國際學術研討會已經開過三屆，當年以折磨賢哲為樂事的男女黨徒們，出了這座圍子，便無人知曉了。爾曹名與身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從 1982 年開年到夏天，君臨一切的已不是民主、激情、理想和文學，而是分配。有人火線入黨，有人通風告密，有人頻繁奔走於各條門徑，幾多交易，幾多苦心。苦於貧窮，囿於自私，迫於恐懼，出於無奈，由於沒有民主權利，中國人幾十年來反復操演的屈辱而墮落、悲慘而腐敗的生存鬧劇，一直無聲地在西師上演。而真正的策劃、編劇、導演是劉××、王××、張××們，所有的苦心、走動、心機、表態和交易的終端，不是都由他們拽著嗎？

七

H 老 N 有天把我叫到一個僻靜處。康兄，怕是得有點防備，身邊

的人都需留個小心。我知道美術系找他談過話，「無妨，防不勝防。」對，何妨以不了了之。於是西師最異端的兩個人物，站在濃陰下合影留念。時近黃昏，老天成全我們的心思。

所有文學社成員都被要求對自己的「自由化言行」有個說法，誰也沒有統計有多少人的分配因此受到影響。事實上，在時代允許的範圍內，劉王張們運用權力，盡了力量，把最好的名額「分配」給那些與他們同類的學生們，同時把最差的名額「分配」給「普通人文學社」成員、民主選舉中的活躍分子以及普通學生們。他們能做的，也就如此了。他們還會做更多的事，那是後話了，——我們也一樣。



重慶西南師範大學三位同窗。張魯（左）2010年腦溢血故去後的2015年春，王康尊為「老大哥」的徐仲旭（中）也因心肌梗突然故去。此後王康（右）每年清明燃燭焚香紀念張魯的靈台上，增加了徐仲旭的遺照。如今三人竟都到彼岸去了，幸有王康記述他們和其他同窗青春熱血的這篇文章在人世間流傳。攝於2008年10月張魯家中。

然而，以歷史尺度衡量，我認為有兩點更真實、更本質地顯示了時代潮流的趨勢：第一，1982年夏天，沒有任何人——包括我這名最為他們忌恨的文學社社長——受到真正的影響，——本來我該分

回一中，後來分到了八中，如此而已。當我去八中報到時，那位神色緊張的中學校長周遠明私下對我說，王康，你可是沒人敢要啊，你在西師搞民主……，「請放心，誰會在八中搞民主呢，它太小了」。而1957年我們不相識的校友，那幾百名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師兄、師姐們，他們當年的「言論」，比我們要溫和、善意得多，可他們當中有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啊。第二，1982年夏天，人們看重、恐懼、以為「悠悠萬事，惟此為大」的一切，現在都只剩下歷史學的意義了。從那以來，中國又發生了多少事，個人的命運發生了多少變化啊。

畢業前夕，某日，系裡正式公布分配方案。我們幾個文學社成員，一齊走進教室。當張××們宣布名單時，那聲音雖然依然高亢、尖利，卻已沒有什麼底氣。誰都明白，他們掌控別人命運的日子，就要結束了。

有人早早在黑板上通欄寫下一排大字：

最後的一笑，是屬於上帝的！

多年後，直到BQ拍了《寂寞鋒利》《突出重圍》和《誓言無聲》後，我才知道，那字是這位面靦腆的老弟所寫。

大學四年以及嗣後二十多年，在中國，在全世界，一直有一場論辯、較量和抉擇。當年西師的民主選舉和「普通人文學社」，不過是這種歷史進程中流淌奔瀉的微觀景色。

可惜張魯，1987年3月11日罹車禍，輪椅二十三載。其間，風吹雨打裡奔波顛沛，創建鄉村「希望小學」40余所，自己家徒四壁，完全沒有國家一級編劇和國務院特殊津貼享有者的派頭。2010年11月11日，完成36集電視劇《盧作孚》後，張魯腦溢血一走了之。

我們還沒有掙到真實回憶的權利，沒有煥發復活歷史的靈性、勇氣和話語。可以慶幸的是，我們內心的歷程始終沒有中斷。中國和世界主要是按照我們的心願、而不是遵循他們的意志，在析離，嬗變，演化。標明方位的星辰還在頭上閃爍，戲還在繼續，高潮還在後頭。

作於2011年7月

附：

「一個記憶引起千百個記憶」(赫爾岑語)，本是承諾友人的這些文字，不意中一再膨脹(我雖素來與細節無緣，但也知道那段往事足可寫成一部長篇)，又突然收到「普通人文學社」骨干成員 YRZ(重慶師範大學教授，門下出了眾多有獨立思想的弟子)送來的一包文稿，並附有一段文字，讀之戚戚然。凡能憶記的皆是歷史，凡已寫下的必將復活，謹將這份附文再附於斯，以暫作一小結，並饗當年同窗同好們：

我們的精神來路和思想細節

這批資料是廿多年前我們這一代人悲愴而壯美的青春實錄，是廿世紀八十年代初西南師範學院學生民選和普通人文學社留下的生命印跡與思想殘片。這些文字只有將它們置在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特別是廿世紀最後廿年世界範圍的現代化文明潮流中，才能真正掂量出它們的價值意義。遺憾的是，當時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沒有認識到我們的這些思考有何等重要的歷史份量，因而也就沒有著意保存這書寫和刻印在粗陋紙頁上的文字；倒是我們批判的對象卻深知這些紙片的致命的危險性，他們曾憂心忡忡地將其收入留待日後清算的案卷。在這座曾被同學們驚懼地稱之為專制城堡的學院裡，對思想異端摧殘和誣陷成了他們的日常功課和卑鄙傳統。由於歷史不可逆轉的強勁勢頭，他們試圖重建一九五七年式的豐功偉績的夢幻終於破滅。廿多年過去了，最具有喜劇性的是，歷史並沒有按照這些職業思想殺手設定的方向發展，反倒是當時的異端們所預言的方向凸現出了強大的生命活力。西南師範學院之所以除了卑鄙和恥辱還有高尚和光榮，就在於這些被視為異端的思想所包蘊著的動人的價值意義。廿多年來，我一直為我們這一代人小心翼翼地收藏著這些思想和實踐的細節，就像摩挲著一柄柄鏽跡斑斑的古劍；那上面刻寫著我們悲壯的故事，我們精神的來路和思想的去向。

二〇〇三年春前題記

嘉江波湧哭斯人——深切懷念王康兄

蔣慶（獨立學人）

驚聞王康兄上月在美病逝，不勝哀痛之至！余與王康兄一九七九年於重慶相識，歲月忽忽，屈指四十年矣！記得當時重慶各大學思想異常活躍，康兄欲在重慶籌建「大學生聯合會」，特至西南政法學院約我共商其事，後該會雖未能成立，然余與康兄之交，自此始矣。

當時康兄意氣風發，尤心系社會事務，嘗言：「人生意義，端在完善社會之同時完善自我」。余當時未能盡同康兄此言，相與辯析，大意謂完善社會不能為完善自我之條件，否則社會可能成為完善自我之手段而傷及社會，而完善自我則會淪為自私之目的，故完善社會不當以「理」為首出，而當以「情」為首出。今日觀之，當時辯析雖未有定論，然縱觀康兄一生志業，乃首出於「情」也。

八二年余西政畢業後留校任教，康兄亦西師畢業後在渝執教，遂常有往來。當時聚會或在烈士墓（西政），或在沙坪壩（其友家），兩處相距不遠，有野徑相通，故常結伴步行往還，邊走邊論天下事，真所謂「談笑有鴻儒」，樂融融也。

與康兄交往中，得知其大舅唐君毅先生乃海外大儒，並知唐君毅先生在海外每出一書，必寄國內三套，一套寄其母校北大，一套寄其父執梁漱溟先生，一套寄其家中。時余幽居歌山，泛觀釋典，究心儒學，遂至康兄家借閱唐先生書，自此始知有所謂「港台新儒家」也。其後遂遍覓「港台新儒家」書閱之，時在八十年代初，較「國家港台新儒家研究課題組」之官方研究「港台新儒家」，早數年也。當時在康兄家，見唐先生去世後引發之「悼唐風波」資料，深為唐先生之儒者人格感泣賦詩，又於書中見唐先生之學問博大精深，國內體制名家未有能及者，遂傾倒「港台新儒家」，自此一發不可收拾矣。

當時印象最深者，一是唐先生四九年前在國內刊物發表之眾多文章，因其時無復印技術，康兄小舅在重慶圖書館用極工整之鋼筆字

手抄匯編裝訂，可見其對兄長唐先生之敬重，余所讀唐先生四九年前文章即此手抄本。二是康兄當時所穿衣服，多是唐先生穿過之舊服，由香港寄與康兄者，見康兄著此唐先生舊服，余仿佛見唐先生身影，頓覺離唐先生不遠矣。

行文至此，余欲告康兄者，在康兄家借閱之唐先生書，閱畢即奉還，惟唐先生《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台灣學生書局出版之精裝兩巨冊），不知何故未即時奉還。近年理整藏書，始見此書已帶至深圳，至今仍在書櫃中。康兄天庭有知，其諒我矣乎？以贈我為永久記念也。余與康兄此段交往，於我今後歸宗儒家，至為重要，今日思之，豈非上天所賜一大事因緣耶？其後康兄在大陸籌劃出版《唐君毅全集》，囑我作序，余幾次提筆未能成文，始知後生小子學疏識淺，未足以序先賢，遂罷。

大學畢業後，余與康兄曾多次至西南師範學院拜謁曹慕樊先生。曹先生者，熊先生、梁先生重慶北碚「勉仁書院」之及門弟子也，時為西師「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教授。曹先生反右時為吳宓仗義執言，遂遭革命派打殘雙眼，幾近失明。余與康兄至曹先生家一坐即半日，聆聽先生講述「勉仁書院」熊、梁二先生掌故。

印象最深者，曹先生言文革最黑暗時，梁先生常錄孟子語手書條幅贈曹先生及在渝諸弟子，勵其在艱難困厄中挺立儒者人格，曹先生曾檢出梁先生眾多條幅給我與康兄觀覽，使我與康兄甚為振奮。曹先生又言文革時梁先生判定儒家已遭滅頂之災，萬劫難復，此生已興儒無望，遂將其著述手抄三冊暗中密藏，一冊藏京中寓所，一冊藏西南弟子處，一本藏其他弟子處，以待他日天運往還，為儒學留種子也。

曹先生處所藏之梁先生著述中，有《人心與人生》一冊，曹先生亦檢出給我與康兄觀覽，余與康兄為前賢保存儒家命脈之精神深深打動。後余赴北京拜謁梁先生，正由曹推介，梁先生則樂意接見也。曹先生嘗言，曾與梁先生至北碚縉雲山「漢藏理學院」靜坐，梁先生在靜室中左搖右晃，不能入靜，遂不復坐。蓋因梁先生為問題中人，以行動為首出耶？殆康兄亦類此行動中人，故平生亦不遑居處也。

後康兄去渝居京，相與漸疏。時返渝偶見，覺其浸漬京中時學，心志日趨激昂，始不復言儒，且間有微辭。余知其為世事激忿所致，

甚以為憂也。爾後忽罹世變，竄藏僻地，音訊遂絕。多年後忽接康兄來函，知在渝創「碚都文化公司」。後曾攜其所制政論片《大道》至深，觀後覺康兄淑世熱情，未嘗稍減於當年也。

二千年初，見康兄於鳳凰衛視復言儒學，且多尊崇推揚，又甚以為慰也。二零一三年夏，與康兄闊別數十年後，於鄭州「中原論儒」會上復執手相見，遂得敘舊長談。其間言及康兄晚年思想定位，余謂康兄晚年一改前行，於儒家尊崇有加，實難能可貴，然其思想底色仍是自由主義，即是尊崇儒家之自由主義，康兄首肯。

會中康兄提議，與會者宜效當年「港台新儒家」四君子，草擬一份告世界宣言書闡明當代中國儒家立場，余則以為儒家雖尊重欣賞自由主義，亦當吸取自由主義之正面價值補益儒家，但儒家與自由主義畢竟是不同之兩種思想體系，難以完全調和趨同。儒家雖對作為思想體系之自由主義持批評態度，但儒家絕不否定自由，對合乎天理人性之自由，儒家歷來均高度肯定並努力追求，如孔孟、黨錮、陽明、東林、梨洲、船山、康梁以及寅恪翁當年之所為，即是明證，而當今之儒家，亦應如是。由此，康兄之提議未能達成，康兄亦不以為忤。

數年後，聞康兄因故滯美，未得返國。滯美期間，康兄因海外自由派學人多不解儒家，常為儒家辯護；又因海外學人多誤解本人，亦多為本人辯解。嗚呼！今日康兄往矣，洋洋乎而在其上矣，吾何得重聞康兄之語，再覲康兄之面乎？康兄嘗言，其一生宿命，是走不開故國，亦不想走開故國，奈何如今卻等是有家歸未得，嘉江波湧哭斯人，痛矣！

八六年吾兒出生，康兄特以其外婆唐先生賢母陳太夫人所作、宜黃大師撰序之珍貴線裝書《思復堂遺詩》題辭相贈，而今詩冊尤存，回首故人安在？睹物傷情，往事歷歷在目，仰望蒼空，不覺愴然而泣下矣！

康兄安息！

西元 2020 年 6 月 5 日 庚子疫中於深圳

追憶王康：那個長得像列寧的人

陳破空（旅美學人）

在大瘟疫襲來的2020年，四月間，鄭義告知，王康病危。我打通王康的手機，聽到他嗓音沙啞地說：「破空啊，我的情況很不妙……」才說上幾句，已經被他劇烈的咳嗽聲和喘息聲中斷。我心情沈重。這是大瘟疫時期，有禁足令，困於紐約的我，既不能外出，更不能前往探望。只能把自己要對他說的話，寫成手機短訊，托北明轉發給他：

老康，我是破空。聞兄近況，不勝憂心感慨。遙想當年初識，即為兄之博學和深思而打動。記得那是1987年夏天，山城重慶，你的學生、我的女友成為你我結識的橋梁。彼時兄年僅三十八，風華正茂，而老成持重，深思熟慮，出口成章，而心地之善良和純良更是溢於言表、見諸行止。愚弟引為至交，有志一同。其後能在廣州聚議大事，匯集八方高朋，風雲際會，與兄之情誼更上一層樓。猶記得在中大我簡陋的宿舍，你高聲朗誦的列寧式側影，激蕩心志，刻骨銘心。另一位重慶才女陳衛的加盟，讓我們的盛會熠熠生輝。之後，各奔東西，角色變換，你竟又成為我和前女友藕斷絲連的信使。如今，你我都流亡在太平洋彼岸，往事歷歷而故土遙遙。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大瘟疫時代，忽聞大提琴的旋律低回，王康兄生命飄忽，如燈影灼灼！愚弟心有戚戚而黯然神傷。「在常春藤纏繞的教堂裏，多少往事又湧上心懷！」心潮，祈盼奇跡顯現，化腐朽為神奇。當此之際，願兄知悉：愚弟之心與兄同在，生命有涯而精神無涯。友誼地久天長，知交永世難忘！

為王康兄祈禱！

破空再拜 2020年4月25日 於紐約

眷戀生命的王康，又與死神頑強搏鬥了一個多月，竟於 2020 年 5 月 27 日凌晨仙逝。大提琴的旋律戛然而止，一代民間思想家就此長別。

山城重慶初相識

海外流亡者中，我是最早結識王康者。那是三十三年前，1987 年夏天。我剛剛從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畢業，分配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這年暑假，我初次登門女朋友在重慶的父母家。女朋友正在同濟大學就讀本科。還在旅途上，她就告訴我，她高中時的班主任很有思想，也很風趣。她舉了個例子：班主任孩子出世，他這樣公告全班同學：「最近，家裏發生了人事變化……」又說：「因為來得太遲，所以取名大遲。」這個班主任叫王康，彼時，在重慶八中教高中語文。

女朋友還說此人長相酷似蘇聯創始人列寧，且酷好俄羅斯文學與歷史。我愈發好奇，有意拜訪那個長得像列寧的人。重慶號稱火爐，於是，選了一個不算太熱的上午，女朋友帶我前往參觀她的母校——頗負盛名的重慶八中。參觀完校區後，在一處教師宿舍，我與王康初次相逢。果然像列寧，頭部，尤其側影。只不過，蘇聯的列寧是小個，這個中國版的列寧卻是大個。時當壯年的王康，顯然比原版列寧更高、更壯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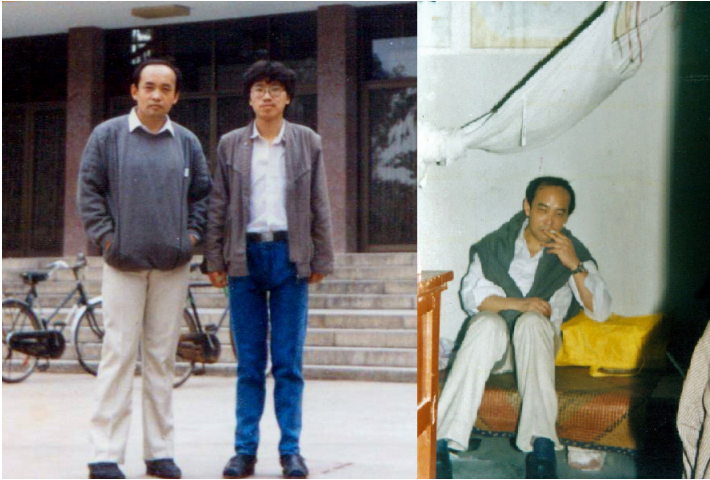
沒想到我們很談得來。盡談國家大事、世界大勢和中外歷史，彼此都充滿對民主的渴望，盡都批判中國的專制政治。見面的第一天，我就意識到，王康最感興趣、也是他最熟悉的兩段歷史，一是蘇俄史；二是民國史，尤其抗戰史。這是他的特長，也成了他的局限（後敘）。

當年，王康三十八歲，我二十四歲。他雖長我十四歲，卻沒有感覺到年齡的差距。大概因為，他心態充滿朝氣，而我則是少年老成。半天的長談，分別時，很有些不舍。從此建立了聯絡。

南國聚義有王康

隨後，我到廣州，開始在中山大學執教。不久，王康到廣州一遊。王康就落腳在我簡陋的青年教師宿舍，每每徹夜長談。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在廣州傳播民主思想，經常有志同道合的學生來宿舍聚談。於是，王康也跟他們談得熱烈，儼然我們圈子中的一份子。

王康是重慶人，前來聚會的學生中，有一位才貌出眾的女學生陳衛，恰巧也是重慶人。於是，也與王康熟悉起來。在一年多之後的「八九學潮」中，陳衛成長為廣州頭號學生領袖。猶記得，我剛在廣州《作品》雜誌發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說《男大學生宿舍》，王康禁不住叫好，並在燈下高聲朗誦，陳衛和其他人則屏息靜聽。那情景，頗讓我感動。有時候，則是由陳衛朗誦《世界經濟導報》的新穎文章，大家聽完後熱烈討論。



左圖：1988年王康（左）與陳破空（右）在廣州中山大學。右圖：1988年夏王康寄宿陳破空的青年教師宿舍，與那裡的青年才俊聚會。

王康再一次來到廣州，是1989年1月，我和陳衛等一批學生已經開始籌劃為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而將發起的學潮。我和陳衛等人組建了中大第一個校園沙龍，稱為「每周民主沙龍」，人氣日漸火爆。王康到來，就經常加入我們的活動。他

老成持重、思想深刻、學養豐富、神態儒雅，與學生們交流，給他們莫大的鼓舞。我和陳衛發起廣州「八九民運」，準備工作比外省市都早。從重慶遠道而來的王康，參與了廣州「八九民運」的早期活動。

同是天涯淪落人

「八九民運」慘遭鎮壓後，我和陳衛都成為當局的通緝人物，先後入獄。王康則逃過一劫。在我三年牢獄後，王康攜兩位老友到廣州與我重逢。又是徹夜長談，為時局傷感，甚至有些心意沈沈，彼此都少了些當初的激情。

後來一次，是在北京重逢。那是 1996 年，我去國前夕。王康在北京開設了文化公司。但顯然，他並不擅長經商，生意不佳，甚至入不敷出。聽說他後來在重慶，同樣是開文化公司，號為「陪都文化公司」，終究也是虧本。

但可見王康理想主義之執著，始終抱定文化二字不放。掙紮於文化與商業之間，掙紮於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王康在事業上無法做到圓滿。後來得知，王康善於結交朋友，收入所得，更多的來自朋友的捐助。生活中的王康，是一個待人誠懇、心底善良之人。學生對他有好感，朋友對他很看重。此乃不幸中之萬幸。

2008 年，王康首次來美國，曾到紐約參訪，但因日程錯位，惜乎未能重逢。2013 年，王康再次來到美國，終於重逢。這一回，一度卷入薄熙來案的王康，決意留在美國。於是，他加入流亡者的行列，與我等「同是天涯淪落人」。最有意義的重逢，是 2013 年夏天，當年的廣州學生領袖陳衛和于世文夫婦來美國旅行。王康從華盛頓趕來紐約，與我們相聚。故友重逢，共憶當年羊城風雲歲月。都已不再年輕，但理想和情誼卻一如當年。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晚年才流亡美國的王康，自我定義為「民間思想家」，大概有意與官方學者形成對照。一輩子在野，可比三國後期的竹林七賢，比如那位具大才而落魄，雖落魄卻不喪志的嵇康。

筆力千鈞，大才與局限

縱觀王康的文化積養和歷史底蘊，有兩大長項：蘇俄史與中華民國抗戰史。從結識的最初開始，我就註意到，他幾乎到了言必引蘇俄、言必談民國的程度。當他最後來到美國，與我同聽美國之音做節目，仍然鐘情於這兩大領域，談任何話題都可以連綴上去。應該說，那是他最熟悉、或者說是他最上癮的兩大領域。

直觀地說，這與他成長的年代、環境和吸收的知識面相關。王康生長於山城重慶。抗戰時，重慶是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史稱陪都。作為重慶人，王康對此有著一種天然的自豪感。他所創建的文化公司，以陪都為名。他研究的領域，由抗戰史而入民國史，欲罷不能。至於蘇聯，因紅色中國建立早期，處處以蘇聯為師，蘇聯的文學、電影、音樂、書籍紛至沓來，如空氣中的微塵，八面飛揚，無處不在，深深影響著與紅色中國同齡的王康一代。

當然，他能很快走出中共官方的話語境界，考究真正的蘇俄史和抗戰史。因為對蘇聯感興趣，延申到之前的沙俄時代。相對於中國體制內的紅色學者，王康的視野更寬闊。王康酷好文學，而早已在民國時期，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名著就已被大量翻譯並廣傳中國。沙皇時代的文學巨匠，如普希金、托爾斯泰、果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文壇泰鬥，如漫天星辰，令人炫目。閱讀上癮的王康，心神向往。

俗云：有其長必有其短。王康對民國史和蘇俄史的沈醉，也不免帶給他局限。批評蘇聯的同時，似乎對蘇聯也有著某種留戀；批判斯大林，卻吝於批判列寧，甚至曾認為，列寧與斯大林不同，是斯大林背叛了列寧。殊不知，斯大林對列寧有所背叛，但更多的卻是繼承。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對列寧契卡式暴力恐怖的繼承，嗜血成性的肉體滅絕，不僅繼承，而且發揚光大。而一個微妙個人因素卻是：既然人們都說王康長得像列寧，這似乎也成為他庇護列寧的某種潛意識。

由王康總策劃的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應是對中共扭曲抗戰史的無聲駁斥。正本清源，意義重大，功不可沒。只是，王康註目民國史，偏重於抗戰史，對之前北洋時期的國民政府，真正的民

主與共和時代，卻有所輕忽。而因過於偏愛民國史、尤其抗戰史，對台灣歷史與現實的認知則難免有失偏頗。比如，王康對台灣統派的看重，甚至一度對親共人物連戰的看重，曾為連戰的一個題字或合影而喜形於色。言談之間，顯露王康對台灣政治的生疏、與台灣現實的距離。須知，台灣的歷史，並非從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才開始，也並非從1945年美國要求中華民國托管台灣才開始。台灣的近代史至少有四百年。僅僅從中華民國的歷史看台灣，不僅局限，而且過時，無法感受台灣民主的荊棘之路，也無法感知今日台灣的主流民意。

王康是寫作《劉賓雁傳》的最早作者，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大致看過書稿。我透視王康的態度，對劉賓雁，與其說是崇拜，毋寧說是好奇。畢竟，那時在風氣重開的八十年代，劉賓雁是一個敢言而真誠的代表性人物，敢為天下先。王康慕名拜訪他，無以為禮，遂提出要為劉賓雁立傳。而寫作，之於王康，並非難事。

王康有大才，詩書畫盡通。最擅長者，莫過於文章，只要落筆，則文思泉湧，筆力千鈞。白話文、文言文、詩文，信手拈來，運用自如。足顯他閱讀的廣泛、思索的深沈、靈感的跳躍，知識的厚積薄發。

正如劉賓雁有他的局限性，王康也自有他的局限性。力推民主與人權的劉賓雁，臨終仍念念不忘馬克思主義，認為中共搞的是假馬克思主義，他自己信奉的，才是真馬克思主義。酷愛民國史和抗戰史的王康，難免困於大一統的舊思維，以為是愛國的當然邏輯。

當然，對王康晚年最後幾年的思想發展，我並不了解。隔著距離看王康，或有掛一漏萬，或有遺珠之憾。我的評述，也僅供大家參考。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勇敢與怯懦之間，在真實與虛幻之間，在榮譽與虛榮之間，自我定位民間思想家的王康，或許終其一生，未必尋到他篤定的心站。聽鄭義轉述，直到生命的最後日子，王康才真正找到他的精神歸宿：接受耶穌基督的引領，皈依上帝。心願已了，在廣袤的北美自由大地，在窗外星條旗的飄揚下，王康恬然入夢，安然長眠。

2020年5月29日

真人無類——思想家王康

牟 群（藝術學者）

民間思想家是鳳凰傳媒陽光傳媒贈與王康的稱號。這個稱號真實客觀表達了王康的塵世身份、精神境界和現實處境。思想家，其實並沒有民間和官方之分，思想家就是思想家。硬要分成民間和官方，恐怕也是中國的特殊國情。王康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識和抱負。身無分文，心懷天下。王康到美國大使館去簽證，那簽證官問他你為什麼沒有存款。老康說真的沒有。簽證官問那你有什麼？老康對他說我有思想，那簽證官朝王康愣了半天，最後還是給他簽了通行。

王康是我大學同學，他在中文系七八級，我在美術系七七級。進校之時，即聞大名，未得見面。七九年八零年間，西南大學學生高峰事件是競選區人民代表和選舉院學生會主席。校方要指派代表，同學們要競選代表，針鋒相對。美術系又是全校的重災區。藝術家們生來不甘約束，天馬行空。圖新謀變，唯恐無亂，沖鋒在前。為了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各系的精英都集中到王康的小屋裡聚會商議，統一行動，我和劉沛沛時任學生班長和學習委員。在同學們中有些影響，帶著美術學系的競選代表 H 老 N，去到老康的紙牌屋。那是西師游泳池畔的一間筒子樓房間，屋裡一股潮濕的煙味兒。疊床架屋的書堆中，擠滿了全院各系的精英。細數起來，多年後的今天也都是些博導、學閥和公知人物。

王康身材不高，與老劉一米八二和我一米七八的身高擠在一起，可謂矮小。微有謝頂，但兩眼炯炯有神，閃爍著智慧的光芒。言談之際，滿腹經綸，判斷精准。時政要害、春秋大義，無所不知，但吐詞不暢，微有舌梗，這種思想的內充和表達的滯礙，頗有學者風范和領袖魅力。世界上有不少領袖人物都是短個頭。這王康的形象就有些像

電影中的弗拉基米爾列寧同志，而且隨著歲月推移越來越像。在王康的紙牌屋裡那幾位舵把高參式的人物，也是三言兩語，機鋒試過，便識為同仁志士，話入正題，推選候選人。

眾人有鑑於美術系學生的膽大勇為，藝術家的風采，也能吸引絕大多數女生的眼球。都希望能美術系產生一名候選人。話說這美術系最具活力的救數黃老九。這老九大名黃開雲，也是身材矮小，兩眼炯炯有神的人精。內江人士，祖上在內江小西街開布行。爹媽養了黃門十個娃，老九倒數第二，天資聰穎，雖然沒讀過什麼像樣的學校，無師自通考進了大學，學了藝術。這內江乃川中腹地，不可小覷，人傑地靈，多出革命家和藝術家。孫中山冊封的三個大將軍之一喻培倫，那是提著腦袋向前沖的亡命之徒。近代國畫巨匠張大千，張善孖兄弟，聲名遠播海內外，都是內江的城市名片。這黃老九的風度，乃在投機的革命家和聰敏的藝術家之間。繼承了祖上生意人的精明，在美術系的藝術學子中是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盡管聰明過人，語言犀利。撻削起人來克薄無底，但要承擔起國是族義，民選的大事偉業，當著各位的面，竟然不知所措，紙牌屋裡那幫精英竟讓老 N 試演競選的講演，老 N 語無倫次，喉梗舌到，當即敗下陣來。於是我和老劉便承擔起老 N 的競選班子重任，對他進行包裝宣傳，以拉取選票。

隨著形勢發展，中文系，歷史系更多的精英人物呈現，不乏博學鴻詞，口若懸河的才子。相比藝術家們淺薄的形式，更加顯出深刻睿智的風采。最終的結果讓歷史系的羅力為和陳敏兩位英俊少年、美眉殺手，奪取了全校幾乎大半女生的選票。成功競選為北碚區人民代表。黃老九不甘示弱，經過短暫的歷練，迅速掌握了講演的藝術門道。終於博得全院數千名同學的信任，當選為西南師範學院學生會主席。陳敏後來成為傳媒界的名流。羅力為經歷風雲，伴隨著中國變革的重要環節，做了許多驚天動地而不為人知的事功。黃老九放棄革命和藝術，棄畫經商，曾經億萬身家，起落跌宕，大隱於市，藝術另類。

在西南大學讀書的十年，我們這幫哥們兒，一邊勤學苦讀，破書萬卷，一邊爭民主。王康、張魯在中文系組織了著名的普通人文學社，經常都有講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群情激奮。演出了多少革命和愛情的動人故事。美術系這邊則推出了著名的《露天畫展》，心懷

不軌的藝術家們向觀眾拋出他們離經叛道的作品。畫展就在黨委辦公室樓下長長的紫藤架下舉行，觀者如潮，人滿為患。

裝瘋迷竅的藝術家們口若懸河，若朦朧詩人般向涉世未深的女生們不厭其煩地解釋著抽象的畫面。普通人文學社和露天畫展在中國新時期高校文學藝術敘事，是繞不過去的豐碑與奇觀。當年西師十大新聞中就有美術系在全院學生會演晚會中，推出全盤西化、模仿美國楊百翰合唱團的吉他伴奏合唱。美國鄉村民謠和教堂唱詩班和諧的聖歌旋律，沖破了沉悶的學院氛圍，給大學帶來了生命復蘇的信息。排練之際，我碰見 70 多歲的著名西方藝術史教授尚莫宗先生，在樓梯上佇立聆聽同學們的歌聲，兩眼噙著淚水。

革命的潮流卷過，一切又恢復了舊邦的秩序。競選的精英們雖然沒有遭到清算，但悉數被逐出校門，無一人留校。1982 年畢業，我又回到了制造高射炮的兵工廠。王康則回到先前任教的八中，不過從過去的體育教師變成了高中語文教師。張魯被分配到電視台組建了青年創作組，算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接連拍攝了《希波格拉底宣言》，《巴桑和她的姐妹們》等電視劇，並連獲兩次飛天獎，據說這是國家最高級別獎。我在深山裡的兵工廠一呆就是四年。埋頭著述，苦修古今中外藝術典籍，偶與張魯通信，遠離城市，過著隱士般的生活。這幾年間只與康兄見過一次面，那是因我的一位西師同學身陷囹圄，落難黔壤，其老母親求救於我，一籌莫展，遂從山溝奔去重慶，與康兄商議，康兄即囑去找蔣慶兄，這蔣兄適執教西南政法學院，見狀當即修書一封，致黔中大律師張某，以圖救拯。此事下文曲盡艱難，這蔣慶兄後來成為中國內陸當代新儒學的頭面，鼓吹儒學政治，有花無果，走火入魔，均為後話。

直到四川美院的老院長葉毓山發現我還是個人才，雪藏於深山，便責令美院人事處，將我與同樣命運的林木兄一並調入四川美院。遂與康兄經常見面。此時的王康不甘寂寞，跟隨劉 BY 前輩，曲盡民間疾苦，奔突筆底波瀾，致力公車上書，諫朝輔國，與溫元凱向宏諸流鼓呼改革，在思想界斬露頭角。這康兄為人師表，仁心宅厚，邀我去為他任班主任的高三班級講美學藝術。我也多次邀老康、張魯、向宏諸兄到川美舉辦講座，從反右歷史、俄羅斯精神，當下局勢，博愛慈

善，包羅萬象。企圖將被學院體制洗白的學生頭腦，潑上鮮活的色彩。

康兄生於乾坤動蕩，社會易幟之際，父母都是民國時代的大家族，母親一族更是顯赫，康兄的母親唐季恂，任職重慶一中，被譽為一中居裡夫人。康兄的大舅就是近代大儒唐君毅先生，中國最後的儒學宗師，新儒家代表學者。國共易幟，唐先生去了台灣，後執掌香港新亞書院。桃李天下，當今海外新儒學諸扛鼎者，大多是唐先生門下高足。我見過康兄父母的文字，亦是家學淵源，蒙養深厚。劫波渡過，含辛茹苦。老康一家的境遇，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寫照。生活的勞頓還不足論，精神的摧殘和壓抑，使抑郁低沉形成了一種被虐基因與血質延傳後代。



新儒家代表人物，左起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王康舅父）。

唯康兄是個另類。有一天我和康兄到了北京她姐姐家裡，康兄的母親也住在此。從進屋到吃飯，全家寡言少語，那場景頗如列賓的油畫《不期而至》和凡高的《削土豆的人》。康兄見狀，直言不諱曰：我們家族的人為啥都是這個氣氛，就不能揚眉吐氣，有說有笑嗎？其

實不止康兄一家，我的父母亦是在不斷政治運動的恐懼中被退了神光。我父母是民國時期知識分子，WG時是醫院院長，在各派的血腥暴力與政治高壓的隙逢中生存，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忍氣吞聲，活下來即非易事，緘口不提往事。我也是家中的另類。父親與我少有話語。他對我說你僥幸活對了歲月。要是活在父親那個年代早就招來殺身之禍。

這老康朋友遍天下，無論比他年長歲短都因了他身上的一種道義擔當和精神的王氣，而把他當成思想的魁首和道行的磨心。康兄與哥們兒交往，很少談及自家身世。相處長了，偶有嘯傲之際，孤憤之余，抑或氣平怨消，懷瑾握瑜之時，三兩知己，酒後相傾，康兄在母腹之際，恰逢華夏板蕩，易幟交序，家境極艱，母親面臨壓力難以承受，遂吞服大量奎寧，欲墮下胎中愛子。未想這老康命不該絕，居然平安降臨亂世。這王門么兒，可能因了奎寧的作用，竟然出奇聰穎。康兄自省事以來，博聞強記，過目不忘，令諸兄和粉絲們欽羨不已，他在電視上侃侃而談數小時，歷史掌故人物佚事，年代數字，倒背如流，幾無差錯。甚至眾多朋友的手機號碼，康兄居然能夠悉記無差，這對於我實在是匪夷所思，我是連自己的身份證號碼都記不住的那種愚頓資質。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民眾尤其知識分子刻骨銘心。王康及我等的命運，也都經歷了境遇的驚險沉浮、精神的劇烈震蕩和性情的幡然改變。動蕩後，我幸免於牢獄之災，被停課多年，賦閒在家，卻獲取了充裕的時間去打工掙錢養家糊口，得以靜靜的思考問題。康兄被通緝追捕，不知所蹤，隱姓埋名，潛行於江湖。風波漸息，陰霾未盡，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王康和黃珂突然輕扣我家柴扉，相見惺惺，不禁慨然，故道班荊，揮手從茲，天各一方。

王康去了北京，數年流寓間，俯察國之凋敝，仰觀聖賢明昭，心中遂成經邦緯國之大道。1992年，我徘徊京城，為梁明玉的服裝秀奔走。住在恭王府中國音樂學院的地下室，網絡京城故交新朋，此時，康兄的電視政論片《大道》亦在北京啟動。雖體制森嚴，但許多事情其實都是江湖處理。若康兄此等要犯，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出沒於廟堂軒閣、廣庭大眾。其間原委，概在康兄流寓京城。播道改革良策、

興邦宏規，名聲不脛而走，高層政要，亦有慕名求教，體制之下，兼蓄莠莠，志士仁人，三教九流，存異求同，甚有道謀各殊、觥籌交錯，握手言歡，拍案拂袖，是謂江湖。



九十年代王康撰稿、拍攝電視政論片《大道》時，與受訪的人之一、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合影。攝於1992年。

《大道》殺青，海外播出，朝野振動，這大道本是人類聖賢之道，明鏡高懸。燭明啟蔽，正途所歸，無奈現實，利益既得，盤根錯節，固若金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致使書生救國，經年莫成。舍身盜火，鍥而不舍，最終由普羅米修斯變著西西弗斯，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康兄的《大道》洞察俄國革命之來路與去向，潮流與歧途，深諳俄羅斯民族性靈之悲愴闊大，既有自由之追求，又有帝國之幻夢，是謂雙頭鷹，東西莫測。遂極研精幾，掘深發微，十載春秋，對俄羅斯的研究遠逾官方專家，成為俄羅斯研究的獨立學者。老康關於俄羅斯的電視講演，影響深遠。逢改革加速，各方利益，錯亂交織，人走茶涼，強弩之末，或新貴積財，心不在焉，各種因素，倒使老康脫難避險，歷劫無恙，也算是浮生奇跡，命運漏卜矣。

我多年研究現實主義美術，深感中國藝術受蘇俄牽掣，亦對俄蘇藝術溯源尋蹤，考經據典，所見與康兄略同。然較之康兄椽筆，博大精深，巨擎大包，不過九牛一毛，滄海一粟，康兄思想亦對我多有啟迪，我所撰《俄羅斯油畫精神尋繹》，亦蹈其同塵，秉人文之關懷，

警帝國之幻夢。與康兄之交四十載矣，仰其項背，敬其秉懷，重慶本土，陪都以降，夷為文化沙漠，康兄的書齋，自然成為這座城市的精神燈塔，精英文士，謀思聚首，聆真辨偽的所在。

逢康兄招聚，諸兄必至。老康寬裕時，總有臘酒葷腥相待，手頭拮据時，老康親手煮一碗麻辣小面。這王康精神上富可敵國，生活上卻邈邈散漫，頗有魏晉名士之狀，陋室堆書如山，臨窗背門而坐，一把老舊藤椅，向人貼著「正在寫作，請勿打擾」的字句。有客進門入室，無論遠近尊卑，並不理睬，各人取書看，俟康兄擱筆起座，再行寒暄，酒逢知己，秉燭達旦，話不投機，拍案拂袖，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其中有富商，也有朋友。英雄凡胎，聖賢血肉，這康兄有精神的概范，也有脾性的毛病。憤世嫉俗，口無遮攔，以致獨斷孤行，不審時務。

某天，成都老蔡率一幫精英來渝，久仰康兄盛名，欲求拜會，事先給我打電話，囑聯系康兄。這老蔡何許人也？卻原來也是叱詫風雲的一方神仙。河南長葛人氏，家境赤貧，母親含辛茹苦，拉扯成人。勤學苦讀，考入大學，根紅苗正，成為紅衛兵司令，當年是四川家喻戶曉的人物。官拜四川省文革副主任相當於副省長。文革後期，趙公主政四川，愛護人才，留任省團委邛來縣委主官，銳意改革，創造模式，紅極一時，政壇新星，頗得改革高官賞識。

物換時遷，老蔡棄官經商，感恩趙公，無論處境善險，敬如再生父母，請安祭掃，未曾斷絕。這老蔡沉浮商海，數陷危機，如今億萬身家，宏闊氣場。我與老蔡相識於其危厄之際，義氣相投，鼎力相助，自然兄弟哥們。我和黃偉、代雲諸兄在君豪酒店設下豪筵，專候康兄駕到，群賢畢至，鴻儒滿座，這老康卻姍姍來遲，入座寡言，氣場不順。這老康從來飽時酒肉，飢時飲茶，宛若塵外之仙，不食人間煙火，視金錢如糞土，花錢如流水。對商界成功人士從不待見，有一次見了王石，劈頭蓋臉，勸人家早日洗清原罪。大約是對老蔡的老板身份抱有成見，話不投機，忤語相向。竟然離席，拂袖而去。這廂老蔡一行，滿腔熱情，若澆涼雨，不禁忿然，我與黃偉代雲亦尷尬不知所措。如這等事在康兄多有發生，我等亦見慣不驚，悉與大局為重，寬容相勸。事隔經年，我與蔡兄相聚其河南老家，為其母立祠，撰文刻碑，

笑敘舊事，老蔡關注康兄道義事業，托我問候。王康亦為老蔡善舉傾力相助，君子之交，未及一笑，已泯恩仇。



「這老康（左一）卻姍姍來遲，入座寡言，話不投機……拂袖而去。」右二為本文作者牟群。攝於2007年7月重慶君豪酒店。

王康治學，縱橫捭闔，擅觀天下大事全局，所治學問斷難以術業專科劃分。據我觀察，概分三個方面。

其一是康兄的精神基礎，原儒使命。

康兄家學淵源，乃受惠唐君毅博大儒學思想。生於危亡動蕩之秋，忍看道統式微，承負先天命，訓道維統，每有扶危濟困之志，奉天承運之心。「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最後恐龍，落魄儒生。狀如出土文物，當世稀罕。這是康兄思想之緣起根系。孔家道統，儒門遺產，在老康身上充分體現，行事猶重儀式，樂此不疲，雖繁畢極，在快餐文化的今天，凡與康兄共事，焚香明燭，祭祀祈禱，三拜九叩，總是少不得的，無禮不成教，無教不成道，無道不成統。今日，禮崩樂壞，綱亂紀頽，康兄其行，原道正統，興滅繼絕，身體力行橫渠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彌足珍貴，鮮有人解，甚譏為痴。知者謂其心憂，不知者謂其何愁。

其二是王康的歷史觀照。

王康對人類近現代文明史，有廣泛閱讀……¹王康的憂思洞深燭遠，不幸言中。無奈上下，爭奪利益，演繹江湖。不屑於形上的思考，糾結於現實的混亂，哀高丘之無女，觀朝野之多弊，老康獨徘徊於孤境，長太息以掩泣，還鄉去國，皆不由衷。

第三是王康的文學情懷。

作家和詩人，其實是王康的本性。無論他奔放揮灑的激情，經天緯地的宏論，驚天地泣鬼神的文字，都充溢著作家和詩人的浪漫與孤直。當今中國，人才輩出，無論哲學思想，社科各界，高手如雲，大師遍地。術業專攻，各有千秋，但如康兄這般博雜精深，慎終追遠，縱橫捭闔，文彩飛揚，揮斥自由，思路奔突者，實在難有二人。這全仗了老康中文系出身的根底，文膽詩心，且旁涉藝術，雖無師自通，眼高手低，畫了眾多思想者肖像，也算栩栩如生，意在畫外。康兄治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散見數百萬言，並不標榜於學界。所以「民間思想家」的稱號頗為切貼。康兄其實多做電視編劇，從《大道》到《大轟炸》，《大統一》《孔子》，浩瀚宏博，悉與華族國運相關。《孔子》一部，體現了康兄的全部才華與文采。他將孔夫子搬到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的變革關頭，大事紀元之中，進行歷史對話，拍成之後，或會成為一部當代福音書。

我在藝術研究之余，有感而發，憤世嫉俗，歪打錯唱，竟成搖滾歌詞數百首，編成《無話可說》《話不投機》佐佑集，康兄欣然賜序曰《世紀末東方抒情詩人》，雄文奇譎，汪洋恣肆，縱覽東西風雲，捭闔無界杼機，幾乎囊括中西現代社會史文學史，發乎情止於禮義，啟乎但丁之善果，斷乎波特策爾之惡花，天問地緘，槌心撕肺，如霹靂天火，遍擲荒野，啟蒙去蔽，欲速不達，疾頑藥罄，啞吭嘶聲，哲章文典，鴻詞博藻，精象真諦，盡在其中矣。

聖賢之道，知行合一。康兄善將滿腹經綸，拯國情懷，大化流行，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2006年康兄採納畫家歐治渝的建議，發起了《浩氣長流》這一抗戰繪畫巨卷，我也當仁參與其中。該畫歷經七年，畫家、史案一幫哥們兒，承天奉運，勵精圖治，自我變法，

1 原文註：“有所刪節”。

若丹柯之擎燭火，精衛之填滄海，未敢懈怠，老康可謂殫精竭慮，雄才大略，使盡全身解數終臻善果。我職奉撰萬言文章《明堂史鑑，血肉丹青》，茲錄老康部份如下：

「王康者，一介布衣，學界宿儒，身無分文，富甲精神。修齊治平未達，仁智理信俱身。心經自苦難而出，學問由體驗而真，懷仰俯敬畏之心，匍人間道義之行，恨人類一切不平，憫天下窮狗蒼生。承負當代，風若古人。姓耿率，喜怒於色，嫉惡如仇，執信中華命運，必履大道，必修正果。極研抗戰歷史，經年累月。燭幽洞微，浩茫奧深。竊以為泱泱五千年文明，芸芸十三億蒼生，其來路與去向，晦暗與光明，繼往開來，大義微言，精象氣數，民心國運，皆可映蘊啟蒙於茲十四載國難春秋之中，遂以信念為據，人格為贖，集畫界精英，文壇高士，共祭國魂，共謀宏圖，共薦乾坤，成茲義行壯舉。」

當今中國，遍地銅臭，世風日下。竟多有仁人志士，同道同氣。慷慨解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堅持民族大義，守執精神孤島。《浩氣長流》巨幅，所費凡 700 萬元，不涉及任何黨派支扶官方撥款，全為民間人士志願捐助。不可不為之奇跡。有一民營企業家王廣慶先生，本與老康素不相識。聞此義舉，觸動心扉，對康兄說你若差錢，只發短信。你若忙發兩字，缺錢，我就會聊表寸心。浩畫中途，財務拮据，老康無奈，給王廣慶發了三個字，「沒錢了」。當晚這位老兄提了一個挎包，來到老康陋室，打開數數，現金共 25 萬元，臨行向王康討了十元錢的零錢交停車費。此類義舉，不勝枚舉，仰仗各方解囊相助，浩畫橫空出世，爰立天地。

首展於台北國父紀念館。台灣抗戰老兵攜婦將雛，咸往觀展，計數十萬眾，海峽兩岸文化同根，命運與共，互動空前。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先生舉行家宴送別。台灣政要郝伯村、劉兆玄及著名畫家劉國松、歐豪年，李奇茂等作陪。至此，浩畫衷願，終浮白於天下。

台灣展出期間，工作之暇，我等陪康兄去了唐君毅先生的陵寢祭掃，自然是三叩九拜，康兄於其舅父陵前先是將隨行諸兄一一介紹。續敘告心志，儒門代傳，國運多艱，花果飄零。盟誓發願，山河一統之日，終將接親人返歸故鄉。



2010年7月6日抗戰巨卷史詩畫展《浩氣長流》揭幕式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左起：領銜畫家馬一丹、歐治渝、藝術評論家牟群（笔名老木）、總策劃人王康、台灣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楊渡、領銜畫家江碧波、張春新、《浩氣長流-國畫的誕生》一書作者韓子渝。攝於2010年7月6日新聞發布會現場。



《浩氣長流》台北展出開幕式。王康率浩畫全體主創人員與台灣行政院長劉兆玄、前國民黨主席連戰、前行政院長一級上將郝柏村、台灣嶺南派知名畫家歐豪年等政界、藝術界要人濟濟一堂。攝於2010年7月7日台北國父紀念堂浩展開幕式現場。

又隔數年，七月七日，浩畫北京展出¹，各屆數百眾蒞臨，緬懷歷史，悲歌抗戰，國共兩黨，遺老遺少，咸集畢至。康兄慷慨陳詞，至情以聚海內賢良，毋忘歷史，以步華族之正途。然世人每喜歡歌而忌憂思，抗戰歷史之重，難負現實生存之輕。越明年七月，我在紐約曼哈頓唐人街與康兄重逢，他應華人退伍軍人協會之邀，舉行抗戰歷史講演。在座聽眾，除傳媒界人士，大多為耄耋退士，場內老康的精采發言與樓外唐人街的喧囂，顯得若浮世孤島。我和康兄到樓下街上人行道抽煙，抵肩長敘，不勝慨嘆。

康兄七十壽辰，我寫了《關於康兄的几个畫面》由優秀的播音藝術家誦成音頻，康兄收到，既回電于我，感慨不已，遙距重洋，猶守晨昏。茲錄如下：

歲月無情，康兄競壽七十，耄耋華誕，悲欣系之。尋句無由，腦海中只浮出關於康兄的若干畫面。形貌栩栩，觀象制意，煥呈諸賢，以代壽頌。

畫面一：我與康兄相識於大學時代，他獨居的陋室是自由學運的「紙牌屋」。群雄畢聚，高手簇集，帷幄中心自然是老康，略有謝頂的頭臉閃著智者的毫光，談吐間微滯頓舌卻深謀遠慮。從此氣息通投，惺惺相惜，喫談闊讌，累月經年……

畫面二：四川美術學院課堂，我籍教席之便，曾邀康兄開講，縱橫捭闔，慷慨陳詞，大道之行，來路去向，尋俄羅斯之魂，警帝國之惡夢，開眾棗之茅塞，活藝術之骨血，瘡痍疾苦，筆底波瀾。

畫面三：鐵幕深沈，風雨如磐，康兄流徙莫蹤，我亦輟職在控，月黑風高之夜，柴扉輕叩，康兄不期而至。班荊對盞，唏噓欵乃，江湖飄零。

畫面四：《浩氣長流》巨卷，歷時五載，翰墨千米，康兄以信義為據，人格為贖，聚畫界精英，文壇高士，義行壯舉，共築紙上忠烈祠，卷帙浩茫，淚染絹素，血涸絞綃，謀篇深遠，迴出常流。先烈前軀，豐功偉績，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廟肅彝陳，德垂丹青。掘曠代

1 這次活動不是浩畫展，是《浩氣長流》畫冊首發式。

之幽潛，全無窮之炳煥。首展台北，吾儕七君，窩居一寓，十數日間，誠惶以待，夙夜匪懈。功成盛筵，昭明天下，康兄燦顏，浮一大白。

畫面五：曼哈頓唐人街中華會館，我與康兄久別重逢，蹲在街邊人行道上抽煙，慨嘆多事之秋，國運危淺，晦明泰否，羈旅艱難，時過境遷，語境各殊。華髮霧鬢，大道不行，乘桴浮海，負托翁之憂患，承賓雁之深喉，言不盡意，乃持畫筆，塑天下之聖哲，祛人間之不平。悲憫之心，無端之淚，一息尚存，豈容休憩。

畫如其人，風骨寫照，遙距重洋，猶守晨昏。聊以刻寫，畫形擒拿，張布康兄壽庭。戊戌歲末，老木專祈，乾杯！

康兄晚近，不幸病魔纏身，往昔體育教師的身骨，顯漸羸弱，鴻圖未展，著躬違和，心驚八極，身困一隅。英雄遲暮，聖哲浴塵。文韜難續，遂持畫筆，病榻之側，鑄成《俄羅斯破曉》之巨幅，嘔心瀝血，身心透支，可想而知。康兄畫成，我即允康兄撰寫畫評一篇。奈何康兄大作，山高海深。畫中人物眾多。姓氏冗長，稽考繁復，況乎康兄高遠，吾實難儕，竟然踟躕，不知落筆。康兄直言告之，不必寫了，我的第二幅畫作已呼之欲出。故我心中，一直欠康兄一份已責，忐忑不安。

曩與康兄促膝，偶有言及信仰，康兄自謂，如我般皮囊，卻生頑骨疑性，身不由己，思想獨立，最難解決信仰。

近日康兄臥病塌而受洗，皈依基督，終解決一生終極之信仰，倒是出乎我之意料。康兄之信仰，始於憂患，止於拯救，不泥於小我。儒、釋、基督，兼憂患天下，拯救衆生，於康兄之昭示，致終無極，致大無外，皆為神聖。從性靈與感情，文化歸宿論之，儒家乃是康兄根脈，康兄一生，知行合一，乃在興滅繼絕，內聖外王，呼喊奔走，致力中華民族道德重建，文明復興，訓道維統，他身上具有先賢宿儒的意志和秉性；大道不行，乘桴浮海，耄耋莫歸，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儒無教儀，心至而已，康兄沛然當之。

佛陀釋迦，察人間之疾苦愚昧，慈悲普渡，佈善祛惡，康兄性情中，有柔善若稚，愛及犬狗，康兄家有愛犬名謂都都，多年與之同榻而眠，舉箸而飼。每言及犬狗，曰其瞳如深哲，德智皆勝俗人。吾家亦養狗經年，頗以康兄語然。基督精神，唯在救贖，與康兄兼容，至

於個人安身立命，認己原罪，求之於外，交付靈魂，以康兄本性，恐難敘真。

多年流寓，病困糾纏，悲欣交集，唯海外摯友傾誠相扶，手足致親，體恤照顧，無微不至，悉衆基督信徒，感恩之情，聖靈彌浸，命運既定，身心疲憊，亟盼歸宿，順乎自然，隨遇而安。以康兄之篤定勇毅，天生其才，慎終追遠，上下求索，離經叛道，於世不容，心靈中原本只有自由二字，天地為廬，吾心宇宙，周馳無疆，本可獨蹤，為天上星宿，方外遊客，未必遁蹈常軌，竊以為康兄憾事。

吾與康兄結交，凡四十載，同窗之誼，患難之情，風雨披載，憂憤未絕，浴沂舞雩，流觴橫槩，風華漸遁，雖牽黃執蒼，漸拄杖扶籬。彼此珍重，任重道遠，人孰無死，丹心青史，空明流光，浩瀚星河，與康兄共勉。

庚子四月，老木尺牘。

王康作《俄羅斯的啟示》記

余世存（獨立學人）

90年代初，王康離京多日，在重慶隱居賦閑。其情形如同「吶喊」後的魯迅。一個千萬人「吶喊」過的大劇謝幕了，一夜之間，一切變得蕭索、沈悶、滯重、無趣，曾經燦爛地展開其熱情、良善、智慧、才華的人們仿佛經霜打冰凍，又成為漠然身外而壓抑的一群活物。但魯迅當年只能「荷戟獨徬徨」，已經過了幾十年的光陰，歷史演繹了太多的內容、積累了太多的經驗，何況王康還深知另一個民族俄羅斯近幾百年的歷史。無論如何曲折，個人、民族和人類生命是有自己的起點、方向和目的的。前路更何之？在王康那裏是極清晰地呈現著，他知道，他也看到了，雖然一切是非現實地存在著。這老大而多災難的民族，雖然她曾早慧地為人類文明開辟過榮譽和方向，雖然她也很早地與其他民族接觸。卻遲遲未能進入人類世界的綿延大潮。

一天，王康無所事事地路過街頭，經過一家賣書報的地攤，他停了下來，無意地翻開一本叫《花城》的文學雜誌。他本來是跟文學有距離的，不僅僅他更多的關懷在民族的現實和價值王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精神渙散上，正像他在第二屆唐君毅學術思想國際會議上的即興發言所說，「杜維明、霍韜晦和蕭蕙父諸先生辯討唐君毅師承的道統問題，在我看來是無意義的。古往今來的大哲都是從一個豁口中走來，他們懷著不忍之心，不相信天生人類，只是要他們窮盡苦難或墮落淪喪，豈有它哉」；而且，他「對中國當代詩歌吉普賽式的圈落風尚沒有興趣」，當代的中國文學，在他這樣的局外人看來是「自外於當代中國（在一種陰郁乖憐的渠道裏與中國毒素深廣的虛無傳統氣息相吹），由稱為實驗、先鋒的詩群領頭的大規模的詩歌流亡，他們企圖以僭越的步姿盡快躋身於西方詩歌大師之列。」「中國詩人從某

日起，突然宣稱，詩已窮盡對世界的表達，詩人正式退出‘公眾生活’，他的對話起點是尼采、德裏達、海德格爾、福柯、博爾赫斯、莊子、禪宗，以及亞當和上帝本人；詩人只滿足於一名無所羈傍的隱逸的在語言深處的虛無之宮飄泊的占星方士，等等。」「具有與俄國流亡作家類似的背景的中國流亡詩人，其流亡與其說是一次痛苦的選擇，不如說是一次任性和隨意地流失或錯位，他們的藝術成就，至今未超出對贗品、版式和範本的仿制；他們的被逐，既不是由於任何永恒事物的誘惑，也不是來自帝國的敵意，而僅僅是自身的短氣和歧誤。他們沒有起始，卻憑空攀附高處；他們沒有過程、對象，卻以世界本體自居；他們無力進入人類心靈，卻輕易自戴桂冠。由於對基本事物的無知和對永恒事物的隔膜，由於不加節制地無端自戀，喬裝超脫，由於對來之不易的詩人權利和有限語言自由的濫用，更由於對詩人使命的背棄，致使他們被正當地拒之於世界詩歌生命循環之外。」鬼使神差，這一天的王康居然在小攤上翻起了文學雜誌。

事情當然有例外。幸運的是，王康這樣偶然地遇到了這個例外，他在這期（1990年第6期！）《花城》上看到了一首題為「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一首短詩使他積郁已久的思想、情感如火山噴發，《俄羅斯的啟示》，一部十四萬多字的作品就這樣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寫就。就像大晴天裏驟起的風暴一樣蔚為壯觀，火山噴發也使時空景象變換，人的生存及其環境獲得了嶄新的內容。不僅是對90年代初那樣平庸的日子而言，而且在近百年的中國新文化建設裏，《俄羅斯的啟示》也是劃時代的天地至文。

我在青少年時期讀到梁啟超談論自己讀龔自珍詩文的感受，說是「如受電擊」，後人評說讀梁啟超的文章，也說是「如受電擊」，我那時就一直在想那樣的文字該是怎樣的奇文，天地間真有那樣的文字嗎？龔自珍、梁啟超的文字我也讀到過，但他們的時代離我們太遠，我們難得那時的同情、會心和徹悟；雖然在歲月坎坷裏我們也逐漸讀懂並回味起那些「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般的文字，但我總懷著期盼，希望看到文明的思想內容在當代的閃電，提升我們生活的質量天空。

1995年冬天，何家棟先生電話裏告訴我，有一個人你可以認識

一下，這個人叫王康，現在北京搞一部「大統一」的電視片，沒有工作，但這個人有學問，文章寫得非常美。我那時正在編輯《戰略與管理》雜誌，我問能約稿嗎？何先生說，怕是不行。我放下電話，猶豫了一下，撥通了王康的電話，並沒有說明由誰介紹，只是說我是誰，想來拜訪，王康也沒問，只是說，來吧。我就這樣見到了王康。

我們都是性格內向的人，話語不多，只能一個一個的話題略顯鄭重地來過，他讓我看了他撰稿拍攝卻沒有公映的專題片《大道》，我也給他看了我的長詩《眾生北辰》。這一無目的的稱得上「猝然」的相逢卻讓我很是服氣，然而我們分手時卻沒有什麼約定承諾，像是武俠小說裏的兩位劍客無意接觸後比劃了一番分手各奔東西，印證了武功，仍相忘於江湖。雖說我回來後給他寄過雜誌也寫信敘說過他的才華學識給我留下的印象，他也給我寄過賀年卡，說是要回重慶。我們很快失去了聯繫，他離開了原來的地方，聽說他的《大統一》已在中央電視台播放。我找過他，但除了知道他是重慶人外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

1996年夏天，單正平來北京住在閩西飯店給我打電話，讓我過去聊天，還說這裏有一個奇人你不可不識。奇人在他身邊，聽到我的名字說認識，單正平說人家說見過你。我問此人是誰，他說叫王康，他也剛認識一天，我說王康我當然認識。我們就這樣再一次聯系上。

隨後，王康請我參加了幾次文化活動。我也對王康的了解多了一些。他居無定所，總是在重慶北京兩地跑，以布衣之身而憂國憂民，希望自己的思考、寫作和社會文化活動能對民族的進步發展有所助益。王康對我談論過當今社會的病癥，知識分子以及暴富族們的關係，他說暴富族們雖然發展起來了，卻不是一個健康的階層，如果知識分子和大眾傳媒在80年代中期能夠理性地對待那些企業家、老板或大款們，而不是向後者獻媚，那麼這個階層也許會對社會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民族的歷史總是各個人各個階層自私自利，一到危機關頭，他們要麼袖手旁觀，要麼獨力抗擊暴惡。因此民族雖歷經磨難卻長進不大。王康還想對本世紀的民族遺產進行總結，他說他想找一個載體，這個載體能把全體中國人吸附過來，集中全體炎黃子孫的智慧，發揮他們的創造力，這個載體，他認為就是中國的大統一。單正

平告訴我，他那一代人已很少有王康這樣的還在為理想而生活的人了，包括他自己也變得實際多了。我們那時都沒有讀過王康的文章，我們只是在交往、言談中感覺到王康是一個真正有氣象的人。

到 1996 年 10 月下旬，王康到我處給了我幾篇文章，數天後的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讀他的近 6 萬字的長文《俄羅斯的啟示》，據說這只是部分，全文則有 14 萬之多。我讀了不到兩頁就從床上跳了起來，渾身像通了電一樣不由自主，又像受寒流襲擊一樣顫抖不已。我停下來，生怕是幻覺，我從頭讀起。就是這樣的文字！她原來真的存在，而且就在眼前。我激動不已地一口氣讀完，我確認這就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文字，是我少年時期的夢想，王康圓了我的夢，那一夜，我仿佛進入了佛家所謂的鈞天大樂的境界裏。

第二天，我呼叫王康，在電話裏我向王康抱歉說晚了幾天才讀他的文章，我說很感激，這麼好的文章，我再努力十年也寫不出來。王康說朋友之間說這話做麼事，我說是真的，我也許一輩子也寫不出來。

這以後，我就時時翻閱，一次次地體驗閱讀的歡愉。我已不再有少年時那種遇到美好的東西獨享秘不示人的心理，也不再有人就推銷的習慣，生活苦難的歷程已教我們明白人的思維的高深和情感的熱度是不具有這種高度、深度和熱度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高深和熱度。對於沒有音樂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我將王康的文章復印幾份給我認為可以看的人看，一些人征求我的意見，問可以自己再拿去復印嗎，這是意料中的事，讓我略感遺憾的是一些年輕的朋友無動於衷。

過了一段時間，單正平寫信來說，他近日去了一趟重慶，有機會跟王康在一起，了解了王康的一些情況，他說他這個年齡的人已很少佩服人，但他現在視王康為真正的英雄豪傑。他說他在王康那裏讀到了一篇文章，雖然只有一部分，但他認為已足以改寫我們的文學批評史，這說法兒一點也不過分。他說，你一定得看看那篇文章。讀到這樣的信很是讓人感動，在回信中我不免得意地告訴他，你說的文章肯定是指《俄羅斯的啟示》，我已經先睹為快了，我們的看法一樣，文明史上那些讓我們安慰給我們營養的事也出現在我們身邊。

20 世紀最後十年，對中國人來說，是如戲如劇又悲苦莫名無助的十年。在這之前，一場運動事件解構了中國各階層之間松散的結盟，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現世物質主義號召和「全民皆商」運動則消解了各階層內部和職業分工中特有的品格。中國成為「沙聚之國」。「中國」一詞對中國人來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並非一種恒定的現實，而是一種經驗和現象的奇特結合，是要變易的過渡型態，自然地，中國人也出現了身份認同危機，「我是誰？」「信仰何為？」「人生何在？」等等無可解答的安身立命的正名內容導致了中國人精神的潰敗。

精神的潰敗在行為上表現為人們的正義感和道德意識的淡化，在思維和寫作的層面表現為人們責任感和批判意識的淡化。中國人的寫作，也就成為一門職業寫作，在這一寫作裏，找不到語言和存在的血肉聯系，找不到詩和存在的性情關係，找不到寫作者個人在語言中的位置，找不到寫作在歷史延續中的意義。這樣指責漢語寫作並不全面。因為任何時代的主流寫作或說中心寫作少有不是如此空洞、庸凡和劣化的。只有那些在邊緣寫作中以堅忍的心智辛勤勞作的人才有可能參與語言的生命創造，才可能成就有益於民族現實和未來的寫作。所有民族和人類中最重大的聲音、呼告，都是在遙遠的極地，從這些生命起始傳到人們耳際的。這些「精神烈士」，這些先知，都以其酷烈的人生際遇，常人難以想象的代價，榮耀了民族的名。我們唯有對比歷史和其他民族的實踐，我們才明白健全的人性有一種什麼樣的狀態。王康在《俄羅斯的啟示》裏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精神的潰敗是不能以客觀現實作為充分借口的。任何個體，置身在生命的精神歷程中都在時刻經受著拷問、鍛煉，人們可以說今天消費主義的世俗觀念深入人心，然而，龔自珍時代的人們也多在「為稻粱謀」；人們可以說市場經濟、大眾文化有助於消解意識形態霸權，然而，東亞一些經濟繁榮國家仍沒有擺脫封建的陰影（從而也仍沒有擺脫政治和經濟大滑坡的威脅，即黑金政治和泡沫經濟）。

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百余年間，我指的是 1840 年至 1949 年，中國人也存在身份認同危機，中國人牢牢抓住了歷史給予的命題，即解答外來的國恥和內在的強權，那時巨人輩出，猖獗狂放，群葩爭

艷，性格萬千，並出現了孫中山這樣天下為公的民族英雄和魯迅這樣凝聚民族靈魂提升民族性格的偉大作家。

因而，精神在精神潰敗年代裏也在等待人性的閃光，漢語寫作也就是這樣在文字、信息爆炸般的生產年代裏等待著烈士的鮮血。作為一種最悠久的文明語言，作為由孔子、司馬遷、曹雪芹、魯迅……以血祭過的語言，理應在歷史的巨變關頭找到新的人格形式，理應在民族的新生旅途中獲得新的存在狀態。因為被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國社會，其聲音、言語，對我們中國人來說絕非幸運的豐富創造的產物，而是一種具有人類意義的中國命運的個人承擔狀態，只不過有人順應，有人反抗，有人漠然，有人以個人的存在體現了一種關聯無限的道理和性情。王康在《俄羅斯的啟示》裏，把自己的精神、信念和才情完美地表達出來，從而獲得了與歷史和域外那些最深刻的人類寫作等量齊觀的意義和效果。像單正平一樣，我樂意向人們介紹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我願意向這個人和他的作品表達一個寫作者的敬意。

（原文寫於 1998 年）

和老康一起工作的日子

劉慶豐（電子技師）

我是老康的助手。準確的說，是王康先生的 IT 助手。所以不少到老康這裏來的外地客人都稱我為「劉工」，即搞技術工程的。



「畫冊《浩氣長流》中的一頁。畫面分別是我（左）、攝影師戴前鋒和王康。」

一

認識老康，是在 1989 年 4 月下旬。我們《人間》雜誌組織報告文學組稿會，來的作者當中就有久聞其名的老康和他的哥們向宏。——那個時候王康是重慶八中的語文老師，但很不安分，經常不在重慶，出沒於北京的思想文化界精英圈子裏。再早些，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還沒有出國的時候，老康就是主動去給賓雁當助手，幫他整理那大堆的民眾來信。而王康在重慶的時候，我社同事戴前鋒（大家叫他小戴）又是他的助手。所以平時聽小戴「老康老康」地聊多了，大家也就都稱呼他為老康。

那次會議的其他內容已完全淡忘，只有兩個人的發言至今記憶猶新。一個是向宏講述的首都局勢；另一個就是王康，他的言談帶有一貫的「宏大記事」——從全人類的角度來闡述的風格，「我們的報告文學，不能只局限於局部的某人某事。比如我們重慶，沙坪公園裏就有一座文革武鬥的墓葬群。為什麼你們任何一個搞報告文學的，都沒有想過可以在這裏面挖掘呢？當時的重慶武鬥，可以說是一場‘亞戰爭’，全局的、局部的，可以采寫的內容太多太多了！」

會後，我還真的開始關注這文革武鬥墓地，打算著手寫個報告文學《亞戰爭——重慶大武鬥記實》。那個時候都流行把標題取名為中國大什麼什麼的。當時的考慮是從尋找當事人開始，估計要用幾個月的時間來完成采寫。當時完全沒有想到這根本就不僅是一篇報告文學的工作量，更沒想到此項工作竟會持續此後的好幾十年。

不過這個采寫方案剛進行沒幾天就停了，因為有了「更熱鬧」的事。在廣場上又一次見到了老康，並讓他演講了幾句。記得他講的其實相當溫和，內容也只是對地方政府的幾個要求，如講清楚大家關心的「揚子江」等項目的內幕，以及釋放前幾天抓的那幾個「閑雜分子」等等。我除去拍了幾張照片外，並沒有直接同他打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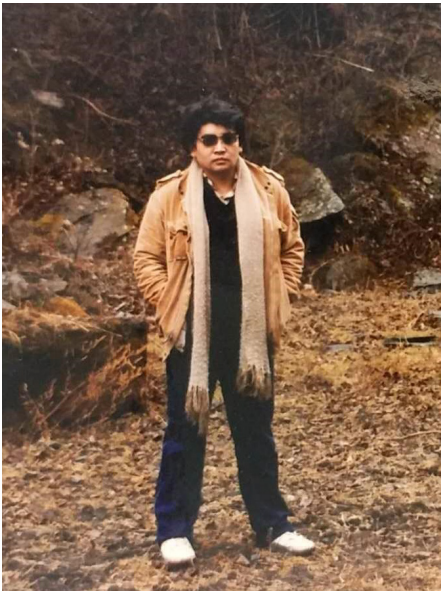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學潮中的王康，應學生請求講話，講得相當溫和。不料被特務盯上了。攝於1989年重慶春夏之交。

冷下來了以後，在那認識的幾個學生經常沒事來我家來閑聊。有天在翻到我拍的老康照片時，一個女生嚇得差點把照片都丟了，指著其中一個人說：「這個是便衣！他打入我們內部的了的，很多活動還是他在策劃。這個老師……」我打斷了她，「什麼老師！應該稱‘這位特務……’」

……過後，他們又來找到我，說有沒有辦法能夠聯系上老康。我說，「他現在潛藏起來了，有可能是躲藏在我朋友家裏的。但是為了他和你們的安全，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同他聯系。」

現在回想，當時對學生們的確是充分信任。幸好他們還不是被收購的臥底。否則，就憑我這句話，老康很可能就被捕了。他當時的確是住在幾個朋友家裏的，偶爾出門都是易容化妝，戴假髮、墨鏡，看上去還真的成了另一個人。

1992 小平南巡以後，老康就不再隱藏了。他公開出沒於京渝兩地，策劃拍攝了若干紀錄片，如和 CCTV 合作的大型政論片《大道》，和重慶電視台合作的紀錄片《抗戰陪都》《重慶大轟炸》等等，以及多種社會活動。當時他已被八中除名，但有不少企業界朋友提供資助，成立了一個「陪都文化公司」作為工作室，人稱其「職業革命家」。



隱藏中的老康。攝於 1989 年冬季。

成立了一個「陪都文化公司」作為工作室，人稱其「職業革命家」。

新世紀初，我的工作調整為影視攝制。過後不久，小戴找我去幫老康攝錄一個國軍將領後代的座談會。會後的餐桌上，老康把我拉到他旁邊坐，並舉杯「為新來的朋友……」我說，「老康，你知道嗎，我們其實應算老朋友了。我母親以前也是八中語文組的，她現在回學校去，同組的老師對她說，你的兒子名氣很大呢，他同那些精英……」

此後，我就成了王康團隊的編外成員。不久，老康召集我和一些人商議成立攝制組，來拍攝重慶文革武鬥的紀錄片。初步決定片名暫定為《R》，即紅色革命和紅衛兵運動的「紅」。片長 12 集，制片、導演和文案均是老康，我擔任電視片的拍攝及後期制作。經費已經基本解決，並且在沙坪公園大門口租下了辦公室。聯絡和攝制工作開始正常運行。隨後我們去拍攝了第一個採訪，是評書藝術家徐勍，扮演過鄧小平的。他當年是解放碑地區 815 廣播站的播音員。此人相當會侃，180 分鐘長度的 DVCAM 大錄相帶我足足拍了兩盒。

後來又停了一些時候。有天在單位食堂我碰見了小戴，問他「怎麼好久沒有繼續拍了？」他神情嚴肅地把我拉到一邊，說我們的拍攝被人告密。有關部門找到老康，要求他「慎重」，實際上就是必須停下來。於是，這一部本以為必然轟動的紀錄片，無疾而終。

二

2005 年底，小戴約我去陪都公司，說是老康他們在畫的一組大型作品，快完成了，後期有很多工作看我能不能去幫幫忙。

到現場一看實在是震撼。整整一層樓，以前是個大倉庫，現在被布置成了超大型的畫場，牆上都是兩米多高的以抗戰為題材的巨幅國畫，正中是連戰題寫的「浩氣長流」四個大字。這確實是美術史上的空前之作。

此畫的由來是，同為我們美術編輯室的畫家歐治渝，托小戴把他引薦給老康，說有個想畫一組關於抗戰的大型國畫的想法。老康一聽就認為不但值得搞，而且「要搞就搞大的」，弄成全人類都沒有見過的大型國畫組圖。隨之很快就搭起了工作班子，由重慶市最著名的女畫家江碧波作藝術總監，江碧波、歐治渝、馬一丹和張春新四位畫家領銜主畫，他們各自再帶些助手、學生也參與繪畫，王土火、王強和牟群等作內容策劃，再加上一大批志願參與者，數十人投入的巨畫繪制就這樣熱鬧展開。

此畫創作之初，正趕上對岸的國民黨主席連戰首訪大陸，開啟了「破冰之旅」。老康立即抓住這個時機，讓北京的哥們、社會活動家

向宏與對岸勾通。連戰聞之也非常爽快，命筆題下了「浩氣長流」手書。它很快就被制成了巨幅，成了此畫的點睛主題。

震撼之余，我立即答應了老康的要求。正好當時我剛在單位辦了「離崗」手續，因此就轉戰這裏工作了。

老康這裏看似熱鬧，有數十個人同時工作，其實基本都是不要報酬的志願者，有事前來，隨叫隨到。老康有句名言，「到我們這裏的，凡是男的都不發工資。男人，就是應該有這個社會擔當！」——實際上，領工資的女的，也只有後勤和廚工兩位。連江碧波這麼大個的女畫家，也仍然是不給報酬的。

我在這裏幹的，主要就是圖片拍攝、平面設計及視頻攝制、後期制作等等，工作量還特別的大。因為老康的想法奇多，而每種策劃全部都要通過我在電腦上展現出來。老康自己其實是個標準的「文科生」，算得上是電腦盲。曾在很長時間內與人溝通都要通過紙質的書信往來，形式感特別強。後來他說，「好不容易搞懂了怎樣發電子郵件，可是涉及到什麼‘附件’，就完全不行了！」

老康的形式感體現在各個方面。他手工書寫時全用繁體就不說了，即使是在電腦上也一律選用繁體中文，稱作「正體」，很有民國範。大量的色彩使用中，他尤其偏愛深藍色，據說也是「國粉」的標誌。很多時候幾個人在辦公室商量個事，只要有個具體主題，都會掛上橫幅標明會議名稱。這些橫幅就不由我來電子制作了，全部是他手工書寫。老康的書法還相當不錯，繪畫也可以，對畫家們的創作往往會指導得相當具體。當然來老康這裏無主題閒聊的人更多，基本上就是把這裏當作一個社會沙龍。老康也樂得同大家扯淡，不過內容可並不閑淡，基本全是宏大敘事，人類命運和社會結構發展等等，內容還都特別吸引人。我因為工作量大，經常是在隔壁辦公室內操作，但也忍不住隔一會又跑出來聽聽大家的高論——其實主要就是老康的單人演講。

到老康這裏不但是精神充值，而且還管飯。除去有些客人大手一揮「出去吃」之外，基本都是來多少都在這裏解決。這個優良傳統後來不少人也發揮了，比如常來這裏的黃珂後來定居北京，黃珂的家也就成了朋友們的活動據點。不管多少人，也不管認不認識都盡管去，

只要到黃家肯定就是全部管飯。就連開電梯的小姑娘都看熟了，只要是奇形怪狀的異類人士進電梯，不必開口就直接按黃珂的樓層。後來他這「當代孟嘗君」的「黃門宴」名氣越來越大，媒體大量報道，甚至還成了重慶的「名片」。

三

2005 年底，老康的精神導師劉賓雁在美國逝世。劉賓雁是我國三中全會以後興起的報告文學熱潮中，以直面社會而著稱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等一大批作品，引起了全中國人民的關注和震動。特別是民間幾乎把他當作了「包青天」，每天有大量的群眾來信都寄給賓雁。當然也得罪了不少人，後來他被公開驅逐出組織，浪跡海外。

在得知賓雁去世的當晚，老康疾筆而書，寫下長詩《中國的大雁》。而後，北明又給該詩朗誦、配樂，作成了音樂詩——這北明也是個傳奇，鄭義和她於 90 年代初流亡美國以後，和劉賓雁成了密友。從賓雁口中他們知道了王康其人，其後更為老康那一篇篇思想深邃的作品所折服。在歸國探望父母時，北明來到重慶，對陪都公司的工作人員稱「太羨慕你們了，能夠這樣在王康的身邊工作！」其後，她更乾脆宣布，和王康結為兄妹——不過結拜儀式時我還沒有來，是後來在整理錄相資料時見到的。

這首音樂詩《中國的大雁》的音頻老康在多種場合給人播放過，但是效果不佳。因為時長近 20 分鐘，聽眾們似乎難以維持注意力。所以他來找我商量，能不能找一些照片和圖片加進去，把這詩做成視頻。我說要加就不要只加靜止圖片，你這詩不是把賓雁比喻成大雁嗎？我知道法國有部相當精緻的紀錄片《候鳥遷徙》，裏面就有非常多的大雁飛行的鏡頭……

結果這視頻音樂散文片《中國的大雁》做出來後，意外地成功。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每次播放都是剛一開播就全體觀眾鴉雀無聲，直至全片結束後的若干分鐘，所有觀眾仍長時間地沈默，沈浸在片子營造的情緒之中……

四

巨畫《浩氣長流》基本做出來後，就一直存在怎樣推給觀眾的問題。在創作階段的那倉庫牆面上能掛出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後來作品就全部裝裱，裝箱存放在一個小學的禮堂裏。每有要客來此，就要興師動眾趁周末聚集到學校去，拍出幾箱來，分段鋪在地上作局部展示。

要得窺全貌，當然就需要把全畫拍攝下來，作電子化處理。具體怎樣來拍，我和他們商量了很久，最後決定還是按「局部展示」的方法鋪在地上，我把一個竹梯橫架空中，上面綁個架了單反的三腳架。我坐在旁邊的電腦旁，通過數據線取景拍攝。單是這調節位置，就足足調了一天半，然後就進入了流水化拍攝，我在電腦上按一下快門他們就把畫卷整個拖動一段。大約拍攝了一個多星期才把這 800 多米長的十多個長卷拍完。



組圖，本文作者劉慶豐（左下、右上）與王康（後排左六）及浩畫團隊人員拍攝《浩氣長流》畫卷並電子化處理工作照。攝於 2007 年 2 月。

然後就進入了後期的平面及視頻推廣。各種大大小小的畫冊先後出了近十個品種，電視片也編出了若干個版本。當然更主要的，還是策劃搞個大型畫展。

首先考慮的當然是在國內展出。全國各地聯系了不少地點，有重慶、北京、天津和湖南衡山等。別人一聽，開始都是十分支持，但進入到具體的策展階段後，都沒有能成功地進行下去。

老康的思維和策劃歷來都是多線程的。他受邀訪美，一方面是策劃《浩》畫在美展出的事，同時還打算盡可能多地採訪一些當事人，如陳香梅及很多「來華助戰洋人」。

聽說老康要去美拍片，我還認為肯定要讓我同去。不料老康只是讓我給他詳介了一下攝像機的操作，就自己帶著機器出發了。回來後聽說採訪進行得還相當不錯，尚在世的「飛虎隊」老兵們聽說要講述這段經歷都非常湧躍。哪知我把磁帶倒進電腦才發現，他不知扳動到什麼地方了，居然所有的視頻都沒有錄上聲音！後來老康自嘆，「唉，這麼遠跑去，結果錄回來十幾個小時的『無聲影片』！」

五

經過多年的多方聯系，老康最後終於落實了這巨畫在海峽對岸展出，是通過台灣的「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楊渡先生落實的。



還原抗戰歷史，找回人間正義，八百米抗戰國畫史詩巨卷於中國「七七事變」、抗戰爆發 73 年紀念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開展，由於畫卷太長，延及室外展出。攝於 2010 年 7 月 7 日。

2010 年 7 月 6 日，展前新聞發布會。

2010 年 7 月 7 日，巨幅史詩國畫《浩氣長流》畫展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



浩氣長流台北展出開幕式，本文作者劉慶豐在後排記者席正中間為會議錄像、拍照。攝於2010年7月7日開幕式現場。



《浩》畫台北展出盛況空前。

我們一早趕到國父紀念館，這裏分室內和室外兩個部分。雖然時間尚早，但已滿是人眾在擠著觀看。

引人註目的是，有大量親歷過抗戰的國軍老兵趕到這裏看畫，還

激動地給人講述當年。

我在人堆中穿來拱去，視頻和照片同時拍攝。相機的電池拍完了，剛把相機放桌上蹲下翻攝影包找電池，有人來叫我說連戰來了，讓我快去攝像。我趕快背包就跑。大概過了半個小時要拍幾張照片，才想起相機還放剛才那桌上沒有拿！趕快穿過熙攘人群跑回那另個展區，那單反還靜靜地躺桌上呢。後來我常對人說，「台灣這裏估計是沒有小偷的，不像我們那裏拍個車展，不少人背著的相機，連鏡頭都被別人擰跑了！」

上午 10 點，畫展開幕式正式開始。

六

這次首展式上，缺了一位最重量級的人物，馬英九。

自馬英九 2008 年就任以來，老康就對「小馬哥」寄予了濃厚的希望。他多次談到《浩》畫台展的歷史意義，「希望就像當年的‘乒乓外交’一樣，小球推動了大球；這次我們民間的畫展赴台，能夠成為兩岸統一的最重要的里程碑。抗戰，這是海峽兩岸最最重要的歷史共同點！」

老康甚至還通過楊渡向馬英九提議，希望能夠成為馬政府的兩岸對策顧問，他可以每個月或者每季度前去親自給小馬哥作具體的兩岸形勢分析。但是沒有想到的是，馬英九的心思根本就沒放在大陸上。他更看重的是選情，是藍綠陣營對他的評價。自畫展布展開始，馬就幾乎每晚都要跟他的幕僚楊渡通話，詳詢具體的每一步進展。據楊渡告訴我們，馬英九最擔心的是，這畫展的主題「抗戰」，感興趣的肯定幾乎都是藍陣營，即國民黨這一派。他如果公開出來，肯定會被認為是「挺藍」，必然影響連任選情。所以直到畫展結束，他也一直拒不露面。

實際上，對綠營的態度老康也是早有考慮的，台展定下來以後，他專門收集了大量日據時期台灣民眾的反抗資料，讓歐治渝畫了一幅以台灣本地的抗日鬥爭為主題的《青天碧海》以取得對岸民眾的共識。畫展開幕式的背景牆就是這幅《青天碧海》。

一整年之後的7月7日，台北國父紀念館，跟我們的畫展同樣的時間、地點，馬英九高調出席台北市政府在這裏舉辦的「七七事變」特展，並同一群大陸遊客熱情互動。實際上據台媒報道，我們畫展以後的連續好幾年，幾乎每一年「七七」這裏都會舉辦「七七事變」抗日紀念活動，因為國父紀念館本來就是台灣光復時日本受降典禮的所在地。看來楊渡所說小馬哥不出席畫展的原因也許並不完全。相比擔心出席抗戰紀念活動被認為是挺藍，很可能他更擔心的是這畫展的背後有大陸的官方影子。

七

在離開台北的前夜，連戰夫婦以他們個人的名義宴請了《浩氣長流》畫作的主創人員。



前國民黨主席連戰夫婦宴請浩氣長流創作團隊，為他們返回中國大陸踐行。左起：江碧波、郝柏村、王康、連戰、連夫人、劉兆玄、席慶生。攝於2010年7月12日。

回來後我在整理錄像資料時發現，連戰在看似閒聊當中提到了時任重慶市一把手的薄 XL，「很有能力呀，歡迎他到台灣來看看……」

老康對此非常重視，認為這是台灣方面對重慶市領導發出的非正式邀請。他讓我把這段視頻立即刻制成碟，他通過渠道送了上去，

非常希望此舉能夠直接促進兩岸的官方互通。

其實說起來，薄對待老康還真的不算薄。我們的這純民間巨制能夠順利獲得各種批文，登陸對岸，很多地方都能感覺到背後還是有一定的官方支持。

在巨畫臨送台展前，老康找來《延安人物組圖》的畫家李犁，要求他在群像中再加上兩個人物，習仲勛和薄一波。這當然是從現實出發的考慮。李犁做得還真不錯，他畫好兩人的頭像帶來貼在畫面上，渾然天成。在台北已經布展、即將開幕之時，老康又接到遙控指令，要求去掉日本天皇的形象。歐治渝在展位已立好的畫面上用宣紙覆蓋，把天皇改成了硝煙。

從台北返回那天，老康和我們一起剛從江北國際機場出港，他就被機場的工作人員叫到貴賓室去了，後來是捧著鮮花出來的。原來是有「領導」指示，要給老康這種迎接的待遇。這領導很可能就是薄，這種純民間的兩岸互動應該是起到了官方不便發揮的作用。

薄對待老康的方式有些類似馬英九，不直接打交道，卻通過心腹進行勾通。他派出的是夫人谷開來——補充一句，當時從來沒有人會在她名字前加個「薄」字。「薄谷開來」是在定罪後的稱呼。

老康的一位東北密友也給老康引鑒了兩位東北名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LJ和演員大腕趙本山。對趙，老康是直接拒絕見面。對王LJ這種重要關係，老康基本上只是保持接觸，沒輕易使用。唯一的例外是他的駕駛員用王的關係去處理過駕駛違章，大材小用之至。

老康遞上去的台方邀請，未得到任何回應。一年半之後，薄王倒台，此舉當然泡湯。此後老康也給新來的領導人進言過，希望能抓住重慶的「抗戰陪都」這個背景，作為新重慶班子的著力點。這當然不出意料地又遭到冷遇。

而此時我們仍在忙於各種工作。印制完成的《浩氣長流》畫冊成為真正「最有分量」的書籍，有好幾十斤重。為了作品赴美展出，老康讓馬一丹和婁山分別各繪制了一組以太平洋戰爭和滇緬戰區為題材的巨幅畫制。畫家婁山在繪制時已是癌癥晚期，剛剛繪制完成就離世而去。

此時，整個《浩氣長流》巨畫由於不斷增加內容，總長度已由800

米演進為近 1000 米，即差不多一公里長。

除了赴美的準備，老康還在策劃去俄羅斯作一次大型文化採訪拍攝。起初的打算是從西伯利亞入境俄羅斯，然後租車跨越遼闊的俄羅斯大地去往俄國西部，後來又縮略了方案，改為「兩城兩江之旅」，即莫斯科、聖彼得堡，伏爾加河、頓河。這當然深合我意，甚至有次當我在外地時老康就通知趕回來準備赴俄手續。當然，俄國之旅肯定是要放到美國展出之後。

此時的老康造型越來越類似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由於我在他那裏工作的時間特別長，很多時候老康都是自己下廚去為我作飯。老康甚至讓冰箱裏始終凍有若干冰淇淋，讓我隨時想吃就吃。偶爾來的畫家馬一丹更是怪人一個，他對單吃冰淇淋沒有興趣，卻要用它來拌飯吃！

2013 年春夏，《浩氣長流》畫冊在京的發布會已基本準備就緒。他問我要不要出席 7 月在北京的發布會，由於我當時已有另外的安排，就沒有去北京。不光是我，在重慶的大多數朋友都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是永別。老康臨行前，大家連個告別儀式都沒有過，都只以為他這是正常出差，過幾天就會回來的。

過後才知道北京的發布會剛一結束，老康就去了美國，策劃安排展出的事宜。後來聽說他去了美國就不打算回來了，再後來又據說是不讓他回來了。反正不管怎樣，他是留在美國了。

不過老康在美可沒閑著，他後來終於安排定了《浩》畫在美展出的事宜。在整個策展布展的過程中，老康深感沒了國內的這幫哥們與環境，他在那裏確實有些孤掌難鳴。在國外基本上找不到我們這種志願者來義務制作，所以每一項設計都是由他跨洋遙控，讓我來設計各種展品。這次展出遠隔重洋，大畫的原作是沒法運過去了。他讓我把電子檔傳過去，準備制成近原大的復制件布展。不料美國的人工費和材料費都特別貴，後來他乾脆要求我們把畫幅在國內制好再運到美國去！

後來有不少凡是去美國看望了老康的朋友回來都說，老康現在在那裏覺得最需要的，就是有個我這樣的電子助手，來把他的各種奇思妙想全部電子化。

八

後來，我還無意中促成了老康個人的靈魂升華。

我夫人的髮小陳頡，也是我的好友，有次找到我說近期要到美國出差，想去看望老康，不知會不會顯得冒昧。我當即說，「我替老康答復你，非常歡迎！老康現在在國外比較寂寞，很希望有國內的朋友去陪他好好聊聊！」

過後我才了解到，老康此時已確診了癌癥並作了第一次手術，但同他勾通後老康表示，身體已基本恢復，歡迎來作客沒問題。陳頡到華盛頓後，是找老同學王志勇開車送他一道去見的老康。於是，這兩位當年的熱血青年、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就與老康、北明在異國見面了。老康是親自下廚房去做飯款待的他們。而王志勇，此時已是在北美知名的牧師，自此，他就成了老康身邊相當重要的一位朋友。

老康其實對基督教文化是了解相當深入的，從他的各種作品中都能見到有一種濃厚的基督教文化思維深滲其中。但是老康自己也說過，大陸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文化基督徒」，思維方式上完全能夠接受基督教的文化理念，但是要讓自己受洗入教嘛就不一定了。

過後，老康多次提到邀請我去美國一趟，幫他完成一個作品。但是由於簽證和我的檔期問題都未能成行。我也推薦找我學過視頻的一個在美留學生，也是老康的粉絲，讓她去協助老康；但老康和她聯系後，我得知老康要做的不是視頻，而是一個平面作品。所以後來我說，那我乾脆在春節期間過來協助他，因那時我才正好有空。結果老康回復說已經有些來不及了，乾脆他自己來畫。

老康以前就有較好的繪畫功底，去國外以後由於老康的時間較多，更是大量投入美術繪畫。他在微信裏同我勾通的內容相當一部分就是他畫的作品，不過多數是小幅的。這次他要我去估計是要做一個大幅的類似《浩》畫那樣的大型作品。後來他給我發來了這個照片，不知當時要我去參與制作的是不是就是這個作品，看來好像是俄羅斯題材的。

2020年開春以後，老康的病情好像惡化得很快。3月中旬，他給我發來了這段文字，應該就是他對病情的態度。

4月中旬，老康病情急劇惡化，已進入臨終關懷階段。這時，得知老康作出了最後的靈魂選擇，受洗成為基督徒。施洗人就是王志勇牧師。

.....

星雲黯淡，
萬籟俱寂。
簫聲如虹，
東君如儀。
看哪，我們的慈母正用
彌天飄拂的襁褓，
垂淚裹護又一名
飄零天涯的遊子，
一雙遍體鱗傷的大雁，終於
停落在中國的十字架上。
你的心臟依然堅強，
你的頭顱依然高昂，
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
阻止你回家，阻止你飛翔，
你已經永遠停落在融化在
中國的十字架上。

送王康遠行

丁東（獨立學人）

王康因癌癥不治，於2020年5月27日與世長辭，享年70歲。

王康遠行，早有預感。去年就知道他患了重病。8月，小群為他畫了一幅肖像，我寫了一篇《奇人王康》，發在這個公眾號上，引起了許多朋友的關注。讀者紛紛贊賞。我們把這些款項，托朋友轉交王康，作為醫療費用的小小補充。王康的一些朋友，比如盧曉蓉、鄭也夫、牟廣豐，知道他治病缺錢，也紛紛解囊相助。

王康治病期間，仍然顯示了頑強的生命力。他雖是繪畫長卷《浩氣長流》的總策劃，但他原非畫家。臨近生命的終點，卻拿起畫筆，一氣創作了幾百幅素描。至於書法，本來就自成一格，筆下流出的就不計其數了。

然而，再頑強的人，生命也有極限。王康還是走了。

關於王康的生平和追求，我在《奇人王康》說過一些，不再重復。今天為他送行，只細說一樁那篇文章裏講得過於簡略的往事。

王康才華橫溢，算是一個牛人。讓他佩服的人並不多。但他對真正心儀的前輩，懷有極高的熱忱。2003年非典流行期間，李慎之與世長辭。王康對李慎之執弟子禮，在李慎之八十誕辰之際，撰寫了數萬言長文《蒼黃不易聖賢心》。他目睹李慎之遺著由明報出版社出版，大陸一般讀者看不到，於是想改變這一局面。

他從重慶來到北京，約我去何家棟家聚首，然後一起打車，看望李慎之夫人張貽和女兒。何家棟與李慎之同庚，當時也已80歲。王康請何家棟先生出面，說服張貽和子女，不要抱國內正規出版的幻想，盡快將《李慎之文集》以自印方式，滿足讀者的饑渴。何家棟對張貽說，慎之雖然走了，我們今天面對的很多問題，大家都希望聽到慎之的意見。何家棟情辭懇切，李慎之家屬心有所動。終於在李慎之逝世一周年之際，將文集自印出來，流傳到民間。有一些不會用電

腦，不會上網，過去也沒聽說過李慎之的老年讀者，讀了《李慎之文集》，如同醍醐灌頂，夜不成寐。



左起：本文作者、獨立學人丁東、李慎之之子李三達，何家棟、王康。攝於2006年4月北京何家棟家。

李慎之、何家棟是當代中國的老一代思想家。王康則是當代中國的又一代思想家。和曾經在體制內掌握過一些權力，晚年大徹大悟的老輩人不同，王康始終是布衣之身，當過幾年中學教師，後來乾脆流落江湖。他沒有權，也沒有錢，卻不甘寂寞，總想做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大事。他立身行世，完全是憑思想的魅力。憑借這種魅力，他的後半生，還真做成了幾樁擲地有聲的大事。

王康的文章和演講有很多粉絲，但他的書不曾在故國公開出版。60歲時，朋友們幫他自印了一冊文集，能夠得到此書的讀者不多。思想是有生命力的。王康的肉身雖然遠行，他的文章和作品，將長久地活著。

王康赴美簽證經歷紀實

北明（流亡作家、記者）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王康出現在成都美國領事館門外等待簽證的隊伍里。隊伍很長，大約四、五百人，不時有大客車將滿載的中學生卸在門口。

從上午九時到下午近一時，漫長的等待之後，王康終於得以進入那片小小的美國領土。五、六名武警縱深肅立，王康遵照要求掏出手機，關閉，存於小箱內。開門穿過一條走廊，進入簽證大廳。廳外小房牆上有美國總統布什和國務卿賴斯照片，顯示美國最新行政當局代表的國家權力。

所謂大廳不過五、六十平方米。廳內幾排木椅已人滿為患。坐椅正面兩個窗口，一個專為美國公民服務，一個接收中國公民赴美文件。一位美國中年男人和一位中國中年女性，分別在兩個窗口內接待。右側牆壁另有三個窗口，全是美國雇員，靠近正面牆的第一個窗口是一位白人女性。

王康在末排邊緣覓得座位，掏出《惠特曼詩精選》，待全書 120 頁 30 首詩看完，才聽到傳喚「王康」的聲音。與他人一樣，王康把早已準備好的裝在一個透明塑料夾的有關文件遞進第一個窗口。

約兩分鐘後，美國女人開始發問，語調柔和，流利的中文有明顯的美國腔。

「請出示單位供職證明。」

「沒有。」

「請出示銀行存款證明。」

「沒有。」

「請出示房產居住證明！」

「沒有！」

美國女雇員抬起眉毛，差點兒就問出一句話：那你做什麼來了。她沒這麼問，她問的是另一句，等於重覆一個她眼前不可思議的事實：

「什麼都沒有？」她真是夠溫柔。

她得到的答覆是肯定的。

王康此行並非要考驗簽證官的耐心，他也沒有準備讓人家拒簽。事實上，他極為重視這次簽證之行，以至於無意中把簽證日期提前了一天。也就是說，他在此前一天，就出現在成都美領館簽證窗前的長長的隊伍里了。那天是十八日，站在非他所屬的隊伍里，他渾然不覺。兩小時後他在領事館門外崗亭接受詢問，經兩處武警查閱，預約的當日名冊中並無王康姓名。王康不以為然：

「你們可能錯了，我的預約時間是今天，六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

「我們不會錯。」

「美國人出的錯不在一、二！」

「我們不是美國人。」

王康退出。他在眾目睽睽下輾轉撥通上海美國總領事館簽證預約中心。幾句通話過後，王康恍然：正確時間確是明日此時，六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美國人這次沒錯，錯的是他自己。看看周圍人群，這位人稱「老康」的民間思想家，為自己不諳世事露出歉疚笑容。

偌大西南，美國只設成都一處領事館。將近兩億欲往美國的中國人都只能匯聚到這裡來辦理簽證。不會駕駛的王康是請朋友開車，從重慶一道同行而來的。

重慶與美國淵源遠勝成都。二戰期間，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區司令部、美國大使館、美軍參謀團及新聞機構皆設駐中國戰時首都重慶。1943年初中美簽署新約，中方代表團團長飛赴華府即由重慶出發。同年底蔣中正夫婦遠赴開羅與羅斯福、丘吉爾共議世界戰局，啟程地也是這座雲橫霧縱的山城。日本經年對重慶實行「疲勞轟炸」、「無差別轟炸」期間，1944年羅斯福總統贈送中國一幅精美卷軸，盛讚中國為自由而不畏日本恐怖轟炸，贈的是重慶市民，讚的也是重慶市民。1945年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四個創始國之一，派代表團飛越太平

洋，前往舊金山簽署「聯合國宣言」，啟程地仍然是這座世界反法西斯世界名城。幾個月後，毛澤東在斯大林壓力下應蔣中正之邀走上談判桌，還是在重慶。43 天中，國共兩黨領袖在此地多次會晤，共商國是，並簽署了注定成為一紙空文的「雙十協定」。中國從抗戰勝利走向內戰爆發的歷史性轉換儀式正是那次著名的「重慶談判」。

1949 年 12 月 1 日，重慶作為現代中國立於世界之尊的起點，被新政權革除，作為中國抗戰首都的殊榮悉遭抹殺。翌日，王康在這座城市江邊一條叫做「龍隱路」的山坡出生。「出源便遇打頭風，不與尋常逝水同；浩浩狂瀾翻到底，更無涓滴肯朝東」，高爾泰先生所書狂草，曾經終年懸掛王康心頭案前。王康思想尋列世界，但是他作為當代中國民間思想家的精神和精神基點，沒有離開這座城市一步。中國當年舉世聞名的大牌記者劉賓雁曾經邀請他到北京立足，他謝絕了；此後不久他十年地下輾轉，最終回歸首丘。他在這裡設立「抗戰陪都文化研究中心」，結盟於中國近代自由獨立精神，以多部電視劇、政論片、訪談錄和更多被刪節的演講、被槍斃的採訪、被擱置的文章、被漠視的繪畫、被廢棄的草案、策劃案……，揭示「中國從此站起來了」的史詩。從此，成為這座歷史遠去、忠魂飄散、遺跡鏟除之際，先被意識形態閹割，後被商業與金錢出賣的城市的知己和靈魂人物。

他太知道這座城市與美國的糾葛了，多年拒絕出國之後，這是他第一次下決心登陸美國這片新大陸。他的諸多親友同學定居美國，連兒子都成了美國人。但這並不是這次他改變主意的原因。他正在準備赴美行囊，按國內航班規定，超重將近三倍，兩人攜帶，後來還罰款 1500 元人民幣。所帶物品全部與中美兩國聯手抗戰歷史相關。6 月 18 日成都簽證處的美國人對此一無所知，他們所知道的是，即日簽證處門外長長的預約簽證隊伍中，有一個人記錯了日子。這種日子一般人不會記錯，這人竟然記錯了。

次日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時王康再到美領館時，裝在他心里的圖景已經改了畫面：日前被美領館排除之後，他與同行的友人利用等候時間，前往都江堰憑吊大地震。兩小時車程後，他們穿行於世外桃源般的古城，房屋坍塌，廢墟連著廢墟，滿目瘡痍，猶如剛剛經歷了一

場無差別大轟炸。行至二郎山都江堰公園大門，已有綠衣武警把守禁入。王康提議繼續前行，他心中的畫面繼續頹敗：川西地震嫌隙甚密的紫坪鋪水庫龐然面陳。這巨大水泥怪物，壩高達 150 余米，庫內蓄水所剩無己，正有數十名工人在壩內作業，用長程水泥槍填補裂縫。四處黃衣軍警巡邏。當地居民更為他們描述了一幅難以想象的景象：5 月 12 日下午 2 時，水庫中心倏然沖起二、三十米高的水柱，將正在垂釣的十余人席卷而去。



簽證間歇，王康在紫坪壩上。記錯日子提前到成都領館簽證被拒後，王康與友人一行驅車前往都江堰憑弔 5·12 大地震之難。上遊紫坪鋪水庫發生在地震那日的驚慘故事，如當日繚繞的雲霧一樣縈繞心頭。攝於 2008 年 6 月 18 日。

鬼使神差中他們折到已聞名於世的「聚源中學」。頹敗的畫面沈淪到底：穿過路旁圍欄，可清楚看見那幢埋藏著幾百余師生的教學大樓，如垂死巨獸蜷伏僵臥。立即有黑衣特警猛敲車窗，禁止拍攝並令立即離開。

這都是昨日提前來簽證之後發生的事。

今天他準時抵達，心中滿載著的是那些沈淪的畫面。帶著沒有「單位供職證明」、「銀行存款證明」和「房產居住證明」的三無，他

在不大的等候廳裡，努力閱讀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傑作。當美國女雇員終於用美國口音傳喚他的名字之後，他不得不把「沒有」這個漢語詞匯一連說了三遍。然後在對方的追問之下，又毫不猶豫地確認了一次。

關於沒有單位供職證明，情況屬實：王康是他於1994年流亡期中所辦抗戰陪都文化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長。給自己出示供職證明這事很荒誕。標明自己的職務（「董事長」），在他看來，無異於向這個他從未認同的社會舉手投降。所以他的名片上就從來沒有頭銜。出發前，在證明自己身份並加蓋那枚他永遠陌生的「公章」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好像被人恥笑了一把。現在，這張驗明正身的紙，不知藏在何處，也許已經扔進廢紙簍了，反正是，沒有了。

關於沒有銀行存款證明，基本屬實：行前他早已辦好二十萬人民幣存款的銀行證明，不過那筆錢是親友湊集的房款，與本案無關。重要的是，看到那個銀光閃閃的「招商銀行」防偽章，王康就像看到一個俗不可耐的庸人。而且這個財富證明，確實不在身邊，而在千里之外的重慶辦公室的一個文件夾子里。關於沒有房產居住證明，完全屬實：他寄居的那所大學，將當年的舊房證明書收繳了，而集資興建的新房產證明尚未辦理下來。

在這三個事實背後，最屬實的是，無論什麼語種、什麼格式，填寫任何表格並畫押簽字，王康都有被迫就範之感。他的筆天生不為此著墨。他是柏拉圖理想國里的信義之輩，一諾千金，與這個契約社會格格不入。勉強開具前兩項表格，實在是赴美決心和誠意使然。忘了帶它們，則因為潛意識里無法認可任何機構對他的審查——哪怕僅僅是程序，也不認可。至於房產證，正好沒有，正中下懷。

簽證官當然無心聽王康這些具體陳述。她抬起眉毛，以提問的語氣重覆了眼見的事實之後，就聽見了王康清晰的回答：

「你所要的沒有。」

王康確認自己屬於三無人員之後，用他特有的四川普通話和胸腔共鳴，在那個申請人很少說話的大廳里，一口氣陳列了諸種事實：

「你所要的我這種人不大可能有。」

「？」

「因為我與這個社會的價值觀不同。」

「？」

「在中國，價值觀不同，常常會決定你的處境，包括財產、地位，甚至命運」

「？」

「但是我有這個」，王康指著自己的毛髮稀疏的腦袋說，「思想。」女雇員的眉毛一直沒有放下來，這時抬得更高了。

「我到美國不是旅遊觀光，不是做生意，更不會移民。雖然從少年時代起，我就向往你們這片自由的新大陸。但是現在我已年近六十。我與美國只剩下精神上的聯繫。我是第一次辦理簽證，我希望實地看看美國，拍攝一部介紹美國援助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電視片。」

女雇員眉毛長舉不落，好奇心更甚了。王康乘勝追擊。

「按照你們的一般規定，你應當拒絕給我簽發簽證。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我理解並尊重這些規定。但是，萬事萬物都有例外。按照另外一種標準，按照美國的自由原則，我比所有這些有財產和住房證明的人，更應獲準進入美國。拒絕一個深度理解並認同美國理想的中國人，將是我們共同的遺憾。」

王康最後提出，希望能向更高主管官員再申述一遍。

女雇員終於放平眉毛。

卻支起兩手，捂住了頭。

王康盯住她，沈默著。

女雇員思忖半晌，最後放下兩手，抬起頭說：我接受你的要求。你請等候。

王康重新回到座位。獲簽的或被拒簽的以及等待簽證的，都是十幾二十歲的青少年，大部分去度夏令營，少數去留學。一個胡子巴茬的禿頂老頭，混跡其中，什麼證明也沒有，只有伊索式的自白。他和他們之間的不同，並不僅為兩代人的差距，他們是全然不同的人。他們只有一個共同點——身後那片巨大的滿目瘡痍的國土。

疲乏持續凝聚，正等待泄洪。他垂下頭，關緊泄洪閘門，再讀惠特曼。

將近半小時後，左側牆壁通道盡頭一扇門打開了，一位五十歲左

右的美國人徑直走到王康面前：「我們到里面談。」

一間辦公室，一面美國國旗。一位大概是副領事的官員，將一瓶礦泉水推到王康面前。

二人對視坐下，像一場談判。

王康清楚，他必須直奔主題，不再發表關於自由、價值觀一類宏論。

是陳香梅女士的邀請。

「陳香梅？我跟她認識，飛虎隊，陳納德，駝峰航線……」

「我們正是去拍攝一部電視片，其中包括你剛才所說的內容。」

「你們？」

「我和一位朋友，北京一個出版社編輯、攝影師，也是這次同行的助手。他已在前天，十七日在北京美國大使館通過簽證。」

王康掏出一支插在襯衫里的藍色水筆，寫下友人的姓名。接著說，「2000年我的公司曾與中央電視台合作，拍攝五集紀錄片《重慶大轟炸》，王康從塑料袋里取出DVD光碟，「其中涉及到飛虎隊和十四航空隊作戰情況。你知道，中央電視台由政府控制，把關很嚴。」

「把關？」美國官員的眉毛也擡了起來。

「把關，在關口把守。對，審查。所以，美國空軍作戰的背景，過程，影響，中國人到現在也很少知道。中國有這麼多反美分子，如果他們了解美國，情況會大不一樣。」

「那你們這次——」

「我們這次是獨立拍攝，實事求是。」

王康脫口說出「Independently」，這個英文單詞幾十年不曾謀面，不知怎麼就冒出來了，美國官員聞聲會心一笑。王康再從塑料袋里掏出一份名單，上面有七名美國援華老兵，中英文對照，美國的友人聯系好的。他把什麼都忘了，沒忘記這份名單。

好。美國人站起來：請留下這些文件，請到大廳休息，請。

王康拿起礦泉水，邊喝邊走向大廳。

其實美國女簽證官拒簽，不僅有法規理由，而且在人性上也無可指責。人們只願意了解其靈魂能夠接納的東西，年輕一代遠離歷史，是世界性現象，美國年輕一代也如此。即使回到歷史，也因為那僅僅

是歷史，沒有人會像王康和王康那些同齡朋友一樣，非要幽靈們覆活，非要讓那些由權力和金錢孵化的幸運兒們曉得，他們活得實在無聊而有愧……。

王康回到大廳，繼續咀嚼惠特曼那些豪言壯語。

牆上的掛鐘指到下午四時。他再度與濃縮成 120 頁詩歌的惠特曼交流完畢。終於，右側第一個窗口再次傳喚他的名字。

美國女簽證官笑容可掬地遞出全套文件，再附上一張紙片，「憑這紙片，明天下午四點鐘來取簽證。祝賀你！」

「謝謝，多謝。也祝賀你！」

女人真正笑開了。

王康把紙片折好放進上衣口袋，走出大廳。

那位美國外交官已站在過道上等候。兩人握手：「美國歡迎你。祝旅途愉快。」

「這個能否送給你？」王康又掏出《重慶大轟炸》光碟。

「謝謝，我不能收，這是——」

「規定。」

兩人對笑。

重回領事館當街房間。有人叫他停住，請交出鑰匙，取回手機。王康完全忘了鑰匙這回事。此刻他上下搜索，鑰匙全然不知去處。他折回大廳，窗口、通道、木椅下面……，沒有。返回前屋。

很抱歉。但手機是我的，我願賠償鑰匙和其他損失。

不行。中國武警毫不通融。沒有人告訴他們，通融並不意味瀆職，即使在美國外交機構里，也是如此。

你明天下午取簽證時，再來解決。

王康走出美國領土時，諸方友人已翹首等候多時。北京準備同行的友人、美國那邊接待的友人，所有其他關心此事的友人，都打不進電話來。北京同行的友人後來回憶說，因為準備充分，他在北京美國大使館只呆了 5 分鐘就獲簽了。得知王康近了成都領事館無消息，他當時失去判斷了：要麼拒簽，要麼簽下。還能有什麼結果？誰會在美國領事館呆五個小時！他不知道，這王康一輩子沒順過。

幾位朋友隨性的友人，翹首多時，飢腸轆轆，在附近一家餐館點了飯菜。看到王康神色篤定地走進來，大家清楚，這家夥被美國人修理了半天，但事情辦成了。真是大器晚成。誰讓他千里迢迢來簽證，該有的都沒有，該帶的都沒帶。還在踏上新大陸之前一個多月，就把自己的手機已在美國領土上過了一夜。

一行人五六個，他們與王康一道出行不是專門陪他到美國領事館冒險的。晚餐後眾人驅車再度離開了成都，直奔民國時到的文化學術重鎮宜賓李莊。

次日下午四時正，王康再次站在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臨街窗口前時，心里的景色再度更換了，滿目瘡痍中的現實再度旋回到歷史：他和友人日前當夜就驅車抵達座落在宜賓「唐君毅書院」，「五糧液」讓整個宜賓在綿綿細雨中飄起了酒香。次日上午，王康一行參觀了這個以他大舅唐君毅名字命名的研究院，然後他們又驅車趕到那個被遺忘的古鎮，李莊。抗戰時期，中國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總計一萬二千余中國民族精英先後遷移到長江上遊這座古鎮。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李方桂、童第周等文化教育學術界名人在此雲集。

王康是第二次來此朝拜，這次時間倉促，他在煙雨濛濛中匆匆走過，再度用那里青山秀水，裝裱他心中覆興中國傳統精神的畫卷。他不能指望那些美國人、甚至周圍的朋友讀懂他心中的《聖經》。孤獨是他那只叫亮亮的狗，對他忠實不二。

為了取到那來之不易的簽證，他沒忘記下午四時前趕回成都，在川西平原六月的陽光下，又一次準時站在了美國成都領事館當街窗口外。一排赭色護照中，終於揀選出屬於他的那一本。

關於被鎖在領事館裡的手機，王康是在取到簽證，離開一百多米後，突然想起的。於是他再度返回，照例又一番詢問，最後，他給武警留下了一份書面文字：他用半文半白的漢語表示了歉意、敬意和謝意，分別代表自己的粗心、美領館中方工作人員的敬業精神和領回手機的感戴之情。

打開手機，若干信息撲面而來，嘩啦一聲，他回到現實世界。

60 個小時連續折騰，疲勞此刻潰堤而出，長奔深湧。這是王康在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中，堅持踐行自我道德意志的代價。在近六十年的生涯中，他為此類踐行所付出的代價太多了。成也宿命，敗也宿命。他接受宿命。率性而起，不可為而為，他有這種精神成本。

再見，成都美領館。他關上手機，握住現實，在心里向那座普通的建築、那個裝載眾多國人傷心和歡欣之地道別。這一次，籍著上帝的眷顧，他清楚地知道，他可以繼續推動歷史之重，來撞擊現實之輕了。

2008 年 9 月 25 日 華盛頓

補記：

美國無憾，因為王康美國之行，在友人配合下以三部專業攝像機攝影，於陳納德將軍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揭拜了這位援華將領在華盛頓的公墓，舉行了紀念儀式；採訪了陳香梅女士和數位耄耋之年的援華抗戰美國老兵；查閱並獲得了羅斯福總統圖書館珍藏的中美聯手抗戰史料；向有關方面展示了他主持創作的近一公里長、兩米半高的中國抗戰史詩國畫的縮印圖；分別贈送給陳納德和「美國中緬印老兵協會」兩面大幅手工刺繡錦旗和多幅裝裱好的他的毛筆字幅。受贈老兵們為此次造訪和來自中國的遲到的感謝，感懷不已，心念口叨。他們的情緒傳染到當地的華人社區，感染了當地的大陸同胞和台灣同胞，因此他們的暮年生活已經開始融入當地華人社區，成為聚會中的座上賓，並開始對華人講述自己抗戰的故事。他們還將走入當地大學，演講自己的經歷。

中國也無憾：這位首次美國行的中國民間思想家在美國行程上萬英里，踏行十數個州，走過七八個國家公園、參觀了包括華人教會在內的美國教堂、老人院、大學、博物館以及諸多美國歷史遺址、紀念地和博物館。「在美數十日，外觀自由天地，內湧故邦余喟，競日感觸慨嘆。」（王康與友人書信語）思想是公器，一個知識人的精神財富將通過自己的寫作成為公共財產。王康自己也不虛此行，雖然超載的抗戰行李和行前超量勞作大量預支了他體力和健康，舊腰傷未愈，一路勞作手臂又添新痛，但他「遊於最深專制帝國與最新自由新

大陸之間，見聞感懷……將穿越時空而彌久常新」，將成為一份難得的精神財富融入血脈。

記於 2008 年 9 月 26 日



2008 年夏秋訪美期間，王康在美國國家歷史公園哈伯斯渡口（Harpers Ferry）拍攝當地的聖彼得羅馬天主教堂頂端。北明攝於 2008 年 9 月。

我和王康及陪都文化人的友誼

唐小毛（奧地利退休企業家）

我「見識」王康是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壇」的節目上，聽這個大腦門講蘇聯歷史和俄羅斯文學和藝術，當時的印象便是此人知識極廣，思路很寬，非常發人深省，聽了一次便想聽第二次。但那時他與我距離太大了，是一個大講壇的大學者與千萬之一的聽眾的關係，一個字，就是敬佩，必須仰視。

在2010年，大概是八月份，我讀到《南方周末》的一篇長篇報道，介紹了重慶一夥人，在王康的帶領下，花大錢出大力做出一組名為「浩氣長流」的大畫（簡稱「浩畫」），將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將軍們以一比一的比例畫了出來，並在台灣展出。這個展覽震撼了寶島，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觀眾來觀看這些畫作，眾多老兵拄著拐坐著輪椅來，許多人在畫像前下跪磕頭，幾乎所有國民黨的高官都來了，連戰和郝柏村都與這個名為陪都文化的團隊成為朋友。讀著讀著我眼淚都下來了，由衷地為這些好漢的壯舉拍手叫好。台灣人說的一句話很刺激我：「為何這個畫首先在台灣展出？大陸才是更應該展出的地方。」大概意思吧，因為我眼下找不到這篇文章了。

我是湖南人，那時在上海生活，我與上海幾個商界人物有些聯系，便想動員他們出資將這些畫在上海也展出一次，還想找到投資人在湖南也展出一次，因為這兩個地方都曾是抗擊日本侵略軍的重要戰場。我便上網找到重慶陪都文化公司的地址，冒昧地給王康先生寄去一信，表示了自己對他們的敬意，希望能來重慶拜訪，認識一下他們。為了避免見面後可能造成誤會，我先說明了自己是共產黨人後代，父親曾在四川和重慶工作過，但他在文革時已經被迫害而死。我非常尊敬為抗日出了大力的國民黨人，因為已經看過鳳凰衛視制作的「一寸河山一寸血」的節目。

應該是我這麼坦誠的態度給了王康不錯的印象，他親自給我回

信，熱誠地歡迎我來重慶。於是我在 2010 年 10 月下旬便從上海飛往重慶，在機場有人接我，將我帶到重慶市裡一座很普通的公寓樓，那裡有套公寓房就是陪都文化公司的辦公地，只有幾張桌子和椅子，一套木沙發，工作條件用簡陋二字描寫都不過分。王康一見面就熱情地握住我的手，我立即感覺到這個曾在電視裡見過的人是我多年的朋友了，他那特有的笑容和口音我本來就熟悉，眼下是活靈活現地看到聽到了，我就沒有距離感和拘束了！我聽他的人叫他老康，他對我說：「仲遠，你也叫我老康好了，別再先生，先生的啦！」

他給我介紹了浩畫團隊的部分成員，記得有韓平藻、馬一丹、戴前鋒等。他們首先給我放了好幾盤碟片，讓我了解到創作的整個過程，包括開會策劃、制畫策展和在台灣的展覽過程。江碧波和馬一丹等人在大熱天裡登在架子上，汗流浹背地畫畫的場面給我印象極深，還有連戰給他們題字，他們在江邊做大印章的場面，我至今還想得起來。看碟片時老康也不時插話，告訴我他們如何申請各主管部門的批文，以及在台灣遭遇的種種趣事，我這才知道做這件事，他們有多少為難、困難、煩惱和最後的喜悅。

我表示了自己的願望，但說明只是良好願望，能否實現可真沒有保證。王康十分善解人意，說：「你有這願望我們就很感動，我們確實都在努力，希望可以在國內展出，但難度之大不是一般的畫展可能遭遇的，還不僅僅在於經費，大家一起努力吧。」當然，到今天這個願望依然還是願望！

午飯後他又興致勃勃地給我講了他自己的故事，包括他的家庭、他的工作經歷、他在 89 年的遭遇和之後長達十年的逃亡躲難的故事以及他那通緝令解除的神奇過程，還有他做學問做傳媒的點點滴滴，我聽得津津有味。我後來常想，老康生來就是負有使命的人，他如此博學多才，要是在一個大學或機構做個教授研究員，可以過得很舒服。但他甘於做個「布衣學者」和「民間布道者」。為了浩畫，他們幾乎象和尚一樣到處化緣，可以說是最苦的差事，也是不無風險的。但無私的他們心甘情願地自討苦吃，他們成功了，他們沒有賺到錢，卻獲得了最高的榮譽，得到民間的最多支持，收獲了天下的友誼，這

對於他們便是最大的愉悅和回報，這不就是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典範嗎！

第二天他們帶我去看南山的黃山官邸，我這才知道那裡曾經是蔣介石與宋美齡抗戰時期的住所和辦公地，史迪威曾在這裡與蔣公和蔣夫人多次開會商談抗敵大事，美國大使馬歇爾還在這裡下榻過。之後我們來到一處正在建設的綠地，是一面山坡，韓平藻告訴我，他在南山這裡住了好多年，這裡原來地名就叫「空軍墳」，埋葬著抗戰時期犧牲的上百位國軍空軍飛行員。解放後的土改和三年困難時期兩次遭毀，生產隊讓農民在每個墓穴坑裡種上一窩竹子……現在搞起了旅遊，才把這裡整成個水泥階梯和立個牌子，種上花草，真讓人無語！

這趟拜訪奠定了我們之間的無私友誼，後來陪都人委托我替他們在上海傳送浩畫大畫冊，這大畫冊做得很講究，一套都有二十來斤，我和兒子王曉晨非常高興地跑了幾天，籍此認識了葛劍雄、朱學勤、李斌等歷史學家和畫家。畫冊送給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各一套，還有幾個名人，但有一些人如沙葉新當時不在上海，便委托他人代收了。

2011年4月，王康與美國回來的友人到了上海，當時我恰巧在北京，便由一年輕朋友接待他們。他雖然比王康小一輩，但早就對他充滿崇敬之心，能為這位大學者開車，接送他們去看各位朋友，替他辦事，是他的無上榮耀。本來他是愛睡懶覺的，但那些天他早出晚歸，幹勁十足，很興奮告訴我，這些天做的是很有意思的工作。

我在北京候著，他們來了後我們便立刻見面了，老康催我快帶他去看望李銳。我跟李銳電話裡說，要帶一位重慶人去看他，電話裡我不便多說這是個什麼人，老人還有點勉強，說「什麼重慶人啊，我很多事啊！」我幾乎是強迫性地請他這個時間不要安排別的事。

到了李家，我把王康介紹了一番，李老聽完後開頭的話是：「這樣的啊，那我該叫你什麼呢？叫同志是我們黨內的稱呼，不太妥當，但我很想叫你一聲同志，那就叫先生吧！」這說明王康在他心目裡已經不是平常晚輩了！老康把浩畫畫冊送給李老，李老眼睛都放光了，與老康一起打開畫冊，一頁一頁仔細地看，並對他熟悉的人物發表意

見，看得十分投入。看完後他表揚老康：「你們了不起，做了件大好事！向你們年輕人致敬！」。然後他們便海闊天空地聊起來，關於中國的現實和前景是主要話題，對中國歷史人物如毛澤東蔣介石也是避免不了的要各抒己見。李銳大王康三十三歲，人生經歷也不同，難免會有些觀點不一致，但兩人談話十分平等，開誠布公，彼此包容。最後李老起身帶我到書房，將自己剛出版的李銳文集取出一套，讓我交給王康。那是十本書，捆成一大包，挺重的。



「最後李老起身帶我到書房，將自己剛出版的《李銳文集》取出一套，讓我交給王康。那是十本書，捆成一大包，挺重的。」攝於2011年4月李銳宅邸。

到了告辭的時候，李銳起身，堅持要送到電梯門口。我知道李老基本不送客的，但這次實在不同尋常，他老人家送一個晚輩，我是第一次見到！那天正好李銳的忘年交小友韓磊也在，他是李銳家的常客，每次必帶相機，他本來就是水電報社的記者，拍照技術高，相機又好，因此他拍到了我們與李老談話的生動場面，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記得老康把李銳文集扛到肩膀上，來到外面，跟友人一起打的回賓館，我看著他們上車，揮手告別，約好第二天一起去鳳凰衛視。

到鳳凰衛視工作站，看得出他是那裡的常客，他跟人談好事後便要大家跟他一起去晚飯，說有個朋友請客。我們來到一個非常北京風格的飯莊，一位中等個子的中年人等候在那裡，見到老康也是「老朋友再見」的歡樂情景。老康介紹了我們，才知道他叫牟廣豐，是政府官員，父親是牟宜之，我之前不了解。但廣豐取出一本書，說要送給王康，我也翻看了一下，一眼看到是李銳寫的序！便高興地說：「我們昨天還拜訪了李銳，李銳與我父母都是至交好友。」牟廣豐說：「這世界可真小！」於是再掏出一本送給我。這書我保留著，經常翻閱，牟家與丁惟汾和黃萬裡都是親戚，牟宜之是老共產黨員，又因為與丁惟汾的關係，為共產黨做了許多統戰工作。可他上世紀五十年代也沒逃脫正直的共產黨人的厄運，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東北，飽嘗飢勞之苦，文革時則遊街批鬥蹲大獄，1975年方得到批准，可以回山東老家養老，卻被家鄉拒收，以致悲憤成疾，客死濟南。他的命運與我父親的很相似，老康也是因此才與我們心心相通吧。

這次北京相逢竟然是我們最後的見面，不久他便去美國了。感謝現代通訊技術，之後我們還是常常聯系，郵件和手機短信往來也是方便的。2014年德國不萊梅海外博物館要做一個關於中國的主題展，委托我當中國總協調。他們要全面客觀地報道介紹中國的一百年，從清朝做到世博會。我便想到了王康的陪都文化團隊，邀請他們參加了這個展覽的準備工作。王康在美國發來熱情的郵件，全力支持，讓我找馬一丹和韓平藻。我說德國方面希望用中國音樂家王西麟的作曲，他也幫我聯系了王西麟先生，並提供了樂曲電子版，由此我也成了王先生的朋友。後來我帶不萊梅博物館的諾達博士到了重慶，在馬一丹的工作室，我又見到了老朋友們，並有幸看到了浩畫原作。原來通過文字和錄像，我對浩畫應該是很了解的，但這次才真知道那浩畫為何叫浩畫了，其浩大和精美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沒有三四個人配合開卷，畫都打不開的。看到那麼多栩栩如生的人物畫面，我心潮澎湃，充滿了對逝者的敬意，也更欽佩做畫人的偉大。諾達博士也是嘖嘖稱贊，得到許可開始拍照，並用攝像記錄了開卷和收卷的全過程。這個

錄像和許多照片後來都被不萊梅海外博物館採用了，讓眾多觀眾領略了中國抗日將士的風采，也都為後輩做畫人的奉獻精神感嘆不已。

諾達博士還認真地採訪了陪都文化公司的馬一丹、韓平藻、戴前鋒、牟群、苟文級等人，他們都談了自己的年輕時代，做紅衛兵的故事，當知青的往事，既樸實又生動。後來這些訪談都在不萊梅展覽上滾動播放，這個展覽持續了半年，得到眾多觀展人士的好評，包括德國人、華人和訪問不萊梅的各國遊客。

我萬萬沒想到，老康會患癌癥，去年得知他將去休斯敦治療的消息，便希望那裡的醫生可以妙手回春。這一年老康以頑強的生命力在繼續創作，他寫詩寫文畫畫，都通過微信給我發來，還有他不同時候的照片。看他人是瘦了很多，但精神始終昂揚，讓我感到很有希望。

本來計劃今年去美國看他，不料新冠肺炎導致全球停擺，眾國閉關鎖門，無法實現這夢想了。通過微信，知道他還在頑強地與死神抗爭，而且實現了自己的幾個願望，受洗入教、祭拜父母，有時還能歌唱，讓我們見證了上帝的慈悲和關懷。

我覺得，老康是幸福的，他這一輩子，活出來一般人的幾輩子！一個人難得可說自己「此生無憾」的，老康說這話，是最恰當不過的。我能認識他，與他做了十年好友，盡管接觸相處的時間不過是幾天，卻讓我一直受益，終生享受這份友誼的溫暖，感受這份精神的力量，我也是幸福的！

他真地是一盞明燈，照亮許多人的前行之路，哪怕他離去了，那燈光依然亮著！。

2020年5月25日於北京

補充：

此文寫完兩天，得到噩耗，王康於美國時間2020年5月27日凌晨4點20分，在維吉尼亞州他的居所結廬安然地去世。我與他的微信溝通終止與4月11日，之後他已陷入極度衰弱狀態，不再能與他人微信聯絡了。

非常後悔，沒有早點動筆，給他寫寫自己對他的感念。

但相信老康對我們的心思都知道的，有個原來不熟悉他的朋友對我說：「這是一群忠誠於歷史，為真理和正義能拋家舍財，拼血拼命的正直藝術家。……這樣一位博學多才，充滿鬥爭精神的正義之士，怎麼我剛知道他，他就走了呢？生命無常，精神永在，王康先生千古！」還有個知道他的朋友說：「他離開得不孤獨，也是福氣。」我回答：「是的，而且這麼多不認識他的也在關注他，認可他，他很幸福。」

老康，一路走好，天堂平安！

2020-05-28

我與老康

趙四林（教師）

近些年，就著微信的方式，我與老康的交道日益多了起來，通常情況下，他的回復都很及時，在某些時段，他主動發來的信息還更多一些。

但自今年4月24日之後，再沒有收到他的訊息。這期間我依舊會選擇一些與音樂、藝術相關的內容傳給他，以期調節一下他的心緒。當然，我是在期盼他能有所回應，這種期盼已不再是基於老友間那種道義上的禮尚往來，而只是想著他能證明自己的病情至少是穩起的。然而這一次他再沒了回音。

多年來，老康收獲了無數的譽美之詞，但凡能夠動得，他會在第一時間利用文字或視頻向人們拱手致謝，即便面對數以百計的學生，他也總能擠出時間逐一送上自己的書法。這個時候，醫護的叮囑是不保險的，身邊人的勸阻是無效的。

而今，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裏，他收獲更多的是那些來自天南地北，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們的關懷。這種關懷在帶給他無限欣慰的同時，也給他帶來了不盡的歉疚之情。因為他已無法作出任何形式上的回應，連道一聲謝已成為一種奢望。經年累月的重負讓這頭「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的老牛徹底倒下了，他已耗盡肉身的一切運轉功能。值得安慰的是，據說他的大腦始終保持清醒，能夠接收到外部世界傳遞進來的所有信息。「惟願最後蛻化的是大腦」，這是他早些年的一個願望。是的，大腦之於他，較之金錢、青春之於他，甚至生命之於他，都來得更為重要。這是老康之幸，在生命終了之際，他尚能將人們給予的愛一一記下並悉數帶走。

幾天前的一個深夜，老康傳來一個視頻，視頻裏他西裝革履，飄然而至，手持一柄折扇，習慣性地拱手。「趙兄，我們又見面了。哈

哈，你送的這物件我一直帶在身邊，睹物思人，盡在不言中。」語罷，展開扇子上下搖著，轉身飄然而逝。「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浩瀚的天空飄蕩著他的歌聲。

這並非老康托夢於我，是我希望如此這般夢見他。

還是在十年前的一天，我試著撥通了他公司的電話，與他失聯已經二十多年了，對於我這個不明飛行物所發出的信號，他可還識得？我一時毫無把握也有些許緊張，很快電話那頭有了回響「哪位？」待我報上姓名，那熟悉親切的聲音再次傳來，「你還好撒，這麼多年了，還在練字沒得？」他那直截了當的性格，問得我一時語塞，虛榮心要我逃避他的第二個話題，只得吞吐「還……好，還好。」棄筆從俗多年，家裏早沒了筆墨紙硯那些勞什子。簡單通完電話，約定了見面的日子和地點後，我馬不停蹄買回一套文房四寶，其心情比起以往添置家具、電器來得更加急不可待。塵封多年的書籍又重見了天日，我想盡可能縮短與他的距離，重新贏得他的青睞。

1982年春，老康畢業實習，一支七十人的大軍浩浩蕩蕩開進我所在的學校。我做狢猴王不過也就一年光景，想不到搖身一變成了實習老師。這所名義上的國立中學其實是改名換姓沒幾年的鄉村學校。老康一行五人分到了我掌鞭的高中重點畢業班，這情形像兒時玩的「點兵點將」遊戲，能力出眾者總成為被爭搶的對象，總是占據著顯要位置。日後紅遍重慶的張魯卻屈身初中班級，這多半是「平衡」在作祟。

見面會的第二天，一位文氣十足的高個子同學來到我寢室，他也分在我班且與我同齡。簡單寒暄後，他非常坦率地告知，「康兄是我們系上的絕對尖子。」顯然，這是他來的目的，怕我看走了眼。其實，但凡見到老康那異於國人的儀表，尤其那南極仙翁式的腦門和一雙無比犀利的鷹眼，誰都會意識到此人絕非池中之物。事實如此，日後的幾十年裏，無論在本土，抑或京畿，老康逆風飛揚，鬧出的動靜著實不小。誠如老話所言，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

學校乃至整個鄉鎮舉世沒這般興旺過，一大撥天之驕子在這裏盡情揮灑著他們的才華和他們的驕傲。除了要按部就班完成聽課、備

課、上課之外，校園那不成方圓的場地上，足球比賽、籃球比賽一時間開展得如火如荼，令人目不暇接，場上肯定少不了老康沖鋒陷陣的身影——七十年代他就率隊奪得過全省乃至全國中學生籃球比賽的好成績。他技術不錯，彈跳力驚人，看上去就像一大坨橡膠騰空而起。書法講座、京劇、拳擊也一並登堂入室，好生熱鬧，連從來無人問津的小山坡上也出現了同學們散步、看書、沈思默想的身影。當地賢達也聞風前來，欲與同學們對弈，一試高下。不曾想學生戰隊五人中，唯一勝者竟是不為大家看好的老康。

老康和幾位同學常來我那不足十平米的鬥室喝茶聊天，少不了要國際國內的海闊天空一番。可能是見我桌上堆有《李斯特論肖邦》《羅丹藝術論》及一套美國人著的《世界史》這樣一些非專業用書，老康也就沒把我視為純粹的理科生，他會帶一些書籍及他所寫文章的油印件給我。那是一個盛產文學青年的時代，各種文化思潮波瀾壯闊，風起雲湧。即使如此，能將一己的文章或詩歌與他人分享的情況並不常見，很難想象有誰會將自己所珍視的作品要去交給一個對此反應遲鈍的家夥，夜鶯美妙的歌喉是向著嫩綠欲滴的樹梢，而不是為了進入墳墓。我第一次聽到了麥德維傑夫兄弟、阿芙托爾哈羅夫等人的名字，閱讀了《伊凡·傑維索尼奇的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康當時的一句話：諾獎評審委員會還真有眼光。留給我的印象是，他好像一直在懷疑著什麼，憂慮著什麼，或者說慶幸著什麼。他一手鋼筆字非常了得，老道而漂亮，以至於當他提到能否刻一部分梁漱溟先生的手稿時，我沒敢接招，盡管我也刻過《高等代數》《概率論》一類習題集解。這是我唯一一次謝絕了他。

記得一次黃昏散步，忽聽音樂室琴聲陣陣，只見老康正專註地踩著腳踏風琴，曲目是《瑪薩在冰冷的黃土中》，我不禁隨琴聲哼唱起來「在那草地四周傳來，黑人的哀歌……」他回過頭來，用一副半驚半喜的表情看著我：「沒想到這首歌你也會」。其實，這話也適合我對他說，因為我實在想不起周遭還有誰唱過。我相信，就在那一會兒，就因一首歌（當然不能是別的歌）我們之間又多了一份好感，這份好感是美從稀有那裏傳來的，裏面有著旁人不易領悟的神秘主義式的某種微笑。他的琴技雖未入流，可在那個歲月，踩過腳蹋風琴的人絕

不比踩過水車的人更多。

我校一位家境並不殷實的主任，眼見著這一群新時代的大學生如此才氣逼人，希望能近距離領略他們的風采，竟不顧周遭嘲諷的眼光，設下了豐盛家筵相邀，凡與老康要好的同學盡在受邀之列。幾十年後重提此事，老康也是感慨不已，特囑咐我盡可能找到這位熊姓主任（他竟然記得其姓氏），幾經打聽，這條線總算連上了。

一個月的實習很快結束了，一度充滿生趣的校園又將重新回到它往昔死水般的模樣，而在我心底卻悄悄泛起了漣漪——一種於我還十分陌生的鱗鱗光波。臨別前夕，我獨自來到老康住地，那是一間臨時改作學生寢室的教室，室內住有十來號人，我剛一露面，那位文氣十足的高個同學就迎了上來，隨後交給我兩方由他自己篆刻的印章（習字多年，我還不曾想過自己會有書法印章）。幾位獲過獎的書法高手現場揮毫，將一幅幅墨寶留給我，引來一幹同學企足圍觀，「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柴屋精衛」、杜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老康書以「爾其知己」相贈。我則回以「良師益友」四字。幾十年過去了，此番情景仍歷歷在目，宛若當年。

在老康畢業後的幾年裏，我們偶爾也有些往來。他曾陪同兩位英籍外教前來我校聽課，以圖了解中國鄉村英語教學現狀。我也會去他任教的學校及住地小聚。那年月，結婚時興送茶具、台燈一類生活用品，老康得知我結婚的消息後，攜夫人前來道喜，提了一個西式蛋糕，實在是與眾不同，洋派得很。他曾約我與張魯及另一姜姓同學一道參加當時還沒聽聞過的沙龍活動，來賓多為當年重慶城的活躍分子，室內掛滿了出自沙龍主人之手的油畫，大都是從美學的角度進行交流，如小說《巴黎聖母院》、電影《蝴蝶夢》、油畫《自由引導人民》、西西弗斯的石頭，不一而足。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將那遮住眉目的頭髮一撻，一副演說家的派頭：「麗貝卡對自己生命的如此絕決，其實是她對於自己曾經繁花似錦般的青春的一種堅守」他用小仲馬式的口吻補充道：「對於她這樣的人間尤物，老境是第一度的死亡啊！」那一夜，我失眠了。

之後老康宛如一只斷了線的風箏隨風飄散，這一飄竟是數十年。他不知疲倦地耕耘著自己那一畝三分地，幻想著「風能進、雨能

進，國王不能進」，哪知他這陪都文化公司除了文化還在，其他都賠了，以前我每年還能去會上他兩次，現在可好，想見他得漂洋萬里。這是慣於率性而為的個人與無比慷慨的一眾人馬所簽下的社會契約。

在老康異國的室內掛著由他自己書寫的一幅字「逝者如斯夫」，昔日的康兄成了如今的老康，鬚髮皆白，春華落盡。可他當年的豪氣猶在。他有時也會哼上幾句：「我形兒鬼似的猙獰，心兒鐵似的堅貞」。他屬牛，如今一把年齡，一身疾病，依然風風火火，高舉高打。一旦脾氣上來，漫言九頭牛，縱使九頭象也拉他不回。他訂購了十幾張畫板，貨到之時，正逢大雨，我倆就像兩只落湯雞，狼狽不堪，力氣費了不少，時間花了不少才將畫板搬挪至室內。沒兩日，他又打算移到地下室，憑著我勾股弦的身份，一眼就能判定此想法斷不可行。畫板尺寸決定了根本無法通過樓梯底部拐角處，即便能行，十幾張下來，無恙之軀也會夠嗆，無論我怎麼分析情狀，如何曉以利害，他執意非試一下不可，不用說，當然是白幹了。他一邊氣喘籲籲，一邊還心有不甘地盯著樓梯的拐角處，終於念出了一句電影台詞：

我們以往的失敗就在於輕敵啣。看來他撞南牆次數不少。

老康這人儀式感很強，他會手捧鮮花到機場相迎，臨別之際，他絕對少



筆者與「老康」旅遊途中。北明攝於2018年7月9日美國濱州國家公園。

不了題字以送。當得知我有過玩郵票的歷史，他便將數十枚美國不同時期的錢幣專門送到我住的房間，隨口戲言一句：凱撒的歸凱撒。每當我旅居他府邸，他定會邀上幾位友人陪我遠足，哪怕單面七八小時車程，他也執意同往。曾經一次外出途中病得厲害，吐得翻江倒海，痛苦至極，他這是在抱病陪我，舍命陪我。

通過老康我結識了一批新朋友，也讓一批曾經擦肩而過的老相識再度建立了聯繫。還是那位高個子同學，在時隔三十幾年後又寄來幾方印章。他也曾托人專程送來幾十斤重的畫冊及一套三十九卷本《唐君毅全集》。

進入暮年的老康，多種疾病纏身，癌細胞也開始侵襲著他的軀體，這是他漂泊生涯打上的胎記，對此，他卻解嘲為自我加授的勳章。其間不太有機會展示的風雅情懷卻漸次蘇醒，他也該抒發並享受這份閑情逸致了。

他幻想著購置一方土地，建上一座文學藝術殿堂，幻想著如何將故國的園林風情植入其中，如何更有效地讓月光輝耀其間。他將這一想法分享友人，與大家反復商討、論證，為籌集資金，把有志於此的金主也邀請到了家裏，他還親手勾畫出房屋示意圖，並命名為「鳳凰來儀」。倘若不是病情突然惡化，按他的話說，假以二、三年時日，此事必成。

得知將要舉辦畢業四十年同學會，他礙於無法成行，又不忍錯過這一難逢的機會，於是他的大腦迅速起動，思想火花不斷綻放。很快將朝鮮民謠《小白船》的曲調有機地融入蘇軾的中秋詞，通過視頻傳唱給了他的老師和同學們。其中，他刻意將「千里共嬋娟」唱作了「萬里共嬋娟」。

前年暮春，老康的幾位友人回國探親，溯江而上來到重慶，地主們自是輪番相陪數日。臨到客人離開當口，他又突發奇想，遙控於我，望我以《滕王閣序》書寫幾幅扇面相贈，說是待百年千載後，僅憑此扇為見面信物。根據其賦的段落結構，書寫了七副扇面。作為壓軸，特意將最末一段文字所書扇面托客人轉送於他。「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如今回首，頓感此段文字太過悲涼，很不吉利，我那鬼使神差般的安排，真是不該呀！

是年夏秋之交，我再次旅居老康「結廬」，或許是自知來時無多，他著意舉辦一場中秋聚會，平日裏他不屑於那些碎片式的雜務。這一回他是事無巨細，親力親為，自誇有張飛之粗，也有張飛之細。他反復查閱氣象信息，因為他需要月亮這位主賓，擔心聚會擾了鄰裏，他買來月餅分送四鄰。這恐怕是他走南闖北少有過的一次「行賄」之舉，當然還有一層意思，他是希望鄰裏能理解中國人最為看重的這一傳統節日。

距離聚會還有半個月，他便鋪排我書寫《秋聲賦》及《赤壁賦》，要求字幅均為三米五長，一米寬，加之兩端留白總長五米。之後我倆各自為陣，互不打擾，不到三小時，他來巡視，見我兩篇賦皆得，一時喜上眉梢，連聲稱我為快槍手。說話之間，他那雙鷹眼不停掃描，像是在尋找獵物似的，很快便揪出我漏寫之處，錯寫之字。不待他再發指令，我已重新書寫開來。說實話，以前我極少使用宣紙，更沒機會書寫如此尺幅，重書寫一遍我當然也是樂而為之，何況書法如同讀書，溫故而能知新，絕非簡單重復的勞作。不一會他又來了，手裏拎著龍飛鳳舞般的四個大字「中秋清聚」。我不禁連聲稱道清聚二字使得妙，他不無得意地侃了起來，「中秋嘛，當然以清聚為佳咯。惟清聚方不負那一輪清輝。昔日蘭亭之曲水流觴，如若安放在中秋之夜，豈不更妙，豈不更令後世文人神往。」好個中秋清聚，好個風雅之人，我特有聯記下：與珠玉互動，是廢銅爛鐵焉能發聲；赴東坡相邀，非明月清風不敢陪坐。

我倆還得聯手裱字，老康這人慣於自我變法，土法上馬，經他一陣搗鼓，橫豎碾壓，未幾，半幅《秋聲賦》新鮮出爐，俯身望去，滿紙折皺，狀如燒傷燙傷，慘不忍睹。罷罷罷，重新來過……

時光匆匆，不知不覺到了聚會之日。

老康房屋後面是一方約摸六七十平方米的長方形院落，但凡聊天品茶多選在這方天地，三面是一人高的木質柵欄，正後方一大片森林。

幾位友人早早趕來幫忙，遵老康旨意，將「中秋清聚」掛於正面，其下方張貼著他所書蘇軾《水調歌頭·中秋》，詞的每一句分別寫在條形宣紙上，足足二十條之多，蔚為壯觀。兩端是歐陽修及蘇軾的兩

篇賦。由於尺寸超大，只能用釘子固定在柵欄上。另一面牆則斜靠著二米四見方的畫板，上面覆蓋著腥紅色紗幔，朦朧中依稀可見是一些人物畫像，這是老康的秘密，他有時也會故作神秘。小院中央放著首尾相接的幾張條桌，上面鋪著桌布，一大簇鮮花放置於桌的中央，格外養眼。來賓座前都備有茶杯、水果，菜肴是大夥拼湊來的，這是在美同胞常見的方式，但凡聚會，不論其規模大小，各家都會備上一兩個菜。

客人們遠道而來，少則一兩個小時，多則三五個小時。顯然，他們之間也是睽違已久，如今借老康寶地得以相逢一隅、晤言一室，自然也是十分珍視的了。很快，他們為四周詩賦所吸引，或遠觀、或近賞、或獨自默默凝視、或三兩一道品詩評字。

秋日天氣涼爽可人，微風拂來，令人心曠神怡。天色依然明亮，「座中多是豪英」。「結廬」主人首先舉杯致詞：「鄙人去國五載，多有不適，幸得在座關懷，一切運轉正常，也很自在，「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平時多有不當之處，但請各位原宥。今日我等歡聚於此，自當是追隨前人腳步。古有淇水遺風，今有「結廬」清聚，正所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願來歲尚能同度中秋，再賞月色。請舉杯！」二十幾位男女賓朋紛紛向老康致謝。

我選擇坐在了遠端的小方桌旁，敬陪末座，好把這一盛況盡收眼底。天色暗了下來，燈光齊刷刷亮起，交流之聲不絕於耳，碰杯聲此起彼伏。老康與幾位德高望重友人相鄰而坐，談興濃烈，不時傳來爽朗笑聲，想必是有人口吐蓮花，妙語紛飛。老康本也是聊天好手，即興發揮自是強項，引經據典堪謂信手拈來。他有散步的習慣，偶爾會撞見鹿的身影，這時，他會輕聲吟上一句：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知他有一只眼幾無視力，便打趣道：「你這不能聚焦的眼睛還看得清鹿子不成？」他笑答：本人一目了然。曾經遇見一棵巨大的樹木橫亙在道路中間，他一邊與路人將樹移至路旁，一邊沒忘了要自言自語一番：「昔日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我倆有時會重溫一些老電影，當看到《牛虻》片尾之處時，他會動情地插上一句：「還是曼德爾斯塔姆夫人說得好啊：我們這樣的女人，做寡婦幾乎成了一種職業。」

不知是誰率先發現月亮，引來大家舉頭仰望，更有人索性起身行注目禮，自然也是為看個飽足。有道是：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晴光護玉欄。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思鄉思親朋故友的共同時刻，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份情愫。

只見光召兄邊起身邊從兜裏掏出一把口琴，恭恭敬敬地說道：「各位桑梓故人，我已四五十年沒碰過它了，吹得不好，願以此為大家助興。」光召全憑肌肉記憶，把一曲《故鄉的親人》吹奏得如泣如訴，哀婉動人。這時有人低聲伴唱，又有人隨聲附和，我也加入了這混聲小合唱。此曲乃是我們一輩聽得最早，唱得最多的一首美國民歌，據說此曲的譯配者鄧映易先生曾經是北明的老師。一曲終了，舉座無不驚嘆光召寶刀不老，而他倒是有些羞澀地擺擺手，一臉的孩子氣。

那邊廂響起奎德兄的歌聲：「慣於長夜過去時，挈婦將雛鬢有絲……」熟悉的詩句，卻是陌生的曲調。原來這是他年輕時所譜寫，曲調深沈蒼涼，盡合詩意。奎德一副好嗓音，分明是學生時代的領唱角色。果然，據他介紹，年少時喜歡歌唱，也登過不大不小的台子。

終於輪到一直躍躍欲試的文鼎老弟了，這位小我幾歲的台灣朋友生性耿直，有情有義，幽默風趣卻不見絲毫作態裝腔。席間我倆同圍一桌，他喝酒如牛飲，看得我目瞪口呆，他還端起個杯子八方敬酒。這時，他毛遂自薦，要來朗誦《岳陽樓記》。只見他闊步走上台階，雙手筆直下垂，面無表情，目不轉睛，突然放聲而來：「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語速越來越快，聲音卻越來越小。他這哪是在朗誦，活脫脫就一中學生在課堂上背課文，酒意上升的速度逐漸超過了語速，他開始結巴，不斷反復。大夥知他肚裏藏有數百首背得滾瓜爛熟的詩詞，於是任由他自我調節。老康看上去雖有些疲憊，卻興味不減，不斷替文鼎從旁捉刀，收效卻不大。最終，文鼎滿臉沮喪，滿懷酒意地自我放逐了。有時，特殊環境下的殘缺未必不是另一種生動，另一種美好。

受酒精作用豈止文鼎一人，我這個向來怯場之人也自告奮勇登場了，以現場並不流行的小語種—重慶方言朗誦起了《滕王閣序》，文鼎殷鑒在前，我自是處心於後，全篇下來還算流暢，聽得四周掌聲

熱烈。我乘興再次獻上一篇甄士隱《好了歌註》，自是希望喚起大夥的一份記憶，文革結束那會，一篇仿《好了歌註》而作的《三寵三哭》曾風靡得緊，當時我還是在煤油燈下讀到了這篇來路不明的仿品。

是夜，唯一令我遺憾的是漏聽了北明一展歌喉，彼時我與文鼎在大門外的月光下聊那些古玩意（兩個酒瘋子暢談詩詞？）。北明那天唱的是捷克名作曲家德沃夏克作曲的歌劇《水仙女》中的詠嘆調《月亮頌》，她學院派美聲，字正腔圓，大氣不失婉約，規範見於自然。重要在於，依著她的悟性，閱歷極多方面修為，她總能唱出大多專業歌者所不具有的情懷。

月在中天，萬籟無聲，月光似水，灑滿院落，離別的時刻到了，老康在人們期待的目光中拂去那腥紅色紗幔，一幅名為「我將歸來」的巨幅炭墨畫作露出了她的芳容。他從上至下看了一下自己的作品，然後轉過身來動情地說：「這二十位女性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今晚的中秋清聚當然不能少了她們。」接著，他詳盡介紹了畫中人物的生平，眾人默默佇立畫前，肅然起敬。最後他捧出一摞根據此畫拍制而成的畫框，上面署有來賓及他自己的名字，這是他送給大家的禮物，是他留給每一個人的念想和希望，這是他向自己、向每一位至愛親朋、向這個世界發出的莊嚴宣告：我將隨風而去，必將乘風歸來。

公元2020年5月27日，老康離我而去了，永久地離我而去了。

人的一生活註定要遭逢各色人等，其中能成為朋友者不多，而能引為知己者猶為難得。

我想，老康是一直視我為知己的。

2020年7月

再見，老康！——回憶王康先生二、三事

晏良為（旅居美國的張善孖外孫）

驚悉我們的好朋友、主內弟兄王康先生（朋友們都尊稱他為‘老康’）忍受多年病痛之後，蒙主恩召，與從天上下來接他的天使們一起乘坐「馬車」離開了，回到沒有憂慮及痛苦的天國！祝願老康一路走好！

老康近年積勞成疾，身體健康狀況不佳，朋友們獻計出策，中西醫結合，聯繫不同的醫療單位，力圖幫助他戰勝病魔，他自己也憑其堅強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全力配合治療，但收效甚微。因此，對於老康的最終遠行，朋友們都早有思想準備，只是都沒有估計到如此之「快」。我原先打算僱車南下去探望老康，但紐約幾位親友及時勸阻，「良為，現在你千萬不能去老康家。」「你要從全美疫情重災區（紐約市皇后區）去看老康，大家可能會更緊張更擔心發生交叉感染！」我便只好從命，並且拜託華府的朋友就近去看望老康時，代為致意，為老康祈禱。我未能去探望老康，至為難受，抱憾終身。

睿智敏銳博學多聞的奇才老康忠厚豪爽熱情耿直，志趣高尚記憶過人，使他廣受社會各界友朋同道的尊重和欽佩。此時此刻，使我立馬回憶起老康的一些往事，仿佛發生在昨天。

2015年6月中旬，老康打電話給我，說：「良為，我們已經確定了，八月中旬的華府《浩氣長流》展覽一定要開，你，新地和麗娃都要來參加八月十五日的開幕式。你要提前來華府，最遲在八月十四日上午要到布展現場見面。記得把去年展覽過的你外公張善孖先生《愛國畫家張善孖先生與抗戰救國》那兩幅大的照片帶來，我已經規劃了展覽內容，要與《浩氣長流》一併展出。記得一定要帶來哈。」

同年八月上旬某天，老康再次打電話來確認我去華府的時間。我告訴了老康我的行程，八月十四日早上先從紐約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到華府，然後換乘出租車直接到「華府華僑文化教育服務中心」展覽現場去與他見面。老康說，「好，就這樣。」

隔了一會，老康又打電話來，「良為，我考慮你來的方式不太好。我想你先到新地和麗娃他們家，住一晚上，第二天你們三人一起來，我們大家都可以見面，比較好一點。」

我猶豫了一下，說，「我不好意思給新地和麗娃他們增加麻煩。」

老康說，「大家都是好朋友，這有啥子麻煩？」，我馬上打電話給新地。」

幾分鐘之後，老康再次打電話來，「良為，搞定了。新地和麗娃他們都歡迎你去住。」

緊接著，新地就打電話來落實他們來接我的時間和地點，並且再次告訴他們的家庭地址，以備聯絡。

從老康這樣的完美安排，就可以看出他平易待人，做事認真，對朋友關照週到，值得受人佩服。



本文作者晏良為在《浩氣長流》華盛頓展出開幕式後與王康合影。背景是一同展出的民國時代大畫家、晏良為外公張善孖的畫作。攝於2015年8月15日。

抗戰巨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美東華府展覽開幕式如期八月十五日在華府文教中心隆重舉行。

參加《浩氣長流》美東華府展覽開幕式之後，新地、麗娃伉儷和我連夜離開華府，趕回他們在新澤西州的家。

次日上午，新地、麗娃伉儷陪我去附近的菜園採集新鮮水菓，下午又專門開車送我回紐約曼哈頓。他們的熱情慷慨深情厚誼，銘刻肺腑。今年新冠病毒疫情蔓延，防疫器材難覓。獲知我在網上訂購了若干醫用口罩，付了錢後，該賣家就從網上「消失」，我則沒有收到一隻口罩，新地、麗娃伉儷得知，庚即賜贈 40 個醫用口罩助我防疫，解我燃眉之急，感君貴義輕黃金！

2016 年 7 月 2 日，老康乘大巴車到紐約來，我到曼哈頓賓州車站附近去接他。老康手裡拿著一本書，一見到我就說，「良為，你好。今天路上我又重新把這本書看了一遍，溫故而知新，學無止境，沒有浪費時間。」而我乘長途汽車或者火車旅行，不是觀看窗外景色；就是閉目養神，絕對不會在車上看書。老康的一席話，使我感到臉紅，很慚愧，因為我退休以後，除了相關的專業書籍，就很少閱讀其他門類的書籍。學識閱歷豐富多彩的老康，抓緊乘車的時間讀書充電，孜孜不倦地學習和工作，成為我們學習的楷模。

2013 年 10 月某天晚上，老康打電話來講，「良為，我已經在法拉盛，住在一家民居，明天中午要與一些朋友開會。我們兩個人明天上午見面，我想吃豆漿油條。」「好，我來接您去吃早點。」我說。

次日早上，我和老康先去法拉盛緬街一家餐館吃早點。他說，「在紐約吃到中國的豆漿油條，好安逸，過癮。」其間，老康說，「我要寫幾幅字，是我答應別人了很久，一直都忙，沒有時間寫。」「今天正好還有時間，趕緊寫好，交給他們。」於是，我又陪老康到緬街上中國在北美開張的第一家新華書店，買了一些國畫宣紙，幾隻不同規格毛筆和兩瓶墨汁。回到他住的民居後，我就幫老康把宣紙裁成他所要求的尺寸，而他則一邊為幾位朋友和「粉絲」書寫條幅，一邊與我擺龍門陣。

中午等他們開完會，我再與老康和一位好友會合，到老康多次讚譽的成都風味「朵頤」吃飯，同去的還有老康的一位親戚。在餐館裡，

老康的好友與他的那位親戚為了對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發生爭論。當時我就對老康的好友和親戚為堅持己見而辯論的行為，深感驚訝，便悄悄地跟老康說，「您勸一下，最好現在暫停，各自退讓一步，先吃完飯再說。」想不到老康居然笑著說，「良為，不要管，我們兩個人先吃。等爭論夠了，肯定還不能確定輸贏，那兩位自然就會開始吃飯。」

老康重諾輕金重情重義的德性及豁達開朗寬容靈活的態度，也是我們要學習的為人處事方法。老康和我都是重慶人，熱情好客，喜歡鬧熱；各方朋友來紐約，我都會盡地主之誼，依其籍貫和口味，選擇不同的餐館聚會。基本上每次老康和朋友們到紐約來，我就請他們去川菜館聚會，在法拉盛常去的餐館有「朵頤」（現已易名）、「膳坊」、「川霸王」、「四川風味」、「穿山甲」等；在曼哈頓中城則常去「五糧液」、「成都印象」、「草堂」、「朵頤」等，大家邊吃邊擺龍門陣，很輕鬆愉快。

老康特別喜愛正宗川味的「回鍋肉」，每次都要吃「回鍋肉」，他經常說，「自己難得弄，館子做的味道好，吃起過癮，安逸得很。」因此，我們在川菜館吃飯，必定要點兩份「回鍋肉」才行！

老康不僅是一位全能天才，而且也是一位美食家。他對我們吃過的每一道菜，都有點評。只不過老康讚揚最多的還是「回鍋肉」！當然，他最後的總結都相同，「美國這裡的川菜都有一點變味，哪裡可以跟我們中國，尤其是重慶的川菜比！特別是重慶館子裡大師傅炒的回鍋肉，大小肥瘦合適，你看起來就安逸，每盤色香味俱全，隔得很遠都可以聞到香味，口水直流！」言詞之間，流露出他對故國家鄉的無限眷念！

現在老康遠行了。他的家屬親戚社會各界友朋同道都很難受和依依不捨，但也要面對殘酷的現實！

上帝派遣來的天使們接到王康，駕馭著馬車絕塵而去。

再見，老康！

2020年5月27日

一個畫長卷的川人

蘇曉康（旅美作家）

王康是劉賓雁特意推薦給我的。大概一九八七年吧，一次劉賓雁忽然叫我去他家，那時他已被鄧小平開除黨籍，還威脅要「法辦」（投進監獄），可把我們一幫「自由化分子」急壞了，四處尋求律師的幫助，那個節骨眼上，賓雁只要來電話，我一溜煙跑得極快。到了金台路人民日報宿舍，賓雁指指坐在沙發上的一個人，跟我年紀相仿的（尚未蓄胡），說「他從重慶來，自願來做我的秘書，你們認識認識吧。」他就是王康。

這些天我又從一本一九八八年的日記上，找到十一月三十日記載：

「今晚四川王康（曾做賓雁秘書）來，談得頗投機。」只有這麼一句，談的什麼也忘了。

王康跟我同年。我們相識蔓延三十年，卻只有頭尾相見，中間的一大塊時間，互不通音訊，因為我在外面，他在裏面。所以能說的交往，也只有兩次，恰又跟兩位時代性人物有關，有點傳奇。話說那次他來我家聊天之後，我不記得再見過他，因為第二年就發生學潮，旋即屠殺，我從此流亡海外。以後三十年間，王康在裏面做什麼，我不曾聞訊，只聽說他搞了一個關於抗日戰爭的人物長卷，非常轟動，還去台灣展出過。同時也聽說，他在文化界非常活躍。

直到 2006 年底余英時教授榮獲克魯格獎，鄭義北明張羅一件事情，即中國學社同仁要送余先生一件賀禮，最後由王康在國內設計、制作，竟是一件銀盾，高 17 公分、寬 10 公分、厚 1 公分，配裝在漢磚基座上。所以我再跟王康相遇，又是因為余先生的緣故，雖然這第二次相遇，我們沒有謀面。

後來他終於也流亡出來，好像是 2014 年初夏，六四 25 周年，

在華盛頓國會倒影池附近的晚會上，我看到王康出現了，留起了鬍鬚。

兩年後，我偶遇從北京來的周孝正，他說暫時住在王康那裏，並且告訴我，王康最近查出癌癥，剛手術過，「人瘦得只剩幾十斤」。我於是開車帶上孝正去看王康，他已一頭白髮，鬍鬚也是白的。他說他正構思一幅巨畫，以《共產黨宣言》，加上十月革命一百年為題，叫著「審判馬克思」，畫面構圖，分為被告、法官、陪審、受難等八大群，說著又領我到地下室他的畫室去看草圖，齊牆高的白紙上已經畫滿人物，惟妙惟肖，這令我想起他的抗戰長卷。

我忽然對他說，你應該參考巨幅西洋油畫的構圖思路，如教堂壁畫，引入一點宗教意味，可能會多一點全球性、宇宙性。王康一向迷戀俄羅斯，而俄羅斯繪畫、音樂、小說中蘊含的宗教性，極為深沈，構成了所謂「俄羅斯悲愴」，說不定他的「長卷」意識，正是來自俄羅斯呢？

我又順便向王康談起患癌去世的傅偉勛教授，他確診後傾註全副心思著述一本「死亡學」《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獲得一種生死洞穿，坦然面對離世的大哉問。我在心裏祝願，王康若能忘情地投入他的第二幅長卷，或能戰勝癌癥。王康一生被某種精神所困擾與激勵，那是一種屬於八十年代中國文人的特征，來自生命力的躁動，成就了他。

與王康的最後一面

程 凱（流亡報人、特約記者）

去年 12 月 2 日，是王康 70 歲生日。王康罹患癌癥，幾個月前從他居住的華盛頓特區前往德州休斯敦，接受一位美國醫生的特殊療法。我與鄭義、北明、一平約好，前往休斯敦探望王康，為他祝壽；鄭義、北明夫婦駕車從華盛頓特區出發，一平和我分別從各自的紐約上州伊薩卡和北加州舊金山搭機前往。走前，北明告知，王康身體極度虛弱，已失掉抵抗病菌的能力；當時正是流感初起的時節，我一個星期不敢到公共場所，以確保自己帶著健康的身體前去與王康見面。

我與王康一個住美國西岸，一個住美國東岸，七八年間，見面不過三四次。上一次見面，是 2015 年 10 月為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他帶著國軍抗戰《浩氣長流》長卷來舊金山巡展之時，與現在相隔五年多；這一次休斯敦見面後不久，王康返回華盛頓特區，5 月 27 日病逝，休斯敦相見，是我與王康的最後一面。

休斯敦那位美國醫生對王康的特殊療法，宣告無效，王康已恢復常規的放射治療。放射治療對任何癌癥患者，都痛苦不堪，但每個人的身體對痛苦的承受各不相同，王康的是屬於痛不欲生的那一種。12 月 1 日到達休斯敦後，我們找個家庭旅館住下，北明開車帶著大家去超市採買第二天為王康祝壽的食品。一路上，北明播放王康接受放射治療後的講話，從王康虛弱的聲音中聽得出，他似乎對生命感到絕望。過去我印象中的王康，總是聲音洪亮、議論滔滔，那是對自己的生命充滿自信的表現，聽著王康的錄音想起過去的王康，不僅讓人悲從心來。12 月 2 日下午，我們如期來到王康居所，為他祝壽。出乎我預料的是，此時與聽錄音時僅隔一日的王康，完全不一樣：他雖然臉上仍有病容，但兩眼有神，笑容可掬，一如以前對生命充滿自信的樣子。



王康（右）最後一個生日是在治療疾患的休士頓度過的。從洛杉磯趕來探望的程凱（左）在那天曾送王康生日禮物。背後牆上是王康親筆書寫的孔夫子論語中的話語：「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攝於 2019 年 12 月 2 日。

壽宴開始，天生一副好嗓子的北明為王康 70 大壽唱了一首歌；詩人一平朗誦了為王康 70 大壽寫的一首蕩氣回腸的詩。我事先被大家指定發表一通祝壽演講，我自認自己的思維尚屬敏捷，語言表達也無障礙，但臨場卻把那通祝壽演講講得結結巴巴、詞不達意、一塌糊塗。如今，王康去世了，我才想明白，王康的人生，跌宕而多彩，評述王康，不是發表兩三分鐘演講就能做得到的。

不過王康卻不在意我失敗的演講。他在壽宴上侃侃而談，講述他 70 大壽後的人生規劃：他要完成展現了共產主義運動世界災難史的幾幅巨畫《審判幽靈》的創作，還要完成 150 萬字的寫作計劃。70 大壽這一天像是王康為自己的又一項浩繁工程的奠基日，即使年富力強的人完成這項工程，也需要耗費 5 年以上時間，王康那時打算至少再活十年，對他的國家和民族做出作為民間思想家的最後貢獻。過完 70 大壽的第二天，王康和我們一起到休斯敦海邊欣賞墨西哥灣美景，伸向海裏的大約半英裏的棧道，他無須歇息走個來回，然後他又

和我們一起到海邊餐廳吃了一頓海鮮大餐。一切都那麼美好，癌癥呢，對生命的絕望呢，統統不見了，甚至我也不懷疑王康能夠完成 9 幅畫作、150 萬字的著作了。其實那只是王康兩次化療之間不必承受化療痛苦的間歇期。

我與王康另一次見面是 2015 年，王康帶著他招集中國 50 多位畫家歷時五年半繪制的 1000 公尺長、2 公尺高的畫卷《浩氣長流》來舊金山巡展之時。這幅畫卷令人的內心地動山搖，即使經受中共深度洗腦相信中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的人，看了《浩氣長流》，也不能不因自己對抗戰歷史的誤讀而羞愧，從而鄙視向中華民族撒下彌天大謊的中共，輒心誠服的跪倒在中國國民黨抗戰英烈群體面前。王康則因《浩氣長流》畫卷在海外巡展和他在美國發表關於國民黨抗戰的演講，而遭受中共警告以致不能回國，成為政治流亡者。



為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週年，2015 年 10 月 11 日至 14 日《浩氣長流》（複製品）在美國舊金山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展出並為抗日國軍英雄頒發台灣國防部「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紀念章」。台灣駐舊金山辦事處處長馬鍾麟、僑教中心主任吳郁華，僑務委員于愛珍、王維、陳松、歐陽大使夫人（陳桂子）、僑務諮詢委員林炳昌（大聯盟主席）、張昭昭、呂玉貞、宋耀如基金會宋曹琍璇等約 250 人出席了開幕式，場面溫馨感人。上圖左四宋曹琍璇，左五王康、左十郭岱君。攝於 2015 年 10 月 11 日。

我自 1990 年流亡美國後，雖然從未脫離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但二十多年來，看到海外民運山頭林立、派系紛爭，僅為未來中國草擬的憲法便有十二部之多，我常為這種混亂現象而困惑甚至沮喪。當中共一黨專政一旦崩潰，未來的中國走向何方？這對於中國民主運動來講，是與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同樣重要的課題。在認識王康之前，我已經找到答案，那就是閱讀了辛灝年先生的著作《誰是新中國》和聽了辛灝年一系列演講後，接受了回歸中華民國，回歸 1946 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回歸民國的道統、國統、法統，回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是中共滅亡後，保證國家和平轉型唯一正確、現成、便捷的道路。但接受辛灝年的回歸民國的思想，只是理性的回歸，對於像我這樣，有一把年紀、長期在中共體制內生活、曾是中共體制一員、對中華民國並無任何體驗的人來講，要從感情上接受中華民國實屬不易。我實現了感情上回歸中華民國，則是閱讀了王康先生主持繪制的《浩氣長流》之後。我從小聽各種英雄的故事長大，從陳勝吳廣到岳飛、文天祥，但任何英雄，都不及《浩氣長流》中描繪的 200 多位捐軀的中華民國抗日將領，以及畫卷中沒有描繪，但人們透過畫卷能看到的 300 多萬犧牲的國軍將士，更令人血脈噴張，精神激蕩。中華民國的歷史使得在三千年中華歷史前面感到頹喪的我站立起來，國軍抗戰是中華民國歷史也是三千年中華歷史最激越的一章。雖然我在顛覆了中華民國、黑暗帝制全面復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大，但幸運的是，我遇見了王康，他成為我情感上回歸中華民國的啟蒙者。情感回歸，我才走完了回歸中華民國的全程，參加海外中國民主運動就不再困惑，不再沮喪。

把我與王康拉的更近的，還因為我與王康有一位共同敬重的長輩和友人，那就是偉大作家和記者劉賓雁。王康早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便辭去工作，從重慶前往北京，為劉賓雁擔任義務助手，並撰寫劉賓雁的傳記，我那時在《人民日報》工作，與劉賓雁同是記者部的記者。劉賓雁 2005 在美國去世後，黃河清、北明、一平編輯了一本《劉賓雁紀念文集》，我擔任這本書的校對。《劉賓雁紀念文集》收錄了王康為劉賓雁去世撰寫的長詩《中國的大雁，中國的十字架》，詩的開頭寫道：

你總是孤單的啟程，
總是在寒氣如磬的深夜返航，
在世界的歲末回歸，總是
停落在中國的十字架上。

這首寫給劉賓雁的詩，也恰如其分的描繪出王康的人生和他生命的終結。

2013年，前中國《大河報》總編輯、作家馬雲龍撰寫了一本《劉賓雁時代》，由明鏡出版社出版發行。明鏡出版社、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為《劉賓雁時代》首發舉行了一場研討會，我從舊金山趕到紐約，作為劉賓雁的同事，在研討會發言。

研討會後，我與王康、鄭義、北明留宿明鏡新聞集團總裁何頻家，何頻太太備下酒菜，供我們宵夜長談。當晚，王康提出，組建一個「劉賓雁良知獎」評選委員會，每年評選中國最有良知的知識界人士。大家一拍即合，王康、鄭義回到華盛頓特區，便將這個評選委員會組建起來，王康、鄭義擔任共召集人，一平擔任秘書，我和北明成為評選委員，邀請多位海外與中國的大家名士加入了評選委員會和理事會，每年在10月17日劉賓雁逝世周年紀念日評選出並宣布當年的獲獎者，第二年的2月7日劉賓雁誕辰紀念日舉行頒獎典禮。

從2013年至2019年，「劉賓雁良知獎」共舉行七屆評選活動，頒給獲獎者的獎金幾乎全由王康籌集。王康自流亡美國，沒有固定收入，獎金來源枯竭時，他便拿出自己的生活費。王康貧窮卻擁有巨額精神財富，在人欲橫流，金錢、權力至上的當今世界，對於王康來講，金錢為精神服務才是金錢，他真的視金錢如糞土，有「千金散盡還復來」的氣概，即使「千金散盡不復來」，又如何？不過，王康可能是中國最後一位精神富翁了。

今年是「劉賓雁良知獎」評選第八個年頭，我相信鄭義會主持完這一屆評選活動，以後「劉賓雁良知獎」能否延續下去？不得而知。無論能否延續，我的願望是，把今年的「劉賓雁良知獎」頒給這個獎的創辦人、劉賓雁的摯友王康先生，讓「劉賓雁良知獎」伴隨王康在天國長眠，這是對王康最好的紀念，如果「劉賓雁良知獎」不再延續，

這也是「劉賓雁良知獎」最完滿的結局。

自王康從休斯敦回到華盛頓 DC 家中，接受生命最後時光的安寧照顧，我一直在美國西岸把王康護理小組的公告和陪伴王康身邊的鄭義、北明發來的信息轉發給我的朋友們。5 月 27 日，王康是在實現了他生命最後時刻的最大願望皈依基督和成為美國精神公民後，凝望著他窗前美國國會議員贈予他、曾在美國國會大廈飄揚的美國國旗，走向人天國。6 月 7 日，王康的友人將他葬於美國首都郊區的陵園中。可惡的中國新冠病毒使我無法前去送別王康，去年 12 月 2 日的休斯敦相見就成了我與王康的最後一面。至今我仍為我未能在王康的生日宴上發表像樣的演講耿耿於懷。好在鄭義在王康安葬儀式上發表了情感豐沛、文采斐然的悼詞，恰如對王康一生的素描，我且引用其中一段以彌補自己的遺憾，並作為與啟程走向天國的王康的道別吧：

在所有的中國流亡者中，王康是最艱難的。在喝酒談心的時候，他不止一次流露過「虎落平陽」的孤憤。……為了熱愛祖國追求理想而走到這步田地，以世俗眼光觀之，確實悲慘到了極點，失敗到了極點，但在上帝的眼中卻是全然的完美、榮耀。使徒保羅曾如是說：「……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這一段話常被輕易引用，但誰有資格真正當得起呢？王康是無愧的。

2020 年 6 月 9 日於舊金山

送別王康，一個不屈的靈魂 ——兼憶《老康秉燭·卷一》出版

陳弘莘（旅澳民主人士）

忽焉七十，而四顧蒼茫，一無憑藉……十年前曾自謂“人世未盡解，天命已略知”。今日天命彌遠，人世愈亂，獨留秋月向黃昏。

——王康自述 摘自《老康秉燭》跋

王康先生眾多照片中，我非常喜歡的一張，是他身穿一件黑色风衣滿面春風從鋪了紅地毯的台階向下走來，充滿動感：激情、幹練、瀟灑、自信，那是他的另類氣質；儘管大多數人眼中的他儒雅、博學、深邃、多才、睿智。我曾建議將這張照片作為他書集《老康秉燭》卷一的封底，他打趣地說：“好像張揚了點，留待做詩歌卷的封面吧”……

事實上，這張照片真正吸引我的，是他從紅地毯迎面走來，風度翩翩中展示出的那種堅強不屈的步伐——那時的他，已在江湖中歷經風雨幾十年：插隊巫山生活艱辛；大學裏鶴立獨行差點被開除學籍；八九之後被沒收住房開除公職；隨後四海為家匿藏多年；居無定所中寫下了幾百萬字所思所想，在一天中被全部沒收抄走……。那時的他，已經在重慶八中播下了一批批思考的種子；他起草的《中國改革憲章——為中國改革求國內外人士共識之宣言》（又名《中國改革綱要——走出當前中國改革困境的宏觀構思》），被稱為中國知識界第二次“公車上書”。那時的他，已經拍攝了《大道》《抗戰陪都》等十多部政論片、紀錄片；已經四處演講辯論，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線下聚會、網上論壇，他談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五四運動，談共產制度和帝國的教訓與啟示……。在當今的中國，他可能是唯一雖被通緝卻活躍於北京為中心的政治文化中人；他分明因言獲罪卻還

四處表達、用盡各種傳播工具和平台，且每每都是滔滔不絕長篇大論……

一位詩人說：“你若有一個不屈的靈魂，腳下就會有一片堅實的土地”。王康先生一生命運如他追隨的偉大俄羅斯作家們一般，堅韌、勇敢、明辨善惡是非、不妥協地反抗專制暴政；他們都深受各種苦難，或流放流亡，或入獄受刑，卻都懷著神聖的歷史使命感，求索國家發展之路、探尋拯救國人心靈於危機之道。正因為如此，王康將自己的半身像嵌入了他七十歲生日前夕完成的大型炭筆畫《俄羅斯破曉》之中，與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別爾嘉耶夫、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等四十三位不屈的靈魂同行。

幾乎也在同一時期，我非常幸運地實現了一個自己的心願：在王康先生七十歲生日的時候，送上了一份我的禮物——一本由他自己親自挑選，我編輯出版的《老康秉燭 卷一》。書中收集了先生十八篇文章，四十五萬多字。原本，我們還一起確認了卷二的書稿，計劃了卷三和卷四的內容……。萬分遺憾的是，《老康秉燭 卷一》居然成為了迄今為止，王康先生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物，也將是唯一一本他留給世人，經過他自己定稿的著作。

出版構想始於2019年5月，原先的計劃是：他負責選文章定稿，我負責取書稿、付費、送去印刷出版。香港開放出版社的編輯和台灣達賴喇嘛尊者基金會的朋友都非常慷慨友好地承諾，幫助我最快速度（大約三個月左右）以最合適的方式，在12月王康先生七十大壽之前讓他拿到手。沒想到先生忙於遷居休斯敦治療、接待朋友來訪等等，待我從他休斯敦家中帶走書稿時已是10月下旬，由港台出版顯然時間上太晚，不得已求助兩位出版社的編輯朋友，又都因文章內容而表示為難，不願相助。於是，我不得不一邊在網絡上自學出版課程，一邊自己動手編輯，單槍匹馬折騰兩周，終於將書送進了印刷廠……。自然，留下了諸多不成熟、失誤和遺憾。後來我曾建議“花三、四個月時間，找專業出版社，再出一個新的版本”，王康先生不僅寬容體諒，還表示堅決反對，他說：“這本書一看就是我王康的書，不循規蹈矩，不墨守成規，有個性，我非常喜歡……”。

我曾向先生承諾，這本《卷一》如果以 60 分算，《卷二》我一定可以做到 80 分。如今先生走了，我想為他編幾本好書的願望，成為了永遠的遺憾。

當然，王康也有一個遺憾，那就是——《老康秉燭》沒能在大陸面世。他認為，大部分親朋好友都在中國，海外 500 本夠了，國內則至少需要 3000 本，但是怎樣將書運進去成為了一個反復討論但很難解決的問題。某天，他突然很興奮地告知我：難題解決有方案了。一位朋友建議在大陸印刷一個盜版的《老康秉燭》，“我自己盜版自己的書，真是一件有趣也諷刺的事情”，他快活地說……。後來，由於可以想象的原因，此計劃被斬，令先生也留下了又一個永遠的遺憾。

5 月 27 日，美國東部時間清晨四點二十分，王康先生與癌癥抗爭三年多後，在睡眠中安然離去。我知道，他心中定有萬般不舍。僅僅 2 個月前，他剛為自己制訂了一個五年工作計劃。

他計劃畫 9 幅東歐題材的油畫，其中《波蘭之星》將於今年完成，以紀念“卡廷慘案”80 周年；寫一個電影劇本、一個舞台劇、將《詠而歸》擴展成長篇小說、將《審判幽靈》完稿。

他計劃疫情過後，去以色列或澳大利亞試用一種針對他病情的新藥，因此等待期間回華盛頓給父母掃墓、同老朋友敘舊、並看望他曾經無數次行走的樹林、木橋、熟悉他身影的流水和小鳥。

他計劃 5 月 15 日在休斯敦成立以繪畫為主的“但丁原創中心”，以“接續人類藝術本源，復活藝術在人類命運殿堂中的不朽光輝，在危機四伏的全球化時代刷新人類精神，貢獻無愧於人類苦難、



王康病榻上看作者為他出的書。攝於 2019 年 12 月休士頓「寄廬」。

危機和希望的史詩作品”。

遺憾的是，後來，所有計劃，都被一些不方便說的原因打破：後來醫療飛機載他飛去了華盛頓；再後來，他轉身離世——

讓時代銘刻王康——一個不屈的靈魂！

王康先生家人節哀！

先生一路走好！請一定早日歸來！

2020年5月28日於悉尼

在北美結廬的那段日子——紀念康哥

叢文翠（前電視節目主持人）



王康美國流亡居所「結廬」外觀。攝於2017年早春。

北美DC的初春，微風暖陽，草木蓬勃，野花星星點點在道路兩旁閃動，車一路向東，沒到半個時辰就抵達了目的地，位於城郊的——結廬——康哥的居所。那天，北明姐開車前來DC喬治城大學附近的朋友家接我，事先已經約好的，康哥剛剛做了腫瘤手術需要照料，我欣然領受，義不容辭，那天是2017年4月6日。

前一年八月桂花香飄的季節，我曾拜訪結廬，也是北明姐帶着。記得那日隨北明姐從她工作的自由亞洲電台回來，早過了晚飯點兒，康哥為我倆做了西紅柿雞蛋麵，熱騰騰地兩大碗，使我非常感動，我們三人面對面邊吃邊聊（哈哈也沒跟思想家留個影），那是我第一次與康哥謀面。他因《浩氣長流》巨製在美展出而被迫流亡，客居美利堅，他的社區隔著波托馬克河與華府相望，進入園區見著兩層高的一

排連體房屋，把邊的單元就是康哥流亡數年的卜居，且為家的——結廬。

到結廬前，順道去超市買了一捧鮮花，轉眼那熟悉的小樓就在眼前了，康哥的姐姐唐小寧女士站在門口。北明姐提前跟我說了，小寧姐專程從北京來照看生病的弟弟，可小寧姐已逾七旬，終日操勞吃不消，常頭暈體力不支，我來幫襯照顧即可減輕小寧姐身心的雙重負累。進門，抬頭就見「結廬」二字醒目懸挂玄關之上，放下行李上樓，見康哥在病榻上微笑着招手，我趕忙上前送上鮮花，握手、擁抱。



買了一束花，來了一個人，病床前多了一份溫馨。攝於2017年4月。

經年與北明姐聯絡緊密，同道高誼惺惺相惜，那些日子恰逢我在北美旅行訪友，機緣巧合，互為信賴，就此開始了我與康哥小寧姐近一個月朝夕相處的日子。

康哥的家，樓上三間房成U形，我住的房間就在主人房的對門，旁邊是小寧姐住的一間。有地下一層，那便是康哥日日筆耕不輟的畫室，還有休息室、洗衣房，一樓則是客廳餐廳和廚房，客廳牆面儼然就是照片牆，貼滿了康哥父母親人師友的昔日影像。屋後有個小院兒，柵欄邊長着野草小花，地磚縫隙生着嫩綠的青苔和不知名的綠植，院外是鬱鬱蔥蔥的樹林，望不到盡頭。

每天除了協助小寧姐一日三餐，我多做些清洗衣物打掃房間的家務活，整理擺放畫室的各種物件。當然照料康哥生活起居、樓上樓下的行動安全還是主要，術後沒幾天，康哥已經忙於他的世界百位名人肖像畫，和《審判幽靈》全景畫的設計草圖。所以，按照康哥所需我也去附近的超市買些繪畫的小工具，畫筆是用得最快的，我常削好一排鉛筆放桌上備用。畫室牆上已排列滿滿的黑白素描畫像，都是世界各國社會歷史的精英，另一面整個牆壁貼着大畫紙，上面已展現着一些形態各異樣貌生動的人物，都是對蘇俄產生重大影響的名流。康哥每天大部分時間消耗在畫室裡，或席地而坐翻閱着人物畫頁，或站立椅子上一筆一筆勾勒描摹，或靠在椅背端詳他的人物們。其它活計做完，我會去畫室，坐在沙發裡，安靜地看着康哥的執筆和思考，如此近距離的觀察，他那凝思的神情，作畫的身影，點點滴滴，都印在了我心裡。



康哥的客廳兼書房。攝於2017年4月。

一日，康哥有朋自遠方來。面對那幅《審判幽靈》，康哥的思想澎湃而出，講述他的創作深意和真情願望，一一解讀着畫卷上那個時期的人物及事件。記得有一次康哥跟我說，1917十月革命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實行俄羅斯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它所帶來的馬克思主義席捲全球，肅殺、流亡，無數英雄為故國俄羅斯付出了艱苦

卓絕的抗爭和生命的代價。往事並不如烟，歷史距今即將百年，紅色幽靈仍在大地之上空盤旋，我期望這幅畫作完成並能在俄羅斯展出。歷史沉痾，憂思滿腹，那天和友人一直聊著意猶未盡，傍晚北明姐和鄭義哥前來共進晚餐，繼續畫布下的交談，一時間結廬裡思想交融，被淡化的上個世界人類命運在這裡生猛再現。

北明姐工作之外，操心操肺地經常趕來結廬，她雖然總是來去匆匆，但只要有空就和我一起陪著康哥散步。距離結廬不遠有一處郊野森林公園，那一大片茂林參天溪水清流之地，是康哥幾年來最熟悉最心儀的。忽想起陶淵明有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那一方天地曲徑通幽，少有行人，吹著風，聽鳥兒啾啾流水潺潺，偶爾坐下來就會冥想。康哥閒庭信步心懷詩情：「天高雲低意不低，地迴雨濕心不濕。軒窗已綠影更綠，溪橋不聞付追憶。」

蒲公英生長旺盛，燦黃的花兒滿地，折一枝她毛茸茸的種子，康哥孩子一樣舉起，輕輕吹，圓蓬蓬的一束種子立刻飛散，像一片片羽毛又像一片片雪花在空中自由起舞，飄呀飛呀，眼望著她飛去了遠方。有人比喻蒲公英的種子像無家可歸的孩子，四處流浪，有誰知他的快樂與憂傷呢。康哥的家，在太平洋彼岸的山城蜀地，可是康哥有家卻不能回。身之所處所戀，手之所摘所慕，目之所見所想，智之所悟所求，似心外無物之化境，我捕捉了許多康哥林中漫步、心無外物、超然世外的鏡頭，我心想：康哥若是真的能與那個萬里之遙荒謬污濁的大國告別，心無旁騖地專心於詩文牧歌，該有多美好啊。

採野菜，是北明姐和我喜愛的樂事兒，在結廬外，在林子裡，茁壯的蒲公英綠瑩瑩的，抽秧的打籽的開放的滿眼都是的，我實在驚歎美國的蒲公英怎麼長得這麼大個呀，可清晰記得小時候在興安嶺林區採挖婆婆丁（蒲公英俗稱），那個頭真的小很多，一方土養一方野菜吧。我們採挖回來的有機野菜，清洗乾淨和其它各類堅果等混合攪碎成汁液，那是康哥的「藥膳」，蛋白的補充都在各類堅果里了，每天必喝下一大碗，餘下的蒲公英曬乾待用。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病中王康和我。攝於2017年4月

一天上午，北明姐來了，跟我說咱倆幹活兒，清除後院裡瘋狂生長的雜草和苔蘚，都想了好幾天了。康哥一旁說，現在大太陽會把你們曬黑了。兩個資深女人相視而笑歡快地找來鏟子掃把手套，開始「大幹」一場。看北明姐蹲在那兒手裡拿著一小捏苔蘚，情不自禁地說：這小生命晶瑩剔透，有靈性的。於是不捨丟棄，拿回屋裡生養起來，我拍了好些北明姐欣賞袖珍苔蘚的照片。大約兩個多小時，小院變了模樣，已是正午，陽光明媚，康哥站在門外台階上看著我倆笑，光照著康哥的寬額頭上，比太陽還亮，康哥笑瞇瞇地說：哎呀煥然一新啦！勞苦功高啦！辛苦辛苦啦！看病人康哥高興，我倆相當有成就感，這樣的勞動很快樂！

那些日子裡，和康哥一起還出了趟遠門，受邀去北明姐鄭義哥的朋友郭先生家聚會。午後暖陽和風，一路景色如畫，鄭義哥當司機，載著康哥、明姐和我驅車近四小時，真挺遠的，依稀記得在賓夕法尼亞州。那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別墅，白牆黛瓦，大大的院落完全敞開，周圍的草地樹木房屋錯落有致，夕陽下格外好看。男人們在屋裡品茶敘談，女主人忙乎晚上的餐點，北明姐和我忍不住到院落裡欣賞風景也自然地臭美一番，還拿著主人家精緻的手槍像模像樣地比劃。透過窗子看見康哥興致勃勃和朋友聊得正酣。那天康哥手術恢復後特例，美美地吃了頓久違了的大蝦羊排等非藥膳的豐盛肉餐。

康哥繪畫寫作勞累了，我們也安排文化娛樂活動，看片、誦讀、

唱歌、聽音樂、談天。

一日，和北明姐挖野菜歸來，和康哥小寧姐分享著喜悅，手捧著枝葉碩大的蒲公英，我和北明姐即興唱起了《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種子》，北明姐是音樂學院科班美聲呢，可是她喜歡我這沒受過訓練的野狐禪，高評我的歌聲酷似鄧麗君，康哥贊同鼓掌，順手就在書桌旁拿出一盒CD光碟，呀一摞呢，大都是鄧麗君的經典歌曲，他也喜歡鄧麗君！隨著島國情歌輕柔曼妙的旋律，我跟著唱，康哥也唱。

康哥寫作繪畫之餘也聽音樂，情致之下還經常歌唱，著名的貝九終曲《歡樂頌》、義大利民謠《桑塔露琪亞》、美國黑人靈歌《馬車從天上下來》、俄羅斯民歌《三套車》、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等，都是康哥鍾愛的。最常聽康哥唱的《歡樂頌》。此前此後好幾次康哥在微信思想沙龍講座時就即興唱起來，讓聽講的人們格外驚喜贊嘆。

照顧康哥閒暇時，我也閱讀、看片子，從中獲益良多。都是康哥若干年來的創作、策劃、組織活動以及媒體的專訪節目，那些歷史回溯筆墨春秋，記錄下康哥深深的家國情懷和使命擔當及其朋友和團隊的不懈追求。著名的2005年開筆繪製的抗戰巨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歷時八個春秋，康哥寫道：「耗時八年打撈一艘沉船，那船太大太沉，曾經擁有1040平方公里，4.5億人，300多萬子弟兵，1000多萬百姓戰死和殞命在這艘在驚濤駭浪中航行了八年的大船上。那船最終沒有成爲中國的方舟——它迎頭撞向無可躲避的暗礁上，在滔天巨浪中沉入比馬里亞納海溝更深的水底……」

我一邊翻閱著那厚重的長卷大書，康哥一邊在近旁爲我解說著，那是媒體鏡頭之外難得的機會，加深了我對那些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康哥數年翰墨丹青，著述著思想篇章，一些製作成專題影像和現場講述，得以面世的多見於港台媒體，如有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和陽光衛視頻道系列播出。《我的中國心-浩氣長流》《俄羅斯的興亡》《被誤讀的俄羅斯》《高貴與美麗-十二月黨人》《蘇維埃的消亡》《蘇聯解體二週年》《從花果飄零到返本開新》《帝國的教訓與共和的經驗》《上帝的選民》《孔子》《新東方三聖》《世界圖景中的五四運動》《烏托邦與公開信》《重慶談判》《春天安魂曲》《中國的大雁中國的十字架》

等等，賞讀那些電視紀錄片和訪談節目，心緒是崇敬的沉重的，有時是悲憤的淒荒的。地球不停的轉動，時間一分一秒，滿載著憂傷與悲壯，康哥浩然氣概文采飛揚，北明姐情重極心吟詠激蕩，那一幀幀視聽，家國河山蒼生血淚，令我入情入境思緒難平，長久地定格在了我心頭。

不能不說讓我記憶深刻的一部紀錄片，鄭義哥文字著作、北明姐朗誦與音樂配置、康哥視頻圖文擔綱策劃的《金棕櫚·葛底斯堡賦》，這是三位知識人思想契合輝映的力作，由於大家都懂的原因不能正式出版，就贈予友人並於民間社會流傳開去。和康哥無數作品一樣，《金棕櫚·葛底斯堡賦》，一經入手觀賞聆聽震撼心靈，無不為之撫掌擊節。

許多學者名家評價康哥治學慎終追遠，縱橫捭闔，洞觀天下；評價他懷抱理想主義，以布衣之身憂國憂民，對中國傳統文化存亡繼絕執念堅守，對儒家與基督教文明相互交融的前景充滿著期盼。在鄉願犬儒年代裡活出一個自由的人格，他不愧為當世賢哲，學貫中西的思想家，是真正「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

康哥出傳統文化世家，揚家風治學鴻鵠之志，滿腹經綸傲立孤憤超然物外，翰墨揮灑力透紙背，呈現著濃厚的救世熱忱和氣節風骨。康哥對近現代社會種種病灶大為憂思，長久關切被欺凌被迫害的善良人，鞭撻奴役百姓屠戮生命的獨裁暴君，譜寫著一篇篇一幅幅昔日與今朝蒼生家國來路與去向的泣血之歌。康哥涉獵中華和世界哲學歷史文學藝術領域，對其事件及人物如數家珍，記憶力驚人。情有獨鍾俄羅斯、索爾仁尼琴、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們，深諳俄羅斯民族的宗教精神和性靈悲愴。無論政論散文詩歌，敘事宏闊卓爾不群，令人高山仰止，康哥的人生可謂一部經典詩篇，矗立在人類歷史的思想高地，天經地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康哥是智者是勇者，是仗劍而行的俠客，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文其行如黃鐘大呂，發達九地，後世學子當潛心研學並予薪火相承。

康哥休士頓寄廬有言：「七十孤臥，萬念蹉跎，死生一瞬，悲讚從我。」思想者是孱弱的，思想卻可以很強大，物質會老，自由精神

永恆。康哥是我們敬重和愛戴的民間思想家、作家、詩人，康哥所執念的夢想，所追求的信仰、自由比太陽還明亮。古人有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光復內心的良知，達到我心光明的精神境界，以其照亮後世。

回憶常常伴隨著美好與憂傷，喜樂溫暖眷戀惆悵，感受著，聆聽著，懷念著，與康哥近距離生活交流的那段日子，結廬，一切的一切書香詩情春秋大義，輝映著別樣的氣象。康哥曾說：「每天，最好傍晚，仰望一眼雲天。那是無數人的歸宿，靈魂的寓所，無邊無際，隨心所欲，變幻無窮。相比，大地太拘束，陳舊，有限。」是啊，抬頭仰望天空，不論白晝還是夜晚，晴藍的墨黑的灰暗的霧濛的，默然思想，現世中快樂是少有的，似秋色絢爛後寒冷不期而遇，常有希望卻也心意迷惘。

去年9月初秋的一個早晨，康哥跟我說（語音記）：「現在就邀請你，2020年明年的中秋節再到美國來，哈哈還在那個結廬，我會休士頓治病安然返回，把鄭義兄北明和一些老朋友邀到一塊好好聚一下，歡度中秋花好月圓，忘掉那些煩心的事情……」

可是就在北京時間4月13日中午，北明姐告訴我，晚10點（美東時間12日）康哥從休士頓回到華府家中，但卻是由臨終關懷醫療救助專機接回來的，病況岌岌，英雄受難，氣若游絲……

「春晝自陰陰，雲容薄更深，蝶寒方斂翅，花冷不開心」（梅堯臣《春寒》），面對病毒肆虐春寒瑟瑟根植憂患的大地，心中酸辛悲烈。康哥流亡海外數載身心俱損有家難歸，二十一世紀了，還再被流亡，什麼世道啊，到底還要幾個世紀，中國人才能享有做人的權利，究竟還要多少代中國人，窮盡一生披荊斬棘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才可以除掉億萬生民仍背負著的沉重鎖鏈。但願淒苦悲涼的日子不會太長，是的，要堅強地活著熬過，待烏雲徹底消散，迎接那自由的天光。

2020年5月27日噩耗傳來，凌晨4點20分康哥走了。

知道這一天要來，還是不敢不願相信這一天這麼快來臨。我在遙遠的中國海南島，心已飛向了大洋彼岸，聽見波托馬克河水為您吟唱，望見星條旗在您的窗前飄揚，您的面容微笑安祥，您的靈魂升上

了天堂。音猶在耳，斯人遠去，天人永隔，沒能等到那個美麗的秋天，再不會有結廬再見的時候了。

《聖經》啓示錄中說「我聽見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在地上，我們生活中所有的痛苦，每一滴落下的眼淚都會升到天上，我們的義人被接去了天上，他有福了，他持守自己的信念，在信望愛的指引裡必得重生。

馬車從天上下來，
把我帶回我的家鄉，
當耶穌把我的罪惡洗淨，
把我帶回我的家鄉，
那也就是我最幸福的日子。
馬車從天上下來，
把我帶回我的家鄉，
我有時歡樂也有時悲傷，
把我帶回我的家鄉，
但我的靈魂仍向往著天堂，
把我帶回我的家鄉……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一隻離群索居的鳥兒，終於找到了庇蔭之地，飛向了天堂。

康哥，回家了，神的家，光明的家，就是您的家！

結廬，彩霞漫天。康哥，如果我們在天堂再見，您還會記得我的名字嗎，還能像從前一樣歌唱嗎……

2020年6月7日禮拜日
庚子年農曆閏四月十六

在王康最後的日子裏

傅朝陽（王康的學生）

我很幸運地守護著王康，陪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段路。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學到了以往人生中許多沒有涉及過的豐富內容。

大事記：2020年

4月12號，由休斯頓飛回華盛頓；

4月16號，受洗成為基督徒；

4月20號，為父母掃墓；

5月15號，承接美國國旗，成為美國的精神公民；

5月27號，早上4:20，離開這個世界，去到天國。

只要聽過王康的講座或者看過他的文章的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大腦就是一部百科全書，他有超強的記憶力和完美的綜合能力，他所說的話，全部都是無比宏大，知識面極廣，而且內容極其豐富和準確。

王康說過，他讀了萬卷書，涉及了幾千年的中外歷史，各種哲學思想，宗教以及人文倫理。他花了畢生的精力，融化升華，把這些精髓，最後在腦海裏變成了一本書。

後面的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我能清楚地感覺到，他最後驚奇地發現，他腦海裏的這本書和《聖經》非常相似。

原來上帝早在幾千年前，或者是在創造人類的時候，就已經把人類所需要的所有的精神糧食，用《聖經》的方式告訴了世人。只是人們不知道，或者不接受這些真理，才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一片混亂、愚昧、殘暴，以及悲哀。

他本來想通過東西方文明的對話，也就是儒家和基督教的對話，來闡述他的觀點。但是，他沒有時間了。他只能用受洗這種既簡單又明確的方式，告訴世人，他真的接受了，上帝是人類肉體和精神的創

造者，而且所給予的都是最完美的。只要大家跟著上帝的意志，去做人去行事，那麼世界大同，人類的文明幸福，是可以得到的。

王康受洗，不是一時沖動，而是他一生的總結。

聖經所宣揚的普世價值觀，除了需要人們從內心真正地接受，自覺地以行動來實踐以外，還需要有一套社會體制來保障。讓人們有辦法有能力，制裁那些心懷不軌，特別是掌握了權力胡作非為的人。因此，以普世價值為基礎，建立一套高於所有人的法制體系，就成為了必須。道德和法制相輔相成，一個良性運作的社會才能建立。而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雖然目前世界上有很多種不同的社會體制，都各有長短，美國也不完美。但比較之下，美國的社會體制，是目前世界上最不壞的模式，是最適合人的生存發展的。

王康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表達了想成為美國公民的願望，是想發出一個信息，人類要想美滿幸福，應該選擇美國這樣的發展方向。

王康作為一個社會人物，他是頂天立地的。他忍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艱難困苦，從不屈服。但是作為一個肉體的生命，他又是那樣的柔軟稚嫩，純真溫情。

不管他走到哪裏，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父母和兒子的相片，放在最顯眼的地方。他竭盡全力，拼命都要回華盛頓，也是為了要在生前給父母掃墓。

他說，如果不能到父母墳前拜祭，那我就是天理不容的不孝子孫。由於身體的極度衰弱，回華盛頓沒兩天，就被送到了醫院急救室。為了盡快地完成他的心願，在他出院的第二天，天氣很冷，外面還有大風，朋友們把他包裹在睡袋裏面，搬上輪椅，由眾人抬上車，一路小心開車，來到墓園。在父母面前，他說了好多的話，表達了無限的思念。還由朋友代他，為父母行了大禮。最後他閉上雙眼，靜靜的享受躺在父母懷裏的溫暖。

從休斯頓回來，他用微弱的聲音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睡這裏好嗎？他指著床邊的沙發。我說好，他就放心的閉上了眼睛。一個半月，每天的24小時，我也有堅持不了的時候。只要我一離開，他就像嬰兒離開母親一樣，焦躁不安，誰來他都不要，甚至說出不想

活的話。但當我握著他的手，輕輕撫摸他的額頭時，他那個甜甜的微笑，實在讓人不忍心再離開他半步。



左圖：傅朝陽（左）在王康最後的日子裡分擔照料，日夜守護，竭誠盡力。北明攝於2020年4月20日。右圖：結廬後院的玫瑰花叢上，是美國議員贈送王康的、在美國國會大廈飄揚過的星條旗。在這面旗幟下，王康宣誓成為美國的精神公民。北明攝於2020年5月15日王康宣誓日。

一天晚上，他精神變得很好，他拉拉我的花外衫說：我要穿。我馬上脫下來給他穿上。他想想又說，你去把我的灰色的呢子長大衣拿來。我從箱子裏找出來。那件長大衣很厚，這個天穿應該是太熱了，但他要我給他穿上。然後又叫我去拿一件紅色的外套來，要我再給他穿在外面。可惜套不進去，只好脫了換這一件紅的。穿好以後他說：我是大王，一千年前我就是大王了。我和另外兩個朋友，愣愣地站在那裏，以為他犯糊塗了。他看我們沒有反應，嘆了一口氣說：嗨，東方人不懂幽默。原來他是想制造一點開心的氣氛，讓我們不要那麼沈悶。

王康的一生顛沛流離，被通緝的時候到處躲藏，時時找不到避風

雨的屋檐，找不到能充饑的食物。每次陷入絕境，都是朋友不懼危險，肝膽相照。在創作巨幅抗戰畫卷《浩氣長流》的時候，為了能保持獨立客觀的，尊重歷史事實的立場，他的團隊拒絕了任何官方的資助，全靠民間朋友的力量，完成了舉世無雙的千米畫作。在國內得不到展出的許可，又靠朋友的力量，辦成了在台灣和美國的巡迴畫展。他沒有職業，沒有收入，甚至沒有一個屬於他的家，但他努力不懈，所做的宏大項目數不勝數。每一件事情，他靠的都是朋友的鼎力相助。所以，在他的心裏，朋友就是他全部的財富。他對朋友的珍惜，是我們常人難以理解的。

一天早上，他讓我拿紙拿筆來，想寫點什麼，可是已經力不從心了，只能是他說我記。

家宴家宴，高朋高朋

2020-4-25 星期六

名單（略）

牛尾番茄枸杞湯、燒白、豪油炒元貝、粉蒸排骨、回鍋肉、麻婆豆腐、涼拌三絲、折耳根、獅子頭菜心、金鉤瓜條、土豆絲。

兩瓶葡萄酒、一箱啤酒、12根香蕉、葡萄、冰淇淋一盒、鮮花兩把。

——原來他準備宴請朋友。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嚴重，他的免疫力又等於零，朋友們都怕給他帶去病毒，幾乎不敢來看他。就算個別的朋友來了，也都是只待很短的時間，沒有人在這裏留餐。

當知道有朋友準備遠道來看他的時候，他異常興奮，不顧疫情規定，堅持一定留客人共進午餐。所以就有了一大早的那一幕。說實話，我真沒想到，一輩子呼風喚雨，只幹大事的他，腦子裏還裝有菜譜。

說好了星期六來的，可朋友們提前兩天到了。雖然來不及準備家宴，但朋友們自己帶來了韭菜肉餡和揉好的面團，還帶來了壓餃子皮的機器，大家一起包餃子，好不熱鬧。

由於癌細胞轉移到脊椎骨，壓迫脊髓，他胸椎以下已全部癱瘓，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看著這些至親至愛，他再也躺不下去了。一定要坐上輪椅，和大家共進午餐。大家七手八腳又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到輪椅上，推到餐桌前。當時他已經不能吃東西，喝水都很困難了。他還是舉杯喝了一點兒酒，吃了半個餃子的餡兒。整個過程中，他說話不多，但情緒卻跟著朋友們的談論起伏，時而微笑，時而流淚，竭盡全力堅持了大約一個小時。這就是他人生最後的一次和朋友聚餐。



2020年5月9日，王康勉力坐上輪椅接待來探望他的友人。這是他最後一次與友人聚餐……。

王康回到華盛頓，就進入了臨終關懷程序。每周有護士來做檢查，按病情給出護理方案，詳細告訴我們護理的方法和重點。並且給了我們一本指導的小冊子，上面把病人最後階段的每一個細節都講得很清楚。強調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讓病人沒有痛苦，在最舒服的狀態下，自然的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步。如果有什麼情況發生，隨時打電話

護士就來，還告訴我們，不要擔心電話打多了。

除了有護士緊密跟蹤以外，還有社工幫助解決生活，保險，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問題。有需要還可以派護理人員上門幫忙洗澡，活動身體，換藥等等。

根據病人的宗教信仰，專門派有思想指導，對於王康，就派了基督教的神職人員，幫助舒緩情緒，用平常心自然地迎接靈魂的下一段旅程。

在中國大陸，由於缺乏臨終關懷這樣的概念，對於治療方法用盡，沒有任何好轉可能，而病人又極度痛苦的狀態下，過度使用醫療手段的情況很普遍。有親朋好友在這種意識下，也要求輸液和輸蛋白等等。臨終關懷中心給出的答案非常堅定，絕不做這樣的事情，因為這樣會增加病人的痛苦，是極不人道且毫無意義的。

要想延長康哥的生命，此時真正有效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人間大愛。我自告奮勇，不請自來照顧康哥，想得最多的也是這一點。

王康是我 48 年前的老師，也是當時許多少女心中的白馬王子。我敬佩他，崇拜他。當得知他流亡海外，並得了晚期癌癥的時候，我心急如焚，真想為他做點什麼，哪怕只幫他延長一天的生命。上帝看到了我的誠心，幫我安排了機會。在守



傅朝陽在王康告別儀式上。北明攝於 2020 年 6 月 1 日。

護和陪伴他的這一段日子裏，我用盡了所有的方法，讓他感覺到，活著是多麼的美好，加油！努力！他的微笑是從心底發出來的，常常也在夢裏。每逢有客人來，他總要說這句話：沒有朝陽，我活不到今天。康哥的最後這一段路，是走得寧靜安詳，也充滿快樂的。這一段日子，我也同樣感受到了愛的溫暖，我是幸福的。感謝上帝，也感謝康哥。

此時此刻，我知道，一群美麗的天使已經把康哥帶回了故鄉。在拜見了親朋好友以後，康哥將去到幸福的天國，和上帝在一起了。

祝願康哥，一路走好！

2020年6月7日

民間思想家王康病榻前受贈美國國旗¹

美國之音

流亡美國的中國民間思想家王康罹患癌癥已經到晚期，他走在生命的最後一程。上個周末王康位於華盛頓郊區的寓所升起了星條旗，這面旗幟由國會議員匡希恒(John Ream Curtis)寄來，特意滿足他能在病榻上看到美國國旗的願望。

流亡作家鄭義：

王康生命的最後的時刻，我有很多切近的觀察。很受啟迪，很感動，就是他接受基督教的洗禮，把自己一生的追求，把自己一生的感動，最後在這個地方畫了一個非常完美的句點。他突然談到說，他希望能看見他的窗戶外頭要有一面美國國旗，要看到一面美國國旗在他病床的窗外飄揚。

《縱覽中國》主編陳奎德：

王康先生奉接美國國會的美國國旗的儀式開始

「公民力量」副主席韓連潮：

這位議員特別地說，王康先生追求民主自由一生，寄上這面國旗就表示把他當作我們的精神公民，當作我們的一員。

流亡作家北明：

1 這是美國之音同名電視片的文字。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ZNUi4G8td4>

我們希望美國國會的議員知道，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站在美國政府的背後。我們知道美國的政要能夠清楚地分開中國當局和中國人民，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他有很多很多的優點，別人都能看到。我認為他最重要、最珍貴的，最難能可貴的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就是知行合一，說到哪做到哪。

《縱覽中國》主編陳奎德：

他不光是一個思想的人，他同時也是一個行動家。他主持了好多重大的事情，最顯著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主持了十幾位畫家，很著名很好的畫家來畫了「浩氣長流」。一千多米長的大畫，表現了中華民族當年在抗戰時期的精氣神、犧牲。

流亡作家鄭義：

作為共產黨政權之下的一個流亡者，只有盡朋友之道，盡同道之道，來盡量地幫助他。他在美國的情況是非常艱難的，可以說是所有的流亡者中最艱難的一個。沒有職業，沒有英文，不能開車，已經一身重病……他那麼熱愛自己的祖國，但是他被祖國所驅逐，不允許回去。美國不是對他個人，而是對所有的，同樣情況下的，這種為了爭取自由而回不去的這些人，伸出了自己的雙手。他沒有任何收入，所以他享受了美國全部的、世界第一流的醫院、醫生、醫療條件。

（插入王康：在我受洗之前，我只能說我的感恩是有限的……因為我當時遠遠沒有感受到今天這個陽光燦爛的、無限的恩典。）

在王康床前，我們從來沒有悲傷的。

（王康：生死有別，但是對一個我這種年齡受洗的，居然能夠蒙受神聖的美利堅合眾國國旗，生死無憾。）

到了美國，他所有的本事都無法施展。在今天的一個中國青年來看，這是一個失敗者。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完成得最美好的。他一生追求一個崇高的理念，並且一直堅持到自己生命最後一息。

(王康：馬車從天上下來，把我帶回我的家鄉。馬車從天上下來，把我帶回我的家鄉。請北明幫我唱完吧…)

流亡作家北明：

這是他年輕時候學會的一首歌。那首歌叫《馬車從天上下來》，它是一首美國黑人的靈歌，是一首基督教信仰的歌曲。美國黑人在一輩子崇奉上帝之後，他們在死後希望能夠回到上帝的身邊。

(北明唱：向約旦河那邊你看見了什麼？把我帶回我的家鄉……)

「審判幽靈」是他在這個房子裏創作的，有三層樓那麼高，很大很大。從這個德國人馬克思一直到中國的紅色帝國毛澤東。最殘酷的、非正常死亡人最多的這段歷史的一個構思和總結。他這幅畫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構思。

《縱覽中國》主編陳奎德：

新的畫的大框架已經完成了，現在還沒有上色，沒有完全完成一幅彩色的大畫，但是一個基本的素描的稿子已經完成。

(北明唱：……我有時歡樂，也有時悲傷，把我帶回我的家鄉，可我的心永向往著天堂，把我帶回我的家鄉……)

流亡作家北明：

未來中國政治文明之後，應該有一個像美國的大屠殺紀念館，或是共產主義紀念館，專門存放像這樣的作品，這樣的詩歌，這樣的文字，這樣的人物。應該要有那麼樣的一個地方，這是我們的一個設想……

第四輯 哀詞挽聯



王康肖像。水墨素描。

涂國洪（王康浩氣長流團隊成員）作於2009年2月3日

可憐的小弟

王 真（王康胞兄）

1

從生命誕生的那一天起，
父親總是和你分離，
只能透過黃角坪的鐵窗，
默默的看你降臨到這片充滿苦難的土地。
母親沒有奶水，
只能在兩路口的灰色房子裏為你無聲的哭泣。
孤獨無助的奶奶，
只能用米羹餵育襁褓中的你。

2

從你生命的第一天起，
就註定了你一生和苦難融為一體。
嬰兒的你孤獨地躺在虎頭山腰的搖籃裏，
對著灰色的天花板、黃色的牆壁，
不停地搖動小手，不停地自言自語，
爸爸在哪裏？媽媽在哪裏？
從你生命的第一天起，
就註定你必然是一生的孤寂；
從你生命的第一天起，
就被奪去父母的蔭庇。

3

含著眼淚的大眼睛
看著虎頭山的日出日落，
無聲地承受和父母的分離。
生命的第一天起，
就註定你對父母強烈的愛永遠不會被消弭。

那一年，我在一中大禮堂的外面風雨裏，
透過玻璃窗看到你出現在舞台上，
這是你第一次走上舞台，
稚聲稚氣的：「祖國，我愛您！」
祖國我愛您！就成為你一生愛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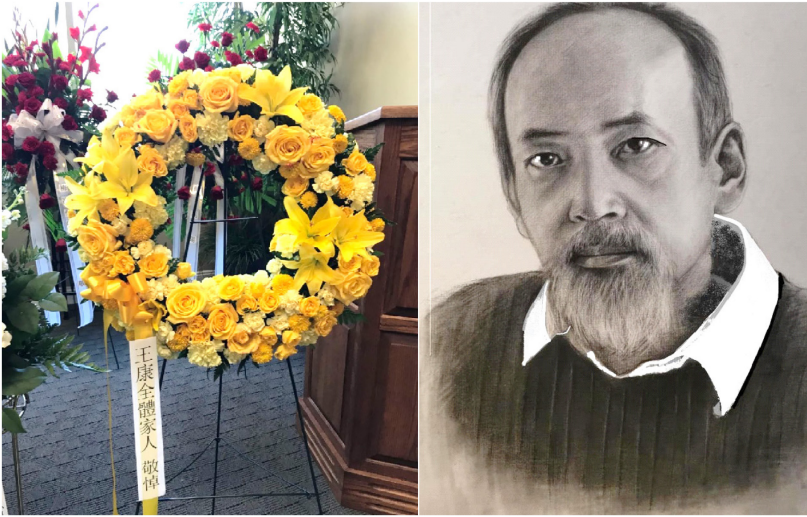
4

愛戀中國就成為你至死不變的沈迷。
別人說：「激情王康，
激情是你磅礴奔湧的藝術才華；」
別人說：「悲情王康，
悲情則是你民間思想家的風骨與脊梁；」
別人說：「大情王康，
大情更是你幾十年特立獨行的精神能源。」
別人說：「王康，你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
別人說：「王康即是鄉願犬儒的年代裏又一個
自由的人格。」

5

別人說：「王康是說不盡的。」
是啊，我只能說你是說不盡的兄弟！
我只能悄悄地說，我愛你，可憐的小弟！
我深深地愛你！

2020年3月



右圖：王真繪製的王康肖像（右圖）。此圖複印件在王康骨灰墓葬儀式當日，置放於王康墓碑中。王康侄女王翌翀供稿。左圖：哀思綿綿，疫情受阻，王康全體家人隔洋敬獻花圈，告別踏上天路歸去的至親。攝於2020年6月1日殯儀館告別儀式現場。

為王康祈禱，為中國祈福

王志勇（旅美牧師、神學家）

英雄將死，
誰能起死回生？

哲人其萎，
誰能再點心燈？

美人遲暮，
誰能青春再來？

大山崩潰，
誰能力挽狂瀾？

花落成泥，東風欲逝。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天何言哉？萬物復興。

大道不朽，浩氣長流。
求之不得，受洗歸主！
耶穌復活，哈利路亞！

為君祈禱，遙想故國。
幾千年矣，憲政何在？
斯民多艱，歸天安息！

2020年5月6日

星星¹——致王康兄

張化（旅法詩人）

老兵不死，只是悄然隱去。——美國，麥克阿瑟

當赤日的毒焰
焚毀大地的時候
不要以為他
——已經退卻
在肉眼看不見的地方
他仍閃閃發光！
在最黑暗的時候
在最絕望的時候
他給人類——
帶來希望——
以他美麗而又深沈的微笑！

他給我們通告黎明——
他便悄然隱退——
隱退到天之居所——
以他智者的目光審視世界！
啊，天使之愛
——聖徒之心
人間世的普羅米修斯
你永生不熄，你永不雕落！
你永遠地照耀——
照耀太陽照不到的地方！

2020年5月4日 於巴黎寓所

1 此詩節選自作者文章《遙寄王康弟兄》。

附：張化遙寄王康（節選）

王康弟兄：你好！

先聞兄三個寒暑都在和身體中的癌魔不屈不撓地抗爭，並且不顧衰老病危，以憂國憂世、悲天憫人、聖徒的情懷殉道者的仁義大愛為使命為鵠的為己任，和最後的時間賽跑，爭分奪秒，發憤圖強，繼續書寫、繪畫、著述，夙興夜寐，勞作不輟；雖然現在，弟與兄天各一方，又恰逢中共病毒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際，因為封國封城飛機停飛無法親自前往美國探視，但弟時在祈禱，時在感佩，時在念中！

近來又欣聞兄終極抉擇，病榻之上信主受洗，終於成為了我主耶穌基督的門徒，完成了兄中西文化交流融匯，孔子和耶穌握手的殷殷宿願，兄向山舉目，快樂地受洗，高抬雙臂，勉力地呼喊：求之不得！同為兄弟，與有榮焉！……

言長紙短，兄弟情深！恩賜與恩典，懺悔與感恩，祈禱與敬拜，救贖與拯救，老康秉燭，燭火不息！生命不止，弦歌不已！我在自由浪漫法蘭西，心向上帝之城華盛頓，遠隔萬里重洋，友誼山高水長，祈禱祝願王康弟兄，早日康復，早日戰勝病魔，凱旋歸來！

張化 頓首



王康遺體告別儀式 2020 年 6 月 1 日在濱州王康居所結廬附近一家殯儀館舉行。這是王康當日在殯儀館的靈堂。視頻截圖。

永遇樂——寄王康

張寶林（記者、編輯）

海外驚傳，英雄謝世，欲信還誤。
惡疾彌留，精魂猶在，一月天留住。
燃香拜祭，撫碑辭別，屏上凝眸無語。
了心願，悲歡別夢，終將樂園團聚。

布衣大哲，陪都隱士，贏得幾多清譽。
追踵前賢，長流浩氣，悲苦憑誰訴。
天涯倦客，人生仄路，終老他邦西土。
最堪恨，江山環顧，唯餘社鼠。

王康，民間思想家，對中國傳統文化、蘇俄及共運史、中美關係、抗戰歷史、新儒家等研究頗深。曾主持創作大型抗戰史詩長卷《浩氣長流》，獲連戰書題。近年流寓美國，三年前診斷癌癥後期，猶不輟書畫筆耕。前些時，網上有視頻，報導他強撐病體，到父母墓園祭拜並告別。醫生告知親友，他最多能撐過一個月。但大限已過，王康繼續創造奇跡。十年前，為紀念 LBY 先生，曾參與一部書稿和紀錄片的策劃，期間採訪過王康幾次。後來他去美國，再未見面。祈願王康在親友的祝禱和臨終關懷下平安度過最後的時日。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

送別

余世存（獨立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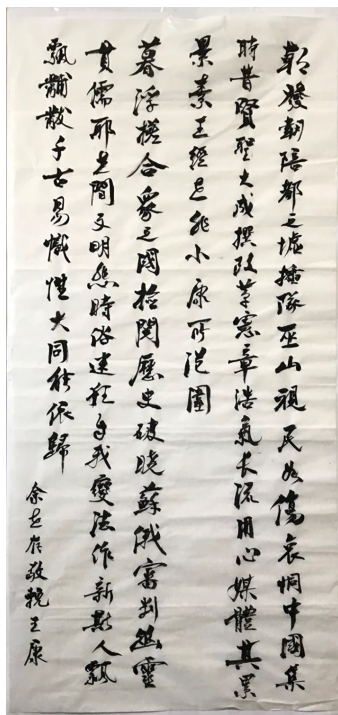
奇士不可侮，侮慢成天人。
天人道不行，浮槎泛海行。
天人巡天地，歷史來相印。
破曉俄羅斯，審判眾幽靈。
往聖百人圖，乘風再招魂。
故鄉時回顧，故鄉霧霾深。
更哀天下勢，憫我合眾民。
攘臂而扔之，為而莫之應。
合則得大道，失德假利名。
合久為之分，分殊多遊行。
悲哉民粹氣，甩賣低端人。
推一合十處，夫子有詩雲。
逝者如斯夫，不逮三代英。
東奔與西走，喪家思歸心。
英雄末路日，虎坐雙目睜。
傷麟怨道窮，客居自感恩。
結廬多薇菜，波多馬安魂。
緊握耶穌手，自由旗佑身。
釋我大憂患，海水洗我心。
雷澤永知敵，笑我奠兩楹。
奇事不可讀，讀之傷天民。
天人永相隔，思之掩淚巾。

2020年6月皇城黃門王康追思會上

余世存敬輓王康：

「朝发轫陪都之墟，插队巫山，
视民如伤，哀恻中国，
集今昔贤圣大成，撰改革宪章，
浩气长流，用心媒体，
其累累丧家素王经世，
非小康所范围；

暮浮槎合众之国，检阅历史，
破晓俄苏，审判幽灵，
贯儒耶世间文明，悲时俗迷狂，
自我变法，作新斯人，
识飘飘黼黻千古易帜，
惟大同能依归。」



陳奎德書。攝於2020年
6月1日，殯儀館王康告別儀
式現場。

悼獨立思想家王康先生

傾城芳華

渝中空余思想者，寄義大道連雲行。
獨踐學海度長夜，相邀歌詩語伶仃。
略輸文采系白銀，褒揚抗戰藉丹青。
高情異質嗟望壁，清氣一腔存證明。
遺夢猶隔太平洋，他鄉迷魂故國風。
文星一墜為絕弦，天涯知己悲難勝。

6月5日



王康美國好友齊森、吳放夫婦在王康告別儀式上敬獻的十字花架。
攝於2020年6月1日殯儀館王康告別儀式現場。

遠飛的大雁——悼王康老師

重慶八中（1982-1989）（王康的學生）

1

多麼熟悉的音容，多麼熟悉的身影
伴隨我們啟蒙成長的
是小龍坎重慶八中的校園裏

你急匆匆的快步
你溫和期待的眼光
你循循善誘的鼓勵

2

你站在講台上
講述
甲骨文的來歷
三國的孔明
明朝的李自成
滿清的太平天國
民國的魯迅

你就是那只領航的大雁
引領我們穿雲破霧

我們跟隨你深邃有神的目光
進入你思想文學的天地
那裏有
以色列人逃離埃及的歷難

貝加爾湖畔蘇武牧羊的草原
成吉思汗蒼涼的戈壁
西伯利亞的寒冷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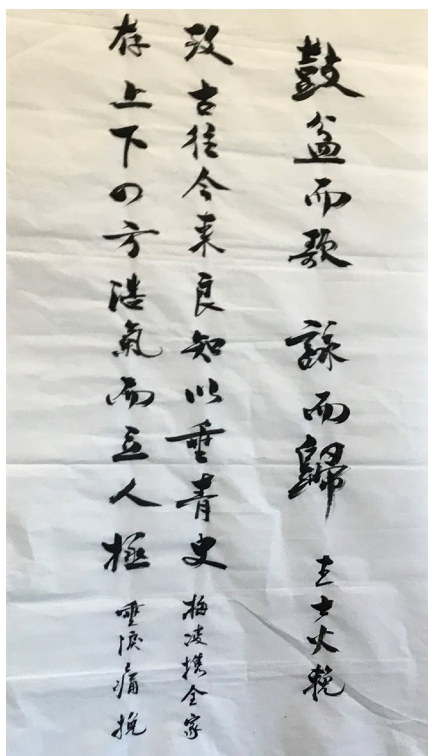
俄羅斯大地往始的憂慮
你的翅膀寬廣有力堅定
在歷史的長河中刺穿幽緒
耶路撒冷的哭牆
十二月革命黨人堅毅
阿爾卑斯山的挺拔
讓我們敬仰著領航大雁的
高貴而美麗

遠飛太平洋的大雁
常常是我們心中的惦念和回憶
你繼續著你的秉性
為民族英雄們事跡巡展
為十字架的歸程哈利路亞
匍匐哭泣
你站在講台上
講述屈原《離騷》的抒情
杜甫李白的詩句
歷史文明的延續

4

你的病痛是我們的關切和悲傷
你的畫筆讓我們堅信你
在歸主榮耀的懷抱中
永遠的高貴而美麗！

一路高飛吧，領航的大雁
安息吧，我們敬愛的王康老師！



重慶老友王土火敬輓王康：

「鼓盆而歌，詠而歸。」

重慶知交梅凌攜全家垂淚痛挽王康：

「致古往今來良知以垂青史，存上下四方浩氣而立人極。」

陳奎德書，攝於2020年6月1日殯儀館王康告別儀式現場。

英雄歸去——憑吊王康

李 子

自由女神高擎火炬為你把天堂之門照亮，
「五月花」的繽紛落英讓你的歸途一路芬芳，
大西洋岸漫天風雨是主耶穌聖潔的洗禮，
成全你皈依聖父聖子聖靈的虔誠的夢想。
美利堅慷慨接納你成為她精神上的公民，
國會大廈的星條旗如你所願在窗外飄揚。
這是怎樣蒼茫悲涼如夕陽沈落的生命凱旋，
這是怎樣如泣如訴天鵝之死般的美麗淒惶。
美哉老康，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的大丈夫本色與天不老！
壯哉老康，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的聖賢襟抱與國無疆！
發源於武漢的中國病毒仍在舞動黑天鵝的翅膀，
死亡的曲線在每個角落每時每刻都在肆意上揚。
淪陷、崩潰、停擺、拐點……
如跳廣場舞的大媽在一切媒體上扭腰擺臀，
全球陷入末日般的恐慌。
災難中的人類迷思——歷史破曉還是長夜難明？
有待你高瞻遠矚指點迷津；
疫情後的世界巨變——邪惡帝國還是文明共和？
需要你深思熟慮的戰略眼光。
專制還在肆虐，獨裁仍然兇狂，
自由始終遙遠，民主依舊渺茫……
而你走了，
父親遺傳的剛毅的面孔，合上了金剛怒目的雙眼；
母親孕育的碩大的頭顱，停止了憂國憂民的思想。
你揮一揮衣袖，

離開了熙熙攘攘、禮崩樂壞的亂世，
告別了殺聲正急、沒有結局的戰場。

生命雕謝，似流星劃破蒼穹，
英雄末路，如遠山吞沒夕陽。
歸去來兮，英魂在太空永生，
長太息兮，一輪皓月蒼涼……

從此，你不再苦戀盛產悲劇的故園故國，上下而求索；
從此，你不再遠離念茲在茲的故鄉故土，在異鄉流亡；
從此，你不再用如椽巨筆為時代的正義而吶喊，
但頭顱依然高昂；
從此，你不再為聲名遠播的民間思想家的桂冠拖累，
但思想依然閃光。

大洋彼岸，我們默哀憂傷——

為你的大愛、悲憫、善良；
為你的大氣、灑脫、豪爽；
為你的博學、才華、見解；
為你的理念、抱負、擔當。海角天涯。

我們長歌當哭——

為你的一腔熱血、滿腹經綸；
為你的一介布衣，心系八方；
為你的一去不返、義無反顧；
為你的一戰再戰、愈戰愈強。

關山萬里，我們淚如泉湧——

為你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為你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為你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為你的視金錢如糞土，看仕途若敝裳。

山高水遠，我們傾慕敬仰——

為你的春蠶到死絲方盡；
為你的橫眉冷對千夫狂；
為你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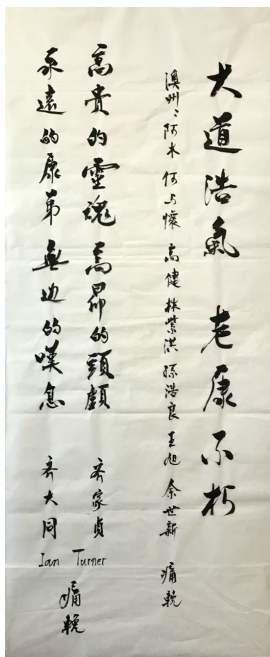
為你的不為帝王把歌唱。
你曾贊嘆《復活》結尾深刻的意象：
聖徒式的十二月黨人、
聖女般的俄國女郎、
和在懺悔中獲得新生的貴族一起，
走向新生，走向復活，走向太陽。
你曾將廣場六月的受難者稱為中國的十二月黨人，
熱烈歌頌他們的犧牲、祭獻、毀滅和流亡。
你的身體中，有同樣的基因生長，
你的血管中，有同樣的熱血流淌，
你的履歷中，有同樣的大愛人生，
你的求索中，有同樣的渴望夢想。
你們的精神意志必將沖過人類通往理想彼岸的驚濤駭浪，
整體鳳凰涅槃，重生在古老東方將要升起的第一道霞光！
你們的勇氣和力量，
必將迎著正在出土即將噴薄於中國的自由太陽，
復活在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人獸搏殺的角鬥場！

鄭州 李子

2020年5月27日 於澳洲墨爾本



澳洲王康友人、讀者和美國〈王康紀念館網站〉(wangkang.us)敬獻的花圈。攝於2020年6月1日殯儀館王康告別儀式現場。



澳洲友人讀者阿木、何與懷、高健、林紫洪、孫浩良、王旭、余世新痛輓王康：

「大道浩氣，老康不朽。」

王康友人齊家貞、Ian Turner、齊大同痛輓王康：

「高貴的靈魂，高昂的頭顱；永遠的康弟，無邊的嘆息。」

陳奎德書

攝於 2020 年 6 月 1 日殯儀館

王康告別儀式現場。

悼念王康

劉路

康子臥病日，我亦嘆余年。
遲遲行遲遲，恨恨赴黃泉。
七十古稱稀，何為淚泫然。
久懷賈生策，不得到長安。
眼前一床書，身後半截名。
始覺知音稀，永謝平生言。
蜀地有余韻，浩氣固長存。
但為先生故，著史莫窺園。

2020 年 5 月 29 日

祭王康文

張莘如

日星隱曜，山嶽潛形。淒風嗚咽，苦雨淅瀝。巨星隕落，四海同泣。天折驕子，我失導師，民間思想家此去何覓？

先生一生，靜影沈璧。書香世家，蘊育璞玉；名校一中，精琢以器。夢憶巫山，天地留痕；負笈西師，卓爾不群。京畿問道，玉汝於成；陪都論史，又試霜刃。客居異國，潛心學問；融爐古今，強記博聞。長畫一卷，泣鬼驚神；宏論百篇，醒世誨人。臨終受洗，宿願平生；儒釋基督，三暉一身。

先生治學，至謹至嚴。結廬人境，心遠地偏。耽於沈思，筆下波瀾；不求聞達，路漫修遠。辨真偽，識忠奸，還青簡以白，雪覆盆之冤。傳承大道，野有逸賢；存亡繼絕，代續新篇。去蕪存菁，蜚聲文壇；披荊斬棘，何懼艱險。

正所謂「高天不言，言則動世；冰山露角，必翻江海」焉。傳統轉型，先生獨支新學大纛；學林巨擘，療治多少精神沈痾。

犬儒時代，自由人格。浩氣長流，彪炳史冊。殉道者的情懷，聖徒般的高潔。先生如燧如薪，晦黯尋路；千秋功過，秉筆直書。狷介自好，不媚世俗；睥睨權貴，不食周粟。處江湖之遠，議廟堂之政，非白衣卿相莫屬。

去國懷鄉，心憂故園。有國難歸，有家難還。先生寄意寒星，血薦軒轅，如啼血子規，用生命絕唱，傾述對家國的百般纏綿、一世情緣。

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先生德昭鄰壑，功追先賢，言澤後世，流芳百年。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時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敬輓王康

趙四林（教師）

康公垂青史，凭满腔血气，一支巨笔，勘破庙堂曾云，荆棘丛中
犹效命；

黉门思懿范，仰数代家风，千秋雄文，化成草野时雨，十字莹畔
可安魂。

悼念王康

吳稱謀（易經學人）、羅慰年（作家、出版編輯）

政論巨片，縱論大道，詮釋西東，點評人物，師者情懷聖而王；
抗戰畫卷，浩氣長流，匡正歷史，緬懷英雄，赤子丹心慨而康。
政論巨片，縱論大道，詮釋西東，點評人物，百代師表聞真道；
抗戰畫卷，浩氣長流，匡正歷史，緬懷英烈，臨終歸主得永生。

2020年5月28日於華盛頓 敬輓

拜輓王康

閔文鼎（台灣旅美電腦工程師）

王者御風而去，逝者如斯，堪驚此身忝多士；
儒道山雨欲來，吾誰與歸，猶慟天公嫉英才！

敬輓王康

林安梧（台灣學人）

作真豪傑，是君子儒，為大丈夫，通天地人為王；
居據亂世，思昇平世，盼太平世，望老朋少皆康。

庚子五月廿八日



王康美國友人戴安娜、劉多菲敬輓王康：

「日輪西去，淨土再來。德昭鄰壑，浩氣長流。」

攝於 2020 年 6 月 1 日殯儀館王康告別儀式現場。

敬輓王康

唐夫（旅芬作家）

苦心孤詣窮經皓首八萬里路雲和月神往沙俄看中原
大愛無疆肝腦塗地雲橫塞外家何在形皈天主述大道

悼王康

曾節明（流亡泰國的民主人士）

無王無康曠世才，有義有勇一生錚。
不留後路孑然去，重慶陪都待後生。

2020.5.29 雨後悶熱晚

王康千古

徐文立（中國民主運動先驅）

賀信彤（徐文立之妻，作家）

釐清花果飄零華夏文明良知仁愛與普世合流
洞悉馬列毛習紅色帝國獨裁殘暴定窮途末路

敬輓王康

美國二戰浩劫紀念會

布衣提憲章，京畿名動，桴海東來傳齋志；
大道述仲尼，浩氣長流，王師北定賦招魂！

痛輓王康先生

杜應國（作家、貴州）

為民生立命，慷慨悲歌啟蒙潮
替華夏招魂，壯懷激烈自由風



左起依次〈美國二戰浩劫紀念會〉、台灣同仁友人、大陸美國同仁友人在王康告別儀式上敬獻的花架和十字花環。攝於2020年6月1日王康告別儀式現場。

你已完成——送康兄

一 平（旅美詩人、編輯）

1

你已完成，那「人」的重負、艱難、意義
乃至不幸、傷痛與榮耀
那一座座大山、腳印
銘刻岩壁的文字
星辰啊，照耀大地
照耀繼續希望與災難的人世

你已完成，你的命運、你的一生
無論是華美，或是慘淡
是悲痛、艱辛或是豪情
該跑的路，你已跑盡
當守的道，你已持守
那完美的仗你已經打完

斑駁而驕傲的旗幟
飄揚黃昏的山崗
迎接天上的號角

2

終於終於，你得以安歇
放下艱澀、笨重的行囊
回到安甯的家園¹

1 原註：2020年4月，王康病情轉重，於是放棄治療，由休士頓回到維吉尼亞的家——「結廬」。

——永遠的家園

多麼熟悉的樹林、小路¹
綠蔭遮掩靜靜木橋
青草蔓蔓，小魚嬉戲溪流
遍地的雛菊、百合、淡紫的地丁
陽光撒落初夏的枝葉
閃閃的石子
示意枝頭啾啾鳥鳴
往昔、記憶、遠方的風
哲人的腳步
融入永久的時光…….

鐘聲響了
馬車從天上駛來，載滿神的祝福
新生、喜悅²
魂靈之樂漫過淚水
展開遼闊的天空
陽光、青草、飛翔的鴿群
……
一切一切煥然一新

3
從這裏，從清澈的溪流
帶著神的祝福，帶著
艾草的清新，野花的芬香
以及陽光般亮麗的鳥聲
還有你的哲思、你的腳步

1 原註：王康家附近有片樹林，溪流湍湍，草木旺盛。王康生前常來此散步。

2 原註：王康臨終前，受洗為基督徒。

你深遠的呼吸、祈願、夢想
流向曠野、大地
匯入波托馬克河滾滾波濤¹

歡樂吧，奔騰吧²
自由的靈魂、明亮的靈魂
神洗禮、賜福的靈魂
浪花般清亮、歡快
迎著陽光歌唱、跳躍
奔向浩瀚的海洋

湯湯大河、滾滾波濤
流經莽莽沃野、山川
星辰般密布的城鎮
你的激情、你的壯闊
你已融于生命之源——
恆古母性撫育大地

歡樂啊，奔騰啊
由大地匯入浩浩海洋
自由的元素、蔚藍的波浪
坦蕩、明澈
萬物肅穆，蒼穹無極
輝煌的太陽光焰燦爛

浩瀚之海，長風吹展時宇
波浪滔滔呼應群星

1 原註：王康遺願：將他的部分骨灰撒入以上提及的溪流。這條溪流輾轉流入波托馬克河，最終匯入大西洋。

2 原註：王康臨終囑托，請北明在他的葬禮上唱《馬車從天上来》。這首美國黑人歌曲，是50年前他在巫山插隊時，從一位磨坊老師傅——抗戰國軍老兵首次聽到的：馬車從天上下來，把我帶回我的家鄉。我有時歡樂也有時悲傷，有一群天使下來迎接我，我的靈魂仍向往著天堂……。

你的夢想、你的夙願
東方西方相融為一¹
南溟北溟合煦大同
智慧與智慧、無限與無限
遼闊、靜穆、莊嚴
天地萬象以駐永恒

天空、海洋——
神的淚水、神的蔚藍喻言

2020年6月5日 于伊薩卡
(北明在漂葬禮代誦)

1 原註：王康的終極理想是世界大同：「孔子與基督握手相聚」。